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九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2381/0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九冊目次

史部·紀事本末類

鴻猷錄十六卷

〔明〕高岱輯
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四年高思誠刻本

..... 一

三藩紀事本末四卷

〔清〕楊陸榮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六年刻本

..... 二〇七

史部·別史類

蜀漢本末三卷

〔元〕趙居信輯
北京圖書館藏元至正十一年建寧路建安書院刻本

..... 二七六

歷代十八史略十卷

〔元〕曾先之輯
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藏元至正二年四明郡庠刻本

..... 三六三

讀史備忘八卷

〔明〕范理輯
山東省圖書館藏清雍正九年繼志堂刻本

..... 六一八

天潢玉牒一卷

不著撰者
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吳郡袁氏嘉趣堂刻金聲玉振集本

..... 七三九

鴻猷錄十六卷

〔明〕高岱輯

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四年高思誠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鴻猷錄十六卷》提要

鴻猷錄序

余官西曹時吏務希簡性復寡交游更不喜飲酒長日索居無事也日欲取讀古書乃宦邨苦乏書時時從所知借讀不多得顧自思曰孔子不說夏殷之禮而願學宗周遵時也豈有身通仕藉而不知時政者乎則取

國朝往謀縱觀之其歷代實錄藏諸石渠天祿者秘不可得見惟是諸先臣之紀述傳

誌暨諸書疏案牘無不參質
考訂後稍稍得要領於是我
太祖之開創丕基我

成祖之肅清內難下及歷代
之誅戮權姦剪除盜賊討伐
蠻夷櫟括二百年間得其可

紀者凡六十餘事皆

國家之重務經畧之偉績也
第撰述非一人手文辭不盡
雅馴或間見錯出事始末不
備其載在刑書者又皆法家
語學士大夫不便覽觀也乃

以暇日稍論次屬事比離薤
荒飾陋勒成一家之言命胥
史錄而為帙錄既成竊有感
而言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
我

皇祖之開創勞心金革者二
十餘年而後大業底定暨天
下一統可謂宅中畷大長治
久安古今所希覩也而承平
之世釁孽易萌姦宄草竊時
或有之蓋未有十年不試兵
革者乃知黃帝蚩尤之戰高

宗鬼方之伐雖古帝王豈能
偃兵甲於不用哉雖然多難
興邦殺憂啓聖前事之得失
後事之明鑒也故思創業之
艱難則必嚴保太之訓親守
成之功烈則必慎防患之尚
赫赫鴻猷誠萬世定保之謨
也錄之豈獨為識往已哉遂
名之曰鴻猷錄其聞見之實
陋詮次之謬訛則有俟於博
雅君子云

嘉靖丁巳冬仲月望日京山

高岱撰

嘉靖乙丑年四月吉旦

男思誠梓行

鴻猷錄目錄

第一卷

魏光淮甸

集師滁和

定鼎金陵

第二卷

延攬群英

褒顯忠烈

宋事始末

鴻猷錄目錄

平定東南

第三卷

克陳友諒

第四卷

克張士誠

平方谷珎

平陳有定

輯撫兩廣

第五卷

北伐中原

克取元都

畧下河東

戡定閩隴

夾攻巴蜀

第六卷

北征沙漠

廓清滇南

四夷來王

鴻猷錄目錄

封賞功臣

正位分藩

第七卷

封國燕京

靖難師起

轉戰山東

再出河北

第八卷

長驅金陵

入正大統

三犁虜庭

第九卷

平定交趾

開設貴州

征漢庶人

麓川之役

平福建寇

第十卷

平慶州寇

己巳虜變

南內復辟

石亨之變

第十一卷

誅曹吉祥

平兩廣蠻

平固原寇

開設鄭陽

第十二卷

安化之變

劉瑾之變

平江西寇

平河北寇

第十三卷

勒平蜀盜

興復哈密

勦清平苗

再平江西

第十四卷

平柳桂寇

討寧庶人

江彬之變

撫定大同

第十五卷

誅滅岑猛

再定大同

再平蠻寇

第十六卷

勘處安南

平湖貴苗

追戮仇鸞

鴻猷錄卷一

鴻猷錄卷一

京山高岱廟

緡雲鄭茂門人劉傑桎

龍飛淮甸

高皇帝先世江東句容人 大父熙祖渡淮家泗州 父

仁祖偕 陳太后始遷濠之西鄉復遷太平鄉生四子長

南昌王今靖江王其後也次盱眙王次臨淮王俱無後

高皇帝季子也陳太后嘗夢神人朱衣象簡餽丸藥燁然

有光吞之覺聞異香遂娠焉及期生 高皇帝誕生之夕

鴻猷錄卷一

乙

紅光燭天里中人疑失火旦日多走視之異香經宿不散

時元大曆戊辰九月十八日也使人詣河取水浴之得紅

羅水上漂之遂取為衣襟後人名所居紅羅障云自是室

中時時有異光迫視之無所見 帝生數日病不飲乳

仁祖出求醫歸見一僧坐於門 仁祖告之故僧曰亡慮

夜子時自飲矣 仁祖稱職既入僧忽不知所所在半夜果

愈 帝少苦多病 仁祖欲度為僧 陳太后不欲也至

正甲申疫癘大作 仁祖 陳太后俱不祿鄰人張某與

地塋之 南昌王臨淮王亦先後歿歲旱蝗盱眙王徙他

境未幾亦歿 帝時年十七無所依乃從汪媼議遵先志
託身皇覺寺媼而具少儀物得禮寺僧高彬而師居寺再
閱月多奇徵眾頗異之亡何寺主僧以歲餘乏食遣徒眾
令各散去 帝乃出遊江淮西歷金斗東抵光息北至潁
川嘗道中病見二紫衣人與同寢食病愈失所在又夜行
陷麻湖中有群兒謹云迎聖駕叱之無所見數年乃復歸
皇覺寺寺殘廢不可居時元至正壬辰汝穎蕪黃盜起韓
山童始倡亂山童被擒劉福通等擁山童子韓林兒侵掠
汝寧光息等郡縣又有芝麻李徐壽輝等皆強盛定遠郭
子興起兵與孫德崖等據濠城掠境內民日望官兵救不
至及元將徹里朮花率三千騎至偪守臣營城南三十里
不敢進顧日掠取居民以絳繫首目為盜獻得請功賞居
民始大懼多謀入城反拒官兵者於是城守臣堅官軍日
肆掠不已 帝時年二十五居皇覺寺見民多被掠甚恐
乃以琰禱于寺伽藍曰若神許出境以全生琰當以陽報
守不出以一陰一陽報三祝投琰皆陰 帝乃祝曰豈欲
予倡義邪果若是請後陰之琰投果得陰 帝又祝曰倡
義事凶予甚恐願求陽琰以避難琰則仍陰更祝投之乃

一琰卓立 帝意遂決以歲壬辰閏三月初一日入濠城
至門守者執之面被創良久以 帝見郭帥遂委身行伍
居兩月得為親兵 孝慈皇后妻之九月元丞相脫脫攻
破芝麻李于徐州其黨趙均用彭早住率眾奔濠州脫脫
命其將賈魯遣圍之彭趙以其素強盛名位軋郭上郭漸
為所制一日彭趙執郭下獄 帝聞之曰吾再生父母也
有難可不赴邪遂入其家為營故明日彭趙聞釋之癸巳
春元將賈魯死兵皆散去濠城圍解時 帝在郭甥館乃
出城于里中攜兵數百人入獻之郭帥授帝官鎮撫冬彭
趙據濠城稱王其部下多凌轢濠眾 帝度不可振乃說
郭元帥以南收兵還棄所部數百人獨率壯士徐達等二
十四人辭出畧定遠嚮滁和矣
論曰古稱順天應人莫如湯武者然首陽之讖不免懿德
焉至漢高帝起泗上亭長誅無道秦君子謂得國之正也
而秦亦世為中國諸侯王嚮非恣暴虐民其帝天下固當
即漢高不為亭長非秦民耶惟胡元以沙漠入主中國此
亘古所未有之變其屈中國而臣之者勢也非分也凡在
華族皆可赴而逐之况我 聖祖家世未受元一命應運

而起豈不名正言順迥出湯武漢高上邪故其於元幼主
之文曰予取天下還吾中國之所固有爾失天下棄爾新
漢之所本無即元主聞之當無憾矣史臣頌其功高萬古
信不誣哉其 聖子 神孫嗣鴻業於無疆者固有自也

集師滁和

上既辭郭元帥率徐達等二十四人以癸巳冬出濠城南
畧定遠有衆數百人甲午春定遠有民兵團結號驢牌寨
無所屬且乏食聞 上將至欲以衆從 上聞之曰機不
可失也選壯士費聚等數騎從往招之寨帥遣二使出問

鴻猷錄卷一

四一

曰來者何為 上使使答曰來與主帥議事耳主者請屏
騎從 上下馬前渡水徑入寨與其帥相見諭慰之解佩
囊為贈帥獻牛脯許以衆從之相與申密約 上還恐其
不決留聚俟之且促令治裝越三日聚還告曰事不諧矣
彼且欲他往 上即率聚等三百人抵其營計取之得壯
士三千餘人又有秦把頭者集衆八百餘人結寨於定遠
豁鼻山復以義招降之定遠繆大亨初集兵為元攻濠城
不克元兵潰去大亨率其衆二萬屯橫澗山六月 上命
花雲等率衆夜襲破之大亨舉衆降時吳復 國用丁德

興皆集衆保鄉里聞 上畧地至定遠界者率所部歸附

又聞洪山寨有衆數千 上率諸將往收取丁德興獨麾

所部下百人先來之一鼓即下擒其帥衆皆降於是 上

畧定遠兵至數萬人軍聲頗振豪傑響應七月 上率衆

往取滁州以花雲為先鋒單騎前行道遇賊數千人顧從

騎遠欲退恐敵乘之雲乃提劍躍馬衛 上直衝敵陣過

之敵驍視不敢禦曰黑將軍勇甚未可與爭鋒也抵滁州

衆大至遂進克其城駐師焉 上伯兄南昌王有子文正

先是從其母避亂徙他境與 上相失姊曹國長公主卒

鴻猷錄卷一

五一

有子李文忠從其父隴西王禕走亂軍中至是聞 上駐

師滁陽皆來歸 上喜甚屬 孝慈皇后俱子畜之時郭

元帥在濠州為彭趙二帥所制挾之東徙屯泗州 上聞

遣人賂彭趙令縱郭得脫率所部來就 上滁州 上奉

為滁陽王稟其節制十月元丞相脫脫討張士誠分兵圍

六合六合帥遣使來求救滁陽王與六合帥有隙不獲兵

使者告六合圍急 上謂王曰六合無救必破破則及滁

豈可以小憾而憤大事王意解欲他遣將以兵往時元兵

號百萬諸將莫利往者皆記以禱神弗吉而辭王乃遣

一行亦令禱神 上曰事可否當斷於心何禱為遂帥師
往援六合先是趙德勝與元兵戰不利流矢中左股上
至乃與耿再成據瓦梁壘為六合聲援元兵急攻之壘
破會日暮元兵解去明旦復完壘與戰如是者數四未幾
元兵大至將攻滁 上欲還救滁恐元兵乘之乃以計給
元將倉猝列隊出元兵相視錯愕不敢逼乃徐引去還滁
州元兵將至滁 上設伏澗側令再成佯敗誘之渡澗伏
發城中亦鼓譟出夾擊之元兵大敗去滁城以全時上
威名日著滁陽王二子忌之密約期招 上欲而陰置毒

宋史卷一百一

六

酒中 上預知其謀二子來邀 上即偕之往二子喜謂
隨其計也中道 上躍馬佯仰視天若有所語者即回馬
憲詈二子曰吾何負爾爾欲害我邪二子問故 上曰適
空中神人謂我勿往爾欲以毒酒謀殺我二子大駭汗浹
皆下馬拱立曰豈有此遂巡去然心謂果有神祐告者
自此不敢萌異志云有方士孺鐵冠道人精數學來謁
上曰天下擾擾非命世之才不能安也以今觀之其明公
乎 上問之對曰明公狀貌非常龍瞳鳳目天地相拱五
岳俱附日月麗天附骨入髮音吐洪暢貴不可言但滯氣

未散待神采煥發即受命日也滁陽王御諸將言事多失
上數獻計不用因鬱鬱每以疾辭事乙未正月諸將以城
中乏糧欲歸所往王召 上問計 上曰固守孤城誠非
策今欲謀他向惟和陽可尚和陽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
以力勝王曰計將安出 上曰今選勇敢士三千令青衣
垂髻左衽佯為元兵以四索駝載實物使人聲言廬州兵
送使者入和陽宣撫將士和陽兵見必納之無疑因以絳
衣兵萬人踵其後相距十餘里候青衣兵薄城舉火為號
絳衣兵即鼓行進取之必矣王曰善命張天祐湯和等將

宋史卷一百一

七

青衣兵趙繼祖為使者前行耿再成將絳衣兵繼之會天
祐等就食他道失期不至再成兵候之過期不見舉火意
天祐等已入城遂率眾抵城下元守將也先帖木兒閉城
禦之以飛橋繼兵出戰再成不利中流矢走元兵追三十
餘里至千秋壩日暮收兵還會天祐兵至擊元兵敗追至
和州小西門湯和奪其橋而登將士從之遂入據其城也
先帖木兒乘夜遁去再成等不知天祐入和陽敗兵歸報
滁陽王謂天祐眾已陷沒王大驚咤 上失策俄報元兵
至滁州遣使來招降王益恐召 上與謀時兵皆出遠城

中守備單騎 上令合滁三門兵于南門使填塞街市
元使者入叱令膝行見王王諭之多失辭 上每翌之衆
欲殺使者 上曰兵出城虛若殺其使彼謂我怯故殺之
以減口是速其來也不如恐以大言縱使去彼必憚不敢
進王從之明日元兵果解去王時猶未知天祐等拔和陽
命 上率二千人往收敗卒仍規取和陽再成等敗兵聞
上來復集得千餘人合所將三千人 上率徐達李善長
等先進暮抵城下始知天祐等已據和州 上八城撫定
之王遂命 上總和陽兵 上聞諸將破和陽時多殺掠
民問夫婦不相保乃召諸將士諭之曰軍無紀律何以安
衆九軍中所掠婦女當悉還其家民大感悅 上既總大
兵謀斷出諸將右諸將多滁陽王舊部曲未盡服惟湯和
率所部聽命甚謹李善長委曲調護諸將使不為異 上
與天祐等分甌和陽城計城廣袤限以丈尺刻期各完所
事城完元兵十萬來攻 上與天祐以萬人擊却之時元
太子禕堅樞密副使絆住馬民兵元帥陳也先各遣兵分
屯高望新塘青山鷄籠山等處道梗不通 上率衆出城
皆擊走之元兵乘 上出後攻城李善長督兵擊却之殺

獲甚衆元兵遂走渡江時濠帥孫德崖乏糧率所部就食
和州求入城寄居數月滁陽王舊與德崖有卻聞之怒自
滁來和欲禦之德崖聞王至即欲他往衆先發德崖後
上先送德崖軍出城行二十里忽城中報德崖為王所執
上聞欲亟還德崖軍忿怒亦留 上為質德崖第欲加害
有張姓者力救免王聞 上被留大恐遣徐達等數人往
易 上張姓者復諭其衆歸 上上還王糧德崖去徐達
等亦脫歸滁陽王以驕悍寢疾三月卒 上併統其軍時
諸雄惟劉福通等擁韓林兒衆最盛林兒號小明王亡何
皇帝國號宋都亳州改元龍鳳聞滁陽王卒遣人檄召和
陽諸將衆議拜勢孤無援未可獨抗元師乃推張天祐往
受宋命宋遣天祐還拜滁陽王子郭某為都元帥張天祐
為右副元帥 上為左副元帥 上曰大丈夫寧受制于
人耶却不受郭某天祐受之亡何與元兵戰俱敗死 上
獨領和陽兵然亦逃藉韓林兒聲援檄用龍鳳紀年
上駐和陽久欲東渡江取金陵患無舟楫適巢人廖永安
俞廷玉等聚舟師巢湖結水砦自保會妖賊左君弼據廬
州永安等為所窘聞 上威名欲內附遣使以書納款乞

兵援之 上得書大喜曰吾衆已數萬方欲渡江苦乏舟楫今永安等以舟師來附天贊我也即以夏五月親率兵至巢湖永安等迎 上登舟出湖口至桐城間已脫敵險元中丞蠻子海牙集樓船塞馬塢河口為梗又衆中有趙善勝者欲異圖永安等密露其機 上以兵寡不能驅衆謀脫歸以大衆脅取之乃聲言歸叢和陽兵攻元師遂以高舟多載猛士復至黃墩督水營兵共攻蠻子海牙大敗之敵兵退善勝不敢齒然湖口水漲舟未得入江會大雨水漲遂發舟至潯陽橋衆恐舟大不能度橋下比至纔餘

宋書卷一百一十五

分寸永安等遂得以舟師入大江從 上直趨和陽於是舟楫具備軍威大振 上遂定渡江之計

論曰我 聖祖之駐滁和為取金陵計耳蓋金陵非大衆未易克而衆非滁和豈能久集邪故畧定遠以集衆據滁和以俟時其施為節度胸中皆已有成算蓋即兵家先殿後堅之術也其與游兵四畧志在子女王帛者豈可同日語哉乃居濠城不能展布尺寸及出濠至定遠即有衆數萬駐滁陽鬱鬱不自得辭滁和則能大振軍威乃知蛟龍雖不能不藉雲雨而騰躍變化終不可以受制于人使

漢高不遣入關光武不遣徇河北則亦更始淮陽之牙將耳其何以自見哉又曰郭元帥于我 聖祖雖有豎植之恩而我 聖祖所以報之者亦篤至矣方彭趙之初郭亦屢窘我 聖祖屢計脫而賂全之又以其所自創立之滁陽奉為主帥此豈人情所易能哉况王祀滁陽廟食百世此又更始淮陽之所未有也

定鼎金陵

宋書卷一百一十五

上初得馮國用問定天下大計國用曰金陵龍蟠虎踞真帝王之都願先拔金陵定鼎然後命將四征掃除群寇倡仁義以收人心天下不難定也 上悅曰吾意正如此其後駐滁州徙和陽久康永安等以舟師來附 上意乃決遂以乙未夏六月率諸將渡江嚮采石時西北風順諸將舳舻齊發舉帆頃刻達牛渚 上先抵采石磯元兵陣于磯上勢甚銳 上麾將士進未有登者乃拊常遇春背曰軍中皆推爾勇畧勉之遇春荷戈躍而登諸將從之元兵却遂拔采石磯乘勝進取太平路元守臣遁 上獲采石時令李善長為戒韓軍士榜文及入城即揭榜通衛士卒皆愕然有一卒違令入民家即斬以徇軍中無敢剽掠城

中肅然太平耆儒陶安李習等率父老出迎安見上狀貌謂衆曰龍安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上召安與議事安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上曰是下言甚善吾欲取金陵如何安對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取而有之據其形勢出兵以臨四方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資明公也上嘉納之厚遇安俾預密議置太平興國翼元帥府改太平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一

路為太平府以李習知府事諸將奉上下大元帥以李善長為帥府都事汪廣洋為副府令史陶安參幕府事仍用宋龍鳳紀年旗幟等色尚赤時初得太平四面皆元兵元將陳也先與蠻子海牙日窺伺上用吳昇計籍鄉兵令居民蓄積皆徙入城既而陳也先水陸分道寇城下上親督兵禦之設伏襄城橋命徐達鄧愈將奇兵遠出其後也先攻城見有黃雲罩城上驚退去為伏兵所擒上釋而用之使帥兵攻臺城也先復謀叛誅之八月命徐達等分道取溧陽溧水句容蕪湖等處皆下之陳也先既誅其

子兆先復集兵屯方山蠻子海牙復擁舟師結寨采石相掎角當太平丙申二月我師攻蠻子海牙敗破之時將士雖皆渡江其家屬尚留和州元兵據采石南北道阻不通上命常遇春攻采石遇春以奇兵令其勢而親以正兵與之合兵交則出奇兵擣之且縱火焚其連艦遂大破之蠻子海牙僅以身免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三月朔師襲金陵上率諸軍水陸並進敗陳兆先兵擒之降其衆復糧兆先而用之糧降兵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衆多懷疑懼上令是夕皆入宿衛環上寢悉屏去舊人獨留馮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一

國用侍卧榻側上解甲酣睡達旦衆始安是月十日進攻金陵馮國用率新降五百人先登陷陣敗元兵于蔣山直抵城下諸軍按柵競進遂破之元南臺御史大夫福壽力戰死上入城深嘉其忠命具棺衾禮葬之乃召官屬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兵戈並起生民塗炭吾率衆至此為民除亂耳汝宜各安職業毋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吾禮用之舊政不便民者除之於是城中軍民相慶慰得兵民五十餘萬改集慶路為應天府得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皆錄用之置天興達

康翼元帥所以廖永安為統兵元帥 上欲發兵取鎮江
恐諸將不禁戢士卒乃召一二人嘗縱軍士剽掠者數其
罪欲置之法李善長懇救乃免遂命徐達為大將軍率湯
和等浮江下取鎮江戒之曰爾等當體吾心戒戢將士城
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必罰
無赦達等頓首受命十七日兵至鎮江逼其城俞通海西
破牌灣寨城中聞之大恐守臣平章定定遁去即日克其
城兵不血刃獨令嚴肅城中晏然達分兵下金壇丹陽諸
縣六月以華高為秦淮翼元帥與鄧愈等徇廣德廣德守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一

臣陳兵城外以待萬以數騎挑戰元兵堅壁不動高麗眾
奮擊大破之元兵敗入城高麗眾力攻破其城得兵萬人
糧數萬斛七月置江南行中書省諸將奉 上命吳國公
以李善長為參議官郭景祥陶安為郎中分曹任事遂置
前後左右中翼五元帥府以張瑄華雲龍唐勝宗陸仲亨
鄧愈陳兆先王王陳本等為元帥

論曰自古帝王創業皆先定中原而後跨有東南未有起
東南而後取西北者有之自我 聖祖始乃知 聖人受
命豈擇地而興哉夫我 聖祖龍飛淮右與漢高之起豐

沛地不甚相遠然漢高首事北徇梁宋我 聖祖開拓南
取金陵則勢有所不同耳竊秦世載其虐天下欲亟亡之
故先破關中而後削平海內元綱解紐群雄並爭民所感
顧不先于元故先芟群雄而後北逐元主此緩急殊勢故
南北之異趣也况當時福通據穎毫天完擾荆楚士誠擅
吳會而金陵形勝之都群雄不知計取豈非天所以資
聖明者乎蓋自定鼎金陵而我 聖祖之混一規模可預
知矣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一

鴻猷錄卷二

京山高岱編輯

縉雲鄭文茂門人劉佩校

運攬群英

癸巳春 上年二十六在郭元帥軍中先是濠城被圍元帥賈魯死圍解 上白郭元帥歸集鄉里壯士得徐達輩入城達少 上一歲智勇絕倫 上首得達專任之既乃徐州將彭早住趙均用未奔濠城郭元帥為所制 上察知其不可有為乃白郭元帥欲南畧地遂率徐達湯和吳良吳禎花雲陳德顧時費聚耿再成耿炳文唐勝宗陸仲亨華雲龍鄭遇春郭興郭英胡海張龍陳桓譚成李新材張赫張銓周德興等二十四人出南畧定遠二十四人者皆濠人甲午春 上破橫澗山元義兵將繆大亨以衆二萬降 上至定遠馮國用與弟國勝率衆歸附二人少皆喜讀書明孫武兵法因亂衆推為義兵長保鄉曲至是來謁 上奇之曰爾被服其儒生邪因問計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真帝王之都願先拔金陵定鼎然後命將四征討除群寇救生靈於水火勿貪子女金帛天下不難定也

鴻猷錄卷二

乙一

鴻猷錄卷二

二

上大悅令兄弟皆宿衛左右定遠人李善長來謁 上一見知其為長者禮之與語竟日皆合留置幕下掌書記嘗從容語之曰吾觀群雄中持策牘謀事者多皆毀將士將士弗得效其能事多敗主者亦安得獨存汝宜用為鑒務協和諸將以成功也合肥人吳復性沉鷺言笑勇畧過人遇亂聚衆保鄉里聞 上至率所部來謁 上傳領前鋒定遠人丁德興驍勇善戰偉貌黑面來歸 上上以黑丁呼之令從征洪山寨德興先登破之七月濠州趙德勝來謁德勝狀貌魁偉膂力過人能馬上運籌如飛郡縣選為義兵隊長德勝知時事不可為棄之來歸 上以為帳前前鋒兄子朱文正姊子李文忠先是各避亂徙他境與上相失及聞 上駐師滁州皆來歸先是定遠人沐英八歲遭兵亂失父母無所依 上憐其孤與 高皇后撫之至是并文忠等皆育為子賜文忠英姓朱氏擇師教之軍中稱文忠保舍英沐舍云虹縣胡大海長身鉄面勇力過人來見 上于滁 上一見語合用為前鋒濠州孫興祖剛毅有膽氣王志猛鷺多智畧二人年皆十九俱來歸定遠茅成舍山仇成二人皆驍勇有膽畧來見 上上悉留

置麾下乙未上駐和陽虹縣鄧愈少壯偉有大志勇
自負年十六從父兄起兵父兄皆戰沒愈代領兵衆服其
勇率所部來附上命充領軍總管濠州常遇春性剛毅
體貌奇偉智勇過人年二十三為群雄劉聚所得寵遇之
然聚事劉則無遠而遇春知其無成率所部數十人棄聚
來歸未至固臥田間夢金甲神人蹴之起曰王君來忽寤
見上至即伏謁上壯之用為前鋒上欲謀渡江之
舟楫時巢湖有水軍將巢縣廖永安與其弟永忠俞廷玉
與其子通海通源通潤趙伯仲與其弟廣合肥張德勝葉
昇為桑世傑舍山華高皆集舟師結水寨自保會妖賊
左君弼據廬州永安等與戰不勝為所害聞上駐師和
陽欲歸附又元兵阻江上為梗乃遣使間道納款上車
諸將以兵往取之遂以永安等歸和陽適巢縣金朝興亦
率衆來附朝興號勇有謀既得諸將遂決計渡江六月朔
上車諸將渡大江攻采石兵破太平者儒陶安李習迎見
上召安與語安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然其志皆在
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
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上悅曰吾

欲取金陵何如安言金陵宜取狀上遇安甚厚令預
議以李習知太平府事太平城初破郡將吳昇帥衆降
上曰吾聞汝江右名賢也即用為領兵總管昇謝曰主公
欲取天下莫如恤軍安民何征不服上善之遂用其計
籍鄉兵堅城守太平以安合肥人楊璟儒家子讀書不喜
章句好武畧因亂聚衆保鄉里聞上取太平率衆渡江
來歸授管軍萬戶上既破陳陳也先其子兆先復集兵
屯方山丙申三月上車諸軍進取金陵復破方山營擒
兆先輝而用之元將康茂才蘄州人結義兵悍寇江上累
功遷都元帥我師渡江大破之常遇春兵盡殲其精銳茂
才收合潰散屯天宣洲我師又破之茂才奔金陵上既
取金陵茂才欲奔鎮江我師追及之茂才度天命有歸率
所部三千人降頻首言前日之戰各為其主今日屢敗天
數也事至于此死生惟命上笑而釋之令統所部兵從
征上遣徐達等下鎮江謂達曰鎮江有秦元之者才器
老成可用爾入城為吾訪之元之名從龍仕元為行臺侍
御史會兵亂以老辭位居鎮江達至訪得之因從龍從孫
永在軍中即遣歸報上命文正文忠以白金文綺往聘

之從龍至 上親出城迎入邀與同處朝夕咨訪時政
 併為老先生而不名定速人王弼有膂力膽畧過人善用
 劍 鄉里壯士結寨于三臺山率部來歸 上
 命宿衛帳下丁酉四月 上親督師下寧國執元將朱亮
 祖亮祖六安人為元義兵元帥初 上克太平時亮祖降
 上賜以金幣仍舊官居數月復叛歸元守寧國數敗我師
 軍中為所獲者六千人諸將弗能常常遇春與戰亦被創
 還 上親督徐達等奮攻之亮祖兵敗城下被獲 上曰
 今將何如對曰非得已也生則盡力死則死爾 上壯而
 釋之使從征宣城七月命鄧愈胡大海率兵取徽州守臣
 走元帥汪同以衆降戊戌以李文忠胡大海守嚴州得郭
 弄仁命為指揮使司都事使和協文忠大海不為異冬
 上率諸將親征浙東道徽州召儒士唐仲實姚璉等咨訪
 時政又聞商學正朱升名召問之升對曰高築牆廣積糧
 緩稱王 上悅其言命預帷幄密議又得楊國興使從征
 湖州未幾命為元帥守宜興十二月至蘭溪胡大海薦和
 州人王宗顯宗顯少業儒避亂僑居嚴州大海以宗顯見
 上上曰是與我同鄉里遂用之命探婺州城中盡得其虛

實攻破之改婺州為寧越府以宗顯知府事召儒士許元
 葉璣王胡翰汪仲山等皆會食中書省中日令二人進講
 經史又命宗顯開郡學招延儒士葉儀為經師戴良為學
 正吳沈徐原為訓導時以亂故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
 之聲已亥春樂平儒士許瑗謁 上于金華曰方今元祚
 垂盡四海鼎沸豪傑之士勢不獨安夫有勇畧者可以馭
 雄才有奇識者然後知奇士閣下欲掃除僭亂非收攬豪
 傑難以成功 上曰子用英豪有如饑渴瑗對曰此實帝
 王之道天下不難定也即拜瑗博士冬十一月命胡大海
 等進攻嚴州元部將胡深守龍泉見元將士多急弛不用
 命深知天命有歸乃棄其軍間道來降且獻取嚴州策大
 海用其言破嚴州 上征浙東時胡大海薦劉基宋濂章
 溢葉琛之賢可用李文忠守金華又薦王禕許元黃天錫
 諸儒 上皆遣使以書幣徵之庚子三月劉基宋濂章溢
 葉琛至建康謁見 上喜甚曰吾為天下屈四先生從容
 與論經史及咨訪時政甚見尊禮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
 劉基青田人幼聰穎奇絕天文兵法無不洞極其妙仕元
 為江浙儒學副提舉不合去遊西湖見吳雲起曰此天子

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後以事
羈管紹興行省復起用之基知時不可為棄官歸青田集
衆保鄉里著郁離子以見志或說基畫江為勾踐之業基
不從曰天命將有歸姑待之會 上征浙東基指乾象謂
所親曰此天命也適總制官孫炎以 上命遣使來聘遂
決計赴金陵枋見 上陳時務十八策 上皆嘉納之宋
濂浦江人以文章行義為時所重嘗教授義門鄭氏家章
溢龍泉人葉琛麗水人皆智畧過人避亂隱田里至是俱
以聘至 上問陶安四人之才如何安對曰臣謀畧不及

宋濂葉琛

劉基文學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 上乃留
基侍帷幄預謀機務以宋濂為江南等處儒學提舉遣世
子授經溫琛並為管田司僉事元福建行省叅政袁天祿
見王師下浙東知天命有在遣古田縣尹林文廣以福寧
州來納款 上賜書褒嘉之七月故徐壽輝將子光徐椿
以饒州來附 上命鄧愈往納之于光等遂從愈屢敗偽
漢兵饒州以安陳友諒殺趙普勝而用普勝將張志雄從
侵建康友諒敗志雄與梁鉉被擒皆降志雄因獻取安慶
之策 上用之遂克安慶元將薛顯沛縣人有勇畧守泗

宋濂葉琛

州辛丑三月聞我師克高郵遂以泗州來降 上以為指
揮使從征八月 上親征友諒趣江州友諒將丁普郎迎
降遂克江州宿州傳友德勇畧冠一時初從山東李喜之
喜之敗歸明王琚王琚不能用率兩部從陳友諒于武昌
及 上攻江州友德知天命有在率衆來降 上知其才
即命為將 上遣使招諭江西諸郡友諒將胡廷瑞守南
昌遣使來約降請無散離其部衆 上初有難意劉基自
後賜所坐胡床 上悟即許之且賜書諭慰壬寅春 上
幸南昌廷瑞遂迎謁建昌守將王溥袁州守將歐晉祥黃
彬餘千守將吳宏寧州守將陳龍吉安守將孫本立皆率
衆來降 上悉慰納之安豐曹良臣英毅剛斷為衆所推
聚衆立柵禦寇又韓政亦集衆千人自保至是皆率兩部
來歸 上嘉之授良臣江淮行省叅政政江淮行省平章
甲辰春 上既破滅陳友諒句容儒士戎簡入見 上曰
主上向敗友諒于九江何不棄勝抵武昌而乃復還金陵
後雖克之勞費多矣 上曰事有緩急兵貴權宜陳氏之
敗我豈不知棄勝跳之然兵法曰窮寇勿追若追之急彼
必死聞殺傷亦多故縱之使偏帥綴其後知彼創殘之餘

必不能戰也故全城降附一則我師不傷二則生靈獲全
三則保全知勇所得不亦多乎簡深歎服他日 上謂諸
將曰鄱陽之役當時諸將亦有勸我邀之下流而以全師
感武昌者雖非吾意然軍中以為奇謀不意我簡亦能言
之汝等勿以吾不用簡言而遂輕儒者宜親近之今陳說
古人之書聽其論議以資知識丙午冬建宗廟社稷得冷
謙命製樂謙深明音律今樂器樂舞皆謙所製又善幻術
後以導人盜帑藏事覺得罪以幻術遁免不知所終丁未
置三局一曰律局二曰禮局三曰誥局以宋濂等領之又
徵四方處士徐大章梁寅等分典其事三月定文武科取
士之法下令有司勸諭民間秀士及時勉學以待科舉戊
申春 上即大位命將征廣東時元廣東左丞何真者東
莞人少英偉好書劍元末仕為河源務副使以亂故棄官
歸鄉里後討平東莞王成陳仲玉之亂元授以江西分省
左丞至是 上遣廖永忠等平廣東先以書招諭真籍西
部郡縣戶口兵馬錢糧遣使上印綬歸附永忠以聞 上
嘉其保境息民下詔引寶融李勣事褒之召真入朝賜宴
厚加賞賚 上遣徐達等北伐中原四月師克裕州執元

守將平章郭雲雲勇力有謀畧河南鄆縣皆下雲獨守裕
州招之不從後兵敗被執 上釋而用之九月徐達等克
元都 上乃下詔求賢又徵天下賢才至京師拜守令各
厚賜遣之庚戌八月 上以天下大定乃定設科取士之
制云
論曰自古帝王創業未有如我 聖祖得人之盛者漢高
首稱三傑其定元功位次止於十八人耳光武雲臺所列
不過二十八將下逮唐宋皆不能過已我 聖祖諸臣如
李善長之制法陳紀可以伯仲蕭何劉基謀不下子房
而天文之學又子房之所未究若徐達之勲德才望終始
純懿大山韓信之右至常遇春傅友德李文忠湯和鄧愈
廖永忠沐英吳良皆可與信匹而不難于點布彭越之功
者豈非天錫智勇以贊成一代之大業哉又漢高不事詩
書但于馬上之習晚年得一陸賈不過縱橫策畧之餘光
武號稱講藝論道而一時儒彥寥寥無聞二子陵不屑就
已唐太宗宋太祖雖皆右文之主而溺于詞賦狃於俗習
帝王之道稽古之學繁未之聞焉我 聖祖以武功定天
下而崇尚文學如饑渴之於飲食每得儒臣皆待以腹心

帷幄朝夕咨訪不倦而往往戒諸將以親近儒生至于解
經析義又多天縱神啓有非老師宿儒之所能及是豈弱
冠嫚罵者所能彷彿其萬一哉但一時將畧足備戡定而
文儒相業獨不甚稱 聖心至使不得已而委政廣洋惟
庸華是豈其所欲也故於陶安之卒甚加悼惜晚年亟稱
桂彥良之賢而不及用惜哉

褒顯忠列

丙申三月 上率諸軍攻金陵元御史大夫福壽盡力禦
之數督兵出戰久力不能支城破百司皆奔潰福壽獨據

鴻臚錄卷二

十一

胡床坐鳳凰臺指揮左右或勸之去叱曰吾為重臣城存
則存城破則死豈有去理俄而兵四集遂遇害 上入城
嘉其忠命為棺衾禮葬之戊戌春命廖永安桑世傑等攻
張士誠之江陰石牌寨桑世傑奮戈躍馬陷敵陣遂戰死
國朝以忠死事者世傑為首 上聞甚悼之後追封永義
侯配享 太廟己亥九月命俞廷玉攻安慶與趙普勝戰
沒于陣廷玉自巢湖來附累立戰功 上深憫之後追封
河間郡公庚子五月命徐達率廖永安等擊張士誠于太
湖永安兵敗被執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 上遙授永安

光祿大夫後又遙封楚國公至丙午七月永安卒于吳

上悲悼親為文祭之配享 太廟塑像功臣廟 上初得
太平命院判花雲守之以許瑗為知府庚子閏五月陳友
諒入寇圍太平雲率麾下三千人禦之三日友諒不得入
乃以巨舟乘漲泊城下令士卒緣舟尾攀堞上城中乏食
雲士卒憊不能戰城遂陷友諒縛雲急雲怒罵曰賊奴縛
吾吾主必滅爾斬為膾也奮躍大呼縛皆絕雲起奪守者
刀連殺數人賊亂擊雲辟雲首縛寘舟櫓葉射之雲至死
罵不輟妻邵氏一子甫三歲抱屬侍兒孫氏曰夫死吾必

鴻臚錄卷二

十一

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若等善保此兒遂赴水死孫
氏收邵氏屍葬之抱兒出走陷賊中賊敗脫走墮水緣浮
木入蘆渚中採蓮實啜兒凡七日得不死有雷老者引
孫氏達 上所抱兒泣拜 上亦泣寘兒於膝曰此將種
也命賜雷老衣物忽不見追之失所在時皆神異之 上
厚賚孫氏令撫其兒後追封雲東丘郡侯許瑗亦以被執
不屈死追封高陽郡侯命立忠臣祠于太平初有司歲時
致祭友諒寇金陵 上禦之龍江之捷張德勝戰死 上
痛悼不已後追封蔡國公配享 太廟仍塑像功臣廟士

寅二月恭疏胡大海守金華苗軍降將蔣英劉震作亂
大海處州苗將李佑之賀仁德亦乘金華亂謀叛殺院判
歐再成大海有大功威名在諸將右蔣人如喪考妣再成
亦大海之亞上聞二臣死痛念弗置後追封大海越國
公再成泗國公並配享太廟仍塑像于功臣廟癸卯夏
陳友諒寇南昌李文正率趙德勝等盡力禦之六月德勝
巡城至東門賊勢弩射之中腰脅拔出之附髀嘆曰吾自
壯歲從軍屢傷大石無若此甚者豈非命邪丈夫死無難
所恨不能從主上清中原岳名竹帛耳遂卒上聞大恻

鴻猷錄卷十一

十三

時追念之後追封梁國公謚武桓配享太廟塑像功臣
廟又追封死事諸臣李繼先隴西侯劉濟彭城侯許圭高
陽侯趙國昭天水侯張子明忠節侯并葉琛立廟豫章祀
之癸卯八月上討陳友諒大戰於鄱陽湖上屢濱於
危所幸舟偶膠淺沙賊乘勢攻之急欲犯上舟一時諸
將計無所出帳前親兵將韓成進曰古人有殺身以成仁
者不敢愛其死遂服上袍冕對賊衆投水中賊信之
稍弛會諸將兵至援之賊遂退上與友諒大戰五日諸
戰死者三十六人樞密同知丁瑄

猶執兵立舟中若戰聞狀後友諒平上謂中書省臣曰
朕與友諒戰於鄱陽韓成效忠致死朕念之不忘中書并
列諸臣名上遂追封韓成高陽侯為諸臣首宋貴京兆侯
陳北先額上侯李信隴西侯王勝太原侯丁晉郎濟陽侯
張志雄清河侯李志高隴西侯昌文貴汝南侯余景下邳
侯徐公輔東海侯劉義彭城侯陳弼潁川侯程國勝安定
伯王咬太原伯姜潤定遠子王鳳羅山子邱明梁縣子常
惟德懷遠子王德合肥子朱鼎合肥子汪清盱眙子王善
先定遠子汪澤廬江子丁宇含山子遠德山汝陽子羅世

鴻猷錄卷十一

十四

榮隨縣子陳冲巢縣子裴彰定遠子常德勝壽春男鄭勇
隨縣男袁華虹縣男史德勝定遠男王理五河男王仁舒
城男曹信含山男立廟康郎山今有司以時致祭乙巳四
月命胡深等討福建陳有定克浦城崇安建安有定併力
來攻深突陣與決戰馬蹶而有定所執不屈被殺上痛
惜之追封縉雲郡伯癸丑夏孫興祖從徐達征西北塞外
戰死五節口上聞甚悼惜之追封燕山侯塑像功臣廟
其後天下既定大封功臣上於死事諸將尤加憫念功
大者命其子得世襲又以元臣余闕守安慶力禦陳友諒

將趙普勝後城破不屈死命安慶廟祀之其後貶元降臣
危素曰蓋往守安慶余闕廟云

論曰褒死事所以勵生民獎既往所以勸將來也然胡大
海趙德勝輩宣力效勞以死勤事其推恩褒錄猶人情之
所能若乃敵人之臣盡力以禦我者一旦幸其既敗其不
求逞忿而快褊心亦難矣况能嘉其盡力於彼而忘其肆
毒於我邪古惟漢高帝斬一丁公李雍齒之封已非其本
心周武雖聖而所封箕子比干非嘗與已為敵者我聖
祖之禮褒福壽廟祀余闕豈非曠古今而獨絕者乎是其
至公無我之心天地覆載之量無一毫芥蒂於其內也其
所以創一統之業而致億萬年之大平者豈無自哉

宋事始末

元至正辛卯夏潁州人劉福通起兵擁樂城韓山童為主
山童自其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眾至山童倡言天下當
大亂彌勒佛下生明王出世河南江淮之人翕然信之福
通乃與其黨杜遵道羅文素韓咬兒等詭稱山童實宋徽
宗八世孫當帝中國遂擁為主殺牛馬誓告天地起兵以
紅巾為識事覺縣官捕山童殺之其子韓林兒逃之武安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一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一

山中福通等黨盛不可制遂反陷潁州又攻破羅山礪山
上蔡真陽等縣及汝寧府光州息州衆至十餘萬歲乙未
二月乃自礪山夾河求得韓林兒迎立稱帝軍中呼小明
王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林兒母楊氏稱皇太后杜遵
道郁文成稱丞相福通羅文素稱平章營建官闕然林兒
徒擁虛名事皆決於福通三月滁陽王郭子興卒宋遣人
至和陽招諸將入其黨和陽諸將推張天祐往受命福通
遣天祐還檄滁陽王子鄣某為都元帥天祐為右副元帥
我太祖為左副元帥上初欲不受曰大丈夫寧能受
制於人邪後以諸將議欲稱帝為聲援從之紀年稱龍鳳然
事皆不稟其節制後部某張天祐皆戰沒于元兵上併
統其軍十一月元將答失八都魯率兵伐宋進次許州遇
劉福通以兵迎戰于長葛元兵大敗潰至中牟收散卒屯
聚會劉哈刺不花引兵來援遂合勢大破福通兵又破之
於太康十二月進圍亳州福通遂以宋主林兒奔安豐丙
申七月福通遣李武崔德攻破元商州元奉元路判官王
淵起兵復之九月李武崔德入元潼關殺其參政述律杰
元豫王阿剌忒失里會樞密同知定住引兵復潼關以河

南平章百家奴守之亡何李武等復陷潼關百家奴兵潰豫王又以兵復之李武等敗走十一月福通遣兵徇元河南地丁酉正月李武崔德率兵攻元七盤藍田元主詔察罕帖木兒以兵會唇兒麻亦兒守陝西潼關察罕帖木兒奉詔率本部兵馳赴沿途敗李武等兵哈刺不花由潼關抵陝西會豫王及定住兵禦之福通別遣毛貴率兵攻元膠州陷之殺其樞密院僉脫歡李武崔德復攻破商州又攻武關拔之趣長安分兵東畧同華諸州三輔震恐元豫王及省院官計無所出行臺侍御史王思誠曰賊素憚察罕帖木兒之名亟遣使求援此上策也諸守臣恐其軋已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甚旦夕失守咎將安歸乃移書求救于察罕時察罕新復陝州得思誠書即提輕兵五千約李思齊信道來援轉戰而前殺獲無算李武等敗走毛貴自膠州致陷萊陽元守臣釋嘉納死之貴引兵趨益都般陽諸州元以董博霄為山東宣慰使與知樞密院事不蘭奚率兵擊之未至益都貴兵趣濟南於是濟南告急博霄乃提兵赴濟南大破毛貴兵於濟南城下元擢博霄官都元帥有急其劫者請于太尉紐的該仍令往援益都博

霄以老疾辭請以弟昂霄代元乃以昂霄代領其衆未幾徙命博霄守河間之長蘆博霄以兵北行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其後毛貴果陷濟南博霄方駐南皮魏家庄元遣詔使拜河南左丞甫受命營壘未完毛貴引兵猝至諸將曰賊至當何如博霄曰犯報國耳拔劍督戰不能支遂被殺不見血惟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卒八月劉福通自將攻汴梁取大名衛輝等處遣將關先生破頭潘馮長勇沙劉二王士誠攻懷慶等處白不信大刀教李喜喜趨關中其勢大振又遣田豐攻東昌元太尉紐的該擊敗之元命紐的該守東昌福通又遣兵北徇太行山郡縣白不信攻秦隴陷之又攻破鞏昌以李喜喜守之不信進圍鳳翔元將察罕帖木兒先分兵入鳳翔城內遣謀者誘不信等圍城察罕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將至城分軍張左右翼掩擊之城中英鼓譟出內外夾擊呼聲震地不信兵大潰奔四川福通又遣兵攻壺關遇察罕帖木兒與戰大敗戊戌春田豐攻陷東平濟寧元紐的該棄東昌走豐遂進據東昌毛貴與元將不蘭奚戰于好石橋敗之不蘭奚奔濟南未幾貴復攻陷濟南分兵守諸路立屯田三百六十

廩山東遂陷福通所遣將王士誠攻懷慶而元將周全可敗士誠轉攻陷晉寧元總管竇因不花死之亡何元察罕帖木兒遣竇因赤復晉寧毛貴引兵陷般陽又陷薊州郭州至柳林元樞密副使達魯琿戰死樞密同知劉哈刺不花破毛貴兵貴走據濟南田豐陷益都大掠廣平退保東昌福通所遣西兵攻陷元冀寧大同諸郡元察罕帖木兒調部將闊保邀擊之福通兵敗走察罕又會李思齊張良弼部擇善拜帖木兒定住汪長生奴諸將兵討李喜喜于鞏昌喜喜敗走四川李思齊張良弼同謀殺拜帖木兒分

卷二

十一

其兵劉福通自攻汴梁元守將竹貞出走福通遂入汴自安豐迎韓林兒居之以為都遣關先生破頭潘等率兵分二道一出絳州一出沁州踰太行焚上黨攻破遺州元將虎林赤擊敗之關先生轉攻陷晉冀雲中鴈門代郡遂掠塞外諸郡元察罕帖木兒遣闊保分兵阻扼自勒兵也聞喜及塞井陘杜太行扼其歸路屢擊敗之元擢察罕官左丞進平章榮祿大夫七月元察罕帖木兒駐軍洛陽遣伯帖木兒以兵守益子城伯帖木兒與懷慶守臣周全有郤周全殺伯帖木兒遂以懷慶叛降劉福通驅其民入汴

福通遣全率兵攻洛陽察罕帖木兒登城以大義責全全愧退師福通怒其不進殺之毛貴攻元滕州守將以城降田豐攻陷順德關先生以察罕帖木兒還兵河南遂引兵自塞外東還攻保定不克陷完州又西出掠大同興和中都諸郡軍聲大振乃還兵東向至高麗界焚上都宮殿攻陷遼陽元總管李震死之庚子三月田豐攻陷元保定路四月元遣司農都事樂元臣招諭豐豐殺之福通所遣將李武崔德以西略地無功福通責其逗遛叛降于元將李思齊辛丑七月元命察罕帖木兒總兵徇山東乃下井陘

卷二

十一

出邯鄲過磁相懷孟水陸並進屢擊敗宋將田豐毛貴等兵遂渡東昌冠州又遣其子擴廓帖木兒率闊思孝等會闊保虎林赤由東河造浮橋回豐以二萬人奪之闊保等且戰且渡拔長淮進攻東平田豐遣崔世英出戰大敗察罕以豐據山東久為軍民所服遣使招諭之豐與王士誠俱降于察罕察罕復東平遂以豐為前鋒進攻宋棟州守將俞寶隆又攻宋濟寧劉珪亦降宋聚兵濟南察罕乃分奇兵間道出宋兵後南暮泰安逼益陽北徇濟陽章丘中搆瀕海郡邑自將大軍攻濟南三月復之時元兵多克復

山東獨益都未下察罕移兵圍之治攻具諸道並進宋守將陳孫頭等悉力拒守壬寅六月降將田豐王士誠復謀刺察罕入益都豐等之降也察罕推誠待之不疑數獨入其帳中豐乃請察罕行觀營壘衆止之不聽又請以力士從却之曰吾推誠待人焉得人人防閑之乃從輕騎十餘人行至士誠營又及豐營遂為士誠所殺豐與士誠入益都計聞元主大震悼公卿及四方士民莫不哀慟先恤典極優渥贈官追封潁川郡王以養子擴廓帖木兒襲官代領其衆擴廓既領兵攻益都益急士誠等出戰輒大破之

漢書卷二

廿一

生擒六百餘人斬首八百餘級田豐王士誠窘甚遣使間道求救于劉福通九月劉福通引兵向火星埠元將閔保邀擊大破之十一月福通自率兵趨益都援田豐擴廓擊敗之還走安豐擴廓急攻益都穴地道入遂拔其城執陳孫頭等二百人獻于元殺田豐王士誠取其心祭父察罕帖木兒因遣兵復莒州時福通所遣白不信李喜喜等畧關中俱兵敗奔蜀李武崔德降于李思齊田豐被戮山東地元盡復之閔先生毛貴亦敗亡福通大寔癸卯二月張士誠遣將呂珍率兵攻安豐福通遣使詣建康求救

上自率諸將收之未至呂珍攻破安豐殺劉福通據其城三月上至安豐擊呂珍大破之珍棄城走上遂以宋主韓林兒還金陵諸將議於中書省設御座奉林兒劉基從後跣上所坐胡床曰牧豎子耳奉之何為密陳天命所在上意悟會陳友諒來入寇遂議征討不果奉丙午十二月韓林兒殂于建康先是上紀年猶稱龍鳳命令下則云皇帝聖旨吳王令旨至是林兒殂始改明年為吳元年云

漢書卷二

廿一

論曰韓林兒在宋猶未足方義帝更始其赤眉之盆子耳假令福通事成豈能容林兒哉福通不欲以其身為標故藉之號召天下意事成已除之無難不成名將有所歸亦如王陵母之所以屬陵者姦雄之見太裁皆然第福通舉事可必其無成耳蓋天下既亂則豪傑起而削平之所謂奉天除暴救民於水火之中者若乃稱兵平世無故而首為亂階是欲驅祚席之民而為塗炭之慘乃民怨之所歸天命之所必不祐也豈有能成大業而貽子孫之慶者乎秦勝廣漢黃巾唐黃巢皆其明驗傳所謂天道後舉者勝蓋謂此也然則劉福通者蓋將為我聖祖先驅定中原

者乎不然察罕之兵且萃于江南矣雖然我 聖祖之開創於宋無所毫髮藉紙以和陽一命奉之終身蓋自癸卯以前惟南剪群雄而未嘗加一矢北向者以有韓林兒在額爾古納故弗與爭雄耳否則中原形勝之地豈在兩河至安豐之危福通一遣使求援即親帥諸將赴援而不從劉基之諫不憚陳寇之侵雖無救于福通之死而卒能脫林兒于虎口以全歸建康且欲設御座奉以天子之禮此其意豈欲遺臂之執林兒不死不改元下令猶以皇帝聖旨先之德漢高之於義帝先武之於更始未能然也嗚呼非聖人而能若是乎

平定東南

上既定都建康以南土弗靖未可遽北伐陳友諒張士誠各據土宇方答孫陳友定亦假元名號拒守城邑皆次第別畝規取其諸郡邑在群雄之間元守將據守未下者分遣諸將畧取之丙申三月首命徐達湯和率兵取鎮江四月命華高率兵取廣德又分兵取宣州亡何宣州復叛丁酉夏四月命胡大海丁德興率兵討之遂復宣州誅首叛者餘皆宥不罪宣州以安丁酉夏五月 上親率諸將攻

宣國先是 上渡江已擒朱亮祖取寧國矣亮祖復以寧國叛為元守至是率諸將擊敗其兵獲亮祖城下守臣楊仲亨以城降寧國既下 上始議分兵取徽州池等郡乃命胡大海鄭愈率兵自休寧績溪向徽州元守將阿思午吳納等拒戰大海擊敗之拔其城命鄭愈守之元江浙叅政苗帥楊完者率兵十萬自上江順流入杭城以兵圍徽州期克復大海自婺源來救擒斬其部將李才等眾披靡大海入城與愈合門拒守復大破之完者遁去婺源守臣汪同亦來降乃即徽州立雄峯翼元帥府命胡天福等共守天福等因出兵徇開化擒元守將破之楊完者乘虛寇徽州天福等還戰却其兵冬十月完者復來寇徽州守將緣美禦之出三門轉戰連捷追奔二十里亡何完者復盛兵來薄城胡天福等選部將勇敢士出禦眾推萬戶謝成勇成即率壯士數百人出衝其陣完者兵皆辟易自相蹂躪大軍出來之遂覆其師完者僅以身免戊戌春胡大海鄭愈襲嚴州命李文忠同大海守禦文忠嘗敗元院判阿魯反于萬年衢又敗元苗軍于昌化於潛又降洪元帥之衆浙人憚其威名故與大海俱以功陞秩同守嚴州二人微

有郤 二批示都事鄧彥仁使諭解之又密戒文忠由是相協所向有功夏四月鄧愈遣王弼等率兵取婺源州薄平城元守將鉄木兒不花出戰自旦至晡殺傷五百人不下愈乃分遣將攻其東南北三門殺傷三千餘人拔其城鐵木兒不花戰死遂徇於潛昌化皆下之九月常遇春攻衢州元守將張院判出戰屢敗遂克之鄧愈亦取蘭溪州十一月上因胡大海攻婺州未下命徐達守建康親督楊璟等率兵十萬以耿再成爲前鋒金朝興統奇兵茅成駐杭州皋亭山爲應援由寧國至蘭溪得儒士王宗顯使探婺城虛實知其守將不和有可取狀上許宗顯以婺州知府遂攻城元石抹宜孫遣將胡深赴援深以獅子頭兵作前陣上命胡大海等迎戰擒其前鋒將深敗走大海率繆美等追之獲其輜重而還次日攻城其都事李相以守將帖木烈思等不和夜縋城出詣軍門請降遂開東門納三師入元守臣僧住死之上改婺州爲寧越府命王宗顯知府事宗顯興學校聘師儒教化大行民間始聞絃誦之聲宣越既定上欲取浙東諸郡乃集諸將申戒以戢兵安民凡下城邑不得妄殺反覆數百言詞極懇切

八湯敵錄卷二

五

己亥春正月李文忠胡大海取諸暨六月上自宣越還建康命徐達征安慶敗趙普勝兵克潛山上在宣越時命耿再成駐兵據黃龍山之險遏賊衝謀取處州元守臣石抹宜孫遣胡深守龍泉分命葉琛林彬祖陳仲真陳安等屯據諸險院深總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兵以拒我師久之元士卒無聞志有來降者具言處州兵弱可取狀上即出師與再成合兵攻之礮嶺最險隘繆美率敢死士先登遂奪其壁以入又進拔桃花葛陂二砦諸險皆失宜孫出戰兵敗與其部下走建宣遂克處州遣使諭胡深深來降龍泉慶元皆下以耿再成守之胡大海得章溢葉琛劉基宋濂薦于上上遣使聘致之命大海守金華庚子六月元石抹宜孫收兵復攻陷慶元時曾封知慶元縣出戰兵敗被執死之耿再成率兵往援擊敗石抹宜孫兵宜孫走竹口戰死再成遂鎮處州辛丑秋七月以龍常知太平府常勸農興學教化大行軍食以充壬寅二月胡大海在金華降苗將蔣英李福佯請大海至八詠樓觀弩刺殺之并殺其子閔住及郎中王愷等欲據城叛大海子德濟聞難奔計建康李文忠在嚴州聞之即率兵馳至賊棄城走

八湯敵錄卷二

六

文忠入城撫定之大海在浙東威名大著恩信素孚于民嘗自言己雖不讀書其行軍惟知有三事不殺人不擄人婦女不焚廬舍故人多附之生時嘗夜出人見其兩目燁燁有光及卒每著靈異師行或夢見大海或見野有火光兵輒大捷愷佐大海亦多善政英等刺殺大海處州降苗將李佑之賀仁德與英密約亦以是日刺殺耿再成及元帥朱文光知府王通童孫炎等耿再成威名亞于大海炎亦善撫其民炎被執從容就義酌酒飲不肯解所服賜衣罵賊而死衢州兵聞金華處州之變謀翻城應之守將夏

文忠入城撫定之

文忠入城撫定之

殺不能制會劉基至致迎入城一夕定之四月耿天驥方奉命往處州發苗兵聞處州亂馳至金華見李文忠訪得耿再成舊部將朱紉遂相與集兵會平章邵榮院判胡深討叛將李祐之賀仁德斬之北胡深至處州已平癸卯七月上乃命深以行省郎中總制處州深捕誅山寇經理賦稅處州遂安後死于方谷珙之難章溢嘗任浙東同列皆得罪溢獨免至是處州不寧上復以溢為浙東按察副使溢辭副使命改倉事溢至平劇盜處糧餉正軍法輕賦稅浙東深賴之甲辰夏四月上既滅漢乃命徐達攻

文忠入城撫定之

文忠入城撫定之

廬州按之左君弼走汴梁元將樓兒張以城降改廬州為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命俞通海攝省事通海撫綏有方民甚戴之遂修城濠為守禦備丁未九月上以張士誠既平別遣將伐方谷珙陳有定乃以胡美為征南將軍何文輝為副將軍率吉安寧國南昌等兵由江西征福建以湖廣叅政戴德從征上諭美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忠實無過故命爾總兵何文輝戴德皆吾親近之人然勿以此故廢法征戰一以軍法從事吾微時在行伍中見將帥統馭無法心竊鄙之及後握兵一日驅所領新附之士野戰有三人犯令即斬以徇衆附縣衆莫敢違節制人能立志何事不成聞汝往率嘗攻閩中必深知其地理險易攻圍城邑擇便利進退勿失機宜爾其勉之十一月美等引兵度杉關杉關閩之西鎮旣度關閩中大震下光澤縣會湯和吳禎擒方谷珙上遂命和等率舟師自明州由海道攻福州上以征閩事問章溢溢對曰臣聞進兵此固必勝然閩人尤服李文忠威信若令文忠子引一軍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上即日命文忠子帥浦城以溢子存道率鄉兵從征胡美兵至邵武元守將李宗茂降吳

視亦進兵薄福州圍其東西南三門一鼓而克元守臣曲
出遁走朵耳死之上欲令章存道率所部鄉兵北征滿
持不可曰鄉兵本農人征閩時許以事平散使歸農今調
之北征是與信也上初不憚既而從溢言以昔魯叛者
充軍餘是還農戊申正月胡美等師抵建寧元守臣達里
麻陳子奇集僚佐曰聞明兵驍勇自入杉關諸鎮瓦解此
不可與爭鋒吾城中儲積尚多第固守不出戰彼攻城不
克必自退因而乘之或可得志衆皆從之美等進兵圍其
城數挑戰不出急攻之達里麻不能支夜潛至何文輝營
納款次日總管也先亦詣文輝降胡美怒二人不先詣已
欲屠其城文輝止之曰吾與公同受命至此為安百姓耳
今城降可以私忿殺人乎美乃止整兵入城秋毫無犯執
子奇送京師以費子賢守建寧遂移兵克興化泉州屬縣
皆降附遣曹復疇招諭汀州寧化連城等縣下之三月美
等師至漳州守將以所部兵先遁去漳州達魯花赤迭里
彌實欲禦之而郡事又屬他官總制已遣人納款矣左右
眼新朝使者至要彌實當郊迎彌實乃具朝服北面再拜
曰臣受國恩厚今力不能禦敵義不忍降所不負國者一

不為錄卷二

九

死耳遂斫碎其印篆書笏面曰大元臣子至案上引佩刀
自刺殺既絕尚執刀按膝坐如生鄉民哭聲震地相與殯
葬之會湯和等亦執陳有定克延平等郡縣閩中皆平命
廖永忠朱亮祖等移師征廣東以中書省叅政蔡瑤為福
建行省叅政臨行上諭以薊義利慎官箴反覆諄切指
頻首受命福建以安
論曰東南稱亂者莫強于張士誠其次則方谷珍陳有定
此外皆元臣為其君守耳雖昧於天命所在而桀犬之吠
情則可矜如石抹宜孫鐵木兒不花僧住朵耳迭里彌實
數輩尤可謂傑出者以我聖祖禮葬福壽之意推之皆
宜在所褒錄此與谷珍友諒假名號而懷異畜者不同未
可以其為勝國之黨異類之人而棄之也乃若諸將東南
之功則湯和李文忠鄧愈胡大海朱亮祖耿再成廖永忠
胡美何文輝為最多徐常二將克吳之外無他聞以其所
事者大也其間如李文忠胡大海始小有卻以上命鄧
彥仁諭之即解後文忠赴大海之難若其私仇胡美欲屠
建寧以何文輝之言而止不以其先納款而終憾之此又
君子之賢行古人之所難不但其戰功之可稱爾已固天

不為錄卷二

三

生賢才為國之輔亦足見我 聖祖之善御哉嗚呼觀我
聖祖論胡美之言則宋祖之臣劍付曹彬不足道已

鴻猷錄卷三

京山高低編輯

縉雲鄭文茂門人劉魚校正

克陳友諒

陳友諒者湖廣沔陽漁家子也本姓譚先世贅于陳冒陳
姓嘗為縣吏不樂其職會中原兵起徐壽輝與倪文俊等
以元至正辛卯攻陷蘄水黃州等處僭稱皇帝國號天完
改元治平未幾陷漢陽興國武昌又遣趙普勝陳普文項
普畧等分兵陷九江吉安池州杭州荊州岳州等郡
元兵累討之不克衆踴百萬友諒往從文俊麾下為簿書
攝尋領兵為元帥後壽輝為元兵所敗走倪文俊迎壽輝
居之漢陽文俊漸專恣友諒意不能平丁酉秋文俊謀弑
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遂襲殺文俊併其軍自稱平章壽
輝不能制丁酉十月 上駐師金陵二年矣已畧定江東
諸郡又取楊州乃命常遇春率廖永安吳禎等由銅陵進
取池州又命李文忠領兵策應之師抵城下攻破其北門
入城斬壽輝將洪元帥又執其黨魏壽徐天雄等亡何友
諒聞池州破以戰艦百餘艘來逆戰遇春等奮擊大敗之

遂以趙忠守池州戊戌春正月友諒陷元安慶元守臣余
關死之夏四月友諒又陷元江西隆興及瑞州未幾遣其
黨趙普勝自樅陽寇我池州太平守將劉友仁聞之率兵
赴援遇賊與戰敗沒五月友諒遣其黨康泰趙琮鄧克明
等陷元邵武又自南昌遣兵陷元撫州八月又陷元贛州
十一月陷元汀州己亥三月友諒遣其黨趙普勝寇我寧
國之太平縣總制胡惟賢命程允汪炳等擊敗之獲其糧
萬餘斛普勝寇青陽石埭等縣僉院張德勝禦于柵江口
破走之友諒又陷元襄陽郡八月 上遣徐達率張德勝

六 鴻猷錄卷三

二

等攻安慶自無為登陸至浮山岩擊敗友諒部將胡總管
兵追至潛山界沙河遇友諒偽參政郭泰領兵逆戰達等
擊敗之斬郭泰大獲輜重遂克潛山九月 上命院僉俞
廷玉率兵同攻安慶不克廷玉敗沒十月俞通海破友諒
將趙普勝於安慶十二月徐壽輝以友諒破隆興欲徙都
之友諒忌其來不利於已沮之壽輝不聽引兵襲漢陽南
下江州友諒佯出迎伏兵城內候壽輝入即閉城門伏發
盡殺其左右將士居壽輝江州友諒自稱漢王置官屬征
伐誅賞皆不稟壽輝節制庚子夏五月友諒帥師東下聲

言擾安慶常遇春策其必犯池州先伏兵九華山待之友
諒果自率衆猝至伏發大敗之俘斬二萬餘級擒二千餘
人閏五月友諒率舟師寇太平圍其城守將花雲率麾下
三千人迎戰三日友諒不得入乃以巨舟乘漲泊城西南
隅舟尾高與城平令士卒緣之上時城中乏食士僊甚不
能戰城遂陷雲與知府許瑗皆死之友諒既陷太平忌其
將趙普勝驍威誘殺之令別將守安慶友諒寇太平時挾
壽輝行旣得太平亟謀僭位彌乃於采石舟中佯使人白
事壽輝前令壯士持鐵繩後擊之碎其首以暴疾死今

六 鴻猷錄卷三

三

軍中遂以采石五通廟為行殿稱皇帝國號漢建元大義
值大雨群臣立江岸草次成禮殊無儀節以鄧普勝為太
師張必先為丞相餘各拜官有差乃率衆還江州友諒既
僭大弼遣使約張士誠同入寇自江州引兵東下金陵大
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謂中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欲
決死一戰戰不勝即走未晚 上心非諸將議劉基獨張
目不言 上召基入內問計基對曰先斬主降及奔鍾山
者乃可破賊 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天道後舉者勝
吾以逸待勞何患不克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伏

兵伺隙擊之取威制勝以成王業在此舉也 上意益決或謀先復太平以牽制賊勢 上曰不可太平吾所新築城濠整深固賊前乘漲以舟泊乘城乃為所陷今往攻之猝難拔賊舟師十倍於我我頻兵堅城之下進不能取退不及援失所據矣或又勸 上自將禦之 上曰亦不可彼知我出以偏師綴我我欲與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順流下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亟回百里趨戰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於是遣胡大海以兵直搗廣信制其後而召指揮康茂才謂之曰吾前奉命汝能之乎茂才曰惟所命

入編纂卷三

四

上曰汝與友諒舊知今友諒入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汝今作書遣使貽友諒偽降約為內應招之速來給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茂才曰諾家有老閹舊嘗事友諒遣令齎書往必信來無疑 上以其謀語李善長善長曰方憂寇來何而誘致之 上曰遲則二虜謀合為害益大何以支今先破此虜則東寇膽落矣善長曰善茂才遂令閹者乘小船徑至友諒軍友諒得書甚喜問曰康公今何在閹者曰見守江東橋問橋何如曰木橋乃與酒食還還謂曰歸語康公吾至則呼老康為驗閹者諾歸具以

入編纂卷三

五

告 上曰此虜入吾穀中矣乃命善長亟撤江東橋易以鐵石比旦橋成有自友諒軍中逸歸者言友諒問新河口路 上亟命趙德勝跨新河築虎口城守之命常遇春馮勝華高等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伏石灰山側命徐達等陳兵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率舟師出龍江關外 上親總大軍于盧龍山令偃黃幟於山之左偃赤幟於山之右令曰寇至則舉赤幟俟舉黃幟則伏兵皆起各嚴師以待至日友諒率舟師東下至大勝港楊璟整兵禦之港狹僅容三舟入友諒以舟不得並進遽引退出大江徑衝江東橋見橋皆大石非木橋乃驕呼老康又無應者悟茂才使謬即與其弟驪五王者率舟師趣龍江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勢甚銳時酷暑 上衣紫茸甲張蓋督兵見士卒揮汗赤日中命去其蓋眾欲戰 上曰天且雨諸軍就食畢乘雨擊之眾仰視天無片雲未信忽風起西北頃更大雨如注赤幟舉 上下令板柵諸軍競前拔柵友諒麾其眾來爭戰方合雨止 上命發鼓鼓大震乃令黃幟舉常遇春等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朱虎舟師並集內外合擊友諒兵大敗僅以身免眾潰趨舟值潮

退舟膠淺殺溺死者無算生擒七千餘人獲其將張志輝
梁鉉喻國興等皆降收得一艦百餘艘戰舸數百友諒乘
別舸脫走於所乘舟中得茂才書上笑曰彼愚至此可
嗤也令諸將追擊友諒至慈湖縱火焚其舟賊衆大潰復
追至采石大戰廖永忠率所部大呼陷陣入華雲龍躍馬
擣其中堅有王銘者獨馳入其陣賊攢刺之傷頗戰益
力流血淋漓旋迴三匝獨所殺傷過當賊大敗張德勝戰
死周顯與賊戰于觀渡橋亦敗之獲其將士十三人諸軍
乘勝追擊賊守太平者無固志遂復太平張志雄言友諒

鴻猷錄卷三

六

東下併安慶兵來今俱敗安慶無守禦者上即命徐達
將兵追之遂復安慶以趙伯仲守之前所遣胡大海擣廣
信兵至靈溪亦敗其衆遂督兵攻信州賊守者不能支衆
潰克其城改信州為廣信府以胡大海子德濟為樞密同
簽守之亡何友諒遣其將張定邊復攻陷安慶趙伯仲棄
城走龍江上曰主將不能堅守城陷遠適宜誅之常遇
春等力救上不從曰軍法不嚴何以勵後賜弓絃令自
經而擢用其子弟辛丑三月友諒遣其將李明道寇信州
據草平鎮以遏浙東援兵德濟遣夏德潤出兵奪其墩戰

賊又保玉山胡大海部將繆英聞之來援與賊戰于

洋橋遂復玉山抵信州絕明道歸路六月明道圍廣信急
德濟遣使求援于父大海大海率師由靈溪進李文忠亦
遣兵援之德濟聞援兵至引兵出城與大海夾擊明道大
敗之擒明道及其宣慰王漢二并士卒千餘人大獲其戰
馬器械大海送明道漢二于文忠文忠令漢二招友諒建
昌守將王溥溥漢二兄也遂歸附乃俱送建康上命三
人皆仍舊官後征江州南昌用為嚮導八月上怒友諒
悖逆決計伐之謂諸將曰友諒弑主僭號犯我近疆殲我

鴻猷錄卷三

七

名將又誘殺趙普勝將士離心觀其所為不滅不止爾等
勵士卒以從徐達曰師直為壯今我直彼曲何患不克
上乃親督諸將率舟師乘風遡流而上直抵安慶命馮勝
俞通海趙德勝張志雄等擣其水寨破之攻城自旦至暮
不拔劉基請棄安慶去經拔江州傾其巢穴上從之遂
悉師而上長驅過小孤友諒將丁普郎迎降師距江州五
里友諒始知之以為神兵自天而下倉猝不能禦擊妻子
夜奔武昌友諒將傅友德亦降遂克江州乘勝遣康茂才
等進拔蘄州黃州興國黃梅廣濟等處又遣使招諭友諒

江西諸守將南昌胡美素州歐普祥餘于吳宏龍泉
中吉安曾萬中等皆遣使納款胡美使來請禁止數事勿
散離其所部兵 上有難色劉基從後賜 上所坐胡床
上悟許從所請賜書慰諭之命趙德勝分兵攻下瑞州臨
江諸鄉鄧愈以兵襲淳梁友諒將侯邦佐棄城遁取樂
平等處饒州之境悉定十月鄧愈駐兵臨川之平塘時友
諒將鄧克明據撫州佯遣使通款無降意愈知其情乘夜
往襲之旦入其城克明單騎遁初友諒走武昌徐達追至
夏陽 上命達回守江州亡何召達還建康至中道得令

八
卷三

還守江州友諒聞達去江州遣兵襲之暨達還友諒兵已
入江州城達擊大敗之俘斬數千人獲其眷屬十月命諸
將旋師攻安慶下之 上遂幸南昌胡美率眾迎謁 上
以葉琛知南昌府王溥吳宏歐普祥曾萬中等皆來見時
鄧愈既定撫州率眾來會 上於南昌十一月 上自江
州還建康命徐達率降將祝宗康泰等攻友諒于武昌壬
寅三月祝宗康泰叛回據南昌知府葉琛迎戰於市死之
時鄧愈駐師南昌倉卒出走徐達于湖廣聞變旋師討之
趙德勝攻城為礮大傷祝宗康泰敗走追斬之南昌復定

上聞之喜曰南昌重鎮西南之藩屏吾得南昌去陳氏一
臂矣非骨肉重臣不可守五月命大都督朱文正統趙德
勝薛顯同鄧愈守之友諒將有彌八陣指揮者聚眾結寨
南昌之西山十二月趙德勝孫興祖攻破之俘斬三千餘
人時江西諸郡雖附多觀望未定癸卯正月臨江吉安撫
州三郡叛趙德勝引兵往討會守臣曾萬中等走建康乞
援兵至皆復之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姑蘇 上與
諸將議所向或謂蘇湖地饒沃宜先取之劉基曰不然張
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

九
卷三

氏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 上曰友諒剽而輕其志驕士
誠狡而懦其器小若先攻士誠友諒必空國來救是吾疲
于二寇也遂決計先伐陳氏四月陳友諒忿其疆土日蹙
大作舟艦自帥兵滿六十萬圍南昌乘漲直抵城下用雲
梯等攻具百道攻城晝夜不息友諒親督眾攻撫州門城
壕三十餘丈朱文正鄧愈等督諸將死守且戰且築城壕
復完友諒盡攻擊之術城中隨方禦之殺傷甚眾城中李
繼先牛海龍趙國旺等亦戰死趙德勝率步卒千人開門
出戰賊將金指揮操戈直前德勝射之一撲而斃五月友

攻新城門薛顯將銳卒出戰斬其平章劉進昭擒其副
樞趙祥友諒乃遣其將蔣必勝等分兵攻陷臨江吉安二
郡吉安守臣魯萬中死之友諒以所俘甸城下文正等不
為動六月趙德勝巡城至東門賊伏蹶張弩射之中腰脅
德勝卒朱文正乃遣千戶張子明赴建康告急文詐遣卒
彌捨命王者詣友諒約日出降友諒信之緩其攻至日城
上旗幟一新友諒候至暮見無降意縛約降卒于城下殺
之文正等堅守以待張子明取漁舟從水關出書潛夜行
半月達建康時上方親張士誠將呂珍于安豐解安豐
圍命徐達等移師圍廬州而自還建康子明至上問友
諒兵勢何如子明對曰友諒兵雖盛戰死亦不少今江水
日涸巨艦將不利又師久糧乏援兵至可必破也上曰
歸語文正等但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不足憂也乃遣子
明先還至湖口為友諒兵所執友諒曰若能誘城中降非
但不死且富貴子明佯許之至城下呼曰我已見主上令
諸公堅守大軍且至矣友諒怒殺之文正等聞之守益堅
時達等圍左君弼于廬州上遣使命解圍曰為一廬州
而失南昌非計也七月上親督諸將率舟師二十餘萬

援南昌進次湖口是月丙戌友諒聞我師至解南昌圍東
出鄱陽逢戰丁亥遇於康郎山徐達先諸將擊之敗其前
鋒一巨舟賊死者千五百餘人上恐張士誠乘虛命達
還守建康戊子上布舟師為十二屯常遇春等聯舟大
戰俞通海乘風縱火焚寇舟二十餘艘軍威大振友諒驍
將張瑄定邊直前犯上所御舟舟適膠淺沙諸將盡力禦
之倉卒計無所出牙將韓成進曰古人殺身以成仁臣不
敢愛其死乃腹上冠袍對敵自投江中敵人信之攻稍
緩會常遇春俞通海等皆乘援舟集水湧上舟乃得脫
遇春從傍射中定邊定邊走通海與廖永忠以飛舸追之
定邊身被百餘矢士卒多死傷退去會日暮上鳴鉦集
諸將中約束明日己丑上復親布陣與友諒戰友諒悉
巨舟連鎖為陣旌旗樓櫓望之如山我師舟小怯於仰攻
多退縮上親執旗麾之不前右師小怯上命斬隊長
十餘人猶不止鄧興進曰非人不用命舟大小不敵也非
火攻不可上命常遇春等分調漁舟載荻葦置火藥其
中至晡時東北風起乘風縱火焚其舟數百艘烟焰漲天
十里之內湖水盡赤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平章陳普魯等

皆焚死又明日庚寅友諒復率衆來戰自辰至巳不解
劉基侍 上側忽揮手云難星過請 上易舟 上亟入
他舟舊所御舟以礮辟廖永忠俞通海汪興祖趙庸以六
舟深入敵陣搏擊之敵聯大艦巨戰我師望六舟無所見
意陷沒有頃六舟繞敵船勢如游龍翩然而出諸將見之
勇氣愈倍戰益力呼聲震山海友諒兵大敗永忠等還見
上上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君之力也又明日辛卯復聯舟
大戰又敗之友諒欲退保蕪山師先至壘子口橫截湖
面邀其歸路友諒不得出相持者三日 上以書貽友諒

大漢書卷三

十三

曰方今天下之勢討夷狄以安中國是為上策結怨中國
而厚夷狄是為無策曩者公犯池州吾不以為嫌生還俘
將欲與公為約從之舉各安一方以俟天命吾本心也公
失此計乃先與我為讐是以破公江州遂蹂躪黃蕪汚因
舉隆興江西列郡奄而有今又不悔復啓兵端既困于
洪都兩敗于康山殺其弟姪殘其兵將損數萬之命無尺
寸之功此逆天理悖人心之所致也設使公僥倖逃還亦
宜修德勿作欺人之寇却帝名而待真主不然喪家滅姓
悔之晚矣友諒得書不答俞通海曰湖水有淺濞舟難迴

旋莫若入江據上流彼舟入即成擒矣劉基亦密言於
上請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從之以八月
八日移舟入江駐南湖嘴水陸結營列柵江南北岸置大
舟火筏中流戒嚴以俟敵舟以連敗故不敢出糧且盡二
十七日敵計窮冒死突出繞江下流欲由禁江遁回上
麾諸軍追擊以火舟火筏衝之敵舟散走追奔數十里自
辰至酉戰不解友諒中流矢貫睛及顙而死擒其太子善
兒平章陳瑄等悉舟師來降張瑄定遠乘夜以小舟載友諒
屍及其子理奔還武昌諸將多勸 上乘勝徑擣武昌城

大漢書卷三

十三

漢者 上心憂建康恐張士誠乘虛入寇不從以九月班
師還告廟飲至論功行賞賜常遇春廖永忠俞通海等田
餘賜金帛有差命于康山立忠臣廟祀韓成等死事臣三
十餘人又命于南昌立廟祀趙德勝張子明等初陳友諒
將寇南昌時 上以張士誠遣呂珍圍安豐親率諸將往
救劉基力諫不聽既解安豐圍復命諸將移師圍廬州後
張子明告南昌圍急始移廬州師親率西上至是 上謂
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友諒知我出乘京城空虛順
流下直擣建康我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友諒不

攻建康而圍南昌計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歸也時四方群雄惟友諒最疆盛既敗滅上喜甚謂諸將曰此賊亡天下不足矣張定邊以陳理歸復僭稱帝武昌上經理建康守禦留徐達等備吳復率諸將親征之十月至武昌分兵立柵圍其諸城門又於江中聯舟為長寨以絕其出入之路十二月上還建康命常遇春督諸將攻武昌甲辰正月上即吳王位二月以武昌久不下復親往視師督諸將攻城城東有高山下瞰城中敵據之上上問諸將誰能奪此者傅友德請先登即奮勇直上面中一矢鏃出腦後脇下復中一矢不為沮竟一鼓奪之敵將有陳某者驍捷善乘獨馳入中軍帳下上方坐胡床見牙將郭英從傍乘疾呼郭四為吾殺賊英持鞭躍馬奮臂一呼陳應手墮上曰尉遲敏德不汝過也解所服紅錦袍賜之敵岳州守將號張者率潭岳兵來援至夜嬰山上遣兵擊敗之擒張悉俘其眾上遣降將羅復仁入城諭陳理與張定邊議定邊知不可支議欲降陳氏將勇畧無右定邊者於是陳理率定邊等詣軍門降上慰納之令軍士不得入城百姓按堵城中大饑困

上發倉粟賑之立湖廣行中書省以楊璟叅知政事守之其後封陳理歸德侯友諒父魯才亦封侯友諒弟友仁等皆封伯未幾以魯才適滁理適高麗江西行省以友諒鎮金床進上謂侍臣曰此何異孟詵七寶溺器一床工巧若此其餘可知窮奢極侈安得不亡命毀之上還建康偽漢將熊天瑞尚據贛州新淦豪民鄧仲廉亦據永豐鄧愈調兵攻討八月上命常遇春率陸仲亨等往與鄧愈等合兵討之九月又命徐達及楊璟等進攻江陵分遣唐勝宗等徇長沙沅陵醴陵傅友德徇夷陵皆平之惟天瑞據贛州仲廉據永豐未下上遣汪廣洋叅常遇春等軍事且諭之曰汝與遇春等言熊天瑞困守孤城猶籠禽阱獸豈能逃逸但恐城破之日殺傷過多耳要當以保全生民為心一則可為國家用二則可為未附者勸如漢將鄧禹不妄誅殺得享高爵子孫昌盛此可為法曩者鄱陽湖之戰友諒既敗生降其兵至今皆為我用縱有外歸者亦為吾民我前克湖廣令士卒勿入城故能全一郡之民苟得地無民何益於國廣洋至遇春軍諭上吉遇春乃緩師立柵圍之乙巳正月天瑞出降贛州平南安南雄韶州

諸郡皆下 上褒諭過春等曰子開仁者之師無敵然非仁者之將不能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錫將軍以隆我國家非偶然也捷書至予甚喜雖曹彬下江南何以過之將軍能廣宣威德保全生靈予深賴焉徐達遣兵取寶慶路彬靖諸安撫長官司皆來降朱文正遣何文輝薛顯討新淦鄧仲廉湯和討江西大盜姚大膽皆擊斬之湯和仍回守常州乃以鄧愈為湖廣行省平章鎮撫荆襄以禦北兵於是湖廣江西之境悉定

論曰元末群雄競起與我 聖祖並驅中原者固非一人

八鴻猷錄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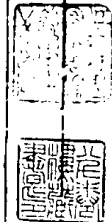
十一

而當時稱勦敵為腹心肘腋害者惟友諒為可慮哉友諒之勇悍雄畧雖或未及項羽而獍狴狡猾出沒飄忽大困而氣不餒屢殲而勢復振觀其龍江敗歸還襲安慶九江之失疾奔武昌及徐達召還不旋踵而有江州之入是皆以敗衄之後旬日之間而能陷城却敵蓋深通兵法不沮不撓故能開拓封疆奄有荆楚亦一世之雄也所惜者昧于強弱之勢眩于先後之機我 聖祖在金陵可與合從而不可畜者乃先自相仇敵攻戰至無虛日至于河南形勝之地韓林兒劉福通輩文皆非戡定之才也顧不能進

取襄鄧以窺中原其策已繆矣及其東下也金陵無繫可乘則擁衆遠涉江湖以取龍江之敗及我 聖祖出援安豐金陵可乘矣乃老師南昌而不能搗根本之虐雖天命有在未可力爭而用兵之道當如是哉况其器小而志驕性猜而多忌拔一太平遽稱大號至以受命之禮于草莽行之而安慶南北屏蔽守難其人乃不能容一趙普勝其視我 聖祖之宏規偉度天壤懸絕矣豈待決彭蠡之戰而後勝負可分邪雖然我 聖祖之所以得肆力于友諒者則以士誠之乏遠畜耳觀其鄱陽之戰亟命徐達歸守建康友諒既阻諸將勸之西感武昌竟不從而班師者奉以東吳之乘虛為慮耳但英雄駕御之術不欲以機事告人而區區戎簡輩豈足以測 聖心哉士誠坐守吳會而不能出一旅以擾金陵則天所以成滅漢之功也天之所興固非人力之所能禦哉

八鴻猷錄卷三

十一



京山高岱編輯

經雲鄭文門人劉傑校正

克張士誠

張士誠泰州白駒場人初為鹽場綱司牙儉與弟士德士信俱以販私鹽並緣為姦利輕財好施與以收衆心元至正癸巳夏五月士誠見新黃汝穎間兵起聚衆攻陷泰州元淮南行省遣守臣李齊招降士誠不從又攻陷興化縣元行省以左丞傑招爲守高郵出李齊守甓社湖會數賊

鴻猷錄卷四

乙二

乘間呼噪入掠城中傑招爲等聞之倉卒遁走士誠即入據高郵李齊聞變還趣城門閉不得入士誠稱誠王國彌周改元天祐元遣集賢待制烏馬兒孫撫賁詔諭之不納詔言請李知府來始納詔行省趣李齊往至則下之獄并拘詔使不遣又叱齊使跪齊不屈大罵殺之未幾烏馬兒孫撫密通約元鎮南王進兵復高郵事泄亦被殺甲午六月士誠攻揚州元將達謙帖睦爾之兵潰元命江浙參政佛家奴會兵討之士誠進陷盱眙元兵又潰元復遣刑部尚書阿魯纂兵寧海州進討九月元命右丞相脫脫

鴻猷錄卷四

乙二

總制諸路兵討張士誠十一月元師進圍高郵士誠引兵出迎脫脫奮擊大破之連戰皆捷士誠不能支與呂珍潘原明等十八人突圍出走脫脫遂克高郵乙未春脫脫以諂削爵去士誠亡命復集衆渡海攻陷平江平江今蘇州也遂掠松江湖州常州諸郡皆降丙申春士誠遣兵進據毘陵上嘗遣使詣士誠士誠執之四月士誠遣兵寇宜興上命耿君用援之宜興要地士誠勢所必爭君用賈勇先登力戰死之上以其子炳文代領其衆八月上既定鎮江諸郡縣以士誠漸憑陵遣徐達將兵攻常州士誠遣其弟士德盛兵來援達擊敗之士德走隆馬遜被擒上聞之喜曰士德士誠謀主其人智勇足備今被擒張氏成敗可知矣十月華雲龍王弼等復敗士誠弟士信于舊館擒其將湯某士誠氣大沮乃奉書請和願歲輸銀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求退師上復書教其開釁罪令歸我帥臣將校許領師士誠得書不報十一月士誠誘我新附青軍叛去助其兵來戰徐達被圍于牛塘常遇春胡大海來援內外夾擊大破之擒其將張德餘衆潰入城達率諸將圍常州士誠遣呂珍入城助守丁酉春我

師克常州主常春分樞密院命同僉湯和守之先是張士誠攻陷杭州元守臣達識帖睦迺遣平章左丞相納失里戰死元諸臣前謀以苗軍可用乃召湖廣寶慶土官楊完者至淮南破賊有功累官至參政至是元命完者升苗軍入江浙破士誠兵復杭州達識帖睦迺還守之完者遂駐兵于浙肆殘掠民甚苦之 上命耿炳文劉成等率兵攻長興士誠遣其將趙打虎以三千人逆戰炳文等敗之進至城西門打虎棄遠走長興擒其將李福安蒼夫等獲戰船三百餘艘盡其兵乃得義軍所部二百人未降炳文用儒士溫祥卿策令其據守要害 上乃改長興為長安州立永興翌元帥所以耿炳文為都元帥劉成為左副元帥守之亡何士誠遣潘原明嚴再興等襲冠忠上新橋炳文等擊之擒斬三百餘級原明遁去炳文部將常聚後進至瑣橋敗之自是寇不敢犯長興者四年 上命江淮分院副使張鑑等率兵攻泰興士誠遣兵來援鑑等擊敗之擒其將楊文德遂克泰興六月命常春分院判官趙德祖鎮撫吳良等攻江陰士誠據泰望山拒之總管王忠曾奮死力戰會大風雨敵衆潰我師遂奪其山進攻城西門授

江陰江陰去姑蘇百餘里控扼大江當東南要衝據吳良分院判官守之論以慎密對疆約束士卒毋外交母納逃母逐小利惟在保境息民仍命良弟禎協守良兄弟備禦甚嚴士誠每遣兵入寇輒敗去然尚據馬馱沙日窺伺上命徐達督常遇春等以舟師截江攻之八月克馬馱沙士誠累敗歸自霍攻元嘉興杭州等路又為苗帥楊完者所破乃請降於元江浙行省守臣達識帖睦迺願就招安達識帖睦迺以其多反覆不許苗帥完者勸納之乃遣江浙廉訪使周伯琦往招諭之士誠始要王爵不許又請爵三公達識帖睦迺曰吾雖得假便宜三公非所敢專也完者力為之請達識帖睦迺雖拒之實幸其降又恐忤完者意遂承制授士誠太尉弟士德淮南平章士信同知樞密院事餘黨各授官有差士誠雖降其城池甲兵錢穀猶自據如故又留周伯琦不遣還元以招安士誠而達識帖睦迺通功加太尉戊戌正月 上命廖永安俞通海桑世傑等攻江陰之石牌海寇其帥藥瑞興士誠將朱鉸等合兵拒戰桑世傑躍馬蹈陣戰死永安等怒奮擊大敗之四月士誠遣兵寇常州守將湯和吳復力戰却之獲其卒三百人

士誠又遣兵寇常熟廖永安與戰于福山港大破之七月
又敗之于狼山大獲其戰艦還元江浙苗將楊完者先以
累破士誠功歷官左丞故士誠為所窘降于元然苗軍貪
殘又恃功驕橫元江浙丞相達識帖睦迺不能制陰與士
誠面完者殺之苗眾潰散其部將自成將英劉震帥其眾
來詣李文忠請降文忠納之士誠所憚惟苗兵完者死士
誠益無所憚遂遣兵據元杭州達識帖睦迺為所脅又以
兵迫奪嘉興紹興皆據之十月士誠復遣兵寇我常州湯
和華擊敗之俘甲士千餘人舟千艘馬千疋先是徐達率

入海陵縣志四

五

邵榮廖永安等攻宜興久不下 上遣使謂曰宜興城小
而堅未易猝拔聞西通太湖口張士誠餉道所經必斷其
餉道城始可破達乃遣丁德興楊國興等分兵絕太湖口
俟城中食乏併力急攻遂拔之宜興拔廖永安分帥舟師
擊士誠於太湖乘勝深入遇士誠將呂珍與戰兵敗為
獲士誠欲降之不屈拘囚之 上欲以所獲將士三千人
易永安士誠不從士誠母念士德欲以永安易士德 上
不許遂授永安光祿大夫楊國興出太湖口與諸將趨湖
州攻舊館破張士信兵又平宜堰口三十六寨 上命

入海陵縣志四

五

興總督十道元帥沈仁等守之國興勞來安集民多來歸
遂城宜興三月城完士誠水陸遣兵來寇國興親率諸將
冒矢后屢敗之又屢擊其舟溺死無數士誠以數騎遁去
上聞甚嘉嘆之己亥春胡大海李文忠取諸暨張士誠將
華元帥遁去士誠遣呂珍率兵來圍諸暨堰水灌城大海
援之奪堰水灌珍軍珍窮蹙即馬上折矢誓水解兵去大
海許之都事王愷諫曰賊狡難信不如擊之大海曰彼
果來吾有以待之且言出而背之不信既縱而擊之不武
遂縱之去人服大海威信鄧愈引兵畧浙西臨安大破士
誠兵于閭林寨二月士誠以兵侵嚴州李文忠由碧溪塢
迎戰大破之士誠又寇江陰蒙衝蔽江而至其將蘇同金
建牙君山指揮為進攻狀守臣吳良下令曰彼眾我寡當
計取之有頃敵陣于江壩良命弟禎整兵北門當其西北
面以十餘騎驟之擒其卒數人餘黨莫敢前敵分兵欲攻
我東門良遣元帥主事明馳擊之擒其將士五百人殺溺
死者甚眾敵大敗宵遁未幾敵侵常州良遣兵間道殲其
援兵于無錫之三山敵奪氣還自是不敢犯境其將師亦
不敢涉江上矣 上後召良入見勞之曰吳院判保障一

方使吾無東顧憂功大矣賜車馬珠玉不足旌命儒臣為詩文美之四月士誠遣其將字羅張寇常州吳俊禦于高橋擊敗之士誠又遣兵侵嚴州至大浪灘李文忠遣何世明出烏龍嶺至胥口與戰破走之士誠自是不敢窺嚴州上自將取紹興以馮國用守之國用卒于軍張士誠復遣兵攻陷紹興庚子夏五月陳友諒使使約士誠同寇建康友諒引兵下士誠觀望不敢進十二月友諒既敗歸士誠乃引兵據分水新城之三溪李文忠遣何世明擊之斬其將陸元帥花將軍等及士卒千餘人焚其營元以中原亂

宋書卷四

七

江南漕運不至燕京大窘之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以御酒龍衣賜士誠徵其糧自海道運入京仍別詔方谷珍具舟士誠恐谷珍掠取其糧谷珍又恐士誠制其舟以議已不即奉詔違議帖睦爾往來就論之士誠乃運糧一十一萬石至燕京辛丑冬士誠遣其將李伯昇率兵寇長興衆十餘萬水陸並進勢甚銳長興城中兵僅七千耿炳文禦之諸將陳德華高貴聚自三路入援敵乘夜來劫營諸軍皆潰敵悉兵圍城結九寨為樓下瞰城中運土石填壕壘以火舡焚水關攻益急炳文晝夜應敵內外不相聞

上在九江聞報遣常遇春將兵往援伯昇聞遇春兵至遁走過春追擊之俘斬五千餘人壬寅二月金華降附苗將將英劉震叛刺殺胡大海嚴州降附苗將李佑之賀仁德亦叛殺耿再成士誠聞浙東亂遣其將呂珍率兵十餘萬圍諸全守將謝再興告急于李文忠文忠以嚴州兵少且密通桐廬賊境衝信兵又出江西無以應援金華議以兵貴虛聲乃揭榜於賊境詐言平章邵榮引兵五萬已出江左右丞徐達引兵五萬已出徽州約會金華尅日抵諸暨賊見榜轉相告呂珍欲退五里下營以待決戰時胡德濟

宋書卷四

二

得李文忠檄自信州帥兵來援有降卒言賊情具得虛實德濟與謝再興分門以守至夜半令軍士飽食金鼓鉦砲震天地一鼓出城賊衆驚亂人馬奔走自相蹂踐德濟追擊敗之屍橫滿野其先鋒爭渡河溺死者無算片甲不還癸卯三月士誠遣呂珍率衆二十萬圍劉福通于安豐福通遣使間道求援珍攻破安豐殺福通據其城三月上率徐達常遇春往救之珍大敗廬州賊左君弼遣兵助珍上亦擊敗之珍與君弼皆走元將竹昌忻都乘間入安豐諸營守將謝再興嘗私遣人往杭州貿易上聞怒

其洩軍中事召再與責之又命李夢庚往節制其軍遣再興回再興懼遂執夢庚以諸暨叛降士誠于紹興遂寇東陽李文忠聞變率精兵馳一百六十里來援遇賊于義烏擊敗之胡深亦自處州引兵來與文忠會議以諸暨浙東藩蔽若諸暨不守則衢處不夫矣乃度地去諸暨城六十里並五指巖下新築一城不旬日城成樓櫓濠塹具備上聞諸暨叛即遣使來議別築城守計使至城已完上大喜以胡德濟為浙東行省叅政守之癸卯上欲伐陳友諒援南昌中飭守臣吳良耿炳文湯和等嚴備禦至鄱陽湖旣戰亟遣徐達還守建康蓋備吳云八月上方伐友諒未還士誠乃以膏肓元守臣達識帖睦爾請封王爵不報遂自稱王改國號曰吳即姑蘇治官室置官屬元遣使徵其糧不與士誠專制江浙達識帖睦爾久擁虛位甲辰八月士誠使其弟士信面數達識罪失勒令自陳老疾避位去脅將佐為上言江浙丞相非士信不可即逼取符印出達識帖睦爾于嘉興士信自為丞相又背善花帖木兒為請實授王爵于元善花帖木兒不從即遣使至紹興逼取其印善花帖木兒封其印置庫中曰我頭可斷印

不可得又脅之燈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賦詩與妻子訣仰藥死達識帖睦爾聞之曰大夫且死吾生何為亦仰藥死士誠遂專有江浙十月士誠遣其弟士信寇長興守將耿炳文費聚擊敗之獲其將宋興祖士信復益兵圍城湯和自常州來援與炳文等合擊又大敗之士信走還乙巳春士誠復遣兵來寇炳文連破之于城下鎮撫歐大智戰死士誠兵是自不取復犯長興矣炳文守長興十年孤城血戰卒保無虞與吳良守江陰湯和守常州氣勢聯絡俱為東南屏障云二月士誠遣其司徒李伯昇挾我叛將譙再興帥馬步舟師二十萬踰浦江圍諸全之新城構飾寢宇建立倉庫預置州縣官屬為持久必援計分屯精兵數萬于城北隅逼我援師初至守臣胡德濟遣部將繆美敗其先鋒于斗巖之下敵攻西門美趨甯之再戰再捷既抵城下德濟戒將士勿輕出交鋒但嚴為備來攻則矢石交發禦之遣使求救于李文忠文忠令張彬出兵浦江以為聲援自出嚴州日馳六十里赴救抵龍潭去賊二十里據險為營胡德濟知文忠兵至潛使報曰賊兵方銳姑緩避之文忠曰以衆則我非彼敵以謀則彼非

我敵謀玄以八千人破符堅八十萬衆何避焉吾若不戰而退則彼勢益張雖大軍至難攻矣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乃下令曰賊衆而驕我少而銳可一戰擒之輜重皆汝等有也明日賊空壁來逆戰文忠戒將士奮擊之自於馬上仰天誓曰朝廷大事在此一舉豈敢愛生以後三軍於是士卒皆奮無不一當百陳旣交文忠策馬挺身入陷其中堅獨格殺數千人卻將王瑛獨當一面引部下健士亦貫陣入敵衆披靡文忠因督衆乘之敵大潰德濟亦自城中率精甲出合擊之敵衆自相蹂躪流血膏野溪水盡赤炳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文所遣張彬合朱亮祖兵亦擊敗其餘衆伯昇與其五太子俱遁去我師焚其營落數十俘獲敵將士六百餘人馬三千八百餘匹輜重鎧甲如山捷聞上大喜召文忠德濟入京賜名馬御衣擢德濟右丞謂群臣曰我朝豈有無人如德濟其豪傑也其後德濟從大將軍徐達征江浪失律部將多誅達獨械繫德濟赴京上猶以救諸營守新城功曲赦之初士誠用兵恃其弟士德及部將史椿而謀主後士德被我擒史椿以讒出守淮安數年椿知士誠無成遣使以書來約降事世士誠殺之其後用兵每為我師

所窘敗又委政于弟士信士信荒迷酒色每事惟與王夫葉德新蔡彦夫三人謀三人者皆諂佞險邪惟事蒙蔽故其國事日非上聞之曰吾無一事不經心尚被人欺張九四終歲不出門理事豈有不敗者乎冬十月上命徐達常遇春等率馬步舟師進取淮東克海安進攻泰州張士誠退失泰州乃遣舟師薄海安駐范蔡港以疑我師上揣知其情諭達等曰寇初駐兵范蔡港吾度其詐今觀望不即汧流上其為詐益明寇計不過欲分我兵勢非有乘機決戰之謀宜遣廖永忠還兵水寨禦之大軍勿輕動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十二

此寇徘徊江上自老之師乘其怠慢此月必克泰州泰州既克此自瓦解但宜謹備之耳閏十月諸將克泰州十一月進攻高郵上恐深入敵境不能策應諸將乃命馮勝帥所部節制高郵軍而以徐達還軍泰州丙午正月士誠遣舟師數百艘出馬歇沙汧流上侵鎮江江陰守將吳良吳禎嚴兵以待上親率大軍水陸並進討之至鎮江敵已遁去追至巫子門寇乘潮逆拒首尾相失良等縱兵夾擊大破之獲士卒二千人上遂幸江陰見良等防禦有方曰汝非昔之吳越乎稱歎久之大加賞賚及其偏裨良

在鎮十年終始戒嚴夜嘗宿城樓枕戈待旦暇日延經術士講明經史兵法訓勅將校馭胥吏不少假借人莫敢欺教崇教化興舉學校脩理屯田預足軍餉境內帖然徐達遣使請以孫興祖守海安上從之興祖練兵為備士誠兵寇海口率兵擊敗之擒將士二百餘人遂攻通州通州守將拒戰興祖督將士奮擊大破之斬數百級賊奔入城自是士誠兵不敢犯海安馮勝等攻高郵士誠將俞中固守久不下徐達復往併力急擊克之執俞中固四月徐達等進攻淮安拔其水寨獲戰艦千餘士誠將梅思祖封府

清獻縣志卷四

十一

庫籍甲兵出降并獻所部四州上嘉其知命保民授都督府副使以華雲龍守淮安濠州自郭子興棄後屢為人據後為張士誠所得使其將李齊據之上命李善長為書招齊不報上曰濠州吾家鄉吾有國無家可乎命韓政督顧時等攻之齊拒守甚堅政等督兵以雲梯礮石四面並攻城中不能支遂克之齊降上乃幸濠州省陵墓宴諸父老喜曰吾有國有家矣七月廖永安卒于姑蘇上親為文祭之辭極哀慟時已遙封楚國公後命配享太廟仍相像功臣廟八月上命徐達為大將軍常遇春

清獻縣志卷四

十一

為副將軍伐士誠集諸將諭之曰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吾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眾數十萬然觀二人所為其志豈在民皆不過貪富貴日劫奪寇攘而已友諒已敗賊獨士誠據有浙西賴諸將之力連歲克取兩淮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今命卿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將士毋肆擄掠毋妄殺戮毋發丘壠毋毀廬舍聞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慎勿侵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相韓睦勿縱左右凌士卒為將必資士卒善撫恤之諸將皆再拜受命出達等師次太湖遇士誠將尹義石清達戰破擒之九月薛顯等兵取德清趙昆山與敵兵屢戰大破之遂攻其昇山水寨顧時引數舟繞兵兵兵相視笑時覺其息急擊之躍入其舟敵大敗遂抵城下塞其四門張士信遣兵援之出我師之背也于舊館常遇春以奇兵由大金港入復繞敵背絕其歸路士誠聞之復遣其將徐義帥赤龍船親軍來援遇春等與戰薛顯以舟師前奮擊焚其船敵眾大敗士誠五太子及其將呂珍等以舊館兵降得兵六萬人五太子士誠養子身短小勇悍平地能躍起丈餘珍等士誠所親信驍將皆善戰今俱敗降

諸將以呂珍等徇湖州湖州城中大懼守將李伯昇張
麒麟城降 上命李文忠別引兵攻吳錢塘吳守臣潘原
明遣員外郎方彛先詣師納款文忠曰兵未臨城而請降
得無以計緩我軍乎彛曰天兵如雷霆當者齏粉此城百
萬生靈莫不震懼聞將軍布德勞來皆曰王者之師故乞
降以求生耳文忠引入臥內令條陳入城次第遣還明日
原明籍土地錢穀甲兵數并執叛將劉震蔣英出降文忠
入宿城上秋毫無犯一卒擅入民家即磔以徇杭州遂平
華雲龍軍兵攻嘉興亦克之士誠氣大沮十一月徐達會
諸將兵進攻姑蘇張士誠遣兵迎敵于尹山橋達等擊敗
之又敗之手鮎魚口遂進圍其城達命諸將分門而軍四
面築長圍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齒等築敵樓三層下
瞰城中置弓弩火銃于其上又設襄陽礮擊之城震恐
士誠屢出兵挑戰皆敗計無所出指揮茅成攻妻門中流
矢卒達遣俞通海分兵取太湖州不戰下之民爭獻牛酒
敵將陳仁等以大船百餘艘來降昆山及崇明嘉定松江
等路聞之皆降丁未春徐達遣人自軍中來請事 上以
手書慰勞之曰古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為之輔成

周伐罪厲楊耆典失漢伏義群策畢舉所以克集大勲
啓隆祚者也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自天性且沉毅有謀
端重有武故能遇絕亂吞消靡群慝雖古豪傑之士不能
過也今所請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識慮周詳不肯造次有
違誠社稷之慶邦家之福然將在外君不御古之道也自
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之達得書頓首流涕三月達檄
俞通海兵會攻姑蘇通海至滅渡橋擊敗敵兵提兵桃花
塢橋其營中派矢射甚乃遣將以兵會達而身自還京師
上幸其第視病病已革 上呼謂曰平章知予來問疾乎
通海不能語 上揮淚出通海遂卒諸將圍蘇州久士誠
欲突圍出窺城左陣嚴不敢犯至盤門突遇春營遇春覺
敵兵待之戰良久未決遇春撫部將王弼背曰爾以猛將
爲軍中能爲我取此乎弼即揮雙刃馳鐵騎往擊之敵小
却遇春督兵乘之敵大敗人馬溺死甚衆士誠馬蹶墜水
幾被獲與入城勢益窮感無錫莫天祐爲士誠聲援其部
將楊茂善游天祐嘗遣至士誠所我師還卒獲茂送軍中
達釋而慰諭之厚嘗養待以腹心仍遣游往來因獲其彼
此所遺書盡得敵中虛實九月達知城中固乏甚督兵急

擊之或曰姑蘇城蟹形齊門則其勝也遂併力攻齊門克之擒士誠及其僞將相李素徐義等并元宗室人皆送建康所得城中兵民二十餘萬諸將還師取無錫州執莫天祐又取南通州士誠臥舟中不食比至上欲全之士誠自縊死上乃以書送元宗室神保大王等還元浙西吳會皆平諸將振旅還上召見降勅褒獎慰勞之

論曰我聖祖創業金陵削平海內其所慮惟漢與吳當時論兵強莫如友諒論財富莫如士誠然士誠才畧大非友諒匹也友諒雖淺躁常有虎視中原鯨吞海宇之志故其用兵如飄風疾而屢敗不憚士誠真自守虜耳撫吳會之富饒跨淮南之雄勁顧惴惴自保不能越江陰尺寸以窺金陵此豈有遠畧者哉觀我聖祖鄱陽一戰亟遣徐達還建康及友諒敗亡又不從諸將之謀為驅感武昌計而亟班師東下者蓋奉養以根本為慮雖不欲明言其故而其心未嘗頃刻忘吳寇也假令士誠與友諒紀龍江之時如約夾攻及我聖祖連兵江湖或傾國入寇雖吳良湯和輩善於守禦我聖祖之淵謀雄畧未遽可乘然兵家之策不當如是哉顧于此時悠悠宴安方且與達識帖

睦適往復爭求王爵此駭懦子之見也曾是而可以成大事乎蓋天將啓皇明之祚肇建大一統之業故奪奸雄之鬼而拂亂其所為如此不然將有首尾牽制之患友諒豈易滅哉友諒不亡士誠亦未可輕議已然我聖祖之揣二虜曰友諒剽而輕其志驕士誠狡而懦其器小故用兵先後確有成算非聖明而能若是乎雖然士誠輕財好施能以啖城久抗將士無一離叛其亡也甘一就執以死而不受銜壁輿視之辱雖不識天命知順逆然亦豪傑士哉

平方谷珍

谷珍一名國珍浙東台州黃巖人元至正戊子起兵掠沿海州縣元兵屢討不克谷珍漸驕橫壬辰春元以恭不華為台州路達魯花赤招諭之谷珍降亡何元欲伐徐州命江浙募舟師民間訛言谷珍疑懼遂劫其眾下海入黃巖港以叛恭不華發兵扼澄江遣義士王大用往示約信使來歸谷珍不聽拘大用不遣還以小舸二百艘突入海門港犯馬鞍山恭不華語衆曰吾以書生登顯要今守海隅賊反覆不能制國家何賴焉諸君助我討之克則諸君

功不克吾死以報國谷珍使其黨陳仲達來偽受命表不
華張受降旗縱舟乘潮下將與谷珍舟遇呼仲達語仲達
目動氣索泰不華覺其詐即手斬之前搏賊船所格殺五
六人賊群至執之欲擁過谷珍舡泰不華瞋目叱之奮起
奪賊刀又殺數人賊攢槊刺之中項死事聞元贈泰不華
官追封魏國公立廟台州八月谷珍攻台州元浙東元帥
也忒迷失福建元帥黑的兒合兵擊走之癸巳三月元命
江浙左丞相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丞相里失里招諭谷
珍請降然心猶豫不決二人遂以得降報請授之官時劉
基為浙東行省都事建議謂方氏首亂宜捕斬之執政多
受谷珍賂者駁基議謂擅作威福罪之竟授谷珍徽州路
治中第谷璋廣德路治中谷瑛信州路治中督令之官各
珍仍疑懼不受命擁舡千艘據海道阻絕糧運元復遣江
浙右丞相阿剌溫沙率兵討之谷珍遂執元帥也忒迷失
黃巖守臣宋伯顏不花趙宜浩等擁衆入海以要詔命元
復以谷珍為海道漕運萬戶谷璋為衢州路總管自是谷
珍雖受元官實擁兵自固不受元調發元亦以四方多故
羈縻之不問谷珍仍叛遂據溫台慶元等路戊戌上既

取金衢寧婺郡遣典籤劉辰使谷珍招諭之谷珍與其下
謀曰今元運將終群雄並起惟江左稱令嚴明所向無敵
今天下婺州料不能與抗況與我為敵者西有張士誠南
有陳有定莫若姑示順從藉為聲援以觀其變己亥三月
遂遣使奉書幣以溫台慶元三郡來獻且以其次子為質
上曰自古處人不疑則為盟捨盟捨不固變為文質由未
能相信故也今既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
何用質子為我乃厚賜還之谷珍又以金玉飾馬鞍為
獻上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賢所用者各粟
布帛珍現非所好也却還之辰初至谷珍所谷珍飾工姬
貽之辰却不受谷珍漸而遷太十二月元復以谷珍為江
浙行省平章政事谷珍受之其自擅如故己巳九月元又
以谷珍為淮南行省左丞相分省慶元丙午九月天敗為
江浙行省左丞相谷珍谷瑛及谷珍子明善俱平章政事
初谷珍雖以三郡來獻實未納土特欲陽借我聲援以拒
元及元屢加命谷珍益驕遂據有浙東瑞州等地無內附
意上方連兵陳友諒張士誠不暇往討嘗遣使招之谷
珍云俟克杭州即納土及我師克杭州猶自據如故上

以書責其懷詐及覆猶不奉詔 上笑曰待我平張士誠
後彼雖欲奉正朔無及矣丁未九月谷珌方據明州 上
既克士誠乃命湯和及吳禎率常州長興宜興江淮諸軍
討之禎引舟師乘潮入曹娥江夷壩通道出其不意抵車
廐會降卒言谷珌已遁入海島禎勒兵尾追之 上又命
朱亮祖帥馬步舟師分討谷珌于台州亮祖師駐新昌遣
部將嚴德破平關嶺山寨至天台守臣湯盤以城降丁酉
向台州谷珌以兵拒戰嚴德戰死遂至台州谷珌奔黃巖
谷珌初欲遁去會谷珌入慶元治兵為城守計使人謂谷
珌堅守勿去谷珌遂據黃巖乘城拒守然士卒多怨怒有
叛去者珌祖等攻之急珌度不能支遂乘夜以舟載妻子
出興善門走留其黨哈兒魯守黃巖哈兒魯即以城降亮
祖撫定之遂徇下仙居等縣谷珌聞之氣大沮喪亮祖進
至溫州陳于城南七里谷珌令其子明善引兵拒戰亮祖
敗之破其太平寨追至城下餘兵潰奔入城亮祖遣部將
湯克明攻西門徐秀攻東門戴虎將游兵策應時克溫
州獲其負外郎劉本善谷珌等遁去亮祖入城撫其民分
兵徇瑞安守將俞伯通降遂帥舟師會吳禎嚴明善于樂

清與戰自申至夜三鼓克之夫獲其戰艦士馬湯和遣人
持書招谷珌諭以朝廷威德及陳天命所在谷珌乃遣其
子明完奉表乞降亮祖即旋師黃巖谷珌與其弟谷棧率
所部謁和于軍門和乃遣使送谷珌等于建康得器械舟
楫以萬計浙東遂平
論曰元末諸雄惟谷珌舉事最早其所就業最微觀其所
營而蓋反覆狙詐人耳非有長駕遠馭之才取或定伯之
畧持元人失御釀成其患至此也吾于元人處谷珌一事
而知其必亡已夫招安大盜已為下策乃招之不從又招
之既從而叛復招之崇之以高官大爵而不能得其亂優
之以卑詞殊禮而不能解其兵則亦何利而自敗損如是
邪不惟谷珌有輕藐驕縱之心四方覲覲者聞之亦莫憚
而不稱兵也況此事在壬辰癸巳間猶諉之朝有所不能
而谷珌作孽時則汝穎蕪黃之兵未起也是在元謂之首
亂以天下之全力不能制一海隅寇邪觀劉基之言不用
則知谷珌之必不可制觀谷珌之不可制則知元祚之必
亡矣若乃我 聖祖之于谷珌服則待之不疑叛則討之
不赦觀其遣還質子之教言推誠布公豈非天地覆載之

量帝王綏世之畧乎雖然谷珍當我 聖祖招諭之初其
揣逆順測成敗甚明此非有過人之識不能也使其率義
旅歸附不失為開國之元勳矣乃反覆觀望狐疑不自決
卒至國滅身虜惜哉

平陳有定

陳有定一名友定福建 人元至正戊戌陳友諒攻陷
汀州有定赴義兵奮興復壬寅夏遂率眾攻友諒汀州復
之事聞元即以有定守汀州有定漸駭危迫脅福建行省
平章燕只不花以兵畧近縣倉庫悉入于家其官僚皆威
劫之如其私屬不從者悉誅戮賊震閩中甲辰夏
上既滅陳友諒圓勳則乃分遣朱亮祖率兵伐有定取浦
城建陽崇安等縣 上賜亮祖以所乘駿馬先是 上命
胡深為浙東行省郎中總制處州有定以亮祖取其縣邑
數來入寇深率兵伐之有定約元建寧守將阮德柔將兵
四萬屯錦江逸出深督深還兵擊敗之破其寨柵有定率
銳卒圍深深與戰突入其陣馬蹶被獲有定頗禮遇之深
為具道 朝廷威德并陳天命所在自援竄歸漢故事
論之有定初無害深意會元遣使者至督迫遂殺深上

聞遣使祭之追封縉雲伯丙午八月元以有定敗胡深故
命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有定益跋扈遂有據福建之志
發兵取諸郡聲勢甚張諸郡聞之無不稽首獻城邑者九
月有定使至漳州漳州守臣羅良獨不下嘆曰賊豈人兩
乎乃以書責有定曰足下為泰政國之大臣也汀州之復
乃其職耳可以功而自恣邪燕只平章足下之僚長又可
威迫邪夫非君命而得郡邑者人人皆得而誅之今郡邑
之長君命也不可以加戮百司之職君役也不可以加寵
足下破郡邑為家資舉官僚為巨妾口言為國心實私害
耳跬步之際真偽甚明不知足下將為郭子儀乎將為曹
孟德乎有定得書大懼盡發兵攻漳州檄曰早降終享富
貴不降則無類無遺良乃使三千人操弓弩傳毒矢伏江
東險處俟之誠之曰有諸慎勿輕移忽有定以兵千入夜
攻海倉寨俾言奪海舟赴潮下籍至千夫長張石古等
良節制悉兵赴之有定兵遂渡柳營江士卒驕潰良迎戰
敗績兵遂圍城良誓死守輪旬月部下有叛者逆賊入城
陷良死之有定遂據漳州自是益奢縱百役繁興以漳州
地勢完固乃遣人鑿山以洩北氣又縮城之西地小其規

制民始不堪命 上既取方谷玆乃遣使招諭之有定不從誓衆據延平拒守我師又取建寧興化 上乃命湯和率衆討之沐英時攻鉛山又命英以兵會和於延平遂逼其西門有定勢窮感知不能禦退入省堂仰藥不死其部將賴正孫夜開門納王師和等整衆入參政文殊海牙降有定氣未絕昇至東門復甦和遣人械送京師有金子海聞城破其父被執自將樂來歸和并執之分遣使往撫將藥將士諭勞居民置延平衛以部將蔡玉守之有定故將金子隆不降復率衆寇延平玉擊敗之追至沙縣青雲寨子隆獨角險自守沐英引兵夾攻破之餘黨俱潰劍南平後有定至建康 上以賜胡深子禎禎縻其肉以祭父深云

論曰陳有定方谷玆雖託名元臣其實元賊蓋不能自舉義聲討故假元名號權力以糾衆耳非所謂豪傑之士也要之二人才亦相埒故皆竊據數郡殊無遠畝我 聖祖既克漢吳此輩皆癘疥疾耳故命將北伐而以偏師定之雖然使非 聖武布昭諸將宣力以肆討不庭則其狡譎慄悍雖不能縱橫中原豈難於尉陀哉漢高帝滅秦戲

項平定中原而尉陀集驚南荒漢兵曾不能踰嶺海以我一矢至文帝遣使始獲稱臣武帝用兵方今鈔土其視我聖祖之南征北伐並秦虜功矣海米天同歸版籍者豈不大相遠哉嗚呼此我 聖祖之所以功高千古也

韓撫兩廣

丁未十月 上既克陳友諒張士誠別遣將討方谷玆陳有定大將軍徐達等奉命北伐乃命楊璟為征南將軍周德興張彬為副將軍率武昌荊州潭岳等衛軍由湖廣取廣西與徐達胡美等同日受命陞辭出璟以兵向永州十一月廖永忠朱亮祖既平福州 上即命移師自福州師舟師由海道取廣東仍命陸仲亨胡通沿海鎮州由嘉州為犄角之勢與楊璟廖永忠兵三通水陸並進戊申洪武元年正月楊璟等攻永州元守臣鄧祖勝求救于全州平章阿思蘭阿思蘭遣兵來援璟遣德興迎擊敗之遂逼永州城鄧祖勝出南門外拒戰德興又擊敗之祖勝入城固守璟等圍其城遣呂瑒等分兵攻寶慶破敵兵于茱萸灘元參政賀興隆戰死遂克寶慶元將周文貴以兵來援張彬擊敗之部將袁子明又敗文貴兵于湘鄉三月廖永忠

朱亮祖趨廣東先以檄諭元守臣何真真初以舉義兵除
陳仲玉王成之亂行省上其事元授以江西分省左丞得
撫安循惠二州民頗表多歸之或勸為尉佗自擅計斤不
從及得永忠檄遂歸附夏四月永忠師次潮州真籍所部
郡縣戶口錢穀甲兵數并上其印章遣人奉表納款永忠
至東莞真遂率官屬出迎後永忠上其表 上喜其保境
息民不勞師旅先期來歸詔引實融李勣事褒美召入朝
賜金幣授江西行省參政封東莞伯禮遇極其優厚永忠
既定東莞進次虎頭門元守將盧左丞張元帥各以所部
來降遂入廣州陸仲亨胡通亦率師畧定英德清遠連州
肇慶等處又攻下德慶遂引兵會永忠于廣州之龍潭先
是 上勅仲亨等曰已命楊璟率湖廣兵取廣西廖永忠
等由福建取廣東今命爾率南安雄賴兵由韶州直搗英
慶三方並進廣東下合兵取廣西仲亨如 上所詔果與
永忠等師會元廣州參政邵宗愚既納款猶懷疑貳擁兵
眾不下永忠知其詐遂率兵攻破其三山寨獲宗愚斬于
廣州市新會黃彬河源曹文昌復聚眾作亂南海人麥康
祖以魔魁術畜蠱殺人永忠等皆次第討平之因馳檄諭

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三十餘城俱不煩兵自下惟海南儋
州萬州黎夷洞主未服其後耿天壁擊破之又招諭諸寇
廣東之境悉平楊璟圍永州久不下乃命胡海于各門築
壘造浮橋增兵急攻以示必克城中食盡困甚胡海又敗
其兵于東鄉橋夜三鼓海先登城眾繼之遂克永州元守
將鄧祖勝飲藥死其參政張子賢元帥鄧思誠猶巷戰兵
敗被執百戶夏昇詣璟降璟以丁玉守永州自引兵向靖
江六月廖永忠朱亮祖以廣東既平引兵由肇慶沂江上
抵梧州元遣魯花赤拜住降遂進逼惠州元吏部尚書張
翔善頰帖木兒以便宜行省事于廣西聞王師至藤州募
人迎敵無應者聞藤州守臣吳庸以城降乃率所部走鬱
林亮祖勒兵追之善頰帖木兒戰歿張翔赴水死永忠亮
祖駐師藤州於是海貴鬱林容州寧縣諸守臣各以城降
楊璟方圍靖江未下分兵屯據要害絕其替援璟屯北門
張彬屯南門永忠亮祖乃自鬱林以師來會屯東門軍威
大振初 上勅永忠亮祖曰王者之師順天應人以除暴
亂朕昔平武昌荆湖諸郡望風降附常遇春克贛州南安
數郡亦繼來降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悅服也今兩廣遠

在南方破裂割據民患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彼聞八
閩不守湖湘既平莫有固志若遣人宣布威德以招徠之
必有歸附者可不勞師旅而定慎勿殺掠以阻化之心
如其拒命舉兵臨之據其險要斷其聲援無有不下者廣
東要地在廣州廣州下循海州郡可傳檄定已可留兵鎮
守仍與楊璟會兵取廣西肅清南服在此一舉至是一如
上言諸將圍靖江已二旬璟諭諸將校曰彼所恃西濠水
耳當先取開口決其堤岸破之必矣乃使立廣攻開口關
殺守堤兵決濠水因築土堤接城以通士卒遂克北門
月城及其水溢璟部將胡海復元萬戶皮彥高楊天壽等
使彥高購守堤將張榮裴觀使為內應榮射書達璟營約
以六月壬戌夜來會至期裴觀縋城出見璟備言儲積廣
乏人無鬪志有可取狀璟乃給皮彥高餘而議使歸約以
四更攻寶賢門入璟命吳永寧先登胡海次之自八角亭
梯墉入元守將也兒吉尼聞變遽開門出走璟遣兵追至
城東伏波門執之朱亮祖周德興等各以所部入張彬
尚屯南關外彬初攻城為守者所詬詈曰城破當悉屠之
至是亦止不妄殺衆心始安元守臣元隆陳瑜帖木兒普

以重丑趙世傑皆自敘論入城功以胡海為首璟送也
古尼至京師遣兵徇柳州下之於是左江太平府土官黃
傑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皆遣使貢印赴軍門降永
忠乃引兵向南寧元千戶宋真執其平章咬住泰政張那
海遣使來請降永忠遂得南寧以真守之遣耿天璧討元
平章阿思蘭于象州師至賓州阿思蘭遣李左丞拒戰天
璧擊敗之遂取賓州阿思蘭知不可為遣僧保以象州降
稽其錢穀甲兵數并銀印三銅印三十七金牌五詣永忠
營獻之永忠入象州撫定吏民廣西悉平
論曰平嶺南功聚永忠朱亮祖楊璟陸仲亨為多也朱廉
既平廣東復會璟征廣西其功尤著要之諸將皆能不殺
故成功之易耳觀張彬詭詭已者誓欲屠城及城下終不
妄殺可不謂抑情奉法賢將哉雖然由我 聖祖奉拳以
不殺戒諸將固諸將之用命亦我 聖天子吊伐之仁也
又我 聖祖分遣諸將三通進兵揣分合之勢籌先後之
規如燭照數計之無遺而卒致成功不與毫髮此其聖智
神武豈前代帝王所能及邪知人之指用兵之各可謂並
臻其妙矣乃若何真之息民保境又能識 真主順天命

卒之備極榮寵固一時難得之才而鄧祖勝賀興隆張翊
晉顏帖木兒元隆董丑趙世傑輩皆知元命已訖聲援已
絕非有祿爵之異威令之怵也乃能守死不移以面報其
主雖有逢命之罪然可不謂之忠乎

鴻猷錄卷五

北伐中原

縉雲鄭文茂門人劉傑校正

吳元年丁未徐達等既執張士誠平吳振旅還京上召
諸將見於戟門降勅獎諭曰自兵興以來天下豪傑紛起
予將兵渡江賴上天之靈將士之力拓地開疆削平敵國
如陳友諒兵衆地廣已先摧滅張士誠兵強財富今亦就
擒非爾將士用命何能至此自古帝王以征伐得天下亦
必有名世之將以爲之輔故國家開永世之業將帥亦皆
顯受爵祿慶流子孫與國同休于無疆也爾等勉之諸將
皆頻首受命上議北伐中原別遣湯和廖永忠等討方
谷珍陳有定遣胡美何文輝等征福建遣楊璟等取廣西
會湯和師平廣東以中原事屬徐達常遇春等九月命達
爲征虜大將軍遇春爲副將軍諸別將皆屬焉率甲士二
十萬由淮入河北向 上召諸將面諭之曰征伐所以奉
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
健聞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莫如大

將軍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莫
副將軍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
在武昌見遇春繞黑數騎挑戰即輕身赴之彼陳氏如張
定邊者但據城指揮遇春為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
望切宜戒之若臨大敵須遇春領前鋒或敵勢強盛則與
參將馮宗異分左右翼擊之左丞薛顯參政傅友德皆勇
畧冠諸軍可使各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一將有膽
畧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主中軍策勵群帥
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
之又謂達曰間外之事一以付卿茲行必自山東始次第
進取古云山東十二山河之地師行之際必嚴部伍明今
數一衆心審進退之機通變之宜使戰必勝攻必取我
虛彼實則避之我實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司命立威者
勝任勢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吾與諸雄
並驅嘗見其取敗者皆由威不立而勢輕也汝其慎之又
諭傅友德曰汝此行當努力昔漢高與項羽相持彭越宣
力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乃汝立功之日也諸將受命遂
出師上先遣使傳檄諭中原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皆

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治
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
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遠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
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如大德廢
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弟收兄妻子
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倫
潰甚矣夫今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
者御世之大防所為如彼豈可為訓天下後世哉及其後
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臺憲報復有司毒
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
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由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
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
之時天運循環中國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
虜恢復中華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
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閭閻
雖有數雄乃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稱
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反為生民之害皆非
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為衆所推舉師渡

江居金陵形勝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
抗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而我
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
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
群虜拯生民於塗炭提漢官之威儀慮人民未知反而我
警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
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
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
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

八
陳勝錄卷五

四二

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顧為臣民者與中國之民撫養無異
先丙午夏元徐州守臣陸聚等已降附今年春楊璟經畧
荊州等處皆平至是達率諸將進克沂州元守臣王宣降
王信通走又取嶧州遂攻青州遇元將也速其傳友德率
騎與戰俘敗也速來追達麾軍進擊俘斬甚衆平章保保
降山東宣慰使普顏不花捍城力戰及城破還與母訣曰
兒不能兩全忠孝矣達聞其賢遣使召之不往被執不屈
與總管胡濬知院張俊皆死之不花妻阿魯真亦抱其子
并女妾俱投井死達自青州引師向濟南元臣喬愈院

八
陳勝錄卷五

五一

等以城降達以陳勝守之遣兵徇萊州元守臣安然降達
而過秋毫無犯達遣汪興祖分兵攻東平元守臣馬德葉
城走陳壁率所部五萬餘人來降衍聖公孔希學率曲阜
縣尹希舉鄒縣主簿孟思諒等迎見兗東州縣皆降又率
兵向濟寧元守臣陳秉直出走興祖入城撫定之洪武元
年戊申正月達等取東昌元守臣中榮甫死之擴廓帖木
兒退保晉寧關與緬高合兵拒守達等攻安樂棣州距城
五里合軍填塹壩進元守臣俞勝遁張仲毅以城降達以
華雲龍守棣州遂引師西沂黃河至陳州左君弼歸附導
師向汴梁父老壺漿以迎將至汴梁元守臣李景昌棄城
走乃徇河南洛陽等處上別命鄧愈帥襄陽安陸景陵
等處兵北畧地愈遣別將主成李廷琛攻唐州克之進取
南陽達大軍至河南元將脫因帖木兒以兵五萬迎戰洛
水北常遇春單騎執矛矢衝入其陣敵以二十騎攢刺
之遇春一矢斃其前鋒大呼殺入達麾任亮康茂才耿炳
文等乘之俘獲無算脫因帖木兒收散卒奔陝州大軍進
營城北趙庸率步騎自中潞渡河至虎牢關與曹良臣破
元將唐同兵會達軍于城北元帝將李克彝出走梁王阿

曾溫出降河南平乘勝下洛陽克陝州抵潼關馮宗異
破潼關入之達分遣傳友德攻下福昌凌青仙人等山寨
降元將潘恭兒牛叅政等又命任亮招諭嵩州亦下之以
亮守嵩州時河南諸軍皆降惟元將孫雲守崧州不下招
之不從至是城破被執上擇而用之戊申五月車駕幸
大梁以大梁為北京諸將皆以師會立行都督府以陳德
署府事留狗未下城堡何文輝征閩廣師旋上命為河
南衛指揮使統兵鎮守滿宗異上言潼關重地請擇人守
之徐達言郭子興康茂才于光可任上遂命郭子興率

宋史紀事本末

卷五

茂才等鎮潼關論之曰陝州潼關三秦門戶扼而守之李
思齊張師道如穴中鼠耳若其來犯慎勿與爭但厲兵積
穀嚴守禦俟大軍至戮力東之茂才等乃運糧餉鎮河中
秦人自是不敢東出文輝在河南有山寨賊寇汝州等處
文輝率兵駐嵩州遣任亮討平之徐達師至陝命王驥等
將兵至鄠州諸將克平毛葫蘆山寨及鞏縣諸山寨討諸
賊堡皆平元守將李光晏棄河南奔陝入關依李思齊七
月上自大梁還京師將於大將軍平諸將自陳擒入陞
爵上以河南北山東皆平命諸將取元都面諭之曰朕

與公等率眾渡江掃除禍亂以安天下今士卒出百死一
生未得休息朕每惕然于心非得已也昔元起沙漠入主
中國令其子孫急荒天厭棄之君實有罪民僕何辜前代
革命之際兵戈相加視如仇讐肆行屠掠朕實不忍爾將
帥當以為戒克城之日毋擄掠毋焚蕩毋妄殺人必使民
安其業凡元之宗戚皆養待之庶幾伐罪救民之意有不
恭命者必戮無赦諸將領首受命出上乃還京命滿宗
異留守汴梁徐達等分布士馬親取河北乃檄山東守將
汪興祖等以並都徐濟兵會于東昌薛顯與俞通源渡河

宋史紀事本末

卷五

取衛輝元守臣龍二走劉德道及之龍二復走元彰德守
臣以城降進攻廣平元守臣周頌以城降即郭尹都文玉
亦降遂克趙州又進克臨清獲元將李寶臣等用為嚮導
達又檄諸將各率馬步舟師大會于臨清時諸將駐濟寧
久知府方克勤等應為糧極有方畧米亮祖以河淺勸取
五千夫濟河克勤不忍民勞泣請于天天大雨水漲始
行克勤方孝孺父也乃進取德州克長蘆元將左僉院
去進攻直沽獲海舟作浮梁濟師常遇春率舟師諸將率
步騎夾河進元丞相也速帥眾禦海口望風大潰進至河

西務元平章俺普魯兒只進巴迎敵達率諸將進擊大破之元都大震時濟南軍作亂守將陳勝討平之鄧愈在河南上手書示愈勿從北征留駐襄鄧經畧未附山寨愈遂遣兵攻下隨州德安光山諸郡縣及洪山腦山諸寨獲元守將王誠張成劉敬等於是葉縣舞陽魯山之境皆定河南遂平而北征諸將遂向元都云

論曰嗚呼我聖祖論中原一檄詞嚴而義正理直而氣昌雖大詰牧誓何加焉漢高三章之約豈足為弘而縹素發喪之命又矯情飾詐未可同日語也況不殺之訓所以

漢書卷五

飭戒諸將者勤拳懇切悉出由衷雖湯武訓詞未見有此謂之順天應人之舉吊民伐罪之師豈有毫髮愧哉故諸將北伐勢如破竹兵不留行仁者無敵斯足徵矣況汴京一幸足以係中原之心而命馮勝駐汴梁留鄧愈駐襄鄧分布遠制皆有微權其所以控制形勝駕御英雄之畧豈淺識之士所能窺測其萬一哉故能收韓彭之功而終身無雲夢之卻雖一時賢將莫非純臣亦將將之能迥出于古也吁此其所以高擢累金智而克創大業也哉

克取元都

洪武元年戊申閏七月徐達率諸將既克長蘆直沽等處進抵河西務郭英首與元兵戰生擒達達判院遇元平章奄卜大戰擊破之俘獲人馬甚衆距通州三十里為營深溝高壘為持久計衆請速攻城郭英曰吾師遠來敵以逸待勞攻城非我利也宜出其不意破之翌日大霧英以千人伏道傍率精騎三千直抵城下元將五十八國公率敢死士萬餘張兩翼出戰良久英佯敗衆乘勝來追伏兵起截其軍為二斬首數千級元知院卜顏帖木兒力戰死之擒元宗室梁玉孛羅二十七日夜三鼓遂克通州徐達率

漢書卷五

率雲龍等俱以師會元主得報大懼集三宮后妃太子等議北遷兵邊明召群臣會議端明殿門閉有兩狼自殿上出元主數曰宮禁嚴此物何從來殆天所以啓告朕也朕豈可復作微飲嚙噬事邪遂決計北徙左丞相失烈門知樞密院事黑廝官者趙伯顏不花等諫留固守京城不花慟哭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當以死守奈何去之皆不聽命准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留守燕京夜半開建德門出由居庸關北去如上都達率諸將自通州向燕京遇元兵達令尹堅衛陣堅兩手擒兩元將皆金虎符嚙刃

于口而馳元兵莫敢近八月二日抵城下攻齊化門達命諸將填濠登城入達入城坐齊化門樓執其監國淮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必迭朴賽因不花右丞張康伯御史中丞滿川等戮之又獲鎮南威順諸王子六人王璽一王印二封其府庫勳籍寶物及元宮殿門以兵守之官人妃主令其宦官護侍禁戢士卒毋得侵暴人民按堵市不易肆人謂曹彬下江南不是過也達下令凡元朝大小諸臣皆令送告身于官籍民籍中違者有罰元翰林待制黃巖仕恥出見欲自殺并為其僕所守乃詒其僕曰

鴻臚錄卷五

十一

吾甚愧何從得酒飲醉而出可也其僕喜入市取酒殺仕遂投井死左丞丁敏可總管郭允中皆死之學士危素寓僧寺亦欲赴井一僧止之曰公可無死公死是亡國史也遂往見達後仕國朝仍學士官達既定燕京將西征留兵三萬餘人分隸燕山大興永清六衛以孫興祖統之守燕京興祖紀律嚴明燕京以安達遣孫興祖俞通源等帥師進克永平常遇春傅友德等畧保定中山河間俱下之十一月達率師南至真定會常遇春于柳亭命諸將分守要害以曹良臣潘敬趙興貴守通州元丞相也速將萬餘

兵來寇營于白河時通州城中僅千人良臣與眾謀曰兵少不可與戰彼眾雖多然亡國之後屢挫之兵可以計破乃遣件勇趙興貴潘敬陳泰等出沿河舟中樹赤幟連亘三十里不絕鉦鼓之聲相聞也速聞之大駭遂引去城中出精騎渡白河擊之追至薊州不及而還捷至京師上以元都既克命大將軍率諸將進取山西後達等大軍犯陝西元平章也速復寇通州達遣常遇春李文忠帥四部兵東還拒之遂擣永平由遵化度虜兒嶺敗元將江文清于錦川獲之次全寧也速來戰大破之也速遁追至灤河斬慶生俘宗王三人進兵克上都元主遠徙沙漠遇春乃引兵還燕

宋史卷五

十一

論曰我聖祖之取中原克元都如摧枯拉朽耳雖天命之有在而元人所以禦之者曾無一策夫元將善戰者莫如擴廓帖木兒觀其在陝西以敗之餘孽猶能跳梁躡躅力抗王師亦雄健之材也假令元主使總諸路之兵禦之雖終無救于國事或猶可少延旦夕之命未必滅亡之易至此也乃既不帥衆以禦比伐之師又不勤王以赴燕京之急而使庸懦群醜勉事支吾以中原之廣都成之下未

聞有建牙開闢旗鼓相當而逞一戰之能者真所謂拔沙
捧土以塞盟津之決夫豈有社稷之遠哉吁人謀之不
臧蓋即天命之不佑也雖然師直而壯曲為老中國之非
其所有豈惟吾中國之人憤之雖彼元君亦自知其為竊
據也天未定時上下相習恬不知非一旦真主既出彼亦
何詞蓋心忍而氣自餒耳不然何甘心棄如脫屣之易若
乃徐達之壯猷雄畧布德宣威不但戰勝攻取克建奇功
至于封燕京之府庫置胡宮之美人使民不知兵市不易
肆蓋自南吳牧野之後始再見于斯也豈非千古英雄之
將而何曹彬下江南之足言邪嗚呼信足見我 聖祖之
知人善任使哉

畧下河東

洪武元年戊申八月徐達等既克元都 上命達留兵鎮
燕京率諸將進畧山西達分兵取永平河間等處親率大
軍取道真定趨太行擇人守要害并收未附山寨十月
上命馮宗異由河南征山西以兵西會達會湯和楊璟平
兩廣還京 上俱命為偏將軍同大軍征山西皆遣受大
將軍達節制達自真定直趨太原檄馮宗異由懷慶徇大

宋書卷五

三

宋書卷五

三

行環以兵會澤州宗異至武陟遇元懷慶所遣游兵六千
人獲之明日抵懷慶元平章白瑣住等棄城走澤州宗異
入城撫定以紀斌守之引兵至太行山饒子城破其閤元
守兵潰進取澤州元平章賀宗澤出走留兵戍守又進攻
潞州及猗氏擒元右丞賈成轉攻平陽皆克之擒李茂先
田保保又克絳州十一月達分遣傅友德薛顯率三千騎
畧平定州擒元將湯同僉取七埧寨又遣陸聚攻車子寨
及井陘鳳山城山鐵山諸寨皆降之復取故關山寨承天
寨元擴廓帖木兒遣韓札兒來侵澤州達遣楊璟與副將
張彬往援之遇元兵于韓店大戰璟等敗績璟大獲憤達
與諸將謀取太原時聞元主命擴廓帖木兒遠出太原由
保安入居庸侵燕京或議還兵救燕京者達曰孫興祖以
六衛兵守燕京足以相拒我與爾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
傾其巢穴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兵法所謂扼亢擣虛也
彼若還兵救太原則而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諸將
皆曰善遂引兵徑進擴廓帖木兒至保安聞之果還兵救
太原其鋒甚銳傅友德迎擊之兵未交擴廓以萬騎突至
友德率敢死士數十人衝却之擴廓營于城西郭英憑高

望之謂常遇春曰彼兵多而不整營大而無備請以夜劫其營遇春然之以告達曰我騎兵雖集步卒未至不可與戰夜劫營固當彼衆亂主將可縛也達從其計會擴廓帖木兒部將豁魯馬潛使人約降請而內應達喜遂乘夜襲之先遣五十騎伏城東十里以舉火鳴砲為期至夜郭英率十餘騎潛入其營舉火鳴砲伏兵亦舉火鳴砲遇春等引兵繼至鼓噪之聲相應元兵大潰亂自相殺戮踐踐擴廓方燃燭坐帳中聞變倉卒不知所為亟納韉未竟蹕一足踰帳後得驛馬乘從十八騎遁去追之不及遂乘勝克太原豁魯馬帥餘衆降得兵四萬餘人馬四萬餘匹達遣傅友德薛顯擊破賀宗抬于石州走其四大王又破逐竹貞兵於是惇忻霍絳猗氏平陽等處皆定遇春勒兵追擴廓於大同擴廓走甘肅得行人汪河還先是上嘗遣河以書諭擴廓帖木兒被留不遣數年河守節不屈今擴廓兵敗得脫歸上嘉其節起遷吏部侍郎眷待優渥河在擴廓軍中久知其虛實及還備陳方畧擴廓由是多敗上遣勅諭諸將於太原曰近者湯和定浙左平閩中楊瑄清湖湘定廣西班師還朝永遠定賞而大將軍等咸胡未

還故也今再遣各官征進環出澤州趨路中雖少算以累軍此亦古今兵家常事又何慮焉太原之捷得瑄以分其勢可謂奇矣今定偏將軍和居宗異下偏將軍瑄居和下協心同力剪除餘虜務在殄滅勿以細故而嫌達遣常遇春引兵攻大同元守將竹貞棄城走遂拔之傅友德率兵巡太和嶺之西北尋次宣德府敗元將脫列伯之兵遂拔宣德及在外諸城堡達又遣汪興祖率兵攻武州朔州皆拔之擒元知院馬廣等六百三十餘人未幾以興祖而晉王傅燕山西行都督府事守禦大同於是達與諸將議以山西既定乃發太原還平陽次河中遣張良造浮橋引兵攻陝西上命達以康茂才分西都兵鎮守太原八月副將軍常遇春回徐達攻隴西聞元也速寇通州乃旋師東破也速既還燕遇春北伐開平師次柳河川病卒上詔偏將軍李文忠代領其衆文忠將赴遼寧至太原聞達已拔慶陽陝西平元主北走蓋里命脫列伯孔興以重兵寇大同甚急文忠與趙庸等謀曰關外之事有利於國專之可也大同受圍若候進止恐無及矣機不可失盡往救之遂由代出鴈門次馬邑元邏騎數千至擊敗之擒其平章

劉帖水進次白楊又擒其四大王時大雨前軍已駐營文
忠至並令移前阻水而營遣人入大同報汪興祖知脫列
伯以夜帥銳卒來攻文忠令將士秣馬蓐食堅壁不動先
以西營誘之督令死戰自寅至辰度其餓疲乃分兵為左
右翼身先奮擊大破之生擒脫列伯降其眾萬餘進兵至
東勝莽哥倉而還元將孔興已圍大同聞脫列伯敗解圍
走至綏德其部將斬之來降元主大懼益北徙不復南寇
山西始安

論曰燕京既定欲取山西當時若出居庸署宣大或出熱

漢獻帝書

卷五

荆皆可徑擣太原豈不尤為捷疾諸將乃捨二道而南徇
澤潞者非舍徑而就迂也蓋以北則真保河間未定西則
懷慶陝州未安真保不通則南北有通梗之患懷慶未附
則大梁無息肩之期此所以先澤潞而後宣大也又據夷
之道當由內以及外先近而後遠故驅之不得不自南而
北也使擴廓帖木兒輩自大同北奔沙漠則患不集於陝
西矣不虞群醜西逸所以關中之師不可卒解也擴廓不
能以金盛之日收燕京于未亡而欲以連播之餘復燕京
於既失而謀已疎而還故太原進退失據又莫逃于徐達

之類籌矣如之何其不敗邪乃達為此謀蓋有得于孫臏
伐魏致齊之策而常遇春郭英又能出奇制勝以克全城
李文忠便宜用兵能却勦虜則諸將之謀勇皆可謂不世
出者已河東既平然後燕京大梁可得而安也其規畫先
後孰非 聖謨之宏遠哉

戡定關中

洪武二年己酉二月大將軍徐達既平山西與諸將議攻
陝西遂引兵發太原遣副將軍常遇春叅將馬宗異先渡
河時李思齊張思道皆假元名號各擁大眾夾武功東川

漢獻帝書

卷五

而軍李思齊在東張思道在西以禦我師部將耿炳文前
擊之二虜日來挑戰炳文備禦甚嚴晝夜不少解甲俟彼
稍却則以兵進二虜不能支遂遁去李思齊奔鳳翔張思
道奔涇陽各治兵完守機拒我師三月達率諸將引大軍
抵長安列營城北元平章王武率官屬士民迎降達即以
耿炳文鎮長安遂謀取鞏昌臨洮等處炳文在長安備築
涇陽洪渠諸堰十萬一千餘丈民便利之大軍西征供億
繁急炳文輸軍餉五千餘石赴鞏昌軍食賴以饒足四月
達遣馮宗異進取鳳翔方思齊奔鳳翔時 上以書諭之

曰前遣使通問至今未還豈所使非人忤足下而留之與抑元使適至足下不能隱而殺之與若然亦時事之常大丈夫當磊磊落落豈以小嫌介意哉足下堅甲利兵深溝高壘極力以抗我軍竟欲何為昔足下在秦中人以兵衆地險從之雖有張思道孔興擴廟帖水兒出沒其間皆非勦敵足下當時不能面秦自王已失此機今中原全為我有向與足下相角者皆披靡匍匐伏足下以孤軍相持徒傷物命終無所益厚德者豈為是哉朕知足下不守鳳翔必遠入沙漠以圖後舉足下初入其地胡或面廷然非

不為錄卷五

六

我族類其心必異據其地不足以資失其地適足以自損使兵威常強尚云可也倘中原相從之衆以胡地荒涼不樂久處其心巨剛一旦變生肘腋孑然孤弱不能相保矣足下本汝南之英祖宗墳墓所在深思遠慮獨不及此乎誠能以信相許去夷就華當以漢賓客之禮相報否則非朕所知也思齊得書欲降其養子趙琦與麾下勸其西入吐蕃思齊疑不決及僞宗異兵至鳳翔思齊率衆奔臨洮宗異下鳳翔獲其將薛平章達至鳳翔會諸將議師所向諸將多謂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不

若先征思道取慶陽然後從隴西攻臨洮達曰不然慶陽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四通八達界河湟得之其人足以備戰聞其地產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蹙之思齊不西走胡則束手降矣臨洮既克傍郡自下諸將從之遂進兵攻克隴州又克秦州擒思齊將呂德等師抵鞏昌其將平章梁子忠總帥汪靈真保等降達以郭子興守鞏昌乃遣馮勝率諸衛兵進征臨洮李思齊窮迫遂舉城降獻其銀印等物得騎兵二萬其養子趙琦亦率衆來降後為臨洮衛指揮征征西域有功被恩賞張思道弟張良

不為錄卷五

九

臣時守慶陽聞王師克臨洮大懼會達師次涇陽遣湯和等攻慶陽良臣又聞其兄思道走寧夏為擴廓帖木兒所執遂以慶陽降達遣將顧時戴德各率本部兵攻蘭州克之達送李思齊至京師入見上以其順天愛民視元將孤強奔漠北者為優嘉慰之命為江西行省左丞不之官食祿京師五月達帥師征平涼張良臣自以城池險可據有養子七十人皆勇悍善戰又為擴廓帖木兒所誘恃擴廓及賀宗抬為聲援遂復據慶陽叛達怒還師趣涇州諸將咸以師來會達恐良臣黨與相援分遣兵抄其出入之

路俞通源畧其西傳友德畧其東陳德畧其南顧時畧其北達自帥師趨慶陽以兵圍其城良臣出兵挑戰達遣兵擊敗之部將張奐獲其小元帥張五十等送達軍門斬之擴廓帖木兒遣部將攻陷原州守將指揮陳壽等皆陷沒徐達與諸將議驛馬關當原州之衝遣右丞徐禮將兵扼關馮勝亦駐軍于關之東去慶陽三十里與禮緩急相應復令傅友德薛顯帥兵駐靈州寧正守邠州葉國珣守彭原遏之韓札兒復攻陷涇州馮宗異擊之札兒遁去宗異還兵驛馬與徐禮協守由是擴廓不復敢以兵來侵達以原州涇州陷諸將敗績各治其失律罪多所斬殺惟胡德濟以嘗有守禦功械送京師上竟以前浙東諸暨新城功曲赦之元賀宗抬侵鳳翔守將張隆擊之敗走達與諸將圍慶陽邏者獲張思道所遣使王讓自擴廓來者具言擴廓已往永昌良臣又遣人赴寧夏求援亦被獲於是慶陽內外音問絕達督諸將急攻之屢敗其兵于城下糧餉乏絕城中至煮人汁和泥丸為食其部將姚暉等遂獻門納王師達勒兵入城良臣父子投井中朱果引出斬之誅其黨與數百人達遣陸成獻捷京師遂帥師與傅友德

薛顯會原州擊敗元擴廓帖木兒兵于六盤山擴廓遁去出塞外達至平涼欲還京師命顧時將騎兵畧晉寧賀宗抬寇蘭州顧時與馮宗異率眾三萬擊敗之宗抬與其黨亦渡河北遁出塞達乃以馮宗異鎮慶陽節制諸路軍馬又以孫琪朱祐守平涼張溫守蘭州達等振旅還京師十二月元擴廓帖木兒聞徐達等大軍東還乃自甘肅引兵蔽蘭州至城下溫與諸將議兵眾寡不敵難與戰然敵遠來不知虛實乘暮擊之可挫其鋒於是整兵出戰擴廓兵少却溫入城固守備禦甚至鞏昌守將于光引兵來援遇擴廓兵敗被執至城下令呼溫使降光大呼曰公等堅守徐總兵將大軍至矣城中聞之守益堅光遂被殺嘗夜二敵擴廓以兵登城千戶朱祐醉臥不覺巡卒擊却之溫又屢乘急擊破其兵擴廓圍數月不利又聞大軍將至遂解去還甘肅虜退張溫執朱祐數其罪欲殺之知事朱友文諫曰當其時新祐以徇所謂軍法從事也今虜已退殺之不惟無及於事且有專殺罪溫悟狀而釋之上聞嘉友文守文又能以直言論長官賜友文綺帛錄溫功陞秋贈恤以旌于光忠節云

論曰山西陝西之虜李思齊張思道擴廓帖木兒三人耳如賀宗柏孔興等不足言也李張二虜雖推衆然非我諸將敵惟擴廓最強擴廓一名王保保察罕帖木兒養子也勇畧善用兵故以追捕盡之勢猶能轉關千里屢挫不來徐達自入中原未嘗少獨隨右之克甚艱至多斬殺其部曲則擴廓之故也暨其終運屯卒適沙漠而不為亡國之俘此亦難能哉我聖祖激勵諸將嘗曰王保保天下奇男子也豈非深美之邪使擴廓得從聖祖功名不當在李傅湯鄧之下而甘心從夷沒為胡鬼良可惜也雖然其失在委身之初耳既已受元命舍元祿則元亡不死即北徙焉當是又可深非哉

夾攻西蜀

明王珍隨州人元至正壬辰徐壽輝等兵起王珍集鄉里壯士赴青山結柵自固未幾徐壽輝遣其黨倪文俊率王珍等攻陷元巴蜀諸郡以王珍守之文俊還及陳友諒殺倪文俊王珍遂自據成都傍畧四川諸郡縣皆附之歲重賈友諒就壽輝王珍謀討之不果乃以兵守夔關與友諒絕立廟祀壽輝遣兵取元隴州興元收華昌分置

守成遂自稱龍王癸卯春正月王珍稱帝於成都國號夏建元天統後王珍卒子昇嗣仍稱帝昇幼母彭氏與偽丞相理國事洪武二年己酉上既克元都平河東定魏右乃遣楊璟入蜀諭昇使入朝璟反覆譬曉昇棄於群議不決璟還復以書諭之開示順逆禍福之機令勿為臣下所惑昇竟不從三年庚戌四月大將軍徐達等征定西還將襲興元達命傅友德為前鋒李思齊左君弼趙琦等各率所部兵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擒夏偽平章蔡琳遂入沔州又遣金興旺張隆由鳳翔連雲棧入合兵攻興元克之降其守將劉思忠劉慶祥等友德以軍食不繼還軍西安達命金興旺張隆守興元七月明昇忿失興元遣其將吳友仁以兵入寇守將金興旺張隆擊敗之明日復來興旺與戰面中一矢不退又敗之斬首數百級時興元守兵纔三千人友仁衆二萬興旺以衆寡不敵歛兵入城遣使間道走寶鷄求援友仁乃圍城決濠填壑急攻之興旺等發巨木撞石以禦賊死者甚衆徐達在長安聞報即率軍屯益門鎮遣傅友德救興元以兵三千趨黑龍江夜襲木槽關攻斗山寨使士卒列炬照山上友仁見之大驚敗天

壁周指揮等攻破敵曹口寨亦至友仁乘夜遁去自是不
敢復犯興元其瞿塘將莫平章亦以兵犯歸州欲報興元
之役守將陳聞出兵南門與戰大破之斬首三百級擒八
十人送楊璟斬之十二月 上以明昇據蜀阻聲教又時
入寇乃親祭告 郊廟伐蜀以湯和為征西將軍廖永忠
副之率京衛荆襄舟師由瞿塘趨重慶周德興等皆屬焉
傳友德為征虜前將軍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
顧時汪興祖等皆屬焉楊璟王簡等亦率水陸師以從時
明昇徙都重慶湯和遂自歸州向瞿塘傳友德陝陽言

宋史紀事本末

卷五

出金牛竇欲自陳倉由青州果陽階文向成都夏偽丞相
戴壽等悉銳卒守瞿塘扼三峽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
兩岸引鐵鎖為飛橋平木板其上置砲石木竿橋兩岸備
禦甚固又遣兵北守金牛辛亥二月湯和遣周德興率周
海等進兵取蜀之龍伏隘又遣奪軍屋溫湯關初諸將陸
辭時 上諭傳友德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
瞿塘北守金牛以拒我師彼謂地險兵難猝至若出其意
外直搗階文門戶既腹腹心自潰矣兵貴神速但患不勇
耳友德受命行至是 上以伐蜀未報捷復命朱亮祖往

助之以兵會進友德既出金牛探知青州果陽室虛

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於是引兵趨陳倉選精兵五千為
前鋒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三月抵階州夏守將丁
世珩率眾來拒友德擊敗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十八人
顧時亦擒其將王進世珩走還遂克階州引兵向文州去
城三十里蜀人緜白龍江以阻我師友德督兵修橋以渡
至五里關世珩復集兵據險江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
友德怒奮兵擊破之世珩以款騎遁去又拔文州兵度青
州果陽白水江蜀人望風遁友德遣人諭降之俾各還居

宋史紀事本末

卷五

故葉留聲昌潘指揮守之引兵趨綿州至漢江阻水不得
渡乃令軍中造戰艦百餘艘蜀人向猶恃漢水為固聞造
舟大懼友德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
暴漲乃以木牌數十大書克階文月日浮江下蜀人見之
解體湯和廖永忠等合趙庸兵取夏桑林芙蓉洞草屋茅
岡寨又攻天門山擒其將張元帥小張魚事降其衆千餘
人遂克歸州又克夏將李逢春烽火山寨乃進攻瞿塘關
楊璟所遣指揮韋權出赤甲山趨夔州李指揮出白鹽山
攻夔府南城岸環與王簡進攻瞿塘兵敗其所遣赤甲白

塩之兵皆潰還屯歸州湯和廖永忠議以江水漲難通舟
駐師大溪口欲俟秋水落方進夏戴壽吳友仁聞傳友德
破階文搗江油乃抽瞿塘精兵往援漢州留老弱守關兵
未至友德已逼漢州城陳德又入綿州破龍德縣夏將向
大亨出兵戰城下友德擊敗之及戴壽吳友仁兵至友德
下令曰彼遠來勞困大亨兵敗衆方洶洶一戰可克也乃
迎擊戴壽兵大敗之遂拔漢州擒其將梁士達等壽與大
亨走成都友仁走古城友德令顧時守漢州自將擊古城
破之擒斬二千餘人友仁自古城走保寧友德兵向成都

宋史紀事本末

卷五

夏金州守將俞思忠等率其官屬軍民二千三百人來降
友德捷至京師上恐湯和等逗遛失機會乃述友德冒
險克敵之功責和詔曰傳將軍冒險深入克諸州今次于
平川蜀無險可恃正可水陸夾攻使彼首尾受敵疲于奔
命破蜀之機但在今日若候水退豈不失機誤事朕前所
語爾獨不記憶乎何怯之甚也和永忠得詔乃引兵趨夔
州又見江中木牌所書知友德破階文月日遂亟進取
初友德克文州以朱顯忠守之友德兵向成都夏將丁世
珩誘衆數萬攻文州城顯忠擊却之丁世珩復合趙元

宋史紀事本末

卷五

帥大兵攻之城中食盡外援不至部下議欲棄城走顯忠
厲聲曰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豈有棄城求活邪世珩攻益
急顯忠被傷累創力戰不能支城陷為亂兵所殺四月
上以湯和師未捷勅湖廣平章鄧愈督部將任亮以兵開
道由陸路抵瞿塘促湯和師進取又令王成引兵由興元
取道往友德軍前聽征仍詔播州帥楊鑑率者兵二萬為
友德先鋒上又慮襄陽兵出城守虛弱手書諭鄧愈以
襄陽軍務委鎮撫胡淵管領嚴為守禦五月廖永忠領兵
至舊夔府夏守將鄒興飛天張等聞永忠兵至悉力拒戰
永忠分兵而前後陣前軍既接即麾後軍為左右翼旁出
擊之鄒興等大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擒其將龔興殺溺士
馬甚衆夏人氣大沮六月永忠引兵至瞿塘關以水峻急
又蜀人所設鐵索飛橋亘江上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
百人昇小舟衣青蓑衣綠山伏草木中行度關人各持糗
糧挈水筒以禦饑渴魚貫出山后間守關者不覺既度陰
夜以小舟入江繞出敵背永忠等與約期度已入江乃率
精兵出黑葉渡分兩道夜五鼓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
其水寨將士皆以鼓裹船頭置火鎗火器前進黎明蜀人

盡銳來攻永忠已破其陸寨亡何將士昇舟者自上流一時俱發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大駭不知其兵何從也下流舟師並進夾攻大破之焚三橋橫江鐵鎖湏臾鎔絕郫興中矢死擒將士董達等八十人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無算敵將飛天張鐵頭張皆遁去永忠入夔州明日湯和曹良臣自歸州進兵由白鹽伐木開道出紙方溪亦至永忠乃與和率水陸大軍會重慶行定沿江郡縣永忠乘勝直前以丙申日次銅鑼峽明昇等大懼夏右丞劉仁勸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縱往成都不過延旦夕命耳何益劉仁

宋高宗皇帝卷五

其

曰然則將何如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不如早降免生靈於鋒鏑耳昇乃遣使詣永忠納款永忠以和未至解不受令候和至來降祭卯日湯和師至重慶會永忠于朝天門外明昇面縛銜壁與親母彭氏及劉仁等奉表詣和軍門降和受壁永忠解縛承制慰撫下令諸將不得侵掠仍撫慰戴壽向大亨家屬令其子弟往成都招諭遣指揮萬德送明昇并官屬降表於京師七月傳友德圍成都戴壽向大亨以象戴甲士出戰友德命前鋒李德英以弓矢火器衝之象皆中矢却走壽等兵大敗友德亦中流矢

宋高宗皇帝卷五

其

會湯和遣使報重慶之捷壽等遂無鬪志壽乃籍府庫餼廩甲兵之數遺其子詣軍門約款明日壽等率官屬出降友德按兵入自東門得士馬三萬留兵守之分兵徇未下郡縣至崇慶州夏知州尹善清猶拒戰友德擊敗其兵執善清斬之其判官率州民迎降友德遂徇下保寧執其將吳友仁械送京師留指揮黃榮成守之友德仍駐保寧籍其民壯者為兵上遣李文忠往鎮撫蜀中文忠增築成都城垣浚濠塹設成都等衛蜀中大定八月明昇等至京師詔群臣定受降禮禮臣援宋受蜀孟昶降儀雜定之

宋高宗皇帝卷五

其

上曰明昇與孟昶同昇自治國西為奢僭昇幼事由臣下無罪免其叩頭伏地上表請罪之禮昇朝見百官稱賀封昇歸義侯賜第京師冬十月傳友德廖永忠等振旅還京師詔儒臣作平蜀頌

論曰蜀地與中原隔絕晉人謂其後天下而亂亦後天下

而平大抵中原有事蜀必割據天下一統蜀亦不能久存

也王珣非有雄才大畧能與群雄抗衡者以我聖祖起

自東服於蜀為遐壤友諒雖近然所爭在東北勢不暇及

蜀故得稱雄僻壤耳及我聖祖定中原清開陝明昇自

當稱臣內附不失茅土世封楊瓌之書譬曉明切而昇不能從可謂不度德量力矣夫以孔明之才不能終抗曹丕司馬懿而欲以明昇戴善單禦我聖祖得乎若傳友德之用兵誠為奇絕湯和廖永忠雖少留滯而永忠以湯和未至不受明昇之降和亦不以為嫌此事高出千古晉王濬有愧色矣天生賢將以弼成大業豈偶然哉至我聖祖于明昇之降憫其幼無罪而優禮待之則又帝王之傳度前代所希觀也

鴻猷錄卷六



京山高岱編輯

紹雲鄭文茂門人劉佩校正

北征沙漠

洪武三年庚戌春正月時元都已克河東關陝皆平上以擴廓帖木兒及賀宗招未服為西北患元主北遁諸胡從徙者未靖乃以徐達為征虜大將軍驍勝為右副將軍率師自潼關出西安擣定西李文忠為左副將軍率師由北平經萬全出野狐嶺時常遇春已卒湯和廖永忠傳友德等統兵伐西蜀文忠至興和元守將皆出降三月達至定西大破元擴廓兵諸部將獲元王公以下百餘人卒六萬擴廓等西走上恐擴廓宗招疑懼急遽走下詔招諭之不從文忠兵至白海駱駝山敗元太尉蠻子等兵進畧開平遂以兵向應昌等處徐達遣耿天璧討納哈出降之西番悉平四月元主殂於應昌五月李文忠與趙瑄破元沙不丁兵進拔紅羅山至上都得元罕左丞蓋元魯留守等官始知元主殂遂克應昌獲元主孫買的里八剌并后妃官嬪王子黑的罕國公平章等官及玉璽金寶玉

開王鎮圭大圭王幹王谷等元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北走
 追之不及而還元亡副將軍孫興祖部將孫虎皆戰死文
 忠遣人送買的里八剌等赴京師上令免獻俘引見賜
 以中國冠服宅第封崇禮侯謚元主順帝后妃等皆令居
 食自便願歸沙漠者送還其後自立于漠北者亦遣使通
 問徐達復率師征擴廓于定西擴廓西走師還京十一月
 李文忠率趙庸等振旅還京師車駕出江上迎勞之辛
 亥七月以元將納哈出在金山不花拜開元上命馬雲
 葉旺守遼東備之五年壬子正月上以殘虜未滅為邊
 患乃以次將軍徐達伐迤西馬勝傅友德副之副將軍李
 文忠總東道兵迤上都顧時使德副之各賜勅戒諭文忠
 與顧時使德分兵入沙漠時等各擒獲故元將文忠直趨
 上都勝友德亦大擒獲于迤西二月李文忠擣應昌和
 林虜遁去文忠留輜重自率輕兵兼程進與華雲龍夾河
 擊虜虜一捷將躍出關文忠引方一矢而斃文忠馬中
 矢步戰復得他馬益奮大破虜衆俘斬以萬計畧地至驢
 駒河在額爾齊斯時深入迷失道乏食兵疲遇虜奮擊
 之得其輜重兵乃益振曹良臣以孤軍深入戰死六年癸

丑四月徐達大軍出鴈門北巡長城外傅友德為前鋒虜
 聞遁去追獲故元平章鄒季羅帖木兒還軍北平友德陳
 言時政五事上皆嘉納之七月文忠所遣將陳德出塞
 外擊破虜於三空山擒故元將士七十餘人復與虜戰於
 不剌河三戰三捷又獲其將折鄰等五十四人而還冬十
 月李文忠出屯代縣至朔州獲故元太尉伯顏不花七年
 甲寅正月李文忠復由代縣遣將分道出獲故元平章陳
 安禮斬故元將珍珠驢至白登俘其國公孛羅帖木兒七
 月又攻克大寧高州大庫薩斬故元宗王朵朶失里等八
 月至豐州擒光祿一十二人追斬元魯王及司徒蒼海後
 等得金印玉圖書各一師鑾十二月故元將納哈出寇遼
 東守將馬雲葉旺大破之納哈出僅以身免九年丙辰七
 月傅友德屯兵備延安故元將伯顏帖木兒先已請和至
 是復犯邊友德設伏大破之普魯執伯顏帖木兒來降十
 二年己未十二月上以河峽鞏昌臨沁等處已平遣李
 文忠往整飭城池督理兵務凡邊境事宜悉聽文忠節制
 十三年庚申正月故元將脫火赤等入寇遣沐英討之擒
 脫火赤等獲其全部以歸十四年辛酉復命大將軍徐達

率諸將伐迤北冰英出古北口經畧公主山寨等處攻
山高州高州全富皆克之夏四月傳友德耿炳文各領兵
出塞大破虜衆于黃河外俘獲士馬悉送大將軍營邊境
以寧師還二十年丁卯虜納哈出寇遼東命馮勝帥師討
之納哈出遁走閏六月馮勝追破納哈出之衆降其軍旋
薊城大寧二十三年庚午正月虜入寇命傳友德北征兵
至遼都山大破虜衆擒其將乃兒不花俘獲人口萬餘還
薊開平復西征寧夏平之

論曰我 聖祖於此虜蓋未嘗須臾忘情云自克元都平

關隴後命大將軍徐達副將軍李文忠分道東西並出者
二不專命徐達總兵北征者一而偏師勦擊不與焉當時
虜衆兵革亦甚苦其勞費故解縉等屢以為言然不知我
聖祖每一命將出師奉以不殺為戒以不得已為言豈
樂動兵於遠者哉其神謀遠畧蓋知國家之後患在此虜
耳觀其載之 祖訓有曰東南諸夷限隔山海後世勿得
輕伐惟北虜再之世讐不可不嚴為備禦則我 聖祖屢
征沙漠之心豈得已哉及我 成祖繼之亦嘗三犁虜庭
蓋其心即我 聖祖之心其所以伸威于萬里之外者將

以垂休於萬世之久也卒之二百年間四夷雖有侵陵未
而大患而已已之變也先敢于犯順至國有不共戴天之
仇則我 聖祖之所深慮而通計者至是而大驗矣其與
漢高帝安劉之說又將遠過之也豈文墨之臣所能窺測
哉嗚呼當時東據遼東西抵甘肅而大寧與和開平東勝
又相聯絡其間所以為藩籬甚固而備禦此虜者為甚嚴
也其後大寧移而薊遼之通迂與和開平沒而京師之屏
薄東勝受降失而河套之患殷又哈密不復吐魯番日肆
憑陵而匈奴之右臂不可斷至于今日則薊州之防甚老
而宣大之徵大潰又岌岌乎剝膚之災矣種粟獨糴日異
月殊雖盜賊竊殺于中土倭夷跳梁於海濱而國家所當
加意者則莫先於是哉杞人之憂誠三復 聖謨而重有
感也

廟清滇南

洪武五年壬子五月 上以天下一統惟雲南未服乃遣
翰林侍制王禕使雲南招諭故元梁王把匝剌瓦朮令入
朝禕至雲南見梁王君臣諭以 皇上聰明神聖若亟奉
版圖歸職方可保高爵厚祿聲名俱全奈何欲以一隅之

地與中國抗不聽館于別室數日見之又引陳友諒張士誠陳友定明玉珍擴廓帖木兒等敗亡及元主北走反覆論之梁王君臣相顧駭愕已有降意未決改館禕餽廩有加十二月故元遺孽竄立於沙漠者遣使脫脫自西番入雲南徵梁王糧餉欲連兵以拒我師脫脫知有中國使臣在以危言脇梁王今殺禕梁王秘殺持兩端令其叅政達里麻以禕匪民間脫脫知之誚梁王曰國家顛覆不能救反欲附他人耶欲驪馬去梁王不得已出禕見之脫脫欲以威屈禕罵曰天訖汝元令我朝實代之燬火餘燼欲與日月爭光乎我輩能為汝屈有死而已或解之曰兩國兵爭不殺未使王公材器天下無雙者宜全之脫脫曰今雖孔子在義不可留梁王不能救禕顧謂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遂被殺達里麻為具衣冠歛而焚之十四年辛酉九月上以雲南未附又執我信使納我逋逃乃以傅友德為征南將軍沐英藍玉為左右副將軍陳桓胡海費聚等皆屬焉率師三十萬往征之臨行上諭之曰雲南僻在遐荒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險易以規進取朕憐覽輿圖咨詢有衆得其阨塞取之計皆自永寧先遣驍將別出

一軍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曲靖雲南之襟喉彼必并力於此以拒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取勝正在於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今一人提勁兵趨烏撒應援永寧之師大軍直搗雲南彼此牽制疲於奔命厥之必矣雲南既克分兵趨大理先聲既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皆煩兵也師行上親出餞於龍江諸將各率所部就道傅友德等師至湖廣命都督鄧英陳桓胡海率兵五萬由永寧趨烏撒路多險阻諸將欲深入郭英曰破敵貴先聲攻取必自近始舍近趨遠非策之上也遂以兵攻赤水河路去河二十里為營時久雨水暴漲英曰賊恃水漲不意吾濟下今諸軍斬水造筏渡半濟河北賊始覺遂大驚潰生擒阿容諸蠻由是雲南諸郡邑皆震十二月友德大軍趨貴州攻普定擒安鎖羅鬼蠻犯從悉降又攻普安下之留兵戍守遂會沐英等師進取曲靖梁王遣其司徒平章達里麻率精兵十萬來拒沐英曰彼謂我師疲於深入未有虞心乘此乃可破也遂兼程進會大霧四塞衝霄行抵白石江遇霽兩軍相望達里麻大驚以而神兵飛至也乃擁衆遁水陣友德欲濟

英曰未可別遣一軍沂上流潛渡出其陣後鳴銅角樹幟山谷中為疑兵連理麻鴛急撤兵還禦陣亂英乃趣師濟江以猛而善泅者先之長刀蒙盾斬其軍敵卻數里而後陣師既濟友德麾兵大進矢石交發呼聲動天地戰數十合拍揮趙旺馬蹶死千陣英等縱鐵騎衝其中堅連斬數十人敵大敗生擒連理麻俘甲士二萬馬萬匹橫屍十餘里友德縱降者使各歸業夷人見俘者得歸大喜軍聲益振遂克曲靖留兵鎮之乘勝克陽林友德自帥師南擊烏撒沐英攻六梁州擒帖木兒王子兄弟又擊越州龍海諸寨轉向永寧遂與藍王趨雲南梁王聞達里麻兵敗被擒大懼走滇池島中先縊其妃自飲藥不死投水死之英進至板橋故元右丞觀音保舉城降父老出迎王師英整兵入城秋毫無犯市不易肆收梁王金印并官府符信高籍撫定其民自九月朔出師迄下雲南僅百日英乃分兵趨烏撒會友德大軍時故元右丞實卜復聚兵赤水河及聞友德循格敦山南至沐英又自雲南來會實卜遂遁去友德令諸軍城烏撒版築方具實卜引諸驍復大集友德據蒿岡嚴陣待之諸將欲戰友德不許士卒奮勵友德度其

可用乃下令曰我師深入有進無退彼既遁而復來心必不一併力與戰破之必矣若使彼據險自固未易克也遂進戰師既陣芒部土酋率眾來援實卜合勢迎戰我師殲之戰數十合酋長多中槊墜馬死者我師益奮蠻眾大潰斬首三千級實卜復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進至可渡河於是東川芒部諸蠻皆降英等亦降各路守將張麟等得金銀銅印七十四馬數萬匹上遣使如友德軍以勅獎諭之曰內使羅信至知將軍調度有方節制嚴整晉定諸蠻俱已奔竄未知此時何如烏撒烏蒙果降否前恐蠻地無糧令將軍分各軍回衛今知資糧於敵軍可不必回也結又勅曰比聞雲南既克然區畫布置尚煩計慮前已置貴州都指揮使司然去雲南尚遠今必置都司於雲南以統諸軍既有土有民又必置布政使司及府州縣治之其烏撒烏蒙東昌芒部建昌之地更宜約束酋長留兵守禦禁民勿挾兵刃至如靄翠輩不盡服之雖有雲南亦難守也友德遂承制置布政司及府州縣宣慰司長官司等籍其戶得七萬四千有奇十五年壬戌正月沐英等徇建昌徵江臨安尋甸楚雄皆下之降故元平章闊

乃馬等二月英引兵攻大理大理城倚點蒼山西洱海為固乃南詔皮羅閣所築者龍首龍尾二關最險要土酋段世以五萬衆扼下關英自將攻之不下乃令藍玉王弼率兵由洱水東趨上關英兵綴下關為犄角勢又以一軍令胡海由石門間道統出點蒼山後攀木緣崖上立旗幟遲明攻下關兵見之踴躍誰呼蠻衆驚亂英策馬渡河水及馬腹遂斬關入山上軍亦下擊之諸蠻腹皆受敵遂克大理擒段世脅從者悉縱遣之蠻夷感悅傳友德分兵取鶴慶畧麗江破石門下金齒於是車里摩娑和泥平緬皆降

鴻猷錄卷六

十一

雲南平二月傳友德遣使以故元梁王家屬威順王之子伯伯等三千一百一十八人俱送京師并奏云雲南自元世祖至今百有餘年屢經兵燹畝籍不存兵數無從稽考但當以今要害量宜設衛戍守耳其賦稅則故元司徒平章達里麻等言元末田土多為豪右隱占今准元舊制歲用不足已督布政司覈諸衛所查有見糧一百八萬二千有奇以給軍食恐有不足宜以今年所徵糧并故官院寺入官田典土官供輸並商中納戍兵屯田所入并給之上悉可其奏未幾置雲南鹽課司以益經費夏四月烏撒

及東川芒部諸蠻復叛上勅傳友德曰諸蠻伺官軍世處大勢不合故有此變今宜屯聚大軍蕩除諸部蠻寇戮其酋長使之畏威方可也兵守禦詔至友德乃遣人會沐英進擊烏撒諸蠻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蠻復寇普定城慈友德遣顧成擊破之五月上勅吳復費聚曰符到可報三將軍凡烏撒烏蒙東川芒部盤江開索諸蠻悉蕩除之爾安陸平涼二侯會兵攻擊寨柵安陸總兵平涼副之若通關索嶺慎勿與蠻人戰於嶺上當分兵直搗巢穴以掩蔽之使彼各救其家不能糾合以抗吾師其傍諸土寨

鴻猷錄卷六

十一

即未触下候三將軍師至合力攻之必克也勅至聚與復等遂進兵攻開索嶺及阿咱等諸蠻寨悉下之斬首數百獲馬牛無算遠近大震餘黨悉降蠻地始定友德乃議設大渡河守禦所以千戶吳忠領兵守之又以烏撒烏蒙芒部三府地近四川奏改隸四川布政司從之上復降勅獎諭友德等詞極褒美云欲勞以尊酒遠不暇致特以朕心勞之七月友德英等分兵攻未服諸蠻以指揮馮誠守雲南諸蠻見大軍出謂城守虛弱遂相煽為叛土官楊直景樂點結其衆曰總兵領大軍回矣雲南城可圍也各糾

衆至二十萬草會衆屯于城西北河陽亦以兵會於城東南合三十六營兵攻城時城中食少士卒多病倉猝聞寇至頗以為憂誠與指揮譙熊以孤軍拒守修樓櫓備戰具多置強弩于城上賊至輒射之賊衆多應弦而斃伺賊少急出勁兵擊之賊不能攻遂圍城為久因計時沐英駐師烏撒聞之選精騎萬餘來援至曲靖先遣人潛入城報知為賊所得詰之曰總兵官領大軍三十萬至矣賊衆駭愕拔營夜遁去至安寧羅次卽甸普寧大棋江川等處據險樹柵欲圖再舉英至與馮誠等合兵勦捕之斬首六萬餘級生擒四千人諸部復定馮誠國用子也十六年癸亥

二月友德又遣使以故元右丞相保等及土酋段世等

十三

送至京師上以雲南平遣耿炳文往諭友德班師留沐英鎮雲南且曰遲速之機宜自審度友德奉命班師英辨方物定貢額視民數均力役雲南民大賴以安其麓川緬甸車里八百媳婦等國皆遣使內附上復置大理指揮使司命周能為指揮統兵守之

論曰黔中古南詔地在鬼方之西漢武帝通牂牁越至鑿昆明池于長安習水戰固嘗銳志苗之而黔蒼金齒之

域終未能帖然盡入版圖唐一勤兵至覆師四十餘萬古及今未有郡縣其地二百年寧謐底定無反側如今日之盛者蓋由我聖祖神謨聖畧而諸將規畫甚詳經畧甚當故能變隄之民為文明之俗嘗讀我聖祖諭傳友德出師之訓及前後所下勅勅其地理之遠近道路之險夷與兵將分合之機攻取前後之勢歷歷如指諸掌雖生長其地習在戎行者未能若是之悉也天生聖人豈偶然哉故嘗竊為之說曰能不用諸將而用人之能者漢高帝是也能勝諸將而自用其能者漢光武唐太宗是也能勝

諸將不自用而用人之能者我聖祖是也嗚呼觀河洛

十三

而思禹功萬世之下豈可忘開創之艱乎

四夷來王

洪武元年戊申十二月上遣漢陽府知府易濟領詔於安南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近一視同仁故中國尊安四方得所非有意於臣服之也自元政失綱天下兵爭者十有七年四方遐裔信好不通朕肇基江左掃定群雄華夏臣民推戴已主中國國號大明建元洪武頃者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統方輿遠邇咸安無

事共享太平惟爾四夷君長酋帥遐遠未聞故茲詔示規
宜知悉又遣行人楊載往諭日本及遣使往諭占城高
麗諸國詔使至皆欲朝貢洪武二年四月倭夷寇蘓州崇
明等處指揮王德率兵擊敗之殺溺死者無算生擒九十
二人捷至擢德官賞賚其將校有差遣使祭告東海之神
倭寇自是不敢復至 上以往年嘗頒詔安南安南國王
陳日燿遣陪臣同時敏段梯黎世安等來朝貢請封六月
遣翰林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使安南封日燿為安南國
王再賜馳紐金銀印大統曆織金文綺等物其陪臣賜各
有差以寧等十月至安南界間日燿已先殂姪日燾嗣立
以寧護詔印洱江上使牛諒入其國先諭旨安南遣陪臣
阮汝亮來迎請即授詔印日燾以寧不許曰奉詔封爾先
君耳非世子名爾國當遣使 上請得旨然後敢授於是
日燾遣陪臣杜舜卿等告哀請命于朝以寧留安南候命
因教安南人行三年喪及稽顙頻首拜詔諸禮儀其後
上聞之大喜賜以寧詩獎諭之占城嘗遣使內附 上乃
遣使賁印往封占城國王高麗遣使上表來貢方物 上
又遣使賁印封高麗國王仍以祝文牲帛祭高麗境內山

川三年庚戌五月安南使陪臣杜舜卿以日燿訃音來告
且為日燿請封 上乃自製祭文以翰林院編脩王濂充
吊祭使吏部主事林唐臣充頒封使賁詔往安南封日燿
嗣安南國王并取張以寧所護銀印及賜物畀之使至日
燿率其臣出郊迎初議禮不決濂叱之乃先奉 御製文
于壽光殿別設日燿靈位殿前使者南面宣布日燿率
臣再拜俯伏以聽退翌日唐臣奉詔印詣壽光殿日燿率
群臣北面跪受稽顙拜如藩臣禮遂封日燿為安南國王
日燿遣使隨王濂等還朝入貢謝張以寧亦還卒于途七
月高麗遣陪臣金柱來朝且貢方物柱頗知書屢從朝臣
遊出清宴閣譙記自言其八世祖金絳所作乃宋重和中
徽宗譙蔡京王黼于宣和殿京作譙曲傳四方以為盛美
高麗慕之故緣為之記柱出以為奇不知蔡京為後世所
鄙云初遣楊載往諭日本還日本使未至 上遣趙秩往
入境守關者不納秩以書達其王乃納之秩諭以中國威
德責其不臣其王以元嘗使趙姓者往欲襲之今秩復趙
姓意將襲已以慢語答之命左右刃秩秩不為動徐曰今
天子聖神文武君主華夏非元比爾殺我禍不旋踵我朝

之兵天兵也無不一當百其戰艦蒙古之戈船百不當一
況天命所在人孰能違我朝以禮懷爾豈與蒙古襲爾者
比邪日本國王氣沮會 上復遣楊載往於是日本王良
懷禮遇載等有加遣其陪臣并僧九人隨詔使入朝奉表
稱臣貢馬及方物未幾南番暹羅國王三烈昭毘牙渤泥
國王馬謨沙三佛齊國王哈刺禮八刺卜各遣使奉金葉
表文來朝貢後渤泥國王復率其妻子來朝禮遇極厚未
歸卒詔葬于金陵十一月 上聞安南占城各治兵相攻
殺占城遣使來告乃遣翰林編脩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
以詔諭之嘉其以禮入貢合於古制謂二國傳世已久保
土安民上奉天道尊事中國其前至必有遺訓今宜畏天
守分各罷兵歸國如互執兵端必致兵變恐禍不能逆詞
甚明切詔至二國皆聽命羅復仁黃金琬玩弄
物辭不受 上聞而是之安南遣使者隨詔使入朝 上
命中書加賜還楊載旣招諭日本 上復遣往琉球五
年壬午七月琉球遣使者從載入朝貢獻遂遣使封琉球
國王詔所貢方物俱於福建行省驗入 上嘉楊載累使
外國重加賞賚八月占城國王遣使來奏安南復以兵侵

其境土乞賜以兵器俾安南知不敢欺 上乃命中書
省移咨安南國王責諭之未幾安南陪臣陳叔明以兵收
其王左右殺之使人弒王日煙遣使來貢表署叔明名主
容部已受表曾魯取閱副封見其名異曰此必有變亟白
尚書詰之使者不敢諱具言日煙為叔明所逼而死遂篡
位禮部以聞 上曰烏夷何敢狡詐如此却其貢不受命
宋濂草詔責之問其弒日煙故又遣使至其國庶知多謫
詐狀勅下中書絕其貢使未幾叔明遣陪臣阮士諱來朝
貢方物且言日煙以盜死故 上以遠夷既嚮化仍納之
士諱辭歸 上降手勅諭之曰爾阮士諱入貢來朝久馳
山川其勞甚矣歸達爾邦與叔明言昔者陳日煙荒昏以
致滅亡今王若德不勝前王又恐宗祀不安若欲久安務
以仁治國毋以虐為政倘有少愆當自脩省以回天意又
遣內臣與士諱俱往諭之比入其境士諱棄勅使無程去
暨使臣至不知士諱所在其待使者禮多缺畧及十一年
戊午七月又遣使入貢 上懲士諱之詐不許陛見比歸
又以勅諭之數士諱之詐反待使者非禮且曰歸告叔明
安分高枕雖不來朝亦無虞也叔明以已篡弒故心不自

安虞貢方物甚豐 上復以勅諭其貢物豐廣徒勞費無益又云行移字異莫辨真偽士謬非禮皆國王為之十月百花生國遣使來貢十三年庚申八月占城遣使來賀聖壽且許安南以兵攻其國 上降勅慰諭之未幾暹羅來貢方物賀正旦 上遣使賞詔印封為暹羅國王賚賜之十六年癸亥 上以海外諸國進貢信使往來不實乃命禮部置勘合文簿給發諸國俾有憑信稽考以杜奸詐但遇入貢咨文俱於各經過布政司比對勘合相同然後發遣於是暹羅占城安南真臘爪哇瑣里西洋瑣里三佛齊古里滿刺加小葛蘭榜葛刺錫蘭山古里班卒柯枝蘇祿忽魯謨斯忽魯母恩甘把里麻林阿哇白葛達夫方渤泥百花彭亨覽邦淡巴頂文達那蘇門答刺呂宋合猫里磔里古刺麻招納撲兒加異勒祖法兒留山默德那南巫里急蘭丹奇刺尼夏刺比蘇察尼烏海刺錫阿丹魯密彭加那捨刺齊八可意坎巴夷格左法兒黑葛達八答黑商打回日落日羅夏治拂麻婆羅門凡五十九國嘗來朝貢者皆給勘合文冊其琉球又分為三國有中山王山南王山北王俱賜鍍金銀印其諸國所貢方物表式歲期回答

滿載錄卷六

六

上

賞賜并正副使廩給宴賜禮儀互市各以國大小隆殺著為定式安南陳煊弒叔明基立遣使來貢方物甚豐 上置之不問罪降勅諭其貢物過豐且云豈以彼中綱紀紊亂更三易位有所疑猜而如是乎又云必畏天地誅事神恤黎庶以膺王爵不然又非久安之道又云新王自當高枕勿慮加兵亡何陳煊攻占城病死海濱使來告哀 上遣使往祭之十七年甲子三月 上因高麗使來不遵臣禮以賄結廷臣胡惟庸事覺遣其使還以勅諭遼東守將唐勝宗葉昇令絕高麗勿通使命未幾高麗果遣使至勝宗昇所勝宗昇以聞 上復以勅褒獎之二十年丁卯九月遼東守將濮真以高麗叛服不常引兵攻之兵敗被執自刺死高麗大懼上表請罪歸真喪 上追封真樂浪郡公二十一年戊辰五月安南國王陳日焜嗣位遣使來朝貢 上遣使詔諭賜金幣等物東夷道王惠寧王朵顏元帥各遣使來朝二十二年己巳五月賜表寧衛指揮使等官給冠帶七月定安南國以三年一貢餘年不許遣使往來二十三年庚午秋遣宋晟帥師征哈密又征罕東皆平之後以元裔陝巴封哈密王置罕東衛以首目為指揮等

滿載錄卷六

九

官三十年丁丑二月以安南王陳日焜侵思明府邊地

上乃遣行人陳誠呂讓至其國諭日焜以所侵地還思明府議久不決誠等以譯者反覆意不達乃為書諭之日焜得書不服復書往復難論又以咨文達戶部謂實未侵思明地上集群臣議之或謂安南抗朝命當以師問罪上曰蠻夷相爭自古有之遂置不問其後上製祖訓有曰東南諸夷限隔山海後世不必征伐惟以日本多詐絕其朝貢

論曰唐太宗削其群雄威如海內迨晚年屢伐高麗甚焉

宋史卷六

十一

墮損威重則好大喜功之故也我聖祖即位之初遣使詔諭諸國已不失蒞中國而撫四夷之體及安南篡殺相仍日本譎詐反覆皆置之不校其甚者不過却貢返使詔中書絕之而已占城屢以安南侵伐赴懇止於詔諭至高麗通胡惟庸亦惟絕其貢使其殺漢真也又容其上表謝罪而終不加兵豈非天地覆載之量邪夫以當時熊虎之將席百戰之威其於蕞爾小夷豈為難克然於教中國多矣彼既不足為中國患則已又何必塗炭吾赤子而邀無益之功邪其後成祖郡縣文趾中國未嘗獲斗粟尺布

之利而疲耗于奔命者幾百年始知我聖祖之貽謀誠萬世所當遵也則其所欲加兵者豈其心之得已哉卒之梯航繼踵球珎盈庭如潮泥國王挈妻子越萬里而來至沒中國不怨悔者在當時必大有慨於其心也茲非內治脩而遠人服之驗乎嗚呼是豈前代帝王之所能及也

封賞功臣

洪武二年己酉十二月徐達等平中原克元都及陽和康永忠等平閩廣各班師還上大賞諸將功徐達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襲廖永忠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襲胡廷瑞楊璟康茂才各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七表襲傅友德薛顯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九表襲顧時未亮祖郭興等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襲餘將士各有差三年庚戌十一月大將軍徐達征西副將軍李文忠等征北各振旅還丞相李善長率百官上表賀上詔大封功臣命大都督府兵部錄上諸將功績吏部定勳爵戶部備賞物禮部定禮儀工部造鐵券翰林院撰制誥上御奉天殿皇太子親王侍丞相率文武百官各就列詔諸將輸之曰汝等咸聽朕言今日定封行賞非出已私皆做

古先王之典籌之二年以征討未暇故至今日其爵賞次第皆朕所自定至公無私如左丞相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缺乏右丞相徐達朕起兵時即從征討摧堅撫順勞勩居多此二人者已列公爵宜進封太國以示褒嘉餘悉據功定封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所定倘爵不稱德實不酬功卿等宜廷論之無得退有後言乃進封李善長大師韓國公食祿四千石徐達太傅魏國公食祿五千石常遇春先卒今封其子茂鄭國公李文忠曹國公馮勝宋國公鄧愈衛國公並食祿三

宋書卷六

卷六

千石封湯和中山侯耿炳文長興侯吳良江陰侯廖永忠德慶侯傅友德潁川侯趙庸南雄侯楊璟滎陽侯郭興軫昌侯顧時濟寧侯吳禎靖海侯唐勝宗延安侯陸仲亨吉安侯費聚平涼侯周德興江夏侯陳德臨江侯華雲龍淮安侯胡廷瑞豫章侯朱亮祖永嘉侯韓政東平侯俞通源南安侯康茂才子鐸斯春侯並食祿一千五百石王志六安侯鄭遇春滎陽侯曹良臣宣寧侯黃彬宜春侯梅思祖汝南侯陸聚河南侯並食祿九百石華高廣德侯食祿六百石並賜鐵券子孫世襲李善長賜誦開國輔運推誠守

臣文臣徐達而下並賜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封汪廣洋忠勤伯劉基誠意伯並食祿二百四十石爵止其身不給券世襲餘功臣授都督指揮等秩仍徧賜諸功臣綺帛惟李善長徐達得賜文綺各有差廖永忠論功當封公以其使所善儒生為探謀之上知其情故封侯其鐵券制如瓦形面鐫諸文背鐫免罪減死俸祿之數字嵌以金閱當時無知其制者令取江南吳越王裔孫所收宋券為式製之先是廖永安在吳卒封楚國公蔡遷卒封安遠侯又封汪興祖東勝侯有言其過者上宥不問惟不給券十

宋書卷六

卷六

二月封薛顯為永城侯顯嘗安殺胥吏數醫又殺天長衛千戶吳富皆無罪上封顯侯令三令其祿給養被殺者之家不與鐵券惟賜文綺及帛六十四年正月詔給賜公侯徐達等臨濠山地佃戶守墳人戶歲依戶各有差十月傳友德等平蜀還論功賞友德廖永忠白金各二百五十兩彩段二十束粟餘將士各有差惟楊璟無功不賞以汪興祖有功沒于王事仍給券七年甲寅十一月上詔論諸功臣叙其勲勞曰朕為天子諸子皆封王惟功臣庶子未有所得勅中書都督府爵諸功臣庶子以流官十年

漢真仁高麗兵賊被執不屈死之事聞追封樂浪公諡
襄有子生數月封西涼侯湯和進封信國公六月沐英藍
玉等征西番還英先已封西平侯至是封藍玉永昌侯王
弼定遠侯張龍鳳翔侯吳復安陸侯葉昇靖宣侯謝成永
平侯張溫會宣侯周曹興懷遠侯周武雄武侯金朝興宣
德侯仇成安慶侯並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十月
朱亮祖鎮廣東所為多不法番禹知縣上言事皆實上徵
還以功臣不下吏但羅職居京師未幾卒以侯禮葬十五
年壬戌十二月封李新為崇山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十七
年甲子二月傳友德等平雲南師還進封傳友德顯國公
食祿三千石封鄧英武定侯胡海東川侯陳桓晉定侯張
翼鶴慶侯並食祿二千五百石賜鐵券子孫世襲仇成張
龍王弼仍舊封加祿為二千五百石并吳復金朝興並賜
鐵券得世襲藍玉以北征進封涼國公二十年丁卯八月
封何真為東莞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子孫世襲九
月都督張赫朱壽俱以督運有功赫封航海侯壽封舳舻
侯並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二十一年戊辰五月都督張
銓以逆征雲南有功封永寧侯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拾

揮使八月湯和辭歸鳳陽 上降勅褒賜黃金三百兩
白金三千兩鈔一千五百錠綺幣四十端又賜其夫人胡
氏黃金二百兩白金一千兩彩幣二十端後每歲一召入
觀宴賜甚厚二十七年己巳 上以天下無事憫諸將老
欲保全之詔公侯顯還鄉者從之於是定遠侯王弼武定
侯郭英南安侯俞通源各陞辭 上賜弼緡錢五萬治第
鈔二千錠葺先塋黃金二百兩白金二千兩彩段三十表
裡英等各差二十三年庚午正月以誅胡惟庸謀逆故
肅清逆黨榜烈勲臣五十七人已歿者不與焉功高望重
連歲總兵者八人徐達李文忠馮勝鄧愈湯和俱公耿炳
文吳良沐英俱侯壽薄書而指示者一人李善長公以義
氣封者卿過春等三人隨軍征討未總兵者周德興郭子
興等十九人建功者公傳友德藍玉侯葉昇等十五人可
親望而不親望未歸者韓政等七人俱侯共五十七人胡
海征蠻師還辭歸以例賜黃金二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一
千錠幣帛六十四匹五月李善長以他累坐削祿或以胡惟
庸黨為言 上疑之亦未究會有星變其占為大臣災
上殺京民怨逆者善長請免其黨數人 上怒賜善長死

十月劉基初封伯止其身後得賜號開國輔運守正文臣
與功臣列得世襲又以胡惟庸諸羅之基卒上誅惟庸
知基為惟庸所害甚憫之命基子璉襲伯封增祿共五百
石賜錢券子孫世襲二十四年辛未八月耿炳文辭歸賜
緡錢五萬治第鈔二千錠葺先塋黃金四錠白金四十錠
彩段三十表裡二十五年壬申五月俞通源南征洞蠻還
封趙雋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券子孫世襲二十七年甲
戌五月詔功臣官二品以上者得賜第于其鄉官給費樹
碑于其先墓二十九年擢韓成子韓觀為都督同知賜第
京師二十六年癸酉二月藍玉以恃功跋扈謀不軌事泄
伏誅與前胡惟庸之誅所連坐死配者數萬人二十九年
丙子七月大賚天下武臣詔諭慰之詞極溫懇諸臣感泣
各頓首謝其後諸功臣各遷封徐達中山王謚武宣常遇
春開平王謚忠武李文忠岐陽王謚武靖鄧愈宣河王謚
襄武湯和東甌王謚武順沐英黔寧王謚昭靖皆配享太
廟塑像功臣廟餘侯皆追封公或塑像功臣廟或配享者
論曰古今帝王創業功臣未有如我國朝之盛其報功之
典亦未有如我國朝之隆者漢功臣莫先韓彭已誅夷其

他不再傳皆失侯奪爵國除矣唐房杜子孫不免流落
其他可知我聖祖封以高爵厚祿既賜券世襲又官其
庶子既賜田賜第賜佃戶儀仗戶歸老陞辭又賜金幣楮
鈔可謂至隆而極厚矣如徐達元功其子孫開西國至于
今而天下諸武弁孰非功臣之後此豈前代之所有邪然
有不能無疑者開國之初胡大海功最著馮國用最親信
趙德勝等亦皆傑出至三年大封功臣時馮趙未有子
否國用或以弟勝故而大海子德濟又從征有功不聞其
有封爵廟祀亦無之又馮勝封公位鄧湯上而後不追封
王爵廟祀不得與湯鄧伍此在當時必有說而今不可考
矣至李善長封爵在中山上以黨累不嗣豈人情哉傳友
德人謂其功業威望當右湯鄧而不嗣之故亦無所稽頃
年廷臣建議錄常李鄧湯之後得復爵爵誠意伯亦復而
善長友德獨遺此不可謂之缺典乎又封爵之始功大者
得嗣公侯伯功小及其部曲則襲指揮千百戶等官今指
揮以下官仍故而侯伯之後多斬焉無聞如廖永忠吳禎
吳良耿炳文吳復等至無人主其祀也如以世遠而漸斬
則當俱從通咸可也何遽爾邪無亦高爵為人所忌而子

有千國典者亦易昭顯其小者人多畧而存之也然豈非錄其小而遺其大乎司太常竹帛者當知所以處此

正位分藩

元至正丙申 上已克金陵秋七月諸將奉 上為吳國公李善長徐達等以 上功德隆盛屢表勸進不許善長等固請乃以甲辰正月朔即吳王位建百司官屬丙午十二月宋主韓林兒殂丁未正月朔始稱吳元年李善長又勸進獨不許時陳友諒張士誠方谷祿俱已平陳友定郡縣多下李善長率群臣又上表勸進獨不許善長等援漢

高帝故事固請表連上

廿八

高帝故事固請表連上 上曰中原未平軍旅未息吾意天下大定然後議此而卿等屢請不已此大事當斟酌禮儀而行不可草草善長具即位儀進 上乃御新宮以百官推戴意告 上帝神祇至戊申春正月四日己亥 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追帝 祖考妣奉冊寶上 懿祖尊號曰恒皇帝妣曰恒皇后又上 德祖 熙祖 仁祖帝后尊號乃立馬氏為皇后子標為皇太子三年庚戌四月詔封諸子為王分鎮諸省乃封第二子棣秦王國西安第三子桐晉王國太原第四子韓燕

國北平即我 成祖文皇帝第五子櫟周王國汴梁

六子楨楚王國武昌第七子棣齊王國青州第八子棹潭王國長沙齊潭未幾國除第九子杞魯王國兗州第十子檀蜀王國成都第十一子 湘王國荊州今絕後又封子代王大同次肅王甘肅今移蘭州次道王廣寧今移荊州次慶王寧夏次寧王大寧後移南昌國除次岷王雲南今移武岡次谷王宣府今絕次韓王平涼次藩王潞安次安王今絕次唐王南陽次郢王安陸今絕次伊王洛陽太子秦晉 成祖俱 高皇后出諸王諸妃出 皇子共二十

四又封姪孫為靖江王國廣西文正子也

廿九

四又封姪孫為靖江王國廣西文正子也 上製祖訓於太子諸親王各派皆擬二十字其子孫輩取一字為雙名上字下字則以火土金水木傍字循環用之二十世之後仍續其親王歲祿一萬石慶肅諸王亦有二千石者親王嫡長子襲封餘子封郡王初封祿二千石嗣封一千石郡王嫡長子襲封餘子授鎮國將軍祿一千石鎮國子俱輔國將軍祿八百石輔國子俱奉國將軍祿六百石奉國子俱鎮國中尉祿四百石鎮國中尉子俱輔國中尉祿三百石輔國中尉子世授奉國中尉祿二百石 皇女曰公主

祿二千石配駙馬都尉親王女曰郡主祿八百石郡王女曰縣主祿六百石郡王孫女曰郡君祿四百石曾孫女曰縣君祿三百石玄孫女曰鄉君祿二百石配俱儀賓其宮室服色儀仗各有差

論曰我聖祖皇嗣之盛亦古所未有也古稱後裔之盛莫如黃帝者由我聖祖觀之又過黃帝遠矣豈非功高千古之報邪其爵祿之差等藩國之形勝與製名之義玉牒之藏皆事為之制而一無所遺誠聖神之慮燕詒之謀也雖然古人有云聖人之創制立法有不容為其後計

鴻猷錄卷六

手

者變而通之存乎其人耳我聖祖汛掃胡元肇造區夏遠法周漢之封建近懲唐宋之孤立其大封同姓強幹弱枝固理勢所宜然者然天潢綿永本支百世益斯之慶且將半天下矣民供之有限祿入之不給亦勢之所必至者其在先朝嘗為本折兼夫之法又為限妻媵之制然亦但可小舒目前之急耳豈萬世不易之常道邪使聖祖在今日必思所以處之廟堂善後之術不可不預為之所也

鴻猷錄卷七

京山高岱編輯

封國燕京

經雲鄭文穆門人劉佩校正

成祖文皇帝太祖第四子洪武三年庚戌四月太祖詔封諸皇子成祖封燕王國燕京即今京師舊為北平布政使司城池宮殿仍舊惟易瓦色十一年十一月定諸王宮城制式太祖曰除燕王宮殿仍元舊諸王所營造不得引以為式二十三年庚午文皇帝既之國

鴻猷錄卷七

乙

太祖欲諸王知軍旅之事乃勅秦王率晉王燕王督諸將分通北征殘虜秦王晉王師久不出文皇帝率傅友德等出沙漠至迤邐山擒虜將乃兒不花還秦王上言文皇帝不遵節制文皇帝亦上書自劄太祖廉知其情曉慰之仍降勅諭戒秦王二十五年壬申懿文皇太子薨皇太孫生而頭顱稍偏性聰穎善讀書然仁柔少斷太祖每令賦詩多不喜一日令之屬對大不稱旨復以命文皇帝語乃佳太祖大喜嘗有意易儲群臣多諫沮之劉三吾曰若然置秦晉二王何地太祖乃止二十八年乙

亥九月北平永清衛龍門產嘉禾異穎同穗其三幹合為一仍三穗者二三幹合為一仍二穗者六是歲大熟時文皇帝在燕藩遣使來進群臣表賀太祖大喜為詩一章賜之首言創業之艱難天命之不易與除暴禁亂之勤撫民治兵之畧中言天錫豐年之屢史書垂戒之殷明堂禮薦之重未示謙冲戒誼之意為善不足之誠大矜下民之惠其與民同樂盛心溢于言表云初諸王封國時太祖多擇名僧傳之僧姚廣孝知文皇帝必嗣天位乃自言曰大王若使臣得侍當奉一白帽子大王戴蓋言王上加白其文皇也文皇帝遂言於太祖乞廣孝得之廣孝至燕邸薦鄧人素珙相術文皇帝使召之至今使者與飲于酒肆文皇帝服衛士服偕衛士九人入肆沽使者謂珙相十人珙趨拜文皇帝前曰殿下何自輕如此文皇帝陽不省曰我輩皆護衛校士也珙不對乃召入詳扣之珙稽首曰殿下異日太平天子也龍形鳳姿天廣地濶額如圓璧伏犀貫頂日麗中天五岳附地重瞳龍耳二肘若玉印狀龍行虎步聲若洪鐘足底龜文有二黑子年四十髯長過臍法當登大位文皇帝恐人疑乃陽以罪

不滿歡錄卷七

二

遣之行至通州既登舟密召入邸三十一年戊寅閏五月乙酉太祖高皇帝崩建文君即皇帝位哀詔至諸王入臨會葬文皇帝至自燕以有疾不拜侍中許觀廷劾之詔置不問論曰我太祖聖明神智豈不知文皇帝之必嗣大統又豈不知建文君之牽於文義非可以紹新造之邦邪觀建文詠新月之詩則不喜及屬對語陋則大怒其喜怒豈徒在文字間蓋亦占知其不終矣所以欲易儲而不果蓋亦有甚難處者乎其間何也創業之主其為即後世之所程法况繼體垂統大事邪祖訓著有定制豈容所行之不符也蓋欲易儲者所以貽一世之安而終不易者所以定萬代之法是故有權衡輕重其間而又况有秦晉二王在尤難處也是固知天命有歸已亦姑循常道俟之耳或言高廟顧命時以小篋授建文君扁鑰甚密成曰臨難乃啓及建文君出奔啓之則僧楊應能度牒及披刺具耳此其事雖曖昧未足盡信然為是說者必當時有見于高廟之微意也至於文皇帝之聖文神武卓然帝王之資天命兆於嘉禾人事占於相術天之所興孰能禦之况

不滿歡錄卷七

三

大業甫創之始非 文皇帝繼之未必不以更張之擾優
集之過而隳壞成功其何以貽千萬年無疆之慶也是知
今日之紀綱振舉而夷虜懾服者則 文皇帝之繼述與
太祖之開創當並稱哉

靖難師起

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 皇太孫旣即位詔改明年為建
文元年時兵部尚書齊泰受顧命黃子澄以舊學擢太常
卿遷 高皇帝遺命召方孝孺而侍讀學士又擢練子宣
右副都御史並見信用初 高皇帝欲強宗藩以鎮安天

鴻猷錄卷十

四

下諸親王多擁三護衛重兵遣將徵諸路兵必開白親王
知乃發建文君立諸王皆叔父尊屬等威稍踰制 太祖
之喪 成祖入臨以疾不能拜侍中許觀廷勅之詔不問
戶部侍郎卓敬密奏裁抑宗藩疏入不報於是周齊相代
岷諸王頗相煽動有流言聞於朝建文君患之謀諸泰等
泰與黃子澄首建削奪議請如漢七國故事建文君乃以
事屬泰子澄一日羅朝召子澄曰先生憶昔東閣門之言
乎對曰不敢忘然事須密子澄退與齊泰謀之泰曰燕握
重兵且素有大志當先削之子澄曰不然燕預備久卒難

鴻猷錄卷十

五

高宜先取周剪燕手足即燕可高矣乃命李景隆以兵至
河南迫執周王及其世子宮眷送京師遷之雲南十一月
燕齊皆有人告變建文君問子澄曰孰當先子澄曰燕王
久稱病日事練兵且多異術士左右此其機事已彰露
不可不亟高之復召齊泰問曰今欲高燕燕王素善用兵
計將安出泰對曰今北邊報虜入寇以防邊而名遣將戍
開平悉調燕藩護衛兵出塞去其羽翼乃可高也建文君
從之乃以工部侍郎張昺為北平左布政使以謝貴為都
指揮使察燕帥動靜高之代王居藩有貪虐狀建文君遣
之入蜀使與蜀王居化導之魏國公徐輝祖 成祖文皇
后同產兄然心附建文君嘗以燕事密告之大見信用二
年己卯正月 成祖遣長史苗誠入奏事遂使覲朝廷所
為建文君密問燕帥事誠具告之建文君乃遣誠還燕使
為內應至則 成祖察其色異心疑之二月建文君以都
督耿璣掌北平都司事都御史景清署北平布政司參議
皆使覲燕帥事尋皆召還又遣官為採訪使分巡天下都
御史暴昭採訪北平具以燕帥事密聞於朝請為之備三
月建文君用齊黃策命都督宋忠集邊兵三萬屯開平燕

內護衛精銳俱選隸忠麾下又召燕師胡騎指揮閻章
入京師命都督徐觀練兵于臨清都督耿獻練兵于山海
關密勅張昂謝貴使嚴密之備四月 高皇帝小祥 成
祖遣世子兄第三人入臨戎曰不宜偕往 成祖曰令朝
廷勿疑也及至京齊泰請并留之黃子澄曰不可事覺彼
得先而備不若遣還令勿疑也世子兄弟皆魏國公徐輝
祖甥輝祖察高煦有異志密奏曰三甥中獨高煦勇悍無
賴非但不忠且叛父他日必為大患建文君以問輝祖弟
增壽及駙馬王寧皆庇之力悉遣歸國高煦陰使使入輝
祖廐取其良馬以行輝祖遣人追之不及初世子入京
成祖大憂悔暨歸喜曰吾父子復得相聚天贊我也且具
得京師動靜建文君以人告賊王不法事削其護衛又以
湘王柏偽造鈔及擅殺人降勅切責仍遣使以兵迫執之
湘王曰吾聞前代大臣下吏多自引決身 高皇帝子南
面為王豈能辱奴輩乎求生活乎遂闔宮自焚死又以人
告齊王榑陰事詔至京廢為庶人拘係之六月燕山護衛
百戶倪諒上變告燕師官校于諒周鐸等陰事逮係至京
皆戮之有詔誚讓 成祖成祖乃佯狂稱疾走呼市中奪

酒食語多妄亂或以土壤彌日不甦張昂謝貴等入問
成祖盛怒擁大猶自謂寒甚昂等皆歎息為誠密語昂非
真疾也曩 成祖封國時姚廣孝知天命有存密有推戴
意 成祖乃令之下廣孝以三錢授 成祖密祝之始擲
一錢於案即視 成祖曰殿下欲為何事 成祖斥之曰
何妄言更擲曰有之遂陳天命所在乃薦術士索珙珙相
成祖法當為天子曰僕曩及膺即正大位 成祖曰夕視
其曩及膺矣召示之昂首謂曰吾曩何如珙對曰曩則及
膺矣殿下何仰首仰則猶少不及然時至矣特為力稍
難耳時有顙士不知何許人亦亡姓名佯狂譎誕語多不
倫然事或奇中人不識 成祖獨心異之時召與言多隱
語贊成大事意一日見張玉子輔坐背有梁塵拍其背曰
如此大塵猶不起邪又嘗落 成祖曰城西某所有地貴
不可言殿下豈有可葬者乎 成祖怪其言不祥曰無之
顙曰殿下乳母何在曰死黨葬矣顙曰亟改葬是是嘗有
徵 成祖從之今所稱聖夫人墓是已先是 成祖聞諸
王多以罪廢又聞湘王自焚死不勝悲憤上書求諸王罪
過狀建文君怒疑忌益深諸將以兵屯近地者日見迫脅

成祖憂懼不知所出會燕山護衛百戶鄧庸以奏事至下獄訊之庸具言 成祖將舉兵狀齊泰等即殺特遣使往建燕府官屬密令譟貴張昂岳燕使密約燕府長史葛誠斬庫振而內應以北平都指揮張信為 成祖舊所信任密勅信使執 成祖還京師信受命憂甚不敢言母疑問之信以告母孀曰不可吾故聞燕王富有天下王者不死非汝所能擒也信益憂策決亡何有勅使趣之信艱然曰何太甚至此也乃往燕邸請見不得入乘婦人車徑至門求見 成祖見其挺身來無他也乃召信入拜於床下 成祖佯為風疾不能言信曰殿下無爾也有事當以告臣 成祖曰疾誠然非妄也信曰殿下不以情語臣乎今朝廷有勅擒殿下殿下果無意當就執如有意勿諱臣 成祖見其意誠下拜曰生我一家者子也乃召廣孝至謀事適簪瓦墮地 成祖心惡之色不悅曰此何祥也廣孝曰無異是欲易色耳時有二人突入叩見 成祖曰殿下尚安坐此邪 成祖問何人二人曰殿下不亟順天應人何猶安坐此也 成祖叱曰狂夫何來妄言乃爾二人各言曰臣為布政司吏秦亨按察司吏李友直今藩自

諸臣密疏殿下欲謀大事得旨逮殿下朝使令將至矣朕不信跡草在此 成祖以藩臬吏恐使來探已者怒逐之出二人曰逐之出亦死不出亦死寧死此不出乃留匿邸中 成祖出其跡草示護衛指揮張玉朱能等曰此何為者遂令玉等帥壯士八百人入衛七月譟貴張昂督諸衛士皆甲圍府第索所逮諸官屬飛矢入府城內 成祖與張玉朱能等謀曰彼軍士滿城市吾兵甚寡奈何朱能曰先擒殺譟貴張昂餘無能而也 成祖曰是當計取之今姦臣遣使來逮官屬依所坐名收之即令來使召貴昂付所逮者貴昂必來則擒之一壯士力耳是月四日壬申 成祖稱疾舉御東殿官偕入賀 成祖先伏壯士左右及端禮門內遣人召貴昂不來復遣逮官屬內官以所就逮名姓乃至衛士甚眾及門門者呵止之貴昂入 成祖曳杖坐賜宴行酒出爪數莖曰適有進新水者與卿等共嘗之 成祖自啖片水擲水皮於地怒責貴昂等曰吾奉藩守土未嘗一干擾有司爾等何為爾間又曰吾何病第為姦臣所迫耳遂擲杖起伏甲出擒譟貴張昂并執葛誠盧震等皆斬之貴昂諸從人在外者尚未知見貴昂移時

不出各稍散去圍王城將士聞晝已破執亦潰散
成祖乃命張玉等率兵乘夜出攻奪九門黎明已克八門
惟西直門未下 成祖命指揮唐雲單騎往諭守者曰汝
毋自苦令朝廷已聽王自制一方矣汝等亟下後者誅服
聞雲言皆散乃下令安集軍民撫順討逆三日城中大定
初 成祖屢問姚廣孝師期姚屢言未可至舉兵先一日
曰明日午有天兵應可也及期衆見空中兵甲其帥玄帝
像也 成祖即披髮仗劍應之

卷七

燕果用其言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先事以制人也黃子澄
明知 成祖難齒乃先從事于所不足忌之列國而機事
久泄情態盡見使 成祖得練兵蓄威從容為備及世子
兄弟俱入朝在 成祖未有必歸之策徒以安建文君之
心而使三子同陷不測之險此其為危亦甚矣而子澄又
居然遣之歸國夫嚴制之於千里之外而顧疑之於閭閻
之中雖愚者不為也此豈非有鬼神佑臨其間而天將
啓帝王萬世之業乎故人謀之疎實天命之有在也乃若
我 成祖靖難之舉亦誠有不得已哉蓋天命所在固不

可逃而人事之值亦誠有不容不然者否則不為周之遷
則而齊之執矣齊黃綬患諸藩疆盛而欲為其中國謀亦
當處之以禮行之以漸擇一二甚者而稍損抑之則可乃
永及改元諸王繁以得罪親親之典未聞一惇其日所講
求者無非戕賊骨肉之計於古帝王睦族之義若罔聞焉
我 太祖之靈豈樂此乎使四海聞之曲直有在此張信
所以憤其太甚而不平也雖然夷齊之諫不病於周武吊
伐之聖何憾于殷頑然則齊黃輩可不謂之忠乎我 成
祖亦曰彼貪其祿自盡其忠又曰今日使練子寧在吾當
用之則聖心揆然可知已又可以疎間故而沒之哉

轉戰山東

已卯洪武三十二年即華陰建文元年七月癸酉 成祖
靖難師起以誅齊泰黃子澄警師去建文紀年仍稱洪武
署官屬以張玉朱能丘福而都指揮僉事權吏李友直而
布政司叅議孫奎金忠為燕紀善下令諭將士曰予 太
祖高皇帝之子今為姦臣謀害 祖訓云朝無正臣內有
姦臣必舉兵誅討以清君側之惡今綢迫於躬實不得已
義與姦臣不共戴天率爾將士誅之用命者有厚賞不用

命者有顯戮罪人既得則法周公以輔成王爾等其體予
心毋違命於是參政郭資副使墨麟都指揮同知李濟陳
恭等皆從之乃以郭資守北平出師次通州指揮房勝以
城降張玉曰不先定薊州恐他日為後患時都指揮馬宣
嚴兵守薊州成祖命玉帥兵往討玉至使人諭之不下
宣引兵出戰玉擒斬之又執毛指揮遣人送至北平玉撫
定薊州乘夜趁邊化戒將士止殺曰行師以得人心為本
因簡勇士夜四鼓登陴開其城門將士入城中始覺守將
帥眾拒擒斬之餘不戮一人玉與朱能合兵狗永平於是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七

密雲諸衛縣寄望風未附成祖率張玉朱能攻灤河玉
進曰楊松潘忠在某州扼吾南路宜先取成祖然之遂
親率兵命玉為先鋒朱能副之初建文君得成祖舉兵
報遣耿炳文帥師北向炳文聞成祖南徇乃率眾三十
萬先至真定遣先鋒都指揮楊松進據雄縣都督徐凱駐
河間潘忠屯莫州禦之張玉往覘炳文營還報成祖炳
文軍無紀律其上有敗氣無能為成祖躬探甲冑帥師
至涿州圍雄縣破之楊松死焉潘忠自莫州求援成祖
逆擊擒之乃詔問諸將師而愆衆未有定玉曰當徑趨真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七

定彼雖衆新集志未齊一我軍乘勝可一鼓破之成祖
曰玉言正合吾意吾倚玉一人足辦矣師抵真定成祖
曰炳文不虞我至由間道破之必矣乃與丘福以奇兵出
其背炳文出兵決戰朱能帥敢死士三十餘騎衝陣諸軍
夾擊橫貫其陣炳文兵大敗擒左副將軍駙馬李堅右副
將軍都督審忠及都督顧成斬首三萬餘級又擊敗安陸
侯吳傑兵成祖謂玉曰今日之捷汝之功也非汝與吾
合意不及此朱能與三十騎追奔至漚沱河炳文衆尚數
萬復列陣向能奮勇大呼衝入敵陣衆披靡自相蹂躪
死者無算炳文死之成祖賜書褒獎玉能部卒薛祿以
擒李堅功授指揮十月遼東守將吳高聞成祖在真定
悉兵攻永平永平道人告急又謀報李景隆引兵數十萬
將攻北平成祖與諸將議曰北平兵食足世子能得將
士心可備禦無患永平失則東藩微矣乃馳援永平高
望風棄輜重遁追擊敗之先是建文君聞耿炳文敗死遣
李景隆將大兵檄北平黃湜為指畫軍事景隆依違顧望
駐師河間不進成祖呼景隆小字曰我在此李九江必
不敢來大寧去此不遠移師藪之可無後患景隆聞吾兵

向大寧必乘虛擄北平我選師破之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也乃整兵趨大寧諸將以松亭關守備甚嚴成祖曰從劉家口徑取大寧大寧破松亭之衆不降則潰矣遂入攻自辰至午城破指揮朱鑑死之執都指揮房寬撫定城中遂以寧王歸令遣薛祿帥兵下富峪會川寬河等處亡何李景隆兵至圍城時有都督瞿能戰勢甚銳景隆忌沮之不令進北平城中得而備汲水淋城皆冰不可攻成祖悉大寧諸將及降胡吳契丹兵南至鄭村坝上與景隆兵大戰三日抵北平城下張玉直搗其營城中亦鼓譟出中外夾擊景隆兵大敗遂奔濟南成祖居寧王於北平諸將服成祖謀算如神成祖曰偶中耳諸君所言萬全策也時建文君命都督宋忠守懷來都指揮俞瑄守居庸關謀攻北平成祖既擊退景隆師乃與諸將謀曰居庸關天險北平襟喉也必據此方可免北顧憂聞瑄等欲來攻吾城莫若乘其初至衆心未定取之諸將皆曰善遂令都將徐安徐祥等攻奪居庸關城瑄走依宋忠成祖曰宋忠擁兵懷來有必爭居庸之理宜因其未定擊之諸將或以衆寡不敵為疑成祖曰當以智勝力非所論

也宋忠輕躁寡謀擊之必敗遂帥馬步精銳八千捲甲倍道進獲謀者言宋忠激怒其將士云爾等家在北平者皆被殺無遺矣成祖乃命各家人張所舊用旗幟為先鋒懷來兵識其旗幟又見父兄子弟無恙相呼應皆大喜多降者忠倉卒列陣成祖麾兵渡河大敗之忠奔入懷來城成祖率衆乘之入逐執忠并擒俞瑄斬首數千級餘衆悉降兵勢大振山後諸州響應乃移師行定廣昌蔚州成祖曰李九江集衆德州欲俟來春大舉我當誘之來以故其衆今進攻大同必往告急勢不得不來援苦寒之地南卒不堪奔命凍餒逃散必衆逸而勞之安而動之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十二月遂進攻大同守臣往告急景隆果以庚辰正月帥師出紫荆關援大同成祖乃由居庸關入還北平景隆軍往還不值凍餒死者甚衆復東還時景隆師屢敗匿以捷聞建文君加景隆太子太師又遣中使賫斧鉞旌麾賜之渡江值迅雷風雨敗舟沉江中人知其不祥乃優賜之四月李景隆自德州帥兵過河間前鋒將至白溝河郭英等過保定期合兵成祖率諸將進駐固安謂丘福張玉等曰李九江志大而無謀喜專

而達衆郭英老邁退縮平安懷而自用胡觀驕縱不治吳
傑懦而無斷數子無能而也惟恃其衆耳衆豈可恃人衆
易亂擊前則後不知擊左則右不應徒多無益况將帥不
專分數不明往者鄭村壩上之戰兵非不多逐之即敗夫
將者三軍之司命也將志棄則三軍之氣不奮而敗形矣
甲兵糧餉適足為吾之資耳爾等但礪兵秣馬聽吾指揮
取之當如拾芥但當以過殺為戒耳張玉請往先駐白溝
以逸待勞 成祖從之命率兵先往既至三日景隆兵乃
至 成祖駐師蘇家橋夜大雨平地水三尺 成祖夜起

大鴻猷錄卷七

七

坐待旦忽見兵刃大光如電擊錚錚作聲皆鳴 成
祖喜曰此必勝之兆也乃自帥師以未能而前鋒已未日
中至白溝河時景隆郭英吳傑平安翟能等合兵六十萬
彌百萬 成祖麾兵擊之不利平安翟能奮勇衝之所向
披靡殺傷北平兵甚衆遂却都指揮何清被執日已曛兩
軍猶鏖戰夜深始各收兵歸營 成祖乃秣馬待旦張玉
將中軍未能將左軍陳亨將右軍而先鋒丘福將騎兵繼
之馬步十餘萬黎明渡河索戰翟能及其子與北平將房
寬接戰平安分兵兩翼來擊房寬兵敗被擒斬數百人張

玉見寬敗有懼色 成祖曰勝負兵家常事敵兵雖衆日
中保為諸君破之遂麾精銳突入其左掖高煦率張玉等
諸軍並進 成祖親以七騎馳擊之且進且退如是者百
餘合殺傷甚衆南軍飛矢如注 成祖馬三被創三易之
所佩矢三服射皆盡乃提劍左右奮擊劍鋒折不可用乃
稍却馬阻于隄幾為翟能所及平安運槊馳捷所向無敢
禦者斬北平將陳亨于陣徐忠亦被創斷兩指木斷自斷
擲之裂衣裹創復戰高煦見事急帥精騎數千而與 成
祖合 成祖方為翟能所窘被斬從騎百餘人南師將俞

大鴻猷錄卷七

七

通淵陸涼勝聚復引衆赴之 成祖亦疲甚得高煦兵合
勢益奮會大風起南師陣少動 成祖以勁騎繞出其後
突入馳擊與高煦騎兵合遂斬翟能父子于陣朱能亦敗
平安兵於是南師大潰俞通淵戰死監軍侍郎陳復初朝
服躍馬溺河中郭英兵潰而西李景隆兵潰而南棄輜重
不可勝計斬首及溺死者十餘萬降者數萬人張玉帥師
追至鐔山月樣橋等處橫屍百餘里景隆單騎走德州其
降衆 成祖悉慰遣之南師聞者皆解體頭降魏國公徐
輝祖而殿獨全軍還 成祖命諸將帥師進圍德州五月

山東參政鐵鉉方督餉赴景隆軍會景隆師潰東奔諸城
邑皆望風潰鉉乃與參贊軍務高巍酌酒同盟以死自擄
收集潰亡召募士卒以守濟南李景隆棄德州走濟南
成祖遂入德州撫吏民籍府庫獲糧百餘萬斛軍餉益饒
屬邑皆附濟陽教諭王省集諸生于明倫堂大哭觸堂柱
死成祖督諸將帥師向濟南景隆衆而十餘萬出禦倉
卒布陣未定諸將擊之景隆復大敗單騎走成祖以兵
圍其城鐵鉉督衆悉力捍禦建文君召李景隆還以盛庸
為征虜大將軍陳暉副之禦北師有景隆罪不治黃子澄
慟哭諫曰景隆觀望懷二心不誅何以謝宗社勵將士乎
都御史練子寧亦執景隆于朝班哭數其罪曰敗陛下大
事者此賊也臣備員執法請誅此姦賊皆不聽七月建文
君以方孝孺議倣周禮更定品官階勳增損洪武禮制又
改諸殿門名及東宮官僚之制時成祖師圍濟南久令
人射書城中促降有儒生高賢寧在城中乃作周公輔成
王論射城外諸罷兵不報其後城下得賢寧成祖賢之
欲授以官不受遣去以全其志時成祖圍濟南已三月
百方攻之不下乃堰城外諸溪澗水灌城鉉詐令軍民出

門發成祖幾為所獲下令以礮擊其城城且壞鉉大驚
太祖高皇帝神牌懸其處師不敢擊鉉時募壯士出擊北
軍破之姚廣孝進曰師老矣請暫還北平以畜後舉成
祖從之師還鉄鉉遂與盛庸等合兵進復德州諸郡縣建
文君擢鉉兵部尚書封庸歷城侯詔督諸軍北伐命副將
軍吳傑進兵定州都督徐觀屯滄州成祖既還師北平
十月聞盛庸兵漸北而欲出師攻滄州延南師為備乃陽
下令征遼東諸將士聞之不樂至通州張玉朱能請問曰
今密通大敵而勤師遠征况遼地寒早士卒不堪此行何
意成祖屏左右語之故曰今盛庸駐師德州吳傑平安
守定州徐觀銘築滄州相犄角為吾梗德州城壁堅且
敵衆所聚定州修築已完城守亦備時難猝下獨滄州土
城墮圯日久天寒地且凍雨雪泥淖築城不易我乘其不
備趣攻之必有土崩之勢兵事貴神密佯言征遼東者使
彼懈不備耳玉與能叩頭稱善徐凱謀知北兵征遼東果
不為備遣兵四出伐木晝夜築城成祖師至天津語諸
將曰彼所備惟青縣長蘆今礮梁竈坡等處無水彼必不

由此可徑至滄州乃以夜三更啓程一晝夜行三

里遇偵騎盡殺之比曉至滄州城下凱猶不知督衆築城如故見兵至亟分兵守城堞衆股慄不能甲成祖麾兵四面急攻之督壯士由東北隅肉薄登逐拔其城先以兵斷其歸路生擒凱等斬首萬餘級餘衆悉降偏將譚淵坑殺之送凱至北平十二月盛庸移師駐東昌成祖師次臨清進攻東昌庸與鐵鉉等聞北師將至大搗賞將士指師簡精銳背城而陣列火器毒弩以待成祖謂諸將曰彼既以乏糧移駐東昌東昌素無蓄積其何恃時此師

嘉慶錄卷七

廿

屢勝見庸軍即鼓譟前鋒盡爲火器所傷會平安兵至與庸軍合庸麾兵大戰比兵却往往有棄甲降者庸乃縱兵圍成祖數匝成祖自衝擊不得出朱能率胡騎奮擊其東北隅庸等撤西南兵往禦圍稍緩能衝入奮力死戰翼成祖出張玉不知成祖已脫出突入陣救之數死於陣庸軍衆勝擒斬萬餘人北兵大敗是役也成祖教危甚以建文君出師時詔諸將戒約軍士曰燕王朕叔父必不得已生致之不可加害令朕他日有殺叔父名故成祖每挺身戰諸將不敢輒以矢刃相加得免於害至是

兵敗成祖以一騎殿追者不敢近適高煦領兵至擊退

庸兵獲其部將數人薛祿亦數擊退南兵成祖知張玉敗歿乃慟哭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爲意第艱難之際失此良輔殊可悲恨師旋與諸將語每及東昌事曰自失張王吾至今寢不帖席食不下咽遂涕下不已諸將皆泣後舉報功之典謂侍臣曰論靖難功張玉當第一惜其早歿追封榮國公河間王事已正月成祖班師還北平諸將入見以東昌之敗皆免冠謝成祖曰爾等冠此非爾失失在予予以爾等皆同心戮力每有小過置不問因猶玩

嘉慶錄卷七

廿一

弛遂至違律并廢前功如慈母愛子過於姑息久致驕縱此豈子之罪哉諸將皆惶恐頓首流汗浹背初成祖師出姚廣孝曰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及自東昌還廣孝曰前固已言之昌爲文從兩日此後全勝矣二月成祖命僧修薦薦祭陣亡將士張玉等流涕曰奸臣橫加毒害我耳爾等憫我無辜力戰爲我而死念及今人痛切于心脫所服袍焚之以衣亡者丘福謂朱能曰殿下勵志如此何憂大業不成乎諸陣亡將士家父兄子弟見之皆感泣收淚自奮曰人不死而死而蒙主上恩德如此又何憾擔竭

力齒報且為死者雪恨耳 成祖見人心思奮乃激勵將士召募勇敢以齒進取

論曰 成祖用兵如風雷迅忽人不可測如鬼神之變化出沒不常令人不知所備方景隆以大軍駐德州不進則往襲大寧誘至城下而還師破之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也其攻大同景隆以師往敵則不與交兵而由居庸入還北平所謂敵逸而能勞之也及欲取滄州則陽言攻遼東以急其軍心所謂攻其所不備也料事料敵卓有成算今合遲速動合古兵法蓋其驍捷似唐太宗而機權變化漢

本朝獻錄卷七

七

高帝以下所不及也及東昌之敗罪已勵衆復死錄功使肝腦塗地之家不惟不怨懟其上而且仇敵雪恥此皆高世之能帝王鼓舞豪傑之術豈區區景隆輩所能禦哉雖然亦天命之所在也當時在內如徐輝祖在外如鉄鉉皆可以當元戎之任總北伐之兵者乃棄不用而委一景隆暨其敗也又不加誅焉夫景隆不但才不任將且觀望持二心故逗遛退縮雖有平安瞿能之勇竟無寸功而黃子澄以文武全才薦之何誤甚邪大抵天有所興必有所誤故曰 成祖之靖難建文之不終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

也

再出河北

辛巳三月建文君遣將戚庸等駐師德州吳傑平安等駐師真定 成祖自東昌還師北平激勵將士召募勇敢見人心思奮乃諭諸將曰敵勢見逼不可坐受其制宜往禦之乃帥師南出復諭將士曰爾等懷忠奮勇同心協力每戰必勝可謂難矣此者東昌之後不遵舊令遂棄前功深可惜也大抵懼死者必死指生者必生白溝之戰南軍退却故爾輩得歲之此懼死必死也爾等奮不顧身以一當

本朝獻錄卷七

七

百故能出萬死全一生此指生必生也自今毋恃累勝之功毋率累母吳傑庶幾可以成功諸將頓首受命 成祖乃與諸將議所向諸將請攻定州 成祖曰野戰易攻城難今戚庸聚衆德州吳傑平安駐真定相為犄角如攻城未拔彼合勢來援堅城在前強敵在後勝負未可知矣今真定德州相距二百里我以兵出其中敵必迎戰吾先擊敗其一軍餘當破膽也諸將曰吾今兩敵之間使彼合勢夾攻吾腹背受敵奈何 成祖曰百里之外勢不相及兩軍相薄勝敗在呼吸間雖百步不能相救况二百里哉明

日遂移軍東出三月師次淳化河遺游騎哨定州真定多為疑兵誤之謀報成庸軍夾河為營成祖乃帥師進距敵營四十里駐師下令曰吾觀敵陣每以精銳在前爾精在後明日當以勁師前摧其精銳餘自潰矣中軍去敵五六里嚴陣以待俟我以精騎馳出敵背擊之使前奔行數里力乏中軍俟其既過隨而擊之我驍其後必大潰慎勿逆擊彼敗不得前奔則盡力死關矣明日與成庸軍遇成祖以三騎覘庸陣庸遣騎追皆射却之乃以步騎萬餘薄庸陣攻其左掖敵擁盾層疊不得入遂用長木橫貫鉄釘擲之連貫其盾盾連不可運遂乘其隙攻入之敵衆棄盾走騎兵入擣其中堅北師中軍將譚淵戰死于陣朱能張輔等率衆並進成祖以勁騎繞出敵背貫陣前出與朱能等合勢擒斬其衆殺其驍將莊德楚智等時迫暮各歛軍還營成祖以數十騎逼敵營宿天明見四面皆敵兵左右請亟出成祖曰無恐日出乃引馬鳴角薄敵營從容去敵衆相視驚愕不敢近乃復整兵接戰成祖預戒諸將曰昨譚淵見敵敗遂擊太早故為所乘兵法曰窮寇勿追敵既敗當整兵俟其已過順勢擊之若必欲絕其

生路彼安得不致死聞淵不從吾言以致喪身爾等當以為戒今日爾等嚴陣與戰我以精騎往來陣間敵有可乘之隙即入擊之兩陣相當將勇者勝此光武之所以破王尋也乃交兵成祖臨陣督戰將士人人爭奮乃張奇兵往來衝之自辰至未各相持不退忽東北風大作塵起蔽天砂礫擊面人咫尺不相見成祖麾軍乘風大呼縱左右翼橫擊之鉦鼓之聲震地南軍大敗棄兵走斬首十餘萬級追至淳化河踐溺死者不可勝計降者悉縱遣之成庸車騎走德州成祖戰罷還營壓去滿面諸將不能識聞語聲始趨進見成祖每臨戰必身先突陣見一卒而敵固亦親援出之故將士皆樂效死吳傑等初自真定引軍出欲與成庸軍合未至八十里聞庸敗復還真定成祖語諸將曰吳傑等若嬰城固守為上策已出兵復歸避我為中策若來求戰則下策也我料其將出下策破之必矣諸將曰彼聞成庸敗必不出成祖曰不然吳傑平安擁十萬衆其不得與成庸合者以我軍間之今久不出將有老師之罪彼雖外與庸合實忌庸成功今庸敗彼欲獨擅其功勢必出我聲言散遣軍士取糧彼必乘虛來吾軍

散不遠出俟彼將至即集衆嚴師待之彼將落我彀中矣
即下令軍士出取糧戒勿遠又遣間入真定誘之吳傑等
果以兵來閏三月謀報傑等軍潯沱河北相去七十里

成祖乃率諸軍渡河時向暮諸將欲候明日 成祖曰吾
千里來戰患敵不出有計誘之今彼來送死又可緩邪緩
則彼退守真定城堅糧足吾坐受其故矣乃先策馬渡河
河水深壓驕輿由上流並渡遇水令淺輜重步卒得由下
流畢渡循河行二千里與敵遇會日暮 成祖恐敵遁去
親率數十騎逼敵營宿以繼之明日吳傑等安列方陣以

不傳敵錄卷七

廿七

待 成祖曰方陣四面受敵豈足取勝我以精兵攻其一
隅一隅敗餘自潰矣乃以軍縻其三面而親攻東北隅與
傑等大戰右軍稍却薛孫馳赴奮擊出入敵陣馬蹶為敵
所執奪敵刀斬數人復上馬督戰益力 成祖親率驍騎
數百循潯沱河繞出敵後突入陣中敵四面射矢集旗如
蠅平安以陣中縛樓高數丈登以望 成祖以精騎衝之
將及樓平安下墜而走幾被獲忽大風起發屋拔樹傑等
軍潰 成祖麾兵四面威之斬首六萬餘級追奔至真定
城下又擒其驍將鄧鵬陳鵬等盡獲軍資器械吳傑平安

走入城 成祖遣使持被箭旗還北平諭世子蒧之貽子

孫令知戰伐創業之難師逐渡潯沱河徇順德廣寧大名
諸郡縣吏民皆持牛酒迎 成祖悉却不受慰撫之至大
名獲敵謀者言朝廷已竄逐齊恭黃子澄 成祖大喜謂
將士曰若然是有悔禍心吾可釋憾罷兵矣諸將曰是未
可信縱使姦臣已黜所調兵尚在境上是其計猶行也

成祖乃上書于朝大率言齊黃剪削宗藩加以大惡欲真
死地雖屢號訴畧無見聽故以兵自防誠不得已大軍之
至每自摧衄臣不敢為喜每用傷悼比聞齊恭黃子澄皆

不傳敵錄卷七

廿七

已竄逐臣一家喜有更生之慶即徧告將士謂可解甲而
將士皆曰恐非誠心姑以餌我不然吳傑平安盛庸之衆
當悉召還而今猶集境上是姦臣雖出而其計實行臣思
其言恐亦人事或然也故不敢遽爾釋兵惟陛下斷而行
之無終為憐邪所蔽則天下幸甚書至建文君以方孝
孺孝孺曰我方欲急之此奏之來正合機宜諸路兵多集
惟雲南兵未至今姑遣人報以罷兵往復一二月吾師集
矣建文君善其策乃令孝孺草詔許罷兵建文君欲婉其
辭孝孺曰婉則示弱矣遂命大理少卿薛嵒賁詔至師

成祖讀之見詔語肆慢語曰此詔必不出陛下意蓋姦臣挾詐欺我也又問崑濱行上何言崑曰上言殿下旦釋甲謁孝陵暮即旋師成祖曰是入奸邪言已固夫三尺童子猶不可給也指侍衛將士曰縱我可給此曹可盡給乎崑惶恐不能對諸將厲聲曰崑為奸臣未游說誤我請先斬之成祖曰奸臣不過數人崑天子命使爾等何敢妄言崑戰慄流汗被體不敢仰視成祖恐諸將加害乃留崑寘左右慰諭數日厚賞之遣中使送出境語之曰歸為老臣謝天子天子於臣至親臣父天子大父天子父

鴻臚錄卷七

廿一

臣同產兄臣為藩王富貴已極復何望哉天子素愛厚臣一旦為權奸誣搆以至於此臣亦不得已為自救之計耳幸蒙羅兵之詔臣一家不勝感戴但奸臣尚在大軍未還臣將士心存欲殺未肯遽散望皇上誅此權奸數人散歸天下兵馬臣父子一童一騎歸罪闕下惟陛下命之臣此言出於中誠天地神明監臨在上不敢欺也崑歸至京方孝孺私就問燕事崑具以告且曰燕王語直而意誠又言其將士同心南師雖衆驕情寡謀諸將不和未見可勝孝孺默然崑入見建文君亦備述前意建文君語孝孺曰

誠如崑言曲在朝廷齊黃誤我矣孝孺曰崑受燕賄故為之說遂罷五月成祖駐師大名威庸吳傑平安發兵斷北平餉道成祖遣指揮武勝復奏書于朝大率言朝廷許罷兵而威庸等發兵攻迫絕其糧餉反覆數百言建文君得書有罷兵意以示方孝孺曰其詞直奈何又曰此孝康皇帝同產弟朕叔父也吾他日不見宗廟神靈乎孝孺曰陛下果欲罷兵和兵一罷散難可復聚彼長驅犯關何以禦之騎虎之勢可下裁乃執武勝等下獄六月成祖聞武勝下獄謂諸將曰我駐師於此俟命三月今武勝

鴻臚錄卷七

廿二

既執是其志不可回矣豈能愧然為所擒哉使軍駐德州資糧皆道徐沛來今調輕騎數千邀焚之德州被困若求戰我嚴師待之以逸擊勞以飽擊饑可必勝然後求罷兵可冀其從諸將皆曰善乃遣將李遠等率兵六千詣徐沛令易士卒甲冑與南師同使不疑又恐接戰不能辨令人挿柳枝於背為識且戒遠等曰吾志在除奸臣數人耳毋多屠百姓遠等至臨清谷亭沙河沛縣敵皆不疑乃縱火焚棧舟數萬艘軍資器械俱盡河水為熱魚鼈皆浮死京師聞之大震德州兵氣遂索李遠率兵還威庸遣將索

宇以三萬人邀遠軍遠設伏誘擊之宇衆大敗斬首萬餘
遠乃還七月 成祖知彰德城守窘迫誘其兵出城戰設
伏大破之又以尾尖寨餉道且據險隘難下乃募得鄉
黨人命張禮率兵千餘夜襲擊降之 成祖又恐南師乘
虛搆北平乃遣劉江率兵千餘還戒之曰汝以兵渡滹沱
河由間道行廣張軍聲多設間謀遇敵少可擊之敵衆則
書設疑兵張旗幟夜多舉火煙彼必謂吾旋師不敢逼汝
急趨入北平彼若來侵盪守城兵擊之江至北平平安果
率萬餘人未至城五十里剿掠江山擊敗之斬首數千級

平定縣志卷十

十一

平安遂南走時建文君所遣成庸等南征皆無功徐沛糧
道不通德州師窘乏方孝孺言曰今當別為一策聞燕世
子孝謹仁厚得國人心而第高煦狡諂忌之每讒於父今
以計間之燕王穀世子必還北平即吾德州之餉道通矣
餉道通兵氣振乃可奮進取建文君曰何以知其父子兄
弟之情孝孺曰臣有徒林嘉猷者嘗被詔入燕邸又故知
之孝孺遂為書貽世子今昔其父歸朝廷許以燕王令錦
衣衛千戶張安貴詣世子世子得書不發遣使送其書并
安至軍中有中官黃倭者素效險附高煦比建文君書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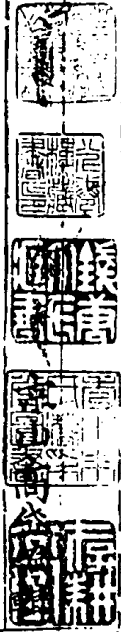
平定縣志卷七

十一

北平則先使人報 成祖云朝廷已潛通書世子有密約
矣高煦從旁贊之 成祖不信語未竟世子所遣使以書
及張安至 成祖覽其書歎曰甚矣燕臣險詐至此父子
猶欲離間况君臣乎成庸等承制檄大同守將房昭引兵
入紫荆關畧保定諸縣駐兵易州西水寨寨在萬山中昭
欲據險為持久計窺北平 成祖在大名聞之曰保定北
平股肱郡保定失即北平危矣豈可不援遂下令班師八
月師北渡滹沱河至完縣諸山寨民復來歸悉撫慰遣之
命孟善鎮保定謀報真定敵將吳傑等遣將章諒以兵萬
餘轉餉赴房昭軍 成祖曰昭據西水寨寨內薪水不乏
而乏糧耳使真定餽餉入昭即得固守未易拔也遂率精
兵三萬邀擊破之天命朱榮率兵五千圍定州 成祖謂
諸將曰我圍房昭寨急真定必來援然摧敗之餘進必不
銳我姑輕騎往定州彼聞必速來則據險以待我還兵
合擊必敗之援兵敗寨可不攻自下矣時圍寨久寨軍多
南人天寒衣薄會夜霜月 成祖令四面皆吳歌南軍聞
之多淚下思歸有潛下寨降者具言其事云十月真定援
兵果至 成祖自定州還與圍寨兵合擊南兵於我崙山

下令勇士秦布登山潛出敵後大張旗幟寨中望見大駭
與真定兵俱潰斬首萬餘級隊崖死者尤衆獲其將花英
鄭琦王恭唐忠等惟房昭韋諒脫走遂破西水寨還師北
平十一月大享將士又親為文祭從征陣亡將士及南師
將士歿於戰陣者先是遼東守將楊文與王雄等引兵圍
永平畧薊州遵化諸郡縣縱恣多殺戮百姓苦之 成祖
遣劉江率衆赴永平命江曰爾至永平敵必遁歸山海勿
追之第聲言還師北平既出則以夜奉旗幟甲復入永平
城中敵聞爾還北平必復來侵爾速出擊之必大獲江如
其言果敗遼東兵於昌黎斬首數千級獲其將士王雄等
七十餘人至是 成祖還北平悉縱遣之仍令歸諭楊文
以舉兵故雄等頓首涕泣去 成祖既西破大同東却遼
東兵乃繕師厲衆為復出之計
論曰盛庸吳傑等率數十萬之衆盡力禦之不能少回
成祖之駕而房昭一出紫荆關擾保定易州 成祖即下
令班師此孫臏致龐涓之策也觀我 成祖命劉江還鎮
北平則所忌者不在相持之地而恒恐南師乘間以擣根
本之虛諸將為此策亦有見也特其失先後之權而不中

事機之會耳方 成祖與庸等相持勝負未決之日若使
房昭出紫荆楊文出山海以擣北平而庸等又以大兵綴
成祖之師使不得還救根本豈不危哉今德州真定之兵
屢已摧敗而遼東大同之舉又復不相應楊文敗歸房昭
始出及我 成祖之還也真定之將不以大衆連兵而徒
偏師赴援盛庸在德州若聞知 成祖乃得以從容破
敵撫定根本是雖天命之有在豈非人謀之不臧乎大抵
師行貴將帥和吾聞諸將多不同心甚至相忌其成功者
故盛庸戰而吳傑之兵不會真定敗而德州之衆不援甲
可乙否此前彼却故機宜屢失而敗亡之相踵也雖然我
成祖算無遺策料敵如神如夾河之戰料盛庸吳傑之不
能相救盛庸既敗料吳傑平安之必來求戰遣李遠之往
邀餉道遣劉江之還保北平調水西而測真定之來援揅
永平而誘楊文之復至此皆百發百中深合孫吳之妙用
也至於上書自明猶秉臣節釋遣俘獲大慰人心豈非順
應之師帝王之盛美哉



長驅金陵

縉雲鄭文茂門人劉傑校正

辛巳十二月 成祖復率師南征諭將士曰靖禍難者在
安黎庶誅亂賊者必先仁義予出師為誅惡扶社稷安
生民而已凡今生民皆我 皇考赤子爾曹慎勿有所侵
害苟違吾命必不相宥矣乃駐師蠡縣復移營沙河召李
遠諭之曰吾駐師於此真定德州必出游兵偵我動靜爾

鴻猷錄卷八

以輕騎八百往哨遇有兵擊之壬午年李遠兵至藁城
遇德州盛庸所遣將葛進領馬步萬餘為前鋒乘水渡漳
沱河半渡遠進擊之敵望見遠兵少歛退繫馬林間以步
卒來戰遠俾却進來追遠分兵潛出其後解縱所繫馬前
軍奮擊之敵退失馬逐大敗斬首四千餘級葛進僅以身
免捷聞 成祖以書勞遠曰將軍以輕騎八百破敵萬人
功亦偉哉雖古名將不過也今具所部將士功以聞又遣
朱能率輕騎千人哨至衡水遇敵游兵擊敗之斬首七百
餘級生擒其部將賈榮等 成祖乃以師由館陶渡見一

病卒仆道傍 成祖命左右以從馬載之左右曰從馬非
卒宜乘 成祖曰人與馬孰貴吾豈貴馬賤人乎且彼為
吾盡力而傷乃棄不恤豈為民父母之道哉聞者莫不感
泣乃進攻東阿東平汶上皆拔之擒其守將詹璟薛鵬等
成祖下令諸將士曰孔子萬世帝王之師孟子傳孔子之
道其功德在生民與天地日月等今曲阜孔子之鄉鄒縣
孟子之鄉將士毋入其境有犯令侵及一草一木者誅不
宥師至沛縣知縣顏環知勢不敵遣縣丞胡先詣徐州告
急預送其子有為出走令還告其父母云子職弗能盡矣

鴻猷錄卷八

因賦詩書公署壁間以見志夜二鼓師至東門守將王顯
以城降師遂入環衣冠南向再拜慟哭曰臣無以報國乃
自經死其子不忍去復還自刎以從亡何將士擒主簿唐
子清典史黃謙至皆死之胡先還收顏環父子屍葬之城
南沛縣既破師遂向徐淮游兵至濟陽執教諭王省省從
容引臂慷慨不屈乃舍之省步入學宮召諸生相與慟哭
以頭觸柱而死二月 成祖因久不開南師動靜遣胡騎
指揮欽台帥十二騎前覘敵至鄒縣遇南師轉餉卒三千
人欽台即鳴鑼馳入其陣大呼曰大軍且至不降死轉餉

卒大驚潰擒其千戶二人歸。成祖曰：「款台以十二騎破敵三千人，真壯士！」命左右錄其功。成祖兩山師皆以諸路城未下，故師不得南進。至是有中官密報朝廷事情，請成祖勿攻城垣，徑擣金陵。金陵事定，諸城守無能為也。成祖從之時，師駐徐州，守將閉城不出。成祖欲驅兵南進，諸將曰：「士卒多乏，取糧今拔營去，倘後至者城中出兵掩蔽，奈何？」成祖曰：「無慮。」雖一人行，令城中亦不敢犯。乃伏兵九里山，又先匿百餘騎演武亭，令數騎往來城下，誘之城中。兵不出，乃慢罵焚其廬舍。徐發一矢射城上，城暮乃去。明日復如之，城中不勝憤怒，闔門以兵五千出追。所遣騎按轡徐行，既渡河，砲舉伏發。成祖親率勁騎馳西門，斷其歸路。腹背夾擊之，城中兵大潰，爭渡橋，壞溺死千餘人。斬首數千級，餘皆奔入城。後有單騎往來城下，城中兵竟不敢出。乃以師南行，將至閔子鄉，遣使祭徐王墳。成祖下令戒諸將曰：「此予外祖墳墓，及家在焉，慎勿有所侵擾。」違者不宥。召王諸親族賜鈔慰遣之。三月，師趨宿州。成祖謂諸將曰：「敵綴我後，當備之。」乃留都指揮金銘將將騎百人，哨其後。戒之曰：「敵至，見爾，亟必追。」嚴爾，嚴爾。徐

滿載錄卷八

三二

行彼疑爾為誘，必不敢進。吾令都指揮真英先以數騎伏河南，覘爾渡河。如敵來，追即舉砲。敵疑有伏，猶豫未決之頃，爾師可渡矣。」銘往果遇敵兵萬餘，徐行臨河。敵眾來追，真英連舉砲，敵即歛退。銘遂得渡河與成祖會。宿州乃進，師蒙城、渦河等處，諜報平安。領馬步兵四萬來。成祖曰：「此濱河多林木，彼必疑有伏。」肥河地平，少樹，彼不疑可伏。兵遂親率騎二萬，持三日糧至肥河，按伏。勅諸軍皆束炬，相屬於道。戒之曰：「俟與敵戰，則舉火一炬，與餘炬皆應。」敵見舉炬，火多必驚潰矣。被兵數日，敵不至，諸將以糧盡，請班師。俟後舉。成祖不從，曰：「彼遠來，銳意求戰，肯委之而去邪？但一敗其前鋒，彼自奪氣，姑按甲待之。至則有必擒之勢。」時迫暮，令胡騎指揮款台以數騎往，哨夜四鼓，款台還報敵營距師四十里，旦必至。成祖乃令王真、劉江各將百騎往，逆之。戒以緣路按伏，遇敵誘入伏，與戰。又令王真束草實囊中，如束帛狀，載馬上。敵來追，擲于地，使敵往取，亂之。真等果與平安軍遇，相接戰。敵追至，擲囊草餌之。敵眾以為棄物，競取之。行伍稍亂，又入伏內，伏發，敵眾還走。成祖亦率兵至平安，以三千騎走北岸。成祖以

滿載錄卷八

四二

數十騎當之平安裡將火耳灰者故燕胡騎指揮素驍悍
被召入京師遂隸平安麾下至是力戰持稍直犯成祖
相距十步許成祖令胡騎指揮童信射其馬蹶遂生擒
火耳灰者其部曲哈三帖木兒亦勇見火耳灰者被擒持
稍突陣來援亦射擒之平安易服以數騎走成祖率兵
追之斬首數千級生擒驍將林帖木兒等餘降者皆縱遣
之諸將入賀且謝曰臣等自今不復敢料事矣向如臣言
失此機會罪安逃乎成祖曰事機偶相乖耳自今有欲
言第言之勿懲此而遂隱默安危所與卿等同之也是日

漢書卷八

五

釋火耳灰者令入宿衛諸將以為言不聽成祖遂以師
向臨淮諭將士曰我師利在速戰敵駐宿州為持久計若
斷其糧餉彼不攻自潰矣乃遣譚清帥兵至徐州擊轉餉
兵大破之南至淮河又燒其餉舟甚眾清還敵眾圍之
成祖見清旗幟亟馳往援出仍出入敵陣火耳灰者翼之
斬殺敵數十百人眾披靡敵欲南遁成祖常以騎兵
綴之又遣陳文李遠哨淮河擊敗其守淮兵數千人四月
成祖令陳文為橋渡師南師至成祖親率騎兵與戰陳
文敗沒南師奔橋布陣河北成祖與張武等合勢擊敗

之斬首二萬餘級溺死者尤眾生擒其裨將丁良宋彬於
是南師軍橋南成祖師軍橋北相持數日南師乏糧
成祖留兵守橋率眾乘夜東行三十里潛渡河繞出敵後
比旦敵始覺大戰於齊眉山自午至酉勝負未相當明日
敵遁去成祖率師追十里及之敵駐師為營壘以自固
諸將以盛夏暑雨蒸濕乏糧餉又戰小却多請班師或欲
擇地休兵俟暑熱觀釁而動成祖不從時惟未能曰用
兵豈必常勝項羽百戰百勝竟亡漢高屢戰屢敗終與自
舉義以來克捷多矣豈可因小挫遂自摧沮但當為宗社
計整兵前進耳成祖拊髀曰爾言深合吾意眾論猶欲
還渡河成祖怒曰欲渡河者任河之諸將乃不敢言謀
報南師糧運將至成祖語諸將曰敵慮我糧必令兵護
之乘其兵分勢弱擊之彼必不能支乃遣朱榮綱江率輕
騎截其餉道戒勿與鏖戰引漸近即馳來報南師欲移營
就糧成祖以兵綴之晝擾其樵採夜令勇士劫營使不
得息亡何朱榮報南師運糧五萬且至平安率馬步兵六
萬護之為方陣負糧者居中去其營二十里成祖遣萬
人遮敵援兵而伏馬步數萬于林間戒以俟敵戰疲即出

漢書卷八

六

擊乃親率衆往迎敵悉衆來戰 成祖以騎兵夾擊糧壘
其陣斷敵爲二敵大敗棄糧走乘勝追擊擒斬幾二萬人
盡獲其糧何復以兵來援所遣萬人與戰稍却伏兵突出
奮擊 成祖亦還兵蹂其後復大敗俘斬無算何復還走
其營塞壘門固守 成祖曰是欲遁耳復見兵敗糧乏氣
大索果下令期旦日開砲舉援營去就糧于淮明日 成
祖親率衆攻其營諸將奮勇先登砲三震敵衆誤謂已砲
舉當援營遂急趨門門塞不得出營中大亂人馬相蹂踐
填壕壘皆滿 成祖師生擒將平安陳暉馬溥徐真孫

卷八

七

成等三十七人監軍文臣暨官等一百五十餘人降者
無算悉縱遣之諸將不敢妄殺一人乃遣使送陳暉等還
北平五月師至泗州守將周景初舉城降 成祖謁 祖
陵泣曰橫罹權姦幾不免矣幸賴祖宗庇佑得今日拜
陵下尚期終相克清奸慝 陵下父老來見悉賜牛酒慰
勞遣之師抵淮南師威肅列馬步戰艦淮南岸 成祖命
諸將艤舟編筏揚旗鼓譟若將渡者敵望見大懼嚴陣以
待 成祖別遣丘福朱能等將驍勇數百人西行二十里
潛以小舟渡師繞出敵後砲舉敵大驚愕福等突陣奮擊

敵衆大敗棄兵仗走威肅股慄不能騎其下據之登舟單
舸走師遂渡淮駐南岸盡獲其戰艦輜重是日進克盱眙
成祖乃會諸將議所向或欲先取鳳陽逼其援兵乃以師
趨滁和集舟渡江別遣一軍西擣廬州出安慶據長江之
險或欲以淮陽爲根本次取高郵通泰以及真揚得此遂
可渡江無後顧憂 成祖曰鳳陽城守固非盡力攻不易
下恐震盪 皇陵淮安高城深池兵種糧足若攻之不下
曠日持久援兵四集力屈形見非我之利今宜乘勝直趨
揚州指倭真兩城勢單弱兵至可招下既得真揚則淮安

卷八

八

鳳陽人心自懈我衆舟渡江東取鎮江常州遂舉蘇松以
及浙江西下太平撫池州收安慶則江上孤城豈能獨守
大則必有內變於此時索賊奸臣事窮勢迫誰能固匿者
然後謁 孝陵朝 天子敷寫衆曲以白此心而後 皇
帝之舊章拔諸王於困苦清朝廷以安宗社典鄉等還守
舊藩是矣諸將皆稱善遂以師趨揚州遣使吳玉招
諭將降者禮先是禮聞 成祖師將至舉城降其御史
王彬別將崇剛等知禮有異志執禮下之獄及吳玉至禮
宗族及千戶徐政等衆衆出禮於獄遂開門降王禮縛王

彬崇剛赴軍門見 成祖慰撫之令禮同吳庸率兵前諭
下高郵通泰諸郡令集舟備渡江師至高郵適刑部尚書
侯泰先運糧至淮安兵敗還京至高郵遂被執京師聞北
師漸近益危懼遣侍中許觀修撰王叔英募兵廣德諸郡
入援許觀往安慶叔英知事已去乃沐浴具衣冠賦絕命
詞自縊死高郵守將王傑等以城降 成祖駐師江北朝
廷六卿大臣多為自全計求出守城薊城空虛建文君下
罪已詔遣使四出徵兵方孝孺曰事急矣宜以計緩之建
文君問計所出對曰遣人許割地稽延數日東南募兵當
至長江天塹比軍不開舟楫相與決戰於江上勝敗未可
知建文君從之乃遣廣成郡主詣 成祖言割地事郡主
戚祖從姊也 成祖見郡主慟哭曰 父皇陵土未乾我
兄弟頻見成害人之忍心有如此乎一入讒臣之言如膠
漆不可解至親雖傾肝鬲如水沃石我今之來豈得已哉
言已援哭郡主亦泣下不能止 成祖問周齊二王安在
郡主言周王乃還未復爵齊王仍拘囚 成祖益悲不自
勝辭主徐申割地之議 成祖曰吾所受 皇考封土且
不能保割地何用吾此來欲得姦臣耳志在清朝廷安宗

社土地自有 皇考所命富貴足矣不願復增但得姦臣
之後謁 孝陵朝天子求復典章之舊免諸王之罪即還
北平祇奉藩輔豈有他望此議蓋姦臣欲緩我侯遠方兵
耳我豈為所欺哉郡主默然辭歸 成祖送之出曰為我
譏天子吾與上至親相愛無他意幸不終為姦臣所惑耳
更為我語諸弟妹吾幾不免賴宗廟神靈得至此相見有
日矣郡主還具言之建文君出語方孝孺且問曰今奈何
孝孺曰長江可當百萬兵江北舡已遣人燒盡北師豈能
飛渡哉六月吳庸等集高郵通泰諸郡舟於瓜洲朝廷大
臣多遣使來獻渡江及入京城策者都督陳宣具舟至江
上來迎 成祖乃祭大江之神檣檣師曰子與若等不得已
為救祖計賴天地宗廟之靈至此夫行百里者半九十若
等勉之吾至此茲位已亡魂魄然困獸猶鬬不可不慮京
師宗廟宮闕所在爾等當明紀律肅部伍但持兵來拒者
殺無赦此外秋毫不可有犯今軍民皆 皇考赤子務在
安輯違者以軍法從事乃率師渡江舡艦相銜旌旗蔽空
金鼓大震微風輕颺長江不波盛庸所駐海艘列兵沿江
上下二百里皆大驚愕師漸近岸庸等整眾以禦 成祖

應諸將鼓譟先登以稍騎數百衝庸軍庸師遂潰追奔
十里斬首數十萬級庸軍騎遁餘將士皆解甲降諸將譟
從薄京城 成祖曰鎮江咽喉之地若城守不下往來非
便先下鎮江則彼勢益危矣乃令來降海舟懸黃幟往來
江中鎮江城中望見驍曰海舟皆已降吾將何為其守將
童俊遂率衆來降 成祖駐師龍潭望鐘山愴然下淚曰
予往渡江即得入見吾親比為姦臣所禍不渡此江數年
矣今至此吾親安在瞻望 陵寢是以悲耳諸將聞之皆
泣下建文君聞江上海舟暨鎮江皆降甚憂鬱徘徊殿庭

卷八

十一

之間召方孝孺問計孝孺即班中執李景隆請誅之曰壞
陛下事者此賊也辟臣辦公瑾等十八人即殿前毆景隆
幾死請亟加誅不聽孝孺曰城中尚有勁兵二十萬城內
池深糧食充足盡撤城外居民驅民入城城外積木皆公
民運入彼無所據其能久駐乎建文君從之盡役軍民商
賈晝夜撤屋運木盛夏中饑渴勞苦死者相枕籍民憚於
運木多自縱火焚其居火連日不息西南城崩役兵民修
築未竟東北復崩民晝夜不得休息方孝孺請令諸王分
守城門遣李景隆等詣師中仍申割地之議觀其虛實

卷八

十一

待援兵至內外夾擊決一死戰萬一不利車駕幸蜀收集
士馬以為後援建文君然其計乃遣李景隆與尚書茹瑺
都督王佐詣龍潭入見 成祖曰勤勞公等至此雅意良
厚景隆等惶恐叩頭不能出一語 成祖曰公等有所欲
言第言之景隆等良久乃以割地講和為請 成祖曰公
等欲為說客邪始吾未有過舉輒加之罪削為庶人云
大義滅親吾今赦死不暇何用地為且今割地何名 皇
考混一天下為天子諸子已裂土分封各有定分割地之
說何所自出此又姦臣之計也吾今來但欲得奸臣耳公
等歸奏上但姦臣至吾即解甲謝罪闕下謁 孝陵歸奉
北藩永祇臣節天地神明在上吾心明知皎日不敢欺也
景隆等歸具陳其說且言必欲得罪人建文君令景隆等
再如師言罪人已竄逐于外候執至來獻景隆等趨建
文君令諸王與偕既至 成祖見諸王愴然泣下相勞苦
諸王具述建文君意 成祖曰諸弟試謂斯言誠偽當否
如何果主上意抑姦臣之謀乎諸王皆曰大兄洞見矣諸
弟來豈得已哉 成祖曰吾來但欲得姦臣耳不知其他
遂賜宴遣歸建文君見事急又齊泰黃子澄等皆假竄逐

出募兵不任事乃罵曰事白汝輩今乃皆棄我去耶成祖下令申戒將士入城之日不得擅入民家有所侵擾違者功高必斬是月己丑師次金川門時谷王守金川望見成祖至即開門出迎成祖以師入城中父老夾道迎拜將士入城民按堵秋毫無犯成祖以建文君以事急加害周齊二王遣二千騎馳往衛之周王初不知見兵至惶懼既知為成祖所遣乃喜曰吾得免矣遂來見成祖迎之入見相與慟哭周王曰奸臣剪戮我兄弟賴大兄救我今日真再生也言訖哭不止成祖諭止之與周王並轡至金川門下馬登樓成祖具言被讒罹禍不得已舉兵之由與周王相勞苦時朝廷文武群臣俱來詣成祖朝見建文君左右惟數人欲出迎復嘆曰我何面目相見遂盡閉諸后妃宮內縱火焚其宮惟挈三子變服出走倉卒復棄三子宮門被執寘師中相傳謂太祖顧命時以小篋封識甚固密授建文君曰他日危難發之及是獲視則披剝具及縑衣并僧楊應能度牒也建文君乃出走為僧後至天順中年八十餘乃自言于廣西守臣送之入京云成祖望見宮中大起亟遣中使往收至則無及時內

外皆不知建文君出走見其后死大中中使得右餘燼以而建文君也還白成祖成祖哭曰果若是癡邪吾素欲望爾何不亮速至此也先是儒臣胡廣楊士奇楊榮周是修解縉金幼孜等皆相約死難至是惟是脩詣學宮自經死他皆渝盟戶部尚書張統自經死給事中龔泰黃鉞斷事高巍副使程本立皆自殺齊泰黃子澄初假竄遂至蘇州約知府姚善航海去善曰在公則可在善則不可善守土臣義與城俱存亡耳齊黃乃去成祖在師中諸臣言欲詔天下須得方孝孺草詔乃可令昭孝孺持亡國斬哀服哭學宮執之來成祖曰我以周公輔成王而來今成王死當如何孝孺曰殿下既以周公輔成王而來成王雖死有成王之子在成祖詰問其離間故指宮中煙焰謂之曰此皆汝輩所為罪何逃令左右收之乃慰遣周王歸第命諸將守京城及皇城下令戒韓將士慰撫京師有一卒取民間履者立命斬之令有司發建文君喪治塋議遣使詔告天下乃出城駐師龍江論曰成祖之靖難與太祖創業其施為次第固自不同太祖與群雄並起角力而臣之一夫未服不可強而

帝也當時不患元祚不亡而未知鹿死誰手故先芟刈
雄剛平海內而後以混一之勢比逐元君如摧枯拉朽然
蓋所急在四方而不在元都也 成祖以 太祖之嫡子
不得已而興靖難之師四方人心多所觀望惟視金陵成
敗為向背耳若復攻城畧地廣土衆民必待四方之服而
後徐議根本之計則轉延歲月師老時變非所謂批虛搯
吭之兵也蓋其兩急在京師而不在四方故城有所不攻
地有所不取長驅入京師以先齒根本根本既定四方豈
有不服者哉此 二祖用兵所以有先後之不同也乃建
文君之失國則以其君之行法不斷臣之謀事不當故耳
夫國之存亡在任得其將將之成敗在取得其柄今帷幄
之算惟務兵多而不先於擇將折衝之寄各求僥倖而不
先於合謀蓋盛庸受推轂之任而元非禦侮之才平安有
報國之忠而不當專閫之任則國事之去由李景隆壞之
於先而盛庸輩不能振之於後也庸之罪雖視景隆有間
而其為敗則等耳及師已渡江方孝孺諸臣始欲正景隆
之罪噫晚矣而建文君猶不忍行法是豈御將之權謀國
之畧哉至若齊黃身發大難之端而卒於其難罪浮晁錯

矣惟方孝孺委身御國終始一致固無容議然其初誤以
景隆為文武全才致債國事及河北已失大事已去猶猶
循欲行周禮改官職易諸殿廷名迂亦甚矣豈非忠有餘
而才不足乎

八正大統

壬午夏六月丙寅建文君既出走衆謂焚死 成祖命有
司發喪治葬駐師龍江諸王及文武群臣請 成祖即大
位 成祖曰予始遭于難不得已以兵救袍擔除姦惡安
宗社庶幾周公之勲不意少主不亮予心自絕于天今續
承洪業當擇有才德者顧予菲薄豈敢負荷諸王及文武
群臣皆頓首固請曰天生聖人為宗社生民主今天下者
太祖之天下生民者 太祖之生民天下豈可一日無君
况殿下 太祖嫡嗣德冠群倫功在社稷宜正天位使
太祖萬世之鴻業永有所託天下生民永有所賴不宜固
讓推天下望 成祖不許丁卯諸將上表勸進 成祖曰
吾與爾等初舉義齒免禍難耳敢冀富貴邪不聽戊辰諸
王暨文武群臣連上表勸進 成祖猶不允曰昔元祚衰
微四海鼎沸強弱相噬百姓無主天命我 皇考平定天

下以安生民勤苦艱難創造鴻業封建子孫維持萬世豈意棄臣民未久奸臣恣其兇謀屠剪諸王將危社稷予時以病故志耗力疲冀高枕以終餘年一旦以兵見圍令人震懼不知所措國中群臣咸謂 皇考創業艱難陵土未乾諸王次第被罪吾輩何辜不能束手就戮予方傍徨惴懼顧望求生而天下之兵日復見逼形迫勢危故不獲已艱辛百戰幸出一生於萬死以高清姦惡匡少主吾之本心如此而已少主不亮自絕于天諸王群臣交詞勸進夫天位至重吾豈虛為謙讓誠念 皇考創業之艱欲推擇

萬獻錄卷八

十七

諸王中才德可奉宗廟者立之主上得人天下之福子雖此而永無憾矣諸王群臣頓首固請曰殿下德為聖人仁居嫡長當承洪業以安四海天命有在孰得而辭望 殿下早正大位使臣民咸有所依不宜徇匹夫之譙以孤天下之望 成祖猶固辭不已諸王群臣請不已 成祖乃駕出將入城學士楊榮迎駕前曰 殿下先入城邪先謁孝陵邪 成祖大感悟遂謁 孝陵畢獻歎感愴悲不能止猶攬轡欲還營諸王文武群臣備法駕符璽奉迎遂擁成祖登輦軍民父老萬象夾道歡呼稱萬歲 成祖曰諸

王群臣既以為奉宗廟宜莫如予宗廟事重予不足稱今鮮弗獲勉徇衆志諸王群臣各宜協心輔予不逮遂詣奉天殿即 皇帝位諸王文武群臣皆上表稱賀詔革除建文年號猶稱洪武三十五年改明年為永樂元年復周王橚齊王榑各封爵命五府六部一應建文中所改易洪武政令條格悉復舊制復諸殿門舊名錄用建文中所罷斥諸臣馬興張得李諒蓋諒等製皇帝親親之寶陞燕山諸護衛為金吾羽林等衛俱親軍指揮使司追封故都督徐增壽為武陽侯增壽徐達第三子靖難師起增壽居中效

萬獻錄卷八

十六

忠勤特至嘗事洩建文君聞之內及 上至金川門建文君將焚宮左右梓增壽至殺之 上特加悼故追封後復加推誠守正武臣進封定國公子孫世襲陞兵福朱能鄭亨徐忠張輔陳圭孟益李彬王忠火真陳賢李遠郭亮房寬徐理唐雲陳旭劉才俱都督同知僉事等官贈張玉譚淵等官爵甲戌 上下令戒諭群臣丁丑執齊恭黃子澄至并執方孝孺至闕下 上數其離間罪孝孺有拍斥語上曰吾能夷人九族孝孺曰雖十族何畏乃斷其舌磔于市以孝孺曾所善朋友為一族誅之按誅齊恭黃子澄練

牛寧及蘇州知府姚善侍郎任卓敬尚書銑鉉陳迪
昭等俱磔于市夷其族連坐死者數千人獨孝孺所連
及八百四十餘人侍中黃觀修撰王叔英御史魯鳳按察
使王良皆自殺餘多棄官去下魏國公徐輝祖于獄方文
武勸進時獨輝祖不屈上親召問黑不應下吏令自招
罪操筆惟書其父開國功及奏詞子孫得免死耳上大
怒然以勲戚故止削爵秩勒歸私第駙馬都尉梅殷往為
建文君帥兵守淮盡心乃事及上入正大位諸守將皆
釋兵入觀殷猶擁兵淮上上令寧國公主以書招之曰

鴻猷錄卷八

十九

始罷兵入見上慰之曰都尉勞苦兵間對曰勞而無功
徒自愧耳上宥之遣安王楹於告懿文太子遷其主于
園陵建文中謚懿文為孝康皇帝陞祀太廟至是以禮官
議改仍舊彌遷其主歲時致祭如常儀七月朔郊祀天地
預告祭太祖配享釋前師中所擒都督陳暉楊文韓觀
黃中等經所領將士各還其伍民兵悉放為民僉都御史
景清規知建文君出亡志尚興復乃自詣上上厚遇之
清恒藏利劍衣衽中謀行刺一日欽天監奏有星色赤犯
帝座甚急明旦清果衣新緋衣入朝候上出殿門清奮

躍前犯駕上驚命左右執之得所藏利劍清知謀不

奮躍慢罵上大怒命先抉其齒且抉且罵舍血直前噴

及御衣乃剥其皮實以草械繫長安門而磔其骨肉上

夜夢見被清仗劍逐逼晨過繫屍所忽索自斷清屍前二

三步如欲犯駕狀乃藏之庫中夷九族掘焚其先墓所連

及甚眾延于鄰境云都御史陳瑛請更罪建文中用事諸

臣上曰朕初舉義不過誅姦臣齊黃數輩耳其後二十

九人中朕多宥而用之今汝所言又不與二十九人之數

者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遂悉置不問九月封賞奉天靖

鴻猷錄卷八

廿一

難諸功臣封丘福淇國公歲食祿二千五百石朱能成國
公歲食祿二千二百石張王子輔新城侯後進封英國公
鄭亨武安侯火真同安侯顧成鎮遠侯王聰武成侯並歲
食祿一千五百石陳珪泰寧侯益善保定侯郭亮成安侯
並食祿一千二百石王忠靖安侯徐忠永康侯張信隆平
侯李遠安平侯並食祿一千石徐祥興安伯徐理武康伯
李濬新城伯唐雲新昌伯孫巖應城伯趙彝忻城伯陳旭
雲陽伯譚淵子譚忠新寧伯後續封李彬豐城侯陳樞宣
陽侯王通武義伯王友靖進伯陳賢榮昌伯張興安鄉伯

陳志遠安伯並食祿一千石俱令子孫世襲房寬房勝劉才嘉璫王德陳瑄俱封伯子孫散指揮使等官餘將士各陞賞有差始開內閣命解縉等七人居閣中與機密備顧問癸未永樂元年詔以北平布政司為北京散留守及行部官改北平府為順天府丙戌四年閏七月群臣議營建北京以備巡幸從之己丑七年二月車駕巡幸北京以皇太子監國五月營山陵于北京昌平天壽山以將葬仁孝皇后也其後上嘗巡幸北京每令蹇義黃淮金忠楊士奇等輔太子監國上出塞親征北虜則令夏原吉等輔皇太孫居守北京丁酉十一年始建北京宮殿庚子十八年宮殿成十九年正月朔上始御北京奉天殿受朝賀

論曰我成祖之興雖天命之有在亦人事所宜然者建文君無大過然仁柔無斷事每牽於牘文太祖百戰以成一統之業群雄雖剪及側未安豈宜以蕩蕩之德臨之哉非成祖之聖神文武兼創守而靖華夷則不有外變必有內讐已故迄今二百年海內得相安於無事者則太祖開創之功成祖戡定之畧並垂于不朽云至訓奪

宗藩一事非盡出建文君意但不能自主斷遂聽人所為迨變學既成形迫勢威則所謂騎虎之勢不得下耳國初有言殺運尚當三十年未除豈其數當然邪乃成祖謂陳瑛曰朕初舉義不過誅姦臣齊黃數輩餘人多有可用之彼貪其祿自盡其心耳又曰諸臣盡忠于建文故盡忠于建文朕非惡盡忠于建文但惡其導誘建文變亂成法耳觀成祖此言豈深有藏怒宿怨于心哉使當時諸臣工有能將順敕止其間則方孝孺輩或不至受禍若是之慘也惜其不聞有一言之諫而顧有獻諍譖如陳瑛輩者豈不可悲憐哉

三韓虜庭

己丑永樂七年上既幸北京邊將奏元遺孽本雅失里低疆漠北時入寇接邊陲上以淇國公丘福為征虜大將軍武城侯王聰為左副將軍同安侯火真為右副將軍請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為左右參將帥師北征福等陞解上密授以方畧且戒之曰毋失機毋輕犯虜毋為虜所始一舉未捷侯再舉爾等慎之八月丘福等出塞至曠胸河遇虜游兵擊敗之遂乘勝渡河獲虜首一人福飲勞

詢之言本雅失里聞大兵將至甚恐欲北遁去此可三十餘里虜實伏兵佯令面誘致我師者福信其言喜曰可疾馳擒之時大軍尚未集諸將皆曰恐虜遣此人誘我不可信宜且駐師俟諸軍至先遣精騎往覘其虛實而後擊之庶不墮虜計福不從令所獲虜酋為鄉導率眾徑薄虜營與戰持二日虜每戰輒佯敗引去福銳意乘之李遠曰將軍輕信謀者徑渡河懸孤軍至此虜故示弱給我深入倘進不利奈何陞辭時聖諭誨切將軍忘之乎王聰亦力言不可福皆不聽先馳馬麾士卒進諸將不得已從之行亡

大清聖祖

卷八

何虜眾大至圍之福兵眾寡不敵為虜騎所蹂躪遂敗遠聰率五百騎突虜陣戰死遠及福等俱為虜所執死之全軍皆沒事聞上大悼恨以書諭皇太子曰比遣丘福等征北虜以其久在兵間謂必能任事何意福違棄朕言拒命衆論不候大軍至以孤軍輕薄虜營安平侯等泣諫不從不得已隨之往遂皆陷沒虜中損威辱國如此若不殄此虜勢益猖獗為患未已今選將練兵來春朕決親征國家之事爾當慎重毋忽遂命選兩京諸省衛騎兵共十餘萬各賜鈔給行糧期明年二月集北京隨征十月詔

部尚書夏原吉議北征糧運上曰近工部所造武剛足可輸運然道遠人力為難朕欲以所運糧沿途築城貯之量留兵守以候大軍之至此法良便於是原吉議用武剛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踵大軍行過十日程築一城又十日程又築一城每城斟酌貯糧以候軍回上然之

大清聖祖

卷八

北京命夏原吉兼掌行在六部及都察院事輔之車駕遂親北征儒臣胡廣楊榮金幼孜等皆從行三月出塞至清水源其地水鹹苦不可飲人馬皆渴明日營西北二里許有泉湧出甚甘冽軍中賴以不困上承親嘗之賜名神應泉四月至長清塞地極北夜南望北斗師次潤澤海其水周迴千餘里五月至斡難河元太祖始興地也本雅失里率眾拒戰上麾先鋒遂擊敗之本雅失里棄輜重牛羊等畜遁去六月班師至靜虜鎮虜酋阿魯台復來戰上率精騎衝虜陣大呼奮擊阿魯台敗走携其家屬遠遁時熱甚乏水泉軍士有饑渴死者遂收兵還營師次榆胡山上令群臣勒銘於山曰瀚海為鐔天山為鈐一掃胡塵永清沙漠次清流泉又勒銘曰於錄六師用殲醜虜山

清水清永彰我武會軍士之食 上令以所儲供御糧炒散給之下令軍中糧炒多者許借貸還京日倍償其直軍中賴之 上在師中每日暮猶未食大官請御膳 上曰軍士未食朕何忍先飽還次開平宴勞將士 上曰朕自出塞久素食非乏肉也念士卒艱食朕食肉豈能甘味故寧已之七月車駕還至北京十月還京師辛卯九年十二月虜酋阿魯台遣使來納款且請得部署女直吐蕃諸部上以問左右多請許之黃淮獨不可曰此屬狼子野心使各為類則易制若併為一則勢大難畜矣 上然其言乃不許壬辰十年虜无刺順寧王馬哈木殺本雅失里立其族答里巴而馬哈木實專任事癸巳十一年七月阿魯台復遣使內附上言馬哈木滅本雅失里之罪請討之上乃封阿魯台為和寧王无刺馬哈木怨阿魯台遂朝貢不至甲午十二年二月 上議親征馬哈木命安遠侯柳升武安侯鄭亨寧陽侯陳璘豐城侯李彬等分率大軍都督劉江朱榮 銓三月 車駕發北京命皇太孫從行六月至撒里怯地馬哈木以虜酋太平把禿字羅等帥眾逞戰 上麾諸將擊敗之虜死者數百人追至土刺河復

大敗之殺其酋長十餘人馬哈木北遁去遂班師還至馬河阿魯台遣使來見具言其病不能朝 上遣使賜米百石驢羊各百又別賜其部落米五千石八月 車駕還北京乙未十三年十月馬哈木遣使來貢馬謝罪虜使言馬哈木欲候冬襲阿魯台十二月 上勅邊將嚴為備禦丙申十四年十月 上還京師丁酉十五年三月 上如北京庚子十八年十月北京宮殿成召皇太子至北京遂以北京為京師辛丑十九年二月阿魯台寇寧夏十一月上以虜叛朕不常議將親征召問兵部尚書方賓賓言糧餉不足未可興師乃召問戶部尚書夏原吉原吉對曰邊糧僅給將士備禦不足給大軍且頻年師出無功戎馬資儲什喪八九况又聖躬少安尚須調護勿煩六師 上不憚令原吉往視開平邊餉之何刑部尚書吳中入對與方賓等同 上益怒即令衛士馳召原吉還未至先籍其家衛士至開平促原吉行原吉方經理邊餉曰師行糧食為重稍候經理有緒即行死吾所安不以累公也原吉至與吳中俱繫內庭獄方賓懼自殺禮部尚書呂震來問諸賓中原吉等險邪誣罔 上信之戮方賓屍又欲殺原吉楊

力救獲免壬寅二十年二月命英國公張輔與六卿議
 此征饒運輔等議分前後運前運隨大軍行命隆平侯張
 信尚書李慶侍郎李景總督兼車運使分遣官各部領
 部車運三十六人部驢運三十五人行稍後俱車運
 命保定侯孟瑛遂安伯陳英總督分部二十七人共用驢
 三十四萬車十一萬七千五百民挽者二十三萬有奇運
 糧三十七萬石三月阿魯台寇興和殺守將王煥上乃
 出師次鷄鳴山虜聞之夜遁四月師次龍門雲州五月次
 獨石至威虜堡六月次通川旬至玉沙泉七月次殺胡原

至沙城虜酋阿失帖木兒古納台等率妻子來降言阿魯
 台為瓦剌虜酋脫懽所敗掠其人口孽畜殆盡部落大潰
 無所屬今聞大軍至即率餘衆遠遁矣乃授阿失帖木兒
 等千戶等官十月師次上莊堡陳懽等偵知阿魯台在飲
 馬河北為瓦剌所敗追至宿崑山遇韃靼王子也先土干
 率衆來歸懽引之入見上喜曰遠人來歸宜有以旌異
 之乃封忠勇王賜名金忠其部屬皆授官有差十一月
 車駕還京師賜降虜金忠誥券厚賞賚之并賜其部屬金
 幣牛羊芻米等物甲辰二十二年金忠屢請討阿魯台且
 願為前鋒自効上乃諭羣臣諸將且勅邊將整兵以俟
 師期四月車駕復親征命陳懽金忠為先鋒五月過
 應昌次清水源阿魯台遠遁上詔諭楊榮金幼孜曰朕
 夜夢神人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何祥也豈天屬意
 茲寇乎榮幼孜上言宜承天意赦虜罪班師上乃遣使
 往諭虜衆六月師進次荅蘭納木兒河彌望皆大漠無一
 虜騎陳懽金忠引兵抵白印山亦無所遇且糧運不繼遂
 命班師七月還次翠微岡十七日庚寅師至榆木川上
 崩楊榮金幼孜暨中官馬雲孟驥等諭諸將秘不發喪

軍中錫為押以歛遣楊榮先馳報 皇太子皇太子遣皇
太孫奉迎梓宮八月初十日還京師

論曰 成祖五出漠北三犁虜庭當時不無苦其勞費然
迄今二百年虜所以不敢大肆憑陵者則其餘威之震後
世所藉賴不淺也 成祖在當時豈不知敵中國之力哉
亦昔人所謂爭先而虜強耳嘗見漢高帝百戰定天下晚
年至以數十萬之衆困于白登及尉佗之霸南越又莫敢
一問其罪我 成祖北清沙漠又以其時南定交趾其威
德所加不過漢高遠哉雖然北虜在當時亦有可乘之間

滿漢錄卷八

廿九

馬哈木負篡逆之罪何魯台又從而傾之故我師得以摧
瓦剌之強及何魯台敗于瓦剌而也先土干又叛之未附
故我師又得以秦濶澤之捷大抵夷狄仇殺中國之利漢
宣帝所以致呼韓之款塞者用是道也近時諸虜首中惟
俺答最強其為邊患最劇然聞其與瓦剌小王子不睦君
臣之間多間隙而諸部酋亦有忌之者此中國取事之機
會也倘有能如張騫輩使往偵之豈無得其要領者

滿漢錄卷九

京山高岱編輯

縉雲鄭文伯劉恒校

平定交趾

高皇帝既集大統詔諭四夷安南國奉表稱臣矣永樂初
國王陳日焜為其臣黎季犛所弑季犛竄姓名為胡一元
子詹易名春詐稱陳氏嗣絕查陳氏甥求署國事 上不
虞其詐許之踰年日焜孫天平間道由雲南走懇京師

滿漢錄卷九

乙

上遣使責季犛季犛表請天平還國 上遣廣西都督黃
中呂毅前大理卿薛鼎等以兵五千人送天平還既入境
季犛遣陪臣黃晦卿等迎候禮甚恭具牛酒犒師中著遠
騎覘之壺漿屬路無他也遂進度雞陵關山路險峻林莽
蒙密軍行不得成列會天雨季犛乃伏兵山谷中衆數萬
鼓譟出斷橋後騎不得前進却天平格殺之鼎亦死中著
引還又聞季犛僭稱尊號國號大虞 上大怒決意討之
永樂四年丙戌秋七月命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大將軍印
充總兵官雲南鎮守西平侯沐晟為左副將軍新城侯張
輔為右副將軍率裨將李彬陳旭等二十五人分道進尚

書劉偽黃福參贊軍務 上幸龍江親誓師送之未能等
率大兵由廣西憑祥入沐晟率雲南兵由臨安府蒙自
傳檄數季薺罪二十諭其境內以立陳氏後意會未能有
疾留龍州 上察占天象謂侍臣曰西師有憂未能其不
免乎亡何未能卒龍州事聞 上震悼輟朝後樞還自臨
祭追封東平郡王乃召輔代能將十月丁未輔入安南境
前鋒破隘留雞陵等關賊敗走至昌江造浮橋濟師駐北
江府新福縣沐晟亦率雲南兵至白鶴遣人與輔會時賊
恃宣兆富良諸江為固緣江北岸樹柵於多邦隘增築土

鴻猷錄卷九

二

城柵相連亘九百餘里盡拔江北諸郡民守之彌二百
萬天緣富良江南岸列置樁取船艦列樁內諸江口俱下
枹木以達舟楫賊東西二都皆列象陣守險欲老我師十
二月己亥晟等以雲南兵與輔大軍合輔等遂自三帶州
招市江口造船以進裨將朱榮敗賊衆于嘉林江沐晟軍
至洮江北岸與多邦城對壘輔等率六軍營于城北沙灘
與晟合勢賊新築土城高峻城外設重濠濠內密置竹簾
外坎地以陷人馬輔下令軍中曰賊所恃此城吾輩報國
立功在此一舉先登者賞不次於是將士踴躍期夜襲城

鴻猷錄卷九

三

以舉大鳴角為師四鼓都督黃中等嘶收昇攻具越重濠
薄城下以雲梯附城都指揮蔡福先登諸將士繼之火舉
角鳴賊倉皇失措不得發皆散走師悉入城賊復巷戰列
象為陣輔等以畫獅蒙馬神銳翼而前象皆股慄多中銳
箭傷遂退走賊衆潰亂殺賊帥梁民獻祭伯樂等追至傘
圓山死者不可勝計辛酉輔等進克東都輔與晟駐師撫
諭遣左叅將李彬等向西都西都聞之焚宮室倉庫遁入
海於是宣江洮江等州縣皆降輔等督舟師進逼膠水賊
復遁入黃江閩海等處五年丁亥春二月輔率諸將追襲
之敗賊于萬劫江晉賴山又敗之于嶺江龍王海口前後
斬首四萬餘級溺水者不可勝計未獲其戰艦兵仗諸郡
邑相繼來降輔議留陳旭等備禦黃江輔與晟等率諸將
用土人莫邃等為嚮導分道窮追四月乙亥師過清花府
磊江城賊集衆來禦復邀擊破之夾岸披靡而遁暨舟師
過海門涇鵲淺時晴久水涸賊棄舟遁我軍以舟膠淺不
能前俄大雨水漲數尺舟畢渡衆喜曰天替我滅賊也五
月丁卯輔與晟率步騎夾江東西柳升率舟師水陸並進
甲戌輔等至茶龍柳升等舟師亦至又敗賊獲船三百艘

通走輔等乘勝追之又敗之于奇羅海口賊屢敗困衆遂潰乙亥柳升所領永定衛卒王世胡等七人生擒黎季黎黃中等諸將士各擒獲季犛男黎澄黎澹第黎季綰等父子兄弟并黨與數十人皆縛獻軍門交南平得府十五州四十一縣二百八戶三百一十二萬時永樂五年丁亥夏五月丙子也先是輔奏安南本中國地今陳氏子孫已誅盡無可繼其國中耆老民庶俱請為郡縣如中國制詔俱擒黎賊父子處之至是捷聞乃置交趾都指揮布政按察三司暨郡縣等官以都督僉事呂毅黃中掌都指揮使司事尚書黃福兼掌布政按察司事又以前侍郎張瑄宗為左布政使置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太原宣化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鎮蠻諒山新平又安順化新華等十七府及五州以統諸縣又置十二衛二千戶所俱選文武諸臣守之張輔等班師進封輔英國公晟黔國公並食祿三千石子孫世襲李彬陳旭各增祿五百石王友柳升高士文并王柴胡等各進爵級賞賚有差明年交趾蠻寇簡定等作亂命黔國公沐晟率雲南貴州四川兵討平之未幾交趾復叛仍命張輔沐晟陳旭等討之大敗賊衆召輔

還輔奏留陳旭等討餘寇師久未定至九年辛卯正月復命張輔帥師往交趾會成等討平之後交趾屢叛連年用兵又中官馬騏索賄激變黎利遂運命累討之不服前後殺尚書陳洽等總兵官柳升等暨文武諸守臣甚衆惟黃福居交南久召還復以亂故遣往前後二十餘年大為交人所信服亦屢遭亂危甚至宣德二年丁未冬十月成山侯王通繼柳升鎮交趾通見升敗死諸郡邑多陷沒大懼集諸將士議城不可守乃棄交趾引還至京師有死奪爵黎利復圍諒江府知府劉子輔與鎮將侶義率衆死守數月城竟陷死之於是交趾郡縣盡沒黎利乃遣人持前安南國王三世孫陳萬表乞立嗣陳氏後上焦諸大臣議之張輔等議交南不可棄謂表出黎利大索終畧數年得此土今棄之無名徒示弱耳上意不决顧問楊士奇士奇曰求立陳氏後者太宗初心也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況二十年間兵民困于交趾極矣今陳氏既有後封而嗣之何謂無名楊榮亦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無益國家今勞者未息困者未甦更發兵不可上曰爾兩人正合吾意皇祖言吾亦聞之乃出勅表示群臣諭罷

兵意遣工部侍郎羅汝敬奉齋詔冊封陳嵩為安南國王
罷征安南兵

論曰 成祖取安南亦廣百戰之勝以復漢唐故境耳不
其數反獲連兵之久也雖其後屢叛而屢討定之 成
祖亦心悔之矣夫得之無益軍國之需棄之非撤藩籬之
險又何必捐吾中國之赤子而疲于奔命哉當時北棄大
寧而南開交趾誤甚矣 宣宗之棄之宜也縱 宣宗不
棄豈能至今存邪 祖訓曰東南諸夷限隔山海不可加
兵惟北虜吾之世讐讐壤連接後世不可一日忘備三邊
聖謨我 太祖之神謀遠慮真卓犖古今而不可及者

開設貴州

貴州古羅施鬼國自蜀漢夷酋有大濟者從諸葛亮征益
獲有功封羅甸國王唐宋皆以歸順不失爵土 國朝
洪武初元宣慰使鵬翠與其同知宋欽歸附 高皇帝仍
授鵬翠宣慰使欽宣慰同知各領所部居水西為貴州宣
慰使司隸四川其思州宣慰使為田仁智思南宣慰使為
田茂安暨鎮遠等府隸湖廣普安鎮寧等州隸雲南鵬翠
死妻奢香代立宋欽死妻劉氏代立劉氏多智術時馬燁

八
鴻猷錄卷九

一
二

日

八
鴻猷錄卷九

七
二

八

以都督鎮守其地政尚威嚴欲盡滅諸羅酋代以流亡乃
以事裸體奢香欲激怒諸羅夷為兵端諸羅夷果憤怒欲
反劉氏聞止之為走烈京師 上召問令入宮見 高皇
后復令折簡招奢香至詢故 上曰汝誠苦馬都督吾為
汝除之然何以報我奢香叩頭曰願世世戢羅夷令不敢
為亂 上曰此汝常職何云報也奢香曰貴州東北有間
道可通四川梗塞未治願刊山通道以給驛使往來 上
許之謂 高皇后曰吾知馬燁忠潔無他賜然何惜一人
不以安一方也乃召燁數其罪斬之遣奢香等歸諸羅夷
大感服為除赤水烏撒通主龍場九驛達蜀今安氏即鵬
翠後也至永樂初思州宣慰使田仁智子琛思南宣慰使
田茂安子宗鼎各嗣立以爭砂坑故日尋以兵 成祖遣
行人蔣廷瓚往勘之琛從廷瓚入見 上白事自言思南
故思州地當歸之又數宗鼎罪狀 上曰思南舊歸偏真
昨汝何不取以自屬乃今言邪且罪惡在彼汝何與焉亟
歸守爾土靖爾封畧慎勿構釁啓兵端再犯吾讎汝矣琛
歸與宗鼎仇殺如故屢禁之不能止十一年癸巳十一月
上密遣校士數人潛入二境執琛宗鼎去二酋既就執城

中猶寂無知者忽一朝使出揭榜諭諸夷曰 朝廷以二
免日構殺荼苦百姓故特遣使執問狀首惡既擒餘一無
所問敢譁者族諸夷帖然琛宗鼎至京師俱斬之乃命兵
部尚書印全忠曰思州思南昔田氏久矣不可令遺孽復
踵為亂其易為府治改思州宣慰司為思州府思南宣慰
司為思南府易置諸官僚遂緣此設貴州布政司立三司
等官治貴州宣慰司本司及思州思南鎮遠石阡銅仁黎
平六府晉安永寧鎮寧安順四州金筑安撫司及普定新
添平越龍里都勻畢節安莊清平平壩安南赤水永寧興

八
二
清獻錄卷九

隆十五衛晉市千戶所皆屬焉改工部侍郎蔣廷瓚為左
布政使以廷瓚曾勘思州思南事諳夷情也

論曰高宗克鬼方毅即其地可謂難矣漢以下未有能郡
縣之者然滇南之境非絲貴不達漢惟不能有貴故自己
蜀道印笮達牂牁紆歷險遠卒不能令黔中被聲教如中
土唐亦不得志于南詔蓋有以也我太祖撫有滇南貴
州諸夷族亦服屬暨 成祖復郡縣其地任土作貢服徭
役與諸甸服同其大一統之盛遠過三代何漢唐足云乎
馬輝鎮貴州功文獻無徵獨貴人往往能談其事今會城

暨帥府廳事猶所建立其甃麗棟宇之壯固類非後人之
所能及要不失為任事之臣其政刑過嚴宣亦亂國用重
典乎 高帝斬之誠非得已至 成祖以一介之使深陷
夷庭執二酋而市肆不易道路不傳其淵謀睿算真鬼神
所不能測後世小小舉措不免張皇漏洩因以敗事者視
此為何如也大抵夷性驕然而戀主負悍而喜殺樂縱肆
而憚文法馭之在威信素多簡靜不擾耳又曰貴州諸夷
惟安氏享壽土最久豈其先世嘗有大功德于諸蠻邪不
然何歷千餘年而不一更其姓也

九
二
清獻錄卷九

往漢庶人

漢人高煦 成祖第二子也多智譎頗材武自負靖難
師起常從征有功 成祖戰白溝時為南師所扼戰苦久
所佩矢三束射皆盡劍鋒折不可用高煦適轉關至 上
撫之曰吾疲甚汝往督戰世子久疾事成當以汝為東宮
吾兒勉之高煦力戰破南師暨 上登極 仁宗正位儲
堂高煦為漢王不能無望 上嘗命東宮及高煦趙王皇
太孫同謁 孝陵東宮體肥重且足疾雨中使掖之行恒
失足高煦從後言曰前人失跌後人知警皇太孫應聲曰

更有後人知警也高煦回顧色變太孫即宣宗也東
宮性仁厚高煦英武頗類上上每北征令從左右上
嘗與丘福解縉諸親臣微語及儲宮事縉曰奸聖孫大臣
亦多謂東宮守成令主上意頗釋一日上及后御
便殿東宮妃張氏親執庖爨上御膳恭謹上大喜曰新
婦賢他日吾家事多賴也自此無易儲意然高煦時媒孽
東宮事以聞嘗譖解縉泄上往欽易儲語縉坐貶交趾
又譖之逮繫死獄中上多巡幸北京東宮監國常危不
自安上時令人伺察之東宮每事謹慎義夏原
吉黃淮楊士奇諸臣調護遂無他高煦初封國雲南以遠
辭改封青州又辭及徙上在北京懇辭還京師所為多
不法上黜其長史等官竄文趾高煦益懷望私募勇士
三千人不隸籍兵部縱衛卒掠内外居民支解人投之江
中擅殺兵馬指揮徐野驢又僭用乘輿物東宮不敢制
上頗聞之還京師問蹇義義辭不知又問楊士奇對曰漢
王兩遣之國皆辭不行今知朝廷將徙都北京自欲留
守此其心路人知之惟陛下善保全之耳又數日上
復廉得其私造兵器陰養死士及造皮船教水戰等事大

怒召至面詰之褫其衣冠繫西華門東宮總救得免
上曰此所為將來必不請削其兩護衛居之山東樂安州
曰此去北京甚近如亂可朝殺而夕擒也高煦至樂安益
憤怨懷不軌成祖崩仁宗即位猶秘不發仁宗崩
宣宗時監國南京太后馳詔召至京師即位八月高煦
遂決計反招集亡命以護衛指揮王斌等為偽都督樂安
州知州朱烜等為偽兵部尚書等官移檄遠近以討輔臣
夏原吉等為辭中外恟懼密遣人約英國公張輔為內應
輔縛其人白上上夜召諸輔臣入議原吉免冠謝曰臣
無狀激變親藩罪當死上曰是何言哉彼借為兵端耳
方與卿等議之計將安出楊榮首勸上親征上有難
色顧問原吉原吉曰往事可鑒也臣昨見命將而色變退
語臣等而泣在廷如此其臨事可知且兵貴神速卷甲而
往一鼓可平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楊榮言是上意
遂決命鄭襄二王同監國即告廟率諸軍啓行以陽武
侯薛祿為前鋒晝夜兼程進不數日抵城下高煦不意
車駕猝至城中震駭群黨不戰自潰初兵至城下有登城
者上者及大兵薄城城遂破執高煦械繫歸京師賜死

蓋自出師及凱旋不逾月云 上將至京師尚書陳山迎謁奏宜乘勝移師向彰德襲執趙王 上召問楊榮塞義夏原吉三人皆請從小言榮請先遣使詰趙王與高煦連謀狀而六師奄至擒之 上乃命榮傳旨令楊士奇草制士奇不可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其可欺乎制下何以為辭榮曰汝可沮國之大事乎令錦衣衛責漢府人狀云與趙王連謀即事因也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因謂榮義原吉曰 太宗皇帝三子二人皆上親叔一人有罪者不可赦其無罪者當厚待之庶幾仰慰皇祖在天之靈時惟楊濤意與士奇合二人欲入見門者不納惟義入以士奇語白 上上不憚然亦不復言移兵矣遂還京中通時自言曰失此機會後日悔將何及至京後欲行 皇太后必見沮矣既至京 上始悟思士奇言召謂之曰使我不失恩禮于趙叔者卿之力也時言者猶喋喋或請削趙護衛居之京師 上皆不聽高煦既伏法乃遣駙馬都尉素容都御史劉觀以 璽書告趙王且封示群臣所上章諭慰之趙王大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上表謝而言者亦息

論曰高煦之征伐不逾時兵不血刃而罪人斯得者何成功之速哉蓋鑒前事之失而得處置之宜也靖難師起李景隆敗虜以百萬之眾而屢衄者豈其勢之不敵於人懷觀望之心而士無必死之志耳使 宣宗不決計親征而命將出師人將懲往轍而持二端天下事未可知矣此宣宗之英武聰言能斷豈建文君所能辦和雖然天所興廢人將謂之何也至于保全趙藩不失親親之禮雖自士奇之見而 宣宗之從諫不與豈易得哉

麓川之役

國初麓川酋思倫藝內附授麓川宣慰其後不知以何失官改孟養宣慰司以刀某代之正統初宣慰使刀賓玉弱不能辦諸夷思倫後裔部酋思任遂擁眾麓川叛畧孟養地刀賓玉奔永昌死無嗣思任益橫屠騰衝據潞江仍自稱曰法夷王彌也中國訛稱焉思任發云正統四年春事聞 上遣刑部主事楊寧往諭之不服乃命鎮守雲南黔國公沐晟差都督方政右都督沐昂率師往征之次潞江思任遣其將緬檢斷江守師不得渡初思任未叛時刀賓玉嘗遣詣晟晟兒子畜之至是晟遣使諭之降思任

佯許諾故晟無渡江意緬檢數挑戰政怒欲渡江攻之晟
不許政不勝憤夜獨率其麾下渡擊緬檢走之破賊柵斬
首三千餘級衆昧深入逼思任上江上江賊重地少選伏
兵四起政求救晟怒其違節制渡江不遺久之以少兵往
政知晟不力援已乃遣其子瑛還曰汝急歸吾死分也遂
策馬突陣死一軍皆沒晟聞敗適春暮慮瘴癘遂焚江上
積聚倉卒奔還永昌雲南藩臬以事聞上遣使者責狀
晟知不免遣人語使者曰吾主將失律喪師罪當死遂飲
藥至楚雄發病卒時廷議多謂蘇川遠夷往發兵為費不

大漢書卷九

五十一

貳宜置勿問然王振方倖用事欲示威四夷力請大獲兵
討之上乃遣兵部尚書王驥督戎務大監曹吉祥監
軍定西伯蔣貴充總兵官率京營湖廣廣西川貴兵共一
十二萬往征之驥薦廷臣侯璉楊寧蔣琳等為參謀陸釵
上賜驥貴等金纓鑒細鎧弓矢蟒衣以行時侍讀劉球上
疏言麓川荒遠小夷即叛服不足為中國輕重而北虜脫
歡也先輩侵擾邊境請罷麓川兵專備西北不報蓋振主
之也師至雲南賊方攻大侯州急驥遣兵敗之遂至金齒
分兵三道徑抵上江夾攻三日不下會大風驥命縱火焚

柵因督兵乘之斬首數萬級賊敗走保險驥等益麾兵入
破連環七砦于沙木籠山又破象陣于馬鞍山之陰賊死
者十餘萬思任走緬甸師還復出為寇驥等仍督軍往征
之思任復走緬甸割思任所略孟養地畀緬甸購思任緬
甸斬思任首送驥所驥兵還奏設隴川宣撫司以緬甸宣
慰子銀起恭為宣撫守孟養地論功封王驥為靖遠伯進
封蔣貴定西侯餘各陞賚有差以死事功贈方政威遠伯
謚忠毅追封沐晟定遠王謚忠毅潞江敗由晟朝廷以
晟元勲後有平安南功又畏法引罪自殞故得贈謚云未

大漢書卷九

五十一

幾思任子思機復據孟養地為亂朝廷仍命土驥總督
軍務都督官張為總兵官張軌田禮為副率土漢兵一十
三萬討之十月師抵金沙江賊柵兩岸以拒驥造浮梁渡
兵攻破之衆勝進至孟養賊斂衆據險為寨我師皆攻拔
之斬獲無算貴州都指揮使洛宣九豁衛指揮使翟亨皆
戰死思機竟失所在驥等謂或死于亂兵也王師踰孟養
至孟那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諸酋皆震怖曰
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真天威也驥還兵
夷衆復擁思任少子思祿為亂攻銀起恭敗之復據孟養

地驛考慮師老度賊終不可滅乃與思祿約許以首日得部勒諸夷居孟養如故復與主石金沙江為界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思祿亦懼聽命乃班師以捷聞詔增驛祿一百石通前食祿一千六百石賜鐵券子孫世襲伯爵時正統十三年也思祿雖無官然豪僭甚後成化中鎮雲南中官錢能會其珍異過假借之益縱橫尋朝廷給諸夷金牌信符所司忌孟養久廢官誤無給思祿遂誑諸夷謂朝廷已復其官會參政毛科征猛密檄思祿兵科輕率宣謀思祿以羸兵數千應猛密未禦之科大敗思祿兵為所殲思祿大怒遂連營渡金沙江攻猛密累取城寨不可制撫臣劾科科以計免思祿乃奏乞復宣慰官朝廷不許思祿據孟養自立朝廷亦羈縻置不問焉論曰麓川之役所謂輕病而重療也夫遐僻小夷稱亂戕殺縱欲問罪付之歲自廢足辦矣乃至廷議遣將節制不專而致潞江之敗暨敗則最為罪魁釋不問足矣而追封王爵何為哉雖不忘安南之功然不可叙于征麓川之日也舉措何大謬邪王驤傾國家之力集數鎮之兵而先後十年之久卒不能殲殄渠魁竟從姑息得免于罪幸也何

三裂茅土執嚮使如劉球言移此力經畧西北已已之
必有以禦之者窮亦癘之疤搔而耗腹心之元氣安得不
敗乎嗚呼王振之專固末如之何已驥稱一代名臣而亦
怙然為之顧報國當如是哉

平福建寇

鄧茂七者江西建昌人初名鄧雲豪俠為眾所推正統間
殺人亡命入閩至寧化縣依豪民陳正景易名茂七聚
眾為墟集會常數百人有司立茂七為會長遠近商販至
皆依之漸恣橫順指殺人尋為警家所訐縣官捕之拒捕
與正景率黨劫上杭從者日眾回攻汀州為推官王得仁
所敗三戰得仁擒正景送京師斬之正統十三年茂七率
其黨據杉關劫商旅遂攻光澤縣大掠順流下攻邵武官
民悉逃匿至順昌據之賊去邵武官兵始復入城順昌官
民亦入保邵武於是尤溪爐主蔣福成乘隙因爐丁號集
居民村落貧人及亡賴悉歸之旬日有眾萬餘遂襲尤溪
據之與茂七聲援相聞將劫沙縣及延平延平上其事省
城御史丁宣偕藩臬諸使至延平遣同知鄧洪等帥兵二
千往沙縣勦之福成遂與茂七合拒官軍皆沒焉丁宣乃

遣使招諭令解散得免死茂七等笑曰吾豈畏死求免者
吾取延平據建寧塞二閩傳檄南下八閩誰敢窺焉殺貴
書使者據貢川及玉臺館締置里甲役逐捕沙縣勢益
猖獗御史張海始至延平遣都指揮張某劉某率兵四千
往剿之行二十里至雙溪口遇賊惟二十余人伏左右
村店中俟兵過將盡都指揮後殿至賊伏猝起舉排柵塞
道前驅不可返從兵不數十人賊遂殺都指揮并其從兵
長驅兵覺還禦之無及賊登山擁衆喊聲作官軍大潰御
史上其事請兵討賊 上遣使招諭之乃召都御史張楷

平賊錄卷九

七

至面諭以閩賊猖獗狀令偕都督劉得新陳榮往討之楷
等以正統十三年九月出師至南畿分遣劉得新率兵由
江西道建昌會邵武楷率兵由浙入閩使還請益兵 朝
廷屢降璽書令相機持重毋墮賊計會處州賊葉宗留赴
掠鉛山等處遮道浙江守臣請楷駐師討之楷分兵會浙
江兵勦處賊宗留中流矢死余賊奔入山而茂七等勢益
張順流下至延平丁宣督官軍櫻城自守遣使趣迎楷楷
至廣信先揭榜馳往招撫之時處賊見官兵趨閩急後出
掠楷命指揮戴禮率兵驅賊都督陳榮謂楷曰受朝命討

賊今延平事急而鉛山不通大軍密過二賊並熾而我軍
逗遛不進遣一都督往 朝廷知之何所逃罪楷然之遣
榮率戴禮等往軍無紀律猝遇賊戰敗榮禮皆死焉楷聞
敗益兵進尋得報劉得新率江西兵已至邵武又聞鄭茂
七有衆數萬造攻具攻延平楷分兵進會劉得新已取道
趨建寧 朝廷聞敗報踵至復遣尚書金濂寧陽侯陳楷
保定伯梁瑄平江伯陳璘等率京營及江西浙江等處大
軍討之以中官王瑾曹吉祥為監軍未至茂七等攻延平
久餘賊至太平驛副使邵宏譽率平兵與賊戰射殺百餘

平賊錄卷九

九

人軍士亡者亦倍之以捷聞劉得新率兵至建陽與賊
戰殺賊千五百餘人先是賊于近城五里許斷橋而守道
阻不通及劉得新敗賊楷等乃遣使招諭賊徒黃琴等三
十餘人令復業禁居民不許復私營至是建陽路始通
璽書又屢至戒諭詳切沙縣賊首張由孫至延平自首復
業又引從賊羅汝先等詣楷請降願殺賊贖罪且云賊自
曩敗後皆據山險自衛必欲取之吾為公從中就令攻城
公悉大軍攻之吾兩內應可擒許之先賊首劉宗羅海郎
七等俱茂七偽將掠財聚陳山寨黃琴等計擒之詣軍門

械送京師楷遂益兵起延平遇賊攻城遂擊殺賊千餘人
賊衆稍却茂七等復移兵寇建寧守臣張英與賊戰死之
於是楷等還趣建寧金源等大軍亦至賊遂退尋報賊復
下山攻延平張由孫羅汝先誘之出也劉得新等率兵駐
延平城北預於溪北伏兵置火砲賊擁衆溪南岸乘浮橋
渡火器齊發殺賊數百人衆大潰官兵乘勝追殺擒數十
人茂七中流矢死乃斬其首賊遂大奔得賊船百餘艘乃
函茂七首并生擒從賊首若干人馳露布以捷聞時正統
十四年二月也楷等至順昌等處慰撫居民餘賊或復擁
茂七兄子鄧伯孫聚後洋或散走各分據山砦平江伯陳
豫等分通捕之三月指揮王鉞捕賊於高陽里獲賊婦康
氏偽孺女將軍康氏既寧人被擄至鄧伯孫匿妖淫善幻
最馳捷兵敗歸母家獲之諸將各先後捕獲從賊首數多
俱檻送邵武大軍至邵武皆斬之 璽書至憲諭諸將以
降賊黃琴為主簿羅汝先為縣丞賞其誘賊功也餘候班
師論功令陳楷等留勦閩賊未盡者張楷還師討處州賊
先是有賊將張留孫者極驍健茂七起事多伏之茂七死
仍從鄧伯孫千戶龔遂榮乃偽而貽留孫書許其自新令

立功贖罪若素有約者佯使謀誤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
孫殺之由是賊黨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大軍遂執鄧伯
孫械送京師斬之諸山砦賊擁衆保險者諸將先後擒斬
招撫畧盡張楷遂往討處賊金源陳懋等留撫處八閩悉
平乃班師

論曰茂七狂孺子耳遂至屠城邑亂八閩豈其勢果難制
我閩中武備久弛兵紀不嚴將權不重既不能慎萌孽而
撲之于始發又不能振兵威而遏之于既逞况閩地遠自
朝廷遣將事權多中制張楷輩勉効驅馳而師老寇玩雖
平戡定生民荼毒甚矣金源之出值寇勢已衰撲滅餘孽
未可言功也又往師出率用中官為監軍聞多作威福攘
將士功子戎務何賴焉是役也幸其誅茂七猶在己已二
月中曩使更數月未捷則 朝廷有土木之難不假南顧
矣不將有尉佗之憂邪然豈非天幸哉

京山高低編輯

紹雲鄭文茂門人劉佩校正

平慶州寇

慶州多銀坑民亡賴者並緣為姦利正統十二年春二月慶元人葉宗留聚眾盜掘少陽坑數月計所獲微甚棄去九月率眾之雲和遍掘諸坑場無所得還慶元居數日往政和掘少亭坑亦不給用謂其徒曰與其取于山勢而無獲孰若取于人一舉而而餘也眾從之時已數百人遂掠

鴻猷錄卷十

政和縣及村落還慶元號召得千餘人遣招龍泉良葛山人葉七為教師訓練其徒武藝由浦城劫建陽所過焚掠民從之者益眾遂掠建寧官民皆逃匿分眾截路于車盤嶺鉛山惴恐行旅斷絕時福建邵武賊鄧茂七方猖獗朝廷命都御史張楷帥兵往討御賊至廣信以葉冠道梗留不敢進福建遣使促楷師浙江藩臬諸司請楷便宜移兵擊葉冠江西御史韓雍等亦言葉冠近咫尺地方危在旦夕又為道梗皆國家事豈可坐視民罹荼毒楷不知所從有指揮戴禮願往勸之楷乃命率兵五百往十三年十

一月賊至黃柏舖戴禮兵擊之死傷相半宗留不

中流矢死官兵不知為宗留也賊退奔入山後擁葉希八等為渠魁劫車盤嶺悉眾駐十三都欲回浦城都督陳宗帥兵二千往併戴禮軍至十二都賊悉眾出戰官兵大敗宗禮皆死之楷等以福建寇勢迫取道徑往福建討鄧也賊盡掠取器仗回劫浦城焚其縣治民居過龍泉從者至數萬入棲雲和山中縣水楊希鮑村圍得二各率眾數千人歸之居數月賊謂其黨曰山中出不便不若由米湖盡掠府城乃結寨駐鮑村取貨于義而掠人于松陽官

鴻猷錄卷十

軍雖眾不能越馮公嶺而相迫矣眾從之遂掠府城守臣遣使從溫台告急于省御史命都指揮沈麟泰議耿定俞事王晟帥兵四千以十四年三月至慶州嬰城自守月餘賊縱掠益甚諸守臣復遣使詣省告急御史盛琦黃英先後以聞朝廷命總兵官徐恭帥兵二千馳至慶州亦城守不敢出復遣使往福建告急于張楷時有制下張楷令福建賊稍平以餘黨付金濂楷還師討慶寇楷未至慶城中乏糧餉諸將日對泣五月賊攻城急徐恭等出禦之沈麟耿定王晟等皆敗死徐恭僅以身免、或曰守不敢出

亡何張楷入浙至衢州僉事陶成往迎之泣陳其事楷分兵水陸兼進至蘭溪御史黃英林廷舉來會請速進兵至金華府令軍中製竹筩三百五十面筩如牌製糊以紙畫獸形可禦賊鎗乃兼程進至處州界知府陸鍾華來迎至銅山寺駐師賊遣人求撫實覘之也遂給榜示付之去時官兵陣于平地賊衆萬人出山索戰官兵分三陣賊攻中軍楷等令回達馬軍射之死者三百餘人左右合擊死者又二百人持鎗者多為竹筩所制蓋鎗入竹隙急不得出多被擒獲賊敗潰是日斬首六百餘級生擒百餘人罷仗

前後聽招復業者九千餘家男婦二萬餘人既上賊首陶得二等四山復疑懼擁衆如故顧以書招楷入楷亦復書諭之賊在慶元大社者又出掠嚴水青田等處未幾復得 聖書諭楷等將已降賊令所司撫處廣布恩信戒官吏勿相擾激不聽撫者調兵剿賊楷復遣郡邑丞倅等官賁入山再招之陶得二等始聽檄蓋焚其寨寨出降餘黨聞陶得二降悉解散復業所司隨在撫諭之楷等乃班師具露布以聞楷還京會 英宗北狩舊經事大臣多陷沒主者議楷無功追論都督陳榮等死下楷獄論罪議上以

冠平功贖罪得放歸

論曰楷初奉命討閩寇耳處賊道梗以守臣言移師討之未為不當但楷本非封疆之臣而值茲習坎之難至陳榮死楷不暇顧輒棄去入閩蓋幾於進退失所據矣及閩寇平還帥討處境一戰乘勝而捷至不得已而用招撫之策使倭遣而不以為辱國體亦少損我雖然幸楷之來也使鄒寇更數月不平楷不得還師入處浙之存亡未可知也夫浙有三臺臣藩臬諸司乃惴惴以櫻城固守為幸繼

一出戰即駢首就戮不知藩垣屏翰之寄當如是乎嗚呼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哉

己巳虜變

英宗初立張太后臨朝委政楊士奇楊榮楊溥政治清明
民間亦厭苦兵革故自宣德以來務休息生養而國朝太
平之極盛昔成祖亟稱后賢嘗曰他日吾家事必賴焉
以后故遂不易儲云時中官王振者巧黠多智得侍上然
太后廢明振不敢肆一日太后召上至張輔楊士奇
等皆侍官人佩刀左右從太后議決一二事少選召振
入責之曰汝侍皇帝多不法罪當死上及輔等幾致
得免仍命官人以刃加頸曰再犯不汝貸也每數日必遣
問內閣令列所議決事目上以防欺徇故上雖寵任振
終太后之世無失政焉太后崩振始專橫三楊亦老
謝事張輔不敢自持振遂順指氣使諸公卿諸公卿望塵
下拜恐後也國事皆自振出正統十四年七月虜寇塞
下也先虜酋也初元順帝遁沙漠地名瓦剌其嗣主沙
漢在宣宗時者曰善花今所稱小王子其後也有酋二
人曰和寧王阿魯台曰順寧王脫懽皆虜宗室也先即脫

懽子阿魯台脫懽死也先併有二人部落最強號太師虜
主番花忌之與處不多相見番花亦娶也先妹以自固正
統初也先嘗遣人進馬朝廷賞賚金帛厚又漸桀驁不
恭所司或約減賞物通事輩又利其賄告以中國虛實也
先求結婚事私許之朝廷不知也答詔無許婚意也
先愧怒至是大舉入寇城堡多陷邊臣日告急遣駙馬都
尉井源等率師禦之既行王振請上親征令張輔朱勇
等治兵命郕王監國遂以十七日駕行時事出倉猝群
臣多未知者命下舉朝震駭諸司連疏懇留之不允諸大
臣畏振無敢阻振與諸近侍及尚書王佐鄭棐學士曹鼐
等從官軍私屬約五十萬人出居庸關抵宣府連日風雨
天色慘黯又以行迫故人無素備衆心疑沮群下籍籍多
謂行不利者未十日軍中已絕糧井源等報敗踵至諸臣
又上疏請班師振益怒俱令畧陣人心愈憤怨無不切齒
有謀欲擊殺振者駕返者不果振竟趣之行虜亦開兵
待我深入上至大同暮有黑雲如織壓營上雷雨大作
振亦惡之鎮守大同中官郭敬密告振不可進狀振始懼
下令班師八月十三日南至狼山虜追及遣朱勇帥三萬

騎還禦之敗沒無一人返是日一駕至水土驛日未晡才
懷來僅二十里衆議入保懷來城振輜重數百輛未至留
待之遂駐土木地無水又當虜衝十四日欲行虜已逼不
敢動士束手饑渴十五日虜使持書來議和令曹鵬草勅
許之遣二人偕虜使去遂移營南踰整衆亂無復行伍爭
奔逸勢不能止虜以勁騎蹂陣入奮長刀擊我師大呼解
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相蹈籍死屍蔽塞川野諸官暨宿
衛士矢被體如蝟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遂下馬
據地坐一虜索衣甲不與欲加害旁一虜沮之曰此非凡

人遂走白也先第

卷十

人遂走白也先第實判王察其言異馳白也先遣曾使中
國二人視之曰大明皇帝也遂擁之去衆欲加害知院
伯顏帖木兒力言受中國恩厚當報中國未與送還之也
死徒其言遂奉居伯顏帖木兒營獲我輜重惟取金銀珠
玉綺幣諸貴細物舉之數日不盡文武軍士脫免者裸跣
踰山谷連日饑渴始至關師死傷過半然虜衆實二萬人
耳十六日上在虜營遣人持手書示懷來守臣言被留
狀且索金帛城閉不可入縋之上守臣遣人送至京以是
夜三更從西長安門入報十七日百官集闕下頗聞敗報

英傳告令百官

卷十

私告語驚懼出朝見敗卒暴創累至訊之皆不知上
所在是日遣使賫重寶文綺載以八騎詣虜請還車駕
皇后錢氏畫括宮中物位之十八日皇太后詔百官入
議命卿王權國事於午門南面見百官事立皇子諱
而皇太子詔告天下數日內外兵部侍郎于謙等
請治王振罪王諭百官徐處之等執奏振傾危社稷
罪惡滔天不即典刑滅族百官死不敢退因哭聲徹中外
王起入內使將闔門衆擁謙等隨入有令旨籍沒振遣
指揮馬順往奉白順振黨也宜遣都御史陳鑑時太監金
英傳告令百官退衆欲梓殿英英脫身入馬順從傍勸沮
辭色稍遽給事中王瑄梓順頭衆爭毆之或就脫順韉撫
擊躍踏立斃衆又索振黨內使毛玉等二人英梓令出亦
擊殺之曳三屍陳東安門軍士猶爭擊不已少選執振姪
錦衣衛指揮王山反接跪于廷衆唾罵之百官既殺順
皆恟懼不自安于謙落王降令旨獎諭百官歸蒞事馬
順罪應死勿論衆拜謝出是日事起倉卒賴謙鎮定謙排
衆登王入袍袖為裂衆論壯之明日移王座入奉天
門左受朝漸有即真之議矣陳鑑奉令旨籍振并其黨

彭得清陳宦等家振第宅數處壯麗擬宸居器服珍玩尚
方不逮玉盤徑尺者十面珊瑚高者七八尺金銀十餘座
馬萬餘匹皆沒官賜山于市族屬無少長皆斬振暨山第
林等皆從 駕死于虜二十二日虜擁 上至大同城門
閉 上詔守將郭登曰朕與登有連何相外登傳奏曰登
奉命守城不敢擅啟校尉素彬以頭觸門大呼於是廣寧
伯劉安等出見獻袞服 上以賜伯顏帖木兒及也先弟
大通漢王 上曰秋稼未收軍士久饑可令刈入城又曰
虜欲歸我情偽難測且嚴為備安獻酒 上酌酒飲訖虜
令括城中官私金銀共萬餘兩來迎 駕既括與虜不應
二十三日 上索西瓜雪梨與虜食訖去過獨兒莊九十
海子歷蘇武廟李陵碑二十八日至黑松林也先營在馬
上始入也先營坐也先拜稽首侍坐設宴令妻妾出上壽
歌舞為樂仍奉 上居伯顏帖木兒營去也先營十餘里
伯顏帖木兒與其妻見 上亦如也先禮每二日獻羊七
日獻牛也先七日獻馬出獵又以其所獲獻二十九日
皇太后命 王即皇帝位百官勸進 王再辭讓眾請遵
太后命允之遂以九月朔景皇帝即位遵奉 上為太上

皇帝明年為景泰元年詔告天下時虜傳言欲送 上皇
駕還眾論洶洶多主和議于謙獨排眾議曰社稷為重君
為輕遣人申成各邊將毋墮虜計十月虜復擁 上皇至
大同城下守臣郭登謝曰荷天地祖宗之靈國有君矣時
郭登練兵振武誓以死守大同將士感奮時出奇敗虜故
大同以孤城得全虜遂南由紫荆關入擁 上皇薄京城
京師戒嚴時徐有貞以占候倡南幸議太監金英面叱沮
之于謙力言宋以議和故竟亡國今宜以宋事為鑑專事
討賊復讐臣民但有言和者斬謙與石亨楊洪等治兵亨
欲閉九門自守謙曰是示弱也自帥兵營德勝門外通州
壩上積糧多謙恐為虜資得久駐奏令軍士往取作預支
月糧數其壩上積芻奏 上不及待報遣人盡燬之時
上皇駕在虜營謙令各營嚴兵勿交戰不得輕發一矢徐
謀知 駕移漸遠乃以大將軍礮擊之虜死砲下以萬計
虜知有備又城外無所掠乃分掠畿輔諸郡邑遂北還諸
將擊之石亨大破虜于定州清風店虜恟哭遂擁 上皇
仍出紫荆關北謙選京營兵精銳者三十二圍營令工部
晝夜除戎器令北直隸山東起倩民夫轉運盡掣漕卒赴

京師備禦召募義勇中嚴軍令簡易諸邊鎮將領守臣仰
葺閑隘人心大安虜聞之亦引去內侍喜寧胡種也從在
虜中往虜入皆宣為嚮導多反覆上皇知之遣之南別
而書與大同守臣言其罪大同守臣縛寧送京師誅之時
上皇留虜中久不通問有自虜營脫回者知無恙虜遣使
至諂詐不可信亦不報使明年四月衆議遣使問安命學
士李實等往實至虜營乃引見上皇上皇猶在伯顏帖
木兒營所居毡毳帳服食飲皆醴酪牛車一乘為移營之
具左右惟校尉袁彬暨哈銘侍實等見上皇泣上皇亦

六 漢書卷十

十一

泣上皇問太后皇上皇后俱無恙又問二三大
臣上皇曰曾將有衣物否實等對曰往使至皆不得見
天顏故此行但擬通問未將有也實等乃私以所有糗餌
常服獻上皇曰此亦細故但與我齒大事虜言欲歸我
卿歸報朝廷善齒之倘得歸願而默首守祖宗陵墓
足矣言已俱泣下實等因問上居此亦思舊所享錦衣
玉食否又問何以寵王振至此致亡國上皇曰此固朕
之不明不能燭然振未敗時無肯言者今日皆歸罪于
我也實等見也先暨伯顏帖木兒虜言南朝我之世讐今

天之氣數皇帝入我手不敢慢汝南朝若獲我肯留至
日乎又言皇上在此吾輩無所用之每遣使南朝令來
迎竟不至何也蓋朝廷絕和議不通使命虜雖極番
上皇徒掩空質無所要又冀其來迎久駐牧南土不得北
歸其下亦厭兵思還故與實等言非是實等反覆譬曉欲
奉迎虜謂南朝但遣汝通問何可遽言奉迎汝歸白遣大
臣迎勿疑也實等遂辭歸未至京朝廷再遣左都御史
楊善往問上皇道過實等皆以虜情善至虜境虜遣使
迎之因問土木之役南朝將士何以不戰乃解甲自潰善

漢書卷十

十一

曰承平久將卒不習武備況此行原擬應從非選銳攻戰
何得不敗善因言今上英武戎政幸新招募武勇收攬
群策虜所恃惟馬中國今以鐵製鉏耨遍豎山嶺但騎過
無不中傷者又新製礮石發可擊殺數百人又南方善弩
中人馬無不立死者今以三十萬人習弩射皆精技又以
練置銳火中名神鎗可洞重甲及三百步外凡此類甚多
惜無用矣虜復曰何惜善曰今南北既和何所用之虜皆
以白其首既至見也先也先問景南朝減馬價故善言昔
使臣不過三十人今多至三千餘人朝廷皆厚賞

豈得而薄也先問何故拘留其使善言或使臣所從人為
盜盜他所遇害中國留之何用善又言減馬價以人畜不
貢者非正使乃減幣款又使臣多自剋欺隱非 朝廷意
也先不問市釜事善言此小民市易 朝廷豈知善又歷
述累朝恩遇之厚不可忘且言天通好生今縱兵殺掠上
干天怒及覆轡輸款千百言皆確中肯綮也先問 上皇
回更臨御否善言天位已定難再易也先問古先帝事如
何善言堯讓位于舜今日兄讓位于弟正合古先帝事也
先歛服袍類類善言欲迎後來何極善言若歸時來迎後人
謂汝以賄故歸 上皇不為美今無西播逆去方見汝善
書之史冊後代亦稱述也先然其言曰史中好為書也伯
顏帖木兒謂姑留使臣遣使問南朝 上皇更臨御方可
歸之也先曰曩令遣大臣來迎今既至又不與是信也遂
許歸引善見 上皇明日也先設宴餞 上皇于其營善
侍也先與妻妾以次起為壽酒中令善坐 上皇亦曰從
太師言坐善曰雖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美曰中國
有禮罷酒送 上皇出明日宴使臣又明日伯顏帖木兒
設宴餞 上皇又明日亦宴使臣又明日 上皇駕行也

先伯顏帖木兒率諸酋送之至野狐嶺慟哭而別仍命數
酋率五百騎送至京師既別去行數里復有追騎至上
皇失色既至乃虜酋克者獵得一獐來獻受之乃去
駕入關 朝廷遣使以是服迎虜所遣送騎左右從至京
師入東華門送者猶揭簾視候入大內始就館公卿迎至
城外 景皇帝迎之東華門內 上皇下馬相持泣各述
遜避意遂居 上皇于南官朝百官後以讒譖頗聞隙殺
恩禮歲時不令百官朝見至鉅鐵錮其門鎖云
論曰振一宦者 英宗寵之過遂至蒙塵焚亡宗社豈不
後世明鑒哉然 英宗非遊畋逸樂故第誤耳其被留虜
所尚念軍民饑饉令刈秋稼入城此帝王之心執得後國非
幸也夫宋徽欽不返而 英宗復辟雖天命有在亦事機
不同果即令 憲宗嗣位則所重在彼勢不能絕虜欲不
為宋高宗亦難 景帝則兄弟之義與父子殊也此于譙
筆所以立 景帝有微意哉不但以長居故耳 景帝迎
使意殊不切迫迫于群議耳雖然 英宗之得返則在此
也此不急迎復彼將抱空虛耳何利而不歸之使求之者
急彼肯晏然已乎然則 景帝雖恩禮有失而繼統為正

廟號今所宜議復也于謙有定國之功而以冤死悲哉

南內復辟

英宗自虜中歸尊為太上皇居之南宮群小多間之景皇帝恩禮漸衰薄元日誕辰百官請於南宮朝見不許又以給事中吳江徐正言伐去近牆樹以防交通外人仍鎔鐵釘其門鎖英宗嘗止息樹下見樹伐問故大駭愴然久之初景皇帝監國時憲宗在儲位景帝即位遂廢憲宗為沂王立皇子見濟為皇太子亡何卒儲位遂虛景帝末年歲滿疾久不視朝中外洶洶時于謙為

宋滿載錄卷十

十五

兵部尚書當國事歲丁丑正月與群臣屢疏請立東宮蓋復憲宗云群小希富貴遂議紛起有白太后請召立襄王世子者已得金牌未發百官再疏請立東宮有旨候十七日御朝然外朝皆聞疾不可赴矣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軼太監曹吉祥等遂謀復立英宗初以事叩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彬老矣無能為也蓋岳之徐元玉元玉即徐有貞初名理字元玉以己已議南遷朝廷鄙薄之後更名有貞亨等遂以二月十四日夜會有貞曰太上皇帝昔出狩非以遊畋故為國事耳天下無厭棄心

今故天子置不問乃紛紛外求邪有貞曰南宮知此意

否亨軌等曰兩日前曹密達之有貞曰俟得審報乃可軌等去至十六日既暮復會有貞曰得報矣計將安出有貞乃升屋覽占乾象亟下云機在今日不可失遂相與密語人不聞亨軌云虜今且入寇近地奈何有貞曰宜乘此以備非常為名納兵入大內有辭人無疑者亨軌等然之計定倉皇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利不成家族之禍婦人不歸鬼也遂與亨軌等往會曹吉祥王驥楊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內兵千人

宋滿載錄卷十

十六

宿衛士驚愕不知解為兵既內有貞命仍鎖門曰萬一內外夾攻事去矣鎖訖取鑰投水甕中亨軌等亦惟有貞處分莫知所為時天色晦冥亨等惶惑叩有貞曰事當濟否有貞曰時至矣勿退率眾薄南宮門銅不可啓扣之不應俄聞城中隱隱開門聲有貞命眾取巨木懸之數十人舉撞門又令勇七踰垣入與外兵合雙垣墮門啓亨軌等入見太上皇燭下獨出呼亨軌等曰爾等何為眾俯伏合辭云請陛下登位呼兵士舉鑾至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之忽天色明霧星月皎然上皇顧問有貞

等為誰各自陳官職姓名語諄諄不置眾挽昇導入大
內門者呵止之 英宗曰吾 太上皇也門者不敢禦
聖升奉天門武士以水擊有貞 英宗叱止之時黼座尚
在殿隅眾往推之中升座遂鳴鐘鼓諸門是日百官入
候 景帝視朝既入見南城暨殿上呼譟聲尚不知故有
貞等號于眾曰 太上皇復辟矣趣入賀百官震駭乃就
班賀 英宗宣諭之眾始定 景皇帝聞鐘鼓聲問左右
知為 太上皇曰兄為之善 英宗既復辟明日臨朝
臣曰第昨日頗食術無恙 上遽于謙王文陳循蕭鐵商
輅等數十人下詔獄命有貞仍左副都御史兼翰林院學
士陞兵部尚書入內閣參預機務未幾封武功伯兼華蓋
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石亨封忠國公張軌封太平侯張
軼封文安侯楊善封興濟伯餘各陞賚有差有貞等喉言
官以迎立外藩議劾王文等并誣于謙俱下詔獄所司勘
得金牌符勅見存禁中別無徵有貞石亨等言雖無顯跡
意有之法司乃以意欲二字成獄薛王文反覆辨謙不語
但云亨等意如此辨何益奏上 上猶豫曰于謙曾有功
有貞曰不殺謙今日之事何名 上意乃決遂殺兵部尚

書于謙左都御史王文都督范廣太監王誠籍其家人
皆誅戍石亨等以迎復功大援黨與陳乞謂奪門功冒濫
陞秩者四千餘人二月朔以 皇太后詰諭廢 景帝仍
為郕王居西內越數日命郕王所立太后吳氏復為 宣
廟賢妃廢 景帝后汪氏復為郕王妃欽天監請革除景
泰年號 上曰吾不忍仍書之十九日郕王薨葬祭俱王
禮嬪御皆賜死以殉葬惟汪妃以李賢言免亡何出就外
東宮保護之令盡括宮中獄出以景帝易儲時妃執不從
且禮遇東宮厚也復听王為 皇太子械徐正至京師齎
于市以言伐南宮樹故前吏部尚書何文淵家居每自矜
景帝易儲詔語出其手至是聞訛言大驚遂自縊詔告天
下以今年為天順元年
論曰 英宗歸不復辟者無所置 景帝也 景帝不超
儲位無人焉有舍 英宗而他求君者我于謙迎立外藩
之說未必有之然復 英宗非其情也彼議惟 憲宗繼
統耳此亦不失為正然于 英宗父子之間宜思所以處
之當時諸臣請 景帝之立太子亦過矣 景帝不超當
請于 英宗 英宗臨御可也或倦勤而命 憲宗即位

已仍稱 大上皇如唐故事亦可也此名正言順無容他議者何歟歟為我于謙諸臣非知不及此蓋其初主社稷為重君為輕之說知 英宗必憾之矣謙當時不虞 英宗之得返也然其心無非社稷計者蓋勢不得不然 英宗惡得而罪之謙之失在 景帝易儲而不以死爭之雖然其功奚啻掩過已哉 英宗復辟後勵精圖治大非正統初比而又不免石亨曹吉祥之變者無亦念其迎復功而寵之過也但追褒王振賜旌忠祠則誠不知其故已

石亨之變

大鴻臚錄卷十

十九

石亨初為武清伯貌魁岸有威協守萬全 英宗土木之變坐不援械繫至京也先寇京師貫亨罪令總京兵與于謙等禦之初亨欲盡閉九門城守謙曰是示弱也謙自監亨軍營于德勝門外屢與虜戰時虜奉 英宗駕來薄城謙禁亨等不敢發一矢謙報 乘輿稍遠乃以襄陽礮擊之虜死礮下萬計虜知京師有備尋引去亨乃與總兵楊洪孫鏗等分擊畿輔殘虜未退者虜方乘勝諸將莫能摧鋒亨至定州清風店與戰大敗之虜衆恟突自焚荆關遁出虜退亨進封武清侯景泰間亨雖總兵然憚于謙不敢

肆丁丑正月 景帝疾久不視朝儲位虛群臣累請立太子不許亨與都督張軌太監曹吉祥等謀復立 英宗先是 景帝因群臣請制下候十七日出視朝亨知 景帝病必不能起與軌等以南城之謀叩太常卿許彬辭使謀之徐有貞語在 英宗復辟中 英宗既即位亨與有貞等譖于謙殺之以功進封忠國公乃與太監曹吉祥等表裏擅權援其黨與皆置之地握兵柄亨姪彪為都督鎮大同一日帥千戶盧旺彥謀侍文華殿 上問為誰亨曰此臣腹心人也迎復功二人居多請擢二人錦水指揮使自是求請無虛日冒奪門功得官者至四千餘人意所不善即排戕戮之又奏罷各處巡撫及提督軍務都御史以其抑制諸武臣也先是朝士無不出自曹石之門大臣守正者多引去 上亦察知亨驕恣然念其功頗姑息之亨又欲假公義服人乃薦度士吳與弼與弼應制出竟不辭謝病歸 上欲命岳正入內閣參典機務亨與張軌謂事不自已竟沮之謫遠州初石亨等譖殺于謙 太后不盡知故後知之乃為 上言迎立外藩之誣 上乃漸悟謙冤又繼譖為兵部尚書者事敗獲罪沒入其貲甚多 上

曰于謙為兵部專且久沒餘物其未期歲何賂之多如此
上怒甚亨等俯首不敢對 上嘗屏人諭大學士李
賢以亨與曹吉祥等專擅故賢對曰權不可下移惟獨斷
可以革之 上一日又與賢語及迎復奪門功賢對曰迎
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傳示後世 陛下順天應人以復
大位門何必奪 內府之門豈當奪邪且此事當時亦有
邀臣者臣辭不與 上驚問曰何故賢對曰景皇帝不起
群臣自當表請 陛下復位此名正言順無可疑者何至
奪門和假使事先泄 景帝知之此輩固不足惜不審置
陛下于何地此輩皆藉 陛下富貴耳豈有一毫為社
稷之心哉 上乃大悟寢疎之因亨等數入內請見遂勅
左順門開者非宣詔勿納總兵官又與李賢議復諸路巡
撫及提督都御史亨見 上稍嫌斥乃內懷怨望謀不軌
嘗往來大同顧凱荆關謂左右曰若塞此關守之據大同
京師何由得至天順三年二月亨一日朝退歸私第謂其
黨盧旺彥敬杜清等曰吾所居官亦皆爾等所欲為者衆
不知所謂皆對曰其等以公之靈得至是過望矣三公之
位何敢冀也亨曰趙太祖陳橋之變史不稱其篡爾能助

吾官非爾官乎眾股慄莫敢對會稽人童先手出妖書
曰惟有石人不動謂天意有在勸亨舉事亨乃謂其黨曰
大同士馬甲天下吾撫之素厚今石彪在彼為游擊將軍
異日以彪代李文佩鎮朔將軍印專制大同北塞紫荆關
東據臨清決高郵之堤以絕餉道京師可不戰而困也遂
請以盧旺守象河三月虜寇延綏 上命亨往撫之童先
又力勸舉事亨曰為此不難但天下都司除代未周待周
為之未晚也童先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一失不可復
得亨不聽童先私謂所親曰此豈可與成大事者去之會
石彪事敗彪性兇暴陰狡亦善戰以亨故進封定遠侯亨
欲謀逆乃令大同人秦保彪鎮守其地 朝廷覺其詐廉
得實言官交章劾之遂逮彪下詔獄論死詞連亨 上猶
念亨功置不問罷其兵亨不悛益怨謗逆謀漸露時彗星
見日數重暈累月不散亨家人上變告亨謀反逮治之獄
未上亨死獄中籍其家沒入之其黨皆論死
論曰亨所言無不從者獨謀使石彪鎮大同 英宗乃不
許至以臺諫言遂廉得其姦詐而遂謀以著此豈非天哉
亨之反待彪之鎮大同耳 英宗豈亦知大同為利害所

閱而慎之哉雖然即反無能為也 英宗復辟後寵曹后
誠為過當而政猶多自己出文武固多藉亨進者然亦豈
至從亨反邪夫以一跋扈之臣西據大同東扼臨清處欲
遏天下勤王之師而使京師坐困無是理也故童先促之
而亨不從彼亦自知其力有未辦耳然能折逆謀于未萌
消大變于始覺以獄吏而代三軍之戰伐則 英宗之明
斷豈可誣哉雖然納約自牖之功余于李賢蓋亦深有取
焉

鴻猷錄十一



京山高岱編輯

鴻猷錄卷十一

誅曹吉祥

內官曹吉祥在禁地久一統景泰間征麓川暨福建諸寇
吉祥皆監督戎務號都統既招權納賄大作威福收召諸蕃
將麾下為爪牙腹心 英宗復辟時迎 駕奪門多藉此
曹力後俱以功遷秩握禁兵后亨事敗冒功者多被黜華
惟吉祥以底不去吉祥恃復辟功益專橫弟姪皆據要
地姪欽封昭武伯與后亨輩相表裏擅權賣官鬻獄黷貨
無厭 上初念其功多一泗優假凡有陳乞無不曲法從者
後漸不能堪稍稍厭薄之嘗與太學士李賢語及賢因奏
曰陛下復辟此自天命有在群下不當貪天功為己力耳
當時亦有要臣者臣不敢與 上駭問故賢對曰使先期
誅泄 景皇帝覺推問事由群小固不足惜不審置 陛下
下何地 景皇帝宴駕群臣表請 陛下復辟此自名正
言順又何用奪門為功奪之一字豈足垂訓後世且所奪
何門也群小不過為其身富貴齒耳豈實有忠 陛下之

心哉 上大悟會后亨默 上益疎抑諸稱迎復者吉祥
遂然望懷異志令欽糾其黨謀不軌天順五年七月兵部
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鏗奉命帥師赴陝西禦虜期初二日
陞辭出師欽等遂謀以是日為亂欲乘機殺馬昂孫鏗等
擁兵入大內廢 上居南宮立 皇太子為 帝事頗泄
恭順侯吳瑾知其謀時夜漏下二鼓矣瑾奔詣長安門告
變傳奏入是夜命執曹吉祥于內廷欽等不知也及期欽
及第鉉鐸率舊將伯顏也先等至東長安門門閉不啓欽
等知事泄遂引兵詣錦衣衛指揮還果第適果出斬之碎
其屍果故吉祥黨被恩遇素厚後得任錦衣衛稍禁嚴欽
飲所最切齒者故先殺之時百官候入朝多至待漏署中
聞甲馬馳驟聲謂征陝師出也既乃大亂百官多亡匿欽
遂執大學士李賢于公署且告曰吾父子兄弟盡忠迎
駕復位今被還果謀敗返欲相害因擲果頭示賢曰誠為
此人激變非得已也賢曰此人信生事怨恨者多既除之
可即請命欽曰為我草疏進即令人拘賢亡何又執尚書
王翱賢就翱所索紙為草疏同翱自門隙入之少選欽等
縱火焚長安門遂殺都御史寇深索尚書馬昂不得又欲

殺李賢王翱不果賢被刃傷昧與孫鏗領兵至園之賢翱
得脫走是日大雨鏗督兵轉戰王師漸集吳瑾馬昂等皆
會大戰于東華門外瑾為欽所殺諸將奮擊斬鉉及鐸于
陣又斬鐸欽敗入其家赴井死引出斬首所誅殺男女甚
衆蕃將伯顏也先縋城下亡走追得斬之李賢等聞首惡
既誅恐脅從者衆復疏入請下令宣諭脅從者固治以安
反側之心捷報入 上以是晚出御午門執吉祥嚮于市
籍其家以賞將士贈吳瑾梁國公諡忠壯贈寇深少保諡
莊愍論功封孫鏗懷寧侯馬昂王翱李賢並加太子太保
餘將士賞賚有差

論曰甚哉吉祥欽之愚也黨與不十數輩畜衆不滿千人
而上恬下熙朝無可乘之隙欲以此際謀為逆世豈有能
濟者哉王師捕誅如孤豚腐鼠耳雖然亦幸其謀之泄也
假令門放欽輩得入事倉卒起 殿陛間吉祥又為之內
應雖天祚 皇明諸免必就誅殄而於國體不大有墮損
哉其得蚤獲預啗而不大聲色梟獍群逆者謂非天眷祐
之不可也乃吳瑾之殺姦孫鏗之討賊其功皆大可紀者

平西廣變

廣西潯州之境萬山盤疊中有水曰潯江發源柳慶東
至潯帶象州永安修仁荔浦平樂諸郡縣夾江諸山皆
研巖其最險惡地為大藤峽今易為斷藤峽蓋有欲
度峽如徒杠今斷之故名南截潯水而府江自藤峽
所江約三百餘里地惟藤峽最高登藤峽顛數百里皆
歷目前軍旅之聚散往來可一盻盡也諸蠻以此為
險區藤峽則以桂平大宣鄉崇姜里為前庭象州東鄉武宣北
鄉為後戶藤縣五屯障其左貴縣龍山據其右若兩臂然
峽北巖峒以百計如僊女關九層崖極險阨者亦十數處
峽以南有牛腸大姑諸山皆綠江左塞藤峽府江之關而
力山力山之險又倍藤峽又南則為府江迴遭蓋六百里
其中多宜巖隩谷懸磴絕壁入者手挽足移十步九折一
失足則墮身數百仞下中產獠人藍胡侯盤四姓為渠魁
力山又有獠人善傳毒藥弩矢中人無不立斃者雖四姓
諸獠亦憚之其言語侏離重譯始解景泰中猺酋侯大猷
等倡亂嘯聚萬人修仁荔浦力山平樂皆應之攻陷郡縣
出沒山谷守臣不能制率以招撫縻之時朝廷北有虜
警未遑問也天順中益縱恣募兵捕之詔有捕得大猷者

賞千金爵一級竟不可得久之蔓延廣東高廉雷之境所
至殘毀兩廣守臣皆待罪會憲宗初即位銳意南討集
廷臣議兵部尚書王誥言峽賊稱亂其始由守臣失策以
招撫為苟安長其鋒驚譬諸驕子愈惜愈啼非流血捷
之啼不止為今之計當大發兵討之竊見浙江叅政韓雍
智勇過人材兼文武屬以討賊可紓南顧憂而諸將中推
都督趙輔材畧可任乃擢雍為僉都御史督戎務輔為征
夷將軍帥兵討之右都督和勇為游擊太監盧康陳宣為
監軍戶部侍郎薛遠督餉御史劉慶江霖紀功閩外之事
一以屬雍制曰將士有功者得自署置三司而下不用
命者輒以軍法論朕不中制也成化元年六月雍等至南
京會諸將議皆曰兩廣殘破盜所在屯聚宜分兵撲滅之
令游擊帥江西及降胡兵由虔嶺入廣東大軍由湖廣入
廣西賊在廣東者驅之在廣西者因之如是乃可滅賊雍
曰不然賊已流劫蔓出而所至與我是煽禍也大藤峽賊
之巢穴今以全師搗之既至彼南可以援高雷廉東可以
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之
蛇動無不應舉無不克腹心既潰諸賊假息游魂耳

何煩于逐乎舍此不而而今兵四出則賊愈奔突汗漫郡縣愈殘毀所謂救火而噓之也未見其濟諸將曰誠如公言乃以官軍三萬人兼程而進七月至全州會陽峒西延苗賊為梗擊賊之斬失律指揮李英等四人將士股慄九月至桂林雍按苗籍與諸將議曰脩仁荔浦藤峽之羽翼也不剪除此藤峽勢不孤乃以永順保靖及兩江土兵十六萬人分五路進窮追至力山賊大敗生擒一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十一月至潯州延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天險重嵒密箐人不旋踵且瘡痍為毒不可深入其等生長其地不能得其要領賊聞大兵至為備益堅莫若也兵圍之且耕且守可不戰自斃雍曰不然山峽道遠終披錯雜六百餘里安可圍也也兵日久將士懈弛睥睨衝突豈能為防哉兵法曰寧我薄人又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今我軍新破府江士氣十倍賊聞喪氣褻魄矣因而乘之可立破也乃以總兵歐信參將孫麒高瑞等帥六萬八千人為右軍自象州武宣分五道入攻其北以都指揮白金楊璵張剛王玘等帥九萬二千人為左軍由桂平平南分八道入攻其南以參將孫震指揮陳文章等守左

及龍山五也截其奔路雍與趙輔和勇營高振嶺以率諸軍雍復令歐信曰山北既破便可提兵深入夾攻桂州橫石諸屋令夏正曰林峒沙田府江間道也宜越古眉雙髻諸山伏兵林峒扼其東奔諸將聽命十二月朔諸路兵並進夾攻之連破石門道袍屋厦紫荊竹踏良胸古營牛腸夫岵等寨賊遁入桂州橫石寺塘九層樓據險立柵拒之雍令麾死士以大斧刊木開道兩軍聲發火箭焚其柵而夏正自林峒來援賊大驚潰生擒侯大狗等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遂磨屋石紀歲月而還土人謂自國初但能禦之令無出掠未有窮入巢穴破之者乃斬峽藤斷之易名斷藤峽分兵捕雷廉高肇諸寇先後平之雍乃上言諸徭之性悍見官府攝以流官終難靖亂有上隆州土知州岑鐸以罪在禁而事屬曖昧推鞠無因况蠻夷之族不必責以彝倫請復其職俾領藤峽開設州縣仍隸潯州又以各處巡檢俱係流官不諳民情不辨地里往來遷轉難以責成而部下有功土人李昇等效有勤勞請量授上巡檢官秋或用為流官之副彼皆感恩奮報必能保障一方又請移周冲巡檢司于勒馬移靖寧巡檢司

丁獻俘移恩隆巡檢司于碧灘東鄉龍山各宜添設又別類獐人國初曾充戎伍近用兵時遣千戶李慶招之多肯效順請即本地開設千戶所因其故俗即以李慶為之首帥統之而以故酋裔為吏目亦可驅摩獐悍藉以保障地方又經畧撫處數事奏上上皆嘉納之即斷藤峽設武靖州以岑鐸為知州屬潯州府以明年正月班師論功擢雍左副都御史開府提督兩廣戎務廢一子錦衣衛千戶封趙輔武靖伯子孫世襲餘各賞賚有差兩廣遂平論曰嶺南諸蠻有獐獐獐獐而獐類最多大抵言語侏離

八 鴻猷錄卷十一

服食饒穢巖壑林箐之與居狐狸豺狼之與群本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致亂之由皆華人姦黠通山者誘之治法在簡其約束禁其招誘不失吾信義而已彼潛安窟穴則慎勿苛擾稍肆侵掠必早為撲滅諸蠻非有包藏不軌之謀騁武中原之志亦豈能為大患哉惟守臣平居不能禁戢撫定或姦人侵刻以激狼子野心之怒暨其倡亂則彌縫姑息徒幸苟安甘言重賄不敢忤拂使驕恣狂悖之氣日肆憑陵至今數千里之地被其荼毒然後奏調大兵禽獮草薶雖獲成功所損多矣幸雍材畧可任朝廷委用

亦專紀律嚴明方畧素定故能使數十年深根固蒂之勢不旋踵而無孑遺功亦可述然舉十六萬之師暴露數千里之外供需轉餉府庫耗竭計其斬首將二萬級豈無崑岡玉石之憾邪雖然非雍不能辦此也其機要則在斬李英等四人而將士用命蓋已得勝算已朝廷用兵可不重將權邪乃若趙充國不用軍武賢決征之策而屯田以困先零韓雍則不用諸將久困之謀而深入以破藤峽此又地利夷情有同事而異形者固不可執一論也

平固原寇

九 鴻猷錄卷十一

固原土達滿四降虜犯丹孫也高皇帝平陝西殘元部落把丹率眾歸附高皇帝授平涼衛千戶其屬散處開城等縣為民獮土達簡其壯者充平涼衛卒使自耕食仍胡俗射獵竄後家多殷富羊馬以千百計然與北虜同族類虜入寇多相誘為姦利間有因事欲北徙者滿四以戴力雄諸族成化丁亥有通渭縣民變後連匿滿四所縣官上其事撫臣陳介又致仕都督張泰畜牧多被虜掠或謂泰掠牲畜非虜蓋土達張把腰為之泰亦列張把腰事於介介下其事僉事蘇葵速問會泰將劉清初至指

揮師門敵諸士達賄利為饒滿四等謀于其黨李俊俊
素奸黠欲從虜者遂以言激滿四等為亂滿四姪滿璫初
襲把丹職後以功稍遷平涼衛指揮有司以介變檄移文
平涼衛捕滿四張把腰甚急衛主者日迫璫索之璫素惡
不知滿四等與俊異謀也率家衆二十餘人往捕滿四等
滿四等知之預約結其黨侯璫至僱伴許歸罪有司給遣
其衆散各家具食盡殺之遂劫璫號集諸士達以戊子夏
叛入石城石城在衆山中去平涼若千里東西皆石山峭壁數
十里無徑路非引繩不可登西山頂稍平可容數千人前

鳴獸錄卷上

十一

有小山高亦數仞山罅皆峭壁高可二三丈各留小門僅
容車騎城中無水有數石池由棧運入蓋昔人造之避亂
者不知所自始云城外亂山巖巖人至者恐不敢入滿四
等往獵射故熟知其險可據至是率衆叛入居之李俊者
又招誘諸士達方苦馮傑欽賄多應之衆至千餘人參將
劉清聞之自靖虜來與戰不利報至陝西陳介與大監黃
必總兵任壽議遣都指揮邢端申澄率諸衛兵往捕之戰
于城下兵敗申澄死之邢端遁歸兵大潰遠近震駭賊勢
大振民失職者多往從之事聞兵部請勅陳介任壽會寧

鳴獸錄卷上

十一

夏總兵官吳琮延綏都御史王銳參將胡愷督諸鎮兵討
之寧夏兵先至陳介任壽吳琮不候延綏兵自固原急趨
茶祥堡夜二鼓至比曉即出兵架梁行去石城十里許賊
率衆出迎諸降有卒馮信者頗知兵言於介等曰賊雖誠
偽巨測然我軍夜至未休暇即行且乏水飲不可戰姑聽
彼請緩師徐議攻討吳琮叱之曰賊計欺我兵至此豈可
退遂麾兵進賊遁去至城賊驅牛羊前而精兵後繼時尚
乏器械執木樵開官兵官兵大敗任壽吳琮退保東山陳
介欲自殺左右救免遣軍資器仗甚衆兵有被圍在山者
盡殲焉賊乃益猖獗凡土遠族悉驅入城時截靜寧州道
掠奪糧運或傳其欲窺陝西八月朝廷遣陳介任壽吳
琮劉清馮傑等械至京遣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涼州副
總兵劉玉充總兵官夏正劉清為左右叅將大監劉祥為
監軍寧夏營兵五千發甘涼延綏寧夏陝西官軍五萬人
往討之復擢大理卿馬文升為都御史巡撫陝西協勦賊
十一月朔項忠馬文升等先後至固原是夜二鼓聞營外
喊聲近營中皆驚視之無寇明旦於營外得賊所遺書求
宥罪客居石城免其徭役衆知為緩兵計置之忠等議遣

兵方畧衆獲前失利多謂石城之險不可攻忠等乃令書畫者畫其山谷形分六路進兵項忠劉玉劉祥馬文升御史任佐姜孟倫布政使余子俊參政龐勝屯中路延綏鎮守太監秦綱都御史王銳參將胡愷副使鄭安屯酸棗溝伏羗伯毛忠都督白玉御史鄧本端屯木頭溝參將夏正參議嚴憲屯打刺赤寧夏副總兵林勝參議崔忠屯紅城子陝西都指揮張英鞏昌府同知羅豫屯羊房堡期三日諸路少出兵嘗賊且探地勢後乃大舉比至城外賊來迎敵延綏兵恃勇進首失利陣亡二十餘人賊死傷亦多衆

東漢書卷十一

十一

益懼十三日復會兵往賊迎敵得敗去飲衆入城毛忠麾其兵進諸路兵攻城賊極力拒之毛忠攻東山路險隘忠戰死賊中鎗砲死者亦衆斬首數百級馬文升領兵五百欲持草束往燒柵見官兵却不果進劉玉被圍城下衆潰至中流矢家丁陣亡者數人項忠斬退縮千戶一人以狗衆懼不敢進玉得免項忠以兵敗憂失色馬文升曰勝敗兵家常事况賊死亦多勢已不振此時黃河未凍賊不能比徙無深憂可徐圖之乃以捷報言毛忠登山偶為流矢所斃仍語所遣使令言賊當就平以安中外時朝廷聞

毛忠敗死又是月募出西方衆多言西師不利兵部尚書程信撫寧侯朱永定襄伯郭登等議恐賊北連虜奏遣朱永率京兵四萬往益師永即張大其事請定賞格乃行事下閣議大學士彭時知賊可平擬旨令永飭戎裝待報啓行會忠報至上詔兵部與時等計時曰賊四出掠信可慮今入保山我師圍之甚固賊已困行當就擒矣京兵何庸再出大學士高輅亦言觀忠等布置似無足憂也程信等猶執謂不出師恐遂失關中衆多尤時輅敵詔問忠等當益兵否忠請命永率宣大精兵五千沿邊西得賊平

東漢書卷十一

十三

報止不來未平則西戮力攻之忠等日督兵攻圍賊堅壁不出戰文升與忠謀曰賊城中無水芻粟亦漸乏若絕其芻汲則釜魚當自斃矣忠然之令官軍掩捕芻汲者多被擒乃知城中正艱于水忠等日引兵至城下拉戰至暮引回而令指揮孫壘領兵數百駐東山上覘賊出入大兵將回壘先撤兵退兵回每被賊襲其後文升謂忠曰孫壘兵撤太早也明日令壘俟太兵還行遠乃撤賊自是不敢出襲會續調甘州衛都指揮劉晟兵三千人至十八日復會兵攻城兵已登山山高險卒不能克又日短不盡攻兵在

山上者數千人未能退方懼賊乃恐我攻山亦自危詐請降忠等遂許之以退山上兵賊要忠文升等詣城下與語項忠劉玉皆單騎往賊數百人探甲冑馳逸門外示武又要馬文升文升帥數十騎往叱賊使歛衆入滿四等訴被劉叅將馮柏揮激變故乞宥死請降忠等言劉叅將馮柏揮等朝廷已械赴京下獄矣爾速降朝廷必有爾死又問滿瑋曰爾被劫入城非反者瑋乞命忠等遂納其降無瑋歸營明日賊復設木柵請戰不言降一日夜五鼓城內有李旗者來營外報曰今夜城中賊自相仇殺可乘機剿之忠等議曰此固不可深信然以理度之不虛遂令諸營會山下果聞亂少選山上亂矢下射諸營兵仰受敵矢至面無敢避者間用大將軍礮擊城中賊死傷甚衆但不獲首級時天寒甚士卒嗟怨忠等謀曰師老矣恐生他變即黃河凍虜入套我師豈能久駐倘賊乘間突出與虜合患不可言者頃急攻城破之衆不敢決文升議欲縛木為兩車渡濠攻城衆恐多傷人不果然賊見此攻具益懼漸有出降者忠等皆給粟纒之婦賊聞出降者益衆有楊虎力者最驍悍滿四所倚任至是亦降至營心甚恐忠等諭

慰之劉玉刮刀與誓曰爾能生擒滿四或殺之來獻朝廷有賞格賞銀五百兩金百兩官指揮遂示之銀虎力誘滿四出戰擒之乃與約戰地于東山口且令計移其精兵上山為信厚撫慰遣之明日忠等整兵至山下東山口係延綏兵信地忠等不欲泄乃謂延綏將領曰爾暫休今日予代爾守乃令人登高覘之見一人乘白馬出城即滿四也既而果有精兵駐山上忠等始信虎力約既有入報曰賊今日射矢多向上文升等曰賊多詐不可信乃伏兵東山口而約王銳等部兵悉前戰良久殺傷相當我軍伏發奮勇鏖戰賊大敗兵士擒滿四至軍前文升欲乘勝擣城內忠等恐猝難拔遂以滿四歸營乃秦捷止兵且馳報諸郡邑以安人心明日賊驍將馬驥南斗率衆出戰官兵輒擒之賊益窮蹙又二日城中復立舊達官火敵為主忠等乃遣偵夜探城下賊北行即捕南行勿追蓋欲散其黨云劉玉欲撤兵退令賊自解散忠曰賊叛逆殺我一伯三都指揮官兵死者數千人今縱之全逸去它日必為陝西患乃屯兵日覘之賊度不能支一夜潰出散去忠等乃募諸營兵分捕之擒斬數千級惟滿四姪滿能最驍捷逸去

詢知入青山洞乃用火熏之出亦就擒并獲其家屬
諸營搜山又獲賊五百餘人幼男婦女悉分給軍士惟
有楊虎力家遂令萬人盡夷石城之險毀其牆收諸軍士
骸骼起大塚瘞之立石紀平賊歲月于山惟餘賊百餘人
走據葦葦山會有報虜入河套乃留精兵三千人伺勦餘
賊忠等回固原時生擒千人惟滿四馬驕南斗大敵并各
罪天者二百人械送京師餘八百人皆即營中斬之明年
正月葦葦山賊首毛哈喇亦被誅傳首至餘賊解散下令
各歸農業不問于石城迤北古西安州增設一千戶所改
固原千戶所為固原衛設官防守之忠等遂班師論功增
太監劉祥祿未歲二十石劉玉陞左都督項忠陞右都御
史馬文升王銳皆陞左副都御史餘各陞賞有差
論曰滿寇之亂起于邊將之不恤下云雖然非我族類其
心必異狼子野心之衆乃使之聚處邊境密通塞下王鮪
北泳越烏南翔能保其百年無異哉今降胡多處畿輔
之地國家承平彼何敢肆萬一胡馬南牧氣類感召則
滿寇之亂不但固原爾也往也先寇京師亦亦有說幸其
驅蕩平定之早耳當時云俟事定處之今晏然何哉

五胡之釁往轍具存江統郭欽之說愚于滿寇事重有感
也

開設鄧陽

鄧在古為糜國春秋時為楚附庸地多山元至正間流逋
作亂元祚終竟不能制國初命鄧愈以大兵剿除之空
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然地介湖廣河南陝西三省間又多
曠土山谷院塞林菁蒙密中有草木可採掘食天順中歲
饑民徙入不可禁聚既多無所稟約束中巧黠者自相雄
長稍能驅役之有錦衣衛千戶楊英者以使事至河南聞
其事歸上疏請命有司賑恤之因散遣其衆願占籍者聽
疏入^不三省官又多譏非已境內遂日因循至成化元年
夏流民劉千斤倡亂以其黨石和尚為謀主劉長子苗龍
苗虎等為羽翼居南漳衆至數萬人遂僭稱改元偽署置
諸將帥襲鄧漢中之境屠掠出沒民無寧居諸守臣不能
禦列其事上二年夏朝廷以尚書白圭督戎務撫寧伯
朱永為平虜將軍帥兩京及諸路兵往討之師抵南漳永
病湖廣總兵李震帥土兵來會圭指授方畧督震等分道
進兵敗其前鋒賊退保險立柵自固震等麾其兵進士

冒險深入乘勝攻破之遂擒劉千斤并苗龍等石和尚劉
長子遁入岩險會水病愈更帥兵入與震等協擣其巢穴
斬首九百餘級拍揮張英招降劉長子以計擒石和尚送
軍門賊衆大潰追剿餘賊又戰于古路山斬首萬餘級獲
其偽將校劉聰等百餘人諸郡邑悉平諸將忌張英功諧
于永謂其多獲賊賄以事擯殺之遂班師劉千斤等磔于
襄市論功太子少保進永封撫寧侯封震興寧伯餘將
士陞賞有差時寇雖平諸郡邑控制戍守皆未設地曠險
如故未幾餘孽李鬍子復煽衆作亂流民歸之者至數萬

鴻猷錄卷十一

六十二

人勢復猖獗七年春朝廷復遣右都御史項忠督兵討
之諒將欲進兵曰流民逃聚山谷其始非擄為寇勢多脅
從民去官府遠既陷監中遂不能自脫耳乃遣人持榜入
山招諭有能去賊自歸者禁勿殺于是民多携老弱鬻鬻
來歸賊勢遂不振然後縱兵擊負險不服者斬首二千餘級
李鬍子遁為其黨所殺斬首出降賊衆大潰遂發兵搜捕
諸山谷盡徒出之發還鄉者百四十萬編戍者萬餘人諸
郡邑復平班師進忠左都御史初忠下令逐流民有司乘
兵威所在驅迫盛夏遇渴疫癘死者不可勝計亡何歲復

賊民逐去復至有司懲前事以逐流民為策祭酒周
洪謨憫其事為著流民說其畧謂山谷曠遠民遭水旱上
不能賑恤則轉徙其間勢必不能禁不若因而撫定之使
占版籍為土著可以填實棄鄧戶口又援晉置松茲縣南
州事為徵時成化十二年流民集復如前右都御史李賓
廷逐之生他變乃即洪謨所著說疏上之制曰可遂命右
副都御史原傑往任其事傑至徧歷諸郡縣深山窮谷無
不親涉履宣上德意延問諸流民所欲諸流民無不忻
然願附版籍為土著民者於是大會湖廣河南陝西三省

鴻猷錄卷十一

六十三

撫按藩臬諸臣籍流民得十一萬三千餘戶遣歸故土者
一萬六千餘戶其願留者九萬六千餘戶許各自占曠土
官為計丁力限給之令自墾為永業以供賦役置郡縣統
治於是湖廣割竹山地分置竹溪縣割鄖縣地分置鄖西
縣河南割南陽汝州唐縣地分置桐柏南召伊陽三縣陝
西析高縣地為高南山陽二縣而陞高縣為商州又即湖
廣鄖縣設鄖陽府以統鄖房竹山竹溪鄖西上津六縣且
立鄖陽行都司及鄖陽衛控制之俾民流寓土著相參錯
居經畫既定乃列其事上遂薦鄖州知州吳達為鄖陽知

府諸州縣皆選隣境良能吏習知其事者為之又以地界
三省無統紀薦御史吳通宏才望請代已任得兼制三省
撫治八郡居鄖陽上悉從之擢通宏為大理少卿代傑
撫治保還建右都御史尋遷南京兵部尚書未任卒八郡
民間之無不流涕為主祠焉尋改通宏撫治右僉都御史
開府鄖陽遂為定制其後野王剛何淮等倡亂撫治都御
史隨討平之

鴻猷錄卷十一

廿一

論曰驅逐流民唐末曾以之亡蜀也豈不失策之甚哉王
者有分土無分民移民移粟之政戰國之君且行之堂堂
一統之威既不能驅民使無饑矣乃欲禁使不就食于曠
土豈人情哉况中原聚失業之民棄鄉土不耕之士其于
體國經野之規容民畜衆之義胥失之矣由是觀之項忠
之盡定者一時之功而原保之經畧者百世之利也後人
蒙已成之業不能平定安集而至有萌孽于承平者亦
深有愧于前賢云

鴻猷錄卷十二

安化之變

縉雲鄭文茂門人劉佩校正

寧夏慶府宗室安化郡王真鑄性狂誕頗自負術士嘗相
真鑄妄謂法主夫貴又女巫每誑之神降輒呼真鑄天子
云真鑄以此益萌非望緣勢微不能舉寧夏指揮周昂千
戶何錦衛學諸生孫景文孟彬史連輩皆以浮誕時往來
真鑄所真鑄武中酒輒乘醉向景文輩言已富有天下正
德三年七月有武弁得入貳運秩例周昂何錦衛真鑄各
貸二百餘金得遷秩為都伯擇而景文等實主盟約自此
真鑄與周昂何錦等情好日密時劉瑾用事朝政日亂遠
近流言瑾將不利于社稷真鑄等遂懷異志欲以討瑾而
名舉大事正德五年二月瑾遣官往寧夏核實屯田糧畝
加賦使者承瑾風旨妄增田賦數又嚴為法徵積逋守臣
仍計田畝數入為瑾賂敲朴慘酷諸戍將衛卒皆憤怨真
鑄與周昂何錦等遂決計反今孫景文家真酒數諸武弁
丁廣楊泰等飲景文以言激衆怒且謂真鑄多奇徵可輔

欲盡殺諸守臣切衆舉事衆方起聞景文言皆忻然從之
曰即事不就死無恨也遂歃血盟計定衆散去景文以事
報真鑄真鑄令人往平虜城說成將及素所厚張欽等十
餘人皆從之各集衆待報時游擊參將鉞聞虜警帥兵
出至泉營防守四月總兵官周昂簡取銳卒為牙兵得
申居敬等六十人昂領之初五日真鑄設宴邀總兵官姜
其太監李增鄧其都御史安其核田少卿周其會飲安與
周不至副總兵楊英以聞警帥兵出亦不至是日周昂集
所選申居敬等六十人于其家以使者及諸守臣督通事

海國錄卷十二

二

并

激之論以真鑄舉兵意初使從亂六十人者皆聽命乃焚
香飲誓酒以俟昂遂報何錦孫景文丁廣等知時真鑄已
宴客遣人詣周昂問計周昂何景丁廣等即伴言有警報
當出兵遂各率家丁及申居敬等皆甲開城門截諸巷隘
乃馳至真鑄第真鑄亦預伏甲士堂後兵入遂即席殺總
兵太監等官分遣人殺都御史姜其少卿周其于其公署
又殺都指揮等官及諸吏民縱獄囚掠居民財欲殺參議
侯某不果囚禁之遣人掠取官私船一十七艘泊河岸真
鑄偽出榜示居民切鎮兵遣人招副總兵楊英游擊將軍

海國錄卷十三

三

仇鉞令各以兵來會皆佯許之楊英欲帥衆往保王宥堡
衆潰英奔靈州仇鉞帥衆還鎮真鑄令穆兵仗入入即奪
其軍鉞單騎歸私第真鑄乃遣其黨四出分據諸要害檄
召靈州廣武等處兵助亂發公帑軍餉給賞將士又遣使
脅取慶府及諸宗室金帛為犒師費各以千計靈州戍將
史鏞聞變分遣使馳報陝西暨諸路守臣鎮將初八日真
鑄大檄將士偽署何錦為討賊大將軍周昂為左副將軍
丁廣為右副將軍張欽為先鋒將軍魏鎮楊泰等各偽署
都護總管等官令孫景文撰偽檄以討姦臣劉瑾為名傳
布遠近其百戶鍾朝衛卒羅漢等乘亂劫奪官民真鑄皆
斬以徇十三日陝西總兵官曹雄聞變遣都指揮黃正帥
兵二千四百人駐靈州仍檄楊英督靈州兵邀取船隻防
守黃河御史周其時在延綏聞變會榆林撫鎮議遣副總
兵侯勛參將時源帥兵五千人赴援十四日楊英會合陝
西官兵黃正等援靈州順河下又遣人渡河奪取原畧船
一十七艘并器械至靈州東岸十五日真鑄令周昂給賞
諸將士遣張欽魏鎮資金帛往賞廣武營將士至則廣武
戍將孫隆閉城不納曉以禍福孫隆以總兵官曹雄令盡

燭壩上所積薪芻勿令資寇十八日楊英為書密致仇鉞
令為內應寘鐇聞諸路兵集近地與何錦議防禦策二十
日陝西總兵官曹雄親帥兵至靈州寘鐇等大懼遣何錦
丁廣張鈇楊泰等率馬步兵三千人于壩上等處分路防
守於是諸親信黨惡皆出惟周昂留居城中二十三日昧
爽寘鐇欲出城祭社稷旗幟等神使召仇鉞陪祭鉞時被
奪兵家居鉞計已不出周昂必自來詣乃託疾不出而伏
家丁陶斌來得等以俟昂果自來入門鉞即與斌等擒斬
之先是鉞得楊英書已密約所親信卒楊真等百餘人布
中外至是開門踵召楊真等徑馳寘鐇第擊殺孫景文史
連等諸首惡并寘鐇所親信朱霞王環等十餘人又擒獲
儀賓譚廷槐韓廷璋等數人遂將寘鐇并官眷拘繫之檄
參議侯基出馳報總兵官及諸將校知遣人詐傳寘鐇令
召何錦帥兵回城而令所遣人密諭錦部下鄒卿等以擒
寘鐇狀何錦方帥兵還城鄒卿等即以所部兵擊殺胡璽
魏鎮等十餘人倡言城中事定以携衆心又往河口將巡
河劉鐵姜永等盡殺之衆遂大潰何錦丁廣張鈇楊泰王
輔等脫身走朔寘鐇所遣徐欽詔平虜城百戶朱洗所部

八海錄卷十二

四二

兵一百人至見城門開詢知寘鐇被擒周昂已見殺即帥
衆還走至楊福堡無所歸仇鉞速遣人至平虜城檄戍將
使使殺朱洗于楊福堡餘衆宵令還城徐欽單騎遁至蘆
溝被虜殺之何錦丁廣走賀蘭山外欲歸虜遇游兵百戶
馬總等擒獲械送軍門楊泰王輔等中流矢死張鈇復走
陳後堡亦被獲二十五日副總兵楊英總兵官曹雄各先
後至寧夏會合仇鉞于寘鐇府第搜獲都御史總兵太監
等官初印關防符驗具存又獲寘鐇所造旗牌兵書等物
及舊有冊印儀仗收貯公帑其貳財為亂兵所掠先是守
臣以事聞 朝廷遣太監張永會都御史楊一清討之五
月永等始至時城中客已撫定永乃會楊一清檄陝西諸
路守臣紀鑑功次械繫寘鐇及官眷并首惡何錦等至京
師其黨惡程保等皆斬于市諸撫臣鎮將被殺者奏請署
置逐班師永還一清留總制三邊論功封仇鉞威寧伯張
永等各陞賞有差寘鐇至京賜死何錦等磔于市
論曰寘鐇狂豎子耳何錦等二三亡賴其敢于稱亂者有
所侮而動也彼見寧夏之民怨入膽骨可必其從亂而無
疑者然則禍亂之興無他民易與為亂故耳古帝王所以

八海錄卷十二

五十一

不徒恃紀綱法度之嚴而拳拳于民心之固結者良有以哉嗚呼廷瑾柄用于中而實錄稱兵于外事若不相蒙而其機實相為通者雖梓鼓影響不若是速也乃寧夏西北重鎮其控戎虜備倉卒所宜戒衣衾于朝夕者至數人倡亂而上下錯愕將士皆靡然從風此其元戎之號令撫臣之節制可知已卒之身死人手豈為不幸哉仇鉞不動聲色而能立奇功于虎吻亦偉丈夫也非謀勇過人能若是乎雖然實錄腹心小距盡遣之出而獨留一周昂又復不備其輕脫實謀蓋天奪其魄矣不然鉞豈能以匹夫而成功哉

六
一
二

劉瑾之變

劉瑾陝西西安人幼以闕被選入宮武宗在青宮時瑾得近幸正德初瑾與馬永成谷大用張永魏彬羅祥丘聚張興等俱以青宮舊閣用事與上同臥起得與謀議中外目為八黨瑾尤巧黠頗涉獵文義語世故而性剛狠每為上言弘治間事權皆歸內閣司禮監朝廷徒擁虛名又言天下鎮守內臣皆司禮監舉用多受賄如悉更置今代者各入萬金為貢不猶愈于賂司禮監乎上信之

悉更置如瑾言諸中貴遂皆以貶得出鎮肆意謀求無所忌憚又奏置皇莊七所于畿內後漸至三百餘處畿內民不勝其擾上寢不任用內閣旨多內批出輔臣劉健謝遷李東陽自劾乞罷上留之瑾與諸閹黨上以鷹犬遊獵時市易擊毬角觝為樂往往輟朝視事臺諫交章論之不報戶部尚書韓文舉甚語及輒泣下十月以郎中李夢陽言率臺省諸大臣上疏請誅謹等而屬疏草夢陽詞甚懇事下閣議上諭輔臣令曲宥之劉健等持不下再疏請如臺省議上不允時瑾革業已寤甚求留都安置不可得於是健等各上疏乞放歸田里明日上令太監李榮手諸臺省疏召文等文與諸大臣入諸大臣皆惴恐或咎文文使人探閣議健曰事將濟第持勿輕下既至左順門榮傳上諭曰諸先生言良是無非愛君憂國意第奴儂事上久不忍即寘之法幸少寬之俟上自處耳眾懼莫敢出一言李榮面文曰疏自公公云何文言辭小盛惑亂政收語雖正而氣不勁又解中肯綮榮哂曰疏備矣上不過欲少寬之於是眾開然退榮入上見眾不力持議意遂安瑾等即環上跪泣訴曰非上自主奴

六
一
二

七
一
二

華錄銅大矣時司禮監太監王岳頗剛正深惡瑾等所為
初與太監范亨徐智力贊上從文等言於是瑾訴曰外
廷所以敢譴諱無忌者司禮監無人耳且言岳等交通外
臣狀上遂收岳等下極庭獄立命瑾入掌司禮監事兼
提督京營明日制下乞劉健謝還致仕獨留李東陽輔政
蓋前閣議時健持甚力至推崇哭還亦助之獨東陽嘿不
言遂得留未幾范王岳范亨徐智赴留都仍遣人中道經
殺之十一月欽天監官楊源以天文諫上勿輕出遊獵
瑾矯詔杖之留都臺諫上疏劾諸閣瑾矯詔逮繫錦衣獄
瑾憾韓文曰伺其過不得會內帑有餽金瑾請事由戶部
矯詔羅文官仍遣還卒伺其過文乘一驢宿野店去上
悉以諸司章奏付瑾處務尚由內閣調旨後漸于私第
杜葭臺省諸文武白事其門填溢衢路自臺諫三郎
下皆長跪瑾有所建白則由內閣議李東陽極其褒美有
剛明正直為國除弊之語云二年正月下郎中李夢陽欲
尋宥之以韓文屬疏草也尚寶卿崔璿按察副使姚祥主
事張偉以公事將眷屬出京馳驛役民夫畧有與瑾俱奏
捕下獄枷于市謫戍邊閏正月瑾矯詔廷杖逮至留都臺

諫官二十餘人皆罷之尚書林瀚主事王守仁論救瑾罷
瀚官罰米三百杖守仁謫丞遠驛二月詹事楊廷和學士
劉忠以經筵不合瑾庇之得還留都侍郎忠謂廷和行誼
別瑾否廷和曰不然之廷和乃密以錦綺解瑾瑾遂
厚廷和尋遷尚書廷和仍求入內閣許謙以二千金未幾
如其言瑾令諸中貴鎮守各省者得預刑名獄訟于是民
間細事無不以賄者南直隸巡撫都御史艾璞以勦戚家
勢奪民田判歸民瑾納勦戚賂逮璞下錦衣獄極斃死徙
其家海南又連逐禮部尚書李傑張昇去夏瑾矯詔以謙
遷劉大夏韓文林瀚張敷華為朋黨榜示天下欽天監楊
源復以天文諫語侵瑾瑾召署之曰爾何官亦欲為忠臣
乎杖之謫戍甘肅卒于道其妻斬蘆荻瘞之都御史雍泰
與瑾同鄉時家居瑾以尚書許進薦起用之尋遷尚書
時卿佐遷無不賂謙瑾泰兩遷皆不謙瑾罷之仍罰米千
石芻千束翰之遷又以馬文升劉大夏潘鐸嘗舉泰皆罰
米有差瑾矯詔罷天下巡撫都御史又逮諸邊鎮巡撫都
御史并督餉郎中下獄考核芻糧拍瑯論罪多沒商人費
由是商賈因與邊徼漸之瑾又善矯飾傳會名教抑沮其

同列谷大用鎮守太監言奏請于臨清開 皇店瑾捕其獻計者罪之馬永成以私故欲陞錦衣衛百戶邵珙瑾持不可立聚主東廠頗恣肆偶忤瑾瑾發其事調留都王旁建新第于大內誘 上居之因奏令賈人居積代諸計吏輸物內帑多獲羨余利瑾聞怒曰豈有 天子而攬納稅糧者乎罪其人事得寢其善矯誣如此二年正月天下諸司官入覲瑾每省索二萬金皆從富民貸入之吏部尚書許進雖不與瑾抗不媚瑾事頗欲自持兵部尚書劉宇錄瑾所私保國公僕廐朱熹得結驪逐羅進以字代之時焦芳以媚瑾入內閣張采以媚瑾起遷侍郎瑾聞總督都御史楊一清築邊惡其太費逮至京以大學士王鏊言報之又以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咸稽考糧餉不詳都御史劉孟赴任稽覈俱枷示長安門暑雨晝夜不輟自是縉紳益重足而立夏六月朝罷得匿名書于班中指言瑾亂政事上見之瑾按班次請執五品以下朝官三百人跪午門外至哺時不遣時盛暑暴烈日中仆地死者十餘人薄暮俱下錦衣獄事竟無驗尋以李東陽言得釋瑾矯詔逮前尚書韓文劉大夏下錦衣獄文罰米二千石得免大夏謫戍

肅州文以前上疏論劾故大夏以前節減諸費近侍皆不悅又焦芳劉宇共譖于瑾謂籍大夏家可得數萬金瑾遂以戶部文籍事逮文以上首岑濬獄辭故逮大夏大夏出都城觀者如市民間為罷市父老涕泣士女攜糧食走送至焚香密禱願其生還大學士王鏊都御史張泰皆以忤瑾罷學士張芮修撰何塘見瑾不屈為禮請即倖去初諸邊鎮屯田大墾又益高中國帑粟多邊餉稍足後屯田廢戶部令商人入贖司農不輸粟塞下故每歲出內帑金濟之謂之年例瑾謂國初無其事一切罷之且治各巡撫諸臣罪不令恤商輸塞下粟諸邊鎮益困五年春瑾忌太監張永不甚下已伺間譖于 上謂永留都奏既可即逐永出就道榜諸禁門勿令永復入永知徑趨詣 上前訴已無罪為瑾所構陷 上召瑾至詰之語不合永即干 上前奉殿瑾谷大用等解之永得不行陝西安化王真鐸謀反舉兵傳偽檄數瑾罪以誅瑾為名命張永及楊一清往討之至則真鐸已就擒楊一清遂與永謀共誅瑾時一清留總制三邊八月永還獻俘乃與素所厚內侍張雄張忠定計乘間奏瑾專橫不法今欲 必夏見真鐸偽檄數其罪

不自安欲謀不軌反形已具因列其大罪十七事 上意未決永曰少緩奴輩皆養粉矣 陛下將安歸乎 上可其奏是夜命內侍召瑾永等詣 上至瑾宅近池觀變時漏下三鼓瑾方熟寢內侍入瑾問 上安在對曰在豹房瑾披衣起謂家人曰事可殺出門外內侍數人就執瑾付掖庭獄質明執付錦衣詔獄拷問得反狀磔于市三日被害者半啖其肉盡籍瑾家屬并其黨誅之沒入其貲凡得金二十四萬錢鑒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鈎三千金銀湯鼎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二橫穿宮牌五百袞龍袍四金龍盔甲三十玉印一玉琴一玉帶四千一百六十束他物稱是太學士焦芳劉宇曹元等皆有罪除名吏部尚書張綏下獄死瑾黨皆先後去前以忤瑾得罪者悉湔洗復其官凡瑾所更張事改如初

論曰瑾一閹豎耳其流毒縉紳貽禍宗社古今所罕見者此其故何哉蓋瑾青宮舊閣 武宗素所信狎瑾所以盡惑其視聽而揣知其意嚮者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吾因是而有感于儲君之近侍不可不慎其選也古人師保之訓

如太公周召之於成王尚矣後世乃禮節繁多尊卑潤絕雖有官僚之設而接見不移時進講不數語啟沃雖良亦將如之何哉其退而與居者不過數閑耳朱墨易染鮑蘭殊臭安得不與之俱化乎嘗見 孝宗在東宮時有老閑單吉者口授 孝宗學庸論語書每開說臺省政務及民間疾苦且奉奉于前代官官專權誤國之弊 孝宗時或從他閑誦佛經見吉至即匿之易孝經展誦其見敬憚如此後 孝宗嗣統身致太平雖其聖德天縱而吉青宮輔德之功不可誣也使 武宗在儲位時有近侍如吉者數輩則亦豈至是哉

平江西寇

正德六年江西諸郡縣盜賊蜂起贛州南安有華林寨礪礪寨賊其後撫州有東鄉賊饒州有姚源峒賊其始行劫村落官府捕之急遂亡匿山谷間招集亡賴貧民多婦之各據險立寨一時並熾聲勢相倚其渠魁姓名不甚著時公移傳報惟以某地賊呼之官兵討之不能定屢招撫不從贛州賊執參政趙士賢以焚贖之出華林寨賊攻破瑞州府江西大震守臣列其事上命右都御史陳金總制戎

務金時居喪詔奪情起以右副都御史俞諫提督大猷兵討之金檄副使周憲等分兵三路進討華林寨賊憲帥兵進其二路兵失期不至憲往與賊戰時有斬獲至是獨深入山谷峻險賊憑高發擣石下兵敗憲被執死之其子幹從征見父被執躍馬前救之中流矢死賊勢大猖獗事聞朝廷贈憲官謚節愍仍旌其子孝烈時官兵討他賊俱無功金又檄大同諸邊兵討賊雖時小勝竟不能窺其巢穴乃檄廣西田州等府狼兵協諸路官兵勦之狼兵性猛悍其土酋岑猛等多驕橫無節制金欲藉其死力稍姑息之兵出不嚴禁又不下令先徙避居民狼兵肆屠掠所殺傷良民甚衆江西多朝士或聞其家族被兵害乃洶洶倡議謂金不能平賊廷多殺無辜又謂狼兵調集多且驕橫恐有他變乃命給事中黎奭往紀功即勘金功罪實錄使散處狼兵也金乃厚犒賞諸土酋稍嚴約束用之仍降榜示招撫脅從且勸且撫諸賊黨來降者號新民仍用為衛軍與漢土兵協力勦之是時華林賊殺憲勢甚熾金檄提察使王秩南昌知府李承勛督兵勦之承勛時招有降賊黃奇寔聲下知署可用承勛任用之人有謂承勛寔防不

測者承勛益親信令宿帳中奇感奮誓以死報承勛乃令奇入賊寨說其黨多來降者與約期令俟報至日承勛召土酋岑猛以言激之曰破寨在今夕君能効力功與皆君有也猛問計承勛令猛選精兵五百人從夜與俱至山下猛尚不知而往承勛始告之故令黃奇密入寨誘所與約降者來既見復縱之去令為內應承勛乃與猛帥五百人夜踰柵登山層重險上黃奇與數人前導至壘群賊方新睡直夜者擊三更奇拔柵帥衆入五百人奮刀斫之內應降賊亦合勢夾攻賊自據險後管兵無一人敢近壘者至是倉卒不知所而求甲仗既不得遂斬首三千餘級餘衆奔出壘來夜逃匿山谷賊盡天猶未明候曉搜諸山又斬獲千餘人餘皆奔潰四出華林賊遂平於是移兵擊鴈隘寨東鄉賊皆平之時諸賊降歸新民者官給贖產又下令禁民勿得報私仇新民頗效力故多籍之破賊云諸賊畧平定惟姚源洞賊尚猖獗衆政吳廷舉往撫之而賊所執劫以威廷舉不而動日賊請自焚時廷舉覺晚之賊不敢加害廷舉因察賊左右有謀勇者問得其情賄誘之或執其黨來降廷舉亦獲免然賊首固不聽撫陳金事

移大兵進討之賊見諸寨平又憚狼兵勇悍遂乞降王秩
許之納款者相屬也或謂義賊衆故納降以携其黨今華
林礪礪東鄉賊皆平矣此賊勢欲接絕縱不降將安之况
賊反覆無信恐為他日患不若乘勝撲滅之遂盡殺來降
者賊乃大亂棄寨潰圍出踰饒信入徽衢諸郡縣大肆殺
掠賊據險院官兵猝難近既棄險奔軼無所據金等督兵
追襲浙東兵夾擊之其黨遂散所在被擒殺餘衆多降官
府以脅從宥不治陳金乃奏於東鄉立縣隸徽州姚源峒
立萬年縣隸饒州又於華林礪礪等處夷其寨壘移寘巡

八陽溪錄卷十二

十一

檢司控制之散遣狼兵歸廣西厚加犒賚仍分道先後行
以防他變遂班師金始以言官論革官保秩至是事平以
功大過小仍復舊官

論曰江西之盜始終以招撫為害云王守仁有言招撫之
說可偶行于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
寇可一施於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佯服隨叛之
黨斯言得之矣江西群盜其始以姦宄亡賴據險倡亂此
平世稱兵首惡不宥也而守臣姑息苟且以招安廢之遂
使益無所忌遠近效尤蜂屯蟻聚不可撲滅固已失之于

其姑矣及其猖獗之後屢討不克則脅從罔治古有明訓
招撫之說誠有不得不用者然猶當論情罪之輕重別首
從之科條庶恩威並行也乃果于殺降者則醜類不遺急
于招納者則渠魁是縱甚至曲庇新民禁民不得報復遂
至殺人之父而子不得以據其忿殺人之兄而弟不得以
雪其恥屠城陷郡之徒皆得以安享其富貴則後來者亦
何憚而不為盜乎此所以諸寇雖平不旋踵而有橫水左
溪湖頭之賊也茲非招安之說又貽禍於其終乎然守臣
之所以樂于招撫者非皆玩寇而負國者也以兵食則不
足以法制則太繁用兵不免有勝敗之慮而論勅一及遂
有償事之誅招撫可以苟目前之安而境土稍寧遂無遷
轉之滯則有司又何苦而不用招撫之策乎故用將之畧
當察其心而姑畧其迹久其任而徐考其成撫勦聽其所
宜而功罪要于事定則庶乎國家有任事之臣而天下無
難平之盜也

平河北寇

正德初劉瑾用事賄賂公行百官非貳入不得遷且禍及
故貪墨風熾有司尤甚連歲值水旱瑾併徵數年積逋急

使者旁午出敲朴慘酷百姓無不嗟怨亂霸州文安縣民兄弟劉六劉七及齊彥名俱任俠善騎射初挾弓矢道中劫行旅號河北響馬賊時中貴谷大用馬永成張忠皆文安人方倖用事劉六等以鄉曲故時往來諸中貴所從其家人入禁內縱觀遂有輕朝廷亡何行劫事頗洩露都御史雷鼎補之劉六等遂聚眾拒捕其黨有楊虎劉惠邢老虎等皆俠徒相結納為盜會果罷去正德六年秋七月兵部檄有司逐捕擒齊彥名繫安肅獄劉七等帥眾劫之去遂反諸窮民響應之旬日有眾數千人屢敗官兵橫不可制流劫山東還入畿內京師戒嚴以右副都御史馬中錫督戎務惠安伯張偉總兵討之賊還攻文安有趙璉者文安羅景諸生也勇力任俠自負以其家屬被賊辱璉不勝忿手刺殺二賊為劉七所獲遂從賊以通文義故遂得列為渠魁時承平久戎政廢弛京營兵出討賊皆市井情游素未當矢石中錫書生欲效龔遂化渤海軍招撫之張偉亦純袴子不知兵中錫乃榜示各屬賊不殺掠有司勿擅捕仍給飯食賊降待以不死劉六等遂不殺掠至德州劉六來謁中錫惟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不可曰今

政在內臣馬公豈能踐其言潛使人入京探朝廷無招撫意又犖金帛饋諸中貴求救不得遂不聽撫仍大肆劫掠至故城賊眾勿焚掠馬都御史家由是中外謗騰謂中錫欲庇其家故縱賊遂逮係中錫及偉下獄論死中錫竟死獄中偉僉死奪爵時賊已數萬人眾議勿迫京師湏先得河北河南後至南京南京大位具存可就彼封拜乃分其眾為二劉六劉七齊彥名等為一黨推劉六為主楊虎劉惠趙璉等為一黨推楊虎為主劉六等攻破青縣往山東復令劉七還兵攻破棗強縣知縣段多死之又攻景州獻縣阜城略青縣靜海滄州焚劫漕舟若干楊虎等攻破興濟縣亦攻滄州劫糧運至南皮執東光知縣顧某畧南宮棗強等縣九月至景州總兵官馮安帥兵擊之殺賊千餘楊虎等奔小灘都指揮田某帥兵擊之官兵敗死者七千餘人指揮趙文被執尋釋之虎等亦往山東蒙山等處副總兵李瑾帥兵擊之敗績虎等遂略濟南東昌兗州登州萊州等府東平高塘濟寧沂豐等州青城樂陵茌平等縣朝廷見馬中錫等無功諸中貴謂此事非書生所能辦乃命太監谷大用總督兵部侍郎陸完提督駐臨清

居中拉禦檄宣府游擊許恭御永大同副總兵張復游擊
江彬帥邊兵入討之逕巡撫真定都御史蕭紳巡撫山東
都御史邊憲俱下獄除名去以不能禦賊故也又著為令
州縣官失陷城守者如違將失機罪論死時劉六楊虎二
寇皆往來山東聲勢相倚重或合兵攻劫郡縣已復為
二楊虎略得崔氏為妻亦曉健時領賊眾劫掠後虎死有
楊寡婦軍是已時山東郡縣多為賊所破惟不敢近樂陵
樂陵令許達築城後令城內外民皆環其室築土牆高
過其簷家開圭竇僅可一人出入令壯夫執刀候竇內號
令嚴明亡何賊至舉火火無所施入上竇被守者擒斬之
旗舉伏發賊殲焉事聞擢達山東兵備僉事賊劉六合崔
氏以千騎犯利津達禦之斬首四十餘級追至德平復大
破之達河南人後為江西副使死宸濠之難云齊彥名分
兵南畧至蒙子岩會游擊許恭兵至擊之殺賊八九百人
追至大名府又斬獲一千餘人楊虎等破靈山衛日照等
縣攻徐州城未破十一月至寧遠高郵衛兵禦之敗績死
者三百餘人楊虎乘小舟渡河官兵擊之舟覆虎溺死眾
推劉惠為主趙鑑副之遂執高郵衛指揮陳朋至靈璧縣

令陳伯安帥兵禦之兵敗亦被執伯安不屈劉惠欲加害
趙鑑勸令釋之遂破虹縣永城夏邑虞城等縣執虞城知
縣某尋釋之破歸德州至亳州指揮石某帥眾及僧兵三
百禦之敗績僧兵死者七十餘人至鹿邑縣蔡縣致仕知
府某及邑庠諸生數人饋金幣馬匹求免攻城劉惠許之
時劉六劉七等往來山東北直隸為河北害劉惠趙鑑寇
略河南劉六等為官兵所敗勢稍微眾五六萬人劉惠趙
鑑至河南勢益猖獗有陳翰者用事稱主事偽署官職劉
惠稱奉天征討大元帥趙鑑為副元帥翰為元帥府長史
諸賊首分二十八營以上應列宿數通計諸營賊眾至一
十三萬有奇於是河南賊為獨盛僉事孫某遣人賫黃榜
招之賊具乞恩疏達朝廷以誅姦臣為言遂攻陷裕州
同知郝采死之并殺御史任某都指揮唐某又破上蔡知
縣霍恩死之事聞并前奏強知縣段多等俱有卹典得贈
謚賜廕焉乃命副都御史彭澤總制延綏寧夏兵專討河
南賊陸完等專經畧河北七年正月劉惠趙鑑聞南陽有
備去攻唐縣知縣某帥眾禦之晝夜登城拒戰賊攻城二
十八日不克乃引去劉惠趙鑑見賊眾聚乃入遣賊徒于

襄陽樊城東陽隨州新野等處劫掠二月劉六劉七齊名等在山東滕縣為總兵劉暉等所破殺千餘人敗奔登州海套官兵圍之劉六等潰圍奔古縣鎮官兵又追敗之賊衆大潰止餘數百人仍奔北直隸香河寶坻諸處劉惠趙鏐陷泌陽前太學士焦芳走免賊盡發其先世塚墓取芳衣冠被庭樹劍斫之曰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先是攻鈞州不克欲屠城以尚書馬文升家故去之至固始潁州等處時賊衆多散遣南畧會都御史彭澤及河南鄆陽都御史總兵官等督延綏寧夏兵至并湖廣土兵擊賊屢敗

滿載錄卷十二

廿二

之斬獲賊衆及渡河溺死者五千餘人賊黨沿途逃散者甚衆遂大敗被追急奔光山六安諸處又攻破舒城縣復還高城僉事郭詔督兵追至羅田油河擒獲三百餘人圍困焚死二百餘人又天兩山水驟溢溺死者一千餘人時賊徒陳翰見勢敗赴總兵仇鉞投降王本等三百餘人奔湖廣界遇參議白金李源擒斬百餘人餘皆逃散入諸山谷又賊三百餘人由信陽劫掠往桐柘知縣李張敗之擒斬數十人奔泌陽知縣劉機敗之擒斬數十人奔固始光山高城光山俱被官兵擒斬盡餘衆散入湖廣河南界

山中河南僉事王珣追襲賊屬劉覺勝趙錫等擒之劉惠趙鏐帥餘賊萬人至應山縣僉事郭詔等帥兵追及于二即敗擊敗之斬首百餘級墜崖溺水死者一千餘人衆潰散劉惠不知所終趙鏐與邢本道等餘賊至應山東化山下趙鏐削髮鬚假僧人真安度牒為僧邢本道及餘賊四散奔軼趙鏐奔食至江夏為軍人趙成所獲時正德七年夏四月也劉六劉七等先自登州古縣鎮之敗復奔北直隸香河寶坻玉田等處招集餘黨稍衆至武清縣叅將王果帥兵擊之兵敗果陣亡伏羌伯毛銳帥京營兵與戰于

滿載錄卷十二

廿三

真定之境銳大敗軍資喪亡畧盡遇宣府遊擊許泰兵救之銳以身免失所佩印徵還京以與谷大用同事僅羅歸第時劉六劉七齊名屢敗復集賊徒不過千人其擄掠脅從者衆仍號數萬官兵與戰則驅所脅良民當之楊一清欲重賞格制許斬賊三級陞一官故官兵率多殺良民冒功賊過兵遇平民亦殺之大同遊擊江彬殺冀州民一家二十三人民訴之陸完等恐挫軍士心不為理故屢報捷斬首級至萬餘陸完谷大用等至十數降勅獎諭犒師費太倉金二百萬而賊猶不滅云閏五月劉六等屢為邊

兵所敗由南直隸走黃州至團風鎮為湖廣土兵所扼劉
六并其子劉仲淮被追急赴水死劉七與齊彥名等奪舟
入江奔南通州復至蕪湖下鎮江南京都御史陳其帥操
江兵與戰敗績官兵溺水死者甚眾然賊眾亦潰散劉七
等欲自通表赴淮安復還山東為揚州兵所扼復自通州
沂沭至九江七月復下南京賊敗之餘眾往來江上官兵
莫能禦七月劉七與齊彥名等帥餘賊復舟駐狼山大風
作舟壞劉七等上山被官兵圍勦劉七中流矢復登舟舟
覆溺水死齊彥名等為亂兵所殺賊眾皆盡趙鉉械繫赴

大鴻猷錄卷五

第十一

京師中道詔磔誅之九月論平賊功封太監谷大用第谷
天寬為高平伯太監陸閭第陸永為鎮平伯咸寧伯仇鉞
進封咸寧侯並賜券世襲陸完已陞右都御史加太子太
保召總臺務歷一子錦衣衛百戶餘各陞賞有差諸中貴
勲戚子弟以奏名從軍得冒功授錦衣官秩者千餘人內
帑儲積亦耗竭或傳數年後有人見劉七于山西塞下實
未死狼山云

論曰國家二百年盜賊倡亂未有甚于此寇者侵薄兩畿
蹂躪數省雖漢黃巾何加焉其卒濫定者祖宗之慶澤

天命之眷佑耳當時諸臣所以控制之畧未見有持必勝
而得萬全者始焉馬中錫張偉固以失策玩寇而繼之陸
完谷大用毛銳等視中錫輩何彼此邪成敗遲速幸不幸
耳及中錫等下獄論死而完等封拜崇顯是惡足為賞罰
邪要之權敗賊鋒者諸邊卒之功而勦捕盜平者各守臣
之力其駭驚中原身當其難則彭澤之勞勩似不可誣而
皆賞格所後也雖然幸賊無梟傑遠矣耳使二寇據形勝
挾紀律相為犄角豈完等之所能制哉乃若去釣州城不
屠而入泌陽掘焦芳先墓則公論在盜賊亦有之孰謂其
其無良心也

大鴻猷錄卷五

十五

勦平蜀盜

藍廷瑞駢本怒應惠皆四川保寧人廷瑞行山中得古棄印亡何又得一劍自謂有天瑞時保寧劉烈反僭稱王廷瑞等遂以所得印劍煽惑民正德四年冬聚衆反劉烈衆侵掠陝西官兵討敗之烈不知所終而廷瑞等漸猖獗廷瑞稱順天刮地掃地等王官兵討之不克衆至數萬人侵

湖廣鄭陽等處五年正月命尚書洪鍾總制軍務督四川

陝西湖廣兵討之藍廷瑞等攻破通江縣四川巡撫都御史林俊督漢土官兵擊敗之又敗之于門枕城峽又會湖廣兵敗之于鎮坪茅垭橋應縣之藍廷瑞合駢本怒兵奔陝西越漢中至大巴山俊遣兵追及大破之賊棄輜重走會洪鍾以總制至四川與林俊議多不合軍機進止每牽制不速進討廷瑞等招集散亡勢復大振攻燒營山縣治殺僉事王源洪鍾乃會林俊檄叅政曹祥參議錢朝鳳副使公勉仁僉事李恕等督四川兵會陝西巡撫都御史

章檄副使來球副總兵閻綱等督陝西兵檄湖廣叅議方璘都指揮李玉英燁督漢土兵又檄河南都指揮徐節鮑威帥所部兵分路進勦鍾與俊親監督之以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湖廣兵先追及于陝西石泉縣尉斗壩賊見官兵追急不暇據掠求招撫時官兵追者未盡至乃計款之令至四川東鄉縣金寶等聽撫賊令其黨十數人隨各將校詣軍門陳告五月初八日鍾等各給榜示并檄召廷瑞等約日令出降仍檄諸路兵進無防守諸關隘賊雖許聽撫意在緩師欲延至秋熟得各食實無降意遂所約期廿

餘日至六月十四日始至信地依山駐營廷瑞本擬俱不

出使人來言欲得營山縣治或臨江市駐其衆方出見且

要取旗牌官為質鍾等俱許之駢本怒未見回營藍廷瑞始復來見且降且肆殺掠仍于松樹壩擄民家計欲脫走官兵分七哨周匝防守巡邏甚密間乃止賊衆見勢窘漸潰散去十五日廷瑞以所擄女二詐為已女嫁領兵士舍彭世麟而妻以結驢世麟白軍門受之遂邀諸賊首至營宴會鍾令廷瑞所親解千金就廷瑞及本怒于十六日帥諸賊首二十八人同至彭世麟營赴宴伏兵盡擒

之賊衆聞變遂大潰四山奔軼山谷鍾等遣諸路兵分道追剿之擒斬溺死并俘獲婦女老弱騾馬兵仗甚衆未盡者許自投首撫之惟從賊首廖麻子未獲捷聞洪鍾加太子太保林俊陞右都御史藍章陞右副都御史大監章興加祿米十二石俱錫金幣餘將士各陞秩賞賚有差是年正月江津縣賊曹甫亦聚衆作亂攻圍縣治殺僉事吳景

大監章興

王二

數萬方四偽稱總兵任翃子偽稱御史餘賊首二十餘人偽稱評事等名六月貴州兵敗之于思南播州兵敗之于三跳諸處先後擒斬三千餘人賊由貴州復入四川欲至江津復仇八月賊攻南川馬頸雀子岡等關官兵禦之又攻東鄉永澄諸處僱回兵禦之前後頗有斬獲百戶柳芳等陣亡官兵敗賊遂越關入南川綦江境聲言欲取江津重慶瀘州叙州以寇成都遠近震駭林俊會洪鍾及巡撫松潘都御史高崇熙檄各屬漢土兵至後駐江津崇熙駐瀘州太監章興駐成都御史王綸駐重慶檄副使何珊

大監章興

王二

都指揮鄒慶帥兵由合江進副使李鉞知府曹恕帥兵由江津進夾攻之參政邵黃知府劉思賢督餉九月十四日賊攻江津會后砦兵至并力禦之賊敗走追至合小坪破其口營十八日賊以八千人昇攻具復攻江津俊遣李鉞曹恕督首陽播州石砦等兵分三道迎擊之賊敗追至高觀山斬首五百餘級俘獲二百餘人官兵乘勝追擊賊望見兵少還擊官兵副使李鉞被賊追害賴吏何士昂射退獲免賊勢猶銳酉陽等土兵奮擊之斬獲二百餘人賊敗乃據高下石兵不敢近賊復擁衆衝中堅鉞窘復賴吏何定何士昂揀免俊等見賊銳甚下令收兵暫休羽檄徵各屬兵仍遣生擒賊周大富入營招撫之十三日方四令其黨李廷茂出告撫俊等許之與約日接見許以不死賊竟不至高崇熙訪知賊首皆仁壽人遣使詣仁壽取各賊家屬入營招之方四等殺其族屬不聽撫遣人來言任其自散去乃從二十一日李鉞督諸將校分兵為六哨由大壩小壩月壩各關並進直衝高梁賊不能禦六面皆令破其中堅斬賊首任翃子等賊大敗追殺三十餘里斬首一千八百餘級生擒方四妻妾俘獲幼男婦女三千四百餘人

餘衆墜跌崖壑填塞苕溪等河三四里許奪獲驢騾馬四千五百有奇賊遁走土兵乘勝追勦又殺二百餘人賊見兵少還兵衝殺千戶田宣再廷質等官兵敗所擒方四妻妾并騾馬復被奪去賊首方四并餘賊二千餘人俱遁入思南境內且言聚衆候明年復來共約前後斬獲并墜崖溺水傷死共七八千人俘獲男婦亦可二千餘捷聞林俊等賞各有差時俊因與洪鍾議不合又以不容中貴子弟從軍冒功故權倖多忌之自知不為時所容敗賊後以疾乞休上允之臺諫屢疏留之不報蜀人號泣追送俊去

鴻臚集卷十三

五

方四餘黨復熾又賊麻六兒喻思倖駱松祥范藻等先後倡亂內江崇慶之境騷然喻年洪鍾等不能定四川巡按御史王綸劾鍾玩寇殃民罷之以右御史彭澤代鍾總制討賊澤威令嚴明賞罰公信諸賊雖蜂起然視藍鄙方任四大寇差弱易制澤先平麻六兒及喻思倖等內江崇慶之寇至正德九年春蜀盜始平

論曰始討蜀盜林俊功居多而卒平定之者彭澤也當時獨任俊使總制蜀當久平矣洪鍾雖無他然不能讓功成美與俊議多齟齬時鍾總戎務俊嘗受其節制軍機進止

之度閔白諮議之間其所格沮多矣此所以成功之遲而亂之不靖也夫大臣任國事如其材可濟濟之或已所難任人有材畧出已上者則當舍己從人相與合謀戮力焉蓋惟其事成不必功自我也宗社之安危生民之休戚豈吾撫念憤較勝負之資邪雖然俊之勲烈未究人至今惜之澤平中原及蜀盜功最大而晚年經畧哈密事君子有遺論焉然則人臣處功名之際難哉

興復哈密

哈密在肅州西千二百里漢西域唐伊州地也漢武帝置

鴻臚集卷十三

六

酒泉張掖燉煌三郡即今甘肅肅之境又出玉門關通西域置都護及戊巳校尉以絕北虜西番之交當時謂之條匈奴右臂則今之哈密云元封其族威武王居哈密高皇帝定陝西甘肅諸鎮嘉谷關以西置不問至成祖遠斥沙漠四夷畏威西域入貢者衆乃改封元遺孽脫脫為忠順王賜金印仍生哈密凡西域入貢其夷使方物悉道哈密譯上之亦漢武遺意也所統有四回畏兀兒哈喇灰三種各以其酋目為都督佐之脫脫死子孛羅帖木兒襲封孛羅帖木兒死無嗣王母理國事國勢寢微成化九年

上魯番鎖檀阿力王擄王母并金印去土魯番唐世番兒也王母被擄去哈密諸夷無主遂散居苦峪諸山谷或歸附唐肅州亦有遁土魯番去者甘肅守臣上其事朝廷遣右通政劉曲陽伯李文往經畧之比至哈密衆已潰散土魯番等不敢深入止調集東赤斤諸番兵數千駐良久不得要領還自此番夷畏中國兵咸化十四年土魯番鎖檀阿力王死子阿黑麻嗣十八年甘肅守臣乘間請以王母甥畏兀兒都督罕慎襲封為王至二十年遣兵送入哈密都御史王繼德兵周王太監韓禮皆以興後功受賞弘治元年阿黑麻謂罕慎非脫脫孫不當嗣俾與結親討殺之遣使使入貢求為王立哈密時兵部尚書楊文舉議以阿黑麻入貢固所不拒然自有分地何得終罕慎代為主王哈密乃就遣哈密夷人居甘州者資賈物往仍切責輸之時王母已死弘治四年阿黑麻以金印城池來歸守臣上其事下兵部議尚書馬文升謂哈密三夷種同居一城罕慎非貴族故衆不服今非得元之遺裔不遂以攝服諸番因命遣事于諸番中訪志順裔派得王姪陝巴泰令甘肅守臣取陝巴并再詢諸番族裔立陝巴

可名狀尋得三番族貢目合詞稱陝巴可在為王生國事乃上聞以弘治五年二月封陝巴最忠順王主國事尚未給職服甘肅守臣遂遣使送之陝巴未幾諸番以陝巴無所恃賜阿黑麻又給哈密首阿木郎與構黨遂殺阿木郎復擄陝巴及金印去報至適阿黑麻先所遣首目寓亦滿達兒等四人在京朝廷乃遣兵部侍郎張海都督僕蘇貴重書車馬亦滿達兒等往經畧之既抵甘州遣哈密人資書往問阿黑麻擄陝巴狀久不報海等倚嘉峪關完乃捕哈密賊回問阿黑麻數令反覆而後者二十餘人發以廣西兵部以阿黑麻擄陝巴又久不報初使當示懲請以先遣使高亦滿達兒等四十人皆安置嶺南開嘉峪關絕諸番貢令西域結怨阿黑麻以攜其黨張海等不候報先以弘治七年三月昂上言西域遠夷勢難與復哈密存亡不必過煩中國上怒其無功下海無狀點之阿黑麻錄此益驕橫詐稱以萬人入寇甘肅報至朝議頗駭馬文升謂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哈密至苦峪又數程道乏水草聞夷使入貢多載水行今遠來使肅州有備彼豈得全歸哉此必不能至虛聲恐我耳已而果不至

阿黑麻遣前目牙木蘭率夷衆二百餘據哈密馬文升欲
示之威聞肅州衛撫夷指揮楊熟知哈密道路夷情乃
令守臣遣蕭入奏事文升詢以襲殺牙木蘭之策蕭具言
其道路甚悉且陳牙木蘭可取狀遂請命肅州副總兵彭
清帥甘州兵由南山捷徑至罕東調番兵兼程往乘夜襲
斬牙木蘭會守臣帥兵往行不速事泄至則牙木蘭先遁
去清追勦之斬首六十餘級復哈密城而還守臣都御
史許進都督劉寧太監陸閻及清皆以功陞秩亡何阿黑
麻復以陝巴金印來歸且求寓亦滿速兒等時弘治九年
也朝廷令以陝巴金印至甘州候命然後于嶺南取寓
亦滿速兒等四十人并前所未給賞物以 璽書付貢使
與之其未賜陝巴冠服命總制尚書王越就使給賜仍以
兵送入哈密會王越卒事久聞至十一年二月陝巴始克
入仍以回回都督滿亦虎仙畏兀兒都督奄克字羅哈刺
灰都督并速力迷失等夷族三種輔之主國事至十三年
都御史周季麟總兵官彭清太監陸閻等俱以興復有功
各陞賞其後阿黑麻死速檀滿速兒嗣立陝巴招慰諸夷
酋曰阿季刺陰誘土魯番阿黑麻別子真帖木兒入哈密

陝巴棄城走沙州真帖木兒亦棄哈密城歸甘肅守臣又
遣人以兵送陝巴還哈密陝巴入遂殺阿季刺等陝巴死
子速檀并牙郎嗣淫亂而虐屬夷謀害之速檀并牙郎走
歸土魯番時正德八年秋也速檀滿速兒乃今其前目火
者他只丁八據哈密貽書甘肅守臣索幣萬匹索前被
留夷使即許之彼獻哈密城及金印不則入寇守臣以聞
九年八月 朝廷遣右都御史彭澤往經畧之澤時始平
蜀寇歸遂至甘肅集兵會土魯番寇亦斥苦峪諸邊衛且
遣人來使幣澤謂番夷可利誘乃遣通事火信等索幣二
千及銀器問哈密都督滿亦虎仙使歸哈密城印火信等
仍許後增幣千五百匹使未報澤即奏哈密事寧乞發任
仍乞賞諸守臣功澤命陳運時巡撫甘肅御史某上言
哈密未寧狀不報速檀滿速兒見幣至又許後數還使
送印還并還哈密城而留速檀并牙郎等遣甘肅守臣李
昆以雜幣二百匹付夷使去今送速檀并牙郎以哈密
而留夷使虎都六撒者兒二父子并州商賈使回速檀滿
速兒怒後遣火者他只丁及牙木蘭據哈密又遣夷使新
巴思持書來詰幣不足故而引兵寇肅州守將萬宣德之

敗死時哈密回都督高亦虎仙并前所留及入貢諸夷
使俱在肅州副使陳九疇恐其為奸細內應皆收繫極殺
之令內附諸夷夜劫其營外結北虜瓦剌聲言擣其巢穴
連檀滿速兒懼引去時正德十一年也于是哈密夷三族
皆散去其高亦虎仙回回族遂從土魯番回種也畏兀
兒哈刺灰二族皆歸附入居肅州尋擢陳九疇為都御史
巡撫甘肅土魯番每以殺三夷使為累端時入寇至嘉靖
三年侵甘州大肆殺掠時總督尚書金獻民暨九疇等議
閉關絕其貢後議者追咎九疇殺夷使為啟累罷之都御
史冠天祇復議令土魯番退還哈密城池仍許入貢竟不
獻總督尚書楊一清王瓊皆以此羈縻之至嘉靖十一年
速檀滿速兒遣夷使虎力孛翁同天方諸國入貢方物詞
頗驕嫚多所挾求佯許以哈密城歸前都督高亦虎仙子
米兒馬黑木時米兒馬黑木已從土魯番也後兵部尚書
胡世寧獨建議忠順王速檀并牙郎已自歸土魯番雖還
哈密亦其屬夷其他裔族無可立者回回米兒馬黑木之
族以其同種賴亦歸之畏兀兒哈刺灰二族入居肅州已
久欲驅之出不可也然則哈密將安興復哉縱使忠順王

鴻猷錄卷十三

十一

嫡派今有可立之人朝廷與之金印助之兵糧誰與為
守不過一二年復為所擄奪也不如閉嘉峪關置哈密不
問不必再辱 皇命究詰城印以中彼要索之計如彼不
肆侵擾則許其通貢或復為寇閉關絕之庶不以哈密故
疲吾中國之奔命也尚書桂萼議亦同 朝廷從之自此
遂不言興復哈密云
論曰 成祖封哈密漢武通西域意也要令北虜西番不
得合謀協勢耳使哈密能自立為國藩籬亦何不可然漢
都關中聲援猶可相及武帝後且悔之 國家都燕視甘
肅已道絕于哈密何有夫不能近保五百里之大寧復千
里之東勝而欲援萬里外之哈密豈理也哉張海雖未有
功其言有足取者馬文升之經畧亦大可觀然謂阿黑麻
感恩恩威可永紓 九重西顧之憂亦過矣况遠出師新
六十餘級及送一陝巴復國遂皆自為奇功至令守臣得
兩蒙陞賞無亦大濫乎若彭澤許幣贖城印則事涉欺罔
矣此僥倖苟且之畜孰謂澤以忠義自許而乃有是乎或
曰澤平中原大盜又靖蜀寇功名已著忌威滿急欲引退
故耳然如國事何哉嚴春秋之責備者不能不慨惜于澤

鴻猷錄卷十三

十一

宋

云乃若閉關謝西域之義則世寧得之矣

勦清平苗

貴州地院塞險阻林菁蒙容易藪匪為寇諸苗生長山谷性驚悍嗜殺又守臣或時科擾猥民多並緣為姦利故諸苗輒相煽為亂正德十一年二月清平衛車枕茅寨苗反其酋阿傍阿皆阿革皆偽稱王據香爐山為巢穴糾合苗眾焚劫居民蔓及興隆偏頭平越新添龍貴諸鎮道阻不通巡撫都御史曹祥同鎮巡諸臣檄諸路兵以都指揮周吉部領參議蔡潮監視且勦且撫會祥遷秩去都御史郭

文盛代諸苗固不聽撫事聞

上下

文盛代諸苗固不聽撫事聞上下書命文盛勦之

別勦湖廣巡撫都御史秦金總兵官楊英以兵會文盛檄湖廣四川兵未至先集貴州兵以參政胡濂參議蔡潮都指揮潘勳指揮余大綸各監視於正德十二年八月初三日進勦初八日諸將進搆砲水寨伏兵計擒賊首阿革二十六日進搆羅襪寨又擒賊從阿義阿黎九月十一日指揮滿弼王言金章等率游兵巡徵遇賊眾三百餘人自香爐山突出至大岷坡弼等四面邀擊殺賊五十餘人賊退奔據白崖亡何副總兵李瑾帥湖廣兵至貴州程番安順

諸路及四川播州酉陽兵俱先後至又募土兵亦集文盛

等乃相賊巢險易分兵五哨命參將洛忠都指揮劉麟陶

霖王壘祝鎮葉曇楊淮許詔各統領副使李麟參議蔡潮魚事許效廉詹源各監軍參政胡濂督餉布政使趙文奎轉運指揮余大綸率游兵策應總兵官李昂副總兵李瑾駐師要害地應援文盛與大監李鎮居中節制調遣御史周文光紀驗功次諸將分道刻期以其日進搆香爐山夾攻之山四壁立徒絕高險惟隘路五處逶迤上賊皆築砦柵守禦官兵稍近則木石毒弩俱下官兵用火銃焚其寨柵賊隨以水沃滅之諸將仰攻數日不能克乃以意製鐵梯爬山虎繩梯等具督令宣慰彭九霄彭明輔等揀精兵於十月初三日昧爽附山下緣崖猱攀相引上拔其外柵縱火焚賊廬舍三十餘間擊斬百餘人賊死戰禦之兵不得深入遂飲眾退復採木製揚橋戰樓高與賊寨埒約接近可攀登者至十四日夜分雷雨大作諸軍規賊不備昇前攻具附崖上兵先登官軍繼之斬關拔柵入縱火焚賊廬舍烟焰蔽天四面夾攻至天明賊不能走乃退奔入後山復據險為寨後山峻隘尤甚諸將督兵進駐重險間二

十二日乃伏兵崖下令都指揮王言同嚮導陳良等登山
半誘之賊眾持鏢弩下山迎敵彌舉伏兵四起接戰數合
賊復奔據山絕頂拒守益堅諸將用嚮導土人探知賊山
後頗有林木藤蘿可懸拽梯絙數處乃先遣人入寨與約
至二十八日令百戶邵剛吳隆於山前招賊酋與語撫之
使命往復故延久賊果聚聚前山觀聽山後備稍弛諸將
乃督兵以攻具附所探諸處齊登賊眾覺倉卒拒戰官兵
已奪險遂奮擊賊不能禦乃大潰官兵乘勝入擣崖峒擒
賊首阿傍等斬首及俘獲甚衆二十二日分兵搜捕山箐

不鳴錄卷十三

十五

擒斬畧盡諸將遣使言文感黑苗久負固稱亂據龍頭都
黎等山寨與阿傍等聲勢相倚居民被其荼虐官府屢欲
勦之以阿傍等未靖兵力不及故亂日益滋今兵衆大集
請乘勝進勦黑苗諸叛亂巢寨其脅從觀望諸苗亦宜乘
此兵威撫定之可無難者文感然其計令諸將以十一月
十六日帥兵進勦黑苗擣龍頭寨賊恃江水深險沿崖禦
之官兵伐木為筏渡江直衝賊巢縱火焚賊廬舍儲積賊
敗走諸軍乘勝追殺十二月初七日進擣都黎連日擣都
蘭都蓬露西大支馬羅等寨擒苗首阿茲等俘斬若干遣

使招撫諸苗寨諸苗寨悉聽撫黑苗遂平前後共擒獲首
惡阿傍阿革及阿茲等二十餘人從賊阿化等八十餘人
斬首一千五百一十九級俘獲老弱婦女二百二十餘人
焚賊廬舍一萬四千餘間獲牲口夷器等物甚衆撫過苗
衆三百七十五寨官兵陣亡七十三人傷者二百八十人
乃班師捷聞 上降聖書獎諭文感等諸將校各賞賚有
差

不鳴錄卷十三

十六

論曰阿傍等眇小數夷苗耳非有長駕遠馭之術高城深
池之固亦非有智謀之士運其籌武勇之將制其兵其稔
惡肆亂至勤三省之兵歷二年之久始獲平定者蓋夷本
桀驁地復險遠守臣之貪縱既有以激之於先將帥之玩
愒又不能遏之於後故釀亂至此極耳竊幸諸臣能撲滅
之不然幾何不為嶺南侯大狗之亂乎嘗見近代於遠方
守令輕視易授不以處罪戾之徒謫則以應贖贖之陳乞
此輩豈有能為民為國遠徭者遠方非 朝廷之赤子乎
夫甸宣之化激揚之典近者為易而遠者為難也顧若是
縲者何邪然則靖諸夷寇之亂無他焉慎守令之選而已

再平江西

初陳金討華林姚源諸賊多所招撫未大示懲艾諸兇安
享富羨不逞之徒恒借為口實又民間父兄被殺者不得
報其仇時相詬訾恐劫之諸兇亦不自安轉徙嘯聚不數
年仍群起為盜又南贛之間多山險易為巢窟在南安有
橫水桶岡諸寨賊首則譚志山藍天鳳等在贛州有淵頭
等寨賊首則池仲容等於是江西湖廣廣東之界方千里
遭其荼毒民不寧居矣 朝廷始以王守仁巡撫其地繼
改提督俾集兵討之桶岡西通湖廣橫水左溪在其東守
仁徵湖廣兵夾攻桶岡賊檄江西副使楊璋叅議黃宏知
府邢珣等為偏裨相與議曰桶岡地險賊破而難禦恃橫
水左溪等寨為羽翼不先破橫水左溪勢不能與湖廣兵
合若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非利也况賊但聞吾檄湖
廣兵夾攻桶岡橫水左溪必觀望未備出其不意可以先
破橫水左溪破此而移兵桶岡破竹之勢已乃遣都指揮
俞事許清率兵千餘自南康縣新溪入知府邢珣率兵千
餘自上猶縣石人坑入知縣王天與率兵千餘自上猶縣
白面峪入令皆會橫水遣守備指揮鄭文率兵千餘自大
庾縣義安入知府唐淳率兵千餘自大庾縣聶都入知府

李勣率兵千餘自大庾縣穩下入縣丞舒富率兵千餘自
上猶縣金坑入令皆會左溪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戢各率
兵從上猶南康分入以遏奔軼守仁亦親帥兵千餘自南
康進搗橫水與諸軍會副使楊璋叅議黃宏監督各營往
來給餉分布既定乃以正德十二年十月初七日分道並
進初九日守仁至南康橫水賊謝志山等聞官兵至倉卒
集眾禦之各險隘設滾水礮石十一日守仁進未至賊巢
三十里駐兵夜募鄉兵善登山者四百人各執一旗燭銃
砲由間道攀崖上入險分布近賊巢左右極高山頂伏覘
賊令度我兵至險舉砲火應又預遣人夜率壯士緣崖上
奪險盡先發其滾水礮石十二日早守仁率率兵追至十
八面臨賊據險迎敵忽聞近巢諸山頂砲聲如雷烟焰蔽
天起守仁率麾兵逼之賊大驚潰謂我兵已盡入破其巢
穴矣遂棄險走官兵乘勝進指揮謝吳率兵由間道先入
焚賊巢賊退無所據大敗潰逐破長龍等五巢及橫水大
巢賊首譚志山蕭貴模等初以橫水在眾險中官兵必不
能至及見官兵四集亦棄險走各哨兵乘之皆奮勇力戰
邢珣破磨刀坑等三巢王天與破樟木坑等二巢許清破

雞湖等三巢皆會橫水唐淳破羊牯腦等三巢又破左溪
大巢郊文破獅子等三巢余恩破長流坑等三巢舒富破
箬坑等三巢季敬破上西峯等三巢俱會左溪楊璋等亦
隨至是日擒斬俘獲甚衆自相蹂踐及墜崖谷死者不可
勝計遂屯兵橫水左溪會天大霧雨暫休兵士十五日謀
報諸潰賊收聚于諸崖險立寨柵或篠聚未破巢皆倉
卒無糧穀守仁乃下令各營皆分兵為奇正二哨一前攻
一後繼用上人為嚮導分捕諸未破巢賊自十六日至二
十七日諸營各分道破二十餘巢知府伍憲定知縣張戢
兵亦連破數巢入會擒斬俘獲甚衆是時已飽湖廣兵于
十一月初一日夾攻桶岡矣守仁等集議以桶岡地尤險
阨而橫水左溪潰賊奔入為守益力移兵臨溪駐重險之
間卒難取勝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也不若乘戰勝
之威遣人諭以禍福招降之彼聞我兵連破橫水左溪諸
賊必恐使人請命或有不從必反覆籌議乃乘其猶豫襲
之可以得志于是遣素通賊戴罪官民李正燾劉福春韓
其罪并縱所獲賊鍾景于二十八日夜懸壁入賊巢諭之
期以十一月初一日使人于鎖匙籠出告降賊方恐見使

至皆喜乃集衆會議而橫水左溪奔入賊持不可遲疑不
暇為備守仁遣使于鎖匙籠促降而別遣邢珣帥兵入茶
坑伍文定帥兵入西山界唐淳帥兵入十八崙張戢帥兵
入葫蘆洞俱初一日冒雨入賊首藍廷鳳方於鎖匙籠聚
議候命忽聞諸兵已入險皆震愕亟奔入內隘逼水為陣
拒官兵邢珣麾兵渡水前擊張戢衝其右伍文定又自張
戢右懸崖下連賊傍賊敗走舒富王天典兵乃由鎖匙籠
入賊悉衆奔十八崙唐淳兵嚴陣迎擊之賊又敗會晚猶
扼險相持明日諸軍合勢併擊賊大敗邢珣破桶岡大巢
又破梅伏烏池巢張戢破西山界等三巢唐淳破十八崙
巢伍文定破鐵木里等三巢王天典破負分等二巢舒富
破大王嶺巢擒斬俘獲甚衆會湖廣上兵亦至時十一月
初二日也賊率餘衆分道遁入山谷甚多守仁乃命諸將
分屯要害各營兵與湖廣兵會勦追賊及未下諸巢初五
日諸將又破上中下新地杉木坳等十餘巢十六日湖廣
兵攻破魚黃等巢在廣東界內者賊敗率餘黨奔入雞湖
穩下朱雀坑諸處守仁復遣諸將分道捕之又分敗賊于

雞湖諸處先後擒斬俘獲及餓餓墜崖谷死者不可勝計
於是橫水左溪桶岡之賊墨盡大賊首謝志山藍廷鳳蕭
貴模等皆斬獲無遺十二月初九日撤兵回贛計出師九
兩月餘前後破賊巢八十四處擒斬賊首八十六人從賊
三千餘人俘獲二千餘人守仁議于橫水等處建城設縣
治控禦三省諸縣捷聞 聖書褒諭守仁擢右副都御史
諸將各賞賚有差先是守仁欲征橫水桶岡慮洵頭賊乘
虛出擾師為所牽蓋橫水桶岡賊近湖廣柳桂洵頭連界
閩廣守仁乃使人諭洵頭諸賊賞以銀布招降之諸賊願

鴻臚錄卷十三

世

順惟賊首池仲容不從亦遣使至守仁所佯應以覘之守
仁計兵力未暇及羈縻之令勿出為亂有金巢等帥五百
人來降守仁釋其罪厚撫之令從征橫水及官兵破橫水
池仲容懼遣其弟池仲安帥老弱二百餘詣守仁求招即
愿從征立功意實覘虛實欲乘間內應也守仁厚撫之令
從別哨以遠其歸路陰使人召近洵頭諸縣被賊害者
至詢之得其情各授方畧遣之歸令密部集兵衆候平桶
岡賊後報師期及平桶岡仲容益懼守仁遣使至洵頭賜
諸賊牛酒見賊嚴為備詭使者曰龍川新民廣河鄭志高

鴻臚錄卷十三

世

欲仇殺掩蔽故備非虞官兵也守仁佯信其言怒盧珂鄭
志高移檄龍川令廩二人擅兵收且令仲容除道候事平
還兵討之賊且信且疑不欲假道遣使來謝無勞官兵當
自防禦之盧珂鄭志高陳英者皆龍川已招新民仍領舊
所部三千餘衆時諸縣民皆為仲容所脅三人者獨抗賊
賊讐忌之守仁還兵三人來告變言池仲容反狀時仲容
弟仲安領兵在守仁所守仁恐其疑乃陽怒三人讐誣收
縛將斬之云仲容方遣弟領兵報效安得有此仲安遂叩
首訴辨列三人罪惡守仁陽信之令仲安具狀訴欲并拘
其屬斬之械繫盧珂等寘之獄守仁密使至獄中諭意盧
珂等三人令勿恐且令遣使歸集衆以候十二月二十日
守仁還至贛張樂大享將士下令橫水桶岡以平洵頭又
歸順境內無虞矣民久勞苦今宜休兵為樂遂散兵使婦
農乃遣池仲安婦仲安報其兄以盧珂被繫故守仁遣使
賜仲容曆令勿撤備以防盧珂黨掩蔽仲容意乃太安守
仁別購仲容所親說仲容令自來投訴云官勞來意良厚
何可不親一往謙况使盧珂等言無所入矣仲容信之謂
其衆曰欲伸先屈贛州使僞須自往觀之遂率其徒四十

餘人自詣贛守仁先已檄諸郡縣及行龍川盧珂等勒兵候報至是探知仲容就道亟遣使發諸路兵刻期會涇頭然道經賊巢始達則使別賁一檄而抽盧珂黨與者俾示賊賊果問見檄遂不為意池仲容以閏十二月二十三日

八
漢獻皇帝
卷十三

廿二

并

至贛謂守仁見軍門無用兵形又規知珂等械繫獄中意益安遣人歸報其黨謂事無他守仁乃夜釋珂等使問道歸發兵而令諸官屬以次設牛酒日宴犒仲容等緩其歸至十三年正月三日度盧珂等已至家諸郡縣兵當大集守仁乃設犒于庭先伏甲士引仲容等入悉擒之出珂等狀訊之皆伏遂悉置獄而趣諸路兵以初七日同抵賊巢於是知府陳祥兵由和平都入指揮姚璽兵由烏虎鎮入指揮余恩千戶孟俊兵由平地水高沙堡入守備指揮郊文知府邢珣李敷推官危壽諸兵皆由各路入守仁帥親兵由龍南縣冷水迤入直搗下泃大巢諸路兵皆會於三泃先是賊弛備兵已散處至是驟聞官兵四集皆驚懼乃分棧出禦而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於龍子嶺迎敵官兵聚為三衝犄角進指揮余恩首擊賊戰良久賊敗王受等追之賊伏兵四起奮擊王受適危壽兵至鼓譟前衝之

八
漢獻皇帝
卷十三

廿四

并

千戶孟俊又帥兵追衝賊伏賊大潰遂克三泃大巢官兵乘勝進擊之陳祥破熱水等二巢姚璽破淡方等三巢邢珣破竹湖等二巢郊文破曲潭等二巢李敷破古坑等二巢擒斬俘獲甚衆墮崖谷死者不可勝計餘賊奔入未破巢穴官兵跡賊所往分路急擊之自初十日後諸將連日又破賊二十餘巢得其金龍霸王印餘賊精悍者尚八百餘人聚九連山四面險絕惟一通衢賊設礮石滾木拒之官兵不敢近守仁乃令官兵衣賊衣抵暮詐為賊敗奔者山上賊見之果招呼入官兵乃得入及度險遂扼其路賊始知為官兵欲禦之則大衆繼入賊不能支乃退走潰出官兵先於四路設伏待之二十二日以後諸將兵覆賊于五花陣白沙銀坑水等處追躡山谷擒斬累餘徒二百人慟哭請降守仁納之乃親行相視諸險隘議立縣設隘留兵防守遂班師蓋自正月移兵攻泃頭賊至三月乃平前後破賊巢三十八處擒斬賊首六十餘人賊徒二千餘人俘獲招降千餘人捷聞守仁以前功陞秩仍賜書褒賞餘將士賞賚各有差論曰守仁此役其有所懲而然哉往陳金平江西賊率多

招撫故不旋踵而群盜並起守仁灼知其弊專意征剿不
事姑息而今合先後籌無遺策其幕府偏裨又皆一時之
選此所以兵費寡而成功速也南嶺自此數十年無潢池
之警豈非明徵乎雖然前此遣將出師多用勳戚並為提
督而又使中貴監之籌畫諮議不無所妨今守仁本折衝
之才而又得獨任其事進退伸縮無不自己意者故其自
列之疏亦云天下之事成于責任之專一而敗于職守之
分撓既重專征之責又抑守臣干預之請此所以得勝算
而成功也斯言其不誣哉故他日破賊宸濠亦以得專用
而濟事云

鴻猷錄卷十三

廿五

共

鴻猷錄卷十四



京山

高山編輯

平柳桂寇

經雲 鄭文茂門人劉似整

柳桂在湖廣東南隅介江西南贛廣東韶州廣西平樂間
地險惡故多寇官兵累勦之不能絕正德間土人龔福全
等倡亂福全形貌獐惡面多髯體生黑毛嘯聚山谷中偽
稱延溪大王其黨劉福興李斌高仲仁黎穩藍友貴等俱
偽稱總兵分據烏春山臘栗寨等處正德十二年巡撫湖
廣都御史秦金列其事以聞時南贛都御史三守仁奏勦
江西左溪橫水桶岡諸寇撤湖廣兵夾攻桶岡朝廷以
江西諸賊屬守仁以柳桂賊屬金各督兵討之金檄漢土
兵至以是年十一月初二日分布諸將進討前哨守備拾
揮王翰統兵副使陳壁監之由桂東縣進至東水左哨都
拾揮王廷爵統兵參議黃質監之自桂陽縣進至魚黃熱
水右哨守備拾揮李璋統兵僉事王濟監之永順致仕宣
慰彭世麒以兵隸焉由郴州進至武溪後哨都拾揮劉宗
仁統兵僉事顧英監之自臨武縣進至芭籬堡約至信地

各赴期進勦檄知府何詔計宗通推官王瑞之朱節協
叅將史春副使譚巍駐兵兩路口策應右布政方璘分部
諸守臣督餉金駐柳州總制史春使使來言右後二哨地
廣賊衆請益兵金檄都指揮沈應明指揮李輔分率帳
下兵往益之是月十三日右哨兵彭世麒等首進前哨兵
亦進十四日後哨兵進十五日左哨兵進諸路夾攻於是
右哨以十一月十三二十五等日分四路進勦對里平
珠九峯水口平石香山等巢斬賊魁藍友貴暨賊
衆一百四十三級生擒一十四人二十一日諜報賊魁李
斌五寨鳥春山地甚險李璋等合沈應明兵緣崖上力
戰生擒李斌子李仲清暨賊衆五人斬李斌暨賊衆一百
三十五級二十四至二十六等日進勦蒙洞大小王山平
尾馬溪等秀溪斜寮布洛角廖莊山坑坟峒曹家峒等巢
彭世麒生擒賊魁黎穩暨諸將兵擒賊衆一十五人斬賊
衆一百七十級十二月十五十七至二十六等日進勦大
昌坑山溪西坑大旺山黃土塘烏泥塘金鷄寨寨子園等
巢生擒賊衆十二人斬賊衆二百二十級計右哨諸將兵
前後破賊巢二十七處擒斬賊魁三人賊衆四百八十三

人俘獲老弱牛馬器仗若干焚賊廬舍二百四十餘間士
卒死者九人傷者二十五人左哨以十一月十五十六十
七等日進勦寨禾秀才鄧家魚黃米廣老虎東嶺等巢生
擒賊衆十七人斬賊衆一百六十九級十八日諜報賊魁
劉福興在臘寨乘輦張黃蓋樹幟練兵是日攻寨破之
生擒劉福興暨賊衆六人斬賊衆六十三級二十九日至
十二月初一日至初十等日進勦延壽扶溪麻溪等巢生
擒賊衆二十二斬賊衆八十八級十二至二十三等日
進勦平竹水東嶺九龍江大王山長羅口等巢生擒賊魁
楊禮保暨賊衆十五人斬賊衆三十六級計左哨諸將兵
前後破賊巢一十七處擒斬賊魁二人擒斬賊衆三百六十
五人俘獲老弱牛馬器仗若干焚賊廬舍二百三十餘間
士卒死者四人傷者三十一人後哨以十一月十四十五
至二十九等日進勦牛頭天堂南延莊大烏魚跳企山等
巢生擒賊魁李仁才龐海暨賊衆二十五人斬賊衆一百
五十級十二月初二至十四等日進勦曹雄坑扶峒良坑
雞公嶺神鐘脚長灘橫水橫溪板前黃河冲乾溪等巢生
擒賊衆十一人斬賊衆一百六十三級十五至二十及閏

月初七等日進勦廬田栢木白水礮欄竹灣長江嶺峒等巢斬賊衆一百八十九級計後哨諸將兵前後破賊巢二十二處擒賊魁二人擒斬賊衆五百三十八人俘獲老弱牛馬器仗若干焚賊廬舍二百四十餘間士卒死者五人傷者二十二人前哨以十一月十三十四等日進勦十八壘石笋峽新地扶峒山下樟溪青峒等巢生擒賊魁劉德才暨賊衆四十四人斬賊衆一十四級二十九日至十二月初一至初十等日進勦上黃城背錯婆老虎返壽白雲等巢生擒賊衆四十二人斬賊衆二十八級二十日至二十六等日進勦東寮東坑黃圃等巢生擒賊魁梁景聰暨賊衆九十三人斬賊衆七十七級計前哨諸將兵前後破賊巢一十六處擒賊魁二人擒斬賊衆二百二十一人俘獲老弱牛馬器仗若干焚賊廬舍一百二十餘間士卒死者四人傷者七人各哨俱獻捷軍門惟首惡龔福全據險未獲金寶齋諸將士乃重購能止擒福全者賞五百金斬首二百金仍趣諸將暨宣慰彭世麒等會兵進勦十二月二十七日右哨諸將謀知福全率賊衆遁過走馬山水倉店據險立寨以三十日率兵抵寨下轉戰數合賊敗

大清聖祖朝

四

走彭世麒偕其弟彭世驗擒獲龔福全將士擒福全姪秀暨賊衆二十三人斬賊衆九十八級俘獲福全妻女暨諸賊屬焚毀賊廬舍六十餘間賊魁高仲仁走廣東仁化縣為官兵所獲餘賊散匿山谷者諸營兵會廣東兵搜捕之擒斬散逸畧盡金乃大槁將士撫恤陣亡及被傷者班師使使報捷 上優詔答之金與紀功御史王度俱增秩一級鎮守大監杜甫亦加秩金甫蔭子姪一人世襲錦衣百戶諸將士各陞資有差龔福全等即其地磔誅之柳桂平

大清聖祖朝

五

利明于今合不可徒恃兵衆之彊所謂多難者勝也又中原之寇患不能克既克而絕之也易山寇則王師一至歟衆深匿大衆甫還嘯聚如故蓋克之易而絕之難也廣東之斷藤峽湖貴之蠟耳山江西之南嶺諸山峒天討屢加而蠻孽屢萌者非以其不能絕之故邪蓋不但柳桂之患為然也

討寧撫人

寧藩舊在大寧今朵顏所居地也 成祖靖難師起取大寧遷寧王居比平後以大寧地與朵顏三衛遂徙封寧藩

大寧錄卷十四

六

去

江西云自宸濠襲封為寧王頗不靖正德初見權倖用事時政濁亂漸懷不軌多賄結諸權倖剝民聚財計無所不至吳十三凌十一皆江西大盜聚衆劫財江湖間宸濠主匿之有司不敢捕江西副使胡世寧稍上其事宸濠遂誣奏世寧欲害之死緣臺諫論救得免死宸濠陽時 武宗所寵優人臧賢主錦衣事錢寧及諸內侍無不宸濠黨者大臣則厚結尚書陸完使者絡繹京師動則賞數千金為朝臣餽遺 上起居飲食皆日報知始大學士楊廷和亦庇之後覺其有異島稍自吳江西諸臣或利啖或威劫之

蓋自世寧宸濠後鮮與抗者 上無子群臣有建儲議宸濠

奏欲遣其子詣太廟司香朝議沮之寧府在天順間以事奪其護衛劉瑾用事賂得復瑾誅允瑾所為事皆羅護衛

亦奪至是陸完為兵部尚書宸濠欲奏復之蓋陸完曾為江西按察使相結納也完全宸濠引 祖訓為言完知太

學士費宏執不許乃乘廷試間擾宸濠蹤密約楊廷和下制許之臺諫論劾不報上又以群小譖勒令費宏致仕及

陸完為吏部宸濠惡江西巡撫孫燧謀易之書與完云湯沐梁辰俱可王守仁亦可慎勿用吳廷舉時天下皆知宸

大寧錄卷十四

七

考

濠必反以言者輒得奇禍噤不敢言孫燧時列其事上亦多中道而要阻不能造至是燧又疏上會江彬錢寧有隙諸內侍亦互矛盾宸濠結寧獨厚太監張忠附彬欲發宸濠事以傾寧時江西巡按御史暨諸司上言宸濠孝行事忠等共譖之謂其語訕上楊廷和亦恐宸濠反或追究復護衛事不利于已欲仍革之以免後患乃密授意御史蕭淮使論之淮疏入謂宸濠反形已具時 上心疑之又江彬張忠贊其說乃以淮奏下制遣太監賴義駙馬崔元佐切責之仍奪其護衛云時正德十四年夏五月也宸濠聞

故知 上有意督過之遂決計反以六月十三日誕辰
江西諸守臣是日得京師遣官報大驚宴罷與承奉劉吉
等謀曰事急矣三日諸守臣當入謝即劫之舉事殺其不
附已者數人衆無患不從乃夜集賊首吳十三凌十一等
飭兵器以俟詰旦諸守臣入謁畢宸濠曰 太后有密旨
令我起兵入朝監國汝等知之乎都御史孫燧曰請宣示
密旨宸濠曰不必多言我今往南京汝保駕否燧曰天無
二日臣安有二君 太祖法制在誰則敢違宸濠大怒衆
駭愕相顧失色副使許逵抗辯繼乃大罵宸濠訊之逵曰
吾有赤心耳豈從汝反乎宸濠叱令武士縛燧及逵曳出
惠門外斬之時烈日中忽陰晦慘黯城中聞之無不流
涕者遂執御史王金主事馬思聰金山及三司太監等官
下獄遣使召致仕都御史李士實舉人劉養正至宸濠自
出城迎之士實宸濠黨子為儀賓及使至又悔懼欲自殺
不果乃往劉養正嘗言帝星明江漢間故屬意宸濠至是
與士實偕至共謀令叅政李敷等持偽檄諭降諸郡縣以
李士實劉養正為左右丞相王綸為兵部尚書提督軍務
大元帥十六日遣賊首閔念四吳十三等奪舡順流攻南

康知府陳霖等適走進攻九江知府汪穎等亦遁城俱陷
主事馬思聰叅議黃完不食死獄中時江西守臣俱被害
被執惟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以公事將至豐城
聞變乃退保吉安馳疏上聞請命將出師遂檄諸郡縣知
府伍文定等集兵討賊并檄報鄰省以兵赴援時宸濠既
殺燧等以兵未集故留旬餘不出遠近得為備七月朔宸
濠始帥兵出江西留其黨宜春郡王拱樞同內官萬銳等
守江西城自帥舟師趨南京妻子從賊衆數萬舟楫蔽江
下舊鎮守江西太監畢真移鎮浙江宸濠素通謀至是遣
人令真以浙江兵應真許之遂攻安慶府知府張文錦守
備都指揮楊銳指揮崔文舉之時九江南康皆陷遠近震
駭觀望三人憑孤城以忠義激士誓衆死守被執江西僉
事潘鵬安慶人也宸濠令鵬遣家屬持書入城諭降崔文
手斬之磔其屍投城下宸濠令鵬至城下說之文引弓欲
射鵬鵬走免城中居民登城大詬罵宸濠盡攻擊之術不
能克 朝廷聞宸濠反乃收太監蕭敬泰用盧明都督錢
寧倭人臧賢尚書陸完等俱下獄籍其家後蕭敬泰二萬
金得免泰用陸完謫戍邊餘死獄中時守仁檄諸路兵期

以七月十五日會臨江樟樹浦吉安知府伍文定憤激廉
趣守仁出師守仁奏留公事經過御史謝源伍希儒參佐
任事約會九江府鄉官都御史王樞中編修鄒守益郎中
曾直評事羅僑御史張鰲山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等參
謀又集按察使劉遜叅政黃繡知府劉昭驛丞王思李中
等咨訪贊勸身督伍文定等帥兵徑下于是知府戴德孺
徐璉邢珣通判胡光元童珂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
李美李揖王天興王冕各以兵來會十八日至豐城衆議
所往或謂寧王經書旬餘始出留備南昌必嚴攻之恐難
猝破寧王攻安慶久不克兵疲意沮若以衆逼之江中與
安慶夾攻之必敗寧王敗南昌不攻自服矣守仁曰不然
我師越南昌下與寧王持江上安慶之衆僅能自保必不
能援我于中流而南昌兵議其後絕我糧道南康九江又
合勢乘之腹背受敵非利也不若先攻南昌寧王久不克
安慶精銳皆出守禦必單弱我兵新集氣銳南昌可克也
寧王聞我攻南昌必解安慶圍還兵自救暨乘我師已克
南昌彼聞之自奪氣首尾牽制此成擒矣乃分其兵為十
三哨哨三千人少者千五百人令伍文定等各攻一門以

四哨為遊兵策應之謀報寧王別伏兵墳廠而城中聲援
守仁遣知縣劉守緒夜從間道襲破之以撼城中十九日
發市以二十日昧爽各至信地守仁下令曰一鼓附城
再鼓登三鼓不登誅四鼓不登斬其隊將又先期為榜入
論城中居民令各閉戶自守勿助亂勿恐畏逃匿泊衆畢
攻具至城上雖設守禦甚嚴兵士皆震懾逃散城門有不
閉者兵遂入守仁乃入城撫定之時贛州奉新等兵皆降
盜竄駭悍然頗肆殺掠不遵約束民被殺傷者衆守仁執
數人斬之衆稍定擒拱樑及萬銳等千餘人官眷聞變繼
大自焚不盡者拘繫之散遣脅從府庫被宸濠取充軍費
及兵士畧取不盡者籍封之城中始安時宸濠憤安慶不
下方自督兵填壕整期在必克聞守仁帥兵攻南昌大恐
李士實等勸宸濠勿還兵舍安慶徑攻南京既即大位江
西自服宸濠不從解安慶圍移兵泊阮子江先遣兵二萬
還援江西宸濠自帥大衆繼之二十二日謀報至江西守
仁等聞宸濠帥兵還救乃集衆議或謂寧王兵威衆盛彼
憑其憤起羣衆而來我援兵未集勢不能支不若堅壁自
守以待四方之援彼久劫堅城之下兵欲援絕將自潰矣

守仁等曰寧王兵力雖強然而至徒恃焚掠劫眾以威
嘗逢大敵與之旗鼓相當一鏖戰者彼所誘惑其下不遇
以事成封爵富貴而說今進取不能果穴又復沮喪退歸
衆心已離我以銳卒乘勝擊之彼將不戰自潰也是日撫
州知府陳槐亦帥兵至於是守仁大賑城中軍民慰諭諸
宗室榜示宥釋脅從令雖嘗受賊官爵能自逃歸投首者
皆置不問二十三日復得謀報宸濠先鋒已至樵舍守仁
乃遣諸將帥兵迎擊之令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
文定後邢珣帥兵繞出賊營徐璉戴德孺張珣翼分擊之
諸將各受命出二十四日與宸濠兵遇黃家渡賊兵鼓譟
來風進薄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佯北致之賊爭趨利進前
後不相及邢珣兵從後急擊橫貫其中賊敗走文定恩還
兵乘之徐璉戴德孺兵合勢夾攻賊不知所為遂大潰追
奔千餘里擒斬三千餘級溺水死者萬計賊氣大沮退保
八字腦是夜宸濠聞舟所泊地其下對黃石磯南人謂黃
王宸濠惡其音焉王失機殺對者賊衆見兵敗亦稍稍散
去是日建昌知府魯興等帥兵至城中守仁謂九江南康
不彼則道終梗且湖廣援兵不能達乃別遣知府陳槐帥

兵四百合知府林瑄之兵攻九江知府曾興帥兵四百合
知府周朝佐之兵攻南康宸濠大賞將士當先者千金被
傷者百金使人盡發九江南康兵至二十五日併力挑戰
官兵敗死者數百人伍文定乃急令斬先却者以狗身立
銃砲間大焚其鬚髮不移足士殊死鬪兵復振砲及宸濠
舟賊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甚衆賊復退保樵
舍聯舟為方陣盡出其金帛賞士伍文定等乃為火攻之
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擊其右余恩等分兵四伏期
火發兵合二十六日宸濠朝群臣執其不盡力者將斬之
爭論未決官兵四集奮擊之火及宸濠副舟賊衆遂大潰
宸濠與諸妃嬪泣別妃嬪皆赴水死將士執宸濠及其世
子郡王儀賓并偽丞相元帥等官李士賓劉養正劉吉屠
欽王綸吳十三凌十一等又獲被執舟從御史主事三司
太監等官王金金山王宗等擒斬賊衆三千餘級溺水死
者數萬棄衣甲器仗金帛與積屍聚江中若洲焉餘賊百
艘俱逃潰四出諸將分道追擊破之於樵舍又破之于吳
城擒斬千餘級守仁所遣陳槐魯興兵亦攻復九江南康
二郡各于沿湖諸處擒斬一千餘級將士執宸濠等凱旋

入江西軍民聚觀歡呼之聲震動天地先是宸濠反
馳疏請遣將出師會 上欲南幸遂下制親征 上自稱
奉天征討威武大將軍鎮國公遣將江彬許泰中貴張永
張忠等俱稱將軍所下 璽書易稱軍門檄甫出京宸濠
已平守仁捷奏至欲自獻俘闕下 上屢檄止之改王守
仁巡撫江西令以俘候 車駕至親視巢穴守仁不從械
繫宸濠等取道由浙河進 上竟南幸九月至南京遣先
鋒大監張永張忠等總兵朱泰朱暉等至江西蒐獵餘黨
民間不勝其害 上以言者衆留南京檄止守仁使命旁
午于通守仁至中路以宸濠等付浙江諸守臣逮繫赴行
在已稱病待命杭州十二月宸濠等至南京 上欲自以
為功乃與諸近侍戎服飭軍容出城數十里列俘于前而
凱旋狀既入囚禁之至十五年十月迴鑾以檻車囚宸濠
等歸初宸濠謀反妃婁氏屢泣諫不從及宸濠被擒北上
於檻車中泣語械送者曰昔紂用婦人言而亡天下我以
不用婦人言而亡其國今悔恨何及十二月至通州賜宸
濠死燔其屍餘黨至京師磔誅之仍核諸臣工素通宸濠
罪惡亦多以賄免論功擢知府伍文定江西按察使知府

邱珣江西右叅政餘各論叙有差獨抑守仁功未叙至嘉
靖初始起為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未幾命守仁以尚
書往平兩廣蠻賊事平歸卒于道後以他議竟奪爵云
論曰正德間事余難言之蓋岌岌乎殆哉宸濠之亂夫亦
有所侮而動也乃不旋踵而撲滅者其天命之眷佑 祖
宗之慶澤將以啓中興之運乎孰知 帝星之明江漢兆
有在也夫守仁凌越險阻削平諸山寇無不動合機宜卓
有成算况宸濠以烏合之衆庸懦之材曷足以當之蓋守
仁社稷之功固在討宸濠而其用兵則不若平諸寇之難
也雖然使守仁先期至獲與六月十三日之宴則不死即
囚耳戡亂之後豈他人所能辦哉江西大小諸臣工無一
人得免者獨守仁以碩果不食奏此膚功謂非天意可乎
蓋孫綏許達之死難王守仁伍文定之討賊亦國家二百
年養士之報也但守仁功美矣惜其所以處美者未盡善
也夫 武宗惑於群小欲幸江西守仁欲為保境恤民計
宸濠誠不可不執赴 闕下然命一將入獻無不可者而
奚必於親往邪既有巡撫江西之命則職守有常况屢有
詔止何可違也暨不得行遂稱病解官此與岳武穆棄軍

歸浙之意畧同郭子儀處唐肅宗即不如是已豈所謂
孫碩膚之道耶雖然此春秋責備之義也孔子曰微管仲
吾其被髮左衽矣朝廷貂璫盈座而守仁之後至不得蒙
麓川安化之賞其何以厭天下後世之心乎

江彬之變

江彬初為大同遊擊將軍性暴悍正德七年河北盜起官
兵不能制主者奏檄邊兵討之彬與許泰等帥兵入討賊
無他奇功惟多殺掠民財所經過無不罹害者時賞軍功
格重斬賊二級陞一官故邊將多殺平民為功次彬過冀

八滿錄卷十

十一

州殺一家二十三人報功民訴之督府不為理盜平彬等
大獲賞賚武宗好兵事左右言邊卒精悍可用京營兵
多脆弱欲令邊卒以時入衛而以京營卒出戍邊每歲為
踐更例上從之令內閣草制李東陽持不可臺諫交章
沮之不聽一夕上坐宮門候制下李東陽復疏陳十不
可狀詰旦內降行之於是彬與許泰劉暉等皆率兵入衛
都人稱外四家兵諸邊將遂皆有寵于上彬尤近狎用
事邊卒縱橫驕悍民苦其侵暴焉上乃於西內練兵時
令彬等率兵入習營陣校騎射或時為角觝之戲上戎

服臨之鉦炮之聲不絕于禁中彬等日狎昵上多留宿
豹房與彬等同臥起或親搏虎而無又却幣錢寧掌錦衣
衛事彬等暉等皆賜姓朱氏與中貴張永張忠盧明秦用
蕭敬等優人減賢表裏擅權而奸利諸司章疏多沮格不
上然諸奸寵皆出彬下彬等時漸上出宮禁游獵近郊
群臣屢諫不聽十二年八月遣上出居庸關至宣府臨
塞下上時獨馳一馬由傳侍從皆不及從大學士楊廷
和等極諫且引英宗土木事為言不聽九月至大同陽
和等處駐蹕二十七日方獵天大雨冰雹士卒有死者夜
有星隕謀報虜入寇圍陽和轉掠應州上命諸將擊之
虜尋引去南京給事中孫懋劾彬奸邪擅權壘惑導誘之
罪且云彬在一日則為宗社一日之憂容一彬國之安危
未可知也疏入不報閏十二月上還京以應州功封彬
為平虜伯許泰為安邊伯十三年正月郊祀畢彬等復導
上出關二月太皇太后王氏崩上還京四月上以太
后將崩告陝故幸黃花鎮密雲等處五月還京六
月上復欲北巡議別稱尊號威武大將軍鎮國公又欲
以彬為威武副將軍命內閣草制楊廷和等上疏反覆極

八滿錄卷十

十一

言其不可且云萬一宗藩中援 祖訓問其事何以應

上不聽遣中使促之廷和稱疾不出 上御左順門召大

學士梁儲面趣令草制儲對曰他事可將順此制斷不可

草 上大怒操劍起立曰不草制視此劍儲免冠伏地泣

諫曰臣遂命有罪願就死草制則以臣名召臣死不敢奉

命良久 上擲劍去乃自稱之不復言草制彬亦罷副將

軍命廷臣議建儲居守錢寧意在寧藩彬意別有所屬以

梁儲議止七月彬等復舉 上出居庸關歷宣府大同十

月渡河至榆林十四年二月 上還京三月制下南巡

大鴻臚寺奏十四

本一

上欲登岱宗歷徐陽至南京臨蘇浙浮江漢祠武當徧觀

中原時寧藩久蓄異謀僞蒙而動制下人情洶洶大臣臺

諫疏止之皆不報於是諸司交章入翰林院修撰舒芬等

疏先入兵部郎中黃輩負外郎陸震聯疏入考功郎中夏

良勝儀制郎中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疏繼入醫士徐釐

以醫諫郎中張行慶姜龍孫奉陸倕等合疏入又郎中林

大輅寺正周叙行人余廷瓚等亦合疏先後入 上大怒

召彬示之以彬言下黃輩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釐

錦衣獄命舒芬張行慶姜龍孫奉陸倕等一百七人跪午

門外五日林大輅周叙余廷瓚等二十餘人俱下獄明日

同黃輩等六人亦跪五日於是京師連日陰霾晝晦禁中

水自溫高橋四尺許橋下七鐵柱齊折如斬十四年三月

二十五日也有指揮張英上言 車駕出必不利乃南祖

赴關刺刃于胸以死諫制下舒芬等百七人俱廷杖三十

首議者謫外任餘奪秩半年黃輩等六人俱廷杖五十徐

釐謫戍餘削籍林大輅周叙余廷瓚三人廷杖五十削三

級外補餘杖四十削二級外補死杖下者陸震余廷瓚等

十餘人 車駕得不出彬等亦知 朝廷有人稍畏憚之

大鴻臚寺奏十四

本一

亡何宸濠反事聞諸權倖在豹房爭獻擒宸濠策錢寧滅

賢以通宸濠賄事露下獄誅大監張忠與彬等欲邀功贊

上親征八月下制南征仍自稱奉天征討威武大將軍鎮

國公諸將皆稱先鋒偏裨等將出師至良鄉守仁擒宸濠

捷奏 群臣請迴鑾不聽詔以倖還江西候進止九月 上

至南京命太監張永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帥兵至

江西捕宸濠餘黨永等至江西妄肆誅 籍沒民財不勝

其擾時守仁以檻車械送宸濠欲親獻倖 閣下屢詔止

守仁勿獻倖還撫江西守仁行至浙江乃遣使以倖獻上

疏乞致仕不許留居杭州俾將至南京 上與彬
服出城外前列俘凱歌入城百官迎賀初 上以我服至
南京令百官皆戎服迎百官竟朝服往 上不問十五年
正月 上欲就南京郊祀太學上梁儲止之彬率羣
萬扈從恃恩跋扈無人臣禮公卿而下側足事之魏國公
徐鵬舉設宴招彬不啓中道門又不設座中堂彬大怒
問故對 高皇帝曾幸其第遂為故事彬不得已就宴時
喬宇為南京兵部尚書專任留務宇持法守正亦多材累
每事稍裁抑人倚以為重彬頗憚之一日彬遣使索諸城

鴻猷錄卷十四

中書

門鑰城中大駭督府使問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
門鑰有 祖宗法制孰敢索亦孰敢與雖天子詔不能得
督府以宇言拒之乃止彬每矯制日有所求為宇承制必
請面覆之始行彬計少沮 上駐蹕南京久居舊邸不入
大內復欲往幸蘇浙湖湘間南京臺諫及諸司伏關請迴
鑾 上召彬議彬怒欲重譴其黨勸之曰往歲京師已甚
矣何可再也彬意乃解請慰諭百官各歸治事扈從大學
士梁儲將是跪伏行宮門外泣諫請從百官奏迴鑾 上
遣使取蹕入諭之起儲等曰臣等未奉命不敢起乃令

鴻猷錄卷十四

廿二

中官傳制云不日即還儲等乃起時江西浙江蘇松湖廣
武當山皆儲糧餉預供帳以備巡幸民間騷然不寧 上
因群臣沮諫故以十月班師還京十二月至通州誅宸濠
十六年正月入京彬還益驕橫其所部還卒桀驁不可制
三月 上以疾崩于豹房 皇太后張氏與大學士楊廷
和等定議遵 祖訓遣使迎立 今上武宗崩時彬偶不
在左右 皇太后召楊廷和等議恐彬為亂秘不發後以
武宗命召彬入彬不知 武宗崩并其子入俱收之 皇
太后制下暴彬罪惡厚賞彬所部諸邊卒散遣歸鎮執其
黨數人下彬錦衣獄論罪磔于市籍沒其家中外晏然
今上即位始正彬黨罪惡論死及謫戍者數十人太監竄
逐者亦數十人籍彬家贖入公帑者黃金七十櫃櫃一千
五百兩銀二千二百櫃櫃二千兩金銀珠玉首飾五百一
十箱餘物不可勝計

論曰彬非有他特倨強勇悍庸材耳其能特權寵作威
福之至此極者投 武宗之間耳非智畧之過人也使其
少有奸雄之術則挾天子令諸侯之禍可立見矣夫挾震
主之威蒙赤族之禍而 武宗稱留之際乃晏然歸臥私

第又以一介之使召之即入此與曹興之輝兵歸天子而求歸老私第者同一過也乃若楊廷和梁儲輩當天崩地析之日儲佐久虛乃能不動聲色除虎狼于腹心肘腋之間使之帖然不譁而卒幹乾坤于再造者雖母后之賢主之于上而諸臣調停鎮靜之功焉可誣哉雖然亦天將啓中興之運耳近有為之說者曰逆瑾之亂政漢十常侍唐甘露之黨也河北山東江西四川之寇漢黃巾唐黃巢之亂也真鑄宸穽之禍兵漢七國晉八王之孽也江彬之握柄漢何進召董卓之釁也前代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正德間備是數者而國家猶磐石之安謂非天命之有在邪信哉斯言之不誣也

撫定大同

大同古雲中地北距虜地平漫不甚阨塞嘉靖甲申七月巡撫都御史張文錦議鎮城北九十里築五堡將成議徙鎮卒二千五百家徙戍之堡五百家為大同藩籬云諸鎮卒竊相謂去城下二十里猶苦虜抄掠撫寧曰今五堡孤懸幾百里虜至誰復相應援者即死不顧徙也訴之文錦文錦不許嚴為令趣之又而遣董役參將賈鑑望風峻法

白文錦杖其隊長且罪之諸鎮卒遂變有郭鑑柳忠暨諸驍悍者倡亂殺賈鑑裂其屍七月二十二日也遂嘯聚塞下焦山文錦恐與虜連招撫之入城即索治首亂者二十七日郭鑑柳忠誘諸卒焚大同府門劫獄囚又焚都察院門文錦倉卒踰垣避匿宗室博野王所諸亂卒掠其家脇博野出文錦殺之亦裂其屍遂發武庫兵仗盡甲而馳欲殺鎮守太監王某不果又欲殺總兵官江桓走免掠其家乃出逮繫故總兵官朱振于獄賜令主之振知不免乃告曰吾與衆約三事勿犯宗室勿掠倉庫勿縱火殺人能從我則可不從寧死無與諸亂卒曰惟命衆稍戢迺賜鎮巡為奏乞赦宥廷議遣兵部侍郎李昆宣勅赦諭之復命太監武忠鎮守都督桂勇為總兵官擢按察使蔡天祐為巡撫先是撫臣既遇害諸亂卒肆行劫掠雖勉諾朱振約令弗行振撫殺二十餘人竟不能制及天祐至乃會武忠桂勇朱振等集亂卒宣諭朝廷恩威反覆開諭諸亂卒稽首謝暫解散然皆恐不安又姦盜多乘隙誘亂卒劫掠居民桂勇稍督兵擒獲撫殺五十餘人仍督郭鑑柳忠諸首亂者釋之以安衆而人心恟恟訖言日至有它鎮參

將李賢者率兵往陝西征回賊道經大同境頗侵擾村落
村落人畏之陝西兵詭譎之曰爾大同軍為亂朝廷將
命我輩回軍盡殺之尚何怯畜牧也由是轉相傳言有洗
城之說亡何兵報京營暨諸鎮兵已駐近地勦大同矣適
戶部遣進士李枝轉餉至鎮諸亂卒謂密旨也衆夜集擊
李枝門訊故枝自門隙出公移示之始信然衆已集有謂
知縣王某曾白巡撫欲誅衆卒者遂往執王殺之又縱火
延燒居民百餘家亂復大作明日逼脇代府謂其請兵
也且索府贖代王曲應之解去王懼陷害以三十日
率子弟數人潛出居宣府天祐等委曲諭撫不定以狀上
上乃命戶部侍郎胡瓚督兵討之而都督魯綱總其兵
制曰誅首惡脇從不問也瓚至陽和密檄桂勇野城中兵
計擒首惡文移日十數下於是城中大懼衆白天祐求自
全天祐傳制諭之曰兵來惟誅首惡脇從不問也汝輩勿
助惡即良民無事矣以是首惡者煽惑衆多不從桂勇遂
率苗登諸將計擒郭鑑柳忠等十一人皆斬之鑑父郭庖
子糾胡雄黃巨徐種兒等復倡亂報復逼脇諸亂卒盡甲
開城門夜圍桂勇第掠其貲殺家衆數人磔屍于坊有嘆

其肉者遂擁桂勇寘葉總兵宅天祐暨太監武忠亟馳至
諭之反覆譬曉衆復少定勇得不遇害衆詣天祐泣訴求
止兵天祐曰汝等自作孽至此奈何若今能擒獻首惡吾
為若轉達兵猶庶可止也諸亂卒乃復擒徐種兒等首惡
四人以獻天祐斬之函首詣瓚郭庖子暨諸首惡皆逃匿
城中士人數十輩詣瓚請緩師不聽天祐乃疏請班師復
以書止瓚謂首惡既誅餘黨釜魚耳易處也疏上命瓚旋
師瓚還御史蕭一中給事中鄭一鵬等劾瓚討叛無功遂
黨未盡得乃師不曉城歸冒功賞請治欺罔罪別遣大臣
督兵討亂疏寢不報惟勅天祐等擒捕餘黨仍宥脇從
弗治復遣使諭慰代王還國嘉靖四年正月天祐等省
諭鎮城兵民各棄業歸軍器令首官衆稍寧二月二十
七日郭庖子胡雄歸潛入城度終不自容復誘聚餘黨數
十人夜焚總兵王振第諸卒奔告天祐天祐曰曉當治之
明日集諸卒諭以朝廷班師不屠城之恩且詰亂故衆
曰夜倡亂者皆知請開諸城門戶索之得首惡郭庖子胡
雄等四十人斬之人人稱快事聞優詔答之賞賚有差
嗣是天祐厚養多間因事捕誅逆黨近數百人大同始

數年天祐遷兵部侍郎言者追論其費財竟罷去多枉之
論曰文錦之議建五堡大同百世之利也惜其不察機宜
而用一切之法其所任用賈鑑者又不能體國奉公以犯
衆怒遂皆致殺身之慘而辱國莫甚焉後此遂多因循姑
息至邊鎮無任事之臣則愆咎而廢食已夫天下事鮮有
拂人情而成大功者果能興屯田葺廬舍使民見可趨之
利而樂遷者衆一二姦宄豈能為梗哉故行之有道五堡
未必不可建也雖然文錦之志可嘉矣彼嘗以安慶孤城
而能抗方張之寇今以大同全盛而不能殄數卒之亂則
數也至天祐之擒首惡散脇從以孤危之迹寄身于兇逆
之群旦不保夕而卒能相機撫定內外按堵其功豈可誣
哉雖不免有姑息之過廉賈之愆然其勢則難矣言者猶
嫌孽之竟以罷去過哉

鴻猷錄卷十五

卷十五

鴻猷錄卷十五

京山高岱編輯

縉雲鄭文茂門人劉佃校

誅滅岑猛

廣西諸土酋族岑氏為大自叙漢岑彭後云國初元安撫
總管岑伯顏以田州歸附高皇帝嘉其誠設田州府令
伯顏為知府子孫世襲三傳為岑溥溥二子長統次即猛
弘治六年統以失愛被溥上目黃驥李榮發兵殺統嗣位
未定而驥與驥構驥驥以猛奔梧州督府奏以猛龍其父
官慮驥方命乃檄思恩知府岑濬以兵衛猛入田州濬猛
族也亦主官兵力方雄兩江驥賂濬賂猛令分地界驥猛
不得已從之泊至田州李驥拒猛不納驥復以猛奔思恩
濬留之不遣十一年都御史鄧廷瓚檄濬歸猛濬不從以
兵徵之濬始驥猛督府納之田州遂與濬仇崇十五年十
月濬襲攻陷田州偽以其族子洪守之猛走免十八年都
御史潘蕃奏發兵討濬賊之并誅洪改思恩為流官知府
兼攝田州降猛福建平海所千戶正德初猛賂劉瑾得復
為田州府同知領府事猛撫輯遺民兵威復振稍蠶食傍

剗地自廣嘗自言督府有調發願立功與復故秩督府使至田州猛厚賂之衆譽猛籍甚會江西盜起都御史陳金檄猛討賊猛兵大肆侵掠所至民徙村落避之賊平金疏猛功稍遷指揮同知猛與復知府秩授官不愜初意遂怨望驕蹇督府使者又不得兼厚賂多譖猛不法猛亦恃兵力凌轢隣府日甚或言猛反者都御史戚應期惴惴得猛重賂入猛遂出不遜語應期怒疏猛反狀請討之未報應期去都御史姚鏌代不察其故再疏請征猛制曰可嘉靖五年四月鏌遣都指揮沈希儀張經李璋張佑程鑒等五將軍帥兵八萬分道進而令叅議胡元為監軍督之猛初令其下母交兵裂帛書寬狀陳軍門乞憐察之鏌不聽督兵益急沈希儀擊斬猛長子邦彥諸軍繼入猛懼謀出奔猛婦翁歸順州知州岑璋以其女失愛于猛素憾之欲乘間擒猛自為功乃誘猛走歸順先是軍門令諸土官有能擒猛者賜千金爵一級昇其半地黨惡者移兵誅之又恐璋猛婦翁或黨猛召希儀問計希儀知璋以女失愛故憾猛對曰俟旬日當探其情以復希儀察其部下千戶趙臣者雅善璋乃召臣問曰聞岑璋與猛有隙吾欲遣說

之藉令破猛如何臣曰璋多智善疑直語之必不信當以計說之希儀曰計將安出臣曰鎮安與歸順為世讐督府往使人歸順則鎮安疑使人鎮安則歸順疑公今誠遣臣徵兵鎮安臣迂道過璋璋必詢故臣為好故以死漏泄其事璋要領可得也希儀曰善乃遣臣往檄鎮安兵臣過璋所璋果喜迂臣曰久不見故人今肯念我來邪臣默然佯為不豫者璋曰趙君有嗔乎臣曰感故人厚意久契濶故迂道來見何嗔也稍語頃刻復嘆息起璋心疑之明日璋置酒款臣臣愈不豫若有沉思者璋益疑問故曰軍門有意督過我邪臣曰無之璋曰隣壤有所控訴將逮勘邪臣曰無之璋挽臣臥內跪叩之臣潛然泣下璋亦泣曰璋死即死耳君何秘不告我臣乃曰託君肺腑有急不敢不告然今日非君死即我死矣璋驚曰何故臣曰督府討田州謂君猛婦翁必黨猛今我檄鎮安兵襲君我不言君死我言君必驟發為自脫計即我泄漏機事矣必我死柰何璋頓首謝曰君實生我君不言我赤族不悟也猛娶吾女奴視之吾何瞋焉吾欲殺猛久矣無間也臣曰君如有是心盍自列于督府臣直免禍功有藉也璋遂強臣稱疾留傳

告亟遣人馳詣希儀所告陳猛反狀恐連及賴擒猛自効希儀許之遂陽使使追匹返以其事白鏐鏐喜乃不備璋猛子邦彥守工堯隘璋以姻故遣兵千人助之實為間邦彥欣然納之璋則遣報希儀曰已遣千人為內應矣衣別有識幸勿加戮希儀許之及戰歸順兵先呼敗惑眾曰州兵驕潰欲希儀擊斬邦彥及猛欲奔璋使人招之曰事急矣願主君走歸順三四夕可達安南再謁與復耳猛倉卒無所之天以姻故遂佩印走歸順璋伴涕泣迎之處猛別館盛供帳列侍美女地處僻左右無一田州人璋目詭

兩廣總督卷十五

四

猛曰天兵退矣又曰天兵聞君走交南不敢輒加兵交南境遣使詣督府請還止也猛喜不疑胡元與諸將見希儀已破隘欲據其功頗聞猛走匿璋所遂以兵萬人擒歸順璋亟遣人持牛酒犒師境上而自來見諸將頭首謝曰猛敗昨越歸順欲走交南璋邀擊之猛目被流矢南走不知所之急之恐入交南連連賊而變幸緩五日當搜致元等許之璋歸從詭猛曰天兵已退非陳泰事不白為君草封事令人上之如何猛曰固所願也乃為疏令猛出印印之璋得知猛寘印所乃置酒賀猛

燭酒一盃

曰天兵索君急不能庇請自為計猛大怒罵曰悔隨此老姦計也遂飲鴆死璋斬其首并所佩印遣使聞道馳詣軍門上之諸將聞之引還猛三子長邦彥敗死次邦佐出後其族為武靖州知州次邦相兵敗出亡邦彥側室子芝方極探匿民間鏐見岑氏誘計四州可滅疏請置派官上從之夷俗憚派官法制多不便亡何田州土酋盧蘇求得邦相逐糾思恩土目王受挾邦相反兩江皆震御史石金至聞前御史與鏐有隙意不直鏐又藩臬諸司素不為鏐所喜者多沮鏐事倡言猛實未死鏐為歸順所欺有自右

兩廣總督卷十五

五

江來者則言猛已糾安南莫登庸入寇陷思恩矣省城旦暮且不保靖江諸宗室洵洵以流言欲出奔石金信之遂劾姚鏐鏐素無策輕信罔上而田州不可得并思恩而失之上大怒落鏐職命新建伯王守仁以兵部尚書總制兩廣江湖四省討賊時守仁未至鏐候代知思恩未陷欲徵兵平蘇受自贖乃檄廣西諸司議事有欲陰沮之者給郵吏發檄東西文誤竄之兩廣皆以檄誤不至鏐遂不克集兵而守仁代至鏐竟去諸夷聞守仁至皆憚之守仁頗益自晦事鎮靜見蘇受兵勢已熾度岑氏不可遂滅以六

年七月至南寧使人招蘇受降約日投見會有造浮言誑蘇受欲取其賄者蘇受疑懼反覆守仁遣使慰諭之且與之誓蘇受言來見必陳兵衛又欲易軍門左右祇候皆盡以田州人守仁不得已皆從之蘇受果陳兵來見守仁數其罪許以不死論秋一百以全軍法蘇受不釋甲受杖且田州人杖之守仁諭蘇受使歸候命乃上疏言思田久苦兵革民間已不勝况田州外捍交趾縱使克之置流官兵弱財匱恐生他變岑氏世有功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請降田州府為州治官岑猛子鄉相為判官以盧蘇等為土巡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撫別立田寧府設流官知府統之薦布政使林富而巡撫都指揮張佑為總兵官上皆從之乃令鄉相歸治田州盧蘇等各蒞任許休之三月徵其兵用田州以平既三月守仁遂移兵丹櫓盧蘇王受等攻斷藤入寨諸賊蘇受等感守仁恩願効勞勸賊平守仁上言盧蘇等功大獲賞奏時兵部侍郎張璁及桂萼等言守仁處田州事非是上頗疑之會守仁立林富代為提督奏言思恩改設流官二十年兵不得罷田州決非流官所能控禦竟主守仁前議降田州為州治以鄉相為判官富文奏不必更設田寧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府治惟命張佑充副總兵鎮守其地許以三年得代時鄉相年十五六張佑兒子畜之盧蘇自矜興復功大專橫邦相不能制遂有隙會張佑將代去望邦相厚賂已邦相賄之不滿意佑遂與盧蘇比欲沮奪邦相乃購得邦相子芝育之別所邦相時時欲殺芝佑不果代留鎮庇芝得免後佑中邦相毒卒芝奔梧州督府都御史陶諧畜之十三年六月盧蘇遣其黨刺邦相不克邦相與土目羅玉等伐盧蘇事覺蘇伏甲擒斬羅玉九月盧蘇劫諸土目攻邦相執而殺之燔其屍賂陶諧言邦相病死無後乃立芝遣歸田州于是猛仲子邦佐爭立而隣府諸土官皆不平盧蘇弑主也合兵助邦佐攻田州入之蘇走免亂復大作兩江震駭諧遣人諭諸土官曰邦相實病死盧蘇何與而爾等日相賊害也亡何計以憂去都御史潘旦蔡經相繼代皆曰思田苦兵革久矣朝廷今復以盧蘇故興問罪之師征伐當何時已乎朝議下核實副使蕭倬叅議陳大珮當勘議曰盧蘇稱亂弑主罪安可盡赦也縱宥之不誅當直叙以聞令立功贖罪耳督府不聽上言邦相不孝奪其母田又虐殺其部下盧蘇因眾怨殺之朝廷遂置蘇不問仍

官之等如故于是兩江土官聞之皆曰殺人不抵死裁主不加刑吾輩身命皆懸僕隸之手矣遂莫不解體云

論曰猛專橫則有之實未反守臣不職激使為亂耳應期固當深罪鎮亦不察何舉事草草也管猛死欲易田州而派官猛有子亦當思所以處之如守仁用為判官之類乃可而遽欲斬其後嗣以廉夷民之心乎及蘇受稱兵鎮得稍久于其任猶或可平而竟為僚屬所構陷崇之何哉此舉事之所以貴同寅協恭也然石金之論劾張邦信等之沮撓豈人臣體國之忠乎至守仁處蘇受事大涉姑息非

大鴻猷錄卷十五

八

所謂藏厥渠魁脅從罔治也乃見必陳兵杖不免甲豈朝廷納降之體乎故雖籍其力平寇而不旋踵致兩江之亂豈非縱奸長惡之絲邪蓋夷酋雖不可繩以中國之法然是非公心則亦有之合諸夷之兵以討共憤之賊何憚一廬蘇邪無亦厭兵革而無任事之臣耳又曰諸夷之敢于稱亂者多以中國檄之征征欲藉其力不免過于驕縱今窺見官兵之脆弱非彼不能成功則亦何憚而不為亂乎故用夷兵如用毒藥然雖暫已病不免餘毒之積非甚不得已病不可輕用也今東南多事動即徵土夷兵用之

聞其筆驚又甚曩時矣他日必有受其禍者

再定大同

嘉靖癸巳秋七月虜渡河將入寇巡撫大同都御史潘倣以聞兵部尚書王憲曰非設總制重臣不可乃請以兵部侍郎劉源清為總制都督卻永繼兵禦之舊鎮大同總兵李瑾議于天城之左浚濠四十里以遏虜騎源清從之期三日事竣瑾素嚴馭士卒少恩尤酷為捶刑暨後興鎮卒季富子王寶等六七十人倡亂眾應者六七十人遂殺瑾倣駭奏鎮將用法苛刻兵悉變請置勿問源清曰即兵悉變

大鴻猷錄卷十五

九

法不可廢請討之事下兵部議尚書憲曰兵未必悉變脇從宥弗治渠魁必殲降 璽書責總制巡撫相機撫勦之倣督僉事孫允中等計擒首惡若千人縛以獻時源清駐陽和乃榜示大同城中曰五堡之變 朝廷處太寬乃今給惡戍主帥天討所宜加者五堡遺孽見榜示輒偶語不自安謂追理甲申事也僉事允中撫諸囚詣軍門請沮師稍徐焉之逆黨可盡得又五堡事朝廷已處分今勿以為言源清曰甲申之役胡公以兵不賙城致言者紛紛吾不可更繫前轍乃以囚屬御史蘇佑訊而遣叅將趙剛等率

甲士三百人捕亂黨微驗所捕名多捕賊有功為諸囚所仇誣者乃止捕無功八十餘人比晚諸鎮卒皆變拒卷不納捕者源清遣允中入城諭意令明日釋甲迎王師至夜城中喊聲作訛言兵未屠城矣群起為亂倣允中暨諸裨將擒斬二十餘人餘解散然明源清師至城下斬關入大肆殺掠城外橫屍枕藉五堡遺孽遂變悍橫不可制開城門弗落少選卻承師至整隊及城亂兵開門迎敵殺參將一人倣允中函馳往諭衆曰城外屍塞道矣汝尚給我反覆論不聽倣與允中計曰亂不可遏矣乃列將士食

不鳴謝錄卷十五

十一

功妄殺激變鎮兵狀聞道上之源清亦疏奏巡撫諸臣黨逆卒致抗王師言官逐劾倣罷去源清次聚落驛允中往見之言將士兵殺故源清曰毋為賊訛允中遂留居懷仁時禮部侍郎顧昌臣黃綰皆言用兵之非綰言尤力忤輔臣意吏部以他事請參政出綰發憤上疏自列且指言用兵失上悟命復其官王憲謂非大殺兵糧勦之不可乃以江桓總兵擢參政樊繼祖為大同巡撫繼祖至陽和與源清議大忤遂上疏請假金牌單騎入城諭之可立下且云恐賊計無仰將北連虜貽患非小也疏入不報源清於

諸閼設邏卒逼城中章疏又連疏奏宗室諸文武悉已賊實天欲棄此城矣兵部是其議有命趣攻之源清乃百通攻城且令郎中李文芝主事楚書穴城水灌之諸叛卒城守益堅乃大掠城中遣人誘北虜數萬人大舉入寇承帥師與虜戰失利殺傷甚衆城中叛卒鼓噪以應虜酋長數十人入城諸叛卒拍代府曰兵退以此謝虜留精騎相持餘衆分掠渾應朔懷諸郡邑數月乃去羽檄達京師中外洶洶廷議遣使諭九邊募兵益之源清又疏請再設總制禦虜已專事攻城輔臣議請從之上不許

不鳴謝錄卷十五

十二

而御劄謂叛卒謀殺主將法不可赦然非舉城所為卻承信從劉源清貪功嗜殺訛傳洗城以致逆卒劫囚勾虜既云協從不問何人利水灌城大同北門要地祖宗所遺源清必欲城廢人誅縱使成功何由興復若二人不用豈有今日之患今可罪出二臣別遣大臣備虜密擒逆賊之魁庶免老師傷財云劄出中外始知用兵非朝廷意源清聞之乃詣城下索首惡時郎中詹榮與都指揮紀振游擊戴廉俱陷城中相與謀曰總制誠索首惡當謀為內應時指揮馬昇為賊所擁戴咸令行城中榮等激以大義昇

委心焉遂歃血盟令鎮撫王寧出告繼祖繼祖深加獎慰
告源清源清佯許之令人穴城詐給票乃水灌之穴者死
焉昇大恚恨將不利于榮等事遂已源清知不可為乃滋
病乞解任上大怒罷斥之乃以張璠代為總制璠至下
令曰毋攻城吾將有請也因遣時招允中于懷仁與議時
允中已被劾落職矣又密遣使諭城中主事楚書觀兵城
下城中登陴請曰吾輩非殺將者畏死自全耳請書入書
遂入諭慰之且言用兵非朝廷意衆皆望 闕呼萬歲書
仍進焉昇等陳 朝廷威德曉以禍福令獻首惡是夜斬

漢獻錄卷十

十一

倡亂黃鎮等二十四級獻軍門於是繼祖亦馳入城以鎮
撫人心卻永猶沮撓倡言繼祖伏兵為內應衆果夜驚繼
祖堅臥不赴乃安璠復遣允中入城宣諭之繼祖乃榜諭
城中大獲倉粟賑濟稍稍繩以法亡賴繼恣者梟殺一二
人以徇衆稍寧璠遂馳至城下退諸路兵二舍外諸將領
以次上謁次日張鼓吹典御史蘇佑自南門入置酒高會
賞賚將士城中乃大定虜聞之亦遠遁璠還居上谷遙制
之事聞 上大悅降璠書遣禮部侍郎黃綰往核功罪定
賞罰永猶欲沮敗事綰先疏罷永始抵鎮宣 御劄書

慰 宗室撫傷殘掩骸骸骸賑窮乏今守臣捕誅遺惡雪
罔乃核激變之由正欺罔之罪差列諸將士功賞疏上久
之徵劉源清卻永下獄源清削籍永降級立功贖罪潘倣
孫允中復原職致仕張璠樊繼祖楚書詹榮等各賞賚有
差

論曰軍士戍殺主帥 國憲具存付之一獄吏足矣而何
至釀大亂和倣始論置不問非也源清請討之良是然鎮
靜而徐圖之首惡不過百人耳不可盡捕論邪乃以攻蠻
夷之策而自毀其藩籬鎖鑰之地謬甚矣廟謨本兵猶可

漢獻錄卷十

十一

諉之事難逃度也源清受 國重托乃憤其謀不自己而
甘為亂階不恤焉何心也則其初破宸濠之功豈亦因人
成事者乎卻永者固無論矣 聖明九重乃能獨排群議
深燭邊情 御劄教語賢於百萬之師真可謂明見萬里
執非聖人而能若是乎張璠樊繼祖孫允中諸臣亦可謂
仰承德意而忠于謀國者矣

再平蠻寇

成化中韓雍平斷藤峽民獲寧居者二十餘年正德五年
後遺孽漸熾峽南賊尤甚橫江禦人總制都御史陳金謂

諸蠻不過利魚鹽耳乃與約商船入峽者計舡大小給魚鹽與之諸蠻就水濱受去如椎稅然不得為梗蠻初獲利聽約道頗通金亦謂此法可久易峽名永通亡何諸蠻錄此益無忌大肆掠奪稍不愜即殺之因循猖獗遂負固為大寇嘉靖六年王守仁以兵部尚書總制兩廣初議檄湖廣土兵誅盧蘇王受羣則蘇受已降無事湖廣兵當回而蘇受初降亦願立功自贖兩江父老遮道言斷藤峽及八寨賊猖亂狀請討之七年三月守仁至南寧與諸守臣將帥議令湖廣僉事汪濬廣西副使翁素僉事吳天挺及叅將張經都指揮譚瓚監督湖廣土兵各隨領哨指揮等官襲勦斷藤峽賊仍分永順兵進勦牛腸等寨保靖兵進勦六寺等寨期以四月初二日各至信地先是各賊聞軍門機湖廣兵至皆遁匿深險後聞以蘇受降罷兵又督府駐南寧散遣諸官兵無征勦意及湖廣兵回皆偃旗息鼓賊繼不戒備至是官兵突進四面攻圍賊敗退保仙女大山據險結寨官兵攀木緣崖仰攻之初四日破賊寨初五日復攻破油磑石壁大賊等巢賊敗奔斷藤峽官兵追擊之賊奔渡橫石江覆溺死者六百餘人官兵復後追擊又

敗之前後擒斬首從賊級并俘獲甚衆餘賊潰散奔逸至初十日徧搜山峒無遺還兵至潯州守仁察檄諸將移兵勦仙臺等賊二十一日仍前分布各哨永順兵由磐石大黃江登岸進勦仙臺花相茅處保靖兵由烏江口丹竹埠登岸進勦白竹古陶羅鳳等處期五月十三日抵巢各賊聞牛腸等寨破滅方據險自固沿途設伏埋簾禦之官兵驟進奮勇夾擊擒斬俘獲甚衆賊奔入永安力山仍恃險結寨乃分兵圍之二十四日各兵四面仰攻賊乃大潰奔諸路者多為防截悉將沈希儀等所擒斬餘賊竄逸通計官兵二次擒斬賊級一千一百餘人俘獲甚衆於是斷藤之賊畧盡先是守仁因八寨賊去斷藤峽稍遠四月初五日別令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佑監督田州府新附立功土目盧蘇王受五千餘衆并官兵嚮導千餘期以二十三日進勦八寨徭賊各兵乘夜嚙枚速進至日昧與賊賊巢突進遂破石門天險兵入賊始驚覺官兵乘勝追擊賊且奔且戰日午四遠馳賊始聚衆二千餘人并勢來拒官兵奮擊之賊既失險棄氣不能支遂大潰賊分道奔入高山據險立寨官兵亦分道追圍之賊據高險下礮石滾水官

兵仰攻不便乃夜募死士掩其不備二十四日復攻破之
遂寨二十八日破周安寨五月初一日破古鉢寨初十日
破都者峒寨賊大潰防禦諸隘叅將沈希儀等又多擒斬
逸賊有賊千餘奪路走柳慶官兵追及之于橫水江賊爭
舟渡舟小賊衆且大風作舟覆盡溺死登岸者不數十人
乃分搜山谷間墮岩險死者不可勝計通計前後擒斬幾
二千人墮溺死及俘獲者甚衆於是八寨之賊亦盡兩江
稍寧守仁繕畧撫輯乃班師又疏薦林富為都御史巡撫
其地疏上論功褒獎陞賚有差未幾守仁召歸卒于道而

明倫彙編

卷五

七

武靖州知州岑邦佐不能鎮輯且墨賊賄多曲庇之故峽
以北賊復漸肆猖獗其首侯勝海者居弩灘為亂指揮潘
翰臣聽土目黃貴章香言誘勝海殺之實貴香利勝海田
廬也勝海弟公丁集衆噪城下殺入十五年五月僉事鄒
閔叅議孫繼武言于都御史潘旦請討之叅將沈希儀沮
之曰猾賊未易取須春江漲以數千人從武宣順流下撲
之乃可不聽閔繼武還潯州以千人往擊賊先遁去斬一
病夫而還遂言賊已斂跡請立堡戍旦從之希儀復言賊
未大創兵威不振立堡難守旦不聽六月堡成閔令黃貴

章香以三百人戍之許擄取勝海田廬不禁於是諸徭大
憤恚邦佐又陰黨之公丁遂集衆二千入夜寇堡殺戍兵
二百餘人貴香走免旦聞悔之曰果如沈子所料矣巡按
御史諸演跡其事請討之制曰可閔與繼武以啓費罷去
亡何旦亦去侍郎蔡經代之十七年正月經集諸司議發
兵曰諸君度賊須兵幾何副總兵張經曰不過萬人蔡
經曰太少沈希儀曰非八萬人不可蔡經曰太多副使翁
萬達曰二君言各有據槩而取之曰勦聲罪討之曰征由
張君言勦也由沈君言征也然今賊為備久矣勦之無功

明倫彙編

卷五

七

從沈君言便會朝議欲征安南事遂已公丁等益橫時出
殺掠潯人苦之萬達言之經御史鄒克臣亦替之經乃會
安遠侯柳珣決計募兵以兵事屬萬達萬達廉得百戶許
雄素通賊狀劫之曰能擒公丁貸汝死不即論如法雄懼
請効力自贖萬達佯庇公丁謂讐家誣之耳乃捕係許訟
公丁者數人責其啓釁公丁果遣人自列萬達亦佯許之
又令雄假稱貸為贖公丁喜益信雄會萬達巡他郡以事
屬叅議田汝成汝成召雄申飭之雄乃詣公丁曰潯人久
以爾為口實幸上之人不信今分守公新到何不自許寇

堡事錄他徭庶相信也公丁然之隨雄來見汝成復列寬
狀汝成曰聞讐家誣汝已逮治之矣慰遣之乃密授意城
中居民被賊害者家出毆公丁一市皆譁將微并逮入係
獄遣推諭其黨曰寇堡事公丁委罪諸徭須鞠實坐之若
等誠謂公丁寬宥罪人得釋之萬一事自公丁當共棄之
勿以一公丁自取滅亡也諸徭遂言事果自公丁聽論之
不敢黨乃檻致公丁軍門磔誅之時十七年冬也汝成乃
言之督府謂首惡既擒賊方震駭宜乘此時進兵討賊經
許之會沈希儀病乃以副總兵張經將左軍副使翁萬達
監之南寧指揮王良輔朱昇峻浦柳浦周維新孫文綉屬
焉以都指揮高乾將右軍副使梁廷振監之賓州指揮馬
文傑王俊威振異同章屬焉以副使蕭晚紀功叅政林士
元及汝成督餉張經議欲以必兵勦之畧而威勿深入又
欲舍紫荆等處賊數勿擊翁萬達持不可謂辭黜之必無
功廷阻損軍威況諸徭恣肆久不大懲之不足懾其心汝
成亦同萬達議督府下諸司議諸司請如萬達言萬達又
言之督府曰峽南亦劇賊但今兵力不能并及姑緩之以
俟後經然之乃以十八年二 兩軍齊發左軍則王良輔

鴻猷錄卷十五

十一

由牛渚灣越武靖攻紫荆姜老鼠諸巢朱昇由三等村
聚水攻石門黃泥嶺諸巢柳浦由白沙灣攻道袍梅嶺諸
巢凌浦由白沙灣攻大昂小梅嶺諸巢周維新由白沙灣
攻藤冲綠水冲諸巢孫文綉由藤峽夾攻大坑巢共三萬
五千人分六道進右軍則馬文傑由武宣攻碧灘綠水諸
巢王俊等由武宣入山攻羅潑上洞戚振攻中洞吳同章
攻下洞共一萬六千餘人分四道進南北夾擊之賊大窘
遂擁衆奔林峒而東王良輔邀擊之中斷復西奔諸軍合
擊斬首一千二百級賊謂往年據險結果故被官兵擊破
皆賊焉至是不聚結寨惟漫走山谷間令官兵疲于追逐
且曠日久多費糧餉不速退其東奔者入羅連山萬達等
移兵攻羅連檄右軍抵長洲沿江繞山賊背賊于諸隘險
伏械器防禦甚多官兵皆以計發之追斬百餘級賊益窘
會右軍進失道愆期三日又土目盧蘇受賊賂歛兵縱之
漫匿諸山谷人言羅連山官兵古所未至者賊遁深入不
復窮追云會平南縣有小田羅應古陶古思諸徭亦據險
弗靖萬達等移兵勦之三月班師招賊餘黨二百餘人降
之江南胡姓諸徭歸順者亦千餘人藤峽諸徭復平萬達

鴻猷錄卷十五

十一

汝成乃同獻議于督府九七事一曰編保甲以處新民二曰立營堡以通江道三曰設督備以控上游四曰改州治以建屯所五曰清狼田以正疆界六曰處款兵以慎邊防七曰推高稅以濟公費其所謂改州治以建屯所者蓋王守仁昔平斷藤峽時奏育岑猛子岑邦佐罪徙而武靖州知州而邦佐落任後殘虐部民為甚又令提調三縣狼民元被其害今邦佐夷衆多離散請改州為武靖千戶所擇人任之即以三縣狼家之族隸焉議上蔡終多採納疏請行之捷聞蔡經改左侍郎進秩一級柳珣加官保暨諸將

帥守臣皆賞有差

論曰諸猛雖茲桀驁悍難靖易亂然方其無事時亦皆刀耕火種布買絲非若比虜之不可嚮邇者但諸衛所之臣貪縱者多却慮者少而官府豪猾又多倚法為姦利得其賄則漏洩機事教誘凌掠而啓其侮不遂所求則訐發陰私誣譖垢黷以激其怒守臣爪代無常率非久任一信其言或畏事而容奸縱惡或貪功而輕率寡謀璣璫一開完殘莫制中止則損威遂事則驕武而兵連禍結至無寧時况諸猛之性如禽獸然非有劑量輕重于死生利害之

間也秦養有方彼未嘗不為馴伏一違拂其性則跳梁躅躅群死不悔而難可化誘招致其勢不至干草薶而禽編之不已也然豈所謂王者之師天子好生之德哉故平庭無事則當撫之以仁而必不可與其恩信相亂既作則當懲之以威而必不可徇于姑息制馭變夷之策豈復有過于此哉今觀嘉靖中二役在守仁則因湖兵歸便而乘不備以襲之在蔡經則因首惡就擒而集大衆以征之皆可謂有功予嶺表矣然能保其勦之必勝而不能保繼者之不擾能保其征之必克而不能保撫者之不乖此所以

暴師旅竭府庫不足以貽數十年之安也然則選將帥于亂作之後孰若慎守臣于無事之日哉至田汝成曰藤峽府江為寇雖同治之剿異治藤峽宜速治府江宜緩蓋以藤峽可夾攻而賊無所奔潰府江地遐邇而人難得其要領也汝成親涉其地故其說為有據此又用兵者之所當知云

京山高依編輯

縉雲鄭文茂門人劉傑校正

勘處安南

安南自宣宗時許然利封國王後利死子麟嗣正統間
麟死子濬嗣天順間濬被篡第濬嗣弘治間濬死子暉嗣
暉死子誼嗣正德間誼被篡國人請以濬庶子調嗣正德
十一年調稍失政其臣陳嵩作亂弑調首曰莫登庸并其
子方濬及黎義昭黎炯等共推調從子黎誼嗣誼調伯兄

鴻猷錄卷十六

子也仍率兵討陳嵩嵩走死子昇奔諒山路遂據其地
自此貢使不通也登庸恃立誼功漸專橫亡何與阮時雍
等謀不軌誼恐遇害嘉靖元年七月與其臣鄭綬李炯避
居清華府欲率國人討登庸不克登庸與時雍等復立惠
庶弟黎應嗣為國王蓋登庸累應母而妻故脅立應事皆
由登庸專決是年朝廷遣使臣顏改元詔諭安南抵龍
州緣陳昇據諒山道梗又其國有內難詔使不入境而還
黎誼聞有詔使自清華上書告變不達二年正月黎應卒
或云以鵠故登庸乃立其子以仙冒應名遣使入貢以三年

三月至關廣西守臣察其國王姓名非故拒不納黎誼于
清華府三遣陪臣上表告變乞援皆以登庸兵阻未入六
年五月登庸乃自立為安南國王僭改元明德時陳昇在
諒山不知所終諒山地亦為登庸所據惟黎誼尚據有清
華木州馬江老撾等處九年正月登庸傳位于其長子莫
方濬僭大號改元大正登庸偽稱太上皇帝是年九月黎
誼卒于清華其臣黎炯鄭江等共推立誼子寧嗣奏入稱
世孫其境內或亦自稱國王云其朝廷原降王印寧稱
未失登庸亦有一印其所建中國文移印文亦同真偽莫
辨其一偽摹也前此朝廷以安南久不朝貢又以改元
詔使不達故屢制下兩廣雲南守臣體勘皆未得要領十
年五月兩廣守臣林富仇鸞雲南守臣汪文盛沐朝輔皆
頗知莫登庸篡立事移文勘會黎氏舊臣武文淵等不
從登庸率眾奔雲南沐朝輔納之黎寧于十三年又遣陪
臣鄭惟憐入奏十五年復遣鄭垣賁文赴軍門俱前後至
雲南備列登庸篡弒及寧播還清華始末甚詳是年朝
廷以皇子生故遣使詔諭天下緣安南事未平獨暫停安
南詔使不達大學士夏言首請問安南罪制曰可下辟臣

議於是廷議紛紜不決禮兵曹多謂莫登庸弑主僭竊沮
違朝貢法所必討請命將出師群臣多謂彼中事體未詳
師且未宜出半勅邊臣體勘傳諭如能悔罪許其降順惟
戶部侍郎唐胄及諸小臣謂帝王之于夷狄當以不治治
之自安南有內難後兩廣遂少邊警方夷狄相攻中國之
利也不必羅啟中國為黎氏復讐上意竟主討罪亦屢
勅邊臣勘報會兩廣雲南諸守臣移文至其國莫登庸先
令彼國諒山衛長慶府各開報國人推立登庸事由并為
登庸乞降然無登庸表疏不可覆驗諸守臣更移文促之

六書彙纂卷十六

三

且示征討意登庸父子乃遣其黨范正毅等齎執公移諭
雲南沐朝輔所自列言前國王黎暉被逐臣陳嵩殺害無
子登庸同諸臣國人推立暉弟黎諱古何諱被奸人杜溫
潤鄭綬輩誘遷清華登庸仍推立諱弟黎應旋自清華迎
復黎諱與應俱以病先後卒黎氏無他子嗣慶垂死時與
群臣議登庸父子有功子國召登庸子莫方瀛入付以印
章令嗣主國事遂為國人所推其不上表通貢者先緣陳
鼎據諒山為梗後乃值開關守臣不納耳黎寧乃亂臣沅
塗之子冒稱黎姓非黎諱子也其所自列如此然事皆誣

因多自飾所謂鄭綬誘遷清華即登庸為亂黎諱避禍出
也其謂迎歸黎諱則與黎寧所列黎諱卒于清華者不同
迎歸事所必無者至謂黎應病卒屬以印章即劫奪也竊
殺事理或有之沐朝輔乃以黎寧所遣使鄭惟懷鄭炯及
莫方瀛所遣使范正毅等并各表疏公移先後遣人伴送
至京朝廷察知莫登庸父子奸偽且雖稱求降而辭不
款服又不束身歸罪乃銳意討之先是朝廷遣禮部尚
書黃綰翰林院學士張治往宣諭未入境召還遂命咸寧
侯仇鸞總兵兵部尚書毛伯溫提督戎務往討伯溫等至

六書彙纂卷十六

四

廣西徵集兩廣福建湖廣狼土官兵并檄雲南守臣別集
兵候師期又檄諸司於臨邊諸郡縣儲積糧餉議分正兵
為三哨廣西平祥州為中哨兵四萬人叅政翁萬達副總
兵張經監督之龍州羅回峒為左哨兵一萬四千人副使
鄭宗右叅將李榮監督之思明府思明州為右哨兵一萬
四千人副使許路都指揮白法監督之分奇兵為二哨歸
順州為一哨兵一萬四千人叅政張岳都指揮張觀監督
之廣東欽州為一哨兵一萬四千人副使陳嘉謀叅將高
誼監督之又烏雷山等處為海哨兵一萬四千人副使徐

捷都指揮武鸞監督之中軍則都指揮董廷玉等率五
人為親兵共須兵一十二萬餘人又議雲南別集之兵于
蓮花灘分三哨哨各兵二萬一千餘人中哨以副使鮑象
賢都指揮王紹等監督而督餉則布政使胡宗明左哨以
副使鄭臨都指揮方策監督而督餉則右叅政朱方右哨
以副使張綱都指揮馮立等監督而督餉則右叅政程旦
皆黔國公沐朝輔都御史汪文盛等經畫既定兵衆漸集
馳檄諭安南諸臣民諭以 朝廷興滅繼絕之義討罪止
于莫登庸父子有能舉郡縣來降者即以其郡縣授之檢
斬莫登庸父子來降者賞二萬金官顯秩申告再三又諭
令莫登庸父子果能束身歸罪盡籍其土地人民納款聽
命亦待以不死而伯溫等駐師近邊登庸聞之懼遣使詣
軍門陳乞願出境降躬聽處分詞頗卑切伯溫等承制許
之約以十九年十一月初三日來降守臣于鎮南關近地
備設幕府將臺以待時登庸子方瀛已死乃留孫福海于
其國至日登庸與姪莫文明并酋目阮如桂等四十餘人
入關各尺組係頸詣所設 關庭徒跣匍伏稽首跪上降
表復詣軍門匍伏再拜盡籍國中土地軍民官憲聽處

平湖貴苗

五

論曰四夷不庭固王法所當誅討然 成祖竭天下之力
三殲其庭而竟不能貽數十年之安則其難可知矣今羅
數十萬之衆損數百萬之費而博取侏離之使一稽顙于
闕庭亡論不克即克何利焉所謂慕虛名而受實禍也况
炎荒萬里之遠勝負兵家之常兵連禍結變起豈生唐玄
宗南詔之後豈不炯鑒哉故夏言首議之功不如唐胄揖
兵之益也夷考當時吉囊河套之擾尚未息盾不旋踵而
虜蹂山西之境使安南之後不解其何能支邪倘移其力
以備西北孰輕重緩急也雖然當時爭先而處強猶足以
見國勢之可振乃頃者倭寇內侵數年奔命竭東南之力
而驅之出境且不可得矣尚暇問其來貢否耶此又觀時
變者不能不深有慨于斯也

平湖貴苗

七

平湖貴苗

湖貴之間有山曰錯爾又曰蠟爾諸苗居之苗古三苗遺
種也山東北屬鎮溪千戶所稍南屬篁子坪長官司隸湖
廣山西屬銅仁府銅仁平頭二長官司隸貴州西北隣四
川酉陽而不屬地東西可二百里南北百二十里苗雖分
土隸兩省中錯結寘徒實相數匿焉然各土官相轄有戶

籍稍輸賦與廣西徭僮不同其屬鎮溪者半與瀘溪編民
雜處所墾種多瀘溪田供徭役嘉靖初苗雖時小寇竊未
叛也有草子坪土官田與爵者往以罪繫辰州獄諸苗以
其地主也歛賄賂吏以計脫深匿苗寨主奉之與爵互虐
苗多所求索淫苗妻女諸苗怒逐之燬其公署遂叛日相
莫引鎮溪苗亦叛其貴州銅平苗則土官弱不能制而有
司又不能撫恤其屬蓋銅仁舊土府近改派官所屬皆長
官司銅平有叛苗不納稅糧者官以逋欠責見戶見戶益
多逃亡官府嚴督土官平頭長官逐擊印逃諸苗悉騷然

大陽錄卷十六

叛矣湖貴諸守臣討之不能定上其事嘉靖庚子 朝廷
召萬鍾起家為提督副都御史開府辰州令相機撫勦鍾
集諸路漢土六討之不克有言鎮溪土指揮田應朝為諸
苗所信服足辦此事鍾用為巡捕指揮鎮溪本流官屬辰
州衛有千百戶五負所印例委衛指揮掌之別有土官指
揮二負千百戶十負乃土目以功授者不列衛不食俸蒞
事見流官指揮掌印者禮如屬官田應朝即土指揮少曾
為辰州府學生負巧黠多智術能誘煽諸苗苗多信之往
年永順保靖相仇殺皆應朝陰構亂而兩利其賄苗之無

忌應朝實啓之數年恒挾苗以市官府至是得巡捕益大
肆姦利督府監司不悟顧切任用之征則庇真寇誘殺居
民冒功賞撫則挾求重貳多反覆苗實未蒙惠利故功久
不成鍾召苗渠魁使來見苗謂必得貨始出鍾令千戶某
入質苗寨苗魁龍某來見鍾執以聞誅之苗殺其所質千
戶某鍾乃厚恤其家復遣兩省諸監司挾所隸土官親詣
賊巢招撫撫以花紅牛酒給魚鹽又計口給糧食苗魁龍
許保給冠帶時湖廣苗以連年被勒故聽撫惟貴州苗雖
稍戢然未懲創內實驕橫鍾遂班師 朝廷各論功陞賞

大陽錄卷十六

九一

召鍾還為刑部尚書未幾苗魁龍許保吳黑苗復猖亂焚
劫州縣兩省無寧日嘉靖戊申遷兩廣總督侍郎張岳為
右都御史撫剿之仍開府駐師辰州岳至集兩省官議衆
多謂林箐深窳累討無功撫之便即不聽撫以兵戍守之
使不出掠可也七何賊復攻陷印江縣治 上降詔切責
之岳詢前故知撫無益久戍守亦非策乃力主討之其湖
廣曉撫諸苗行令叅政王崇如故撫處崇亦撫綏有方苗
遂不復叛惟近貴數村寨黨比貴苗龍許保等猖獗岳乃
大集漢土官兵以嘉靖庚戌九月進兵討之總兵則沈希

儀領兵則恭將石邦憲等監督則貴州副使趙之屏湖廣
叅議張景賢而銅仁防禦皆石邦憲先所規畫時邦憲以
印江失事故被論劾制下當解任聽理岳歷叙邦憲功
次上疏留之自九月進兵至十二月屢破苗寇岳乃疏報
各哨擒斬俘獲近二千餘人促賊首有名者五十人擒獲
龍許保母女妻妾官兵報稱龍許保已獲第未逮至餘賊
避匿林箐凍餓死者幾盡其巢寨俱已焚毀所害歲米穀
燒掘無遺具以捷聞龍許保實未獲遂檄新調兵止留石
邦憲等搜捕首惡嘉靖辛亥二月龍許保吳黑苗復糾合

湖廣附貴境叛苗出劫思州府或謂四川酉陽宣撫冉玄
實陰主之思州城中居民不數十家舊有瞿塘衛殘更卒
戍守時聞苗寇平城守稍急知府李允簡方視衛苗寇百
餘人佯稱瞿塘卒更戍突入城殺吏民百餘人掠帑歲執
允簡及經歷知事等官去后邦憲等聞報亟分遣兵邀其
歸路諸苗懼縱允簡等得逸歸由小徑各遁入林箐石邦
憲等所遣兵伏諸路邀擊擒斬數十餘人岳乃檄永保二
宣慰及酉陽宣撫冉玄會兵討湖苗助逆者數寨其冉玄
助劫思州事岳以事狀未明不暴其罪第嚴督責之未幾

各兵擒斬湖苗渠魁數十人餘黨復以撫定田應朝自得
巡捕後日益恣橫有司寢不能制既構永保黨又合酉陽
兵攻平茶虐殺無辜若干人及官兵討苗多所沮撓岳至
檄使來見不出顧謾語應之岳庶知應朝雖諂不習騎射
無武勇其所恃從叔田勉驍悍為之牙距岳先以計執勉
數其罪杖之斃于獄應朝乃竄匿苗寨累遣人自列岳許
之令出立功贖罪久不出乃革其巡捕以事屬鎮溪所諸
千戶應朝失巡捕勢益窮諸土官多仇嫉之其族人亦不
直也乃託永順宣慰投見于軍門岳以時方用兵恐激他

變乃杖而釋之令役征蠻苗寇破仍以計擒杖殺之時諸
苗畧定惟龍許保吳黑苗未獲岳檄石邦憲等懸賞購之
邦憲等密遣使入寨賄令聽撫苗麻得盤吳老獐吳旦
窺龍許保至龍田寨所親家吊喪誘至別寨飲酒醉而縛
之預遣人報邦憲以兵取之去岳疏聞誅之諸守臣任輒
等欲逐罷岳岳持不可謂吳黑苗未誅必為他日患時黑
苗無所踪跡詢知其以捕急故深自匿也岳乃緩其令所
羈執親黨盡釋令去密督諸土官索之至嘉靖壬子八月
土官其廩得其處遣兵劉南等徑入寨斃斬之持其首出

被諸苗欲據其功追奪去以火焙令乾藏之索重賞金車
龍遂給賞仍令上官田興邦督索得之驗實乃賁至軍門
岳始以竣事聞 朝廷集衆議設總督鎮撫其地留岳為
之數年得代去

論曰諸苗最南之地耳聲三省之力計之十餘年不克底
寧者豈其用兵之難果如是哉非苗之難克衆議之難協
而事權之難定也萬鏜始集諸路兵亦稍有斬獲乃見犒
賞之惠足以賈諸蠻一時之安即謂可保無虞輒班師去
何厭兵之過也張岳力主用兵不惑撫守之說而陰沮旁

六
卷
五
十
六

五
十
六

撓因循不決歷三年始收一戰之功其初不免屢有敗衄
者亦其乏素定之謀而地利之未諳耳然岳於人臣任事
之忠可庶幾焉但庚戌十二月賊報金捷謂已除掃窟穴
首惡就擒而辛亥二月賊復出破思州談何容易哉其後
必欲得吳黑苗而後罷兵者豈亦有懲于前歟則知狄青
不輕信儂智高之死有見哉固後世事君者所當法也

追殺仇鸞

鸞祖仇鉞初為寧夏游擊將軍襲執真鐔封成軍伯後以
討平河北諸寇功進封侯鉞卒鸞嗣為侯鸞祖暴驚悍人

見其敢於當事遂謂勇畧可任嘉靖初總兵征安南不果
留鎮兩廣後改鎮甘肅訐奏都御史曾銑鉞坐極刑鸞亦
罷二十九年夏六月虜酋俺荅寇大同偵騎報虜不數十
人總兵官張達出擊之虜乃大至達敗死副總兵林春聞
達被圍引兵出援亦敗死虜旋引去事聞達總督侍郎郭
宗皋巡撫都御史陳耀至京廷杖之耀死杖下宗皋流配
諸部將皆論死係獄奪情召尚書翁萬達代宗皋總督未
至先以兵部侍郎蘇佑攝其事以趙錦為都御史代耀巡
撫起廢加威寧侯仇鸞官保總兵鎮守大同八月虜復擁

六
卷
五
十
六

五
十
六

衆至鸞私遣其黨時義以重賄結僥倖令別寇宣府薊州
約無犯大同境虜遂東去知宣府有備乃寇薊鎮薊鎮無
重関山外即虜境所恃朵顏三衛為藩籬三衛舊得太監
地住牧又歲利入貢賄頗為我捍禦虜不能越三衛寇薊
鎮近三衛稍離心多結連北虜故虜由其境入犯三衛
反陰為之嚮導云虜之東也鸞實便之乃佯奏探知虜東
行恐侵薊鎮震驚京師請提兵駐居庸以備不虞十四日
虜果寇薊鎮攻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悉力禦之十六日
虜縱兵自間道挾邊牆入我兵不能禦遂潰薊鎮舊恃三

衛捍隔故其兵視他鎮獨寡兵部檄保定河間宣府兵
援薊州皆未至故虜得入是夕圍順義以保定兵駐城中
城得全虜長驅入內地十七日報至京師傳虜焚通州矣
虜實泰通管通州東二十里孤山汝口諸處分兵抄掠
密雲懷柔三河昌平之境屠掠城外諸村落甚慘京師聞
報始議守禦計檄召諸邊將勤王十八日仇鸞首以大同
兵自居庸至十九日都御史楊守謙以保定兵至蓋先檄
馳來也二鎮兵至人心稍安自是河間宣府大同山西諸
將各以兵先後至勤王入衛兵凡七鎮約五萬餘人乃命
文武重臣各十三人分守都城九門四隅吏部侍郎王祁
瑞定西侯蔣貴總督之令城中居民并四方入應武舉官
生登陴列守諸司官屬皆聽王祁瑞委用兵部尚書丁汝
璉理戎務署中以楊守謙為兵部侍郎提督戎務管近城
衛京師即軍中拜仇鸞為平虜大將軍總督諸路勤王兵
分道禦虜命錦衣衛都督陸炳提督皇城諸門并畿察
奸細都御史簡大節督五城御史巡視防內營集團營兵
不及五六萬人皆老弱游惰分遣京營諸將營于城內外
各巷陌間京營兵素未見敵驅之出皆泣不敢前命都御

史王儀率兵駐通州宿警獄故邊將徐仁戴綸等令立功
自贖城外及近地居民擁入連日不絕多被血淋漓至者
時事起倉卒諸務未備勤王師聞變即馳至未費糧糈制
下犒師牛酒諸費皆不知所出戶部文移往復越二三日
軍士始得數餅餅啓廩發粟則囊橐空既皆無所需故士
餓疲驚軍無紀律頗騷擾往往入村落逐鄉聚詐稱虜劫
掠民財被捕獲或自詭為遼陽軍虜中呼朵顏為遼陽軍
時有聞虜中言遼陽軍實導我來者京城遂訛言遼陽軍
叛矣時鸞方被寵任故擒獲大同兵殺掠者不敢輒置之
法疏聞上謂大同兵首先入援縱有犯出飢疲令付大
將軍而鸞殊不為禁汝璉乃下令禁勿捕大同兵有捕
至返捕者故大同兵益無忌民苦之甚于虜民間既訛
言遼陽軍叛又見汝璉禁勿捕治殺掠者不知故遂謂汝
璉山東人於遼陽為庇鄉曲乃汝璉周章恐喪師令諸將
勿輕與虜戰諸將逗撓不戰者皆謗言汝璉禁不發民間
聞益歸罪汝璉怨謗大作惠晉遍衛陌事稍稍聞禁中
上乃切責汝璉并守謙時鸞稱帥兵禦虜去城實遠不見
虜守謙被命防禦京城警城外東北隅恐眾寡不敵故按

兵不戰 上聞謂驚遠出禦虜而守謙怯怯不出師故
汝襲皆屢詰責時虜犯 陵寢殺掠至城下遠出西山募
人乘間為亂者亦衆良鄉以西至保定皆震村落居民多
避入城本兵及諸將又皆觀望不戰且偵候不遠所遣人
望塵而返其于虜衆遠近皆不知高不督諸路進兵
仍遣時義時時與虜通許以開馬市募虜掠滿載去二十
一日虜衆所擄一宦官持嬖書至勸求入貢詔百官集議
闕下皆謂不便羅之時國子司業趙貞吉獨抗言謂宜報
邊帥周尚文功請釋沈束申理尚文之罪且求為御史佐
軍務 上壯之如左諭德兼監察御史子銀五萬兩令宣
慰諸營將士以高大節言詔募兵有伎勇異等士倍其餉
令大節自領之并領舊隸兵部巡卒別為一軍連日城上
列守禦具始畧備二十二日晡時 上以大臣連請視朝
乃御奉天門朝百官下制切責群臣二十四日以不擊虜
故下尚書丁汝襲侍郎楊守謙獄命王邦瑞攝兵部事以
都御史艾希淳代領守謙兵兵戶部堂屬官皆傳秩治事
以守禦不固逮薊鎮都御史王汝孝以畏懦不戰逮通州
都御史王儀儀至下獄削籍去逮汝孝使者逼梗未達汝

孝復斬獲虜級竟得以後功未減謫戌時虜漸退先以其
輜重北去餘衆猶分掠京城外欲西奪白羊口出仇雋帥
諸將兵尾之虜被白羊守將扼險禦之不得出稍棄牛羊
婦女閑下擁衆東南還至昌平北猝與黨軍遇為不意虜
返倉卒未陣虜騎蹂入我兵不能禦死傷千餘人高幾為
虜獲以裨將戴綸徐仁救免虜乃奪路東循潮河川由古
北口故道出諸將不敢逼但徐尾其後時斬獲遺虜數級
二十五日京師稍解嚴城外民入避者漸出復故居二十
六日汝襲守謙同斬于市曹汝襲仍梟首棄屍妻流嶺南
子謫戍遼陽刑部侍郎彭黠左都御史屠儵大理卿沈良
才以議汝襲等獄緩俱逮繫廷杖削秩治事刑科給事中
張侃等如例覆獄汝襲等獄以沮撓逮繫仍削籍趙貞
吉復命詔謂所費去銀未區畫報返又追其前論周尚文
沈束事不當以欺誑畏縮下獄廷杖貶嶺南二十八日虜
衆盡出虜至邊疫甚又顧輜重皆不能軍諸將以白羊
之敗兵氣不揚竟不敢逼但尾之出境九月遣戶部侍郎
駱顯往撫被虜諸郡縣掩骼埋胔招集傷創賑貸之焉及
諸將各罷兵歸鎮前後得虜二百餘級為自効追虜無功

詔獎諭加太保詔王邦瑞大振京營戎務京營廢弛久衛卒多役于諸將及中貴之家或死亡者猶按空籍給衣糧充行伍者又皆老弱不任兵前戶部中汪宗凱論勅提督成國公朱希忠不報至是邦瑞復以為言乃罷希忠提督以薦代之置戎政府始製印章命邦瑞協理為副革去提督內臣薦忤寵遇所言無不從益驕橫始逐虜時曾取諸邊將及戶部賂入以萬計勅則以逗遛稽緩為言故賄之恐後邦瑞奉制整飭戎務奏設兵部主事二員給事中御史各一員議多忤薦意主事申璇恃法不為薦屈上

東華錄卷十六

十六

言京營弊政語稍侵薦薦怒密疏入逮璇杖之左遷出薦又言京營置給事中御史主事等官不便皆罷之改蘇佑總督宣大改召翁萬達為兵部尚書久不至以邦瑞代之以趙錦為兵部侍郎協理戎政命高第部部所募兵經畧都城內外設薊遼總督以薊州保定遼東三鎮隸焉改孫禮兵部侍郎未幾召何棟代禮任葭絳畧都御史易州以翁萬達至愆期降授之設駐守昌平都御史召許宗魯而之并前設通州者為三輔未幾皆罷敗兵部侍郎謝蘭于南京下贓方郎中王尚學獄論成死謫戍罪戶部尚書李

士錮餘劉倬有差以前軍餉不辦故也薦請召大同卒五百人于京師賜居第訓練京兵從之又遣官分道募民兵于畿輔河南山東西每歲集京師團操防秋畢散去如踐更卒例薦上言請大舉北征乃遣使詣諸邊鎮選兵以京營將練之候師期於是諸邊鎮銳卒皆隸京營將邊地有警諸邊將不得調遣京營將駐各邊者又多所凌轅且不任邊鎮之責邊臣屢以為言不報以群臣言詔于京城南築外城不果後數年築之冬十一月薦帥諸鎮兵出宣大聲言博廣巢窟數月一出近塞夜襲虜營斬老弱數級薦

東華錄卷十六

十九

自劾詔不問薦後請廣集兵糧以明年大舉北征命戶部遣使盡括南都及各省貯積仍督歷歲通賊時薦恃寵所上疏即內批行之不下部議王邦瑞上言祖宗制凡戎政亡不下本兵議者又屢駁薦議薦憤之遂落職罷歸薦又上言請許虜人貢命諸大臣會議薦力主其說乃以明年春於宣大開設馬市虜貢馬一匹償以幣若干足兵部負外郎楊繼盛上疏極言開馬市不可且歷數薦欺罔罪下繼盛獄貶秩邊郵會史道主開市事于宣大時蘇佑總督宣大主戰史道開馬市宣大主和兵民莫知所從既得

入貢乃虜以歲贖馬多索值且大同市寇宜府宣府市寇大同甚至朝市暮掠幣未出境虜寇即至并所得贏馬皆掠去虜目駐大同城外訊之輒以貢市為言將士不敢拒大同三邊垣及諸營堡盡毀壞士卒不復出戍虜長驅至大同城下矣史道言虜無馬者宜許令以牛羊入市償以粟表臺諫交章論沮之虜又請于遼東關馬市時許宗魯巡撫遼東乃移書兵部及覆陳不可狀事得寢宣大邊防大潰人皆危之焉亦恐禍及臺諫復肅言其事者驚竄疏上馬市事羅之乃史道還制下有復言開馬市者論死

然宣大邊防廢竟不可復云二十年虜獲馬市利于宣大薊鎮亦戒嚴京師得無恐焉漸駭詭索諸邊將賄賂亡厭時時與虜私相結焉所遣時義與虜密答義子脫脫結為兄弟朝士無不知焉亂政亡敢言者六月焉復以防秋布遣諸將乃徵高大節所部兵自隸仍檄大節防禦京城四面大節以已列九卿不當受焉節制且執奏巡捕兵舊不隸京營 祖宗有深意不宜令焉併之又劾焉包藏禍心焉上疏排之逮大節論死繫獄中自是諸司搖手無敢言者三十一年夏焉大作威福謂將防秋出行邊請以兵戶

工三部侍郎從兵部主訓遣戶部主振餉工部主器械三侍郎各簡其屬皆隸焉幕府其科條煩密法令僭擬勅則以軍法為言詔皆從之於是人心洶洶恐變出不測六月謀報虜復侵薊邊焉當出師乃病疽發背七月邊報急焉病劇上言與疾出師請免陛辭從之卒不能出又無敢言易大將者八月兵部尚書趙錦曰事迫矣乃上言大將病不能出禦虜印在大將所諸偏裨令不行自請暫假大將印率師出禦之制下謂本兵不可出令收大將軍印綬上之別遣將將兵禦虜於是錦即夜至焉第收焉印綬別舉

總兵陳時為大將佩印行焉聞收其印綬大恚憤疽益劇遂死時 上已心知焉姦逆未發會焉所親信時義侯榮姚江皆冒功授錦衣衛指揮等官知焉死事必敗遂以是月十一日出奔居庸關鞏華城諸處欲叛降虜被關吏及邏者所獲陸炳以疏聞下詔獄鞫之炳乃盡發焉前後通虜納賄諸亂政狀 上大怒令諸司會鞫之下制暴虐罪惡剝棺戮屍梟其首妻子及時義候榮姚江皆斬籍其家沒貲入官諸黨惡皆誅戍邊下詔布告天下虜聞焉死旋亦引去於是制下凡緣焉得進官秩者皆奪秩論罪趙錦

亦以初附薦謫戍云

論曰唐成虜變余親所目覩其事者大抵人狃于宴安吏
牽于文法事急于諉避兵習于惰游虜衆已入古北縉紳
尚為長夜之飲承平之弊蓋至此極矣一聞警報而大小
臣工震愕失措兵部按室籍而不知所求戶部守帑廩而
不知所散器械必闕白而後可給文移必輾轉而後可通
至于犒師之費禦虜之具真同兒戲耳豈有折衝應變之
畧乎若乃仇鸞以庸暴之資叨非常之寵禦寇則束手無
策亂政則矯劫橫生 皇上初以專任責成之心望其有
委身報主之績而不虞其負國之至此也蓋自其擣巢無
功而歸 聖心已不能無疑矣然猶惟其言而莫之違者
亦駕馭之異一獲之報耳使少延旦夕之命必不免生赴
市曹矣當時或有疑焉反者余曰焉不反即反無足憂據
滅之欲勝腐鼠耳或曰何以知之余曰歷觀古姦臣反逆
者其始皆憑恃寵靈建大功以懾人心乃可劫人之從焉
總諸路之兵握專閫之柄而不能少遏孤軍深入之虜此
其人豈能及哉其跋扈而不可嚮邇者不過竊一時之權
以肆其毒耳嗚呼焉不足責矣使國家有任事之臣 朝

廷何至委大權于狂監子或國家養士二百年而緩急
無所恃乃使姦宄之徒得以亂國下紀群臣何得辭其責
也

嘉靖乙丑年四月吉日

男思誠梓行



鴻猷錄十六卷

通行本

明高岱撰岱字伯宗京山人嘉靖庚戌進士官景王府長史是書乃岱官刑部主事時作仿紀事本末之體所錄凡六十事每事標四字爲題前敘後論起於龍飛淮甸終於追戮仇鸞皆事之關於用兵者也前有自序曰歷代實錄祕不可見惟是諸臣傳誌書疏參質考訂稍得要領暇日論次錄而成帙云

三藩紀事本末四卷

〔清〕楊陸榮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三藩紀事

本末四卷》提要

閩成肆逆禍及君后明之子孫臣庶不能討

聖朝念萬古君臣之義不可以不正然怒興師逆成西竄勝朝不共之仇藉以復焉

真人出而大難平乾坤之位定矣有明諸藩誠思渡仇之大德痛餘氛之未除憑

序

一

藉威靈共剪殘孽迨乎罪人斯得藉士來歸庶幾上順天心下從民願度德量力計無踰此昔殷辛失德微子抱器歸周夫子刪書不以微子之不即位為罪而亟稱之曰仁當是時取殷之天下者周也視

聖朝之取天下於閩而且為明之子孫臣

庶幾不共之仇者彼此相衡判若天壤
乃微子可以歸周諸藩顧思僭號自立
仁者固如是乎秦人失鹿楚人攫之與
楚人爭之可也與攫楚之人爭之不可
也何也義不可也且向也以全盛之天
下援之羣盜今也以破殘之疆土衡抗
天朝天既厭明德尚思挺而走險豈惟違

序

二

乎仁悖乎義云爾哉抑亦不智甚矣然
猶藩者何也曰不沒其寔正所以不
予其僭也其寔藩也則明之祖宗未嘗
以統授之也明之百姓未嘗以統歸之
也上不以統授下不以統歸而妄干大
號是僭而已矣僭竊之人王法之所
不宥也則諸藩之隨起隨滅身膏斧鑕

夫亦其自取焉爾若夫擁立諸臣獨無
罪乎夫伊尹五就管仲一匡苟審所優
負而為之君子且不以爲過不然則首
陽餓夫不聞伏武庫以倡亂也審此而
諸臣之爲功爲罪瞭若指掌矣酉春多
暇檢閱遺編凜大命之莫干悼王行
之自絕回類次其事而書之卷首時

序

三

康熙五十六年歲次丁酉仲春下浣青
浦楊陸榮采南氏書

三藩紀事本末

凡例

一是編悉遵 本朝正朔各藩所僭位號不以統年

是編雖襍採劫灰浮海甲子江人事江難

也是遺聞編年遂忘等書然一以王太司

農奉 旨分編之史傳為正故與野史所

載微有異同

一論斷必具史才叙而不論以俟作者

止例

一編中間有一二不見正史止據野史收入

閱者倘確知其失實幸即賜教以便改正

一編中搜羅未廣倘有家藏善書或賜借觀

或賜函教以便增入

采南氏識

三藩紀事本末

卷一

三藩僭號

四鎮

兩案

馬阮之奸

卷二

王師平南浙

王師平閩

三藩紀事本末 目錄

金王收江右

李成棟收粵東

魯藩據浙東

益藩擾湖東 附傳揭

卷三

楊劉萬殉贛

金王之亂

南征

何騰蛟殉楚

瞿式耜殉粵

孫李構隙

孫李奔北

卷四

永明入結

檄緝取王

蜀亂

鄭成功之亂

謀亂

三藩紀事本末

目錄

二

三藩紀事本末卷一

青浦楊陸榮采南氏編

三藩潛號

福王名由松神宗孫福王常洵之子洛陽陷王避亂南下次淮安值甲申三月國變南中府部等官會議監國鳳督馬士英移書史可法及兵部侍郎呂大器請奉福王可法大器以潞王稍有賢譽持未決而土英密與操江誠意伯劉孔昭總兵劉澤清高傑黃得功劉良佐擁兵迎王於江上王至南京以內守脩府

三藩紀事本末

卷一

一

年

順治元年甲申五月王召史可法高弘圖馬士英入閣辦事姜曰廣王鐸俱爲大學士張慎言爲吏部尙書

以總兵黃得功高傑劉澤清劉良佐分鎮淮上史可法開府揚州督其軍

六月命禮部鑄國璽以金代之

名周爲都察院左都御史宗周疏論時事一言

據形勝江左非偏安之業宜以親征之師東臨淮徐
北控豫州西顧荆襄漸恢漸進一言重藩屏路振飛
坐守淮城久以家眷浮舟遠地劉澤清高傑亦有家
口寄江南之說是二鎮一撫皆可斬也一言慎爵賞
各帥封賞孰應孰濫宜嚴加分別如左帥以恢復而
封高劉以敗逃而亦封將誰爲不封者武臣既濫文
臣隨之外廷既濫中璫隨之臣恐天下聞而解體也
一言覈舊官燕京既陷有受僞官而逃者有在封守
而逃者有在使命而逃者宜分別定罪又言賊兵入

三藩紀事本末

卷一

二

秦踰晉直逼京師大江以南二三督撫坐視君父之
危亡未嘗遣一騎入援既而大行之凶問確矣督撫
諸臣仍復安坐地方止圖定策之功未嘗肯移一步
泊乎新朝既立自應立遣北伐之師而諸臣之計又
不出此紛紛制作盡屬體面更難解者先帝升遐喪
詔距今月餘浙中尙未頒至近省如此遠省可知仰
惟陛下再發哀痛之詔立典問罪之師請自中外諸
臣之不職者始末幾宗周予告去

遣太監王肇基督催閩浙金花銀兩

肇基原
名坤

上崇順帝諡曰思宗烈皇帝周皇后曰孝節皇后既
易思爲毅

追尊建文君爲惠宗讓皇帝景素爲代宗景皇帝復
愍文太子爲興宗孝康皇帝尊皇考福恭王爲恭皇
帝尋改孝皇帝立專廟
削溫體仁文忠諡允禮部尙書顧錫疇請也未幾錫
疇以請削溫諡奪職

釋高增罪宗七十五案

予大學士文震孟諡文肅劉一璟諡文端賀逢聖諡

三藩紀事本末

卷一

三

文忠禮部侍郎羅喻義諡文介詹事姚希孟諡文毅
兵部尙書呂維祺諡忠節山西巡撫蔡懋德諡忠襄
隨州知州王憲諡忠愍懋德諡尋奪

吏利馬嘉植疏陳立國本事一改葬梓宮一迎養國
母一訪求東宮二王一祭告燕山陵寢

命總兵工之綱迎太妃於河南郭守義家洛陽之變
太妃與妃各依人自活至是迎之隨諭工部於三日
內搜括萬金以充賞賜

御史祁彪佳請禁革詔獄獄事廷杖三弊政時議復

厥衛人心皇皇故彪佳言之戶科給事中吳廷亦言
先帝十七年憂勤曾無失德止有厥衛一節未免府
怨臣民陛下試思先朝之何以失即知今日之何以
得疏入俱不省

八月以逆案原任光祿卿阮大鍼爲兵部右侍郎未
幾轉左於是太僕少卿楊維垣徐景濂給事中虞廷
陛郭如闇御史周昌晉陳以瑞徐復陽編修吳孔嘉
恭政虞大復輩皆相繼起用

命錦衣都督馮可宗遣役緝事禮科給事中袁彭年

三藩紀事本末

卷一

四

言相傳文皇帝十八年始設東廠然不見正史嗣後

一盛於成化西廠汪直踰年卽罷再盛於正德逆瑾

煽虐天下騷然三盛於天啟逆魏之禍幾危社稷頃

先帝亦嘗任厥衛緝訪矣乃當世遂無不營而得之

官中外自有不脛而走之賄厥衛之盛衰開世運之

治亂不可不革疏入請浙江按察司照磨

詔官女及內員廷臣交章諫不聽

九月于北京刑難諸臣謫大學士范景文文貞戶部

尚書倪元璣文正左都御史李邦華文忠副都御史

施邦曜忠介戎政侍郎王家彦忠端刑部侍郎孟兆

祥忠貞大理寺卿凌義渠忠清太常寺卿吳麟徵忠

節庶子周鳳翔文節諭德馬世奇文忠中允劉理順

文正簡討汪偉文烈太僕寺寺丞申佳胤節愍給事

中吳甘來忠節御史陳良謨恭愍陳純德恭節王章

忠烈吏部員外許直忠節兵部主事成德忠毅金鉉

忠節觀政進士孟章明節愍立祠賜各旌忠勳戚惠

安伯張慶臻忠武襄城伯李國禎貞武新樂侯劉文

炳忠壯左都督劉文耀忠果駙馬都尉華永固貞愍

三藩紀事本末

卷一

五

太監王承恩王之心忠愍李鳳翔恭壯大同巡撫衛

景瑗忠毅宣府巡撫朱之馮忠壯總兵吳襄忠壯周

遇吉忠武補予大學士孫永宗文忠太常少卿鹿善

繼忠節

工部主事王鍾彥經歷施溥中書舍人宋天顯各予

祭葬

開納貢助工例

十月朔命鑄弘光錢

以楊維垣爲通政使維垣亟謀起官禮部尙書錢謙

益力薦之謙益東林領袖至是附和馬阮爲天下所笑明年二月維垣進左副都御史

修典寶宮慈禧殿時廟門告災鳳陽祖陵一日三震而王荒酒漁色工費無度識者知其不堪且夕矣十一月補予大學士孔貞運謚文忠勸懲提督吳阿衡忠毅簡討胡守恒文節

二年乙酉正月元旦日有食之

重刊要典楊維垣既在事追論三案力詆王之衆楊澹等而爲劄廷元霍維華等訟寃請重定欽案章下

三藩紀事本末

卷一

六

吏部尙書張捷力稱維華等忠請表章三案諸臣追賜卹典贈蔭祭葬諡全者霍維華劉廷元呂純如楊所修徐終吉徐景濂等六人贈蔭祭葬不予諡者餘大化范濟世等二人贈祭葬者徐揚先劉廷宜岳駮聲等三人復官不賜卹者王綽徽徐兆魁喬應甲等三人他若王德完黃克纘王永光章光岳許鼎臣徐卿伯陸澄源等雖名不麗於逆案而爲清論所不予者亦賜卹有差唐世濟楊兆升等復起用袁洪勳請焚要典諸臣罪寧南侯左良玉江督袁繼威皆

言要典不必重頒不聽

三月禁宗室入京師

阮大鍼進本部尙書兼右副都御史仍閱江防

予吏部侍郎顧起元謚文莊都督劉源清謚武節

四月從逆光時亨周鍾武懷伏誅本兵張縉彥首從

賊仍授原官總督河北山西河南軍務其他大僚降

賊者賄入輒復原官

五月 大兵渡江王奔蕪湖十五日 大兵追至蕪

湖執王北去丙戌五月賜死

三藩紀事本末

卷一

七

唐王各率健端王碩熹孫父器盛先死聿鍵於崇禎五年嗣立後因率兵勤王擅離南陽錮高牆會赦出南都勿守扼兵鄭彩鄭鴻逵撤師回閩適王自河南來因奉之至福州與福建巡撫張肯堂巡按御史吳春枝在籍禮部尙書黃道周南安伯鄭芝龍等會議立王監國鴻逵請正位不然無以壓衆心諸臣以監國各正候出關建號未遲李長倩有急出關緩正位示監國無富天下心一跡而擁立者豈推戴功不數日卽定議僭卽位於福州時順治乙酉閏六月十五

日也改福州爲天興府以布政司署爲行宮大赦僭
改元隆武

以張宣堂爲吏部尙書李長倩爲戶部尙書曹學佺
爲禮部尙書吳春枝爲兵部尙書周應期爲刑部尙
書鄭瑄爲工部尙書八閩俱設巡撫

起蔣德璟黃景昉黃道周蘇觀生何楷陳洪謐林欽
樞朱繼祚黃鳴俊皆爲大學士曾櫻何吾騶郭維經
葉廷桂以次至閩皆令入閣辦事閩臣至三十餘人
然不令稟旨皆王親爲之

三藩紀事本末

卷一

八

封鄭芝龍爲平國侯鄭鴻達爲定國侯鄭芝豹爲涇
陽伯鄭彩爲永勝伯戰守機宜悉芝龍爲政於是集
議戰守兵自仙霞關而外宜守者一百七十處計兵
十萬戰兵如之合閩浙兩粵之餉不足供兵食乃令
撫按以下捐俸助餉官助之外有紳助紳助之外有
大戶助借徵錢糧大衛官爵王屢貢芝龍出師於是
議兵一出浙東一出江西然每云餉乏終無一兵出
閩也

改庶吉士爲庶萃士

十月會妃至妃警敏頗知書每群臣奏事妃於屏後
聽之共決進止王頗嚴憚焉

順治三年丙戌正月王以鄭鴻達爲大元帥出浙東
鄭彩爲副元帥出江西既出關不行未幾稱餉絕而
還

命黃道周督師出江西道周憤鄭氏無出師意乃請
募兵江西王給空劄百函持一月糧以行道周出衢
州至婺源爲 我兵所擒死之

蔣德璟疏請行關遂告病去

三藩紀事本末

卷一

九

二月王親征駐建寧楚撫何騰蛟江右楊廷麟皆有
疏來迎王欲往江右芝龍固請還師乃駐劔津

王子生大赦

六月鄭芝龍還安平八月王決計赴贛二十一日啟
行二十四日抵順昌一大兵追及獲之與會妃同斬
於汀州

永明王名由榔桂王常瀛少子神宗孫初封衡陽張
獻忠陷衡州桂王避於梧州乙酉王薨於梧丙戌唐
王死兩廣總督丁魁楚與廣西巡撫瞿式耜會議監

因閣學兵部尚書呂大器原在兵部尚書李永茂俱
至以丙戌十月十四日稱監國十一月僧改元永曆
以肇慶府署爲行宮

以丁魁楚呂大器爲大學士魁楚兼戎政大器兼中
樞未幾大器辭入蜀

追謚唐藩曰思文

以王肇基爲司禮太監遂擅朝政於是戶部郎中周
鼎翰內批予給事中兵部侍郎王化澄內批予尚書
廷臣爭之不聽

三藩紀事本末 卷一

十

李永茂去以疏薦劉湘客王肇基持之被斥故也

以朱治澗爲兩廣總督守肇慶

順治四年丁亥二月以瞿式耜嚴起恒爲東閣大學

士

以錦衣指揮馬吉翔掌絲綸房事同票擬

三月進式耜文淵閣大學士兼吏兵兩部尚書守桂

林

五年戊子四月王子生大赦

名舊輔何吾騶黃士俊爲東閣大學士

七年庚寅二月下都御史袁彭年少詹事劉湘客給

事中丁時魁金堡蒙正發詔獄彭年以反正功免職

堡與時魁並謫成湘客正發贖配追職時朝士各樹

黨從李成棟至者袁彭年曹睦耿獻忠洪天擢潘曾

緯毛毓祥李綺自誇反正從廣西扈行者朱天麟嚴

起恒王化澄晏清吳貞毓吳其雷洪士彭雷得復尹

三聘許兆進張孝起自恃舊臣久之復分吳楚兩黨

主吳者天麟孝起貞毓李用揖堵胤錫王化澄萬翱

程源郭之奇皆內倚馬吉翔外結陳邦傳主楚者袁

三藩紀事本末 卷一

十二

彭年丁時魁蒙正發劉湘客金堡皆外結瞿式耜內

倚李元胤元胤成棟子也彭年等附之時號五虎於

是互相攻詰無虛日王知羣臣水火令盟於太廟然

黨結益固不可解堡尤恃強化澄吾騶相繼排去貞

毓等欲排之而畏元胤不敢發是春王赴梧州元胤

留肇慶邦傳率兵援廣州貞毓乃合御史程源等十

四人共詰之

此條入王奔梧州下

六年己丑冬十月封黔鎮皮熊爲匡國公播鎮王祥

爲忠國公防滇寇也

七年庚寅春正月王奔梧州留馬吉翔李元胤守肇慶

八年辛卯春二月孫可望遣賀九義殺大學士嚴起恒追殺督師兵部尚書楊鼎和於崑崙關并殺給事中劉堯珍吳霖張載述等並執閣學楊畏知以歸殺之

以吳貞毓爲東閣大學士

九年壬辰二月孫可望遷王於安陸所改陸爲隆升所爲府後復改爲安龍

三藩紀事本末

卷一

十一

十年癸巳二月王使林青陽於李定國約來迎也

十一年甲午三月孫可望遣鄭國王愛秀至安陸殺大學士吳貞毓及張鐫等十八人并議廢后后泣訴於王乃止

十三年丙申孫可望自置內閣六部等官以交安之爲東閣大學士安之走川東

李定國護王遷雲南

十六年己亥王入緬

十一月從官請造庚子曆從之

十八年辛丑緬人執王歸於王師

三藩紀事本末

卷一

十二

四鎮

崇禎甲申封黃得功爲靖南伯福王僭立進侯令駐
儀真命總兵劉澤清爲東平伯駐廬州撫兵高傑爲
興平伯駐瓜州總兵劉良佐爲廣昌伯駐臨淮大學
士史可法開府揚州兼督其師得功榆林偏人素忠
勇醉後運雙刀如飛每戰血漬手腕以水需之久乃
得脫軍中呼黃圖子建功河北與夏玉先得封傑本
關賊部將竊自成妻邢氏來歸積功至總兵京城陷
傑南走福王設鎮淮上諸將皆欲得揚州而傑先至

三藩紀事本末 卷一

古

揚民畏傑淫毒不納傑遂攻城掠婦女可法議以瓜
州予傑乃止九月移鎮徐泗而家屬寓揚得功故守
廬州可法慮傑難制乃移得功儀真相牽制傑死後
得功乃駐廬州也時東萊總兵黃蜚將之任蜚與得
功稱兄弟得功聞其將至率騎三百迎之高郵傑疑
得功圖已潛帥精卒伏道中得功至土橋方作食伏
起得功出不意舉鐵轡走飛矢雨集馬蹄騰他驛馳
至黃縣疑梁直前取得功得功反圍挾其槩而扶之
復殺數十人聲咆哮如雷躍入頽垣中乃免所隨三

百人無一存者而儀真兵將亦被殺劫殺過半得
功大怒恨歸罪於朝願與傑決死戰可法命萬元吉
和解之適得功值母喪可法命傑以千金爲賻乃止
傑以得功事解感可法與謀恢復請調得功澤清赴
邳宿而自提兵趨歸閱且暇宛洛荆襄以爲根本可
法壯之然揣知得功必不爲傑後繼故不謂仍駐儀
真傑復具疏言日今大勢守江北以保江南人人言
之然從曹軍渡則黃河無險自潁歸入則鳳泗可虞
猶日有長江天堑在耳若何而據上游若何而防海

三藩紀事本末 卷一

五

道豈止瓜儀浦采爲江南門戶已耶伏乞和盤打籌
定期速行中興大業庶有可觀隨發總兵李朝雲赴
泗州叅將蔣應雄許占魁郭茂榮李玉赴徐州防守
八月可法巡淮安閱澤清軍隨具疏請餉爲進取計
九月巡儀真閱得功軍十月間自成敗還陝西傑即
率兵進可法赴清江浦遣官屯田開封爲經略中原
根本時諸將各分汛地自王家營至宿遷最衝要可
法自任之十月 王師致書可法以春秋之義有賊
不討則故君不得安葬新君不得卽位今聞有僭號

江南者棄恩忘仇將謂長江天塹北軍不能飛渡耶夫以中華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抗衡大國勝負之數不待著龜矣諸君子果識時知命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位可法答書言有賊未討新君不得卽位乃不忍死其君者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懷變非常而拘牽不卽位之說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如光武昭烈晉元宋高皆於國仇未報之日亟正位

三藩紀事本末

卷一

失

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又言黎丹和宋參輸金帛回紇助唐不利土地况貴國萬念世好兵以義動今賊未伏天誅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仇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慮伏祈令師進討問罪秦中至於牛耳之盟本朝使臣久已盈道十一月我兵入宿遷可法令劉肇基李棲鳳復之未幾大兵圍邳州肇基援之相持半月而解十三日傑余州遺書大軍約同滅闖賊大軍回言同滅

其事不合與予言且勸其棄暗投明擇主而事

我副將唐起龍父唐虞時亦致書於傑勸之早降有大王小侯世世茅土之語傑並不從乃沿河築牆專力備禦又具疏請以重兵駐歸洛聯絡河南總兵許定國以冀中原且以銀幣貽定國與結好時聞我豫王將由孟縣過河河南撫鎮接應告警傑遣書澤清言彼軍若一越渡則長江迤北盡爲戰場時事至此令人應接不暇澤清以聞馬士英疏稱清兵雖屯河北然賊勢尙張不無後慮豈遂投鞭問渡乎况疆弱何常赤壁三萬泚水八千惟在諸將刻厲之而已時

三藩紀事本末

卷一

七

陳洪範奉使燕都還亦言清兵萬分緊急士英惡之曰有四鎮在何慮大兵至夏鎮別由濟寧南下一從鉅陽攻海州圍鄧州可法傑澤清各具疏告急不應十二月大兵下邳宿可法飛章報聞不應乙酉正月傑抵歸德約定國同事時定國駐睢有言其送子渡河者傑遣人邀定國不至傑因邀巡撫趙其傑巡按陳潛夫同赴睢定國迎其傑謂傑勿入城勿聽十三日傑兵已盡發開封戍守且邀定國去睢是夜定國享傑傑醉傲言及送子事定國大疑傑既

臥傳炮大呼家擁傑至定國所殺之其傑潛夫遁明
日傑部回雖攻城老弱無才遺定國來降於王師
傑爲人淫毒揚民聞其死皆相賀然是行也進取之
志甚銳故時有惜之者可法聞傑死急如徐州爲請
卹於朝王贈傑太子太保許其子元晉世襲封陰一
子錦衣百戶而以傑部李本身爲左都督領傑兵提
督本鎮赴歸德本身傑甥也故使之後亦來降於
王師得功聞傑死引兵襲揚州將盡殺其妻子以復
焉可法急遣同知曲從直解之乃去可法尋歸揚州

三藩紀事本末

卷一

大

三月 大兵入儀封破歸離進逼江甯直下徐賴四
月左良玉以清君側爲解提兵下九江急調得功良
佐禦之澤清亦托名勤王大掠而東可法連疏告警
王曰上游急則赴上游北兵急則赴北兵自是長策
可法曰上游不過欲除君側之好原不敢與君父爲
難若北兵一至宗社可虞不審輔臣何意驟蔽若此
又移書士英士英惟以左兵爲慮不應劉洪起亦奏
稱王清兵直下恐爲南京憂總督王永吉亦言徐鎮
勢不能有何以保江北俱不應 大兵渡淮人情鼎

沸十九日召對群臣大理卿姚思孝尙寶卿李之椿
等合詞請倫淮揚工科給事中吳希哲亦言淮揚亟
應脩禦王謂士英良玉雖不該逼南京然看他本上
原不曾反如今還該守淮揚士英厲聲曰此皆良玉
死黨爲遊說不可聽寧可君臣同死於清不可死於
左良玉手有異議者斬王嘿然二十日 大兵屯斑
竹園擄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鳳欲劫可法出降
可法叱之二人遂拔營來歸二十四日 大兵薄城
下時諸將惟肇基自白洋河以兵四千至請乘清
王藩紀事本末

卷一

九

兵未集背城一戰可法不可而止可法血疏告急不
報劉澤清通欵我朝我朝惡其反覆磔誅之二
十五日 大兵攻城砲發城牆敵樓頃刻崩陷城破
可法自刎不死衆將其擁之出小東門遂被執諭降
不從殺之肇基率所部巷戰一軍盡歿副將乙邦才
馬應魁莊子固樓挺江雲龍李豫副旗鼓叅將陶國
祚內左營叅將許謹內右營叅將馮國用前營叅將
陳光玉李隆徐純仁遊擊李大忠孫開忠都司姚懷
龍解學曾等皆巷戰死兵部職方主事何剛入城南

一日而城破投井死原任兵部尚書張伯鯨被數刺死妻楊氏子婦郝氏從之時得功破左兵於銅陵收軍屯蕪湖五月八日大兵抵江潯京口水師總兵鄭鴻達鄭彩及僉事楊文驄等督兵守江我軍用大礮擊江南軍每砲發江水湧激高數丈二鄭帥先遁文驄亦逃八日昧爽煙霧蔽江乃縛芻置木枳上順流下以紿京口兵而大軍潛從龍潭竹洑渡十日士英猶有長江天塹之對十一日大兵薄都城士英奉王命先遁城中無一卒禦敵者王荒宴至

三藩紀事本末

卷一

平

夜半乃奔蕪湖都城破勳臣自趙之龍湯國祚文臣自王鐸錢謙益以下文武數百員軍士二十三萬俱逆降吏部尚書張捷刑部尚書高倬死之庶僚同死者則有楊維垣黃瑞伯劉成治雜流諸生殉難者則有陳於佑吳可箕黃金璽陳士達六合則有諸生馬純仁抱石投水死如皋則有布衣許德溥刺字於胸曰不愧本朝又刺字於臂曰生爲明人死爲明鬼遂被逮殺之邳州則有監生王台輔自縊死王至得功軍得力驚泣曰王死守都城各鎮尚可合兵以圖興

復奈何聽奸臣言先出平大兵追王十五日及於蕪湖得功戰於荻港時良佐已降於我即陣上招得功得功叱之降將張天祿從良佐後射得功中喉偏左得功知不可爲擲刀拾所拔箭刺喉以死其妻聞之亦自經也總兵翁之琪投江死中軍田雄拔王出降

三藩紀事本末

卷一

王

順治二年乙酉二月鴻臚寺少卿高夢箕密奏先帝太子在浙初甲申之變太監票宗周王之俊以太子二王獻於李賊賊幽之劉宗敏所至是南來左良玉疏稱吳三桂實有明驗今不可攷三月初一日命太監李繼周往浙名至寓僧寺令內員迎入宮內員報不實尋命移寓錦衣衛都督馮可宗家傳文武官識認大學士王鐸指原任講官方拱乾問曰此何人對曰方先生而講官劉正宗趨上不識也又問先帝親

三藩紀事本末

卷一

三

鞠吳昌時時東宮立何地不能對於是給事中戴英直詰其偽授以紙筆供稱高陽人王之明係駙馬都尉王昌姪孫家破南奔過高夢箕家人穆虎教以詐冒東宮王鐸等同奏遂勅法司根究御史陳以瑞奏愚民輓聽易惑將謂諸臣有意傾先帝血脣請勿加刑時有內員上密疏於王王令持示士英士英言細閱密疏其言雖以疑處實多既為東宮幸脫虎口不卽到官說明却走給典可疑一也東宮厚賄疑重此人核辨自出可疑二也公主現養周奎家而云已死

可疑三也臣愚宜付法司窮究主使與臣民共見而棄之越三日鞠於午門外夢箕穆虎皆具服下刑獄上英欲并傾夢箕令法司寃主使附逆者寧南侯左良玉具疏言東宮之來吳三桂實有明驗朝廷諸臣但知逢君不顧大體前者李賊逆亂尚錫王封何至一家視同仇敵明知窮寃必無別情必欲展轉誅求遂使陛下忘屋烏之德臣下絕委裘之義親親而仁民願陛下省之靖南侯黃得功言東宮之來何人定為奸偽先帝之子卽陛下之子未有不明白付之

三藩紀事本末

卷一

三

刑獄人臣之義謂何在廷諸臣陷術者多抗顏者少卽使明白識認誰敢出頭取禍乎廣昌伯劉良佐言王之明童氏兩輩未協輿論懇求曲全兩朝舊倫母貽天下後世口實權撫何騰蛟言太子到南何人奏聞何人物色取名至京馬士英何以獨知其偽既是王昌姪孫何人舉發內官公侯多北來之人何無一確認而泛言自供高夢箕前後兩疏何不發抄此事聞天下萬世是非何可不慎江督袁繼咸言太子移氣後體必非外間兒童所能假腹王昌原係巨族

高陽未聞屠害豈無父兄群從何以隻身流轉到南
望陛下勿信偏辭使一人免向隅之泣則聖宙享壽
平之福矣各疏上王惟以王之明自供甚明將審明
節畧論之而已四月左良王稱奉太子密旨舉兵南
下至九江江督袁繼威請赦太子以止之王切責不
聽五月十一日王師薄南都王奔南都士民出太
子於獄奉之監國十四日同趙之龍出降北去
順治二年乙酉三月十三日福王故妃童氏自越其
僚所至命付錦衣衛監候氏故周府宮人潘陽被氏
三藩紀事本末 卷一 三

逃至尉氏縣與王遇於旅邸相依生一子王之南也
妃與太妃各散不相顧已迎太妃於河南陳澤夫奏
妃故在王勿召至其身其僚所至王益不悅劉良佐
言童氏必非假冒馬士英亦言苟非至情所關誰敢
與陛下為敵體王怒不應命馮可宗鞠之氏細書人
官年月及相離情事甚悉求可宗呈覽王素勿親可
宗亦辭勿審改命屠尚忠嚴刑拷掠氏號呼詛罵尋
死獄中

馬阮之奸

順治元年甲申五月福王僭立於江南進馬士英東
閣大學士仍督師鳳陽士英大怒陰令劉澤清高傑
疏趙史可法督師淮揚可法出士英遂入閣兼掌兵
部事
八月申旨傳陞張有譽為戶部尚書時欲起用阮大
鍼故先以清望傳陞有譽

吏部尚書張慎言罷士英慮慎言秉誼大鍼終不能
起乃令劉孔昭湯國祥趙之龍等攻去之

三藩紀事本末 卷一

三

馬士英奏薦逆案阮大鍼以知兵賜冠帶陞見初大
鍼被斥居江寧與士英及守備大監韓贊周深相結
福王僭立贊周屢稱大鍼才王固已心識之及士英
以邊才薦遂命陞見高弘圖請下九卿會議士英曰
會議則大鍼必不得用弘圖曰臣非阻大鍼舊制京
堂必會議美曰廣亦知弘圖言士英遂言魏忠賢之
逆非闖賊可比弘圖曰廣於已所愛者即曰先帝無
成心於已所惡者即曰成案不可翻欺罔莫甚於是
於是劉宗周言祖宗故事九列大僚必用廷推郭維

經言案成先帝之手今將此案株殺起用大鉞赫赫
英靈恐有餘聞羅萬象言輔臣薦用大鉞或以愧世
無知兵者然大鉞實未知兵詹兆恒言先帝興變百
姓莫不洒血捶胸近聞燕齊之間士紳皆白衣冠聚
兵以圖復仇一旦忽翻前案名用大鉞豈不上錫在
天之靈下短忠義之氣呂大器熊汝霖萬元吉陳良
弼王孫藩左光先尹民興等各疏力爭於是土英爲
大鉞奏辦力攻曰廣大器等月餘遂以中旨授兵部
添註右侍郎

主藩紀事本末

卷一

三

湖廣巡按御史黃澍入賀面糾土英奸貪不法且言
嘗受獻賊僞兵部尙書周文江賄罪當斬承天守備
太監何志孔復前助澍土英跪乞處分澍直前舉笏
擊其背土英佯稱疾而陰賂內閣田成張執中等言
土非土英不得立今逐之是背舊恩也且立英在閣
主上可以優閒土英若去誰復有念主上者王遂諭
留土英澍連上十疏稱自古未有奸臣在朝而將帥
能立功於外者又言自魏璫竊神器以來實釀今
禍附逆之人與薦逆之人皆有賊心乞懸諸日月以

除題題王不聽諭澍還楚

十月以逆案楊維垣爲通政使

鎮國中尉候攷吏部朱統鑣疏糾姜曰廣詞連史可
法呂大器等禮科給事中袁彭年疏言中尉有奏請
先啟親王參詳可否然後始批實奏若候考吏部則
與外吏等應從通政司封進今何徑何竇直達御前
宜加禁戢通政使劉士楨言曰廣勁骨慙性守正不
阿居鄉立朝皆有公論統鑣何人不由職司飛章越
奏此真奸險之尤豈可容於聖世皆不聽先是呂大

主藩紀事本末

卷一

三

器品奏土英賣官鬻爵敗法亂紀諸罪而曰廣事事
與土英爲忤故土英授意諸之大器予告去曰廣降
調而換授統鑣爲行人
內批予封疆失事太監孫呈秀原官章正宸疏爭不
聽
御史祁彪佳論詔獄廷杖緝事三大弊稟擬革禁密
改高弘圖言擬稟發改不審內廷何人主持使正論
不容若此王切責弘圖尋予告去
丙傳以張捷爲吏部尙書

例轉科道陸朗爲僉事黃耳鼎爲副使內批留用

加翼戴恩進士英太子太師蔭錦衣衛指揮僉事九

月叙江北功加少傅兼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十

二月以南臨恩進少師明年二月叙殿工恩進太保

罷浙江巡撫黃鳴俊降調浙江巡按任天成以許都

餘黨復叛故也并議前任巡按左光先罪光先係光

斗弟與大鉞世仇又首劾士英大鉞故借事陷之蘇

松巡撫祁彪佳言許都之變實發於東陽義烏浦江

皆無堅城光先事竣出境聞變後還調兵措餉宵夜

主藩紀事本末

卷一

无

經營變起不一月元兇授首既不錄其功豈可反以

激變罪之乎於是士英大鉞并恨彪佳遂嗾御史張

孫振論其好食罷之

起越其僚巡撫東萊其僚以貪遺戍以士英妹婿起

用

名降獻賊劉僑至京補原官僑以玉杯古玩進張獻

忠卽用爲錦衣都督左良玉恨斬黃僑削髮逃去士

英納僑賄遂復原官

士英請免府州縣童生應試分上中下戶納銀若干

卽赴院試又行納貢助工等例於是民間有掃盡江
南金填塞馬家口之謠

布衣何光顯上疏請誅士英詔戮於市籍其家

以楚宗朱盛濃爲池州府推官盛濃疏劾御史黃淵

毀制局宗貪賄激變故士英擇之立命逮淵江督袁

繼咸代爲申理乃止淵匿左良玉軍中良玉由是有

隙

二年乙酉二月以阮大鉞爲兵部尚書賜蟒服大鉞

雖長兵部專職江防軍事一切不問引所善蔡琛唐

主藩紀事本末

卷一

无

世濟張孫振袁弘勳等布列要路撓六部權任劉應

寅文選濁亂銓政權私人林有本王錫衮等二十餘

人爲給事御史江督袁繼咸薦鄧林奇爲總兵大鉞

索賄既足始給勅印白丁隸役賄至立躋大帥時有

職方賤如狗御督滿街走之詞

賜中書舍人林翹一品武銜翹善星術決士英必大

用士英薦授中書舍人尋擢一品武銜麟服趨事

以次勅杭州府推官黃瑞伯爲禮部主事瑞伯入京

瑞伯曰黃逆謀有狀故有是擢

以楊維垣爲左副都御史大鉞得志專務報復與維垣謀盡殺東林復社諸人時有狂僧大慧出語不類爲總督京營戎政趙之龍所獲下詔獄大鉞因與維垣及張孫振謀令引南人擁潞王則一綱可盡因遣十八羅漢五十三叅之自海內人望無不脩列納之大慧袖中大獄將與會上游告急而止

倉場尙書賀世壽僉都御史郭維經告病去大鉞密遣人劫之江中

殺禮部主事周鑣原任武惠道雷續祚鑣鍾從兄以

三藩紀事本末

卷一

平

附東林而續祚與大鉞有隙因於從逆案內奏二人宜連坐遂殺之

四月初一日命各衙門印文盡去南京二字禮部管絃書印被竊謝於士英因請於王各衙門俱改鑄另給

初四日寧南侯左良玉舉兵東下馳疏云竊見逆賊馬士英出自苗種性本凶頑臣身在行間無日不聞其罪狀無人不恨其奸邪先帝皇太子至京道路洵傳陛下屢發於慈士英以真爲假必欲置之於死而

友快臣前兩疏望陛下從容審處猶冀士英夜氣稍

存亦當剔腸悔過以存先帝一綫不意奸謀日甚一

日臣自此不與奸賊共天日矣臣已提師在途將上

裂目指髮人人思食其肉臣恐百萬之衆發而難收

震驚宮闕且聲其罪狀正告陛下仰祈剛斷與天下

共棄之自先帝之變人人號泣士英利災擅權事事

與先帝爲難欽案先帝手定者士英首翻之要典先

帝手焚者士英修復之思宗改謚明示先帝不足思

以絕天下報仇雪恥之心罪不容於死者一也國家

三藩紀事本末

卷一

平

提衡文武全恃名器鼓舞人心自賊臣竊柄以來賣官鬻爵殆無虛日都門有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之語如越其傑以貪罪遣戍不一年而立陞巡撫張孫振以賍污絞犯不數月而黃緣僕少袁洪勳與張道濬皆詔獄論罪者也借起廢竟復原官如楊文驄劉泌王燧黃鼎趙書辦等或行同犬彘或罪等叛逆皆用之於當路凡此之類直以千計罪不容於死者二也閹臣司稟擬政事歸六部至於兵柄尤不得兼握士英已爲首輔猶復掌樞是弁髦太祖法度且又

引其腹心阮大鍼爲添設尙書以濟其篡弑之謀兩
子臬鏡各操重兵以爲呼應司馬昭復見於今日罪
不容於死者三也陛下遷立中宮典禮攸關士英居
爲奇貨先擇其尤者以充下陳罪通於天而又私買
歌女寄養阮大鍼家希圖進遷計亂中宮陰謀巨測
罪不容於死者四也陛下卽位之初恭儉神明士英
百計誣惑進優童艷女損傷盛德每對人言惡則歸
君罪不容於死者五也國家遭此大難須寬仁慈愛
以收人心士英自引用阮大鍼以來睚眦殺人如雷

主藩紀事本末

卷一

三

續祚周鑣等煅煉周內株連蔓引尤其甚者借題三
案深埋陷穽將生平不快意之人一網打盡令天下
士民重足解體罪不容於死者六也九重秘密豈臣
子所敢言士英遍布私人凡陛下一言一動無不窺
視又募死士竄伏皇城詭名禁軍以觀陛下動靜曰
廢立由我罪不容於死者七也率土碎心痛號者先
帝殉難皇子猶存前此定王之事海內至今傳疑未
已況今皇太子授受分明臣前疏已悉士英乃與阮
大鍼一手握定不畏天道神明不畏二祖列宗不畏

天下公議不畏萬古綱常忍以先帝已立七年之嗣
君爲四海謠歌訟獄所歸者付之幽囚夫昏地慘神
人共憤凡有血氣皆欲寸磔士英大鍼等以謝先帝
此非臣之私言諸將士之言也非獨臣標將士之言
天下忠臣義士愚夫愚婦之公言也伏乞陛下立將
士英等肆諸市朝傳首四方用抒公憤臣等東兵計
刻以待不禁大聲疾呼激切以聞士英大懼專理部
事不入直左兵由九江安慶至建德順流而下士英
遣朱大典阮大鍼黃得功劉孔昭等禦之而撤劉良

主藩紀事本末

卷一

三

佐等以從時 大兵已過山東徇徐州下亳泗史可
法血疏告急大理少卿姚思孝御史喬可聘成友謙
等皆云良王非叛請無撤江北兵十九日王諭士英
左良玉雖不該與兵逼南京然看他本上原不曾反
叛如今還該守淮揚不可撤防江兵士英厲聲指諸
臣言此皆良王死黨爲避說其言不可聽寧可君臣
同死於清不可死於左良玉手有異議者斬王際然
未幾良王死左夢庚敗於采石論功晉大鍼太子太
保

五月 王師渡江圍江寧王奔蕪湖士英以縣兵與大鉞奉太妃走浙江兵至廣德州知州趙景和言彼不奉王而奉太后詐也閉門拒守士英攻破之殺景和至紹興紹人猶未知王存亡原任九江僉事王思任因上疏言戰鬪之氣必發於忠憤之心忠憤之心必發於廉恥之念事至今日人人無恥在不憤矣所以然者南都定位以來從不曾真賞實譴求報雪也主上寬仁有餘剛斷不足心惑奸相馬士英爰立之功將天下大計盡行交付而士英公竊大阿肆

王藩紀事本末

卷一

言

無忌憚窺上之微而有以中之上嗜飲則進醪醪上悅色則獻妖淫上喜音則進優鮑上好玩則奉古董以爲君逸臣勞而以疆場擔子一肩卸與史可法又心思其成功而決不照應之每一出朝招集無賴賣官鬻爵搜盡金錢四方狐狗輩願出其門下者得一望見費至百金得一登簿費至于金以至文選職方乘機打劫巡撫總督見兒郎題其餘編頭修脚服錦橫行者不在話下矣所以然者士英獨掌朝綱手握樞柄知利而不知害知存而不知亡朝廷篤信之以

至於此也茲事急矣政本閣臣可以走乎兵部尚書可以逃乎不戰不守而身擁重兵口稱護太后之駕則聖駕獨不當護耶一味欺蒙滿口謊說英雄所以解體豪傑所以灰心也及今猶可呼號泣名之際太后宜速趨上照臨出政斷酒絕色臥薪嘗膽立斬士英之頭傳示各省以爲悞國欺君之戒仍下哀痛罪己之詔以昭悔悟則四方之人心猶可後鼓又上書士英言閣下政本自由兵權獨握只知酒色逢君門牆固黨從不講戰守之備以致乘輿播遷謀國至此

王藩紀事本末

卷一

言

卽身長三尺何以自解以愚上計莫若明水一盃自刎以謝天下若仍逍遙湖上潦倒煙霞效賈似道之故轍千古笑齒已經冷絕再不然如伯嚭渡江則我越乃報仇雪恥之邦非藏垢納汙之地職當先赴胥溝乞素車白馬以拒閣下至杭州熊汝霖責士英當從王士英無以應杭州破士英走錢塘 王師追蹙之斬其五百級

晉王監國紹興張國維首參士英悞國十大罪士英懼不敢入朝而依方國安於嚴州時大鉞授朱大典

於金華士民擄逐之乃亦送於國安軍未幾王師復敗士英兵於餘姚國安兵於富陽已士英率眾渡江窺杭州復大敗

三年丙戌六月王師渡錢塘江士英國安計劫魯王求獻王脫去阮大鍼同謝三賓宋之晉蘇壯等來降

唐王僭立於福州士英擁兵求入關王以其罪大不許

八月王師討湖賊吳易并獲士英詔俱斬之而主藩紀事本末卷二

野史則云士英遁至台州來降於王師已大兵執唐王於順昌樓龍扛得士英大鍼及方國安父子方廷年請駕出關爲內應疏在已降後大鍼方遊山自投崖死仍戮屍斬士英等四人於延平城下妻子給賜兵丁



三藩紀事本末卷二

青浦楊陸榮采甫稿

王師平南浙

順治二年乙酉五月二十日王師抵鎮江知府某推官某丹徒令某俱死之巡撫霍達遁狗常州蘇州下之蘇州在籍諭德徐汧舉人楊廷樞携一女俱赴水死而野史則云廷樞留髮遁居芝塢至丁亥始被執書血衣以遺其孤有惜時命之不猶未登朝而食祿值中原之多難遂蒙禍以捐生其年則丁亥之歲

三藩紀事本末卷二

其日爲孟夏之終方隱遁夫山獍忽罹陷於羅網雖云突如其來亦已知之久矣生平所學至此方爲快然千古爲昭到底終爲不沒但因報國無能懷忠未展是人臣未竟之志辜累朝所授之恩等語復賦絕命詩十二章已見士巴二帥不順命十二月斬於松陵之泗州橋上太倉既下諸生王湛與兄淳復舉兵圍城兵敗淳赴水死湛沒於陣六月我貝勒留兵二千駐吳閭大軍悉趨杭州掠嘉興而過時諸王常游在杭撫按請命奉書迎降錢塘知縣顧咸建臨安知

唐自縊俱被執不順命死而嘉興士紳屠家美等
復集兵據城守 大兵還攻半月而破在籍吏部尚
書徐石麟死焉閏六月八日 我兵入吳淞時吳淞
副總兵吳志葵煽惑作亂 王師偵知遂令偏將率
兵二千人據之七月初四日屠嘉定縣在籍通政使
侯嗣曾死之嗣曾集眾守城 大兵攻之不能下大
雨城壘遂入之嗣曾先驅二子元瀕元潔沈後河乃
赴水死邑人進士黃淳耀與弟淵耀對縊於城西僧
舍舉人張錫爵自縊死妾何抱女赴水死秀水教諭
三藩紀事本末卷二 二

死者蘇達道莊萬程陸世鏗陸雲將歸之甲周復培
陸彥冲代父死者沈徵憲朱國軾救母死者徐洛自
盡者徐淑王在中吳行貞八月初三日屠松江府兵
部職方主事章簡行人李待問死之先是在籍而廣
總督沈猶龍與義兵頭目蔡喬據城守初三日 大
兵下青浦謀至猶龍猶未信日西脯 我兵詭稱黃
蜚解好細至門啓遂入時城中已伏內應兵乍入城
上悉收張 大清旗幟簡待問俱被執不順命死猶
龍出奔蔡喬遁入海華亭教諭陸明永投縊死御史
三藩紀事本末卷二 三

董用圖與兄用廣赴水死諸生馬元調唐全昌夏雲
蛟俱死之全昌妻亦從死七月初七日屠崑山崑山
閩茂才遣使迎降崑民殺茂才推原任狼山副總兵
王佐才為主貢生朱集璜及周室瑜陶琰陳大任等
共起兵據城參將陳宏勛原任知縣楊永言助之
大兵至詭稱神武新詔至城門啓兵遂入永言遁佐
才被執殺集璜同門人孫道民張謙投河死室瑜與
子朝鐸同死室瑜妻諸被執不辱死朝鐸妻王自縊
死琰自縊死大任與妻張子思翰皆死之時以守禦

夏允彝諸生戴弘赴水死徐念祖與妻張妾子女七
人閩門自縊死允彝兄之旭子完淳後涉吳兆勝之
難之旭自縊完淳被殺先是黃蜚兵多以青白布纏
其首 大兵攻之潛於城中至是去布悉辮髮者初
六日襲破黃蜚吳志葵水師諸投水死志葵乞降不
許殺之參志葵軍事嘉興舉人傅凝之投水死二十
日被金山衛守將指揮使侯承祖及子士祿死之松
城破總鎮李成棟以書招承祖不應厲志堅守即妻
子亦不令出城避難二十日 大兵薄城城上矢石

王肅紀事本末

卷二

四

兩下兵不得乘 大兵以竹梯援城上守城兵士用防牌蔽矢隨登隨斫既而西北偏稍弛乃以小舟壘城下蟻附而登城遂破承祖及二子俱被執長子士餘大罵不順命殺射死成棟欲降承祖承祖不從戮之成棟稱承祖爲江南第一忠臣特宥其少子令殮父屍歸葬破江陰屠之先是六月中諸生許用倡城守應者數萬人以陳明遇主兵徽入邵康公爲將前都司周瑞龍泊江口相犄角戰不利乃請故典史閻應元入城主兵事 王師圍攻堅守不下八月二十一日從祥符寺後城入乃下用明遇舉家自焚死應元赴水曳出斬之訓導馮厚散冠帶自縊於明倫堂姊與妻王赴井死中書舍人戚勛舉人夏維新諸生王華呂九韶皆死之城死者數萬人時有貢生王毓祺者與徐趨起兵行塘以應城內城陷兩人俱逸去明年冬偵江陰無備率壯士十四人襲之不克趨彼執諭死毓祺又逸去獲於江寧臨刑命取襲衣自斂跌坐而逝十一月十三日破崇明先是九月中成棟督兵渡海攻崇明不克引還至是入之初 我兵

王肅紀事本末

卷二

五

之下杭州也 王師散遣官吏召撫浙東郡縣其先後失事死者杭州在籍同知王道焜投縊死出陰在籍蘇松巡撫邢彪赴池水死在籍左都御史鄭宗周不食死行人陸培自縊死海寧舉人祝淵投縊死貧藉諸生王毓著先宗周書云願先生早自決無爲主炎午所吊隨自投柳橋河死儒士潘集袖石自沈死周卜年赴海死明景海清湧尸上冠履不失山陰朱瑞投江死原任大學士高弘圖流寓紹興城外不食死而二年乙酉閏六月起兵江北徽州者則有左僉都御史金聲聲聞南都陷集義於後之續煥分兵扼六嶺在籍山東巡撫寧國丘祖德職方郎中涇縣尹民興徽州推官溫璜貴池副榜吳應箕等多應之唐土授聲以僉都兼兵侍摠督諸道車拔旌德寧國諸縣九月徂史黃澍完髮來歸聲信之遂爲內應城破聲與門人江天一同就執行至其所天一笑謂聲曰一泓清絕洵足怡人意欲聲同盡此也聲曰大夫死則死耳當與天下共見之至江寧內院洪承疇諭降天一即誦懷宗御祭承疇文以誦之遂被戮聲

亦隨見殺時丙戌三月十五日也應其亦被獲見殺
祖德退還山中 大兵攻其寨磔死諸生麻三衡
沈壽堯吳太平阮恒阮善長劉鼎甲胡天球馮百家
及祖德子某俱死之璜猶嚴兵守郡城城紳黃澍以
城獻璜先殺長女詣妻茅同難茅匿其刃子遂整衣
臥璜以刀截其喉少頃茅呼曰水也再刀乃絕璜自
刎不殊絕粒五日以手執其劍乃死祖德之死也有
徐淮者與吳漢超收其潰軍連破句容溧水高郵溧
陽浮太平諸縣三年丙戌正月襲寧國兵敗漢超入
主藩紀事本末 卷二 六

見曰首事者我也剖其腹胆長三寸妻戚投樓下死
同時舉兵先後被難者有青陽知縣龐昌胤溧陽諸
生謝珠鹽城諸生司石磐都司鄭某之屬

王師平閩

順治二年乙酉五月 我朝使內院洪承疇招撫江
南御史黃熙胤招撫福建熙胤晉江人與鄭芝龍同
里芝龍密遣使通款我 朝唐王每遣芝龍出兵芝
龍每以餉缺爲辭三年丙戌六月 王師平浙東芝
龍聞渡江信遂撤守閩兵 王師至仙霞嶺關門無
一守兵無一敵兵寂如也連回數日從容過嶺然我
兵入閩或由建或由汀或由福寧俱走山谷間不必
仙霞也八月 大兵入建寧至浦城科臣黃大鵬上

三藩紀事本末 卷二

七

游四郡巡撫鄭爲虹死之爲虹僕陳龍從焉原任浦
城千戶張萬明及子都司張翹鸞都督洪祖烈俱死
之爲虹故浦城知縣王閏其賢名爲御史士民相率
乞留乃令以御史巡視仙霞關尋擢巡撫 大兵至
爲虹墮還浦城縱士民出走遂與大鵬同被執以死
初王之在福州也知芝龍不可恃而楚撫何騰蛟江
右楊廷麟咸有疏迎芝龍還安平王遂赴順八月二
十一日啟行從延平趨汀州 王師尾之破延平知
府王士和死之士和崇禎時舉人王擢之守延平警

報登至土和曰我以書生不一月忝二千石安敢偷
生遂拔髮死禮部尚書曹學佺通政使馬思理自縊
死御營總兵胡上琛護王至汀王被執上琛奔還福
州拜辭祖廟與妾劉同飲藥死給事中熊緯扈行至
汀死於兵其後閩王被難而死者大僉寺少卿王瑞
稱自縊死御史艾南英縊於僧舍我員勸駐福州別
遣李成棟韓固山徇各州郡九月八日入泉州大學
士蔣德璟絕食死十五日下午汀州十九日下午漳州閩
地悉平惟芝龍屯安平以前通款之信未回猶豫未

三藩紀事本末

卷二

八

敢迎師又自以先撤關兵無一矢相遺有大功而兩
唐素屬部下若指以自効而廣總督可得貝勒令泉
紳郭必昌招之芝龍恐以立藩爲罪會韓固山兵逼
安東芝龍怒貝勒乃切責固山令移軍而貽書芝龍
曰我所以重將軍者以能立唐藩也入臣事君必竭
其力力盡不勝天則投明而事建不世之功此豪傑
事也今兩粵未平鐔閩粵總督印以相待芝龍得書
大悅子弟皆力諫芝龍不從進降表於泉州十一月
芝龍至福州見貝勒握手甚僖痛飲三日夜遂挾芝

龍比去芝龍于成功入於海初唐王之上也以黃道
周爲武英殿大學士與芝龍不協道周見芝龍無出
師意憤激請督師出江憤乙酉七月賁一月糧從廣
信抵衢州募兵得九千人十一月進至婺源遇王
師戰敗被獲夫人蔡氏聞之急貽書道周言忠臣有
國無家勿以內顧爲念丙戌三月至江寧洪承疇遣
入諭降道周不從命乃斬之與道周同事者職方主
事趙士超通判毛王潔蔡春溶毛繼謹俱死之士超
死尤烈道周既死門人陸自巖匿其元并全身瘞之

三藩紀事本末

卷二

九

越數年夫人蔡氏令長子寬迎喪東歸葬於於贈公
之側士超等四人葬於道周之側

金玉收江西

順治乙酉四月英王追闖賊至九江寧南侯左良玉
子夢庚率所部三十六營來降王北旋擢降將俱北
惟後營抱兵金聲桓請於王願收江省自効王許之
乃命關部降將王體忠合營屯潯規進取六月聲桓
死遣牌招撫江西巡撫顧昭故選儒率先適士民送
欽聲桓十九日聲桓入南昌南康九江不煩兵而下
而舊撫標將白之裔鄭武泰駐袁吉以兵抗峽江湖
東分巡道王養正與布政夏萬亨建昌知府王域推

三藩紀事本末

卷二

十

下劉允浩南昌推官史身隆輔益藩起兵建昌軍報
旁午聲桓令前營劉一鵬禦峽江屬體忠脩撫建七
月體忠率兵下撫州趨建昌時有保寧王者自河南
來好談兵益藩倚信之而私通於體忠及戰保寧從
陣後以火箭傷象兵遂敗三日城破益藩被執殺詳
其益藩擾湖東王養正等五人俱被執械至南昌殺
之養正妻張氏絕粒九日死萬亨妻顧氏子婦陸氏
一孫一孫女同赴井死夏隆自南昌來避與其難者
也諸生鄧思銘被執不屈叢射死屬縣皆降新昌營

知縣譚夢開迎降為縣民所殺知縣李翔與監軍張
家王御史徐伯昌共據守家王戰敗入關城破翔與
伯昌死之而一鵬亦破峽江兵武泰死之攻袁州同
知署府事李時與力城守守將胡纓兵潰時與自縊
於萍鄉官舍遂收吉安長驅至萬安萬安知縣梁於
洪死之八月二十五日聲桓殲殺體忠以忠部將王
得仁代而是時益宗永寧王慈炎後舉兵克撫建屯
兵進賢縣既以糧不繼退守撫州聲桓令得仁率兵
來爭時吏部文選司主事曾亨應者家臨汝初同益

三藩紀事本末

卷二

十一

藩起兵益藩敗後捐貲聚眾歸永寧得仁夜率百騎
潛至臨汝圍亨廟宅執亨應殺之亨應從叔紀縱追
之璋之球之琦子筠俱死焉初亨應舉事時自斷爪
嚼血裹而遊之子鈞亦時語人曰我一門已登鬼錄
父子立志殉國如此永寧守撫州賴不叛乃退保建
昌得仁追及被獲死焉三月破寧州監軍許文龍死
之方龍起兵寧州聲桓遣人招之不從率兵逐我所
里官吏屯兵奉鄉聲桓乘間攻寧州遂攻奉鄉圍守
二月糧盡乃走保界首此食後盡被擒死之是月也

升結忠誠社於贛州與李永茂恢復吉安丙戌春
王師來爭副將劉必達戰敗赴水死會廣東援兵至
大兵退駐峽江至是克之四月破廣信巡撫周定
仍副使胡奇偉兵部侍郎詹兆恒御史胡夢泰兵部
員外萬文英同知胡甲桂貴溪舉人畢貞士俱死之
初黃道周提兵出江西命詹兆恒以兵侍協守廣信
御史胡夢泰拜疏請出湖東後遂擢右僉都巡撫其
地文英奇偉俱奉命協守甲桂以永州同知道梗改

三藩紀事本末

卷二

三

授而夢泰則以郡人奉使旋里者也得仁破安石貴
後竟仍督副總姜天衢戰連湖 我兵小却已戰小
總渡江河口遂大捷城破守仍自縊死文英赴水死
受胡從之奇偉破執殺於南昌衛前中桂自縊於
寧貢士先赴水家人救之行至五里橋望拜祖廟
橋柱死夢泰夫婦同縊死兆恒奔襲玉山復糾眾攻
衛之開化兵敗歿於陣江西悉平惟贛州未下

李成棟平粵東

順治三年丙戌 大兵既平閩十二月我巡撫 養
甲捲兵李成棟由閩趨惠潮下之潛師襲廣州生是
十一月唐藩弟聿錫浮海至廣閩中諸相統觀生何
言勸與布敗使顧元鏡侍郎王道華曾道雖幸王監
國督收元緒武台海上鄭石馬徐四姓盜為總兵時
永明自立於肇慶使給事中彭耀主事陳良煥至
廣曉諭倫厚監國先後觀生殺耀於市嘉謨亦死之
觀生遂率兵而西職方王事陳邦彥自廣至肇見永

三藩紀事本末

卷二

三

明王王以東事為問邦彥曰彼疆我弱以戰則非計
彼曲我直以和則非名北師已迫觀生若懼嘗求和
於我如其不然粵東十郡我據其七而使其三代我
受敵不亦可乎已而巡撫林佳鼎與廣州將陳際泰
戰於三水際泰敗既與林察戰於海佳鼎故粵中監
司與察同姓相善察因使四姓盜偽降迎佳鼎佳鼎
信之舟至三山口亂作全軍俱沒佳鼎赴水死肇慶
大震而廣州失援至是成棟襲之用惠潮符印為文
書給廣州報平安故觀生不設備十五日成棟令前

軍效廣軍裝束直抵城下是日觀生方隨聿鏘觀
或報 大兵臨城觀生猶以爲海上盜也叱而斬之
大兵入東門觀生始倉卒召兵不能集城遂破聿
鏘投縋死周益遠等二十四王皆及於難祭酒梁朝
鐘自刎死太僕卿霍子衡與妾莫氏子應蘭應荃應
芷子婦梁氏徐氏區氏同赴井死時有梁鑒者妾人
也觀生每才之用爲吏科給事中至是觀生走問計
鑒曰死爾復何言觀生入四房鑒入東房抗吭氣湧
有聲觀生以爲鑒死矣乃自縊明日鑒獻觀生屍來
主藩紀事本末卷二 五
降吾囑應華元鏡等俱來降二十三日成棟別遣兵
徇南韶而親下肇慶二十五日報至肇慶王上西峽
四年丁亥正月奔梧州走平樂成棟入肇慶別遣副
將楊大福張月徇高雷廉三府而自率兵趨梧州二
十九日一鼓入之巡撫曹煒降王走桂林時南韶二
府亦報捷乃別遣副將取瓊州時丁魁楚在岑溪成
棟使杜永和襲而殺之藤江遂下平樂高雷廉俱報
捷廉州推官張孝起謀與後兵敗妻妾俱赴海死孝
起雖軍中從成棟叛惟孝起巡撫其地成棟敗後廉

州後夫孝起死之四月定廣州方警報之桂王也王
震恐適武岡鎮劉承胤兵至全州王遂奔金而以瞿
式耜守桂林 大兵薄桂林式耜與總兵焦璉力城
守承胤率王赴武岡以三千人援桂乏餉潰歸桂林
垂破會給事中陳邦彥在高明聞桂林圍急乃走說
甘竹縣盜魁余龍乘虛襲廣州巡撫養甲飛檄召成
棟於桂林揚言順道徑取甘竹龍聞急歸而桂圍亦
解於是邦彥起兵高明陳子壯起兵九江邨霍師連
起兵花山張家玉起兵東莞粵東大援詳見未幾
三藩紀事本末卷二 五
家王於龍門狀邦彥師連於清遠破子壯於高明粵
地復定

魯籍地浙東

順治二年乙酉六月原任山西參政鄭之子遊謙被裁招撫使於江上與張國維方逢年等通立書王以移於台州在籍大學士朱大典亦上表勸進即日移駐紹興國維逢年大典俱拜大學士封方國安荆國公守嚴州張賜翼永豐伯守衢州趙謙義興伯王之仁武寧伯國維督師江上子世鳳為平鹵將軍七月復富陽八月復於潛十月王師至固安國維率王國斌趙天祥禦之戰於草橋門天大風雨火炮

三藩紀事本末

卷二

去

弓矢不得發急收兵敵不甚敗會唐王自方於閩中領詔至諸求富貴者爭欲應之魯王下令返自國維馳疏間中言國當大變比為萬皇子孫臣庶所宜同心并力共圖興復成功之後入關者王且監國當人心渙散之日鳩集為勞一旦南拜正朔顧長不及悔真可追疏上乃止然浙間自是水火矣身草橋門敗後將無取復言戰者王之仁上疏事起日人人有取黃龍之志乃一敗後遂欲以銀鼎為鴻清天下事尚何忍言臣願神所鑒也一戰今日欲死猶

戰而死他日即死不能戰也三年丙戌三月一日

我兵開入江國維之仁統水師襲戰是日東南風大起之仁揚帆督擊國維遂同諸軍就其側掩其不克而還四月我貝勒屯兵北岸以國維馬用大炮擊南營方國安軍厨竈皆碎國安曰此天奪我食也遂欲投闕五月二十七日拔營走紹興王南行二十八日江上各營聞報俱潰走遵謙入海國維振旅追扈六月一日大軍畢渡江禮部尚書余煌衣冠赴水死國安決計獻監國來降遣人守監國會守

三藩紀事本末

卷二

去

者病監國得脫登海航命國維遏防四邑圖後舉二十五日大兵入義馬或勸國維入山國維曰悞天下事者文山疊山也赴池水死兵部侍郎陳函輝自經死禮部侍郎王思任不食死大理寺少卿陳潛夫妻孟氏妾孟氏夫妻姊妹聯袂沈河死兵部主事葉汝衡妻王氏同赴水死兵部主事高岱絕食死子諸生開赴水死通政使吳從魯不難髮死鄭之尹赴水死諸生傅日炯山陰諸生朱璋赴水死蕭山諸生門自給外縣縣諸生趙景驥赴泮池死浦江

諸生張君正自繼死端矣諸生張君正自繼死端矣諸生張君正自繼死端矣
之瑞是承死 我兵至金華朱大興厲兵固守 我
兵口紅衣大炮破之大典閣門自焚死西侯武進鄉
郊亦與其難張鵬翼守衢州副將秦應科於我內應
城破則翼及樂安王楚王晉平王皆被殺巡按兼視
學政王景亮知府任經正推官鄧巖忠皆自縊死江
山則知縣方名死焉餘皆望風迎附兩浙悉平方國
安方逢年擁衆來降八月誅之延平城下王南奔至
石浦定西侯張名振護王航海至舟山舟山守將王

三藩紀事本末

卷二

大

斌卿不納王浮海至廈門鄭芝龍已降於我乃走南
澳四年丁亥王命鄭彩王大振阮進張名振等共商
殺斌卿時閩中舊相張肯堂以私財募兵海上王賜
書肯堂云將北還舟山約肯堂共事五年戊子大學
士劉中藻恢福寧州與平夷侯周維芝相犄角連復
建寧邵武興化三府及漳浦海澄等二十七縣軍聲
順振諸台響應六年己丑王還舟山以張肯堂爲東
閣大學士八年辛卯 王師破福寧州中藻敗兵部
右侍郎林汝嘉員外郎林塗歿於陣閩中所復州縣

相繼俱失福安破大學士劉中藻衣冠自盡上爲文
自祭服金局死興化破大學士朱繼祚亦敗傷勢給
事中林著知縣都廷諒死之海澄破知縣張有文死
之永福破邑人給事中鄭正畿御史林逢經投水死
長樂破邑人御史王恩及服毒死妻李氏同難建寧
破守將王新自焚死台州破督餉知縣沈履祥被獲
見殺 王師遂逼舟山王復航海令肯堂城守城破
肯堂南向坐令四妾一子婦一女孫先死乃自經同
死者兵部尚書李向中禮部尚書吳鍾繼吏部侍郎

三藩紀事本末

卷二

尤

朱永祐安洋將軍劉世勳左都督張名揚通政使鄭
遵儉兵科給事中董志寧兵部郎中朱養時戶部主
事林瑛江用梅禮部主事董元兵部主事朱萬年顧
珍臨山衛李開國工部主事顧宗堯中書舍人蘇兆
人工部所正戴仲明定西侯參謀顧明楫諸生林世
英錦衣指揮王朝相太監劉朝王航海之明年兵部
侍郎沈廷揚督舟師北上福山被獲死之向中被執
我帥呵之曰聘不至捕而至何也向中對曰向則辭
官今就死爾 大兵至寧波鍾繼渡海入昌國衛之

文廟抱孔子木主積薪左廡自焚死永祐被執請爲
僧不許縶之名揚各振弟抱母范自焚朝相聞城破
護王妃陳氏貴嬪張氏義陽王妃杜氏入井以巨石
覆之自刎其旁開國之母瑛及明梅之妻皆自盡十
一年甲午鄉成功奉王居金門初至禮待甚恭既益
懈王積不能平成功時之未幾王將往南嶽成功使
人沈之海中

主藩紀事本末

卷一

辛



益藩擾湖東 附傳揭

益王名由本封建昌兩都繼沒郡紳勸王舉兵郡侯
賓諸生鄧思銘言王身兼臣子宗社傾危豈容坐視
因首建庠兵之議以贖財者助餉負才者參謀有勇
者出戰王大感動然年少柔仁不習武事乃悉以職
守機宜委郡藩永寧王慈炎及羅川王某王之於是
羅川王與東鄉友命新艾南英謀因以書約諸紳士
同仇共義募集劉珪楊獨龍曾丹材等三十六人就
南英家捕血誓盟得義勇七八千人王謝二紳各捐
資助餉兵勢稍振時順治二年乙酉六月也時有保
寧王者自河南來好談兵王倚信之而保寧私與我
將王體忠通約爲內應王不知也雲南總兵趙印選
以象兵赴援南都不及而反路出建昌王留之助戰
戰初合保寧從陣後以火箭傷象兵師遂潰王奔旗
塘佛舍已歸唐王於福州福州破被執見殺永寧走
寧都遂入粵招集閩兵圖興復先一日勦陞閩總愛
紅日臨其門翌日而永寧至以爲吉徵遂與同事提
兵出湖東復建昌乘勝擄撫州及進賢縣先是永寧

之走寧部也羅川與艾命新拔撫州而不能守退師
兵來合約分道進取江省會粵兵與羅川兵爭合羅
川亟出止之流矢中其喉而卒永寧以糧餉不繼棄
建昌為得仁追獲死焉

甲申之變原任福寧州知州揭重熙同副總兵洪日
升起兵勤王至南京授吏部考功司主事以艱歸順
治三年乙酉南京破江省亦入版籍重熙復招集鄉

主藩紀事本末

卷二

三

勇余組授萬民望王宏等起兵湖東會益藩兵起重
熙走謁請急臨省會事不果我將王體忠團建昌重
熙提兵來援戰於許灣而敗吏部主事王兆熊勅之
既以會獲薦唐王復授重熙功員外兼兵科給事中
中從傳冠辦制兵事又令原任翰林院檢討傅鼎
銓以原官兼兵科給事中統義師由泰寧出關名基
瀘溪告急冠不能救重熙効冠去兵事專委重熙永
寧既敗重熙復趨福州統諸將進克金谿復撫州有
衆十萬提問授有僉都御史代劉廣脩巡撫湖東以

諸將進止不協退保瀘溪與 我兵戰於銅蒲墜師
姑嶺及高田孔坊俱捷三年丙戌八月福州不守鼎
銓往寧都借兵於田海忠不應因集鄉勇復宜黃駐
兵於樂安重熙聞 王師入關提兵援福州聞王赴
贛州帝道趨贛為 我兵淹擊大潰急收散卒還攻
撫州破之而中軍洪深亦歿於陣兵士僅存千人乃
退次王洞間行至安東金貴諸將令聯絡以待而身
為日者裝入南昌以覘虛實五年戊子金聲桓以南
昌叛首迎重熙鼎銓而兩人殊不欲駐省請任閩事

主藩紀事本末

卷二

三

我譚固山團南昌重熙赴粵求援鼎銓兼督兩軍與
張自盛合營援南昌敗於三江口重熙至肇慶未明
拜重熙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提督江西兵未及
歸而南昌破沿途名募猝遇一我兵戰於程鄉大敗
監軍桂泓陣歿重熙身中三矢僅免金王死其故將
張自盛洪國玉等聞重熙奉新命出湖東爭來歸兵
大集駐寧都石城間而鼎銓被內召不願往請再舉
終江寧重熙亦疏留乃拜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鼎銓隨令監軍陳化龍馳檄浙東有徐孝伯

者引軍來會同駐紮前七年庚寅重熙以張自盛駐
關其軍約廣信曹大鎬並進南人闖界 我兵圍
之數重曹分部諸將戰數合佯北引 我兵入伏
中前後夾擊大捷遂擒諸郡邑皆下之進至撫州幾
獲我帥八年辛卯鼎銓至廣信張村爲我守將所執
江撫夏一鵬諭之使降不應令以書招重熙不可八
月五日見殺搜其箚先置木主書死年而空其月日
自盛掠邵武戰敗被執重熙乃率數十人赴大鎬於
百丈礮適大鎬還軍鉛山重熙至惟空營 我兵偵

三藩紀事本末

卷二

前

得率衆圍之射重熙中項執至建寧日求死十一月
三日戮於南街市口未幾曹大鎬亦敗都昌督師余
應桂亦以是歲亡江西之兵遂盡應往者都昌入萬
曆已未進士嘗爲御史疏劾周延儒有直聲累官兵
部侍郎金王之亂起兵都昌率舟師援會城敗於落
星湖已後頗贊募衆而南昌已平我潯帥楊捷以步
騎奄至城下被執及子諸生顯臨中軍帥師俱死之

三藩紀事本末卷三

楊劉萬殉難

青浦楊陸榮采南氏編

崇禎甲申閩賊破京師江西在籍翰林院修撰劉同
升聞變痛哭幾絕檄告江西十三郡紳士舉義復仇
縞素刑丘壟而出至南昌遇職方主事楊廷麟太集
紳士於澹臺祠爲懷宗發喪捐吉誓師進發福王立
授同升左中允廷麟左庶子俱辭不拜唐王立於福
州擢同升少詹事兵部侍郎總理江西而廷麟以東
王藩紀事本末

卷三

一

閩大學士召廷麟以國破君亡偷安海甸爲非計辭
不拜與賴撫李永茂及同升共舉義旗會粵東有入
衛兵三千過贛卽疏留之立忠誠社於贛州招致四
方之士於是王其弘其隆劉明保彭曰趣等各率家
丁自贛糧入社立功者幾二萬人廷麟乃大享士於
城西率兵敗萬安抵泰和復吉安全郡乃奉表迎唐
王赴贛 順治二年乙酉十一月李永茂以憂歸而萬
元吉以總制七名至贛與同升廷麟同心規畫時永
寧王已復撫建約同下省而同升已病未幾湖東告

潰十二月同升卒於零都事以不果初元吉佐楊嗣昌史可法兩閣部軍與江西總兵金聲桓素善聲桓收江右以書幣招元吉元吉辭以各行其志聲桓勿逆也至是元吉主撫金以恢省因移書聲桓聲桓頗心動而未決三年丙戌三月吉安守將胡長蔭遣元吉節制爲我將柯永盛所敗吉安復失元吉走皂口欲赴水永豐令林全春亟持之乃還保贛州我兵尾之援萬安遂圍贛聲桓聲桓問遂絕給事中楊文薦者奉命往湖南過贛見事急願留共城守元吉賴之

三藩紀事本末

卷三

二

先是正月延麟招降峒寇得四萬人所謂四營者也張安者四營之一驍勇善戰賜名龍武新軍元吉倚之而襲視雲南廣東諸軍諸軍解體五月江西巡撫劉遠生督張琮來援戰於梅林而敗龍武新軍亦敗於梅林於是援兵皆不敢前元吉苦客將不用命且出掠爲民患乃謀鍊土著更番出戰頗有斬獲我兵移下沙然元吉御兵士嚴刑威不少假貸故兵士不樂爲之用贛圍久王賜郡名忠誠加元吉兵部尚書文薦僉都御史六月李永茂遣副將吳之蕃以廣

東兵五千至七月吏兵兩部尚書郭維經奉命提理江西湖廣軍事與御史姚奇簡沿途募兵得八千人至雲南援將趙印選精一青卒兵三千至大學士蔣觀生遣兵亦如之而廣總督丁魁楚亦遣兵四千至軍聲頗振諸軍皆欲戰而元吉欲俟水軍至共擊是時中書舍人來從謬募砂兵三千吏部主事龔葵兵部主事黎遂球募水軍四千皆屯南安不敢下兵部主事王其弘謂元吉日水師羅明受海盜也桀驁難制且今水涸舟行爲難豈能如約不聽八月大軍

三藩紀事本末

卷三

三

聞水師將至卽令兵士夜截諸江焚巨舟八十明受遁於是諸營皆散去元吉弟六吉調廣西狼兵八千至南安亦不戰潰已聞唐王被難汀州全城氣索十月天霧雨雪我兵乘夜上城城破元吉率士巷戰奪門出至東關歎曰大事去矣投貢江而死廷麟死於清永塘我將賈繼歎爲忠臣以四扇門爲棺瘞之東門之外維經與奇簡同縊於嵯峨寺湖西兵僞僉事加大常卿彭期生衣冠自縊職方主事周瑚被獲磔死通判王明汲編修兼兵科給事中萬發祥吏部

主事羅葵戶部主事林琦兵部主事王其立同弟其
隆黎逢球都督督嗣宗儀謙亨中書舍人袁從諤
劉孟釗劉應試推官署府事吳國球監紀通判郭寧
登訓導徐君鼎都督僉事劉天駟臨江推官胡繼顯
縣知縣林逢泰皆被戮邑人河南同知盧觀象盡驅
男婦入池乃自沉死馬平知縣謝讚與子肩繡姪盾
斗衣冠自縊舉人劉日佐同母妻子姪弟婦同日自
盡薦授萬州判官月世光携幼孫同盧觀象赴池死
世襲顯衛千戶孫經世同弟緯世結世閤門自焚死
三藩紀事本末 卷三 四
監紀軍務聶邦展同子士嫌土煥妻劉閤門死貢生
楊萬言同妻子赴池水死庠生郭其昌同妻范號泣
三日死董續卿同子麒兆正宸正朝俱死之謝明登
同妻羅子佛生赴池死馮復京同妻張對縊死余學
義母周先自縊學義同妻鍾子婦丘二孫赴水死陽
麗天同妻赴清水塘死金之杰巷戰殺數人携妻赴
水死王統王純結於文廟周葵陳君猷積薪自焚死
鄉約謝明登同妻楊赴井死雋都訓導胡董明被執
見殺雋都會嗣宗楊燧俱自經死書工趙廷瑞赴水

死繼人熊國本赴義忠誠社至是被執頓令舉人也
叱之曰爾繼人何知義國本日繼人不知義舉人顧
當爲不義耶引出斬之參將陳烈其弟降於我烈奮
勇疾關至是被執其弟勤之降不從乃殺之其以流
寓同難者廣東提學道符遼中同兄述中新喻進士
萬發祥廬陵庠生段之渾新喻庠生蕭瑛

三藩紀事本末

卷三

五

金王之亂

金聲桓字虎夫遼東衛籍 王師平遼東全家被俘
獨聲桓跳走入關王得仁聞部裨將驍勇善戰軍中
所稱王禕毛者也聲桓性沈猜善持兩端以軍功累
官總兵都督同知隸左良玉後軍 順治二年乙酉五
月左夢庚率之來降命與關部降將王體忠合榮規
取江右未幾聲桓矯殺體忠以得仁代之江右既平
聲桓自以爲不世功旦夕望侯及收江疏還僅授副
總兵而得仁銜不列得報氣沮招撫孫之獬至南昌

三藩紀事本末

卷三

大

聲桓所置將吏漸有更易江撫李鳳翔繼之益加裁
制聲桓心怏怏聲桓常帥事維揚僧德宗德宗每奇
聲桓嘗拊聲桓背曰勉旃二十年江右福力變紅頭
蟲此其候也及是果着紅纓建牙江省益尊信之德
宗每爲聲桓言勸其收圖南昌胡以寧在聲桓幕中
言如德宗指胡澹陳大生等各緣以迎合聲桓又覬
知得仁所居故宜春王第每後堂張宴自着明衣冠
令優伶演郭子儀韓世忠故事諸客聞之益心動先
是福州之破仕閩者或有空頭敕劄持歸至是因緣

間露且言唐王尙在二帥聞之益自喜且負江撫李
鳳翔死章於天代之過諸將益僭素賄無厭一日
宴於藩署席地鋪氍毹文吏皆坐氍毹而聲桓得仁顧坐
氍毹外得仁有忿色於天嘻咲顧視曰王把總欲反耶
宴歸二帥恥甚四年丁亥七月得仁提兵往建昌于
天又遣人索賂累億得大怒裂眦大有惡言八月歸
自建昌勸聲桓速舉事而聲桓以前遼東被俘妻子
留京未歸又胡以寧新亡遣人往湖南覘知何騰蛟
爲 我兵所敗遲疑未發巡按董學成至有以二家

三藩紀事本末

卷三

七

陰事告者學成揚言欲奏聞而陰索得仁賂並其侍
兒得仁恐以侍兒予之則居家狀泄有險堅不肯予
賄幕中諸客詭言唐王在五子寨二帥卽遣客往探
唐王實耗客卽假唐王命封聲桓爲鎮江公得仁爲
維新侯二帥大喜過望五年戊子正月章于天忽率
數騎出瑞州捕掠諸富室或告得仁曰此非爲素賄
賂也前聞有滿騎數千不知所往或徑往贛州約同
顧樞會議而後發發則須攝公等得仁大懼適聲桓
妻子還自無聲桓乃召胡澹等入議遣人以書約山

東河南並發得仁提兵山楚昌令揚揚諸部然後舉
議既定或說得仁曰聲桓疑而多詐脫巾變而公顧
居外且奈何不若坐據省會仗鉞投袂爲必不可過
之勢脅聲桓聲桓不敢不從但責神速耳得仁大喜
立傳令部勒全營杜七門圍守童學成官署時正月
二十六日夜漏下三十刻亥翌日於亥七門不啓得
仁躬擐甲往縛學成赴聲桓署自狀聲桓肅伏問故
得仁曰詔云然何敢後也聲桓唯唯得仁卽前爲聲
桓剖辦以聲桓令箭傳示諸協悉去辦出示安民稱
三藩紀事本末 卷三 八

隆武四年卽日絞殺學成及副使成大業軍民戴滿
帽者輒射之城中文棄纓笠積如山阜得仁遣將擒
章於天於江中聲桓首迎在籍關臣妻曰廣入有諸
金弟族皆爲都督得仁婦弟黃天雷爲兵部侍郎聲
桓幕客黃人龍爲總督二人各開幕門如市初聲桓
誅體忠後謀害得仁合及是各自爲功所樹吏率
分東西府隙隙始開二月朔得仁提兵下九江胡濬
說得仁宜乘破竹之勢疾趨建業下流倖無備必舉
建業舉則充豫應幸兵而北中原可傳檄定也而

聲桓聞提輒名得仁還得仁以潰謀告聲桓衆皆主
之獨黃人龍不可曰贛州居省上流文武督在焉宜
先定贛不然且擬我後聲桓從之立議取贛聲桓得
仁偕行而以朱奎光守南昌兵圍贛州城固不可克
聲桓乃令得仁往綴章貢上下而自引兵踰嶺恢雄
韶時南中頒永曆年號至乃遂稱永曆四年聲桓遣
書廣督季成棟共興復成棟遂叛拜表粵東迎永明
王駐肇慶王因實封聲桓爲昌國公得仁爲新喻侯
師留贛且老省內虛四月 大兵入湖口五月朔破
三藩紀事本末 卷三 九

九江偽守將吳高遁二日下南康偽守將白之香潰
七日于騎至石頭猶不意爲 我兵也見紅纓白帳
始色駭明日鐵騎滿西山矣我因山譚泰先從東入
破饒州饒州偽將潘永禧遁 王師尾之至南昌
令偏將自潯入搜麥源青嵐諸道薄西山故去不營
血刃已數百里 大兵圍南昌聲桓兄成功約降於
我奎光諜知殺之得仁部將賈鰲聲桓部將楚國佐
以其軍叛奎光追及復殺之 大兵攻得勝門城壞
數處奎光囊土塞之得不破旋出神鎗火雷焚我攻

具 我兵少即報至顧聲桓得仁大懼撤兵急回顧
師掩擊其大半十九日聲桓僞先鋒劉一鵬與我
戰獲大炮三得仁繼至聞前捷即氣揚甚不執馬而
馳中伏大敗於七里街即氣索甚盡撤城外屯兵入
壁金部僞將郭天才爭之不得自扎黃泥洲爲犄角
天才所統盡川卒精銳無敵先提偏師入閩不克歸
我兵已圍南昌矣天才三戰三捷 我兵頗憚之
宋奎光單騎渡江按行地利請移兵二隊一駐生米
渡一駐市汊以達餉路天才請大舉逐 我兵皆不
主藩紀事本末 卷三 十
聽專主堅壁 我兵雖勝每慮得仁襲之軍中常夜
驚王禕毛來也久之見城中終無出兵意乃用鎖鑰
法東自王家渡屬灌城西自雞籠山屬生米渡掘壕
載版起土城自是內外耗絕設南昌令於白茶市新
建令於蛟溪徵役索賦安坐而制其斃得仁自亡軍
後不復親督陣方娶武都司女爲繼室繡旆親迎金
鼓喧譟我瞭者望而大駭莫疑爲王禕毛娶婦也十
月郭天才亦撤軍入城已城中糧盡人相食乃大出
居民南師情實盡爲我得我因得以餘暇旁牧郡縣

西南遂僞守張啟祥西北降僞寧將鄧雲龍東南破
傅鼎銓之援師北拔余應桂於都昌劉斯垓於梓溪
東收徐光程西破丁家塆土寨聲桓聞之惟嘆措悼
恨而已十有二月 我師再乘城山東人全時鳴令
以鐵網籠之鐵鉤曳而傷之損傷過當六年己丑正
月聲桓部將湯執中守進賢門其偏裨某約來降譚
固山因以厚陣佯攻得勝門炮聲聞三百里兩師齊
師赴焉而奇兵已從進賢門梯而上城遂陷聲桓赴
池水死得仁陣獲礮死宋奎光劉一鵬郭天才皆破
主藩紀事本末 卷三 十一
執不順命死姜曰廣赴僕家池死得仁突得勝門三
出三入與譚固山馬首再相值譚不知其爲得仁得
仁亦不知其爲譚也初聲桓之主堅壁也以待廣師
之援而吳尊周所草乞師表文但陳勝狀而不告急
既聞江事危急乃遣李亦心由袁吉李成棟出南雄
會南昌赤心逗留不進成棟敗死信豐遂以不救

王師南征

順治四年丁亥三月我大清命定南王孔有德靖南王耿仲明平南王尚可喜等率兵下湖南定鎮何騰蛟與總兵郝永忠退保衡州張先璧走寶慶

湖北巡撫堵胤錫走永定衛王有才

馬進忠等走五溪山中五月大兵抵衡州永忠北

總兵黃朝宣等被擒騰蛟退保永州從者惟滇將趙

印選胡一青等數人八月大兵破武岡常德寶慶

盡失總兵劉承胤敗績來降永明王走靖州由鐵道

三藩紀事本末

卷三

七

以達柳州土司覃鳴珂與守道龍友明相攻遂陷

州大及王舟中王走象州時大兵已定湖南永州

亦破騰蛟與永忠盧鼎俱入桂林與留守瞿式耜議

分地給諸將俾自爲守式耜督焦璉復陽朔及平樂

陳邦傳復潯州合兵復梧州粵西尙稱全土王回桂

林五年戊子二月大兵入粵西永忠潰於興安返

入桂林大掠三月大兵至桂林門垂被聞金聲桓

反於江西乃退入楚五月騰蛟復全州六月成棟以

粵東叛歸於王王封成棟惠國公聲桓豫國公一云

昌國公王得仁冬養甲杜永和等侯伯有差成棟子

元胤爲錦衣指揮使王返肇慶騰蛟復督師出湖南

由永入衡胤錫亦以忠貞營自常德趨湘潭十月成

棟犯贛州先是江西悉反惟贛州爲我將高進庫所

守聲桓攻之不克乞師粵東成棟援之戰不利退屯

南康縣六年己丑正月大兵破南昌烏金王下湘

潭執騰蛟二月成棟敗於信豐騎而渡河馬蹶墮水

死事聞以杜永和爲兩廣總督駐廣州代成棟羅成

耀守南雄大兵由湘潭薄衡州胤錫敗衛永俱不

三藩紀事本末

卷三

七

守十二月我平南王及嗣靖南王耿繼茂下廣東羅

成耀通南雄不守七年庚寅正月十四日下韶州王

聞庾關失守奔梧州留馬吉翔李元胤守肇慶二月

大兵圍廣州調潯帥陳邦傳及忠貞營高必正東

援邦傳故與元胤有隙意在修怨又憾必正等之屢

擾其境也陰令副將姚春登等連結土司會李來亨

等調兵土司遂相仇殺必正怒而歸忠貞營者成肇

餘黨胤錫所招撫者也時散處賓橫間故邦傳惡其

擾時李赤心已死故必正領其營邦傳駐清遠馬吉

羽駐三水俱不敢進以城守久進永和爵爲侯元角
 弟建捷力戰有功封安肅伯廣州城三面臨水成棟
 在時復築兩翼附於城外爲砲臺永環其下 大兵
 攻圍十閱月不下永和徧將范承恩爲內應決砲臺
 之水 大軍藉薪竟渡遂得砲臺十二月二日城破
 永和由海道奔瓊州建捷奪圍至肇慶邦傳潰於三
 水而我定南王亦已入全州五日破桂林 詳見式邦
 傳聞桂林破遣兵邀劫從官於藤江殺部郎潘駿觀
 許王鳳等王踴躍奔南寧胡一青趙印選率兵駐賓
 三藩紀事本末 卷三 十四
 州八年辛卯 大兵取肇慶元角建捷奔南寧會孫
 可望遣賀九義殺內閣嚴起桓等元角忿甚請出靈
 由收高雷之兵迎王入海至欽州爲土兵王勝堂所
 執送靖南王所不順命令作書招杜永和亦不從與
 弟建捷俱斬於市九月陳邦傳叛降於靖南王報至
 南寧王震恐議奔廣南後軍印選一青之師復敗與
 大兵相去不五十里王遽出水道走土司抵瀨湍
 轉入羅江土司次龍英至廣南歲已暮矣時可望已
 受秦封遣人來迎九年壬辰二月可望遷王於安陸

改名安陸 大兵取瓊州杜永和來降

三藩紀事本末 卷三

十五

何騰蛟殉楚

崇禎癸未起何騰蛟右僉都御史代王聚奎巡撫湖廣初騰蛟爲南陽知縣數摧賊鋒已從巡撫陳必謙破賊安臯山及討平土寇益知名後以部郎出僉懷來憂歸起淮徐兵倭復平土寇至是遂有是擢時左良玉屯武昌橫甚順治元年甲申五月福王自立於江南詔至良玉時在漢陽有異言騰蛟赴良玉軍爭之而良玉參軍盧鼎亦言於良玉乃開讀如禮八月王加騰蛟兵部侍郎兼撫湖南尋以故官提督湖南

三藩紀事本末

卷三

七

四川雲南貴州廣西軍務乙酉南京有北來太子事良玉遂舉兵東下遂騰蛟與俱不可則盡殺城中人以劫之騰蛟急解印付家人速走將自刎爲良玉部將擁去舟至漢陽騰蛟乘間躍入水中漂十餘里遇漁舟救之起則關壯繆廟也而所遣家人懷印者亦在相視大驚適覓漁舟已不見蓋有神祐云騰蛟乃從寧州轉潯陽抵長沙集屬吏痛哭盟誓權令堵胤錫攝湖北巡撫傳上瑞攝湖南巡撫章續爲總督監軍周大啟提督學政嚴起恒衡永道督一郡軍食吳

晉錫以長沙推官攝郴桂道隨遣曠調黃朝宣張先

壁劉承胤等兵先後俱至而良玉已死五月唐王自

立於福州王素知騰蛟賢委任益至李自成死其將

劉體仁郝搖旗等觀望無所歸騰蛟遣部將萬大鵬

招之搖旗等大悅與大鵬俱至長沙騰蛟開誠撫慰

於是蘭養成王進才牛有勇皆來歸驟增兵二十餘

萬軍聲大振既而自成部將李錦高必正率衆逼常

德騰蛟命角錫撫之亦來降於是自成餘黨悉歸騰

蛟一時詫異事而騰蛟上疏止言元寇已除宜告郊

三藩紀事本末

卷三

七

廟不言已功唐王大喜拜騰蛟東閣大學士兼兵部

尚書封定興伯仍督師規取兩江於是騰蛟部置降

卒參以舊軍乃題授黃朝宣張先璧爲提兵官劉承

胤李赤心

即李錦改名

郝永忠

即郝搖旗改名

袁宗弟王進才及

董英馬盡忠馬士秀曹志建王允成盧鼎並開鎮湖

北時所謂十三鎮者也丙戌正月騰蛟拜表出師李

赤心敗於湖北騰蛟威望自此損已而唐王死於汀

州騰蛟聞之大慟永明王立以騰蛟爲武英殿大學

士加太子太保丁亥大兵逼長沙騰蛟不能守單

騎走衡州長沙湘陰盡失時守衡州者盧鼎而張先
壁率兵突至鼎不能抗走永州先壁遂挾騰蛟走祁
陽趨辰州騰蛟脫還赴永州甫至而鼎部將復大掠
鼎走道州騰蛟與侍郎嚴起恒走白牙市 大兵遂
平衡承於是前所置十三鎮者皆起而爲盜未幾部
將周金湯復永州六月騰蛟在白牙市諸將皆不用
命劉承胤由小校騰蛟薦至大帥封定蠻伯尤忌騰
蛟於是騰蛟與爲姻奏王進安國公勛上桂國而承
胤益驕忌騰蛟出已上欲奪其權騰蛟固無如承胤

三藩紀事本末

卷三

九

何也於是騰蛟無兵王命雲南援將趙印選胡一青
兵隸之八月 大兵破武岡常德寶慶盡失永亦再
失王由柳州將返桂而城中惟焦璉一軍兵屑甚騰
蛟率印選一青入助會盧鼎亦以兵至桂林乃安戍
子正月加騰蛟太師爵世侯二月郝永忠趙印選兵
大掠桂林 大兵偵知直抵桂林門騰蛟與璉一青
分門拒守 大兵乃還三月李成棟以廣東叛歸於
王 大兵暫同於是騰蛟復全州保昌侯曹志建宜
章侯盧鼎新興侯焦璉新寧侯趙印選復永州職方

主事李甲春復寶慶諸將復衡州馬進忠復常德騰
蛟議進兵長沙適李赤心自夔州至督師培胤錫令
進忠以常德讓赤心進忠大怒盡驅居民出城焚廬
舍走武岡諸將皆空城走騰蛟聞之大駭已丑正月
携吏卒三十人邀赤心赤心至湘潭見空城也不守
去騰蛟入湘潭 大兵見騰蛟入空城遣徐勇入之
勇故騰蛟部將勸騰蛟降騰蛟不從乃擁之去絕粒
七日不死乃殺之騰蛟所居有神魚井井故無魚也
騰蛟生魚忽滿井皆五色騰蛟旣遇害井魚亦空

三藩紀事本末

卷三

九

瞿式耜殉粵

順治二年乙酉八月福王起原在戶科給事中瞿式耜爲應天府丞旋擢右僉都御史代方震孺巡撫廣西時靖江王亨嘉據桂林式耜與焦璉定計令思恩叅將陳邦傳以兵攻桂林破之三被擒殺於福州九月唐王死於汀州式耜與魁楚泰永明王由榔監國肇慶王拜式耜吏部右侍郎東閣大學士兼掌兵部事十月王聞贛州破將趨梧州式耜爭之不能得十一月唐王弟聿錫據廣州掠督林佳鼎敗歿式耜視師

三藩紀事本末

卷三

三

峽口四年丁亥王師破廣州入肇慶遂逼梧州巡撫曹鼎降遂襲平樂王將奔全州式耜疏言王留粵則粵在去粵則粵危我進一步人亦能進一步我去速一日人來亦速一日去而不守則拱手送矣言甚切至王不聽遂奔全州而進式耜交淵閣大學士兼吏兵兩部尚書守桂林三月大兵薄桂突入文昌門登城樓以瞰式耜署援將焦璉拒戰甚力式耜亦身立矢石中與士卒同甘苦援兵索餉而譁式耜括庫不足妻部捐簪珥助之故人無叛志既而主客兵

不和璉兵謀而去城幾破矣會陳邦彥攻廣州大

兵引而東桂林獲全於是焦璉復陽朔平樂陳邦傳復潯合兵復梧州王聞捷封式耜臨桂伯璉新興伯餘進秩有差十一月大兵自湖南逼桂林式耜與何騰蛟拒却之五年戊子二月郝永忠駐桂林與團練兵相惡盡破永東十八村既與大兵戰靈川而敗復大掠殺太常卿黃太元諸將趙印選諸營自靈川至亦大掠城內如洗大兵聞桂林有變急來襲騰蛟拒戰獲全閏三月李成棟據廣東來歸請王赴

三藩紀事本末

卷三

三

廣州式耜慮爲所制急爭之乃駐肇慶成棟具疏言式耜擁戴元臣不宜久在外王召式耜式耜以國事讓成棟願留桂十一月永州衡州寶慶相繼恢復式耜以機會可乘請王還桂林以圖出楚不聽六年己丑正月何騰蛟被執於湘潭二月成棟敗歿於信豐王命式耜留守督師兼江楚各省軍馬我朝亦遣書招式耜式耜不從七年庚寅正月南雄報不守羅成耀遁韶州亦失九月全州破趙印選在桂林胡一青王永祚在榕江皆惶懼不敢出大兵遂入嚴關

十月榕江不守十一月諸將皆逃城中無一兵式起
端坐府中俄撫督張同厥自靈川回入見式起誓同
死因俱就執幽之民舍兩人賦詩唱和閏十一月殺
之風洞山下故給事中金堡時已爲僧名澹歸上書
定南王請收瘞式起同厥不報吳江吳稅收而瘞之
北門之園

孫李瑋陳

崇禎甲申張獻忠盜蜀僭號順治三年丙戌我肅王
西征殺獻忠於西充縣之鳳凰坡其黨僞平東將軍
孫可望僞安西將軍李定國僞撫南將軍劉文秀僞
定北將軍艾能奇僞都督白文選馮雙禮等呼集僞
衆奪重慶府殺平蜀侯曾英四年丁亥春由遵義入
貴州時雲南土司沙定洲作亂據雲南省城黔公
沐天波出奔永昌定洲追之聞兵巡道楊畏知據楚
雄起兵討賊乃留圍楚雄不能克可望在貴州聞滇

亂兼程趨滇三月二十八日屠霑益州明日屠曲靖
定洲急收兵還阿迷與可望遇於蛇花口接戰大敗
遁去可望遂取雲南右僉都御史宗室壽鏞以永明
王命募兵雲南爲可望所繫潛降不從被殺巡按御
史羅國瓚死之可望遂引兵而西遇畏知於赫豐
縣畏知迎戰大敗被執不屈許以共獎明室畏知乃
降可望兵至大理遣人往永昌招天波並索道府印
署府篆通判劉廷標督道篆推官王運開咸曰印往
則我亦降矣乃相繼自縊運開弟運閔赴水死天波

降於是可望自稱平東王以劉文秀等守雲南可望
自滇回黔執總兵皮熊而釋之初可望赴演熊由平
越收兵復貴州可望回熊不能禦走清浪衛可望使
白文選追執之可望既至黔設官鑄錢造符敕謀僭
大號而定國文秀等故等夷各自稱王不相下定國
尤強悍譏讎不合六年己丑春可望杖定國於演
武場以威眾孫李之隙自此始已而定國率兵征沙
定洲獲之於湯嘉賓砦斬之兵益強可望不能制稱
帝之意始沮時永明王自立於粵東已四年矣可望
三藩紀事本末 卷三 語
苦無以制其下願奉朔來歸因遣楊畏知入粵時武
康伯胡執恭屯泗州城知可望強欲藉爲援畏知至
則大喜遽矯冊封可望爲秦王而畏知至肇慶見王
道可望歸順意爲請封大學士嚴起恒都御史袁彭
年科臣金堡等執不可畏知言可望兵力強可藉以
爲用何惜一封號以樹敵楚南督師堵胤錫亦以爲
請乃議封可望景國公賜名朝宗定國文秀皆列侯
胤錫曾賜空敕得便宜從事遂矯命改封可望爲平
遠王使至可望先受秦封不受命遣人至梧州問故

王始知矯詔事馬吉翔請封可望爲潯江王使者言
非秦不敢復命嚴起恒與督師尚書楊鼎和科臣劉
堯珍抗疏力爭議遂寢七年庚寅十一月 大兵破
廣州下桂林王走南寧事益急乃遣編修劉蘆封可
望爲翼王仍不受時艾能奇已死可望并其家益強
八年辛卯可望遣賀九義張勝張明志赴南寧索沮
秦封者九義遂追殺鼎和於崑崙關殺起恒而投之
水屍流三十里虎賁之登岸乃收瘞之并殺堯珍及
吳霖張載述等霖載述未嘗沮秦封以會勅主秦封
三藩紀事本末 卷三 重
者故殺之於是眞封可望爲秦王畏知見九義凶悖
痛哭入朝疏其擅殺大臣罪請誅之王因留可畏入
閣辦事可望聞大怒遣鄭國執畏知以歸畏知望見
可望卽大罵以頭頓地可望面可望遂殺畏知望見
文秀素與畏知善聞畏知死益切恨可望是時 大
兵口逼南寧不守九年壬辰春二月可望乘間遷王
於安陸先是 大兵已取湖南定兩粵定南王孔有
德提兵入黔定國禦之連破靖沅武岡入桂林當是
時定國兵力強甚不復稟可望約束可望忿甚已戰

於衡州而敗可望使人召之赴沅議事將因其敗而殺之定國覺其意辭不行遂入粵西初可望遣雙禮遜定國爲定國所敗擒而釋之故雙禮傾心定國十年癸巳可望自率兵追定國猝遇我兵而敗歸則盡殺明宗室之在黔者王處安隆勢日窮促知可望與定國有隙乃與大學士吳貞毓謀先以計遣可望腹心文安侯馬吉翔往南寧祭陵乃遣林青陽充使封定國爲晉王趨使來迎定國奉檄感激涕然以兄事可望久未敢輕發一日劉謙新自定國營過南

三藩紀事本末

卷三

毛

寧見吉翔語及定國受勅事吉翔大驚遽聞之可望十一年甲午可望遣鄭國王愛秀至安隆索首事者熱閣臣貞毓極刑拷掠貞毓曰凡事宰相主持我約李定國討孫可望是實諸臣無與而吉翔已報坐十八人某主謀某草敕羅織成案於是主事張鐸太監張福禎全爲國戮進死蔣乾昌李元開李欣胡士瑞徐極楊鍾趙慶禹蔡縉鄭允元周允吉朱議景朱東旦任斗墟易士佳等皆棄市貞毓以大臣賜自盡可望憾定國益甚然以將兵在外不敢輕樹敵仍厚養

其妻子於雲南定國亦防可望襲之益取高雷廉州以自固十三年丙申定國進攻新會大敗率殘兵奔南寧將由安隆入滇可望偵知之使文選赴安隆勸王回黔合官大勸文選雖爲可望用然心不直其所爲因以情告王曰姑遲行候西府至西府謂定國也定國至安隆文選歸之共奉王趨雲南王封文選爲瑯昌王時守滇者爲劉文秀王尙禮王自奇賀九義文秀數怨可望遂以數騎私逃定國迎王入滇王封文秀爲蜀王尙禮保國公自奇夔國公令文選還黔

三藩紀事本末

卷三

毛

慰諭文選至可望啣其二於定國也悉奪其所部兵羈之軍中然以妻子尚在滇未敢遽反十四年丁酉春王使張虎送可望妻子於黔可望遂反可望諸將馬進忠馬惟典馬寶最稱勇健而素善於文秀且與文選交密因從容謂可望言今諸將中才無出文選右者大將非文選不可可望從之乃留雙禮守貴州而以文選爲大將軍統諸軍前行九月定國文秀帥師至三岔河與可望夾交水而軍文選輕騎奔定國可望以李劉俱出會城必虛因遣張勝馬寶由尋甸

間道襲雲南而自將勁卒擊定國十九日戰方合惟興等內叛將士大呼迎晉王一軍瓦解可望狼狽回貴州而襲雲南之師馬寶不戰來降張勝抵城下尚禮謀內應沐天波覺之守之以兵得不發定國兵回過勝於渾水塘擒而誅之尙禮仰藥死於是文秀文選窮追可望於貴州可望挈妻子走長沙來降於我經略洪承疇軍前雙禮爲可望斷後截其子女玉帛來降於文秀同歸雲南王封雙禮爲慶陽王准忠爲漢陽王惟興與寶及九義俱進公爵其僞德安侯秋三藩紀事本末卷三 天

孫李奔北
順治九年壬辰春二月定南王孔有德以七百騎出河池向貴州大軍駐柳州接應孫可望乃謀內犯使李定國馮雙禮由黎平出靖州馬進忠由鎮遠出沅州會於武岡以圖桂林劉文秀張先璧由永寧取叙州白文選由遵義取重慶會於嘉定以圖成都可望疏請封定國爲西寧王文秀爲南康王五月定國進攻靖沅武岡俱下之有德還守桂林定國由西延大埠疾趨而進我師遇於全州不利七月四月定三藩紀事本末卷三 天

帝帝憐而養之宮中後歸其原夫孫可望十一月我敵謹親王尼堪統兵攻衡州定國敗去王率精騎追之遇伏殞於陣固山參圖賴監其軍定國收兵屯武岡十年癸巳春定國同廣西可望使名定國不至可望自率兵追之大軍至寶慶與可望遇雙禮將左文選將右我軍見可望龍旂急攻之可望北惟雙

麗軍不動 我軍鑒衡州之失亦追以武寶之間
爲界定國遂得據廣西已與馬特懷集東攻肇廣
不能克秋攻高州破之甯廉俱二年乙未可望
犯常德敗績定國攻新會不能丁三年丙申春平
南王擊敗定國軍定國奔南寧批安陸秦王
南十四年丁酉可望來降於王帥十五年丙戌春
正月命楚蜀粵三路兵入黔定國使劉正國楊武守
三坡紅關諸要險以防蜀馬進駐貴州四月夔國
公王自奇永壽伯開有才反定國自率兵討平之楚
王藩紀事本末卷三 手
兵自鎮遠入貴州屢告急定國不及援遂平貴州進
忠遁蜀兵至三坡劉正國奔回南蜀兵克遵義五
月蜀兵擊破楊武於開州之倒流小七月粵兵抵獨
山州十月三路兵俱集戒期入演化國與雙禮等抗
雞公背圖復貴州文選守七星關不犯遵義以牽制
蜀兵十二月蜀兵出遵義趨天生橋入烏撒交邊懼
走回霑益州泗州土官岑繼祿導兵入安隆定國
使懷仁侯吳子聖禦之敗績定國帥拒戰連敗大
營妻子俱散失諸將各敗走不相顧向寶等或來降

定國撤寨遁回十五日報至王走永昌十六年己亥
春正月三日 大兵入雲南二月文選敗於王龍關
初文選自霑益追及定國因留之斷後二月 大兵
出雲南十月敗王國勛於普溯十五日至大理之王
龍關文選與張先壁陳勝俱敗文選乃從沙木和走
右甸由鎮康而出木邦定國先伏兵於潞江之高黎
貢山中十八日 大兵抵永昌二十一日次潞江前
驅遇伏不利適中書盧桂生來降定國謀洩乃分精
甲先蹂伏去定國遇 大軍不能支因退師出騰越
王藩紀事本末卷三 圭
走孟定而王已入納矣



三藩紀事本末卷四

青浦楊陸榮采南氏編

永明入緬

順治十六年己亥正月王自雲南赴永昌警報日至
二月十五日李定國令總兵靳統武率兵四千入自
永昌啟行十八日抵騰越時李國泰馬吉翔輜重甚
厚恐遭劫奪促王連夜印行兵馬過處火光燭天右
轉左旋天明仍在故處二十八日至銅壁關統武去
王仍歸定國緬人知王抵關令從人悉去兵器方許
王藩紀事本末 卷四

八關是日次蠻漠緬人迎貢頗成禮昆明諸生薛大
觀與子之翰聞王入緬投黑龍潭死二十九日駐北
定三月一日到河岸河中惟四舟止足供王用而河
傍又無他舟可冒從人乃登陸紆路赴緬途中遭劫
殺者通政使朱蘊金中軍姜承德副總兵高陞皇親
馬九功千戶謝安祚向鼎忠范存禮溫如珍李勝劉
典隆段忠等皆死於難初六日開舟二十四日至阿
瓦諸大臣過河面議冊寶視神宗時差小疑以爲假
及出沐國公印對同乃信因請王及文武臣居舊城

復請王赦關上無得納漢兵三月十七日陸行人到
緬緬王曰此非來避亂乃裹應外合兵也發兵圍之
殺傷甚多僅存者分散各村居住提兵潘世榮降於
緬或云在途被殺未詳五月四日緬王以龍舟來迎
王八日明者便蓋房十間居王以竹爲城隨從諸臣
或短衣跣足與緬婦相貿易爲笑樂大爲緬人嗤
俗朝見以跣足爲禮八月十五日各蠻來朝于欲誇
示諸國於十三日請沐天波過河令跣足爲諸蠻先
以臣禮見焉九月緬人進稻穀給食乏者十七年庚
王藩紀事本末 卷四 二

子七月緬王復請天波過河以各營通緬城乞王赦
漢兵無得近關九月李定國有疏迎王內云前後共
有三十餘疏俱不達時馬吉翔與李國泰比專事權
一日翔奏大臣有三曰不舉火者王不應明日翔奏
合奏王怒以御寶擲下翔即擊而碎之散給諸臣其
凶悻如此十八年辛丑在國璽因東官開講將宋末
賢好利害纂書進呈翔見而以齒王覽一日翔即袖
之以出五月璽復有時事三不可解疏大槩言今日
勢如累卵禍急燃眉猶然泄泄不思出險沐勳臣王

皇親亦可主持豈宜令翔泰獨專大柄王祖望鄧居
詔各疏劾翔泰王固無如翔泰何也而是時蒲綱大
開賭市晝夜呼盧不絕王惟恭與楊大監爭賭毆拳
喧嘩徹內益爲綱人所輕先是二月二十八日白文
選密遣綱民賁奏內云不敢速進者恐有害必得綱
人送出爲上策王卽回璽書甚切越五六日沿河塔
浮橋爲奉迎計綱人覺之車不果三月錦衣衛趙明
鑑等謀奉世子逸出出時并殺翔泰開遂聞遂以結
盟投綱誣奏執殺王啟隆家人何愛等七月二十三

三藩事紀本末

卷四

三

日緬酋殺兄自立隨遣兵士驅王隨從文武諸臣渡
河吃水水至則盡殺之於是松滋王某沐天波馬吉
翔王惟恭馬雄飛鄧士廉鄧居詔楊在鄧昌琦任國
璽王祖望裴廷謨楊生芳郭璘潘璜齊應吳魏豹王
自京安朝柱王昇陳謙王啟隆龔勛吳承爵張宗伯
任子信張拱極劉相宋宗宰劉廣銀宋國柱丁調鼎
李國泰太監李茂芳楊宗華李崇貴周公盧公曹公
沈公二楊公皆被其難少頃復以兵三千人圍王所
每三十人擒殺一人入宮搜取財帛於是自縊反彼

殺者不可勝數其姓名可紀者吉王某同妃自縊二
貴人楊氏劉氏松滋王妃俱自縊姚文相黃華字龍
相賢馬寶二差官趙明鑑王大雄王國相吳承爵朱
文魁吳千戶鄭文遠李旣白凌雲嚴麻子尹襄朱議
漆王國璽等皆死之內官陳德遠等一十八人一行
自縊王與太妃等二十五人聚一小房逾二時通事
引護守緬官至曰不可傷皇上乃殺王出居沐國公
房內大小內外共棲一樓三日幾斷人食兵退姜承
德妻楊氏自縊死馬吉翔第四女哭曰我父在世不

三藩事紀本末

卷四

四

知作何等人如今已死人猶罵之繼數次乃絕王啟
隆妻吳氏妾周氏旣上繼太監李從龍見而救之吳
曰爾與吾夫厚應促我死以來救耶卒自縊吳承爵
妻某氏先縊子女乃自縊齊環妻某氏抱子赴水死
二十一日修葺原所復諸王居之二十五日進銀米
等物

微緬取王

順治十六年己亥春一月李定國之兵敗於潞江退師出騰越知王已入緬不敢深入聞白文選屯兵木邦乃就文選謀曰王入緬救漢兵無入緬關我兵若入恐變生不測清兵萬一隨來無險可恃莫若就邊地擇安屯住招集以圖興復文選以王既入緬無重兵護衛請身入謁王與定國謀不合定國遂自引兵從孟定府過取馬抵猛緬屯扎前各營潰兵陸續來集兵勢稍振越數月移營孟連賀九義及文選部

三藩紀事本末

卷四

五

文選白與定國別即由木邦至錫薄所至縱兵大掠聲達阿瓦阿瓦有新舊二城新城緬王所居以舊城居王文選急攻新城城中無備且破矣緬王紿言俟三日出新城讓王文選信之退兵十里而城中餉糈復固既三日文選復引兵進攻反爲所敗遂引兵赴孟良會定國定國遂同文選赴阿瓦其國用得勝所部兵仍還文選時十七年庚子九月也緬人知文選敗定國必復來乃益修戰守脩十八年辛丑四月定國至阿瓦使人入緬求王緬人不許定國見緬人脩

三藩紀事本末

卷四

六

禦已固乃退兵三十里下營明日緬人見定國退即於城外立木城曰移而前遂逼定國寨五月以象兵與定國戰於木城下定國前隊稍失利文選引兵橫衝之緬人大敗退保新城文選定國決計渡江先遣都督丁仲柳於阿瓦上流造船緬人知船工將竣以正兵綴定國而別遣奇兵搗船廠仲柳棄船走船悉被焚定國與文選議復進洞那一面造船一面攻新城使兩不相應乃俱移營定國在前文選在後國用得勝以九義之死而定國至耳遂挾文選北走將來

奔於 我朝至耿馬適與吳三省軍相值三省者定
國舊部安隆之敗三省尋獲大營妻子來詣定國於
孟艮而定國已移營不相遇至磨乃宗堯有叛志收
而殺之然兵弱不敢入緬地流連孟定耿馬間文選
退走過三省軍文選見三省不言而涕出三省察軍
情有變因言雲南降者皆怨恨不得所人心思明甚
於往日於是張趙復心動遂與三省同屯於錫薄我
平西王吳三桂偵知李白情隙乃令馬寶率兵追文
選且招之而自率 大兵總緬時文選已去錫薄
三藩紀事本末 卷四 七

皇上恩免俘見 康熙元年壬寅四月二十五日王與
妃及世子俱終於雲南沅江總兵皮熊聞王就執走
避水西絕粒七日不死 大兵聞遣騎執熊至背立
不順命積十三日不食始瘞十四日乃斃仍戮屍熊

堵趙默亦被執索紙書絕命詞受戮鄧凱者從王於
緬王既死入昆陽普照寺為僧定國聞阿瓦消息
遣人入車里暹羅諸國乞兵圖興復會一營人馬盡
死六月十一日定國生辰病作二十七日定國卒臨
終謂子嗣興及靳統武曰寧死荒徼無降也定國死
未幾統武亦卒嗣興來降

蜀亂

順治元年甲申張獻忠據全蜀惟遵義未下兵部右侍郎總督川陝軍務樊一蘅及督師王應熊避其地因檄諸郡舊將會師大舉會巡撫馬乾復重慶松潘副將朱化龍同知詹天顏復龍安一蘅乃起舊將甘良臣爲總統侯天錫屠龍副之合參將楊展遊擊馬應試余朝宗所携潰卒共得三萬人二年乙酉二月攻叙州應試朝宗先登展繼之僞都督張化龍走遂復叙州賊將馮雙禮率兵來爭而敗僞安東將軍孫

三藩紀事本末

卷四

九

可望援之相持一月一蘅糧盡退屯古蘭州展退屯江津賊乃截化龍於羊子嶺化龍率番兵衝之賊驚潰遁去一蘅命展應試取嘉定叩着故總兵賈聯登及中軍楊維棟取資蘭天錫高名佐取瀘州李占春于大海守忠浩初乾旣復重慶賊遣劉文秀來攻會副將會英與參政劉麟長自遵義至與大海占春張天相等奮力夾擊破賊兵數萬英威名振蜀中亦受一蘅節制其他據城奉征調者洪雅則有曹助及監軍副使范文光松茂則有監軍僉事天顏幾萬則有

譚弘譚誼一蘅乃移駐納溪居中調度二年丙戌春展等盡取川南地獻忠大忿恨盡屠境內民沈金銀江中焚宮室急遣可望文秀秋三品王復臣等攻川南州郡連戰不利英祥等乘間趨成都七月賊棄成都走順慶時川中諸郡惟保寧順慶爲賊將劉進忠所守而進忠所部多川兵獻忠恨川人之不附已也旣屠其民將盡殺川人之爲兵者進忠聞之大懼赴王師降且告獻忠所在十二月王師殺獻忠於臨寧賊兵悉潰而南時英駐重慶稱最強可望猝至

三藩紀事本末

卷四

十

重慶英出不意敗死賊遂陷綦江督師應熊退避畢節衛朱幾死永明王以呂大器代之四年丁亥賊入遵義而是時大兵入川所至俱下大海退入于涪袁紹去夔而入於黔之婺川占春避而東下諸擁兵者率瓦解川地盡入版圖矣已而王師追賊至遵義根盡引還於是王祥等復入保順二郡一蘅再駐江上爲收蜀計上表永明王王以一蘅爲戶兵兩部尙書加太子太傅諸將祥等進爵有差於是韜復入重慶大海占雲陽占春據涪州諸據巫山譚文據萬

縣弘據天字城天錫據永寧應試據蘆衛祥據義
展據嘉定化龍助等各據地自擅而宗室未容藩及
故備巡撫李乾德以摠制至楊喬然江爾文以巡
撫至各自署置官多於民李自成餘孽李亦心郝搖旗
袁宗弟等復擾變巫間一衛令不行惟叙州一郡而
已五年戊子容藩自稱楚世子天下兵馬副元師建
行臺於夔武岡之敗傳永明王已死大器過占春營
具言王無恙容藩乘機僭竊嘗得罪占春以爲然李
乾德亦傳檄聲容藩罪容藩益奮乃北依一譚以兵

三藩紀事本末

卷四

土

攻石砬司占春援之容藩兵敗走死雲陽是時川地
咸附於永明王乾德者少好占驗至蜀諸將中惟許
賴及武大定遂結二人爲腹心賴故獻忠別部所稱
姚黃十三家賊大定則小紅狼別部也賴與占春素
不協時駐重慶兵強而饑乾德遣人說展與合兵展
與占春素厚富而弱藉袁武之強以自固納之約爲
兄弟然展能與袁武合而不欲與占春絕也時通聞
問饒以銀米袁武有所求顧不甚遂因恨展既賴從
屯健爲展以生辰來爲壽乾德因說賴殺展而分其

費展死諸將皆解體故乾德卒至於敗可望聞展死
將圖蜀乃爲展訟免使王自奇將兵由川南進而別
遣文秀及白文選渡金沙河出黎州敗王祥於烏江
河取曹勛而襲其後趙嘉定時袁武方拒自奇於川
南撤師還救自奇尾擊之袁武大敗悉就擒乾德投
水死兵復東三譚俱降乃遣別將盧名臣下涪州古
春敗走大海在忠州知不支引兵出夔入楚與占春
來降於王師文秀遂據蜀七年庚寅正月文秀選
雲南令文選守嘉定劉鎮國守雅州三月大兵南

三藩紀事本末

卷四

主

征文選鎮國俱敗王師入嘉定文光天顏死之初
展之死文光入山不視事至是死焉九月一衛亦死
於山中蜀中將士俱盡九年王辰文秀文選率兵來
攻保寧大兵奮擊破其象陣十六年己亥弘諸俱
納款時弘諸已殺文安之與劉體仁李來享等欲
討之二人懼來降未幾取馬湖叙州降卒勝於武隆
放而用之於是獻壁之援蜀者亦盡自成遣蔣郝搖
旗袁宗弟劉二虎等尙據巴東十八年辛丑奉旨
三省會勦王師駐萬縣賊棄夔州康熙元年王

寅正月元旦大軍銜枚進奪羊耳關賊焚天昌縣以
遁二年癸卯復犯巫山 大軍與賊戰而還兵密斫
其營賊大潰二虎投縋死追搖旗宗弟獲之蜀地悉
平

鄭成功之亂

鄭成功南安人父芝龍娶倭婦生初名森芝龍見森
於唐王王奇之賜國姓名成功 順治二年丙戌三月
王封成功爲忠孝伯福州破成功母死於兵成功號
慟不自勝芝龍約降成功泣諫不聽我貝勒挾芝龍
北去成功遂與所善陳輝張 等乘二艦入海收兵
南澳得數千人四年丁亥聞永明王由榔僭立於肇
慶文移用永歷年號成功歸自南澳時廈門涇州爲
鄭彩鄭聯所據乃泊鼓浪嶼廈門者中左所也涇州
者金門也隸同安爲兩島七月入寇海澱不克而還
八月與馮達合攻泉州敗我提督趙國佐於桃花山
遂圍泉州五年戊子我副將王進自漳來援成功解
圍去三月攻同安守將王彪折光秋棄城走遂入之
復寇泉州九月我修國器陳錦李率泰援之成功乃
退 大兵屠同安六年己丑三月遣施琅楊才黃廷
何宸樞等寇漳浦守將王起鳳降授僞鐵駐鎮彝改
僞正兵鎮遂下雲霄抵詔安中分水關令黃廷何宸
樞守盤陀嶺官軍攻盤陀宸樞死焉七月永明王遣

使至島封成功爲廣平公七年庚寅潮人黃海如陳
斌道成功入潮州敗 我師於潮陽師還入兩島
兩島爲鄭所據成功師抵廈門聯方辭臥萬
石嶽報至不得通詰朝酒醒出見成功咲曰兄能以
一軍見假手聯未及對諸執銳者前矣連麾軍過聯
船兵士皆感服莫敢動遂并聯軍移率所部遁於南
中已殺聯而復移成功將至移議全軍出避聯不從
又不設備故及成功既入兩島軍勢益強海寇皆屬
焉十二月 王師下廣州守將杜永和奔瓊州成功

主藩紀事本末

卷四

五

謀往接之八年辛卯率衆而南二月次平海衛我聞
撫張學聖聞成功南發急調馬得功取廈門僞守將
鄭芝莞遁四月成功還自平海誅芝莞遂趨廈門而
得功已爲鄭鴻達所攻逸去兩日矣是月施琅來降
世祖以琅爲福建水師提督駐激項有軍校犯海令將
殺之成功急止之不從故成功遂殺琅蘇茂從琅
遂來歸於是成功并憾茂五月成功寇南溪十一月
敗我提督楊名高於小營鎮十二月寇漳浦九年壬
辰正月寇海澄二月寇長泰我副將王進勇敵無號

老虎成功僞中提督甘輝與戰於北溪兩馬相搏不
相下已而兩家兵至乃解進入馬泰輝攻破之進走
郡城漳州局邑皆下五月成功圍漳州廿七閏月城
中食盡人相食枕藉死者七十餘萬人間存者氣息
僅屬雖悲泣不能下一淚有士人餓死鄰舍兒竊食
之朋中歷歷皆故紙字畫隱隱可辨鄰舍兒見之一
慟亦絕十月金固山援至成功令僞右衛鋒鎮柯朋
接戰而敗僞禮武鎮陳鳳援之亦敗僞右武衛周全
斌援之亦敗成功大崩潰退保海澄十年己巳五月

三藩紀事本末

卷四

六

金固山攻海澄城壞百餘丈成功親立雉堞堵禦不
能破一日空炮迸發成功曰是將臨城矣勒兵持斧
以待令曰敵至方斫官軍渡濠呼登城衆執巨斧以
斫墻墮落濠爲之平固山始解圍去十一年甲午
世祖遣人入海招撫芝豹就撫入京成功不順命時方
議撫局成功乘機登岸措餉大擾福州興化等郡十
月復遣滿員入海議撫無順意歸報乃置芝龍於高
祖芝豹於寧固塔十二月寇漳州我漳州守將劉國
軒降於成功十邑皆下遂畧泉州不能破而還十二

年乙未正月寇仙遊五月遣僞 派伯洪旭僞北鎮
陳六御寇舟山破之以六御守 因招降我台州鎮
馬信靈波張宏德六月破安平鎮及惠安同安南
安三邑十一月我定遠大將軍庶子王至闡成功還
回島中十三年丙申正月庶子王自泉州出攻兩島
風不利引還五月殺蘇茂茂從施葛成曳眼之至是
敗於揭陽遂令殺茂六月黃福及茂部將蘇明來降
世祖以梧爲海澄公駐漳州明爲多季幾尉邦內大臣
梧從蘇茂敗於揭陽故來降十月庶子王班師成功

三藩紀事本末

卷四

七

進畧溫台等郡十四年丁酉三月成功回島遣甘輝
周全斌攻寧德殺我滿師阿克襄襄既隊馬猶手刃
數人而死十五年戊戌永明王遣周金湯航海進成
功爲延平郡王成功遂議大舉入寇金陸七月以黃
廷爲僞大提督畱守餘俱從行甲士十七萬習流五
萬習馬五千戈船八千鐵人八千鐵人者周身披鐵
畫以朱碧影文陳於行首等立視馬是而斫之至浙
江攻陷樂清等縣次陽山暴風漂役八千餘人成功
回子嗣焉十六年己亥五月至崇明諸將請先取崇

三藩紀事本末

卷四

六

明爲老營不聽七月抵焦山成功集諸將議曰瓜鎮
爲金陵門戶宜先破之乃令僞右提督馬信前鋒鎮
統領余新進奪諱家洲僞材官張亮督善泅水者盪
舟斬斷滾江龍僞兵侍張煌言會僞水師提督羅
章侯滾江龍既斷即進據瓜州上流焚奪滿洲木城
成功與甘輝翁天祐等直搗瓜州我操江朱衣祚城
守左雲龍率兵一萬會戰背港而軍戰未合張亮已
斷滾江龍對岸夾擊僞右武衛統領周全斌率兵帶
甲浮渡直抵城下僞正兵鎮韓英奪門入城遂破雪
龍陣歿衣祚逸去其譚家洲及滿洲木城俱潰成功
令僞援勦左鎮劉猷守瓜州餘皆渡江趨鎮江我提
督管效忠以步兵駐守銀山騎兵移當大路成功以
銀山迫府治爲必爭地夜引兵奪之遲明 大軍分
五路三疊壓壘而軍成功令發火炮多鼓鉤聲江水
震沸兵士皆下馬殊死戰效忠北鎮江守將高謙降
成功以周全斌黃昭守之屬邑皆下甘輝進曰斷瓜
州則山東之師不下據北固則兩浙之路不通但坐
鎮此南都可不勞定也不聽率師薄金陵八月至觀

青門以黃安總督水師守三叉河口成功率諸將由
儀鳳門登陸屯岳廟山甘輝以守禦既固恐難猝收
爲疎不聽大軍以千騎來薄偽前鋒鏖余新擊敗
之遂輕敵不設備軍士捕魚飲博爲樂我副將梁化
鳳偵知之出儀鳳門穴城出軍皆衝殺疾走薄新營
斬不乃甲遂就擒成功急令翁天祐馳援已無及
大兵既敗余新遂以步卒數千直搗中堅而以騎兵
數萬繞山後出其背前後夾擊成功大敗諸僞將各
潰走不相顧成功麾軍急退甘輝且戰且走至江騎

三藩紀事本末

卷四

尤

能屬者三十人被執殺九月成功還師攻崇明不下
僞正兵鎮王起鳳傷炮死十月遼島吳甘輝而後人
曰我從甘輝言不及此立廟祠之十七年庚子五月
世祖命將軍達素總督李奉泰率兵大搜兩島令大船
出漳州小船出同安檄廣東投誠將士許隆蘇利等
會海上成功令陳鵬守高崎過同安之師鄭恭出清
州過廣東之師自勒諸部折海門以禦漳州之來討
者成功既至海門令僞五府陳堯葵傳令諸將碇海
中流按軍不動令未畢漳船風利遂迫海門諸將舍

率受命未敢先發大兵乘之僞閩安侯周瑞與陳
堯葵俱死焉日向于東風轉盛成功自手旗起師風
吼薄立北人不請海性眩暈不能軍而退是日同安
軍出高崎陳鵬約降僞副將陳蟬覺之口事急矢當
夾一死戰殲其屬與僞兵鎮陳璋合擊之我兵
退陷於漳而潰成功殺鵬以蟬代之許隆蘇利後二
日始至知兩路功不成遂還達素回漳州自殺十八
年辛丑成功議取臺灣臺灣東倚山西薄海北界雞
籠城與福州對峙南則河沙磯小琉球近焉周泰三

三藩紀事本末

卷四

于

千里水陸之達咸脩初芝龍與群盜出沒其地後爲
紅夷所據成功自江南敗還地處兵弱適紅夷甲螺
何斌逃至廈門見成功盛言臺灣富彊爲四省要害
且言司取鼎成功大嘉東甲遂行三月泊澎湖次鹿
耳門距耳門者水淺沙膠海道紆折僅容數武成功
至適水驟漲丈餘大小戰艦銜尾而進紅夷大驚成
功引兵登陸克赤嵌城遂攻王城堅守不下乃環七
崑身以逼之十月命蕙之龍於柴市鄒氏子孫在京
者無少長皆伏誅十二月成功圍王城不下乃縱火

燒其衣板船敗者一大終無降意成功乃使人告之曰此地乃先人故物今我所欲得者地耳餘悉以歸爾荷蘭乃降成功既得臺灣制律法興學校收臺灣爲偽安平鎮赤嵌城爲偽承天府府一曰承天縣二曰天啟萬年 康熙元年壬寅五月成功卒成功自僭亂至今凡十七年卒年三十九時成功長子經在廈門臺人以成功弟襲理臺事六月計至島經自稱招討大將軍嗣立我靖南王耿繼茂總督李率泰遣人持書招經經請如朝鮮事例不報經於是以周全

三藩紀事本末

卷四

三

祇爲偽五軍都督與陳永華馮錫範等帥兵還臺黃昭藩拱宸謀奉襲拒經十一月昭攻經經潰全斌率兵力戰經還射昭昭殪衆皆遂巡稅甲經遂入臺二年癸卯永明王計至經猶稱承歷年號殺鄭泰以其貳於襲也泰子續緒弟鳴駿僞忠靖伯陳輝僞武衛楊富僞虎衛何義等俱來降於是 天子銳意南征遣人約紅夷合兵攻島十月耿繼茂李率泰滿帥郎賽合紅夷出泉州提督馬得功出同安黃梧施琅出漳州經令全斌禦之得功先至戰於島 於陣已

而 王師大集全斌潰退守銅山 大兵入兩島兩島之民燭焉三年甲辰黃延周全斌林順俱來降四年乙巳水師提督施琅疏請攻臺不克而還 上命琅及全斌俱還京七年戊申上命明珠蔡毓榮至漳州造興化知府慕天顏持書招諭經遣柯平葉寧入奏請如朝鮮事例不報十一年壬子吳三桂據雲南四川貴州以叛十三年癸丑耿精忠據福建執總督范承謨以叛入閩鎮將皆附於精忠五月精忠調海澄總兵趙得勝兵得勝不從來奉經經以得勝爲僞

三藩紀事本末

卷四

三

與明伯左都督時經偷安日久兵甲鈍敝精忠易之經遣人於精忠借漳泉二府精忠不許耿鄭交惡經遣馮錫範取同安精忠僞守將張學堯降精忠懼使王進守泉州王進者老虎也時降於耿至泉未幾爲王錫範所逐先是經僞平北將軍王進功入奏精忠露之福州至是進功子錫範誘殺泉州守將賴王遂逐進而附經經以錫範爲僞指揮使七月 王師圍潮州精忠不能救僞總兵劉進忠納款於經經遣僞援勦左鎮金漢臣率舟師援之全軍俱沒九月精忠

命漳浦降絕兵劉炎與王進爲特角取泉州十月劉國軒敗進於塗嶺十一月趙得勝王錫範攻漳浦劉炎降於經遂援潮州與王師戰於北岡潮州圍解十三年中寅正月精忠使張文韜往經議和以楓亭爲界始通好也五月國軒入潮州與何佑進忠相屬邑之未下者我平南王尙可喜帥兵十萬來攻晨掩佑軍佑死戰國軒繼之可喜北六月經師諸將圍漳州先是癸丑我海澄公黃梧卒於漳州于芳度權知軍事經再入島以芳度爲僞德化公芳度陽受命陰

三藩紀事本末

卷四

三

通本朝事世經率兵攻之芳度使兄芳泰突圍入粵乞救自與諸將分守四門攻圍六閤十月部將吳淑開門出降芳度投開元寺東井以死不及援師聞三日耳事聞上震悼贈王爵諡忠勇世襲十二代經入漳州十四年乙卯二月吳三桂兵至肇慶碣石總兵苗之秀東莞守將張國勳降於經經有韶州平南王尙之信降於三桂三桂檄讓惠州於經國軒入據之五月精忠汀州僞守將劉應麟以州款於經經以應麟爲僞奉明伯使吳淑入據之始叛盟也九

月王師入閩精忠降其興化僞守將馬成龍以州降於經經以成龍爲僞珍齒伯使許耀入據之耀沈酒酒色不在軍事乃以趙得勝何佑代焉十一月精忠邵武僞守將楊德以州款於經經以德爲僞後勁鎮吳淑入據之當是時經悉有泉潮漳詔惠汀興邵八郡之地十二月王師敗吳淑於邵武城下淑奔還島中十五年丙辰正月王師圍興化何佑疑趙得勝貳於我戰敗不救得勝死之佑奔泉州興化陷二月漳泉潰經遁入島二月我和碩康親王遣知府

三藩紀事本末

卷四

三

張仲舉復申前議經勿從四月移諸將入臺劉炎奔歸王朝劉進忠降於吳三桂尋歸王朝俱隳燕市國軒棄惠州回島八郡盡失十六年丁巳二月國軒入寇玉洲三汊河福河下許等堡俱下擊敗援兵於江東橋取石馬遂入鎮取灣腰樹馬洲丹洲諸堡是時總督耶廷相按兵漳上祠公黃芳世都統胡甌寧海將軍喇哈達都統穆黑林平南將軍賴塔副將朱志麟姚公子李阿司等先後來接俱敗國軒遂取平和漳平圍海澄六月逮耶廷相以吳興祚爲副撫

就啟聖為督趨諸軍援激諸將高壘自完顯親不
救城破提督畏應舉共黃監死之國軒進陷長泰
同安乘勝圍泉州梅勒雅大里城守不下乃徇南安
永春安溪德化等縣八月 官軍復漳平長泰平和
等縣我學士李光地道刺寧海賴平南山安溪出同
安巡撫朱琪祥由仙遊出永春提督楊捷出興化下
惠安槍兵林賢黃錫林于威帥舟師由閩安出定海
赴期援泉八月林賢等敗偽樓船中鎮蕭琛於定海
國軒退還漳州以二十一鎮兵與 王師戰於龍虎

三藩紀事本末

卷四

重

山部統胡兇先合不利啟聖援之亦潰精忠故仇鄭
親督戰立斬逆裔者三人大呼而入馬平南繼之陣
斬偽海鎮鄭英吳正璽等破營十六座斬首四千級
捕虜一千二百人亡溺以萬數國軒泗河道十八年
已未十月 官軍攻蕭井寨吳淑被壓死啟聖開第
於漳州曰修來館以官爵銀幣俱來歸者漳泉間人
爭稱啟聖能懷遠也十九年庚申春正月提督萬正
色及總兵林賢陳賢黃錫楊嘉瑞以舟師伐烏通海
運與詐提兵與之沿海上下經命偽左武衛林陸率

陳江勝朱天貴禦之既望我軍畏其眾也不戰而
潰天貴來降二月國軒入島啟聖乘間復十九寨遂
覆兩島經及諸將遁入臺二十年辛酉立月經率於
臺灣嗣立凡十九年經長子克塽向監國實非鄭氏
出經死經母董即收克塽殺之以克塽嗣十月啟聖
疏薦萬正色為陸路提督施琅為水路提督圖大舉
琅治兵平海二十二年癸亥六月 官軍發銅山窺
澎湖國軒帥兵屯風櫃嶼牛心灣以待琅令監理會
賊吳啟爵張勝許英阮欽為趙邦試等以七船突入

三藩紀事本末

卷四

天

縱火焚舟國軒分兩翼合擊琅自將突圍赴援互有
殺傷明日 大兵取虎嶼并彭水故敵吸 王師雲
集泉水忽甘眾志益奮琅乃分兵為八隊每隊七船
各三其登琅居中餘以屬諸將國軒發火矢噴筒煙
焰蔽天 我軍戮力戰無生志陣軒偽將林陸丘
輝江勝陳啟明吳潛王隆等國軒兵士死者萬餘人
焚大小戰艦二百餘艘國軒大潰從吼門佚出澎湖
破國軒入臺與馮錫範何伯丘磊等奉克塽決計來
降七月遣劉國昌馮錫珪等齎延平王金印一抬討

大將軍金印一公侯伯將軍銀印凡五籍土地府庫
軍實諸軍門降八月琅至鹿耳門國軒使人除道迎
入克塽開立凡二年時年十五自成功迄塽凡三世
三十八年僭偽悉平克塽至京師授漢軍公錫範漢
軍伯國軒天津總兵何佑梧州副將設府一曰臺灣
縣三曰臺灣曰鳳山曰新羅二十九年庚辰 上特
命成功及子經之喪歸葬南安寧靜王術桂者遠王
後渡海依成功彭湖既破術桂以王印授克塽遂投
縋死妾袁氏王氏秀姑梅姐荷姐從縋于堂越十日

三藩紀事本末

卷四

毛

葬於鳳山縣長治里

襟亂

順治二年乙酉金聲桓入南昌南九款附德化李舍
初傾家起兵眼山連破德安瑞昌時民情初附惶惑
驚恐無敢言討舍初者未幾舍初所部王拐子私款
於我守潯將余世忠因襲眼山舍初死之同死者生
員李映陽武生唐扉鄧士鳳熊九鼎宗麻子

順治二年乙酉七月德安郭賢操起兵克德安遂破
建昌所部高長子私款於我執賢操以獻時方議撫
周釋勿殺三年丙戌四月賢操集眾圖再舉 我師

三藩紀事本末

卷四

天

偵得環其廬焚之獨賢操跳逸去五年戊子金王叛
賢操復投袂起為我潯帥所執殺之子七次良錫與
從子良鏃攻建昌中流矢死三良鏃從鳥兵營戰死
同起兵死者德安諸生桂登魁胡成登魁妾胡氏從
死

順治二年乙酉右副都御史新昌陳泰來指贊募衆
遣所部李凌虹提兵復萬載殺我所遣令杜章卿連
破新昌十二月令子正儀正儼往他省而自帥師東
下金聲桓使署驛傳道載國士招泰來而以 大軍

隨其後國士入見泰來甫出 大兵已壓壘陣矣泰來不及脩兵遂敗泰來死黃氏祠中國士與泰來姻也故聲桓使之給泰來而使之不疑同起兵死者瑞州劉詒新謹延椿胡親民

順治二年乙酉 我兵下瀘溪以李光署縣事邑貢生魏一柱縛光送鄭形所剛之與張載述畫策守瀘敗 我師於密潭四年丁亥王得仁下令族瀘之丁傳魏二族一柱逆棄妻子走閩襲破將樂聯結永西德化與安諸藩政克建寧 王師至閩而攻之五閩三藩紀事本末卷四

月始破一柱與諸藩俱死之惟與安先事出不與

順治二年乙酉南昌舉人汜水知縣胡海定與海用董德興起兵金川十月 王師取婺源金川兵絕我糧道 王師退復攻婺源入之殺我所置官吏 王師襲海川諸營定被執論殺首既殊而不仆同死者為楊新

順治二年乙酉起兵龍泉者為天啟進士劉士楠入泰和廬陵三年丙戌吉安復陷士楠遣四子輩屢入閩求援而令季子穉升從李陳玉起兵信豐為賴聲

援頭破避於黃田五年戊子金王牧土植復令賴聲募兵從別一勝圍贛州而令穉升趨南雄金王賊歸匿龍泉郡守索之急乃絕粒死穉升後戰死長橫鄉順治二年乙酉南都陷江北總兵黃斌卿遁歸唐王僭立斌卿上恢勦事宜力陳舟山為海外巨鎮北可窺長江南可取吳越唐王善之封斌卿肅肅伯令屯兵舟山斌卿於是立制度籍民田田皆入官民十五以上者籍為兵聚糧造船為竊據計二年丙戌六月魯王敗於浙東平夷將軍定西侯張名振護王出海三藩紀事本末卷四

年丁亥有兩王子浮海來至斌卿沈之外洋而奪其貲六月忠威伯賀自甌來歸殺其全家奪其船五十號是時斌卿勢張甚有標將王大振者斌卿取索無厭足乃逃去與鄭彩張名振阮進等共討斌卿逆跡於魯王王命諸鎮會討斌卿將佐皆逃阮進手研斌卿破其腦而沈之海

吳江進士吳易初爲史可法監軍揚州蘇州相繼入
易聚衆走太湖與同邑舉人孫兆奎諸生沈自炯自
炳武進吳福之等結營長白蕩朱涇四保漚則有諸
生周毓祥周謙等出沒旁近州縣以助餉爲名富家
大室率遭搶劫黠者或預賄以免禍 我兵搜勦則
彼出此入此出彼入間或相遇互有殺傷四五年間
湖路梗塞是亦江南一大劫也 順治二年乙酉十
二月八日諜報賊在泖西地方發兵出勦賊遁去
官兵至上澤鎮縱肆擄掠總鎮聞臬示十數人令搜

三藩紀事本末

卷四

五

各船所掠婦給還本夫兵士畏法遂以所掠之婦沈
之江中三年丙戌正月忽傳白黨破城城中男婦悉
走避明日搜捉逃民駕船以緝賊五月五日賊聚四
保滙泛蒲酣飲 大兵掩至殺數百人獲其魁羅騰
蛟五月六日白黨張飛遠襲破金山衛張故諸生兄
弟俱負膂力與吳易合營襲衛城漏鎮出戰飛遠遂
遁去先是飛遠約城中助已者悉墨其鼻飛遠既遁
城中之通張者鼻尚墨也協鎮悉殺之七月獲周毓
祥送南京殺之周謙來降未幾獲吳易殺之杭州入

月白黨悉來降提督吳兆勝人給一免死牌其頭目
悉於原官加銜一級於是乞兒賤隸皆入白黨者悉
有參游之號

順治二年乙酉六月三日吳淞副總兵吳志葵帥舟
師入申浦直抵米車塘駐泊旗號四會松人望之以
爲義旅也及至惟以令箭提某富室索銀若干某富
室索米若干從兵大掠所至一空遂逐我 朝所置
守令公署獄舖盡毀於是松城育民而無官既移泊
黃天蕩窺蘇之閘門令參將魯之輿以五百人攻之

三藩紀事本末

卷四

五

魯殺於陣全軍殲焉志葵氣沮退師泖中已而廣搃
督沈猶龍據松江而陳子龍徐孚遠等亦起兵太湖
中軍號振武然與志葵俱泊城外不與城守城破亦
不能救也 王師取松江志葵將航海以遁移師中
浦抵得勝港我 師以小舟薄之擄其不意須臾火
器齊發烟焰蔽天軍遂大潰志葵被執乞降不許殺
之浦中積尸如丘焉子龍後死吳兆勝之亂

盧凌王鵠妻劉淑英父鐸揚州太守死璫難淑英年
僅八而寡常割股以療姑疾甲申國變自矢報國遂

集家僅百人捐貲召募成一旅 順治三年丙戌楚將張先壁駐永新淑英領所部赴焉張奇其才欲娶之淑英不可張因分遣其部衆淑英忿恨卒

順治三年丙戌 大兵取廣州四年丁亥三月兵科給事中陳邦彥及新會王典潮陽賴其肯先後舉兵說甘竹灘積盜余龍圍廣州而已發高明兵從海道入珠江與龍會時 大兵在桂林聞亂還救聲言取甘竹灘龍軍素無紀律遂退邦彥亦却歸四月遣門人馬應芳會龍軍取順德應芳敗赴水死龍再戰於

三藩紀事本末

卷四

三

黃連江敗歿初廣州之圍我巡撫佟養甲獲降者知謀出邦彥襲其家執妾何氏及子初尹虞尹以招邦彥邦彥不從養甲壯之仍善待其妾及子後郡紳李皇一舉人杜璜起兵攻擊慶乃殺之璜等亦敗死八月東閣大學士陳子壯亦起兵九江邨兵多番戶番鬼善戰九月邦彥密約子壯復攻廣州水陸並進且約原廣州衛指揮楊可觀爲內應子壯先二日至城中不敢應又張檄者爲我所獲事以不果可觀被殺李成棟攻張家玉於新安邦彥與子壯謀曰成陳

聞警必急還我伏兵禺珠洲側而公以大艦逼其西可以得志望書旂而朱旂者我軍也成棟還至禺珠洲側邦彥以火舟衝之焚其敗舟成棟引而西會日暮子壯不能辨旗幟疑皆敵舟也陣遂動 大兵擊之遂潰子壯長子上庸戰歿會故御史麥而修破高明迎子壯子壯奔高明邦彥奔三水未幾清遠指揮以城迎邦彥邦彥入清遠與諸生朱學熙同城守數日城破邦彥率兵巷戰肩受三刀遂被執略獄五日殺之學熙自縊於朱氏園未幾破高明子壯所署知

三藩紀事本末

卷四

雷

縣宋官連戰死子壯而炫執至廣州論殺子壯母自縊 順治四年丁亥故廣信巡撫張家玉與舉人韓如璜結鄉兵從東莞入之籍前尙書李覺斯家以搗士甫二日 大兵至家玉敗走西鄉如璜戰歿家玉祖母陳母黎妹石寶俱赴井死妻彭被執不辱死西鄉大豪陳文豹奉家玉取新安復入東莞未數日 大兵後來攻家玉敗走鐵岡沿途集衆復得數千人遂入龍門博羅連平長寧攻惠州克歸善冠屯博羅 大

兵至走龍門募兵復得萬人分龍虎犀象四營拔增城而據之 大兵水攻分其軍為三奇路虛以自固大敵十日乃敗諸將請潰圍出家王款曰矢盡炮裂欲戰無具將傷卒斃欲戰無人因徧拜諸將赴野塘以死初家王之走鐵岡也覺斯盡發其先壘毀其家廟殲其鄉以復

樂平倪大顯與兄大恢大登俱以勇力聞乙酉饒州司理周損幣致之周敗歸黃道周黃敗從曹大錫

順治五年戊子王得仁大發兵屠樂平軍中聞顯勇

三藩紀事本末

卷四

重

爭取之以爲奇功有俗長八尺餘下馬搏顯顯祈僥應手落已 大兵悉集顯知不支遂自刎大恢大登被執論死

吉水王龍者初從劉同升起兵以所部不戰去已往

來臨吉撫賴問一日爲 我兵所獲龍即詭降夜半

起盡殺同伴即載其旗幟以下過新淦峽江今見旗

幟以爲本兵也出迎江許龍遂起槍殺連破二縣

道已吉水郭文鼎與從姪敬起兵龍與合營 大兵

至鼎敬俱敗獲鼎起水死敬解自論殺龍意書

王龍四字於旗大呼殺賊遂遁去既還 我兵始知

其卽龍也明年金王叛逼招王龍不得越龍入山死

矣同時有安仁僧丹竹者益藩起兵所招三十六營

之一也益藩敗從揭重熙襲撫州掠過我將王得仁

丹竹以步逐馬戰及得仁百幾獲之聲桓兵過安仁

聞丹竹痛遺九騎縛之丹竹聞力疾起呼所部十餘

人先伏於隘偵知金騎在酒肆中丹竹單身入肆金

騎見其爲僧而不知其卽丹竹也因問識丹竹乎竹

應聲曰我卽是連拔刀殺二人七騎者上馬馳過伏

三藩紀事本末

卷四

重

獲其二前再遇伏獲其三惟二騎得歸耳聲桓破廣信多鹵獲丹竹邀之先以木椿置水中因持長槍火箭逐之聲桓兵棄舟走盡得其所獲後率壯士邀具勒零騎之入閩者 大才忽至馬蹶見殺

順治四年丁亥四月松江提督吳兆勝據城以叛先

是三年丙戌六月李成棟調往福建兆勝移鎮松江

有周謙者故從白黨求降者也稍知文墨兆勝昵焉

因通海寇黃斌卿令舉兵內向給事中陳子龍舉人

殷之銘生員張寬等皆與其謀斌卿約於四月十六

日兵至而悔舟非厭不行進日北風大作舟不時至
悔防同知楊之易推官方重朗知其謀潛移書與承
瑞言兆勝反狀承瑞未之信即以其揭下兆勝兆勝
大懼十五日夜將半以令箭促之易重朗至殺之意
明日黃兵必至也天既曙城外寂然副將詹天祥知
事不濟即同都司高永義率兵入執兆勝按察將校
十七人二十四日 大兵至楊江執子龍於廣富林
子龍乘間赴水死由其屍戮之子時陳方五歲亦論
殺之之略張憲遣至南京斬於市

三藩紀事本末

卷四

遺

徵元徵哲建昌人家書封有蔡觀光者其客也
順治五年戊子金王叛 主師圍之哲往援將殺元
心勿能忘也六年己丑七月訛傳瑞德七邑奉靖武
道宗元聞大喜遣入城遂裁所置令劉時俊已而各
邑寂然同黨執元以獻兵卒皆散而觀光心勿善也
七年庚寅將楊等起南昌訪諸走都陽為巡卒所獲
論死

順治五年戊子金聲桓據南昌以叛星子諸生吳仁
起兵應之 王師再平江州江近南康為拒湖計

壘開先寺已敗走都昌得舊鎮張士彥標將黃才潰
兵二百人部勒之翼復舉已而黃才款於我執江來
獻論死

順治一年乙酉吏部尚書郭維經之子應銓應衡應
煜舉兵臨川與 我兵大小十餘戰頗有新獲唐王
授應銓應衡兵部郎中應煜戶部主事維經視師願
州應銓駐兵龍泉為額特角而聲勢不相應四年丁
亥 我兵攻龍泉應銓設伏敗之部將劉文煌引
我兵入城銓衡兄弟皆被執應銓投巖下不死劉一

三藩紀事本末

卷四

遺

鵬欲降之不順命扼吭以死應衡至吉安一鵬伏以
酒庭衡碎飲具大罵鑿齒斷臂以死應煜
學成堡而罵之抽腸死死尤酷



三藩紀事本末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楊陸榮撰陸榮有易互已著錄是編成於康熙
丁酉首紀福王康王桂王始末及四鎮兩案馬阮
之姦次紀順治初年平浙平閩平粵平江右事蹟
及魯王益王之亂饒州死難諸人金聲桓之亂及
大兵南征何騰蛟瞿式耜之死孫可望李延齡之變
次爲桂王入緬蜀亂閩亂及雜亂其凡例自云搜
羅未廣頗有疎漏又間有傳聞異辭者如明史文
苑傳載艾南英以病死而此載其自縊殉節亦僅
據其耳目所及未一一詳核也

蜀漢本末三卷

〔元〕趙居信輯

北京圖書館藏元至正十一年建寧路建安

書院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蜀漢本末

三卷》提要

漢帝世次

太祖高皇帝姓劉氏諱宗字季在位十二年

孝惠皇帝元年七年

高皇后呂氏元年八年

太宗孝文皇帝元年二十三年

孝景皇帝元年十六年

世宗孝武皇帝元年五十四年

孝昭皇帝元年十三年

中宗孝宣皇帝元年二十五年

孝元皇帝元年十六年

孝成皇帝元年十六年

孝哀皇帝元年六年

孝平皇帝元年五年

孺子嬰元年三年

統絕王莽篡國改號十四年

帝玄元年二年

世祖光武皇帝元年三十三年

顯宗孝明皇帝元年十八年

肅宗孝章皇帝元年十三年

孝和皇帝元年十七年

右漢有天下自高帝元年乙未至帝禪四十一年癸未凡四百五十九年

蜀漢本末卷上

趙君信集錄

昭烈皇帝諱備字玄德中山靖王之後也以桓帝延熹四年生於涿郡

中山靖王名勝景帝之子也有子曰貞武帝元朔二年封涿郡陸城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其後有名雄者舉孝廉官至東郡范令雄生弘亦仕州郡弘生昭烈昭烈美丰儀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有大志少言語喜怒不形於色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爲業舍東南有桑

高五丈餘童童若車蓋往來者惟其非凡或謂當出貴人昭烈少時戲樹下曰吾必乘此羽葆車叔父敬曰汝勿妄言臧吾門矣

靈帝熹平四年學於郡人前九江太守盧植

年十五母使行學與宗人劉德然遷西公孫瓚俱事植於緱氏山中德然父元起常資給昭烈與德然同其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爾耶元起曰吾宗中此兒非常人也瓚亦深與昭烈相交昭烈以兄事之

及長又從潁川陳紀北海鄭玄游

昭烈好交結善下人豪俠少年爭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販馬周旋於涿郡見而異之乃多與金財昭烈由是得用合徒衆

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起魏郡所在響應昭烈於鄉里合徒衆從校尉鄒靖討之有功除安喜尉六年從鄒尉母丘毅詣丹陽募兵與賊遇於下邳力戰有功除下密丞尋去官○是歲帝崩子辯立前將軍董卓以兵入朝自爲司空廢少帝爲弘農王立其庶弟協又自爲相國弑皇太后何氏獻帝初平元年年卓弑少帝發諸陵燒洛陽宮廟

劫帝遷都長安關東州郡各舉兵討卓

是時勃海太守袁紹河內太守王匡屯河內冀州牧韓馥留鄴給其軍糧紹從弟後將軍術長沙太守孫堅屯魯陽豫州刺史孔伷屯潁川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兗州廣陵太守趙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驍騎校尉曹操俱屯酸棗衆數萬未即進兵久之食盡而散獨孫堅率兵擊卓敗之乃入洛陽修塞諸陵而還

昭烈時爲高唐令往依奮武將軍公孫瓚於薊

以為別部司馬守平原令

二年春二月卓自為太師○昭烈為平原相東屯於齊統屬青州刺史田楷

公孫瓚使昭烈與其將田楷徇青州有功因以為平原相昭烈少與關羽張飛相交善及合徒眾羽時亡命在涿郡與飛為之禦侮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至是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昭烈與之寢則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昭烈周旋不避艱險羽字雲長河東解人飛字益德涿郡人也

致堂胡氏曰人之常情親則慢嚴則疎

惟有德者和而不失其正此非一日之積

也玄德與關張少相交善恩若兄弟而無

慢易之失侍立終日不避艱險而無睚眦

之態不惟見玄德之行義修整而羽飛二

人於賢者能狎而敬之畏而愛之其與庸

愚遠矣宜其卓然有立也歟

趙雲者將常山吏兵詣公孫瓚瓚曰聞貴州人

皆願袁氏君何獨迷而能反乎雲曰天下誦

未知孰是民有倒懸之厄鄙州論議從仁政所

戊申百歲

在不為忽袁公私明將軍也昭烈見而奇之深

加接納雲遂從昭烈至平原為主騎兵雲字子

龍常山真定人○是時人民飢饉屯聚鈔暴昭

烈外禦寇難內豐財施士之至者必與同席而

坐同簋而食由是眾多歸焉郡民劉平素輕昭

烈耻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語之而去其

得人心如此

後將軍袁術使長沙太守孫堅擊荊州牧劉表表

軍射殺之

三年司徒王允使中郎將呂布討董卓誅之卓黨

李傕郭汜樊稠張濟舉兵犯關殺允皆自為將軍

呂布東走

是時表紹逐刺史韓馥據冀州表術逐刺史陳

溫據揚州曹操因刺史劉岱死據兗州公孫瓚

殺刺史劉虞據幽州其餘益州牧劉璋荊州牧

劉表徐州牧陶謙各據其境所在州郡咸擁重

兵務相兼并以自強大由是卓黨得肆其凶

四年秋東郡太守曹操擊徐州牧陶謙

興平元年春二月昭烈救之謙表為豫州刺史也

小沛

謙告急於田楷與昭烈救之。昭烈自有兵數千人，謙益以丹陽兵四千。昭烈遂去楷歸謙。夏四月，與操戰於郿，東敗。績會陳留太守張邈迎呂布以攻操，操乃還。冬十二月，陶謙卒，州人奉昭烈為領徐州，駐下邳。

謙疾篤，謂別駕麋竺曰：「非玄德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迎昭烈。昭烈未敢當，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君可以州與之。」典農校尉陳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為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下可以割地守境，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耶？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昭烈遂領徐州。登等遣使報袁紹，紹答書曰：「玄德弘雅有信義，今徐州樂戴之，誠副所望也。」糜竺字子仲，東海朐人也。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貲產鉅億，而雍容敦雅，故謙辟為別駕從事。

袁術表孫堅子策為懷義校尉。○詔以劉繇為揚州刺史。

卷之

子內

二年春正月，曹操敗呂布於定陶。○詔即拜袁紹為右將軍。○二月，李傕殺樊稠，攻郭汜，劫帝入其營。夏，汜攻傕，傕遷帝於北塢，自為大司馬。○曹操攻破定陶，呂布張邈走，留邈年廣陵太守超守雍丘。布歸，昭烈迎為其下，所殺操圍雍丘城潰，超自殺。○六月，張濟迎帝東歸。秋七月，發長安，冬十二月，至弘農，濟反，與李傕郭汜合，追帝至陝，帝渡河入將軍李樂營。○孫策擊劉繇於曲阿，破走之，遂據吳郡。○是歲，詔以曹操為兗州牧。

建安元年夏六月，昭烈與袁術戰於盱眙，呂布襲取下邳，昭烈請降於布，遂與并兵擊術。術攻昭烈，以爭徐州。昭烈使司馬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於盱眙。淮陰相持經月，更有勝負。下邳相曹豹陶謙故將也，與飛相失，飛殺之。城中乖亂，袁術與呂布書勸令襲下邳，許助以軍糧。布大喜，引軍水陸東下，中郎將許耽開門迎之。張飛敗走布虜，昭烈妻子及將吏家口，昭烈開之，引還比至下邳，兵潰。昭烈收餘兵東取廣陵，與袁術戰，又敗。屯於海西，饑困，敗吏士相食。從事麋竺進其妹於昭烈，以為夫人。奴客凡二

千人又以金銀以助軍資于時困匱賴此
復振昭烈請降於布布亦忽術運粮不繼乃復
昭烈為豫州刺史與并勢擊術使屯小沛布具
刺史車馬童僕發遣昭烈妻子部曲家屬於泗
水上祖道相樂

胡氏曰三國之主唯備為賢操才過之而
實小人備有德義蓋君子也非漢德告終
則實祚宜之備矣備不獨不得中天下而
立經營於群雄間崎嶇艱阻僅得鼎足而
操先挾天子據有形勢光濟大業斯則天
運非人謀也呂布何者備乃降之其屯難
盤桓以貴下賤之象也

曹操表昭烈為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秋七月
帝還雒陽曹操入朝自為司隸校尉錄尚書事遷
帝於許又自為大將軍封武平侯○孫策取會稽
○冬十月詔以袁紹為太尉曹操自為司空○呂
布復攻昭烈昭烈兵敗歸許詔以為豫州牧遣袁
術屯小沛

袁術為子求婚於布布許之術遣將紀靈等攻
昭烈昭烈求救於布布左右曰將軍常欲殺

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
泰山諸將吾為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馳赴之
謂靈等曰玄德布弟也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
靈等乃罷昭烈合兵得萬餘人布惡之自出兵
攻昭烈昭烈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為豫州
牧益其兵給粮食使東至沛收散兵以圖呂布
操謀臣郭嘉說操曰劉備有雄才而得衆心關
羽張飛皆萬人之敵為之死用終不為人下也
宜早為之所操方招懷英雄不從

尹起莘綱目發明曰分注載呂布救昭烈
之事而綱目止書布攻昭烈著布反覆小
人不予其救也分注述昭烈歸曹操而綱
目乃書歸許者言歸許則見其歸天子也
分注述操以昭烈為豫州牧而綱目乃書
詔以為豫州牧者言詔則見出於朝廷而
非操所得用也惟昭烈有存漢之心綱目
有予昭烈之意故其書法如此後此四年
書詔昭烈將兵還袁術其義亦然

張濟攻穰城敗死族子繡以其衆歸荊州
二年春正月曹操擊張繡降之未幾復叛○袁術

潛稱帝○三月詔以袁紹為大將軍燕督冀青幽并四州○夏五月詔以呂布為左將軍布擊袁術兵破之○詔以孫策為會稽太守討術○秋九月曹操擊術破走之○將軍揚奉寇掠徐揚間昭烈誘而斬之

尹氏曰楊奉宜書誅而不書者誘而殺之不得為天討也

三年春曹操擊張繡○夏四月將軍段熲等討李惟夷三族郭汜亦為人所殺○曹操引兵還五月劉表救張繡擊破之繡復追敗操軍○秋九月

呂布復攻昭烈破沛城昭烈敗還與操會於梁冬十月共攻下邳十二月禽布誅之

布復與袁術通遣其將高順張遼攻昭烈曹操遣將夏侯惇救之為順等所敗順等遂破沛城虜昭烈妻子昭烈單身走操自出東行助昭烈圍布於下邳生禽之布既至謂昭烈曰玄德卿為坐上客我為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耶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昭烈曰不可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布曰大耳兒最巨信操乃命縊殺之

詔以昭烈為左將軍

昭烈從操還許表為左將軍禮之愈重出則同輿坐則同席

詔以孫策為討逆將軍封吳侯○袁紹攻公孫瓚圖之

四年春三月瓚自焚死○夏袁術北走詔昭烈將兵邀之術還走死○秋八月曹操軍於黎陽以備袁紹九月還許分兵守官渡冬十一月張繡降操○孫策取廬江豫章○曹操復屯官渡昭烈起兵徐州討操以司馬關羽守下邳操遣兵擊之

昭烈之未出也帝舅車騎將軍董承受帝衣帶中密詔與昭烈謀誅操操一日從容謂昭烈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昭烈方食失匕箸值天雷震昭烈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种輯將軍吳蘭王服同謀會昭烈率朱靈等出邀袁術操謀臣董昭諫曰劉備勇而志大關羽張飛為之羽翼恐其心未可得論也程昱郭嘉亦皆謂備不可這樣悔追之不及術既南走露等兵還昭烈遂斬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守

下邳行太守事身漢書東海人昌瑒及郡縣以叛操為痛

建其將劉岱王忠

操自

字公

昭烈

辟為從事

尹氏曰自曹操劫遷天子以來天下已非

漢有董承以元舅之尊親承密詔與昭烈

謀誅操而不克故昭烈在徐曰遂起兵然

前史未有書其討操者獨范史載董承等

受密詔誅操其立義頗精然不言昭烈討

操之舉至陳壽志魏反謂董承等謀反伏

誅其謬妄無理莫甚於此及其志蜀始於

昭烈稱漢中王之下錄其與董承等同誅

操之語此則實事難泯不可得而曲說者

也綱目於此特筆起義其曰起兵徐州討

曹操者正所以扶三綱立九極誅亂臣賊

子於千百載之下使古今大義無時而不

明要使逆亂之徒終無以自立於天下其

垂世教也大矣故曰綱目修而亂臣賊子

懼

五年春正月操殺車騎將軍董承遂擊徐州昭烈

與戰敗績奔冀州操進軍陷下邳獲關羽以歸

董承謀洩操殺承及王服種輯皆夷三族操欲

自擊昭烈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

紹方來而棄之東紹棄人後若何操曰劉備人

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遂敗昭烈於沛盡收其

衆獲昭烈妻子進破下邳獲關羽以為偏將軍

禮之甚厚又擊昌瑒破之昭烈奔青州因刺史

表譚以歸表紹紹聞其至身去鄴二百里迎之

駐月餘所亡士卒稍稍歸之初趙雲以兄喪暫

歸昭烈捉手而別雲曰終不肯德也至是雲見

於鄴昭烈與之同床寢息密遣募兵得數百人

皆稱劉左將軍部曲

二月操還官渡袁紹進軍黎陽夏四月紹遣其將

顏良攻白馬操遣關羽等擊之羽斬良遂破紹軍

操表封羽漢壽亭侯

紹遣其大將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操

使張遼及羽為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

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敢當者

遂解白馬之圍

羽來歸

初操壯羽之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嘆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也吾終不留要當立効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昭烈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

胡氏曰曹操雖忌刻然於昭烈之來關羽

曹操本志

十二

雄

者歟且以利害計之昭烈不死輔以關張縱不能爭操天下然豈不為四肢大害招之焉肯來討之安能克昭烈不死知操不得安枕而卧矣然操不計後患務推誠信以來俊傑既付以州牧之重又資以兵食之助雖勉而行之亦可見其審於取舍增智而明之廟量而大之固霸王之器也

討逆將軍吳侯孫策卒弟權代領其衆○秋昭烈將兵略汝穎之間自許以南吏民多應之與操兵戰不利還於袁紹軍未幾復以紹兵至汝南擊破

操兵斬其將蔡陽

汝南黃巾劉辟等皆應紹紹使昭烈與辟等略地操使其將曹仁擊之昭烈引還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劉表紹遣昭烈將本兵復至汝南與土豪龔都等合數千人遂敗操將蔡陽斬之九月紹攻操於官渡冬十月操襲破其輜重紹軍大潰○詔以孫權為討虜將軍○劉表攻長沙零陵桂陽皆下之○益州司馬張魯據漢中

六年夏四月曹操擊袁紹倉亭破之○秋九月操擊昭烈於汝南昭烈奔荊州

曹操本志

十四

孫

操自將擊昭烈於汝南昭烈先遣從事麋竺孫乾使荊州與劉表相聞至是遂奔袁龔都等皆散表聞昭烈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昭烈以麋竺孫乾簡雍為左將軍從事中郎雍字憲和涿郡人少與昭烈有舊及起兵因隨之後領徐州又得麋竺孫乾與雍並為談客往來使命咸如意指皆以賓友待之

張魯取巴郡詔以魯為漢寧太守

七年春正月曹操復進兵官渡夏五月袁紹卒幼子尚襲行州事長子譚出屯黎陽操攻敗之○昭

烈將兵至葉大敗操兵於博望

劉表使昭烈北至葉操遣其將夏侯惇于禁等拒之昭烈一旦燒屯去惇等追之入伏裏兵大敗生禽其將夏侯蘭趙雲鄉人也雲不以為自近而薦其明於法律昭烈即以為軍正

八年春二月操攻黎陽表譚袁尚敗走操追至鄴遠

九年操攻鄴破之遂自領冀州收表紹甥并州刺史高幹以州降操操攻譚於平原破之譚奔南皮十年春操克南皮斬譚弟幽州刺史熙及弟尚

奔烏桓熙將吏以州降操○冬十月高幹復叛操

十一年操擊幹斬之○烏桓寇邊

十二年夏操北擊烏桓秋八月破之斬蹋頓軍于袁熙袁尚奔遼東太守公孫康斬之

昭烈在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廁慨然流涕表怪問之昭烈曰平常身不離鞍解集肉消今

不復騎解集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反操擊烏桓昭烈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及聞操還求謂昭烈曰不用君言失此大機會昭烈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

來豈有終極若能應之於後此未足為恨也

胡氏曰學道而盡則學不進修德而止則德不立徙政而怠則政有闕處事而倦則事無紀故天以健而久日以常而明莫大之功成於堅忍至天之業本於持守惟聖人盡之賢者則勉勉焉玄德崎嶇戎馬之間如神龍之在陂澤無所因而飛騰也降於呂布歸於曹操借勢於袁紹為客於劉表兵日以弱迹日以孤而氣不少挫志不少懾悲功業之不達悼歲月之如流及劉表悔不用其言乃有事會無極之語以能應之於後為貴不以失之於前為恨是以坎壈而不陷困窮而致亨終能取分於曹操孫權之問魏燕鼎峙此光武所謂有志事竟成者歟

昭烈見諸葛亮於隆中

穎川徐庶見昭烈於新野昭烈器之庶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昭烈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昭烈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

室傾頹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權也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

西山真氏魏曰按是時劉表猶在孔明已逆知其不能守可謂善觀人之國矣

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暗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崑崙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修政治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雒將軍身帥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不箠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

真氏曰或言孔明不當勸昭烈取荆益愚謂荆益漢之荆益也漢不能有而二人據

之昭烈漢之胄也取之以興漢其名義豈不甚正乎

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昭烈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昭烈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真氏曰按孟子曰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不可召之臣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故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皆不敢召孔明其以伊管自處歟若昭烈者

真可與大有爲矣

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早孤以從父玄與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遂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西二十里號曰隆中身長八尺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

真氏曰按其吟今存專譏晏子以二桃殺三士或謂譏曹操之殺孔融輩雖未必然要亦有所爲也

初與徐庶及潁川石韜汝南孟建游學每晨夜徙客抱膝長嘯謂三人曰卿諸人可至郡守

史也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庶與博陵崔州平謂為信然

胡氏曰三國人才之盛後世鮮及然孔明則高邁獨出眉山蘇子以為巍然三代之位未易以世論斯言當矣孔明可亞於伊傳而以管樂自許者謙志也才與仲父等而德則過之或曰方諸子房如何曰是殆難以優劣論也然志士尚友顧希孔明而未必為子房非謂葛賢於張亦非謂子房不逮孔明也此可與智者道耳君子有言劉備敏於曹操世多未喻以言起兵則備最在後以言成事則操先定都劉曄善料彼此者以為玄德有度而遲也愚謂英雄豪傑周游中土莫不以人才為急務方是時四方賢能隱而未見者繫人所聞知如何玄德南趨屯于新野豈知有孔明耶不然何其得徐庶一言遂屈軀枉駕三顧草廬資大計而委心腹乎比曹操下荊州所得者韓嵩蒯越和洽王粲之徒而天下第

一流乃為玄德所有吳魏諸臣無能與對備敏於操殆謂是耶

穎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鑑時在襄陽昭烈訪士於徽徽曰腐儒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問其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士元名統襄陽人少時撲毬未有識者唯從父德公重之使往見徽徽時採桑於樹坐統樹下與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敬異焉其當為南州士之冠是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諸葛亮每至其家獨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德公常謂亮為卧龍統為鳳雛徽為水鏡故徽與昭烈語而稱之庶字元直鶴字廣元建字公威徽字德操州平德公皆字也史失其名尹氏曰自三代衰王政廢士之隨世以就功名者多矣當漢之末群雄雲擾凡一智一能之士莫不乘時奮發斬以自見孰謂一世之龍如孔明者方且高卧隆中抱膝長吟略無意於當世而又以管樂自許者哉向使昭烈不垂三顧之勤則將槁死於荒冢與草木俱腐耳及其一起則功名事業

彪炳顯著不可得而泯沒亮豈大言無當者彼其擇理甚精而慶已甚明謂枉已不可以直人也故不苟合以求售謂托身不可以非所也故不苟仕於僭竊時乎未過則高蹈丘園道苟可行則奮志事業君臣既合魚水相懽則聲大義於天下使興義繼絕翊扶正統之志昭如日星然後篡竊之徒其罪始暴白而不可掩是豈區區一智一能之士隨世以就功名者可同日語哉書昭烈見諸葛亮於隆中其猶聘莘野訪渭濱者越千載如出一轍嗚呼三代而下孰謂出處之正有如孔明者哉不有君子表而公之則孔明亦後世人物耳噫

十三年夏六月罷三公官曹操自為丞相秋七月南擊劉表八月表卒次子琮嗣州事九月操至新野琮舉州降昭烈奔江陵操追及於當陽中郎將張飛拒之操入江陵昭烈由漢津至夏口

初劉表愛琮欲以為嗣長子琦謀自安之術於諸葛亮亮不對後共升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

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求為江夏太守表卒琮領荊州牧曹操南征琮恐懼遂舉州降以節迎操時昭烈屯樊琮不敢告久之乃覺遣所親問琮琮令其官屬宋忠詣昭烈宣旨時操已在宛昭烈乃大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引刀向忠曰今斷鄉頭不足解忿亦耻丈夫臨別復殺卿輩遣忠去乃呼部曲共議諸葛亮勸昭烈攻琮荊州可得昭烈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為死何面目見劉荊州乎昭烈將其衆去過襄陽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昭烈昭烈過斛律墓涕泣而去比到當陽衆十萬餘人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舡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昭烈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若曹操兵至何以拒之昭烈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習鑿齒論曰劉玄德雖頭沛險難而信義愈明每遇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

則情感三軍應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終
濟大業不亦宜乎

操以江陵有軍實恐昭烈據之乃釋輜重輕軍
到襄陽聞昭烈已過操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
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昭烈棄
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數十騎走操大獲其
人輜輜重徐庶母為操所獲庶辭昭烈指其心
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
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
別遂詣操張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驢

卷上

廿三

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
敢近者或謂昭烈曰趙雲已北走昭烈以手戟
摘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身抱昭烈子
禪及保衛禪母甘夫人與俱至昭烈斜趣漢津
適與關羽相會得濟河遇劉琦衆萬餘人俱到
夏口甘夫人沛人也昭烈領豫州屯小沛納以
為妾昭烈數夜嫡室常攝內事隨至荊州生禪
未幾病卒

諸葛亮使江東

初孫權僚屬魯肅聞劉表死謂權曰乞奉命弔

表二子及結劉豫州且以觀變肅未至而琮已

降操遂迎昭烈於當陽長坂因宣權肯致殷勤

之意且勸與權相結昭烈遂往樊口聞操欲順

江東下諸葛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

軍遂與魯肅俱詣權時權擁兵柴桑觀望成敗

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牧

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

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

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

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卑與之絕若不能何

不按兵東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

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

真氏曰按此所以激發權也

權曰希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

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豫州王室之胄

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

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

真氏曰重激發之

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

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

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疆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必矣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疆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曹操左右皆以為孫權必害昭烈程昱曰公今無敵於天下孫權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方人之敵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而殺也

冬十月曹操東下孫權遣將周瑜魯肅等與昭烈迎擊於赤壁大破之操留其將曹仁守江陵樂進守襄陽乃引還

操與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群下莫不失色皆勸權迎之獨魯肅與周瑜力排衆

議贊其拒敵權乃以瑜與舊將程普為左右督將兵肅為贊軍校尉助畫方略與昭烈并力進操昭烈及瑜軍會於樊口操進與遇於赤壁瑜部將黃蓋詐降於操焚其舟舡延及岸上營落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奮鼓震天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淖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為人馬所蹈藉往往陷死泥中昭烈與大軍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饑疫死者大半操乃引軍北還

尹氏曰赤壁之勝吳人專有其功是以他日荊州之爭關羽方詰魯肅以謂烏林之役左將軍親在行間戮力破賊而魯肅則謂始與豫州觀於長坂志勢推弱主上矜愍以濟其患如此則其功固有所歸矣今綱目於此乃書瑜肅等與備迎擊破之何哉蓋當曹操東下之時吳人震懼謀欲迎操雖有周瑜魯肅定謀於內然非昭烈孔明左右感激於外則亦未必成功若是之捷觀之榮桑之說則可見矣書法如此蓋

亦推求其實而權其輕重耳夫豈過哉

十二月孫權圍合肥○昭烈表劉琦為荊州刺史乃引兵徇荊州江南諸郡降之

昭烈南徇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廬江管帥雷緒率部曲數萬口歸昭烈昭烈以諸葛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以關羽為盪寇將軍襄陽太守駐江北張飛為征虜將軍宜都太守趙雲為偏將軍領桂陽太守代趙範範寡嫂樊氏有國色欲以

歸雲雲曰相與同姓鄉兄猶我兄也固辭或勸雲納之雲曰天下女子豈少耶竟不取

十四年春三月孫權引兵還○秋七月曹操軍合肥冬十二月引兵還○劉琦卒孫權表昭烈以左將軍領荊州牧

昭烈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會劉琦卒權復表昭烈領荊州昭烈乃辟南州名士馬良良弟諡廖立陳震鄧方張存等為從事殷觀為主簿又以向朗督梯歸夷道巫山夷陵四縣軍民事良字季常諡字幼常襄陽宜城人兄弟五人

史記

並有才名里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震字孝起方字孔山存字處仁皆南陽人觀字孔休朗字巨達宜城人少師司馬徽與龐統徐庶甚親善劉表時為所○權所署南郡太守周瑜分荊州南岸地以給昭烈昭烈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權以妹妻之夫人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皆執刀侍立昭烈入內心常凜凜

十五年詣孫權於京

劉表故吏士多歸昭烈昭烈以周瑜所給地不足以容其衆乃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瑜上疏於權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義氣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太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決機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

胡氏曰瑜雖有智謀而為孫權畫此策何不知人之甚也劉玄德天下曉雄豈善哉

玩好所能淹留移感哉正使孫權用其說孔明飛羽輩俱在外肯使其主落人掌握而無術以得之耶且瑜所虞者雲長益德而不及孔明又以見孔明雖來往吳中而未嘗見奇於公瑾不為所虞其智大矣瑜欲挾關張而用之不料關張不為已下是則四人者瑜智皆不足以知之也

諸將呂範等亦勸留之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擊英雄不從魯肅勸權以荊州借昭烈與共拒操權從之昭烈還公安久之乃聞瑜議嘆曰天

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

以主簿殷觀為別駕從事

時周瑜等數勸孫權取蜀權遣使謂昭烈曰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使曹操得蜀則荊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次取張魯一統南方雖有十操無所憂也或謂宜報聽許觀進曰若為權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為權所乘即事去矣今但可冀其伐蜀而自說新據諸郡未可與動權必不能越我而西也如此則進退可以收吳蜀之利

烈從之權不聽遣其從兄瑜率水軍駐夏口昭烈使張飛守秭歸關羽屯夷陵諸葛亮據南郡而自駐彝陵權不得已召瑜還因遷觀別駕

宋陽令龐統為治中從事
統性好人倫勤於長養初周瑜守南郡統為功曹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而為善者少矣今按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道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

真氏曰按士元以一功曹而獎進人才如此使其獲居相位則於天下之士長養成就當如何耶其言可為後世法而居人才寡少之日尤所當知故錄焉

後瑜卒統護其喪東歸復還荊州以從事守耒陽不治免官魯肅遺昭烈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昭烈見統與之善譚大器之遂用為治中親待亞亮與亮並為軍師中郎將
真氏曰按昭烈親得統而親待亞於孔明

且遽使之同列而孔明不以為嫌子房宜為叔孫通之貳亦此意也

交州服於孫權

十六年春三月曹操遣將鍾繇擊張魯偏將軍馬超等舉兵據潼關秋操擊破之

初操遣繇擊魯關中諸將馬超等疑為襲已於是與韓遂等十部皆舉兵拒操操自將擊之軍至蒲坂欲西渡渭超謂韓遂曰宜於渭北拒之不二十日河東穀盡彼必走矣遂不能聽操聞之曰馬兒不死吾無葬地也後以計離間超遂

更相猜疑

軍

更相猜疑軍以大敗超走保諸戎操追至安定引軍東還操將揚阜說操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菴胡心若大軍東還不嚴其備隴上非吾有也操還超果率諸戎擊隴上隴上郡縣皆應之超字孟起扶風茂陵人父騰靈帝末與邊章韓遂等俱起兵西川初平三年遂騰率眾詣長安詔皆拜將軍騰後遣超隨司隸校尉鍾繇擊袁紹將郭援高幹於平陽超兵斬援還安十三年詔徵騰為衛尉以超為偏將軍代領騰眾至是與諸將進據潼關操遂殺騰夷三族

冬益州牧劉璋遣其校尉法正迎昭烈

初璋父焉與平初平璋嗣立至是聞曹操已克荊州遣別駕張松致敬於操松為人短小放蕩然識達精果操時已定荊州不復存錄松以此怨之歸勸璋絕操與昭烈相結璋從之時軍議校尉法正璋不能用又為其州里俱僞客者所鄙正邑邑不得志張松與正善亦自負其才忖璋不足與有為常竊嘆息因勸璋結昭烈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璋使正往正辭謝佯為不得已而行遂為松說昭烈有雄略密謀奉戴

以為州主

會

以為州主會曹操遣鍾繇向漢中璋聞之內懷恐懼松因說曰曹操兵疆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上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操之深讎也善用兵若使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疆帶漸維來無能為也今州中諸將龐羲李異等恃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然之法正將四千人迎昭烈正字孝直扶風郿人祖真有清節高名建安初正入蜀依劉璋久之為新都令後召署校尉

昭烈留諸葛亮關羽張飛等守荊州與龐統法正
而行

正至荊州陰獻策於昭烈曰以明將軍之英才
乘劉牧之懦弱張招州之股肱響應於內以取
益州猶反掌也昭烈疑未決龐統言於昭烈曰
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車騎北有曹操難
以得志今益州戶口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為
資大業可成也昭烈曰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
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
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
義於天下奈何統曰亂離之時固非一道所能
定也且兼弱攻昧速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
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
耳昭烈以為然

胡氏曰玄德所以答龐士元者王道也顧
人材力各有限量雖智及之而勇不能以
自進猶挽弓者將滿而未盡何用力之難
也玄德終守信義以待天命則庶幾於文
王矣雖然有湯武反之之學則達未達之
間此進德之難地也

花王

乃留諸葛亮關羽張飛守荊州以趙雲領留營
司馬時孫夫人驕豪多將江東吏兵縱橫不法
昭烈以雲嚴重故特任掌內事昭烈將步卒數
萬人入益州孫權聞昭烈西上遣舟迎其妹而
夫人欲將昭烈子禪東歸諸葛亮使張飛趙雲
勒兵截江乃得禪還○劉璋敕在所供給昭烈
昭烈入境如歸前後贈遺以巨億計昭烈自江
州北由墊江水詣涪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
帳幔精光耀日往會之張松令法正白昭烈便
於會襲璋龐統亦曰今因會執之則將軍無用
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昭烈皆不聽

真氏曰按龐統之名亞於諸葛氏然其為
昭烈謀者皆戰國權誦之術此非孔明之
匹也

璋表昭烈領司隸校尉使擊張魯

昭烈表璋行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所將將士
更相之適歡飲百餘日璋增其兵厚加資給使
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
械甚盛璋還成都昭烈以至葭萌厚樹恩德
十七年冬十月曹操擊孫權權呼昭烈自救昭烈

借兵於璋十二月璋敕關戍勿與通昭烈據涪城
昭烈在葭萌龐統謂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
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備大軍卒至一舉便
定此上計也揚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強兵據
守關頭聞數有賤諜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
軍遣典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裴東
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
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
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
圖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
矣及操攻孫權權呼昭烈自救昭烈貽璋書曰
孫氏與孤本為唇齒而關羽兵弱今不往救則
曹操必取荊州轉侵州界其憂甚於張魯魯自
守之賊不足慮也因求益萬兵及資糧璋但許
兵四千其餘皆給半昭烈曰吾為益州征強敵
師徒勤瘁而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
張松書與昭烈及法正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釋
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恐禍及已因發其謀
於是璋收斬松救關成諸將文書皆勿復與昭
烈關通昭烈大怒召白水軍督楊懷高沛責以

無禮斬之勒兵徑至關頭并其兵進據涪城
十八年春正月操引兵還夏五月自立為魏公加
九錫○劉璋遣其將吳懿等拒昭烈昭烈破之皆
降進圍雒城
劉璋遣其將吳懿劉瑣冷苞張任鄧賢等拒昭
烈皆敗退保綿竹懿詣軍降璋復遣護軍李嚴
督綿竹諸軍以其壻費觀為參軍嚴觀亦降昭
烈軍益疆分遣諸將平下屬縣劉瑣張任與璋
子禪退守雒城昭烈進軍圍之任勒兵出戰於
馬鳴軍敗而死懿字子遠陳留人隨劉焉入蜀
時為中郎將嚴字正方南陽人少為郡吏以才
幹稱劉表時宰枳歸表卒西詣劉璋璋以為成
都令復有能名後為護軍觀字實伯江夏酈人
也劉璋族舅之子又璋之壻也
秋八月焉超入涼州殺刺史韋康九月參軍楊阜
起兵攻之超奔漢中
十九年春張魯遣超圍祁山曹操遣夏侯淵擊却
之○軍師中郎將龐統卒
時攻雒城統中流矢遂卒年三十六昭烈痛惜
之言及則流涕從事張存曰統雖盡忠然違太

雅之義昭烈怒曰士元殺身成仁更為非耶
存官拜統父為議郎

夏雒城潰進圍成都諸葛亮張飛趙雲引兵來會
亮留關羽守荊州與飛雲將兵泝西上克巴
東至江州破巴郡太守嚴顏生獲之飛呵顏曰
大軍既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曰鄰等無狀
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新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
怒令左右牽出斬頭顏容止不變曰斫頭便斫
頭何為怒耶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分遣趙雲
從外水定江陽犍為飛定巴西德陽昭烈圍雒
城且一年法正賸與劉璋為陳形勢疆弱且曰
左將軍從舉兵以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愚以
為可圖變化以保尊門璋不答
馬超來降屯城北

超知張魯不足與計事又魯將楊昂等數害其
能超內懷於邑昭烈使建寧督郵李恢往說之
超遂從武都氏中密書請降昭烈使人止超而
請以兵資之超至令引軍屯城北城中震怖使
帳下司馬張裔詣昭烈許裔禮其君而安
其人又使從事中郎簡雍入城說璋恢字德昂

建寧俞元人也仕郡督郵郡貢於州未至乃北
詣昭烈於綿竹裔字君嗣成都人

劉璋出降昭烈遷之於公安遂入成都領益州牧
時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可支一年張裔
還璋乃開門與簡雍同與出降昭烈遷之於公
安盡歸其財物佩振威將軍印綬昭烈入成都
置酒大饗士卒取蜀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
帛昭烈自領益州牧初昭烈圍成都曹操丞相
操趙雲曰劉玄德其不濟乎拙於用兵每戰則
敗奔亡不暇何以圖人傳幹曰劉玄德寬仁有
大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
而為之相關羽張飛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而
為之將此三人皆人傑也以玄德之略三傑佐
之何為不濟和

開左將軍府以諸葛亮為君師將軍署府事
許靖為長史龐羲為司馬董和為掌軍中郎將
與諸葛亮並署府事射援為議曹從事中郎伊
籍為從事中郎劉巴馬良為掾馬勲殷純為屬
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少舉孝廉除尚書郎與
吏部尚書周處沙汰濁穢進用荀爽陳紀等輩

卓怒殺慈靖奔豫揚諸州流落交趾劉璋召之入蜀為蜀郡太守昭烈圍成都將潰靖謀踰城出降昭烈以此簿之不用法正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曉宜加敬重以慰遠近之望從之義河南人少為議郎劉焉據蜀義與之通家乃携焉諸孫入蜀後拒張魯有功為巴西太守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漢末率宗族迁蜀仕至成都令蜀俗奢侈四方莫比和躬率以儉風俗大變士豪悍和說璋轉巴西東屬國都尉吏民老

蜀漢李本卷上

九

弱乞留者數千人遷益州太守清約如前與蜜夷從事務推誠心蠻夷畏而愛之昭烈以靖中朝名士義宿將和循吏故首舉而用之授字文雅扶風人籍字機伯山陽人少依劉表於荊州表卒自託於昭烈見待亞於麋竺孫乾簡雍後遣使江東孫權聞其才辯欲折以辭藉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其機捷類此權甚異之與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造蜀科巴字子初零陵丞陽人初昭烈自樊南奔荆楚群士從之如雲而巴獨北詣曹

操操辟為掾遣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昭烈略有三郡巴事不成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蒸以書招之巴不從昭烈深以為恨巴遂自交趾入蜀依劉璋及璋迎昭烈巴諫曰左將軍雄人也入必為害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左將軍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昭烈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方圍城時昭烈與士眾約若軍定府庫百物孤無與焉及拔成都士眾皆捨干戈赴諸庫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昭烈甚憂之

蜀漢李本卷上

四

巴曰此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昭烈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勲字處衡巴西閬中人少以才幹顯故擢用之

郎拜關羽董督荊州事張飛領巴西太守督閬中馬超為平西將軍督臨沮餘各進位有差

黃忠為討虜將軍趙雲為翊軍將軍麋竺為安漢將軍孫乾為秉忠將軍簡雍為昭德將軍吳懿為討逆將軍李嚴為興業將軍提為太守劉琰為固陵太守鄧方為朱提太守陳震為汶山太守劉邕為江陽太守輔匡為巴郡太守黃權

費觀為偏將軍劉璋子循為奉車中郎將昭烈
養子封為副軍中郎將來敏為典學校尉周群
為儒林校尉許慈胡潛為博士孟光為議郎王
連為什方令蔣琬為廣都長忠字漢升南陽人
劉表時為中郎將守長沙攸縣昭烈定江南遂
委質從之及隨入蜀每有攻戰忠常先登陷陣
勇冠三軍琰字威碩魯國人豫州時為從事並
字南和義陽人匡字元弼襄陽人琰方震芑與
仁皆自荊州隨從入蜀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
自益州主簿出為廣漢長初劉璋迎昭烈權諫

蜀志卷之六

四

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
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主若客
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矣可但閉境以
待時清璋不聽敏字敬達新野人善左氏春秋
群字仲直巴西閬中人學於廣漢楊厚厚高弟
任安數學甚精群名行亞之慈字仁焉南陽人
師劉熙學鄭氏五經論語潛字公興魏郡人通
漢朝制度喪紀服數光字孝裕洛陽人通公羊
春秋尤長於兩漢舊典時光興來敏皆耆儒宿
士敏主左氏而光善公羊每爭此義至於失色

竟不能一連字文儀南陽人為劉璋梓潼令
烈入蜀所在郡縣皆望風景附獨連及廣漢長
黃權閉城堅守須璋檄服乃降

徐衆評曰權既忠諫於主又閉城拒守得
事君之禮昭烈假權偏將軍善矣然猶未
足彰忠義之節也

琰字公琰零陵湘鄉人隨昭烈入蜀既為廣都
衆事不治昭烈因游觀奄至其縣琰時又沈醉
大怒將加罪戮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
百里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
願主公重加察之昭烈雅敬亮乃不加罪但免
官而已○昭烈初定益州議者欲以成都名田
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
為家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
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
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殺
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昭烈從之
置益州官屬

王謀為別駕從事彭萊為治中從事何宗程畿
為從事祭酒杜瓊為議曹從事實詩為督軍從

事尹默為勸學從事龔祿等為部從事張翼李恢李福等為書佐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也彭萊璋之所擯棄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昭烈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謀字元恭漢嘉人有容止操行時為劉璋治中萊字永年廣漢人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昭烈將攻成都萊往見之龐統法正並為薦達昭烈亦奇其才奉使稱意識遇日加益州平未幾坐謗誅年三十七宗字彥英蜀郡郡

蜀書卷之四

四

人學於任安精究其術嚴字季然巴西閬中人劉璋時為漢昌長時有人譏巴西太守龐統欲叛者義甚懼欲謀自守遣嚴子郁索兵嚴曰本不為叛要在盡誠若遂懷異志非嚴所聞并敦郁曰我受州恩當為州牧盡節汝為郡吏當為太守効力義使人告曰尔子在郡家將及禍嚴曰樂羊飲子之羹非父子無恩大義然也義懼不敢為異璋字伯瑜成都人與何宗共學於任安亦能精究其術詩字公舉犍為南安人劉璋時為縣竹令默字思清梓潼涪人達游荊州從學

於司馬徽宋忠左氏春秋及諸經史皆背誦之祿字德緒巴西安漢人翼字伯恭犍為武陽人福字孫德梓潼涪人

以法正為揚武將軍蜀郡太守

正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殮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直太縱橫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孝直為之輔翼令讎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

蜀書卷之四

四

志耶

真氏曰按孔明之不抑制法正孫盛譏其非蓋嘗思之孝直前獻策以取益州後獻策以取漢中玄德立國巴蜀根本乎此其智謀若是豈易得哉其報復恩讎過於明白誠非厚德之士而專權擅殺其罪尤所當誅然當草昧之時須才以濟則固不得不而遷廢也故孔明權其重輕姑略其過便展盡其才此執經守文之士所不識也諸葛亮佐昭烈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嘆者法

正謂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之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敵愾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矣

霍峻為梓潼太守

昭烈之襲劉璋也留中郎將霍峻守葭萌城張魯遣楊昂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昂乃退後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國峻且一年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以擊大破之斬存昭烈既定蜀乃分廣漢為梓潼郡以為太守峻字仲覽南郡枝江人

秋七月曹操擊孫權○冬十一月曹操弑皇后伏

氏及皇子二人

昭烈聞后被弑發喪制服曰老賊不死禍亂未已也

二十年春正月操女為皇后三月操擊張魯○夏昭烈與孫權分荊州使關羽屯江陵

權遣中司馬諸葛瑾求荊州諸郡昭烈不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荊州相與耳權忿之遂置長沙零陵桂陽長史關羽盡逐之權大怒遣呂蒙督兵二萬以取三郡蒙移書長沙桂陽皆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昭烈聞之自蜀親至公安遣關羽爭三郡權遣陸口為諸軍節度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以拒羽肅邀羽相見因責數羽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行間戮力破敵豈得徒勞無一塊土而足下來欲收地耶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觀於長坂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圖欲遠竄主上矜憐豫州身無處所不愛土地士民之力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怨德墮好今已藉手西州又欲剪并荆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況整頓人物之主乎羽無以答

胡氏曰魯肅責關羽盛稱豫州長坂之寨以倭孫權假地之德羽遽無以對何也若應之曰曹操南伐大治水軍金鼓震蕩江海搖動吳之君臣救亡不給益州躬提万衆往為犄角之助協規同力竟破操軍于時諸葛軍師親使于吳面陳鼎足之勢貴公大悅尋表益州領荊州牧若取劉璋則非奪之於吳見可而進自軍之善政耳今吳乃置長沙桂陽零陵三郡長吏而謂益州愆德墜好可乎曹操惟外以挾漢為名而內欲自取也故益州與貴公相與治之若但與斥廣土宇背信自濟又何以伐操乎如此則理明義直肅不復有言矣

權又飛書召呂蒙攻零陵蒙詐普降之曹操將攻漢中昭烈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於權權令諸葛瑾報命更尋盟好遂分荊州以湘水為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孫氏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昭烈瑾亮之兄也奉使至蜀與亮但公會相見退無私面後或言於孫權瑾別遣親人與昭烈相聞者權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

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為順何以不召孔明孔明若留從卿者孤當以書解玄德子瑜答曰弟亮已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召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秋七月曹操取漢中走張魯召其將夏侯淵張郃守之而還

操入南鄭主簿劉曄說操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患操不從○昭烈外出諸葛亮常鎮守成都足兵足食

真氏曰按此即高祖任蕭何之意昭烈下公安故曹操因此定漢中非亮守蜀蜀亦危矣

八月孫權攻合肥大敗而還○冬十一月張魯降於曹操○將軍黃權擊巴賽破之

張魯之去也權言於昭烈曰若失漢中則三巴

不振此為割蜀之股臂也昭烈乃以權為謀
率諸將迎魯魯已降操權遂擊諸夷帥朴胡杜
獲任約破之

曹操使張郃徇三巴張飛邀擊大破之

操使郃督諸軍徇三巴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
宕渠昭烈使巴西太守張飛拒之凡五十餘日
飛率精卒万人從它道邀郃交戰山道狹前
後不得相救遂破郃軍郃棄馬緣山獨與麾下
十餘人從間道走還南鄭巴土獲安昭烈亦還
成都

二十一年操自進爵魏王

二十二年春正月操擊孫權軍三月權請降於操
夏四月操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冬昭烈進兵
漢中操遣將曹洪拒之

法正說昭烈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
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還
北還此非其智不遠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
備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卒衆往
討必可克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
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蚕食淮涼廣

戊戌

托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
以與我時不可失也昭烈善其策乃率諸將進
兵漢中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辨操遣其大
將曹洪拒之

二十三年春將軍吳蘭與洪戰於下辨敗績死之
洪擊破蘭軍三月張飛馬超引軍還

夏四月擊張郃不克

昭烈屯陽平關夏侯淵張郃徐晃等來與相拒
昭烈遣將軍陳式等絕馬鳴閣道為徐晃所破
張郃屯廣石昭烈攻之不克急書發益州兵諸

葛亮以問從事楊洪洪曰漢中益州之咽喉存
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
發兵何疑時法正從昭烈北行亮於是表洪領
蜀郡太守眾事皆辦遂使即其初據為太守李
嚴辟洪為功曹掾嚴未去犍為而洪已為蜀郡
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祗
已為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
人之器用也洪字季休犍為武陽人祗字君章
蜀郡人

秋七月操擊昭烈九月至長安

二十四年春正月將軍黃忠擊夏侯淵破斬之

昭烈與淵相拒踰年昭烈自陽平南渡沔水緣

山稍前營於定軍山淵引兵爭之法正曰可擊

矣昭烈使討虜將軍黃忠乘高攻之忠推鋒必

進勸率士卒金鼓震天呼聲動谷淵軍大敗斬

淵及益州刺史趙顥張郃引兵還陽平

三月操出斜谷將軍趙雲擊其軍敗之夏五月操

引還昭烈遂取漢中

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昭烈曰曹

操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歛衆拒險

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

期不還翊軍將軍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

操揚兵大出雲猝與相遇遂前突其陣且鬪且

却操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

偃旗息鼓操兵疑雲有伏引去雲雷鼓振天惟

以勁弩於後射操兵操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漢

水死者甚多昭烈明日自來至雲營視昨戰處

曰子龍一身都爲膽也操與昭烈相守積月軍

士多亡操悉引出漢中諸軍還長安昭烈遂有

漢中

遣兵攻房陵上庸皆拔之

昭烈遣宜都太守孟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殺太

守蒯祺又遣副軍中郎將劉封自漢中乘沔水

下統達軍與達會攻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郡

降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以耽弟儀爲建

信將軍西城太守達字子敬避昭烈叔父之諱

改子度扶風人建安初與同郡法正避亂入蜀

蜀漢本末卷上

蜀漢本末卷中

趙居信集錄

建安二十四年秋七月群下共表昭烈為大司馬
漢中王開大司馬府

王設壇場於沔陽陳兵列衆群臣陪位讀奏訖
乃拜受璽綬御王冠因驛拜章上還所假左將
軍宜城亭侯印綬按牙門將魏延為鎮遠將軍
領漢中太守以鎮漢川王大會群臣問曰今委
卿重任居之云何對曰若曹操舉國而來請為
大王拒之偏將將十萬之衆至請為大王吞之
衆咸壯其言初將還成都當以重將鎮漢中衆
論在張飛飛亦心自許至是乃按延為督一軍
盡驍延字文長義陽人以部曲隨王入蜀以戰
功擢牙門將

王以夫人吳氏為王后子禪為王太子

后陳有入討逆將軍懿之妹劉禪故弟瑁之妻
也相者相后當大貴瑁父一為陰有異志遂為瑁
納之王初至成都后寡居法正勸王取焉禪字
公嗣生十三年矣

遷治成都

諸葛亮董和並署大司馬府事許靖為太傅法
正為尚書今廖立為侍中劉巴揚儀為尚書賴
恭為太常黃柱為光祿勳王謀為少府儀字威
公襄陽人為太守關羽功曹羽使入蜀王與語
大悅以為兵曹掾恭零陵人柱南陽人恭柱皆
荆楚宿儒故禮用之

以關羽為前將軍張飛為右將軍馬超為左將軍
黃忠為後將軍追賜龐統爵關內侯

羽假節鉞飛超皆假節忠賜爵關內侯諸葛亮
謂王曰黃忠素非關馬之倫而驟與同列馬張

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遙聞之將不悅王
曰孤當自解之遂遣前部司馬費詩即授關羽
印綬羽聞黃忠位與己並果怒曰大丈夫終不
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曰夫立王業者所
用非一昔蕭曹與高帝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
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
今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
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舸同休等戚
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
之多少也僕一介之士銜命而來君侯不受拜

如是便還但相為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
感悟遽即受拜初馬超來降羽書與諸葛亮問
超人才可誰比類亮荅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
過人一世之傑然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
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群也羽美湏髯故亮謂之
髯羽大悅以示將佐

八月關羽拔襄陽圍曹仁於樊

羽好左氏春秋諷誦畧皆上口又常左臂中流
矢創雖愈而陰雨輒痛醫曰矢鏃有毒入骨當
破臂作創刮骨去之然後可除耳羽便伸臂令

醫藥本草卷中

三

醫藥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
於盤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其壯毅類此
將討曹仁於樊使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將軍
士仁守公安自率眾攻之曹仁使其將于禁龐
德等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禁
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舡就
攻之禁等窮迫遂降禽德斬之羽急攻城城得
水柱柱崩壞不沒者數板羽乘舡臨城立圍數
重仁內外斷絕羽又遣六圍其將呂常於襄陽
操荊州刺史胡修南郡太守傅方皆降於羽梁

郊陸渾民孫狼等殺縣吏皆南附羽羽因授
印給兵使還為支黨自許以南往往應是時
羽威震華夏曹操議徙都河北以避其銳芳字

子方竺之弟也仁字君英廣陽人

冬十月孫權使呂蒙襲取江陵曹操率師救樊前
將軍督荊州糜芳侯關羽兵敗走遂權設兵邀
擊十二月羽及其子平皆死之

初權嘗為子求婚於羽羽不許且罵其使權由
是怒及羽攻樊權為後與曹操請討羽自効乃
使呂蒙伏其精兵於牂牁中使白衣搖櫓作商

東漢書卷中

四

賈人服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
是故羽不聞知糜芳士仁素皆嫌羽輕已羽之
出軍芳仁供給不及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懼
於是呂蒙令虞翻為書與仁為陳成敗仁得書
即降蒙留兵備城將仁至南郡糜芳亦降蒙入
江陵得關羽將士家屬羽聞郡破即走南還自
知孤窮西保麥城權將潘璋之司馬馬忠殺羽
及其子平於章鄉王以羽子興襲爵糜芳兄安
漢將軍竺雍容敦雅王以上賓待之賞賜優寵
無與為比聞芳叛乃面縛請罪王慰諭解釋崇

待如初竺慙恚發病卒○呂蒙未受封賞而死

胡氏曰昭烈失荊州非獨關羽之罪也主相皆有責焉雲長義勇雄傑萬人敵也而短於謀雖撫恤卒伍得衆心而不禮士大夫委糜芳士仁以心腹之地寄莫重焉乃已所素輕者又聲言將治其罪與吳為犄角以當曹操宜通和好申固情義乃不許其婚又罵辱其使是自求敗也然則於主相何責乎數千里出軍而不置謀主也是時法孝直無恙與羽俱使則不至是也

又曰在多奇呂蒙之功以愚觀之小人舞智不足取也蒙先伐零陵不下以詐給郝普而降之乃語以事實撫手大笑今又匿兵為商賈行潛取荊州以破關羽快意一時可也不知吳蜀結盟所治者何事而剪其爪牙失同仇之義是豈大丈夫有名之師以義而勝者哉

尹氏曰呂蒙為襲取江陵之計何以書曰權使關羽死於潘璋之手何以書曰權遣斬之是時劉孫同仇討操而權乃自相攻

擊遂使鬼域得志勝勢益張其失蓋在此舉書法如此所以歸罪孫權著其無翊漢之心有勸禁之惡耳呂蒙未及受封而死即書于下又以見天道不遠之意云

曹操表孫權為驃騎將軍領荊州牧封南昌侯
二十五年魏文帝曹丕黃初元年春正月魏王曹操還至洛陽卒子丕嗣丞相魏王○夏六月將軍孟達叛

達屯上庸與副將軍劉封不協封侵陵之達率部曲四千餘家降於曹丕丕遣兵攻封上庸太守申耽亦叛降丕有王冲者後亦歸魏為達言諸葛亮幼齒欲誅其妻子達曰諸葛公見顧有本末終不尔也

其氏曰達知武侯不尔者豈非以其用法之平必不以一人之罪而戮及妻子故耶武侯之心能使背誕者信之豈一日之積哉

封敗走還成都封本羅侯冠氏子王至荊州以未有嗣養以為子及關羽圍襄樊時封自助封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不承羽命會羽敗王甚恨之至是責以侵陵達及不救羽諸葛亮慮

其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王因此除之遂賜封死

冬十月魏王曹丕稱皇帝廢帝為山陽公十二月正如洛陽○尚書令法正後將軍關內侯黃忠掌軍中郎將董和是歲皆卒

正年四十五王痛惜之流涕者數日賜諡曰翼侯

昭烈皇帝章武元年

魏黃初二年

夏四月王即皇帝位

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於是王為發喪制服諡曰孝愍皇帝群下競言特瑞勸稱尊號王不許

魏書卷之十

七

諸葛亮曰今曹丕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

族紹即帝位乃其宜也王始許之前部司馬費

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偏主篡位故乃羈

旅万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

自立恐人心疑惑王不悅左迂詩為部永昌從

事夏四月丙午即位於武擔之南大赦改元

胡氏曰費詩之言中且正矣然諸葛公非

貪為佐命宰相者漢既無主玄德孔明素

以興復漢室討除曹氏為志於是焉稱事

亦可也然費詩之中正不可少也而司馬

氏以昭烈於中山靖王族屬疏遠不能紀

其世數名位是非難辨遂抑之不得得紹

漢統則未知其去取之意也自司馬氏至

三國七百餘年固不能詳昭烈世數而諸

葛公距中山靖王纔三百餘年草廬傾蓋

之時即稱玄德為帝室之胄豈憑虛無據

而云尔哉若始皇明為不韋之子琅琊王

胥顯著小吏牛金所生司馬氏尚係諸秦

晉不韋而正之乃推獎荀彧寬宥曹操至

謂操取天下於群盜非取之漢室而抑退

漢之主相不少假借於孔明北伐亦以入

寇書之亦獨何哉

尹氏曰三代而下惟漢得天下為正誅無

道秦討逆賊羽傳祚踰四百年又地一民

莫非漢有至桓靈不君董卓煽禍英雄群

起而攻之卓既誅戮則天下固漢之天下

也曹操乘時擅命脅制天子戕殺國母義

士為之嘆憤苟有一夫唱義於天下皆羣

子之所予况於堂堂帝室之胄英名蓋世

者乎丕既篡立漢祀無主昭烈正位蜀漢

親承大統名正言順本無可疑自陳壽志三國全以天子之制予魏而以列國待漢故通鑑因之以魏紀年至綱目始以昭烈承獻帝之後紹漢遺統固非曲立異說好為矛盾特通鑑自謂姑取其年以紀諸國之事非專此卑彼有正閏之辨此蓋因史筆以紀述初不別立義例故其說不得不出於彼若夫綱目則取春秋之義以示天下万世之正論所以因操丕之篡竊大義莫得而伸幸有昭烈足以存漢氏之統故其說不得不出於此二者固並行而不相悖要亦有待於互相發明之意也按陳壽志昭烈涿郡人中山靖王勝之後勝子貞封涿郡陸城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祖雄父弘生昭烈其世次本末甚明又按歐陽脩五代史載南唐世家李昇徐州人世本微賤父榮遇唐末之亂不知所終昇少孤揚行密養以為子又乞與徐溫因冒姓徐至篡吳之後始復姓李自言唐憲宗子建王恪之後及考以通鑑則曰唐主欲祖吳

王恪或曰恪誅死不若祖鄭王元懿唐主命有司考二王苗裔以吳王孫禕有功禕子峴為宰相遂祖吳王自峴五世至父榮其名率皆有司所撰此與昭烈大相遠絕况諸葛一見昭烈首稱將軍帝室之胄及後求救孫權亦以豫州為王室之胄對權稱之亮固非妄言者也是以張松之說劉璋五謂豫州使君之宗室而異時符堅答苻融諫伐晉之語亦曰劉禪可并漢之遺祚然亦為中國所并然則昭烈之為漢裔顯顯無疑以之紹統夫復何說是年曹丕既立昭烈即正位號不使漢統墜地深合事宜其與光武即位于鄴晉元即位江左先後一轍固非其他僭竊急於自帝者之比斯事在綱目中最大者臣故歷考顛末詳而辨之以告後之君子亦使文公秉筆之意暴白於天下云以諸葛亮為丞相錄尚書事假節許靖為司徒劉巴為尚書令馬良為侍中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

相亮為之拜龐統之父迂諫議大夫亮亦拜之初統及法正之死帝皆痛惜之言及則流涕既官統父正子邈亦賜爵闕內侯

陳壽評曰龐統思謀法正策畫擬之魏臣統其荀彧之仲叔正其程郭之儔儔耶

真氏曰按士元孝直其才略誠不在荀彧程昱郭嘉之下而皆不壽統死於昭烈圍雒城之際而正沒於得漢中之明年使二人不死與孔明更相佐佑其功業何可勝計天不祚漢真可惜哉

劉巴代法正為尚書令躬履清儉非公事不言帝嘗稱其才智絕人亮亦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

真氏曰觀孔明稱劉巴之語真所謂其心休休然其如有容焉者也豈真不如巴者耶後之君子宜以為法

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

尹氏曰在易之萃渙皆言王假有廟臣於綱目漢王二年八月書立宗廟社稷之下已言其義矣今焉四海分裂可謂渙散之

時而昭烈始得蜀漢正位繼統又適當聚人心之始綱目書此蓋與光武即位二年書立宗廟社稷于洛陽同意是皆總攝群情深得萃渙之義者也不然通鑑既不載此綱目何以特取諸前史而筆之哉

五月以王后為皇后王太子為皇太子

以來敏為太子家令尹默為太子僕射董允費禕為太子舍人允禕俱少有名聞朝野所敬而敏與默皆老師宿儒故以之輔導焉允字休昭和之子禕字文偉江夏鄢人劉璋之母族也

六月以皇子永為魯王理為梁王

永字公壽理字奉孝皆太子異母弟

是月晦日食○秋七月帝自將伐孫權

帝忿關羽之沒將擊孫權權使羽軍將軍趙雲督江州雲諫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權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非策之上也群臣諫者甚衆帝皆不聽

胡氏曰昭烈與關張久要深契羽既為其所擒若不為報仇君臣之分不終矣然命三將東出可也乃以萬乘之重崎嶇山谷間相持逾年卒為晚生後進所困雖烈士暮年壯心未已然失策沮機亦已多矣是行也諸葛公不諫何也必昭烈志意已定有非言辭所能止者杜庸以吞吳為孔明遺恨諒矣哉

益州從事祭酒秦宓陳天時必無利也帝怒坐
下獄幽閉然後貸出宓字子勅廣漢綿竹人有
才學善應對州郡累辟皆不應及昭烈定益州
乃仕
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西鄉侯張飛為其下所殺
以丞相亮領司隸校尉

初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於
士大夫飛愛礼君子而不恤軍人帝常戒飛曰
鄉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
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帝將伐孫權飛當率兵
万人自關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疆
殺飛以其首順流奔孫權帝聞飛營都督有

曰噫飛死矣以其子紹嗣

陳壽評曰關羽張飛皆號万人之敵為世
虎臣羽報効曹操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
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
敗理數之常也

孫權請和不許遂遣其將陸遜督諸軍拒守

帝自率諸軍伐權權遣使求和其南郡太守諸
葛瑾遣帝牋曰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荆
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枕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
易於反掌耳帝不聽遣將吳班馮習攻破權將

李異劉阿等於巫進軍秭歸兵四萬餘人武陵
蠻夷皆遣使請兵權以陸遜為大都督督朱然
等五万人拒守班字元雄懿族弟也以豪俠稱
官與懿常相亞習字休元南郡人自荊州隨帝
入蜀

八月權稱臣於魏魏封為吳王○安遠將軍康降
都督鄧方平以李恢為庾降都督

帝聞方卒問益州別駕李恢曰誰可代者對曰
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孔子曰其使人也器之
且明主在上則臣下盡情是以西零之役趙充

國曰莫若老臣臣竊不自量惟陛下察之帝笑曰朕意亦在卿矣遂以代之

二年魏黃初三年吳太帝孫權黃武元年春正月朔日食○二月帝

進軍虢亭

帝自秭歸進軍擊吳益州治中黃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軍沿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為後鎮帝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使督江北諸軍自率諸將從江南緣山截嶺軍於夷道虢亭

待中馬良使五谿

自猇山通武陵使良以金錦賜五谿諸蠻授以官爵咸相率響應

夏六月吳陸遜進攻虢亭諸軍敗績將軍傅彤益州從事祭酒程畿死之帝還永安

帝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馮習為大督統諸軍張南為前部督自正月拒至六月不決帝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設伏兵八千於谷中吳人覺之乃罷陸遜先攻一營不利乃敕其軍各持一把茅以火攻陷之遂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四十餘營馮習張南皆死

將軍杜路劉寧等降遜帝自虢亭還秭歸離散遂棄舡舫由步道還白帝城其舟械軍資

一時畧盡帝志曰吾乃為陸遜所折辱豈非天耶將軍傅彤為後殿兵衆皆死彤氣益烈吳人諭之使降罵曰吳狗安有漢將軍而降者遂死之從事祭酒程畿泝江而退衆曰後追至宜解舡輕行畿曰吾在軍未習為敵走况從天子而見危哉亦死之時諸軍大敗獨牙門將向寵一營特完南字文進亦自荊州隨帝入蜀彤義陽人寵胡之兄子也○帝改白帝城曰永安○初

丞相亮與尚書令法正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及帝伐吳而敗亮嘆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趙雲聞王師失利自將兵赴永安會吳軍已退秋八月司徒許靖卒○將軍黃權叛降魏

帝既敗退黃權在江北道絕不得還率其衆降魏有司請收權妻子帝曰朕負權權不負朕也待之如初魏主丕謂權曰君欲追蹤陳韓耶對曰臣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丕

善之拜為鎮南將軍或云漢已誅權妻子丕令權發喪權曰臣與漢朝君相推誠相信明臣本志竊疑未實後得審問果如所言

尹氏曰權之降魏初非得已然不免書叛者人臣之義有死無二固不可以險夷而易節也

真氏曰按權雖本忠義然始降昭烈後又降魏不得為純臣矣今所以載者蓋欲見昭烈武侯誠信之孚於群下如此故黃權知其明已本志必不加以孥戮也

馬良見殺於五谿

年三十六帝以良子秉為騎都尉

九月魏遣將曹休等擊孫權冬十月吳王權改元拒魏十一月魏主丕自將擊之○是月晦日食○

吳人來聘遣太中大夫宗瑋報之

吳王權與魏兵相拒聞帝駐永安甚懼遣其太中大夫鄭泉請和許之復以宗瑋報命

十二月漢嘉太守黃元叛○尚書令劉巴卒以李嚴為尚書令○驃騎將軍領涼州牧榮鄉侯馬超卒

年四十七子承嗣

振威將軍劉璋卒於吳

吳以璋為益州牧駐紆歸未幾病死其子植為漢奉車中郎將次子闡為吳御史中丞二子分於二國

三年是歲五月帝崩即位改元建興春二月丞相亮至永安○三月黃元進攻臨邛將軍陳習等討誅之

初元為丞相亮所不善聞帝疾病懼有後患舉郡反燒臨邛城時亮東行省疾成都卑虛元益無所憚益州治中楊洪啓太子遣將軍陳習鄭綽討元衆議以為元若不能圍成都當由越嵩據南中洪曰元性素凶暴無他恩信何能辦此不過乘水東下冀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奔吳求活耳但敕習綽於南安峽口邀遮即得矣元軍敗果順江東下習綽生禽斬之

真氏曰按洪即前鎮蜀郡太守者也亮雖出而僚屬有人足任後事故黃元雖叛而洪能以計除之亮之知人能任如此

夏四月帝崩于永安丞相亮受遺詔輔政

帝病篤命丞相亮輔太子以尚書令李嚴為副
帝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
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泣涕
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
帝又為詔敕太子二人五十不稱天朕年已六
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為念耳勉之勉
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
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
事事之如父夏四月癸巳帝崩年六十三

陳壽評曰昭烈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

有高祖之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
而心神無二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
也

胡氏曰或謂昭烈自知帝禪不才群臣無
出孔明之右者不能保孔明之必與禪也
故於臨終正言之冀亮德已而不忍取焉
呼可謂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矣玄德
度亮曠焉落與孔明兼君臣師友之
契三代已還未見其比也夫豈以欺詐相
待如市道之為乎曹操偽定一時名為美

雄之列夷攷其心事乃真小人耳雖
僵仇殺人不足至其病亡子孫滿前呻吟
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區衣物平生
姦偽死乃盡見方之玄德治命無一語及
私豈不猶蔓草之與長松乎昭烈語禪曰
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
惟德可以服人言哉此言皆可師法則知
玄德天資既高克己亦力其從盧植陳紀
鄭玄游啓告詳至私益多矣

五月梓宮還成都皇太子即皇帝位上大作諡曰

昭烈皇帝尊皇后曰皇太后封丞相亮為武鄉侯
丞相亮奉喪還成都以尚書令李嚴為中都護
留鎮永安太子即位時年十七大赦改元封亮
武鄉侯政無巨細咸決於亮亮乃約官職修法
制發教與群下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
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損矣違覆而得中猶
棄故蹠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
起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
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
渠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

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勸見亮語前參事於幼
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資性
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
明其不疑於直言也

胡氏曰求言與納說二道信而後諫量而
後入合則進否則退納說者宜如是也虛
心屈已惟善之欲聞兼聽並觀惟過之欲
知求言者宜如是也當重任受大寄豈可
易而為之既惡正直之人疾議論之士其
有懇懇思報效者反以交淺強貽責之夫
交淺言深古人所戒在進言者自處可也
豈在上者所以處人之道乎若其可為孔
明何乃望十覆於左右懼曠闕之及已而
求十反之益哉嗚呼若孔明者真百世之
師歟

真氏曰按徐元直於荊州破已降曹操元
直與崔州平二人皆亮之友非官僚也

偉度姓胡名濟義陽人時亮招致名士列之幕
府以王連為長史李邵為西曹掾蔣琬為東曹
掾廖化為參軍宗預揚顯與濟為主簿狐篤為

門下督邵字永南廣漢郫人化字元儉本名濟
襄陽人初為關羽主簿羽敗陷吳中後逃歸預
字德璽南陽安衆人建安中隨張飛入蜀顯字
子昭荊州人亮嘗自校簿書顯直入諫曰為治
有弊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
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
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
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
復付任勞其弊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
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雖狗彘失為家主之法
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
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
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
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
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顯卒亮垂泣三日篤
字德信巴西閬中人本姓馬少養外家故冒其
姓後為漢昌長章武中見昭烈於永安昭烈謂
劉巴曰雖亡黃權復得狐篤此為世不乏賢也
後復本姓改名忠

退尊帝母甘夫人為昭烈皇后

初后卒葬南郡章武二年追謚皇思夫人迁葬於蜀未至而昭烈崩

益州郡耆帥雍闓等以四郡叛

初闓殺本郡太守正昂因交州刺史士燮以求附於吳又執新太守張裔送武昌吳以闓為永昌太守永昌功曹呂凱郡丞王伉率吏士閉境拒守闓不得進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牂牁太守朱褒越雋夷王高定皆叛應闓丞相亮以新遭大喪皆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開關息民待民安食足而後用之凱字季平永昌不韋縣人伉蜀郡人也

秋八月葬昭烈皇帝于惠陵

昭烈皇后祔

遣尚書郤芝使吳

初芝言於丞相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即尊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今始得之芝問為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以中郎將修好於吳冬十月之至吳時吳王權權未與魏絕疑不時見芝芝乃自求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漢也權見之曰孤誠願

與漢和親然恐漢主幼弱國小勢偏為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對曰漢吳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漢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朱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奉辭伐叛漢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絕魏事與朝廷連和因令張裔與芝歸丞相亮以裔為參軍署丞相府事之字伯簡義陽新野人也昭烈時為廣漢太守迁尚書

是歲立妃張氏為皇后

后故車騎將軍飛之女也章武元年策為皇太

子妃

帝禪建興二年魏文帝曹芳初五年春以丞相

亮領益州牧

亮妙簡舊德引為參佐以秦宓為別駕

陳壽評曰宓事對有餘文辭壯美可為一

時之才上然觀張溫以天為問宓之占對

有同戲劇及他所論議亦多踳駁孔明遜
備僚屬抑專取其應對之長歟然昭烈征
吳而宓獨以天時未利為言則其智識亦
有可尚者此孔明所以選用之也

伍梁為功曹杜微為主簿譙周為勸學從事梁
字德山隸為南安人以儒學節操稱微字國輔
梓潼涪人少學於任安劉璋辟為從事昭烈定
益州常稱龔不出至是固辭亮以微不聞人語
坐上與書曰服聞德行饑渴歷時猥以空虛統
領貴州德薄任重慘慘憂慮主上天姿仁敏愛

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
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微自以老病求歸亮
又與書曰曹丕篡弒自立欲與群賢因其邪偽
以正道滅之丕又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丕
多務且閉境勸農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
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
真氏曰按此數語可見孔明規摹次第固
有之矣

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為汲汲欲
求去乎其敬微如此拜為諫議大夫以從其志

真氏曰按微以劉璋故吏不肯復事昭烈
託疾杜門其節高矣孔明加之優禮所以
表名節而厲風俗也觀其求賢自助之辭
瑯琅如此真所謂開誠心者耶

周字允南巴西充國人也幼孤與母兄居既長
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其遇有得忻然獨
笑身長八尺駸貌素朴無造次辯論之才而潛
識內敏初見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
亮曰孤尚不能忍況左右乎

真氏曰亮之以恕及人如此

魏人請和不許

魏使其虎牙將軍鮮于輔來聘帝不答其司徒
華歆司空王朗尚書令陳群太史令許芝謁者
僕射諸葛瑾亦各有書與丞相亮陳天命人事
欲使舉國稱藩亮亦不報書作正議曰昔世祖
創述舊基奮羸卒數千摧強族四十萬於昆陽
之郊據道討滌不在衆寡

真氏曰按亮此言古今之名言也

又作軍誠曰万人必死橫行天下皆軒轅氏整
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而況於數十方之衆據

正道而臨有罪可得而干擬乎

真氏曰歆等皆漢大臣而委質於漢之賊不知自愧乃妄陳天命欲使孔明效已之所為是教鳳凰為衆臨也孔明不報其書而著論如此至今讀者猶為悚然也

夏吳人來聘復遣鄧芝報之

吳王權使中郎將張溫來聘權謂溫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故屈卿行溫對曰諸葛亮達見計敵必知神慮屈伸之宜推亮之心必無疑貳溫至成都詣關拜

章曰昔高宗以諒闇昌殷祚於再興成王以幼冲隆周德於太平功冒溥天聲貫罔極今陛下以聰明之姿等契往古總百揆於良佐參列精之炳耀遐迕望風莫不忻賴吳國勤任旅力清澄江濟願與有道平一字內委心協規有如河水漢人甚貴其才還吳頃之權既陰銜溫稱美漢政又嫌其聲名太盛遂因事下令斥還本郡初餘姚虞俊嘆曰張憲恕才多智少幸而不留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諸葛亮聞之意未之信及溫放燕亮未知其故思之數日

曰吾已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大明善惡太分故也

真氏曰即亮此言可見其於清濁之間必不存已甚之察故賢愚皆樂於為用云

復遣鄧芝使吳權謂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尔耶自是與吳信使不絕

秋八月魏主丕以舟師擊吳臨江而還○冬十一月晦日食

三年魏黃初六年春三月丞相亮假黃鉞南征

亮將討雍闓等長史王連諫曰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亮慮諸將才力相埒無所統一意欲必往而連言懇至故傳留者久之

真氏曰按此亦廣忠益之一事也

會連率乃以向朗為長史統留府事李邵為益州治中亮遂率眾自行參軍馬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

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強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反亦速若珍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言

真氏曰按此亦集衆思廣忠益之一事也夏五月魏主丕以舟師擊吳○秋七月丞相亮討雍闓誅之遂平四郡改益州郡為建寧郡分建寧永昌為雲南郡又分建寧牂牁為吳古郡

亮至南中所在戰捷亮由越嶲入斬雍闓及高定使庾隆都督李恢由建寧入門下督馬忠由牂牁入擊破諸縣獲與亮合

真氏曰此乃兵家分合法

孟獲收閭餘衆以拒亮獲素為夷漢所服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陳若祇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之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亮遂至滇池建寧永昌牂牁越嶲四郡皆平亮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

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蒙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網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亮於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為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自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真氏曰按此用馬謖攻心之說其効如此初亮南征上表曰呂凱王伉執忠絕域前後數年雍闓高定偏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至是以凱為雲南太守伉為永昌太守皆封亭侯

真氏曰按武侯此舉足以作忠義之氣矣

冬十月魏師臨江而還○十二月丞相亮還四年魏黃武五年春正月中都護李嚴移屯江州丞相亮欲出軍漢中中都護前將軍李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征西將軍陳到駐永安統屬於嚴到字叔至汝南人自豫州隨昭烈名仕常亞趙雲俱以忠勇稱

夏五月魏主丕卒子叡立○秋八月吳王權薨

江憂不克攻襄陽魏將司馬懿擊破之
五年魏明帝曹叡太和元年吳黃武六年春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
以圖中原

尹氏曰亮自三顧云出之後間關跋履左右昭烈未幾受遺政雖曰平定南夷然漢業未復國賊未清當乘時進取今焉身率大軍北駐漢中將以規恢關洛克復舊物其志豈肯苟安一隅而已綱目書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中原其正大氣象讀之凜凜猶有生意義聲充滿於天地之間矣

詔曰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恭行天罰克復舊都在此行也亮使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事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貽笑大方此臣所以竭忠諫之

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真氏曰按官府一統惟成周為然自漢有中朝外朝之分於是近習之權重於宰相矣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費禕之尚書陳長史張參軍蔣琬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真氏曰按當時有此數人故孔明得以專

討賊之任所謂張仲孝友也

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胡氏曰孔明一代之英遠謀宏議無一不善者至其有明之語曰謹慎而已何其約也詩不云乎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帝聿求多福若亮者有文王之小心矣彼帝禕之凡庸何足以當元臣如此其敬而孔明事之靡不盡道握國魁柄總御六師而無專意恣行毫末苛指者非盛德孰能臻此使曹操而聞孔明事幼主之規得不羞愧而入地乎

東坡蘇氏曰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出師一表與伊訓說命相為表裏

真氏曰按孔明所陳於君子小人之際尤致意焉其後孔明既沒而公琰文偉諸賢

相繼任政國賴以安此親君子之效也孔明

明知帝禕有桓靈之資故豫陳之以為教監其言至深切也禕乃忽而不省哀哉

遂行屯於沔北陽平石馬亮辟廣漢太守姚伯

為掾伯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者莫大

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

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

以厲其望伯字子緒閬中人也

真氏曰按文吏好文武吏好武大抵各隨所尚以取人此其所以偏也伯能並進剛柔

柔可謂知務者其為孔明所重亦宜哉
魏孟達以新城來歸魏將司馬懿帥兵攻之

初達為魏主王所寵至是心不自安數與丞相
亮通書陰謀歸附魏興太守申儀密表告之達
惶懼欲發時司馬懿鎮宛以書慰解之而著軍
進擊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
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比相反覆一月間也
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所在深險司馬仲達
必不來諸將無足患者懿倍道兼行八日而兵
至城下

六年魏太和二年
吳黃武七年春正月魏陷新城孟達死之

尹氏曰孟達前叛降魏既而又復來歸是
迷而能反者也城陷而殞遂以死節予之
惟漢有討賊之義魏為篡弒之國是以從
違之間書法如此

丞相亮伐魏魏主叡如長安亮與其兵戰於街亭
敗績詔貶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

初魏以夏侯楙都督關中至是丞相亮將伐魏
與群下謀之司馬懿延曰聞夏侯楙主壻也怯
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

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
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逃走長安中惟御史京
兆太守耳橫門即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
東方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
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亮以此為危
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
無虞故不用延計

胡氏曰兵行詭道求勝而已延之計可用
甚明而孔明不從或謂孔明長於治國而
短於將畧或謂孔明疑延不敢委之是皆

不然曹操既死天下無孔明對使天而昌
漢則孔明由斜谷自足擒叡而馘懿矣魏
延行險以僥倖者也孔明節制之師其止
如山其進退如風何以僥倖為以此一事
觀之使孔明從漢高入關則與秦將連和
啗以利因其懈怠而擊之之事必不為矣
此可為明道正義者言之非急於近功小
利之人所能解也

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鎮東將軍趙雲揚武
將軍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使其將曹真督諸

軍軍郤以拒之亮乃率大軍攻祁山戎陣整齊
號令明肅始魏以昭烈既崩數歲寂然無聞是
以略無備豫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
南安安定皆舉郡應亮關中響震魏主叡如長
安其將張郃率步騎五万拒之初越雋太守馬
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亮深加器異昭烈
臨崩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
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
達夜及出軍祁山亮不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為
先鋒而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於街亭謖

蜀漢李本傳

卷七

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卻絕
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乃拔
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收謖下獄誅之亮自臨祭
為之流涕撫其遺孤恩若平生

胡氏曰昭烈孔明器識相上下一時遇合
真君臣也昭烈能固水鑑以知卧龍可謂
超世之見矣而失於蔣琬龐統孔明器使群
才各盡其用而失之於馬謖故知人之難
堯舜猶病也惟不護己短不庇私交大明
賞罰馬謖雖死無以怨此則人之所不能

及也

其後蔣琬至漢中謂亮曰昔楚殺得臣文公喜
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
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
是以揚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
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謖之未敗也裨將軍
何平連規諫謖不能用及敗衆盡星散惟平
所領千人鳴鼓自守張郃疑其有伏兵不往逼
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而還亮
既誅馬謖及將軍李盛裨將軍黃襲等兵平特
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
將軍封亭侯亮上疏請自貶三等帝以亮為右
將軍行丞相事是時趙雲鄧芝兵亦敗於箕谷
雲歛衆固守故不大傷雲亦坐貶為鎮軍將軍
亮問鄧芝曰街亭軍敗兵將不復相錄箕谷軍
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芝曰趙子龍身自斷後
軍資什物略無所棄不但兵將不相失也雲有
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為
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庫湏十月為冬賜亮大
善之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

皆多於賊而不破賊乃為賊所破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攻可躡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境內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

胡氏曰街亭之敗罪由馬謖箕谷之敗罪由鄧芝兵多於賊乃為賊所破而諸葛公以為病在一方且減兵省將思聞闕失引咎責已布于群聽能使民忘其敗大矣哉其為道也若如秉本初褊忒忌刻疑人快已追怨諫者殺戮直士以自取滅亡其得失立見後之君子有志於建功立業者亦可以得師矣

亮之出祁山也天水參軍姜維詣亮降亮維膽智辟為倉曹掾使典軍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姓王氏幼隨外家冒姓何氏後復本姓初隨夷帥杜濩朴胡詣洛陽假校尉從曹操征冀中自號昭烈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少孤與母

居好鄭氏學為人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修布衣之業

夏五月吳人誘魏揚州牧曹休戰于石亭大敗之○鎮軍將軍永昌亭侯趙雲卒

子統嗣

蕭常論曰趙雲雖曰虎臣其所建明通達國體如還田宅以繫民心留軍資以須冬賜赦吳而專事魏有諸葛亮念所不到者若其不納趙範之嫂以遠同姓之嫌律已之嚴如此方時諸將其最優乎

冬十二月右將軍亮伐魏圍陳倉不克而還斬其追將王雙

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耗欲出兵擊魏群臣多以為疑亮上言於帝曰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才弱敵彊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願王業不得偏全於蜀

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及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蒲腹衆難塞胷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勢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初連偏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

胡氏曰橋玄何顓許劭鮑信皆言曹操命世之才而孔明亦稱其智計絕人善用兵然以其事考之操嘗討呂布相守百日不能克官渡之役幾於勢窮非得許攸而紹未可破也西征馬超韓遂最為出奇取勝矣然亦用賈詡離之之計乃能有功至於赤壁則狼狽特甚設有追之於華容道中者過之不克也親伐孫權則因於濡須

而不得渡計出斜谷則阨于漢中而不能進安在其為絕人乎孔明與之同時必無虛語但恐史官不能盡記其軍機之妙耳姑據已事獨論其用兵殆亦韓信李靖之流歟

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驚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王閭芝丁立白壽劉卻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實與青菴散騎武騎一千餘人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一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支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之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材歸蹉跌曹丕

稱帝九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是冬亮引兵出散關圍陳倉陳倉已有備會糧盡引還魏將王雙率兵追亮亮擊斬之

七年魏太和三年吳黃龍元年春右將軍亮伐魏拔武都陰平復拜丞相

亮遣將軍陳戒攻武都陰平二郡魏雍州刺史郭淮引兵救之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遂拔二郡以歸帝復策拜亮為丞相

夏四月吳王孫權稱皇帝○以尚書令陳震為衛尉使于吳與吳主權盟

吳以並尊二帝來告衆皆以為交之無益而必

休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丞相亮曰權有惜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暴情者求倚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成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睦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守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也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深思遠益非若匹夫之忿者也議者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立且志望

已滿無上岸之情此皆似是而非也蓋其智力

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不能

度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

當分裂其地以為後圖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

內非端坐者也就其不為而睦於我我之北伐

無東顧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以

深矣權惜逆之罪未宜明也乃遣陳震賀吳權

與亮常稱震曰孝起忠純之行

冬十二月

丞相

於陽

八年

成固

成表餘

非此類則不書諸葛孔明左右昭烈為漢討賊聲大義於天下功雖不就名則正矣自陳壽志三國以魏為主通鑑因之紀年故於孔明伐魏之舉反以入寇書之則是以討賊之人名之為賊耳綱目既以昭烈紹漢之統故於魏兵犯境書之為寇然後名正言順而正偽之辨始明固非好為立異也正前人之未正本歸之是亦所以更相發明云耳九原可作切謂司馬公必有取於此書

冬十二月吳人攻魏合肥不克○丞相屯以蔣琬為長史

丞相長史張裔卒亮以楊儀為行府長史蔣琬為留府長史與參軍馬忠統留府事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托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徙皇弟魯王求為甘陵王梁王理為安平王

九年魏太和五年春二月丞相亮伐魏圍祁山○自

十月不雨至于三月○夏五月亮敗魏司馬懿于

鹵城斬其大將張郃

魏遣懿督諸將禦亮懿率眾救祁山亮分兵攻祁山自逆懿於上却魏將郭淮等徹亮破之因大芟其麥與懿遇於上却之東懿飲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躡其後至於鹵城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諸將請戰曰公畏亮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乃使張郃攻無當監王平於南圍自岸中道向亮亮使將軍魏延高翔吳班逆戰魏兵大敗獲甲首三千懿還保營亮以糧盡退軍懿遣卻追之至木门與戰亮使人乘高布伏弓弩亂發卻中飛矢而死

尹氏曰司馬懿用兵如神算無遺策未易敵也然每與丞相亮交鋒動輒敗北是以其徒有畏蜀如虎之譏而陳壽乃以將略非亮所長貶之今觀綱目書此不曰亮敗魏軍而曰亮敗司馬懿者見其所對者勦敵而非脆敵亮能勝之則其將略果有太過人者然則壽之妄肆譏評其說不攻自破矣世以成敗論人若壽輩者非一可勝嘆哉

中都護李平有罪廢徙梓潼

平先名嚴今改此丞相亮之攻祁山也命平以中都護署府事會天霖雨平恐運糧不繼遣參軍馬忠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又欲殺督運岑述以解已不辦之責又表帝說軍偽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違錯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前後過惡先官削爵士徙梓潼郡復以平子豐為中郎將參軍事出教教之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亮又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前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麟甲鄉黨以為不可近吾以為麟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

冬十月吳人誘敗魏兵於阜陵○十一月晦日食

○安漢將軍庾亮都督漢興亭侯李恢卒

子還嗣

以張翼為庾亮都督

十年魏太和六年春三月魏主叡東巡○吳人擊魏廬江不克

十一年魏青龍元年夏閏五月朔日食○吳主權自將攻魏新城不克○以馬忠為庾亮都督

庾亮都督張翼用法嚴峻南夷豪帥劉胄叛丞相亮以參軍馬忠代之召翼令還其人謂翼曰宜速歸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為戒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絕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破

胄斬之

十二年魏青龍二年春二月丞相亮伐魏初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却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至是悉衆十萬由斜谷伐魏遣使約吳同時大舉

三月故帝崩于魏山陽○夏四月丞相亮進軍渭南魏司馬懿引兵拒守亮始分兵屯田

亮至郡軍於渭水之南懿引兵渡渭背水為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為可憂若西上五丈原諸軍無事矣亮果屯五丈

應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涓濱居民之閒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胡氏曰司馬懿之言謫也實於孔明屯五丈原又憚於逆擊故為此語以安其下爾孔明此舉蓋不復為退計矣親統大師入他人境久駐而魏師不敢攻雜耕而居民無所苦三代之兵若時雨孔明其庶幾矣或譏其短於將略不亦過乎

五月吳主權擊魏秋七月魏主叡亦自將擊却之○八月魏人謚孝惠皇帝曰芳獻葬禪陵○丞相益州牧武鄉侯諸葛亮卒于軍

丞相亮與司馬懿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遺懿巾幘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戰懿主叡使其衛尉辛毗仗節為軍師以制之護軍姜維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卒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者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覽悉所

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諸葛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未幾亮病及篤帝使尚書僕射李福省視因諮以國家大計福至與亮語已別去數日復還亮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一決耳君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是月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流西南投於亮營俄亮卒於軍中

五十四

胡氏曰勤者聖人之盛德而君子之賢行也其為人多踴躍則其德不進矣舜禹文王達而在上孔孟窮而在下未嘗不勤猶云行日運誠不厭倦不息而況於欲為聖賢之事業當如何哉故陶士行有惜分陰之志焉曹孟德略平中土雖能尚節儉然部下已有臺觀之樂孫仲謀中身亦漸荒怠惟昭烈武侯勤勞躬親以至沒世此其遠繼前哲不但三國稱雄也凡人鮮能無所好者有志於道德則功名不足以累其心

有志於功名則富貴不足累其心苟志於富貴而止尔則亦無所不至矣孔明蹈道秉德不得已而應聘初無富貴之念功名從而日新宜其所立卓然後世莫能及使曹氏未除漢室未興宴安一隅自謂無事則孔明與高阿那肱相去一間爾

長史楊儀引軍還

儀整軍而出百姓犇告司馬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歛軍退不敢偏於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爲之諺曰死

蜀書本傳

五十一

諸葛亮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故也亮嘗推演兵法作八陣圖懿案行其營壘處所嘆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不及而還胡氏曰世之論古者往往以司馬諸葛不及一戰以決勝負爲恨此殆以形求而不以理察也五丈原之師正與赤壁之役等然曹操大敗於赤壁始其謀拒之者衆其勢亦險據傾側會天方佐佑孫劉故孟德以八十萬人爲十艘油葦所廢幾不得免一時之勝誠快意於無窮若夫五丈原之

師深入客地耕田積穀聲勢震薄而意思安閑司馬仲達雖雄善兵憚不敢動請戰示武情見勢窮甘受巾幘之辱殊無他計但快孔明食少幸其早斃固不俟兵刃之交而懿已披靡大敗矣惟漢不復興孔明亟死故以形迹觀者謂魏勝而漢負雖社甫善評亦有嘔血酸辛之歎向使孔明未死豈但擒懿長安以東破竹而下矣至此然後可以歸之於天孔明知漢室之決不興也夫成敗之利害係於一時而理之得失事之是非雖千載而不泯當此時漢喪元帥慘戚而歸魏師歡欣奏凱振旅一榮一悴存亡關焉時運不留世代遷革向之成敗利鈍皆爲陳迹而青史所載赫赫若前日事孔明忠義之行節制之兵皆可詳見反覆推考使人懦氣激昂因以興起而曹操司馬懿欺人孤兒寡婦孤媚以取天下錫奴賄羞而不取然則雖夸拳雄伯於俄頃間何足道哉以是知古今一心理無間斷志士以遠大自期則本心正

理常不屈於天下矣

尹氏曰嗚呼亮自經略中原至是首尾僅八載綱目五書伐魏一戰街亭一次成固一圍陳倉祁山一拔武都陰平一斬王雙敗司馬懿殺張郃至於是舉書進軍渭南分兵屯田懿雖引兵拒守甘受巾幘婦人之服勢已窮蹙而亮乃告終天不祚漢使之功業不就謂之何哉然亮受遺託孤之際蓋嘗以竭股肱之力効忠正之節繼之以死為告至其出軍上表又以鞠躬盡力死而後已為言由今觀之可謂不食其言矣書卒于軍以見歿於王事之實其討賊之義死而不屈至今凜凜猶有生氣其視曹馬輩欺孤弱寡孤媚以取人家國者曾犬彘之不若世豈可以成敗論人物哉不有綱目特書屢書表而出之則孔明亦若而人耳噫

前軍師魏延作亂儀擊斬之

延勇猛過人善養士卒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不許

君還解揚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禔出門犇焉而去延尋悔之已不及矣遣人覘儀等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攬儀未發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關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帝以問侍中董允荀彧長史蔣琬琬允咸保儀而疑延儀等令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將軍王平於前禦延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為用命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犇漢中儀遣將軍馬岱追斬之遂夷延三族蔣琬率衛諸營赴難北行數十里延死問至乃還始延欲殺儀等冀時論以已代丞相亮輔政故不北降魏而南還擊儀實無反意也初亮表於帝曰成都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陛下卒如其所言

胡氏曰嗚呼人之群乎斯世也何所圖哉始於飢食渴飲冬裘夏葛堂室可以庇風

雨而已既且有室則漸廣矣既且有宗族鄉黨則益廣矣聖王為制民之產則以使之足以養其生送其死周其宗族不至飢寒關置則止矣自百姓等而上之至於天子不為其貴而得慕天下之奉也亦莫不有制度品式上不偪下下不僭上而大要則以儉約為先節適為貴使俗無奢靡之尚人息爭奪之心則天下定矣王迹既息人欲肆行攘攘熙熙惟利是競如孟子所告梁惠王者必至於爭奪篡弑猶未厭也孰能不待文王而自興三代之美教乎欲革夫流俗振夫頹波非一日躬行所能其樞要則係乎當國秉權之人爾故范宣子讓則其下皆讓城中大袖則四方全帛在上者無欲心則懸賞使人為盜亦不為矣孔明身都將相手握強兵專制一隅勢通四海亦何求不得縱不外求全蜀之富皆可以充牣其家而三十年間止有桑八百株田十五頃以為子弟衣食之奉不別治生增長尺寸逮其死也內無餘帛外無贏

財其靈臺湛然不累於物欲如此賢哉遠矣亦何愧於伊尹周公耶夫勢力可以專利而不專利則利之所覃者廣而受惠者多復以法制行之則可使匹夫匹婦均被堯舜之澤亮既死蜀人久而歌思猶甘棠之思召公此其效也或者据權怙勢盡利以遺民廩祿厚矣賜予多矣財賄寶貨四面至矣視天下之人皆無父而已獨有其父則加亲其父視天下之人皆無子而已獨有其子則崇重其子視天下之人皆無妻而已獨有妻則培益其妻視天下之人皆無兄弟而已獨有兄弟則顯擢其兄弟視天下之人皆無族黨而已獨有族黨則寵光其族黨竭國力以足一家而漢之貪尚歎然也而天下人遂父人之子人之妻人之兄弟人之族黨則離間之貧賤之苦困之誅一逐之若惡其與已並世而侵已之有者至乃顯然考語於人以為富貴可慕而不可失也梁冀王莽李林甫楊國忠元載之徒皆是已夫惟据權怙勢盡利

以遺民則利之所聚者偏而受害者衆復以刑辟取之則雖甲家銅山乙家金埒亦有餓隸之患故冀莽等既誅或斥賣家財幾千万免民租稅一年或省中黃金尚六十餘万斤而百姓提擊其頭切食其舌此其效也故君子喻於義而不肯為者惡其事之如彼其汙而畏其效之如此其酷也有志於建功立事者盍以武侯為矜式乎夫武侯平生大致嚴嚴具在而或乃謂不能有成顧合終其身為卧龍而已此詩人務為勝語非其事之實不可信也長史張裔嘗稱亮曰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貪忘其身者也○初昭烈領荊州牧以廖立為從事昭烈入蜀諸葛亮鎮荊土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問士人誰相經緯者亮荅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昭烈為漢中王以為侍中帝即位徙長水校尉立自謂才名宜為丞相亮之副常以取位游散怏怏怨謗無已亮廢立為民徙之汶山郡及亮卒立垂泣曰吾終

為左社矣李平少以才幹稱劉璋以為成都令有能名建安中署為護軍拒昭烈於綿門平率眾降成都定為犍為太守賊馬秦等數萬人到資中時昭烈在漢中平率將郡士五千人討之斬秦等首枝黨星散悉復民籍又越雋夷率高定遣軍圍新道縣平馳往赴賊皆破走章武二年昭烈召平詣永安宮拜尚書令三年昭烈疾病平與丞相亮並受遺詔輔少主亮嘗曰部分如流趣舍罔滯正方性也其見貴重如此後以罪廢徙梓潼郡至是聞亮卒亦發病死平常冀亮復收已得自補後策後人不能故也

真氏曰愚謂亮於二人素所推許使其未死必不終弃此二人所以痛恨至於殞命也

習鑿齒論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為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亡怨水鑑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鑑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樂懷

二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怨天下有不服者乎亮可謂能用刑矣秦漢以來未之有也

袁曄獻帝春秋云或問諸葛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與昭烈俱起瓜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諸葛亮因為佐相而群臣悅服昭烈足信亮足重故也亮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實行不寇窮羸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又曰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又曰亮師數萬之衆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所至營壘井竈藩籬障塞下至圓澗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又曰亮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又曰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畜

積饒朝會不諱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末治
有餘力而後及小事

河汾王氏曰諸葛亮而不死禮樂其有興
乎

程子曰孔明庶幾禮樂又曰諸葛武侯有
儒者氣象又曰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
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
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
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若劉表子琮將
為曹公所并取而興劉氏可也或問諸葛
孔明無足取也夫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君
子不為亮之殺戮多矣曰不然所謂殺一
不辜非此之謂也亮以天下之命討天下
之賊雖多何害於義

朱子曰子房用智之過有微近譎處小者
如躡足之類其大則挾漢以為韓而終身
不以語人也若武侯即名義俱正無所隱
匿其為漢復讎之志如青天白日人人得
而知之有補於天下後世非子房比也蓋
為武侯之所為則難而子房投間乘隙得

為即為故其就之為易耳頃見延平李先
生亦言孔明不若子房之從容而子房不
若武侯之正大也

南軒張氏曰三代衰五伯起而功利之說
盈天下謀國者不復知正義明道之為貴
三老董公獨得宏綱以告漢高帝惜高帝
未能盡其用也武侯當漢祚之季乃能執
其機而用之其言曰漢賊不兩立臣鞠躬
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
所能逆覩嗚呼此夏少康四十年經營宗
祀而卒以配天之本心也若侯者可謂有
正大之体矣自勿讀書獨觀大略晨夜從
容抱膝長嘯其胷中所見豈淺識所能窺
哉高卧隆中不求聞達蓋將終身焉昭烈
漢室之胄也而三顧之於草廬名義既正
好賢之意又篤安得不以身許之昭烈與
侯相周旋一以道義而忘勢受遺之際君
臣肝膽相照無纖芥形迹何其盛也侯侯
復規摹先務為根本之計方建興初務農
計兵內治國事國事既定北面致討軍旅

將發拳拳之心實在帝裨拜表納忠反復
曲折專以宮中府中之事為言且陳親賢
人遠小人之義薦郭攸之等使在左右一
篇之中三四致意焉而其終章尤為切至
侯之慮抑深且遠矣即侯行事而觀之絕
姑息之私意本常理之大公如明鏡洞然
四達無間聽言惟恐不及見善若出諸己
用人各盡其能至或有罪雖入幕上賓如
馬謖流涕誅之而弗釋也故李平廖立既
被廢放沒齒懷德蓋戾於斯雖所不欲存
焉娶婦汚南惟賢是取人之訕笑不復顧
也身都將相三十年間及其既死內無餘
帑外無贏財視天下無一足動其中者其
事帝裨小心恭恪一國之柄舉出其手而
人不知其有權彼懷奸撓逆竊竊窺人宗
祀者雨雪見覲而謂侯敵哉侯之規模至
使耕者難於渭濱而軍無私焉與國之復
已恢恢然在目中矣不幸薨謝匪天數然
歎或謂侯勸昭烈取荊州為不義不知劉
琮既已迎降於操則荊州固魏之荊州矣

于以取之豈不正乎惜昭烈之失此機也
又或謂魏延之策惜侯不用不知夫天將
昌漢以侯之舉措掃禽亂賊直餘事爾行
險僥倖非侯志也嗚呼秦漢以來士徂於
戰國之餘習張子房為拔出者而猶未免
乎雜以伯術若侯真豪傑之士無文王猶
興者邪然使侯得游於洙泗之間講學以
終之則其所至又非予所知也予每恨陳
壽私且陋凡侯經略次第與夫燭幽消患
治國用人馭軍行師之要悉闕而不彰幸
雜見於他傳及裴松之所注因裒而集之
不敢飾辭以忘其實其妄載非實者則削
之庶幾讀者可以得侯之心近世鉅公作
史書編年乃以魏年號接漢之統故其所
書名不正而言不順予謂獻帝雖廢而昭
烈以正義立於蜀武侯輔之漢統未墜地
也要盡帝裨末年始係魏之年號為正始
侯在隆中傳稱以管樂自許予謂侯蓋師
慕王者之佐其步趨則然豈與管樂同在
功利之域者意其傳者之誤故不復云

又為後論曰予既作侯傳以示新安朱元
晦元晦以予不當不載以管樂自許事謂
侯為帝神寫申韓管子六韜之書及勸昭
烈取荊益以成伯業可見其所學未免駸
雜其說亦美矣而予意有未盡者侯之所
不足者學也予固謂使侯得游於洙泗之
門講學以終之則所至又非予所知不無
深意矣然侯胸中所存誠非三代以下人
物可睥睨豈管樂之流哉時有方變而事
有大綱大綱正則其變乃可得而理方曹
氏篡竊之際孰為天下之大綱乎其惟誅
賊以復漢室而已侯以身從帝室之英胄
不顧強弱之勢允執此綱終始不渝管樂
其能識之乎使侯當齊桓之時必能率天
下明尊王之義叶相王室期復西周其肯
務自富其國而忘天下之大綱乎使侯當
燕昭之時必能正名定國撫其民人為天
吏而討有罪以一天下之志其肯趨一時
之近效志在土地珍寶而自以為功乎是
其心度與侯絕相遠邈故不欲書以感觀

聽按本塞源之意也予讀出師表見侯所
以望其君者殊非刻核陰謀之說故於手
寫申韓等書之事亦疑之疑則可闕也侯
在草廬一見昭烈遂定取荊益之計蓋侯
之心欲昭烈以興復漢室為已任以興復
漢室為已任則天下諸侯內懷它圖者吾
固得以正名而討之矣時昭烈未有駐足
之地也歷觀諸國劉氏不能守荊益是誠
天所資也若昭烈以荊益無志討賊坐視
自大正其罪而伐之則天下誰敢不服然
昭烈之為人徇於小不忍而妨大計故劉
琮降操荊州可取而不取是侯之策昭烈
猶有未能盡從者也及狼狽而遁雖藉吳
之力敗操赤壁然終迫於吳乃始入蜀以
誦計取之予知侯於此時蓋亦有鼂勉不
得已焉者非草廬所以告昭烈之本意也
嗟乎五伯以來功利之說盈天下大義榛
塞幸而有若侯者堅守其正不以一時利
鈍易不共戴天之心庶其可以言王道者
故予推明其本心證以平生大節而削史

之說有近於伯術者區區妄意扶正息邪而不自知其過也然侯於學為未足者奈何知有未至也知有未至則心為未盡未能盡其心則於天下事物有所不能備該而以一貫之也故昭烈請取劉璋於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之道終為有愧侯當此時廋之亦有未盡焉若夫開國建后大事也而奉冊所立者乃亡國之宗婦以日易月後世之大失也而昭烈之喪冢宰所贊者乃因謬之禮茲可見其學之未至歟然則當斷之曰若侯者体正大而學未至者也故備列於此以與朋友共講焉

又曰唐太宗政要載孔明語云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此真孔明口中之語真氏曰按先賢之評武侯者至矣詩人杜甫亦曰伯仲之間見伊呂此論為的愚嘗竊謂自昔人臣居重位秉大權者雖或遇知於明君未必不致疑於庸主雖取信於君子或不能不見忌於小人同類懷其恩未必無以召異已者之怨國人歎其行未

必有以服夷狄之情一時賴其功或見誦後世之公議而侯也不惟昭烈託以幼孤而不疑雖禪之庸亦舉國聽之而弗忌不惟公攻文偉諸賢盡心而為之用雖揚儀魏延之悍侯亦皆捐軀致命而弗辟不惟器能受任者競勸以荅其知雖流徙放逐之徒亦沒身懷思而弗怨不惟舉國信之當時尊之而瀝夷之約束沔陽之廟祀至于今不廢侯何以得此哉曰開誠心布公道而已誠之與公天地鬼神有不能違者而況於人乎今讀侯之傳而想其為人事君如親待諸賢如朋友撫群下如子弟曾懷洞然與物無間形之表奏則忠懇足以悟上發之教令則威激足以動人心其所存無一之非誠也至於生殺廢置雖出其手然爵不以無功濫刑不以貴勢撓盡忠者雖讐必賞犯法者雖親必戮持心之平無異衡石用法之信可質神明其所為無一而非公也惟誠惟公終始一致故上不求於君而君信之下不靳於人而人服之

侯之大節略盡於此人臣輔治之法正已格君謀國用人之四事攷之則又無一之不備而於用人尤可為法龐統法正董和皆與亮同為謀臣亮所推重者也蔣琬費禕董允皆亮所薦引相繼為政者也王連向朗張裔楊洪杜微秦宓伍梁譙周霍弋姚伯揚戲亮所引以為掾屬者也關羽張飛黃忠皆為將定荆益漢中與亮共事者也趙雲魏延馬超黃權李恢呂凱馬忠王平張嶷姜維鄧芝張翼皆亮所用以任守將典征伐禦寇敵者也呂乂專董糧餉者也馬良陳震費詩鄧芝宗預皆亮為政日所用以將命四方者也以區區一隅之蜀而能抗衡吳魏者豈非毛髮絲粟之才莫不畢用故耶故略載其人以備參考

諸軍還至成都大赦詔蓋亮為忠武侯

子瞻嗣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家足

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

蜀漢本末卷中

蜀漢本末卷下

趙居信集錄

建興十二年

魏明帝曹芳薨於五月吳太常孫資孫綏薨於六月

以左將軍吳懿為車

騎將軍假節督漢中○丞相長史蔣琬為尚書令

總統國事領益州刺史

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拔颶群僚之右既無

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眾望

漸服

遣中郎將宗預使吳

吳人聞丞相亮卒恐魏承襲取蜀增巴丘守兵

萬人一欲以為救援二欲以事分割朝廷聞之

亦增兵永安以備非常預至吳吳主權問曰東

之與西譬猶一家而關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

對曰臣以為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

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嘉其抗盡

權之亞於鄧芝

十三年魏青龍三年吳嘉禾四年春正月中軍師揚儀有罪廢徙

漢嘉自殺

儀既殺魏延自以為有大功宜代丞相亮秉政

而亮平生密指以儀狃狹意在蔣琬儀至成都

拜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初儀事昭烈為尚書琬時為尚書即後雖俱為丞相參軍長史儀每從行當其勞劇自謂年宦先琬才能踰之於是怨憤形於顏色嘆叱之音發於五內時人畏其言語不節莫敢從之惟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儀曰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後及禕密表其言帝乃廢儀為民徙漢嘉儀至從所復上書誹謗辭指激切遂下郡收儀儀自殺夏四月以蔣琬為大將軍錄尚書事費禕為尚書

令○衛尉城陽亭侯陳震卒子濟嗣

十四年

魏青龍四年
吳嘉禾五年

帝如蒲旬日而還

帝至蒲登觀坂看汶水之流旬日還成都

尹氏曰觀魚于棠春秋特筆以譏之丞相

亮卒至是未及再期而帝禪所為已若此

書觀汶水旬日而還則其慢棄國政遠事

逸游忽社稷之重縱耳目之慾而當時大

臣亦無能諫止其惡其失皆具見於直筆

之間矣雖無緣崖之寇尚能久有其國乎

都氏王符健降○冬十月有星孛于大辰又孛

于東方

十五年

魏景初元年
吳嘉禾六年

秋七月皇后張氏崩

謚曰敬哀恭南陵

車騎將軍督漢中濟陽侯吳懿卒

延熙元年

魏景初二年
吳赤烏元年

春二月立貴人張氏為皇后

后敬哀皇后之妹也去年入宮策為貴人

子璿為皇太子璿為安定王

璿字文衡時年十五其母王貴人本敬哀皇后

侍人也○大司農孟光問太子讀書及情性好

尚於祕書即卻正正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

古世子之風接待群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

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

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

不得妄有施為智調藏於智懷權略應時而發

此之有無焉可豫知也光知正慎宜不為放談

乃曰吾好直言無所回避今天下未定智意為

先智意自然不可力強致也儲君讀書寧當學

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

求爵位耶當務其急者正深以光言為然

冬十二月大將軍琬出屯漢中

二年魏景初三年
吳赤烏三年春正月魏主叡幸子芳立○三月
以大將軍琬為大司馬

東曹掾楊戲性素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
謂琬曰公與戲言而不應其慢甚矣琬曰人心
不同各如其面從後言古人所戒戲欲贊吾
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
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嘗毀琬曰作事
憤憤不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
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乞問其憤憤之
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理事不理則憤憤矣
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恐其必死琬心無適莫
敏得免重罪

真氏曰按此二事可謂真宰相之度有武
侯之風矣

楊戲字文然犍為武陽人嘗為丞相亮主簿少
與程畿之子祁張松之子表巴郡楊汰並以文
學知名戲作李漢輔臣四十九人贊行于世

三年魏主曹芳正始元
年吳赤烏三年春以張疑為越雋太守

初越雋蠻夷數叛殺太守太守寄治安定縣去
郡八百餘里及疑為太守招慰新附誅討強猾

郡界悉平復還舊治寢室伯岐巴西南充縣人
出自孤微而少有通壯之節為時之稱
四年魏正始二年
吳赤烏四年夏四月吳人攻魏擊卻之○大
司馬琬徙屯涪

琬以丞相亮數出秦川道險運難卒無成功乃
多作舟舡欲乘漢沔東下襲魏興上庸會舊疾
連動未時得行朝野咸以為事若不捷還路甚
難非長策也帝遣尚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
喻指琬上言今魏跨帶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
易東西并力首尾掎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
分裂蚕食先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
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且
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宜以姜維為涼州刺史若
維征行御制河右臣當率軍為繼今涪水陸四
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亦易請徙屯涪
詔從之

五年魏正始三年
吳赤烏五年春正月中監軍姜維督偏軍自漢
中徙屯涪

六年魏正始四年
吳赤烏六年夏五月朔日食既○冬十月遣前
監軍王平督漢中○十一月以費禕為大將軍與

大司馬琬並錄尚書事

七年

魏正始五年
吳赤烏七年

春三月魏將曹爽寇漢中閏月大

將軍裒督諸軍救之以鎮南大將軍馬忠平尚書

事

魏將曹爽夏侯玄發兵十餘萬寇漢中漢中守
兵不滿三萬諸將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兵
王平曰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為深禍
今宜先遣劉護軍據興勢平為後拒若賊分向
黃金平率千一下自臨之比爾間涪軍亦至此
計之上也諸將皆疑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遂
帥所領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閏月帝
遣大將軍裒督諸軍救漢中將行光祿大夫來
敏詣裒別求共圍若于時羽檄交至人馬探甲
嚴駕已訖裒與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
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也

虞喜論曰昔魏人擊漢漢人禦之精嚴垂
發而費裒方與來敏圍若敏以為必能辦
賊言其明略內定免無憂色也顧長寧以
為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漢為最尔之
國而方向大敵所規所圖惟守與戰何可

矜已有餘晏然無戚斯

防細微卒為降人所害

禍成於彼哉

夏四月朔日食○安平王理卒

謚曰悼子胤嗣

五月魏軍退走

曹爽引軍還大將軍裒進兵據三

牟險苦戰僅乃得過失亡甚衆閏

秋九月大將軍裒還成都冬以裒兼

允守尚書令馬忠南還

大司馬琬以病固讓州職於大將軍

裒為益州刺史以侍中董允守尚書令

副時戰國多事公務煩猥裒為尚書令識悟過

人每省讀文書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

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

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盡人之歡事亦不廢

及董允代裒始欲效其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

滯允乃嘆曰人才相遠如此非吾之所及也

聽事終日而猶有不暇焉

八年

魏正始六年
吳赤烏八年

秋八月皇太后吳氏崩

謚曰昭穆皇后合葬惠陵

冬十二月大將軍禕至漢中行園守

九年魏正始七年夏六月禕還成都○秋大赦

大司農孟光於衆中責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主所宜有也襄敎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行之耳今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禕但顧謝蹴踏而已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荅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臣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乎由是蜀人稱亮之賢知禕不及焉

胡氏曰赦之無益於治道前賢言之多矣而終不能革至按以為常典而行之於其間有喜慶克捷祥瑞祈禱之事則又舉焉不信二帝三王之法而循後世之制是何也其說多矣始受命則赦改年號則赦獲奇獸珍禽則赦河水清則赦刻章璽則赦立皇后則赦建太子則赦生皇子則赦平

叛亂則赦開境土則赦遇大災異則赦有疾病則赦郊祀天地則赦行大典禮則赦或三年一赦或間歲一赦或比歲一赦或一歲再赦赦令之下也有罪者除之有資者蠲之有滯者通之或得以蔭補子孫或得以封爵祖考大槩如是而已爾明哲之君則赦希而實昏亂之世則赦數而文希者尚按故事而不能盡去也數者則意邀福而歸諸己也實者有罪必除有資必蠲也文者雖有是言而人不被其澤也復有姦宄擅權者以急征暴賦多獄無罪上之而請行布宣惠心自我請之由是數者而論赦為有益乎為無益乎人君誠以明哲自期而以昏亂為戒則所謂按故事以釋有罪者尚在所議故事有是有非豈可盡循罪人若審有罪宜可盡貸有罪而貸則善人奈何甲殺乙而遇赦乙已不可復生而甲得不死以赦為偏枯者此也若曰乙已不幸而死矣吾未知甲果嘗殺之乎抑疑似也則援寧失不經之文而赦之以為

從厚而終不失之恤無辜以赦為偏枯者此也百姓負租或曰旱或以貧或以已納為之除籍或為官司所抑貸代人而輸其事非一每下赦令未嘗不蠲也而百姓有黃紙放白紙催之語自古如此則以著於令甲者曰凡蠲旱稅不得過若干分而赦令則曰歲大旱其盡蠲之百姓喜於盡蠲之文而不知令甲之有限也則相與怨其上曰黃紙之放特給我尔此乃偏枯之甚者也姦宄亂賊之人知赦之可擬也則期而為姦宄亂賊之事僥倖貸釋不可勝數矣亦或病其然則下令曰凡距赦若干日而殺之是待赦也不得以赦原先為速期焉而姦宄亂賊之人有財可行有力可援有勢可恃有吏可使一入囹圄用是數者迂延稽故終以無事而捕寇之吏被傷之主覺發之人往往反坐於是善良困於姦宄閭里怵於亂賊嗜鳴飲氣無路伸此又偏之甚者也靈帝行冠禮大赦天下而黨人不與焉自是後凡五赦而增五族

之錮又五赦而黃巾起不得已乃赦黨人黨人縱有罪不輕於十殺之惡逆乎況黨人無罪而忠愛於君志除姦凶以清天下者也乃經十赦不得已而後赦此豈直偏枯而已舉四肢皆廢矣四肢盡廢頭目兀然其不為人所掉擣而眩曳挽而仆乎於是董卓角之表紹椅之曹操靡之獻帝為所挾而不得赦伏后為所弑而不得赦語赦至此無益明矣明哲之君監失而思得舍非而從是莫若兼用虞舜大易呂刑周官之法則雖曠歲不一赦一年而十有赦無不可者舜之法曰眚災肆赦謂有目病而害加乎人者也大易之法曰君子以赦過宥罪誤則直肆之罪咎則稍寬之而已呂刑之法曰五刑五罰之疑而不明者則赦無疑則不赦矣周官之法曰赦幼弱老耄蠢愚非此三者則不赦矣魯國肆大眚春秋非之以其無謂而書赦之取正乎孔子略法乎虞周大易之訓則刑罰盡道可似代天之春生秋殺矣夫吳漢攻戰之士

也臨終獻言勸光武以勿赦陳壽於孔明
有憾者也而稱譽不赦之卓況為天下國
家者可不如此吳漢陳壽之見乎

冬十一月大司馬安陽亭侯蔣琬卒

謚曰恭子斌嗣

十二月尚書令董允卒以宦者黃皓為中常侍允
秉心公亮獻可替否備忠忠益帝常欲采擇以
充後宮允以為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
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帝益嚴憚之允嘗與費
禕胡濟共期游宴嚴駕已辦而即中董恢詣允

蜀漢本末卷下

十二

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遂迎來去允不許曰本
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
闊積捨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
其守正下士凡此類也宦人黃皓便僻佞慧帝
愛之允上則正色規主下則教責於皓皓畏允
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大將軍
禕以選曹郎陳祗代允為侍中祗矜厲有威容
多技藝挾智數故禕以為賢越次而用之祗與
皓相表裏皓始預政累遷至中常侍操用威柄
終以覆國自祗有寵而帝乃追怨董允曰深譖

為輕已由祗阿意迎合而皓浸潤構間故也祗
字奉宗汝南人許靖兄之外孫也少孤長於靖
家故弱冠已顯

真氏曰按帝禕欲增嬪御而允爭之欲親
嬖倖而允裁之此古大臣事業也至以一
士澹泊之談而輟衆賢游宴之樂此立心
根本所在允當玩焉

尹氏曰東漢亡於宦者殷鑒不遠帝禕昏
庸親尋覆轍亂亡之形著矣綱目上書蔣
琬董允卒下書以宦者為中常侍則見二

蜀漢本末卷下

十三

臣公正猶足以尼小人之惡一旦正人告
殞儉倖遽形然後知法家拂士其所係也
如此此又綱目言外之意也

時帝數出游觀增廣聲樂太子家令譙周諫曰
王莽之敗豪傑並起以爭神器然莫不快情恣
欲怠於為善世祖初入河北馮異勸之曰當行
人所不能為者遂理冤獄崇節儉北州歌嘆聲
布四遠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舉兵
一助之其餘望風慕德輿病賁棺襁負而至不可
勝數故能以弱為強而成帝業在洛陽嘗欲小

出銚期進諫即時還車及潁川盜起寇陶請身
往臨賊聞言即行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
急務欲自安不為帝者之欲善也如此傳曰百
姓不徒附誠以德先之也今漢遭厄運天下三
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臣願陛下復行人所
不能為者以副人望且承事宗廟所以率民專
上也今四時之祀或有不臨而池苑之觀或有
仍出臣所不安也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願
省戒樂官後宮凡所增造宜悉罷之以成先帝
之志帝不聽

以呂乂為尚書令

初王連為益府校尉辟乂為典曹都尉迁新都
縣竹令乃心隱恤百姓稱之為益州諸城之首
歷諸郡太守儉素守法皆有能稱丞相亮連年
出征以乂為漢中太守兼領督襄供給軍糧入
為尚書至是代董允為尚書令

姜維為衛將軍與大將軍禪並錄尚書事

十年魏正始八年春三月日食○涼州胡王白虎文

治無戴來降

雍涼寇胡請降姜維出兵迎之徙其人於繁縣

汶山平康夷反衛將軍姜維討平之○特進顯明
亭侯向朗卒

子條嗣初朗少時雖涉獵文學然不治素檢以
吏能見稱自去長史優游無事乃更潛心典籍
孜孜不倦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開門接賓誘
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干時事朝野皆敬焉
十一年魏正始九年夏五月大將軍禪出屯漢中
自大司馬琬及禕雖身居外廩實威刑皆遙先
諮斷然後乃行禕雅性謙素家不積財諸子皆
令布衣素食出入不從車騎其當國功名略與

琬比

秋涪陵夷反車騎將軍鄧芝討平之○鎮北大將
軍督漢中安漢亭侯王平卒

子訓嗣是時鄧芝在東馬忠在南平在北境咸
著名述時又有左將軍句扶與平同郡忠勇寬
厚數有戰功封宅渠侯功名爵位常亞於平

十二年魏嘉平元年春正月魏護軍夏侯霸奔
初霸為魏大將軍曹爽所厚以其父淵死於漢
常切齒有報讐之志為討蜀護軍統屬征西將
軍夏侯玄玄謂之從子與之外第也是年司馬

懿殺奕召玄詣京師以郭淮代之霸素與淮不叶以為禍必相及大懼來奔帝謂曰卿父自遇害於行間非先帝之手刃也遇之甚厚姜維問於霸曰司馬懿既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否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若管朝政漢吳之憂也士季名會鍾繇之子也

鎮南大將軍庾亮都督彭鄉亭侯焉忠卒

子脩嗣忠為人寬濟能斷威恩並立蠻夷畏而愛之及卒莫不流涕立廟祀之張表一時名士清望踰忠閭宇宿有功幹於事精勤繼踵忠後威風稱績皆不及忠表字伯遠松之子也字季文平南陽人相繼為庾亮都督

秋姜維伐魏雍州不克

維攻雍州依趙山築二城使將軍句安李歆守之聚義胡質任威偪諸郡魏郭淮使刺史陳泰進兵圍之新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將士窘困分糧聚雪以引日月維引軍救之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堅壘不戰郭淮進軍洮水截維歸路維懼而還安等乃降魏

下庚

未辛

十三年魏嘉平二年吳赤烏十三年姜維復攻魏西平不克而還

○冬十二月魏人擊吳戰於江陵大破之

十四年魏嘉平三年吳太元元年夏大將軍裨還成都冬屯於

漢壽○尚書令呂乂卒以陳祗為尚書令○車騎將軍督江州陽武亭侯鄧芝卒

子良嗣芝為將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恤平伍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餘財然稟性剛簡於人少有敬貴自大將軍裨已下皆避下之

十五年魏嘉平四年吳主孫亮建興元年夏四月吳主權卒子亮立

○以皇子琮為西河王

十六年魏嘉平五年吳建興二年春正月大將軍益州刺史成鄉

亭侯費禕為盜所殺

謚曰敬子承嗣初姜維攻西平獲魏中郎將郭循以為左將軍循欲刺帝不得近每因上壽且拜且前為左右所遏事輒不果至是禕與諸將大會於漢壽歡飲沈醉循刺殺之禕死愛不疑待新附大過張嶷嘗與書引岑彭來勦為戒禕不從故及於禍

尹氏曰此郭循也既為左將軍秩亦尊矣

何以書盜彼固盜賊之靡耳循苟欲忠於所事何不死於見獲之時既受漢爵乃復挾匕首以為姦此正豫子所謂既已委質為臣而又求殺之是二心者也循之所以為此不過徼利於魏是特穿窬之下者耳以盜書之夫豈過哉

陳壽評曰蔣琬方整有威重費禕寬濟而博愛咸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而邛家和一也

真氏曰蔣琬費禕董允皆武侯薦引相繼

為政者武侯相二帝十有四年而琬繼之

琬任政十年而禕錄尚書事與琬同掌朝政又三年琬卒而禕代之禕任政七年而卒允雖貳禕日淺其事業亦有可觀蓋武侯沒後凡二十載內正朝綱外禦強敵區區蜀漢猶能自立蓋三人之功而侯儲育汲引之效也其視管仲之歿未幾而國已大亂者不可同日而語矣

夏四月姜維伐魏圍狄道

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

以為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每欲興軍大舉大將軍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方人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不如且保國治民謹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為希冀倖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禕卒維得行其志乃將數萬人出石營圍狄道

吳人圍魏新城不克

十七年魏主曹芳正元元年吳主孫休五年春三月姜維還成都夏六月維復伐魏拔狄道河間臨洮三城盡寇將軍關

內侯張嶷戰死

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姜維出隴西進拔狄道河間臨洮徙其民於綿竹繁縣張嶷病中乞驛力中原致身敵庭帝奏曰若涼州克定臣為守將或有未捷臣請殺身以報果死於陣越為之人聞之無不悲泣立廟祀焉子瑛封西鄉侯瑛弟護雄襲爵關內侯

秋九月魏大將軍司馬師廢其主芳冬十月迎故魏主丕之孫髦立之

師懿之子也嗣懿秉政

十八年魏正元二年春姜維還成都秋八月維伐魏敗其兵於洮西遂圍狄道不克而還

維復議出兵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以為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率車騎將軍夏侯霸及翼同進八月維將數萬人至枹罕趨狄道魏將王經進屯狄道維敗其別軍於故關經渡洮水與維戰於洮西大敗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奔散死者萬計張翼謂維曰可以止矣不可復進進或毀此大功維大怒曰為蛇畫足遂進圍狄道會魏救兵至維引軍退駐鐘提

十九年魏甘露元年以姜維為大將軍秋七月維伐魏與其將鄧艾戰敗績詔貶維為後將軍

維復率衆出祁山聞鄧艾有備乃因從董亭趣南安艾據武城山以拒之維與艾爭險不克冀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却與艾戰於段谷大為艾所敗維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却濟失期不至故敗士卒星散死者甚衆衆庶由是怨維維上書謝求自貶詔乃以後將軍行大將軍事

尹氏曰姜維屢舉伐魏進寸退尺而用兵

不已當時智識之士如熊周廖化輩皆為隱憂然綱目書之初無貶詞何也用兵以討讎賊固非貪忿私仇之舉若置國賊而不問雖可苟安猶為深耻明乎此則知春秋乾時之戰維敗猶榮而討賊之義無一日可忘矣

以皇子瓚為新平王○安平王胤卒謚曰哀子承嗣

二十年魏甘露二年夏四月魏大將軍諸葛誕起兵壽春以討司馬昭

誕亮之族弟也昭師之弟也嗣師秉政

六月昭奉其主髦攻之吳人救誕不克而還○後將軍維伐魏

維聞魏分關中兵赴淮南欲乘虛向秦川率萬人出駱谷時長安積穀而守兵少魏將司馬望鄧艾據之以拒維維數挑戰望等不應是時維數出兵國人愁苦中散大夫譙周作仇國論以諷之曰或問往古能以弱勝強者其術何如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常多慢處小有憂者常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

養民以少取多勾踐卹衆以弱斃強此其術也
或曰曩者項強漢弱約分鴻溝各歸息民張良
以為民志既定則難動也率兵追羽終斃項氏
宣必由文王之事乎曰商周之際王侯世尊君
臣久固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
漢祖安能拔劍鞭馬取天下乎及秦罷侯置守
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於是豪強並爭虎裂
狼分先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彼皆傳
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
之勢故可為文王難為漢祖夫民之疲勞則騷
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
數跌不如審筮是故智者不為小利移目不為
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
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
武黷征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
胡氏曰譙周之言曰文王養民以少取多
勾踐卹衆以弱斃強此處小有憂思善而
生治之術也愚以謂其言勾踐是也非知
文王者也文王惟可取而不取故孔子稱
其事殷之德豈有筭數於其間哉故先儒

前漢

論成湯文王者皆以常見而量聖人之度
湯升自囿則曰出桀之不意文王能脫羑
里則曰陰修德政皆非也周又曰漢當是
時可為文王難為漢祖亦非也文王以小
事大自其初云厥後賜鉞鉞與征伐國于
岐山化行江漢為在其為弱也使紂與兵
西伐亦必有以處之矣乃責帝禪以文王
之事是求千里於跛鼃也
安平王承卒
謚曰殤無子
景耀元年魏甘露三年吳景
帝孫休永安元年春二月後將軍維引兵
還復以維為大將軍
是時魏司馬昭破壽春殺諸葛誕
冬十月吳大將軍孫綝廢其主亮立其庶兄休
吳主權之族孫也
十二月詔漢中兵屯漢壽守漢樂二城
初昭烈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
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
爽皆承此制及大將軍維用事建議以為錯守
諸圍適可禦寇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

皆歛兵聚殺退就漢樂二城聽敵入平重蘭頭
鎮守以捍之令將軍旁出以伺其虛敵攻關不
克野無散穀千里運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
後諸城並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珍敵之術也
於是詔督漢中胡濟却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
城護軍蔣斌守漢城

二年魏景元四年夏六月以皇子諡為北地王恂為
新興王虔為上黨王○秋八月尚書令陳祗卒以
董厥為尚書令

祗以巧佞有寵大將軍維位雖在上而多牽掣
在外希親朝政權任不及祗祗死詔以董厥代
之厥字襲襲義陽人初為丞相府史遷主簿後
至尚書僕射丞相亮嘗稱以為良士故用之

三年魏元帝曹芳景元元年春正月朔日食○夏五月魏
大將軍司馬昭弒其主髦於南閣下六月立故魏
王操之孫奂○秋九月追諡故將軍關羽張飛等
故前將軍漢壽亭侯關羽諡曰壯穆車騎將軍
西鄉侯張飛諡曰桓驃騎將軍肇鄉侯馬超諡
曰威後將軍關內侯黃忠諡曰剛軍師中郎將
關內侯龐統諡曰靖

四年魏景元二年春三月追諡故將軍趙雲

大將軍維等乞追諡雲詔特賜諡曰順平初昭
烈時惟法正得諡及帝即位丞相亮功德蓋世
大司馬琬大將軍璋荷國之重故皆見諡陳祗
特加然樊夏侯霸歸國有功亦復獲焉至於羽
飛趙雲佐命上將龐統亦開國元勳乃得追加
異禮他人不預及也雲以鎮軍將軍永昌亭侯
亦得追諡又出特寵時論以為榮

夏六月建安皇后曹氏崩于魏魏人諡曰獻懿○
冬以董厥為輔國大將軍諸葛瞻為衛將軍共平
尚書事樊建為尚書令

瞻丞相亮之子也字思遠少拜騎都尉尚公主
後遷侍中尚書僕射朝野追思亮咸愛瞻才敏
每朝廷有一善政雖非瞻所建倡百姓舉欣欣
相告曰葛侯之所為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
實初統朝事右車騎將軍廖化過尚書宗預欲
共誚瞻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
死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邪遂不往樊
建字長元義陽人時為侍中遷尚書令時中常
侍黃皓用事士大夫多附之厥瞻皆不能矯正

所抑終身是時朝綱所在類此

以安平悼王子武邑侯輯襲爵安平王

五年魏景元三年
吳永安五年春正月而河王琮卒○冬十月大

將軍維伐魏洮陽不克

維將出軍右車騎將軍廖化曰兵不戢必自焚
伯約之謂也智不出敵力少於寇而用之無厭
何以自存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今日之事
也維攻洮陽與鄧艾戰於侯和不利退住沓中
初維以羈旅歸國身受重任與兵累年而功績
不立黃皓用事於中與右將軍閭宇親善時宇

為巴東領軍皓陰欲廢維樹宇維亦疾其專言
於帝曰黃皓姦巧專恣將敗國家請殺之帝曰
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每切齒吾常恨之君何
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於失言遜辭而出
帝敕皓詣維陳謝維由是自疑懼返自洮陽因
求種麥沓中不敢歸成都

魏以其將鍾會都督關中軍事

大將軍維表於帝曰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
取宜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
關口及陰平之橋頭以防未然黃皓信巫鬼謂

敵終不自致帝寢其事而群臣莫知

炎興元年魏景元四年
吳永安六年春詔立故丞相亮廟於沔陽

亮之初亡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許
百姓遂因時節私祭於道陌上至是步兵校尉

習隆尚書尚充等請近其墓立一廟於沔陽

時賜祭其故臣吏欲奉祠者皆至其廟斷其私

祀以崇正禮從之

秋魏遣鄧艾鍾會將兵入寇關口守將傅僉死之
大將軍維與魏兵戰於殭川口敗績還守劔閣牙
門將趙廣戰死

魏遣征西將軍鄧艾督三萬餘人自狄道趣甘
松沓中以連綴大將軍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
三萬餘人自祁山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鎮西
將軍鍾會統十萬餘人分從斜谷子午谷趣漢
中以廷尉衛瓘持節監艾會軍事秋八月發洛
陽大賁將士朝廷聞魏兵且至乃遣右車騎將
軍廖化將兵詣沓中為大將軍維繼援左車騎
將軍張翼輔國大將軍董厥詣陽安關口為諸
圍外助大赦改元敕諸圍皆不得戰退保漢樂
二城城中各有兵五千人翼厥比至陰平聞諸
葛緒將向建威留住月餘待之鍾會率諸軍平
行至漢中九月會使前將軍李輔統萬人圍王
舍於樂城護軍荀愷圍蔣斌於漢城會徑過西
趣陽安關口遣人祭丞相亮墓初武興督蔣舒
在事無稱朝廷令人代之使助將軍傅僉守關
口舒由是恨鍾會使護軍胡烈為前鋒攻關口
舒詭謂僉曰今賊至不擊閉城自守非良圖也
僉曰受命保城惟全為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
負國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為功我以
出戰克敵為功請各行其志遂率其衆出僉謂

其戰也不設備舒率其衆迎降胡烈乘虛襲
城僉格鬪而死鍾會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大
得庫藏穀糈鄧艾遣天水太守王頌直攻大將
軍維營虜西太守牽弘邀其前金城太守陽欣
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兵還欣等
追躡於彊川口大戰維敗走聞諸葛緒已塞道
屯橋頭乃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緒後緒聞之
卻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却尋
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還至
陰平合衆士衆欲赴關城未到聞其已破退趣
白水遇廖化張翼董厥等合兵守劍閣以拒會
傅僉彤之子趙廣雲之子也
冬十月吳人來援
遣使告急於吳吳主休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
向壽春將軍留平就施績於南郡將軍丁封孫
異如沔中以來援
衛將軍武鄉侯諸葛瞻及鄧艾戰於綿竹敗績與
尚書張遵尚書郎黃崇及瞻子尚皆死之
鄧艾至陰平簡選精銳欲與諸葛緒自江油趣
成都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行非本詔遂引

鄧艾至成都帝出降皇子北地王諶死之漢亡

朝廷不意魏兵卒至不為城守調度聞艾已入平土百姓擾擾皆迸山野不可禁制詔群臣會議或以為漢之與吳本為與國宜可犇吳或為南中七郡阻險陟絕易以自守宜可犇南光祿大夫譙周以為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為天子者今若入吳亦當臣服且治政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自然也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為稱臣為小孰與為大再辱何與一辱且若欲奔南則當早為之計今大敵已近禍敗將及群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可乎或曰今艾已不遠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方今東吳未賓事勢不得不受受之不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臣請詣京都以古義爭之衆人皆從周議帝猶欲入南狐疑未決周上疏曰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為猶數反叛自丞相亮以兵威偪之窮乃率從今若至南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其叛必矣帝乃遣侍中張紹等奉璽綬以降於艾北地王諶怒曰若身力

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帝不聽是日譔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見者無不流涕蕭常論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故曰君為社稷死為社稷亡言不可棄社稷苟生而獨存也余觀譙周之議竊悲夫漢之所以亡而周之罪有不宥誅者矣彼曹氏國之賊而吾不共戴天之讎也豈有身為萬乘之主自屈於寇讐効匹夫賤人之見忍恥以求活哉方是時諸將擁兵在外尚不下數萬不決日可檄召而至有如一捷移蹕南幸以待四方勤王之師魏兵遠來執不久留吾躡其後或能取償焉昔高帝幾落項籍手者屢矣而卒能斃籍者不以亟敗自沮也且鍾鄧之善用兵孰與項籍韓竹之敗孰與成皋之跳諸葛瞻之死又孰與太公呂后之為楚虜況斯民戴漢之心未已姜維之詣會將士憤怒至拔刀斫石勢雖敗而人猶思奮奈何獨徇一妄書生之言効匹夫賤人之見而遽為亡國之舉

彼周也平日議論已不右漢事出倉卒因宜若此此孔子所謂一言而喪邦也歟使是時復有一男子若北地王譔者出力爭於朝指畫利害斬周以覺鼓君臣一心帥屬將士背城一戰尚庶幾不亡悲夫張紹等見鄧艾于維艾大喜報書褒納帝遣太僕蔣顯別敕姜維使降鍾會又遣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於艾戶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甲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艾至成都城北帝率太子諸王及群臣六十餘人面縛與觀詣軍門艾持節解縛焚視延請相見檢御將士無得虜略縱納降附使復舊業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帝驃騎將軍太子奉車都尉諸王駙馬都尉群臣各隨高下拜官使帝還宮文身往造焉於是諸郡縣圍守皆被帝敕罷兵降姜維等聞諸葛瞻敗未知帝所向乃引兵東入於巴鍾會進軍至涪遣胡烈等追維維至鄭得帝敕命乃令兵悉放仗送鄧傳於胡烈自漢東道與廖化張翼董厥等同詣會降將士咸悉放刀斫石會曰來何遲也維正色沅涕曰今日見此為速矣會甚奇之

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綬卽蓋鄧艾聞黃皓森險收閉將殺之皓賂艾左右卒以得免

尹氏曰姜維身都將相喪師變境黃皓竊冠一時殄民誤國漢祚顛覆倫生苟免至於死節之臣乃得傳命諸葛瞻父子及北地王諶而已是時鄧艾孤軍深入使漢之君臣能竭力死守未必遽尔滅亡帝禪庸才既不知國君死社稷之義譙周諸人又輕以其國予賊其視諶同死社稷之言與夫哭於昭烈之廟而死之節曾大孰之不同若嗚呼諶維已死其言至今凜凜猶有生氣帝禪有子如此而不能聽用其言可謂上愧乃父下愧乃子矣傳諸葛書爵諶書皇子及瞻子尚皆書死之所以深褒亟乎為万世臣子死節者之勸也若夫鄧艾亦書至成都即書帝出降所以責帝禪不能死守之罪書漢亡所以見漢之自亡而非艾輩所能滅之也此皆書法之深旨也嗚呼微矣

明年春正月故大將軍平羣侯姜維謀興復漢室

不克而死故太子璿及左車騎將軍都亭侯張翼漢壽亭侯關彝為魏兵所殺魏人誅鍾會及鄧艾皆滅其家

初姜維知鍾會有異志乃說曰聞君自淮南已來算無遺策司馬氏之盛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耶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為今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出則同轡坐則同席會因鄧艾承制專事乃與衛瑾密表艾有反狀魏主奐詔以檻車徵還恐艾不從敕鍾會進軍成都會至遂送艾赴京師會所憚惟艾艾既禽獨統大衆威震西土姜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盡坑魏軍復立漢室密書與帝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會給維鎧杖悉閉諸將著益州諸曹屋中未發而謀泄諸將之兵鼓譟四集會曰兵來似欲作惡當云何維曰但當擊之耳所閉諸將緣屋而出與其兵遇共攻會維維率會左右戰手殺五

六人衆格殺維爭前殺會將士死者數百人故太子璿及左車騎將軍張翼漢壽亭侯關平羣之家族維之妻子皆為亂兵所害軍衆鈔略死喪狼籍魏監軍衛瑾部分諸將數日乃定瑾使人襲殺鄧艾於綿竹羣羽之孫也

孫盛論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將至其姜維之謂也鄧艾之入江油士衆鮮少維進不能奮節綿竹之下退不能總帥五將擁衛其主思後圖之顧乃反覆於逆順之間希違情於難異之會以衰弱之國而屢觀兵於三秦已疲之邦真意外難成之奇舉不亦聞哉

裴松之辨曰盛之譏維誠為不當于時鍾會大衆既造劔閣維與諸將列營守險會不得進已議北還全蜀之功幾乎立矣但鄧艾詭道傍入出於其後諸葛瞻既敗成都自潰維若回軍救內則會乘其背當時之勢焉得兩濟而責維不能奮節綿竹擁衛其主非其理也會欲盡坑魏將以舉大

事授維重兵使其前驅若令魏將皆死兵在維手殺會復漢不為難矣夫功成意外然後為奇不可以事有差牙而抑謂不然設使田單之計邂逅不會復可謂之愚闇哉

蕭常論曰漢之亡人皆咎維之好戰而不知其亟戰也有故蓋自昭烈以來無歲不用兵諸葛亮雖為相國而身居邊閭建興之初南中既定即加兵於魏自六年至十二年凡七戰豈得已而不已哉琬禪繼之亦未始忘戰蓋吾戰兵自守彼必謂吾法適以示弱而啓其并兼之漸耳方天下未定以戰為守理固然也亮等且不能保其不戰而以議維可乎然則漢之亡非維之罪也帝也內不惑於黃皓外不偏聽於譙周遷至於亡乎鄉使維晚節之計遂行盡戮魏將殺鍾會而謀興復直反手耳天不祚漢謂之何哉

巴東太守羅憲以永安降魏

初帝禪使憲將兵二十人守永安聞成都敗更

民驚擾憲斬稱成都亂者一人百姓乃定及得帝禪手敕乃帥所統臨於都亭三日吳聞漢敗起兵西上外託救援內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吳為唇齒不恤我難而背盟徼利不義甚矣且漢已亡吳何得久我寧能為吳降虜乎保城鄧甲告誓將士厲以節義莫不憤激吳人聞鍾鄧敗百城無主有兼漢之志而巴東固守兵不得過乃使撫軍步協率衆而西憲力弱不能禦遣參軍楊宗降于魏

三月魏人遷帝于洛陽昭儀李氏自殺

帝禪舉家東遷時擾攘倉卒大臣無從行者惟祕書令卻正殿中督張通捨妻子單身從行帝禪賴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乃慨然嘆息恨知正之晚右車騎將軍廖化鎮軍大將軍宗預亦東遷皆道病卒通汝南人帝禪至洛陽魏以漢宮人賜諸將之無妻者李昭儀曰我不能二三屈辱乃自殺

安南將軍建寧太守霍弋以南中六郡降魏弋都督南中聞魏兵卒至欲赴成都帝禪以備敵既定不聽成都都不守弋素服大臨三日諸將

咸勸弋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詳主上安危去就大故不可苟也若魏以禮遇主上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耶聞帝禪東遷始率六郡將守上表于魏曰臣聞人生於三事之如一惟難所在則致其命今臣國敗主附守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貳魏人善之弋字紹先峻之子也

魏封帝為安樂公子孫群臣五十餘人皆封侯

三月丁亥帝禪封安樂公食邑萬戶賜絹萬疋奴婢百人他物稱是晉王司馬昭嘗與禪宴為之作故蜀技旁人皆為感愴而禪喜笑自若昭謂人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是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況姜維乎他日問禪曰頗思蜀否曰此間樂不思蜀也卻正聞之謂曰若晉王復問宜泣而荅曰先人墳墓遠在岷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會昭復問對之如前因閉其目昭曰何乃似卻正語耶忽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之

又明年冬十二月相國晉王司馬炎稱皇帝廢魏主奐為陳留王改元太始

嗣昭之子也嗣昭為相國

太始七年帝禪終于洛陽

年六十五晉人謚曰思以其子故新興王恂為嗣襲封安樂公初禪二弟曰甘陵王永安平王理七子曰太子璿安定王瑤西河王琮新平王瓚北地王諶新興王恂上黨王虔理琮先卒諶自殺璿遇害永瑤瓚恂虔及理子輯隨禪東遷皆拜奉車都尉封鄉侯值永嘉大亂子孫盡滅惟永孫玄得還成都時成主李雄據蜀稱帝封玄為安樂公以奉昭烈之祀後劉淵稱帝國號曰漢乃追謚禪為孝懷皇帝今按此謚既僭國所加而先主後主乃怨臣貶斥之號安樂公又國亡見廢之稱故皆不用特以天子無謚如漢帝玄晉帝奕之例以帝禪為稱焉

尹氏曰春秋滅國雖不一然皆未嘗予之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書滅譚以惡齊人強暴不義之罪書奔莒以責譚子不克於位之失至於齊人滅遂莸人滅黃滅江之類皆止書滅國者之罪而不書見滅者之由先儒謂滅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非也

夫恃強凌弱奪人土地使不得有其臣民毀人宗廟使不得奉其祭祀非至不仁者莫之忍為劉禪庸愚不能死國貪生苟免固可深責鍾鄧臣事弒逆之人吞滅蜀漢以成晉篡有功於昭大矣其如漢祀何哉思昔昭烈君臣間關隴蜀仗義討賊不幸天不祚漢逆賊逋誅其子承襲一方少延赤帝子之祀鍾鄧設謀動眾戕民鋒鏑之下自謂不世之功未及受賞皆赤其族綱目據事直書而其理自見會以反誅固無可言文本無罪而亦不免然後知天道昭昭特假手誅夷以償滅漢之罪爾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後之謀欲滅人家國者可以觀矣

總論

理在天下盈滿流行無毫髮之不充頃刻之或停大而萬世萬物微而一時一事順之則為公正逆之則為私邪寔古今之常經聖賢之定論也若夫時之興衰事之成敗常人視之為輕重者毫髮

莫得而預焉惟君子處身於大公至正之地世俗向背一不屑顧故諸葛孔明表其君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能逆觀此可謂明乎逆順之理而不惑於窮通得失之間矣嘗觀東漢之衰桓靈失御董卓亂袁曹爭雄其他跨州連郡者不可殫舉日尋干戈生民糜爛孝獻雖云都許實亦徒擁虛器伏后之死莫能救皇子之死不敢言其生殺除拜之令不言祭可知已由是昭烈皇帝以間世之英王室之宵憤宗社之不伸慨然有恢復之志寬仁大度足以得衆沉雄遠略足以有為會時國步方屯動輒齟齬投許奔冀寓荆入益間關百折險阻備嘗兵力凋微而志氣不挫事勢危迫而信義愈明窮而益堅老而益壯卒能使高光血食不即殄於篡賊之手雖功烈不究其初心至於恢復之志如青天白日豈成敗所得而紊哉一時群臣如諸葛孔明以歸然三

代之佐而為相閔羽張飛皆毅然為人敵而為將當時敵國號稱三傑罪過論也方孔明躬耕之時天下擾攘海內虎爭逆順之理成敗之幾已隱然定於抱膝長嘯之中矣及帝致敬盡禮翻然起而輔之言聽計從心神無間底緼展盡功業垂成三代已還君臣遇合未見其比也閔羽張飛雖非孔明之流亞然而壯擊剛猛可方黥彭至其忠烈信義則非黥彭之所能及也加以同朝之七論籌決策則有龐統法正勤政務民則有董和劉巴勇冠三軍則馬超黃忠趙雲控制方面則鄧方魏延霍峻坐鎮精俗則許靖糜竺孫乾簡雍修講鄰好則伊籍馬良鄧芝陳震繕兵仗則委之張裔繼軍糧則付之王連內自郎吏外至令長無不極一時之選群賢戮力上下同心藉巴蜀之富饒統數十萬之精銳聲大義而討有罪宜無往而不克矣嗟何天意不回王圖章歸陸猛將相繼

淪亡數年之間殆無虛歲與復

可卜之於此矣

建安十九年龐統死於雒城二十二年
年霍峻卒於梓潼二十四年關羽死
於荊州二十五年法正黃忠董和卒
明帝改元章武孫飛死於關中鄧芳
卒於南中二年許靖馬超劉巴卒馬
良死於五結張南馬習傅彤程畿一
時將帥死於難
事者不可勝數

繼而昭烈既崩孔明亦卒漢室遺黎始
絕望於西南曹氏遂為中原主天命之
去真可畏哉然其大中正之志歷萬
古而不磨非區區一時盛衰所能泯滅
之也厥後帝禪雖以易染之資據一隅
之地尚能與其魏抗衡數十餘年不失
尺寸之上者良由蔣琬費禕董允輔相
於內鄧芝馬忠王平扞蔽於外故也迨
其晚歲寵威刑臣陳祗擅權姜維失利
勢窮力屈兵破國亡束手就縛於讎賊
之下略無愧憤之迹其心果何謂耶中
外死節之臣十有餘人亮羽飛雲之子
孫居半焉

孫休之弟諸葛亮之子瞻瞻子尚要
孫之孫建皆死之皆中之一也

子廣死之成都之亂
關羽之孫關平死之

其心亦曰世為漢臣恥事異姓云爾帝
禪視之寧無愧乎況出都而降也北地
王死之徙洛而居也李昭儀死之由是
而觀不唯上愧乃父下愧乃子至於嬪
御之間亦可謂難施面目矣每觀將士
咸怒拔刀斫石之事未嘗不掩卷太息
焉蓋昭烈武侯德澤及物淪肌浹髓至
此不忘使天假之年滅魏平吳制臨中
夏汛掃陵寢撫字舊民可翹足而待也
嗚呼天不祚漢謂之何哉以當時事勢
考之漢之與魏民土甲兵誠不可同年
而語然繼世之主篡竊之賊霄壤冠履
不可易也後為晉之史臣私挾宿憾不
以逆順為心而以強弱論事進曹魏於
正統抑昭烈為僭國視之與孫權同科
蓋亦未之思也夫昭烈扶統繼絕之規
曹氏篡君殺后之迹厚誣曲諱眩惑方
來疑若可變白黑矣一旦通鑑綱目之
書出於千載之下褒貶筆削善惡儼然

向之誣諱之說洗滌無遺千載不平一時淨盡理之在天下根諸人心未嘗泯滅者於斯而著矣

至元戊子之秋亡友嵩東何

從少彥

達始示以子朱子通鑑綱目且謂大

義數十炳如日星如漢繼昭烈唐黜

武后書揚雄為莽大夫謂陶潛曰晉

處士居信從而讀之不勝嘆服遂述

蜀漢本末論以見欽贊之意歲辛卯

集諸儒精義於栢林書院欲綴鄙論

於絃尾竟以元藁不存而止延祐甲

寅鄉丈人竹軒先生曹彥謙子和之

子琛出是篇於厥家乃其父手書者

蓋求之弗獲兩紀於斯矣今再序綿

摩之始復得合而成之似非偶然因

記其曲折於卷末云上元日信都趙

居信謹識

漢始于高帝中興于光武終于明

獻炎祚熾矣昭烈以中山後起西

蜀而得諸葛武侯為之佐雖崎嶇

一隅而天下思漢之心猶有望於

斯也傳及帝禪將星墜營大業弗

克復庸非天乎晉史帝魏寇蜀悼

已甚矣紫陽朱夫子通鑑綱目

之作而大義始正東溪趙先生

蜀漢本末之編而公論愈明是則

本末當與綱目並行于世歲己丑

先生之嗣子總管趙公來守建

郡出是書以示學者可謂善繼志

矣君侯伏讀敬嘆因請壽諸梓以

廣其傳使後之覽者知正統之有

在其於世道豈小補哉皆至正辛

卯二月建寧路建安書院山長晚

學黃君復載拜謹書

蜀漢本末三卷

浙江范懋柱家
天一閣藏本

元趙居信撰居信字季明許州人至治中官至翰林學士承旨是書宗資治通鑑綱目之說以蜀爲正統起桓帝延熹四年昭烈之生終晉太始七年後主之亡末有總論一篇稱至元九年戊子所作其成書則至元十二年辛卯也前序一篇不知誰作稱朱子出而筆削綱目有以合乎天道而當乎人心信都趙氏復因之廣其未備之文參其至當之論然是書所取議論不出胡寅尹起莘諸人之內所取事蹟則載於三國志者尚十不及五特於資治通鑑綱目中斷取數卷畧爲點竄字句耳不足當著書之目也

歷代十八史略十卷

〔元〕曾先之輯

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藏元至正二年四

明郡庠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十八史畧

二卷》提要

史之紀歷代之興亡乃帝王之龜鏡然之舞
尚之相傳惟精一執中之數語及其為治則比
歷可封此聖人明德新民之實効也自周而
下興亡迭見而未能有以反觀為戒者嗟蓋
為治國隆正心始於也史載權權詳易於及此
今觀是書多繁採焉深得筆如之法使守
身以仁使民以義則代有老壽之君矣

憲使張公以出授郡守王侯俾刻之

史略序

庫多而文尚便於檢閱可以資治也贊

明時多為小補予初典茲四明會

綉使行掛令贊後序時至正

壬午良月天台朱文淵書于郡紫之

明述堂



太史公罔羅舊聞成一家言而紀傳世家表志之體歷代相仍號稱正史目凡十有七為卷合千有五
百宋國史弗與焉司馬文正公患載籍繁複始用史記旁采他書成資治通鑑以復編年之舊外紀長編繼有作者於是紀傳編年並行
史畧
于世且事詳辭約作史之良法惟其涉世既久簡冊滋多學者蓋有皓首不能周覽者此紀要輯略之書所由作也余不牧四明郡因事
沿檄詣浙東肅政司
憲使張公出示十人史略曰卷帙簡矣然上自三皇下逮宋季君臣

治亂之跡班班可攷蓋大書鉅梓以廣其傳乃叙其說於卷首公博識練達敷歷清顯方以致君澤民為己任其於古今得失瞭然于胸中亦奚事於斯哉特欲以幸四方有志之士明其事實知所典要則亦有關於風教也是用釐
史畧
為十卷刻之郡庠庶幾家傳人誦其於當世治道未必無小補云至正二年龍集壬午冬十月之吉
吾王元恭書于郡
善軒



歷代十八史略綱目

廬陵府進士曾先之編

歷代國號歌

歷代世年歌

歷代甲子紀年

歷代國都

太王

三皇 伏羲 神農 黃帝

史略目錄

五帝 少昊 顓頊 高辛 唐堯

虞舜

夏

殷

周 春秋戰國附

秦

西漢

東漢

三國 魏 蜀 吳

西晉

東晉

南朝 宋 齊 梁 陳

北朝 魏 東西魏 北齊 後周

隋

唐

五代 梁 唐 晉 漢 周

史略目錄

宋

歷代十八史略卷第一

前進士曾先之編

歷代國號歌

太昊炎帝黃帝氏名曰三皇居上世金天
高陽及高辛唐虞紹之爲五帝夏商周秦
前後漢三國鼎峙魏蜀吳蜀亡於魏魏禪
晉晉又平吳天下混擾西晉者爲五胡天
下瓜分南北隅南則東晉過江左宋齊梁
陳踵其都北則五胡而後魏東魏西魏分
爲二東傳北齊西後周周又滅齊禪隋帝
隋能平陳南北一曾幾何時禪唐室唐室
以後爲五季梁唐晉漢周相繼繼周者宋
天下平迫宋南遷是大金先取大金後取
宋天北天南

今一統

歷代卅年歌

史略卷一

一

史略卷一

史略卷一

十

作

鑿開混沌分天地天地分從攝提歲是生
萬物人最靈斯人之初盤古氏天皇兄弟
十二頭各歲一萬八千周地皇十一頭兄
弟亦各一萬八千禩人皇氏行凡九頭九
兄弟者分九州相承一百五十世四萬五
十六百秋三皇以後有巢出構木爲巢食
木實有巢以後燧人來鑽燧改火教民食
代以太昊庖犧氏首畫八卦造書契女媧
共工及大庭柏皇中央歷陸繼驪連赫胥
迨尊盧混沌莫英朱襄次葛天陰康暨無
懷風姓相承十五世後有神農號炎帝始
嘗百藥教耒耜帝承帝臨傳帝則帝首帝
來亦其裔帝襄帝榆姜姓終八世五百二
十歲黃帝公孫名軒轅衣裳而治法乾坤
金天少皞是其子高陽顓頊是其孫曾孫
帝嚳號高辛玄孫伊祁名放勳放勳是爲

為陶唐堯禪于有虞其姓姚姚名重華舜其謚舜又禪于夏后氏如文命為夏禹王傳子曰啓逮太康仲康王相少康立王宁王桎至王芒王泄之後王不降王局王厘孔甲生于寧王發王履癸履癸號桀無道亡四百三十有二歲夏十七世鼎遷商殷商成湯王子履外丙仲壬其二子太甲沃丁至太庚小甲雍己太戊興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承祖丁南庚及陽甲盤庚小辛小乙生武丁祖庚及祖甲廩辛庚丁武乙稱太丁帝乙獨夫受受號曰紂其名辛六百四十有五載商三十世周其代周文王者為姬昌子武王發傳成康昭穆共懿孝夷厲宣幽平桓繼以莊僖惠襄頃匡定簡靈景悼敬至元王貞定哀思考威烈安王夷烈寢微滅顯桓慎靜赧王延

一十七傳周統絕八百六十有七年中有春秋與戰國始皇帝政呂而嬴并吞六國天下秦帝秦僅能十五載二世胡亥王子嬰姓劉名邦漢高祖滅秦未幾滅項羽傳惠呂后文景武昭宣元成纂其緒哀平至孺子嬰王莽篡位國號新十五年誅更始立光武劉秀成中興明章和殤安與順冲質之下為桓靈至獻帝叶不復振二十四傳漢祚傾漢年四百二十六天下三分魏吳蜀蜀先主備謚昭烈以景遠孫承漢業至後主禪安樂公四十三年為魏滅魏堊操姓曹氏子丕篡漢魏為帝丕為文帝子為明邵陵高貴公皆廢陳留王璜第五傳祚止四十有六歲末歲名為魏滅蜀魏亦篡於司馬氏吳起孫策長沙王弟權帝吳為太皇子會稽王及景帝烏程侯皓國

破降四帝歷年五十二比於蜀魏為後亡
蜀亡於魏魏禪晉晉又平吳三國盡司馬
氏起懿師昭至武帝炎西晉朝惠帝以來
五胡起劉石慕容與姚熾懷業迄沒劉
氏西晉遂亡四海沸一統五十有二年南
比瓜分從此始南則東晉元帝睿牛而司
馬承晉祀明成康穆哀與廢簡文孝武及
安帝至恭德文百五年東晉又亡劉宋繼

史略卷一

五

晉

劉宋高祖寄奴裕營陽文帝傳孝武前廢
帝亡文帝立後廢帝亡明帝襲六十年間
凡八世齊蕭道成代而帝道成高祖傳之
武鬱林海陵明帝取東昏侯後和寶融二
十四年更七主蕭衍高祖梁武帝簡文及
元敬方智四傳五十有七年為梁代者陳
霸先霸先高祖陳武帝文帝臨海繼以宣
後主叔寶長城公三十三載國五傳江東

今王止於此事在晉書與南史北則五胡
相吞併五胡迭衰拓跋盛拓跋稱帝晉安
時為魏道武其名珪明元太武為之後文
成獻文紹其基逮于孝武改元氏宣武孝
明魏始衰孝莊節閔至孝武迫於高歡逃
去之魏年一百四十九此際今為東與西
東魏孝靜元善見一十七年禪北齊北齊
高洋歡之子帝弼文宣其嗣廢孝昭武成

史略卷一

六

周

後主緯二十八年齊四世西魏遷由孝武
脩依宇文泰翻為讎文帝廢帝恭帝廓二
十六年禪後周後周之業由泰作其子閔
帝宇文覺歷明至武能滅齊宣至靜闡周
亦衰五傳二十有五歲禪于楊堅國號隋
楊堅高祖隋文帝篡周九年滅陳氏混一
二十有八年煬廣恭脩再三世代隋而帝
唐高祖其名為淵其姓李有子世民即太

宗取天下者皆其計高宗武后中睿玄肅
代德順憲穆繼敬文武宣懿僖昭景宗祝
終二十世大唐二百九十年後梁朱溫篡
其位賜名全忠帝名冕為梁太祖傳再世
均王友貞改名瑱梁亡一十六年後唐本
自沙陀起朱耶歸唐賜姓李先王克用獨
眼龍亞子存勗唐莊宗莊宗滅梁即遇亂
嗣源繼之改名重寶本胡人選佖烈號曰

史略卷一

七

明宗繼唐絕明宗之子閔帝廢潞王從珂
本王氏三姓四世幾何時不過歷年一十
四後晉高祖石敬瑭其人本亦沙陀類借
兵契丹除潞王出帝代之名重貴叔姪兩
世十二年耶律德光蹂其地劉高祖嵩為
後漢嵩即沙陀劉知遠再世隱帝名承祐
四年即為後周篡郭威太祖創周室立子
名榮柴后姪榮真英主號世宗嗣主崇訓

謚曰恭三世十年實二姓繼周者誰趙匡胤
匡胤開基宋太祖削平僭偽一區宇太宗
真仁英神哲徽佖欽桓金所虜天下自此
又南北北為女真大金國金武元帝宗顏
是弟晟承之謚文烈閔宗煬王及世宗章
宗魏王至宣宗義宗守緒第九主一百一
十七歲終南為後宋遷江表徽子欽弟高
宗構孝光寧宗至理宗此時函來守緒首

史略卷一

八

度宗以後天命改瀛國公歷年德祐宋家
三百十七年九世居前七世後福州立是
廣立曷立國洋水皆不久

上天眷命屬

當今

一世

再世先取金暨于

六世取南宋四海八荒歸

大統

聖以繼

聖御普天久安長治萬億年

史略卷一

九

歷代甲子紀年

甲子自大桡以來遠矣求歷代甲子於唐虞以前雖聖人猶恐難之書所以斷自唐虞缺其所難考也若年之有號古所未聞即位元年以後一二數之而已至漢文帝再稱元年故有後元景帝三稱元年故有中元後元蓋史家所書如此非獮也至武帝始有改元之事因循至今美獮不無重出前代人主嘗以改元覆出借國之舊號而慨歎宰相之不學然則學者之所當知雖僭偽不可略也有可述者故亦述之甲子自堯即位甲辰始年歸自漢武帝建元始

堯起甲辰又甲辰至癸丑舜登庸至丙辰舜攝位至癸未堯殂落在位百年舜起甲申至丙辰薦禹至戊午禹攝位至癸丑舜

陟方乃死在位五十年夏湯起甲戌至甲申在位十一年啓起甲申至癸巳在位十年大康起癸巳至壬戌在位三十年仲康起壬戌至乙亥在位十四年王相起乙亥至壬寅在位二十八年為羿所弑寒浞又殺羿浞起壬寅至壬午四十一年為少康所滅少康起壬午至甲辰二十三年王桀起甲辰至辛酉十八年王桀起辛酉至丁亥二十七年王桀起丁亥至乙巳十九年王桀起乙巳至辛酉十七年王不降起辛酉至庚申六十年王桀起庚申至辛巳二十二年王桀起辛巳至壬寅二十二年王桀起壬寅至癸酉三十二年王桀起癸酉至甲申十二年王桀起甲申至壬寅十九年王桀起壬寅至乙未五十四年夏至此四百三十二年終○商湯起乙未

至戊申十四年大甲起戊申至辛巳三十四年沃丁起辛巳至庚戌三十年大庚起庚戌至乙亥二十六年小甲起乙亥至壬辰十八年雍已起壬辰至甲辰十三年大戊起甲辰又甲辰至己未七十六年仲丁起己未至壬申十四年外壬起壬申至丁亥十六年何重甲起丁亥至丙申十年祖乙起丙申至乙卯二十年祖辛起乙卯至辛未十七年沃甲起辛未至丙申二十六年祖丁起丙申至戊辰三十三年南庚起戊辰至癸巳二十六年陽甲起癸巳至庚子八年盤庚起庚子至戊辰二十九年小辛起戊辰至己丑二十二年小乙起己丑至丁巳二十九年武丁起丁巳至丙辰六十年祖庚起丙辰至癸亥八年祖甲起癸亥至丙申三十四年廩辛起丙申至壬寅

七年庚丁起壬寅至癸亥二十二年武乙起癸亥至丁卯五年大丁起丁卯至庚午四年帝乙起庚午至丁未三十八年帝辛紂起丁未至己卯三十三年商至此六百四十五年終○周武王起己卯至丙戌八年成王起丙戌至癸亥三十八年康王起癸亥至己丑二十七年昭王起己丑至庚辰五十二年穆王起庚辰至乙亥五十六

史略卷一

三

年共王起乙亥至丁亥十三年懿王起丁亥至壬子二十六年孝王起壬子至丁卯十六年夷王起丁卯至癸未十七年厲王起癸未至己未三十七年犬戎逼王流于氐周召為政號共和庚申至甲戌十五宣王起甲戌至庚申四十七年幽王起庚申至辛未十二年平王起辛未至四十九年己未春秋之始也又三年壬戌共五十

二年桓王起壬戌至乙酉二十四年莊王起乙酉至庚子十六年釐王起庚子至壬寅齊桓公始霸至乙巳六年惠王起乙巳至庚午二十六年襄王起庚午至丙戌晉文公始霸至癸卯三十四年頃王起癸卯至己酉七年匡王起己酉至乙卯七年定王起乙卯至丙子二十二年簡王起丙子至庚寅十五年靈王起庚寅至庚戌孔子

史略卷一

五

生至丁巳二十八年景王起丁巳至辛巳二十五年悼王辛巳壬午二年敬王起壬午至庚申春秋絕筆之年也至壬戌孔子卒至乙丑四十四年元王起乙丑至癸酉九年貞定王起癸酉至庚子二十八年哀王庚子在位二月思王在位五月考王起辛丑至丙辰十六年威烈王起丙辰至戊寅通鑑始此至庚辰二十五年安王起庚

辰至丙午二十七年夷烈王起丙午至癸
丑八年顯聖王起癸丑至辛丑四十九年
慎觀王起辛丑至丁未七年赧王起丁未
至甲辰五十八年周至此八百六十七年
終○秦昭襄王滅周於甲辰至辛亥八年
孝文王卒癸亥一年莊襄王起壬子至乙卯
四年始皇帝起乙卯至二十六年庚辰併
天下為帝又十二年至壬辰共三十八年

史略卷一

秦

第

二世起壬辰至甲午三年子嬰甲午亡秦
自併天下至此十五年终○漢高祖起乙
未為王四年滅項羽為帝八年丁未共十
三年惠帝起丁未至癸丑七年呂后立少
帝起癸丑至丁巳五年而廢之立常山王起
丁巳至壬戌廢死呂后自癸丑至壬戌臨
朝共十年文帝起壬戌至戊寅又稱元年
是為後元至乙酉共二十四年景帝起乙

酉至壬辰又稱元年是為中元至戊戌又
稱元年是為後元至辛丑共十七年武帝
起辛丑改建元凡六年丁未改元光凡六
年癸丑改元朔凡六年己未改元狩凡六
年乙丑改元鼎凡六年辛未改元封凡六
年丁丑用夏正改大初凡四年辛巳改天
漢凡四年乙酉改大始凡四年己丑改征
和凡四年癸巳改後元凡二年共五十五

史略卷一

漢

年昭帝起乙未改始元凡六年辛丑改元
鳳凡六年丁未改元平一年共十三年宣
帝起戊申改本始凡四年壬子改地節凡
四年丙辰改元康凡四年庚申改神爵凡
四年甲子改五鳳凡四年戊辰改甘露凡
四年壬申改黃龍一年共二十五年元帝
起癸酉改初元凡五年戊寅改永光凡五
年癸未改建昭凡五年戊子改竟寧一年

共十六年成帝起己丑改建始凡四年癸
巳改初平凡四年丁丑改陽朔凡四年辛
丑改鴻嘉凡四年己巳改永始凡四年己
酉改元延凡四年癸丑改綏和凡二年共
二十五年哀帝起乙卯改建平凡四年己
未改元壽凡二年共六年平帝起辛酉改
元始凡五年孺子嬰丙寅王莽改居攝凡
二年戊辰改始初一年王莽篡位為新起
己巳改始建國凡五年甲戌改天鳳凡六
年庚辰改地皇凡四年癸未莽誅僭位共
十五年淮陽王改元更始起壬午至乙酉
三年光武起乙酉改建武凡三十年丙辰
改中元凡二年共三十二年明帝起戊午
改永平凡十八年章帝起丙子改建初凡
八年甲申改元和凡三年丁亥改章和凡
二年共十三年和帝己丑改永元凡十

六年乙巳改元興凡一年共十七年殤帝
丙午改建平一年安帝起丁未改永初凡
七年甲寅改元初凡六年庚申改永寧凡
一年辛酉改建光凡一年壬戌改延光凡
四年共十九年順帝起丙寅改永建凡六
年壬申改陽嘉凡四年丙子改永和凡六
年壬午改漢安凡二年甲申改建康凡六
年共十九年冲帝乙酉改永壽一年質帝
丙戌改本初一年桓帝起丁亥改建和凡
三年庚寅改和平一年辛卯改元嘉凡二
年癸巳改永興凡二年乙未改永壽凡三
年戊戌改延熹凡九年丁未改永康一年
共二十一年靈帝起戊申改建寧凡四年
壬子改熹平凡六年戊午改光和凡六年
甲子改中平凡五年己巳改光熹又改昭
平獻帝又改永漢共二十二年獻帝起庚

午改初平凡四年甲戌改興平凡二年
 子改建安凡二十四年庚子改建康共三
 十一年漢至此四百二十六年終有莽十
 五年在內○曹魏文帝起庚子改黃初辛
 丑蜀漢昭烈帝改章武壬寅孫吳大帝改
 黃武癸卯蜀漢後主改建興丁未魏明帝
 大和己酉吳大帝黃龍壬子具大帝嘉禾
 癸丑魏明帝青龍丁巳魏明帝景初蜀後

魏四十六年亡○西晉武帝起乙酉改大
 始吳烏程侯甘露丙戌吳烏程侯寶鼎己
 丑吳烏程侯建衡壬辰吳烏程侯鳳凰乙
 未晉武帝咸寧吳烏程侯天冊丙申吳烏
 程侯天璽丁酉吳烏程侯天紀庚子吳至
 此稱王稱帝五十九年亡晉武帝混一於
 庚子改大康至庚戌凡十年在位共二十
 六年晉惠帝起庚戌改永安一年辛亥改
 元平又改元康凡九年庚申改永康辛酉
 改永寧壬戌改大安蜀李特建初甲子晉
 惠帝改永興蜀李雄建興漢劉淵元熙乙
 丑蜀李雄大武丙寅晉惠帝光熙蜀李雄
 晏平丁卯晉惠帝十七年懷帝改永嘉戊
 辰漢劉淵永鳳己巳漢劉淵河瑞庚午漢
 劉聰光興辛未蜀李雄玉衡改國號成漢
 劉聰嘉平壬申晉懷帝十年癸酉晉愍

建興甲戌愍帝二年西晉自武帝乙酉至此五十一年亡漢劉聰建元乙亥涼州張寔永安丙子漢劉聰麟嘉丁丑東晉元帝建武戊寅晉元帝太興漢劉粲漢昌趙劉曜光初己卯後趙石勒元年庚辰涼州張茂永元壬午晉元帝永昌癸未晉元帝六年明帝大寧甲申涼張駿太元丙戌晉明帝四年成帝咸和戊子後趙石勒大和庚寅後趙石勒建平癸巳後趙石弘延熙甲子成李期正常後趙石虎建武乙未晉成帝咸康戊戌代王什玳建立壬寅晉成帝十八年癸卯晉康帝建元漢李勢大和甲辰晉康帝二年乙巳晉穆帝永和丙午涼張重華永樂漢李勢嘉寧己酉後趙石虎大寧石鑒青龍燕慕容儁元平庚戌後趙石祗永寧魏冉閏永興辛亥秦苻堅皇始

壬子燕慕容儁元璽癸丑涼張祚和平乙卯秦苻生壽光丙辰涼張玄靚大始丁巳晉穆帝升平燕慕容暉光壽己未秦苻堅甘露庚申燕慕容暉建熙辛酉晉穆帝十七年壬戌晉哀帝隆和癸亥晉哀帝興寧乙丑晉哀帝四年秦苻堅建元丙寅晉廢帝大和辛未晉廢帝六年晉簡文帝咸安癸酉晉簡文三年孝武寧康丙子晉孝武大元甲申後燕慕容垂燕元後秦姚萇白雀乙酉秦苻丕太安西秦乞伏國仁建義丙戌秦苻登太和後秦姚萇建初後燕慕容垂建興拓跋魏道武登國涼張大豫鳳凰丁亥涼呂光大安戊子西秦乞伏乾歸大初己丑涼呂光麟嘉甲午秦苻崇延初後秦姚興皇初丙申晉孝武二十四年魏道武皇始後燕慕容寶永康涼呂光龍飛

丁酉晉安帝隆安南涼禿髮烏孤大初涼
段業神璽南燕慕容德熙元戊戌魏道武
天興燕慕容盛建平己亥燕慕容盛長樂
後秦姚興弘始南燕慕容德建平庚子涼
呂纂咸寧西涼李嵩元年南涼禿髮利鹿
孤建和辛丑涼呂隆神鼎燕慕容熙光始
北沮渠蒙遜永安壬寅晉安帝元興又
改大寧甲辰魏道武天賜乙巳晉安帝義

史略卷一

草

四

熙西涼李嵩建初南燕慕容超大上丁未
慕容熙建始夏赫連勃勃龍昇戊中南涼
禿髮禪檀嘉平乙酉魏明元永興燕馮跋
太平西秦乞伏軻歸更始壬子西秦乞伏
熾盤永康北涼沮渠蒙遜元始癸丑夏赫
連勃勃鳳翔甲寅魏明元神瑞丙辰魏明
元泰常秦姚泓永和丁巳西涼李歆嘉興
戊午夏赫連勃勃昌武己未晉安帝二十

三斗晉恭帝元熙夏赫連勃勃真興西秦
乞伏熾盤建初庚申晉恭帝二年東晉至
此一百五年亡○宋武帝庚申改永初壬
戌西涼李恂末建癸亥宋武帝四年少帝
景平甲子宋少帝二年文帝元嘉魏太武
始光乙丑夏赫連昌承光庚辰魏太武神
鷹乙丑赫連定勝光西秦乞伏纂末永弘北
涼沮渠蒙遜承元辛未北涼沮渠蒙遜義

史略卷一

苗

和癸酉北涼沮渠牧犍承和乙亥魏太武
太延庚辰魏太武太平真君辛卯魏太武
正平壬辰魏文成興安癸巳宋文帝三十
三年甲午宋孝武孝建乙未魏文成大安丁
酉宋孝武大明庚子魏文成和平甲辰宋
孝武十一年乙巳宋廢帝景和宋明帝大
始丙午魏獻文皇帝興庚戌魏獻文五年辛
亥魏孝文延興壬子宋明帝泰豫癸丑宋

明帝九年後廢帝元徽丙辰魏孝文承明
丁巳宋後廢帝五年順帝昇明元魏孝文
大和己未宋順帝三年南宋至此六十年
亡○南齊高帝己未改建元壬戌齊高帝
四年癸亥齊武帝永明甲子魏孝文大統
癸酉齊武帝十一年甲戌齊鬱林王隆昌
海陵王延興明帝建武戊寅齊明帝五年
永泰己卯齊東昏侯永元庚辰魏宣武景

史略卷一

五

明辛巳齊東昏侯三年壬午和帝中興一
年南齊至此二十四年亡○梁武帝壬午
改天監甲申魏宣武正始戊子魏宣武永
平壬辰魏宣武延昌丙申魏孝明熙平戊
戌魏孝明神龜庚子梁武帝普通魏孝明
正光乙巳魏孝明孝昌丁未梁武帝大通
戊申魏孝明武泰孝莊永安己酉梁武帝
中大通庚戌魏長廣王建明辛亥魏節閔

普泰廢帝中興壬子西魏孝武永興甲寅
東魏孝靜天平魏至此百四十九年而分
乙卯梁武帝大同西魏文帝大統戊午東
魏孝靜元象己未東魏孝靜興和癸亥東
魏孝靜武定丙寅梁武帝中大同丁卯梁
武帝大清庚午梁武帝四十六年侯景陷
建康梁簡文大寶東魏至此十七年亡北
齊文宣天保辛未梁簡文二年侯景篡而

史略卷一

六

亡壬申梁元帝承聖西魏廢帝元年甲戌
西魏恭帝元年己亥西魏恭帝紹泰後梁
蕭詧大定丙子梁敬帝太平梁至此五十
五年亡○陳武帝丁丑改永定西魏至此
二十四年亡後周閔帝元年戊寅後梁蕭
歸天啓後周明帝元年己卯陳武帝三年
後周明帝武成庚辰陳文帝天嘉北齊廢
帝乾明孝昭皇建辛巳後周武帝保定北

齊武成大寧壬午北齊武成河清乙酉北齊後主天統丙戌陳文帝天康後周武帝天和丁亥陳廢帝光大己丑陳宣帝大建庚寅北齊後主武平壬辰後周武帝建德丙申北齊後主隆化丁酉北齊至此二十八年亡戌後周武帝宣政己亥周宣帝天成靜帝大象辛丑後周至此二十五年亡隋文帝開皇癸卯陳後主至德丙午後

東略卷一

北

梁蕭琮廣運後梁至此三十二年亡丁未陳後主禎明己酉陳至此三十三年亡○隋文帝混一於己酉至辛酉改仁壽甲子文帝二十四年乙丑隋煬帝大業丁丑煬帝十三年恭帝義寧戊寅隋至此三十八年亡○唐高祖起戊寅改武德凡九年丁亥太宗貞觀庚戌太宗二十四年高祖改永徽凡六年丙辰改顯慶凡五年辛酉改

龍朔凡四年甲子改麟德凡二年丙寅改乾封凡二年戊辰改總章凡二年庚午改咸亨凡四年申戌改上元凡二年丙子改儀鳳凡三年己卯改調露一年庚辰永隆辛巳開耀壬午永淳癸未弘道甲申高宗三十四年中宗嗣聖武后臨朝廢中宗立睿宗改文明又改光宅乙酉改垂拱凡四年己丑改永昌庚寅廢睿宗武后稱周帝

唐

東略卷一

中

改載初又改天授凡三年壬辰如意又改長壽凡二年甲午改延載乙未改證聖又改天冊萬歲丙申改萬歲登封又改萬歲通天丁酉改神功戊戌改聖曆凡二年庚子改久視辛丑改大足又改長安凡四年乙巳武氏周十六年中宗改神龍凡二年丁未改景龍凡三年庚戌中宗六年睿宗改景雲凡一年壬子睿宗三年改太極

改延和又改先天癸丑玄宗改開元凡二十九年壬午改天寶凡十四年丙申安祿山僭號玄宗四十五年肅宗改至德凡二年戊戌改乾元凡二年史思明僭號康子唐改上元凡二年壬寅肅宗七年改寶應癸卯代宗改廣德凡二年乙巳改永泰丙辰改大曆凡十四年己未代宗十八年庚申德宗改建中凡四年朱泚僭號甲子唐改興元李希烈僭號乙丑唐改貞元凡二十二年甲申德宗二十五年乙酉順宗改永貞一年丙戌憲宗改元和凡十六年辛丑穆宗改長慶凡四年乙巳敬宗改寶曆凡二年丁未文宗改太和凡九年丙辰改開成凡五年庚申文宗十五年辛酉武宗改會昌凡六年丁卯宣宗改大中凡十三年庚辰懿宗改咸通凡十四年甲午僖宗

史略卷一

廿九

宋

改乾符凡六年庚子改廣明黃巢僭號辛丑秦宗權僭號唐改中和凡四年乙巳改光啓凡三年戊申改文德己酉改龍紀僖宗十六年庚戌昭宗改大順凡二年壬子改景福凡二年甲寅改乾寧凡四年戊午改光化凡三年辛酉改天復凡三年甲子改天祐乙丑昭宗十六年丙寅哀帝仍稱天祐丁卯唐至此二百九十年亡後梁太祖起丁卯改開平戊辰前蜀王建武成辛未梁太祖改乾化前蜀王建永平壬申梁太祖六年均王仍稱乾化乙亥改貞明丙子契丹阿保機神策丁丑前蜀王建天漢南漢劉龔乾亨戊寅前蜀王建光天己卯前蜀王衍乾德吳楊溥武義辛巳梁均王龍德吳楊溥順義遼太祖阿保機天贊癸未後梁十六年亡○後唐莊宗起癸未改

史略卷一

三十

宋

同光乙酉前蜀王衍咸康南漢劉龔白龍
丙戌後唐莊宗四年明宗改天成吳越錢
鏐寶正丁亥遼太宗耶律德光天顯吳楊
溥乾正戊子南漢劉龔大有己丑吳楊溥
大和庚寅後唐明宗長興癸巳閩王延鈞
龍啓後唐明宗九年甲午後唐閩帝應順
潞王清泰後蜀孟知祥明德乙未吳楊溥
大和閩王延鈞永和丙申唐潞王三年後

史略卷一

三十一

唐

唐三姓十四年亡○後晉高祖起丙申改
天福閩王昶通文丁酉南唐李昇昇元戊
戌遼太宗會同後蜀孟昶廣政己亥閩王
延政永隆壬寅南漢劉玢光大癸卯晉高
祖八年南漢劉晟乾和南唐李璟保大閩
王延政天德甲寅晉出帝開運丁未後晉
十二年亡○後漢高祖起丁未仍稱天福
遼世宗元欲天祿戊申漢高祖二年改乾

祐己酉漢隱帝仍稱乾祐庚戌後漢四年
亡○周太祖起辛亥改廣順遼穆宗述律
應曆北漢劉旻元年甲寅周太祖四年世
宗改顯德丙辰北漢劉承鈞天會丁巳南
唐李璟中興戊午南漢劉鋹大寶南唐李
璟交泰尋奉周正己未周世宗六年恭帝
庚申周十年亡○宋太祖起庚申改建隆
凡三年癸亥改乾德乙丑後蜀亡丁卯宋

史略卷一

三十一

宋

乾德五年戊辰改開寶己巳遼景宗明記
保寧庚午北漢劉繼元廣運辛未南漢亡
乙亥南唐亡宋開寶八年丙子太祖十七
年太宗改太平興國戊寅北漢亡己卯遼
景宗乾亨癸未遼聖宗隆緒統和宋太平
興國八年甲申改雍熙凡四年戊子改端
拱凡二年庚寅改淳化凡五年乙未改至
道凡三年丁酉宋太宗二十三年戊戌宋

真宗改咸平凡六年甲辰改景德凡四年
戊申改大中祥符壬子遼聖宗開泰丙辰
宋大中祥符九年丁巳改天禧辛酉遼聖
宗太平宋天禧五年壬戌改乾興真宗二
十五年癸亥宋仁宗改天聖辛未遼興宗
宗真景福宋仁宗天聖九年壬申改明道
遼興宗重熙癸酉宋明道二年甲戌改景
祐凡四年戊寅改寶元凡二年庚辰改康

史略卷一

三

定辛巳改慶曆凡八年己丑改皇祐凡五
年甲午改至和乙未遼道宗弘基清寧宋
至和二年丙申改嘉祐癸卯嘉祐八年仁
宗四十二年甲辰宋英宗改治平遼道宗
咸禧丁未宋英宗治平四年戊申宋神宗
改熙寧甲寅遼道宗大寧丁巳宋熙寧十
年戊午改元豐甲子遼道宗太安乙丑宋
元豐八年神宗十九年丙寅宋哲宗改元

祐凡八年甲戌改紹聖遼道宗壽昌丁丑
宋紹聖四年戊寅改元符凡三年哲宗十
三年辛巳宋徽宗改建中靖國遼末主延
禧乾統壬午宋徽宗改崇寧凡五年丁亥
改大觀凡四年辛卯改政和壬辰遼延禧
天慶乙未金太祖完顏旻起丁酉宋政和
七年戊戌改重和金太祖天輔己亥宋徽
宗宣和辛丑遼延禧保大壬寅遼耶律淳

史略卷一

三

建福癸卯金太宗晟天會乙巳遼自阿保
機神策至此百八十年亡宋宣和七年徽
宗二十五年丙午宋欽宗改靖康一年宋
自太祖至是百六十七年而爲南宋丁未
高宗改建炎凡四年辛亥改紹興乙卯金
熙宗寶戊午金熙宗天眷辛酉金熙宗皇
統庚午金煬王亮天德癸酉金煬王貞元
丙子金煬王正隆辛巳金世宗雍大定壬

午宋紹興三十二年高宗三十六年癸未
宋孝宗改隆興凡二年乙酉改乾道凡九
年甲午改淳熙凡十六年己酉孝宗二十
八年庚子宋光宗改紹熙辛亥金章宗璟
明昌甲寅宋光宗紹熙五年乙卯宋寧宗
改慶元丙辰金章宗承安庚申宋慶元六
年辛酉改嘉泰金章宗大和甲子宋嘉泰
四年乙丑改開禧凡三年戊辰改嘉定金

東海侯允濟大安壬辰金允濟至寧癸酉
金宣宗珣貞祐是為

皇朝開基受命初即大位之年丁丑金宣宗
興定癸未金宣宗元光甲申金義宗守緒
正大宋嘉定十七年寧宗三十年乙酉宋
理宗改寶慶凡三年戊子改紹定癸巳金
守緒大興宋紹定六年甲午改端平金自
太祖天輔至是百十七年亡丙申宋端平

三年丁酉改嘉熙凡四年辛丑改淳祐凡
十二年癸丑改寶祐凡六年己未改開慶
庚申改景定是為

皇朝改元中統之年甲子宋景定四年理宗
四十一年是為

皇朝國號

大元改元至元之年乙丑宋度宗改咸淳凡
十年乙亥宋瀛國公改德祐丙子南宋至
此百五十年通前後三百一十七年亡益
王稱景炎明年之戊寅衛王稱祥興是年
亡天下於是

一統甲午至元三十一年乙未改元貞凡二
年丁酉改大德凡十一年己酉改至大凡
四年壬子改皇慶凡二年甲寅改延祐凡
七年辛酉改至治凡三年甲子改泰定凡
四年戊辰改天曆凡二年庚午改至順凡

歷代國都

九州之辨有九州是說固汗漫矣大童豎亥所步皆難強論史冊所書八方四裔國土何限各有國都亦置未論止以九州之內論之古今蓋有各私一方以為國者亦各有都不可勝紀耳目所及姑紀其槩三皇以前無攷焉自伏羲始

伏羲都陳神農都陳徙曲阜黃帝都涿鹿少

史略卷一

三十七

吳都曲阜顓頊都帝丘帝嚳都亳堯都平陽舜都蒲坂夏都安邑商都亳仲丁徙囂河亶甲徙相祖乙徙耿盤庚復都亳周文王居岐徙豐武王都鎬皆關中地成王以鎬為宗周西都以洛陽為成周東都王居西都而會諸侯於東都平王徙東都秦都關中咸陽西楚都彭城西漢都關中櫟陽東漢都洛陽獻帝亡于許三國曹魏都鄴徙洛陽蜀漢都益州

成都孫吳都建業西晉都洛陽愍帝亡於長

安五胡劉氏漢居平陽劉氏前趙繼居之石

氏後趙居襄國李氏蜀居成都東晉都建康

慕容氏燕居遼東大棘城拓跋氏代居平城

徙盛樂張氏前凉居凉州符氏秦居長安慕容

容垂後燕居中山慕容冲西燕居平陽慕容

永西燕居長子慕容德南燕居廣固慕容盛

北燕居龍城馮跋北燕繼居之秦符丕居平

陽秦符登居南安姚氏後秦居長安乞伏西

秦居隴右呂氏後凉居姑臧秃髮氏南凉居

河西段業北凉居張掖沮渠氏北凉繼居之

徙姑臧李氏西凉居敦煌徙酒泉赫連氏夏

居朔方統万拓跋魏徙平城南朝宋都建康

南朝齊都建康元氏魏洛陽南朝梁都建康

元帝亡于江陵後梁蕭琮亡于江陵南朝陳

都建康西魏徙長安東魏自洛陽徙鄴北齊

都建康西魏徙長安東魏自洛陽徙鄴北齊

起晉陽徙鄴後周居長安隋都長安煬帝或
如洛陽亡于江都唐都長安昭宗徙洛五代
後梁都汴徙洛後亡于汴後唐起太原入汴
徙洛後晉起大原入汴後漢起太原入汴後
周都汴吳氏楊居揚州李氏南唐居汴金陵
王氏前蜀居成都孟氏後蜀居成都王氏閩
居福州劉氏南漢居廣州劉氏北漢居大原
馬氏楚居潭州高氏南平居江陵錢氏吳越
居杭州宋都汴陷于金金自北方徙于燕又
徙于汴亡于蔡宋自汴南徙亡于杭盡于閩
廣

史略卷一

三十九

古今歷代十八史略卷一

歷代十八史畧卷第二

太古

天皇氏以木德王歲起攝提無為而化兄弟
十二人各一萬八千歲地皇氏以火德王兄
弟十一人亦各一萬八千歲人皇氏以土德王兄
弟九人分長九州凡一百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
百年人皇氏以後有曰有巢氏構木為巢食
木實至燧人氏始鑽燧教人火食在書契以

史略卷二

前代國都不可考

太昊伏羲氏

太昊伏羲氏風姓代燧人氏而王蛇身人首
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文制嫁娶以
儷皮為禮結網罟教佃漁養犧牲以充庖厨故
曰庖犧有龍瑞以龍紀宮號龍師木德王都
於陳庖犧崩女嫫氏立亦風姓木德王始作
笙簧諸侯有共工氏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

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鍊五色石以補天斷鼈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滔水於是地平天成不改舊物女媧氏沒有共工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歷陸氏驩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混沌氏吳英氏公季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風姓相承者十五世

炎帝神農氏

炎帝神農氏姜姓人身牛首繼風姓而立火

略卷二

二

德王斷木為耜採木為耒始教耕作蜡祭以楮鞭鞭草木嘗百草始有醫藥教人日中為市交易而退都於陳後曲阜傳帝臨帝則帝百帝耒帝襄帝榆姜姓凡八世五百二十年

黃帝軒轅氏

黃帝公孫姓又曰姬姓名軒轅有熊國君少典子也母見大電繞北斗樞星感而生帝炎帝世衰諸侯相侵伐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

不享諸侯咸歸之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蚩尤作亂其人銅鐵額能作大霧軒轅作指南車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禽之代炎帝為天子土德王以雲紀官為雲師作舟車以濟不通得風后為相力牧為將受河圖見日月星辰之象始有星官之書師大撓占斗建作甲子容成造曆隸首作算數伶倫取嶰谷之竹制十二律笛以聽鳳鳴雄鳴六雌鳴六以黃

史略卷二

三

鍾之宮生六律六呂以候氣應鑄十二鍾以和五音嘗晝寢夢遊華胥之國怡然自得其後天下大治幾若華胥世傳黃帝采銅鑄鼎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帝騎龍上天群臣後官從者七十餘人小臣不得上悉持龍髯髯拔墮弓抱其弓而蹏後世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

少昊金天氏

少昊金天名玄囂黃帝之子也亦曰青陽其立也鳳鳥適至以鳥紀官

顓頊高陽氏

顓頊高陽氏昌意之子黃帝孫也代少昊而立少昊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無相侵瀆始作曆以孟春爲元

史略卷二

四

帝嚳高辛氏

帝嚳高辛氏玄囂之子黃帝曾孫也生而神靈目言其名代顓頊而立居於亳

帝堯陶唐氏

帝堯陶唐氏伊祁姓或曰名放勳音董帝嚳子也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都平陽茅茨不剪土階三等有草生庭十五日以前日生一葉以後日落一葉月小盡

則一葉厭而不落名曰蓂莢觀之以知旬朔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與不治與億兆顓戴已與不顓戴已與

問左右

不知問外朝不知問在野不知乃微服游於康衢聞童謠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老人含哺鼓腹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請祝聖

史略卷三

五

人使聖人壽富多男子堯曰辭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何事之有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天下無道脩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何辱之有堯立七年有九年之水使鯀治之九載弗績堯老倦于勤四岳舉舜攝行天子事堯子丹朱不肖乃薦帝於天堯

崩舜即位

帝舜有虞氏

帝舜有虞氏姚姓或曰名重華贅股之子顓
頊六世孫也父感於後妻愛少子象常欲殺
舜舜盡孝悌之道蒸蒸又不格茲耕歷山民
皆讓畔漁雷澤人皆讓居陶河濱器不苦窳
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堯聞之聰明
舉於畎畝妻以二女曰娥皇曰女英釐降于

史略卷二

六

嫫母遂相堯攝政放驩兜流共工殛鯀竄三
苗舉才子八元八愷命九官咨十二牧曰海
之內咸戴舜功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
天下治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
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時景星
出卿雲興百工相和而歌曰卿雲爛兮禮儀
繡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舜子商均不肖乃
薦焉於天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禹即位

夏后氏

夏后氏禹似姓或曰名文命鯀之子顓頊孫
也鯀湮洪水舜舉禹代鯀勞身焦思居外十
三年過家門不入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溫行
乘橈香山行乘櫓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
度九山告厥成功舜嘉之使率百官行天子
事舜崩乃踐位聲為律身為度左準繩右規
矩一饋十起以勞天下之民出見罪人下車

史略卷二

七

行

問而泣曰堯舜之人以堯舜之心為心寡人
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寡人痛之古有
醴酪至禹時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
必有以酒亡國者遂疏儀狄收九牧之金鑄
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禹濟江黃龍負舟舟中
人懼禹仰天歎曰吾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
民生寄也死歸也視龍猶蜺蜺顏色不變龍

修首低尾而逝南巡至會稽山而崩子啓賢能繼禹道禹嘗薦益於天謳歌朝覲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啓遂立有扈氏無道啓與戰于甘啓崩子太康立盤遊弗返有窮后羿立其弟仲康而專其政羲和義不服羿假王命命胤侯征之仲康崩子相立羿遂相自立嬖臣寒浞又殺羿自立相之后有仍國君女也方娠奔有仍而生少康其後少康

史略卷二

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因夏舊臣靡舉兵滅浞而復禹之績自少康以來歷王杼王槐王芒王泄王不降王局王厘至王孔甲好鬼神事淫亂夏德衰天降二龍有雌雄陶唐氏之後有劉累者學擾龍以事孔甲賜之姓曰御龍氏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孔甲復求之累懼而逃孔甲之後歷王皋王發至王履癸獼爲桀貪虐力能伸鐵鉤索伐有施氏有施以妹喜

女焉有寵所言皆從爲傾宮瑤臺殫民財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船糟堤可以望十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妹喜以爲樂國人大崩湯伐夏桀走鳴條而死夏爲天子一十有七世凡四百三十二年

殷又弼商

殷王成湯子姓名履其先曰契帝嚳子也母簡狄有城氏女見玄鳥墮卵吞之生契爲唐

史略卷二

九

虞司徒封於商賜姓傳昭明相土昌若曹圉曰冥曰振曰微曰報丁報乙報丙主癸主契子天乙是爲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使人以幣聘伊尹于莘進之夏桀不用尹復歸湯桀殺諫者閔龍逢湯使人哭之桀怒召湯囚夏臺已而得釋湯出見有張網四面而視之者曰從天降從地出從四旁者皆罹吾網湯曰嘻晝之矣乃解其三面改祝曰欲左者左欲右

若右不用命者皆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伊尹相湯伐桀放之南巢諸侯尊湯為天子大旱七年大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為請畧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爪斷髮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身為犧牲禱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湯

史略卷二

十

衆

崩太子太丁早卒次子外丙立二年崩弟仲壬立四年崩太丁之子太甲立不明伊尹放之桐宮居憂三年悔過自責尹乃奉歸亳修德諸侯歸之自太甲歷沃丁大庚小甲雍己至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日大拱伊陟曰妖不勝德君其修德大戊修先王之政三日而桑枯死殷道復興號稱中宗自大戊歷仲丁外壬至河亶甲避水患遷于相至

祖乙居耿又圯于耿歷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甲至盤庚自耿復遷于亳殷道復興自盤庚歷小辛小乙至武丁夢得良弼曰說說為胥靡築于傅巖求得之立為相武丁祭湯有飛雉升鼎鬯雉武丁懼而反己殷道復興號稱高宗自武丁歷祖庚祖甲廩辛庚丁至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僂辱之為革囊盛血仰射之命

史略卷二

十一

衆

曰射天出獵為暴雷震死歷太丁帝乙至帝辛名受號為紂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手格猛獸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不盛以土簋將為玉杯玉杯象箸必不羹藜藿衣短褐而舍茅茨之下則錦衣九重高臺廣室稱此以求天下不足矣紂伐有蘇氏有蘇以妲己女焉有寵其言皆後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廣

沙丘苑臺以酒為池縣肉為林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諸侯有畔者紂乃重刑辟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跌墜火中與妲己觀之名曰炮烙之刑淫虐甚庶兄微子數諫不從去之比干諫三曰不去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剖而觀其心箕子佯狂為奴紂囚之殷大師持其樂器祭器奔周周侯昌及九侯鄂侯為紂三公

史略卷二

十三

紂

紂殺九侯鄂侯爭并脯之昌聞而歎息紂囚昌姜里昌之臣散宜生求美女珍寶進紂大悅乃釋昌昌退而修德諸侯多叛紂歸之昌卒子發立率諸侯伐紂敗于牧野衣賢玉自焚死殷亡箕子後朝周過故殷墟傷宮室毀壞生禾黍欲哭不可欲泣則為近婦人乃作麥秀之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殷民聞之皆流涕殷為天

子三十一世六百二十九年

周

周武王姬姓名發后稷之十六世孫也后稷名棄棄母曰姜嫄為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欣然踐之生棄以為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避不踐徙置山林適會林中多人遷之以為神遂收之兄時吃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及成人能相地之宜教民稼穡興於陶

史略卷二

十三

周

唐虞夏之際為農師封于郃別其姓號后稷率子不窋立夏后氏以衰不窋失其官奔戎狄之間不窋率子鞠立鞠率子公劉立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百姓懷之公劉率子慶節國於豳歷皇僕參弗毀隄公非高圉亞圉公叔鉏至古公亶父獫狁攻之去豳渡漆沮踰梁山邑於岐山下居焉豳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扶老携幼以從他旁國皆歸之古公長

子太伯次虞仲其妃大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生昌有聖瑞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如荊蠻斷髮文身以讓季歷古公卒公季立公季卒昌立爲西伯西伯修德諸侯歸之虞芮爭田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見耕者皆遜畔民俗皆讓長二人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取乃不見西伯而還俱讓其田不取漢南歸西伯者四十國皆以爲受命

史略卷二

十四

之君三分天下有其二有呂尚者東海上人窮困年老漁釣至周西伯將獵卜之曰非龍非鸞梨非熊非羆非虎非豹皮所獲霸王之輔果遇呂尚於渭水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因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謂之師尚父西伯卒子發立是爲武王東觀兵至於盟孟津白魚入王

舟中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下至于王屋流爲鳥其色赤其聲魄是時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王不可引歸紂不悅筮王乃伐紂載西伯木主以行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義士也扶而去之王既滅殷爲天子追尊古公爲太王公季爲王季西伯爲文王天下宗

史略卷二

十五

周伯夷叔齊恥之不食周粟隱於首陽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而死武王崩太子誦立是爲成王成王幼周公位冢宰攝政管叔蔡叔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與武庚作亂武庚者武王所立紂子祿父爲殷後者也周公東征誅武庚管叔放蔡叔王長周公歸西

初武王作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將營洛邑未果王欲如武王之志召公遂相宅周公至洛築王城是為東都以洛為天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也王居西都而朝會諸侯於東都周公召公相成王為左右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交趾南有越裳氏重三譯而來獻白雉曰吾受命國之黃耆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

史略卷二

十六

聖人乎周公歸於王薦于宗廟使者迷歸路周公錫以駟車五乘皆為指南之制使者載之由扶南林邑海際暮年而至國故指南車常為先導示服遠人而正四方成王崩康王釗立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康王崩子昭王微立昭王南巡狩至楚以膠舟載之溺不返子穆王滿立有造父者以善御幸於王得八駿馬遊行天下將皆有

史略卷二

十七

平轍馬跡王西巡世傳王以此時觴西王母瑤池上樂而亡歸徐偃王作亂造父御王長驅歸收亂告楚伐徐徐敗王將征大戎祭公誅父諫曰先王耀德不觀兵王不聽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不至諸侯不睦崩子共王緊扈立崩子懿王簋立崩弟孝王辟方立崩懿王子夷王變立下堂而見諸侯楚始僭稱王夷王崩子厲王胡立無道暴虐侈傲得樹巫使監國人之謗者以告則殺之道路以目王喜曰吾能弭謗矣或曰是障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水壅而潰傷人必多王弗聽於是國人相與畔王出奔彘二相周召共理國事號曰共和者十四年而王崩子夷子宣王靜立任賢使能有召穆公方叔尹吉甫仲山甫等為政於內外王化復行周室中興焉崩子幽王官涅立初夏后氏之世有

二龍降于庭曰予褒之二君卜歲其繁歷夏
殺莫敢發周人發之祭化為龍童女遇之而
孕生女棄之宣王時有童謠曰縈弧箕服實
亡周國適有縈是器者宣王使執之其人逃
於道見棄女哀其夜漏而取之逸於褒至幽
王時褒人有罪入是女於王是為褒姒王嬖
之褒姒不好笑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王與
諸侯約有寇至則舉烽火召其兵未援乃無

史略卷二

十九

故舉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大笑王廢申
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其子伯服為太
子宜臼奔申王求殺之弗得伐申申侯召大
戎攻王王舉烽火徵兵不至大戎殺王驪山
下諸侯立宜臼是為平王以西都逼於戎後
居東都王城時周室衰微諸侯強并弱齊楚
秦晉始大平王之四十九年即魯隱公之元
年其後孔子修春秋始此平王崩太子之子

桓王林立崩子班釐王胡齊立齊桓公始霸

釐王班立崩子惠王閭立崩子襄王鄭立晉文公

始霸襄王崩子頃王壬臣立崩子匡王班立

崩弟定王瑜立楚莊王使人問鼎輕重王孫

滿卻之定王崩子簡王夷立吳始僭稱王簡

王崩子靈王泄心立孔子生於其時靈王崩

子景王貴立崩子悼王猛立庶弟子朝弒之

晉人攻子朝而立敬王丐孔子沒於其時敬

王崩子元王仁立崩子貞定王介立崩子哀

王去疾立弟思王叔帶襲弒之而自立少弟

考王嵬又攻弒思王而自立崩子威烈王午

立晉趙氏魏氏韓氏始侯周自東遷以來及

是二十世而愈微諸侯用兵爭強弼為戰國

威烈王崩子安王驕立齊田氏始侯安王崩

子烈王喜立崩子顯王扁立諸侯皆稱王顯

王崩子慎靚王完立崩子赧王延立五十九

史略卷一

十九

年與諸侯約從攻秦秦昭王攻周赧王奔秦
頓首受罪盡獻其邑秦受獻而歸赧王於周
以卒周爲天子三十七世初夏亡九鼎遷殷
殷亡遷周成王定鼎於郊邠十曰傳世三十
歷年七百至是乃過其歷凡八百六十七年

周平王以後爲春秋之世其列國與
周同姓者曰魯曰肅曰晉曰鄭曰曹
曰蔡曰燕曰吳其與周異姓者曰齊

史略卷二

曰宋曰陳曰楚曰秦此其大者餘小
國若春秋所書杞許滕薛邾莒江黃
之屬不可盡述於十二列國之中有
齊桓公宋襄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
王五霸事跡若論春秋諸國之終始
有未及戰國而先亡者有既及戰國
而後亡者各舉其槩周威烈王而後
爲戰國之世則秦楚燕齊趙魏韓七

大國而已陳楚燕猶爲春秋之舊國
田齊趙魏韓則爲戰國之新國凡春
秋戰國之國雖繫周之諸侯而國異
政實不繫於周難於盡載附見周志

下方其時各有先後則觀者詳之

吳姬姓泰伯仲雍之所封也十九世至壽夢
貽稱王壽夢四子幼曰季札札賢欲使三子
相繼立以及札札義不可封延陵彌曰延陵

史略卷二

廿一

用

季子聘上國過徐徐君愛其寶劍季子心知
之使還徐君已歿遂解劍懸其墓樹去壽夢
後四君而至闔廬舉伍員謀國事自字子胥
楚人伍奢之子奢誅而奔吳以吳兵入即吳
伐越闔廬傷而死子夫差立子胥復事之夫
差志復讎朝夕卧薪中出入使人呼曰夫差
而忘越人之殺而父邪周敬王二十六年夫
差敗越于夷徹越王勾踐以餘兵棲會稽山

請為臣妻為妾子胥言不可大宰伯嚭受越賂說夫差赦越勾踐反國懸膽於坐卧即仰瞻嘗之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舉國政屬大夫種而與范蠡治兵事謀吳是年蠡諫子胥恥謀不用怨望夫差乃賜子胥屬鏤之劍子胥告其家人曰必樹吾墓槨槨可材也抉吾目懸東門以觀越兵之滅吳乃自剄夫差取其尸盛以鴟夷投之江吳人憐之立祠江上命

史略卷二

世

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蠡喟然曰臣家致千金居官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矣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懷重寶間行止於陶自謂陶朱公貲累鉅萬魯人猗頓往問術蠡曰畜五牝乃大畜牛羊於猗氏十年間貲擬王公故天下言富者稱陶朱猗頓○蔡姬姓蔡仲之所封也周公蔡然蔡叔於郭鄰其子胡率德改行復封于蔡後世至春秋之末為楚惠王所滅

史略卷二

世

史

曹姬姓武王弟曹叔振鐸之所封也其後世至春秋中為宋所滅
宋子姓簡射庶兄微子啓之所封也後世至春秋有襄公茲父者欲霸諸侯與楚戰公子自夷請及其未陣擊之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遂為楚所敗世笑以為宋襄之仁其後有景公者蔡感嘗以其時守心心宋之野公

夢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飢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宜有動候之果徙二度歷數至康王偃有雀生鬴占之曰必霸天下偃喜敗齊楚魏與爲敵國偃淫虐天下號之曰桀宋周慎靚王時齊湣王與楚魏共伐宋滅之而分其地

史略卷二

苗

魯姬姓周公子伯禽之所封也周公誨成王王有過則撻伯禽伯禽就封公戒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然我一沐三握髮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賢人之魯慎無以國驕人太公封于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伯禽至魯三年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而後除之周公曰後

世其北面事齊乎夫政不簡不易民不能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周公問太公何以治齊曰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曰尊賢而親親太公曰後浸弱矣伯禽十三世而至隱公爲春秋之始隱公之弟曰桓公桓公之子莊公莊公有庶弟三人曰慶父其後爲孟孫氏曰叔牙其後爲叔孫氏曰季友其後爲季孫氏是爲三桓世執國命歷子班閔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至昭公伐季氏三家共伐之公奔乾侯以卒弟定公立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由中都爲司空進爲大司寇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具左右司馬以從既會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於是旌旄劍戟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曰吾兩君爲好夷狄之樂何爲於此齊景

史略卷二

革

外傳

公心怍麾之齊有司請奏宮中之樂優倡侏
儒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曰匹夫熒惑諸侯者
罪當誅請命有司加法焉首足異處景公懼
歸語其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
以夷狄之道教寡人於是齊人乃歸所侵魯
鄆汶陽龜陰之地以謝魯孔子言於定公將
墮三都以強公室叔孫氏先墮邱季氏墮費
孟氏之臣不肯墮成圍之弗克孔子由犬司
史略卷二 其

先宋人也有正考父者佐宋三命滋益恭其
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
而走亦莫余敢侮饁於是粥於是餽予口
孔子滅於宋其後適魯有叔梁紇者與顏氏
女禱於尼山而生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
設禮容長爲委吏料量平嘗爲司檟吏畜
蕃息適周問禮於老子反而弟子益進適齊
齊景公將待以季孟之間孔子反魯定公用
之不終適衛將適陳過匡匡人嘗爲陽虎所
暴孔子貌類陽虎止之既免反于衛醜靈公
所爲去之過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桓
魋伐拔其樹適鄭鄭人曰東門有人其類似
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自要以下不及
禹三寸累累然若喪家之狗適陳又適衛將
西見趙簡子至河聞竇鳴犢舜華殺死臨河
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反于

得適陳蔡如葉反于蔡楚使人聘之陳蔡之
大謀曰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危矣相與發徒
圍之於野孔子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
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道至大
天下莫能容顏回曰不容何病然後見君子
楚昭王興師迎之乃得至楚將封以書社地
七百里令尹子西不可孔子返于衛季康子
迎歸魯哀公問政終不能用乃序書上自唐

史略卷二

子

虞下至秦繆刪古詩三千為三百五篇皆弦
歌之禮樂自此可述說而喜易序彖象繫辭
說卦文言讀易章編三絕因魯史記作春秋
自隱至哀十二公絕筆於獲麟筆則筆削則
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三千人身通
六藝七十有二人年七十三而卒子鯉字伯
魚早死孫伋字子思作中庸孟子其門人也
名軻魯孟孫之後生於鄆幼被慈母三遷之

教長受業子思之門道既通游齊梁不用退
與萬章之徒難疑答問作七篇老子者楚苦
戶縣人也李姓名耳字伯陽又曰字聃為周
守藏史孔子問焉老子言良賈深藏若虛君
子盛德容貌若愚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
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
可以為網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
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也今見老

史略卷二

子

子其猶龍乎老子見周衰去至閔閔令尹喜
曰子將隱矣為我著書乃著道德五千餘言
而去莫知其終其後有鄭人列禦寇蒙人
莊周者書侮孔子而誚諸子焉
衛姬姓武王母弟康叔封之而封也後世至
春秋有靈公夫人南子之亂子蒯聵欲殺南
子不果出奔公卒立蒯聵之子蒯聵入輒
拒之子路與其妻太公之臣以戈擊子路斷

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衛人醢
子路孔子聞之命覆醢戰國時子思居於衛
言苟變可將衛侯曰變嘗為吏賦於民食人
二雞子故弗用子思曰聖人用人猶匠之用
木取其兩長棄其所短故梓杞連抱而有數
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而以二
卵棄干汗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衛
侯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

史略卷二

三十

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
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而
士庶人莫敢矯其非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
之雌雄周之諸侯惟衛最後亡秦并天下為
帝二世始廢君角為庶人

鄭姬姓周宣王庶弟桓公友之所封也桓公
子武公與其子莊公並為周司徒數世至聲
公相子產子產者公族國氏名偃孔子過鄭

與子產如兄弟云穆襄以來鄭無歲不被晉
楚之兵子產受之以礼自固雖晉秦之暴不
能加焉鄭至周烈王時君乙為韓哀侯所滅
韓徙都之

晉姬姓成王弟唐叔虞之所封也成王幼與
叔虞戲削桐葉為圭曰以此封若史佚請擇
日王曰吾與之戲耳佚曰天子無戲言遂封
唐後世至晉文公霸諸侯文公名重耳獻公

史略卷二

卅一

之次子也獻公嬖於驪姬殺太子申生而伐
重耳於蒲重耳出奔十九年而後反國嘗餓
於曹介子推食以食之及歸嘗從之者從之者皆曰有龍
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流天下龍飢乏
食一蛇封股龍返於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
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踰于中野公曰噫寡人
之過也使人求之不得隱綿上山中焚其山
子推死焉後人為之寒食文公環綿上田封

之弼曰介山文公卒其後遂世爲霸歷襄公
靈公成公景公厲公至悼公霸業復盛又歷
平公昭公頃公公室益弱而六卿范氏知氏
中行氏趙氏魏氏韓氏皆大歷定公至出公
知氏與趙魏韓氏分范中行氏公怒四卿反
攻公公出奔而死哀公立韓趙魏氏又滅知
氏而分之幽公立晉獨有絳曲沃餘皆入韓
趙魏氏弼曰三晉烈公立三卿以周威烈王
命爲侯又歷孝公至靜公魏武侯韓哀侯趙
敬侯遷廢靜公爲家人而分其地晉絕不祀
陳嬀姓虞舜之後胡公滿之所封也周武王
求而封之後世至春秋有公子完者出奔而
仕于齊陳後爲楚惠王所滅而完之後遂大
于齊爲田氏
齊姜姓太公望呂尚之所封也後世至桓公
霸諸侯五霸桓公爲始名小白兄襄公無道

群弟恐禍及子糾奔魯管仲傅之小白奔魯
鮑叔傅之襄公爲弟無知所弒無知亦爲人
所殺齊人召小白於莒而魯亦發兵送糾管
仲嘗遮莒道射小白中帶鉤小白先至齊而
立鮑叔牙薦管仲爲政公置怨而用之仲字
夷吾嘗與鮑叔賈分利多自與鮑叔不以爲
貪知仲貪也嘗謀事窮困鮑叔不以爲愚知
時有利不利也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爲怯
知仲有老母也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
叔也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仲之謀一
則仲父二則仲父仲病桓公問群臣誰可相
易牙何如仲曰弒子以食君非人情不可近
開方何如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不可近蓋
開方故衛公子未奔者也豎刁何如曰自宮
以適君非人情不可近仲死公不用仲言卒
近之三子專權公內寵如夫人者六皆有子

公薨五公子爭立相攻公尸在床無殯歟者
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自桓公八世至景公
有晏子者事之名嬰字平仲以節儉力行重
於齊一狐裘三十年膝肩不掩豆齊國之士
待以舉火者七十餘家晏子出其御之妻從
門間窺其夫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自得
既而歸妻請去曰晏子身相齊國名顯諸侯
觀其志嘗有以自下子為人僕御自以為足

史略卷二

廿四

於是以求去也御者乃自抑損晏子恠而問
之以實對薦為大夫公使晏子之晉與叔向
私語以為齊政必歸陳氏如其言景公後五
世至康公田和受周安王命為侯遷康公海
濱以死姜氏遂絕不祀

田氏齊者本嬀姓故陳厲去佗子完之後也
完奔齊為陳氏後又以陳為田氏完事齊桓
公為工正卒謚敬仲五世至釐子乞事齊景

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
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公弗禁由此得
齊衆乞專政卒子成子恒弑簡公立平公封
邑大於公所食桓李棠子盤立與韓趙魏通
使孟三家且有晉而田氏且有齊也歷莊子
白至太公和遂以周安王命為侯卒子桓公
午卒子威王因齊立初不治諸侯皆來伐八
年楚大發兵加齊齊使淳于髡請救于趙齊

史略卷二

廿五

金百斤車馬十駟髡仰天大笑王曰先生少
之手髡曰臣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
一壺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
穰滿家臣見所持者狹所欲者奢故笑之王
乃益黃金千鎰白璧十双車馬百駟髡乃行
時齊國幾不撥王乃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
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
田野辟人民給官無事東方寧是子不事吾

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
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
辟人民貧餒趙攻野綰子不救衛取薛陵子
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
阿大夫與嘗譽者群臣皆懼莫敢飾詐齊大
治諸侯不敢復致兵威王與魏惠王會田于
知惠王曰齊有寶乎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
固雖小猶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
者十枚威王曰寡人之寶與王異吾臣有權
子者使守南城楚不敢為寇泗上十二諸侯
皆來朝有盼子者使守南唐趙人不敢東漁
於河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
人祭西門有種首者使備盜賊道不拾遺此
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難
色威王卒子宣王立喜文學游說之士翊衍
淳于髡田駢慎到之徒七十六人皆為上大

夫是以齊稷下學士盛且數百千人然孟子
至而不能用魏伐韓韓請救於齊齊使田忌
為將以救韓魏將龐涓嘗與孫臏同學兵法
涓為魏將軍自以所能不及以法斷其兩足
而黥之齊使至魏竊載以歸至是臏為齊軍
師直走魏都涓去韓而歸臏使齊軍入魏地
者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
竈涓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亡
卒亡者過半矣乃倍日并行逐之臏度其行
甚當至馬陵道陁而旁多阻可伏兵乃斫大
樹白而書曰龐涓死此樹下令齊師善射者
萬弩夾道而伏期暮見火舉而發涓果夜至
斫木下見白書以火燭之萬弩俱發魏師大
亂相失涓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大破魏
師虜太子申宣王卒湣王立靖郭君田嬰者
宣王之庶弟也封於薛有子曰文食客數千

人名聲聞於諸侯號為孟嘗君秦昭王聞其賢乃先納質於齊以求見至則止囚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姬曰願得君狐白裘蓋孟嘗君嘗以獻昭王無他裘矣客有能為狗盜者入秦藏中取裘以獻姬姬為言得釋即馳去變姓名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客恐秦王後追之客有能為雞鳴者雞盡鳴遂發傳出食頃追者果至而不及孟嘗君歸怨秦與韓魏伐之入函谷關秦割城以和孟嘗君相齊或毀之於王乃出奔齊王滅宋而驕燕昭王以齊嘗破燕之故與諸侯合謀而攻齊燕軍入臨淄潛王走莒楚將淖齒救齊反殺潛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王孫賈泛潛王於莒而失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吾則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吾則倚閭而望今汝事王王走汝不知處汝

尚何歸焉賈乃攻淖齒殺之求潛王子法章而立之保莒以抗燕時齊城惟莒即墨不下即墨人推田單為將軍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收城中得牛千餘為絳繒衣畫五綵龍文束兵刃其角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隨其後牛尾無怒奔燕軍所觸盡死傷而城中鼓譟從之聲振天地燕軍敗走七十餘城皆復為齊迎襄王於莒封單為安平君單攻狄三月不克魯仲連曰將軍在即墨曰無可往矣宗廟亡矣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莫不揮泣奮臂欲戰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故不勝也單明日厲氣巡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爭鼓之狄人乃下襄王既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王畏之與

連和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而來見置傳舍
十日彈劍作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遷之
幸舍食有魚矣又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
遷之代舍出有輿矣又歌曰長鋏歸來乎無
以爲家孟嘗君不悅時邑人不足以奉客使
人出錢於薛貸者多不能與息孟嘗君乃進
驢往不能與者取其券燒之孟嘗君怒驢曰
令薛氏親君孟嘗君竟爲薛公策王卒子建

史略卷二

四

立母君王后賢事秦與諸侯信君王后卒齊
客多受秦金爲反間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
備不助五國攻秦秦王政既滅五國兵入臨
淄王建遂降遷于共處之松柏之間而死以
齊爲郡齊人歌之曰松和柏邪住建共者客
邪
趙之先本與秦同姓祖於飛廉有子季勝其
後有造父者事周穆王以功封趙城由是爲

趙氏春秋時有趙夙者事晉夙生成子哀哀
生宣子盾人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
之日也冬日可愛夏日可畏盾生朔大夫屠
岸賈滅朔之族朔有遺腹子武賈索之不得
朔客程嬰公孫杵臼相與謀曰立孤與死孰
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子爲其難杵
臼取他兒匿山中嬰出謬曰與我千金吾告
趙氏孤處賈喜乃使人隨嬰殺杵臼及兒而

史略卷二

四

趙氏真孤在嬰後與武滅賈竟立武而自殺
以下報宣孟及杵臼武卒號文子文子生景
叔景叔生簡子鞅簡子有臣曰周舍死簡子
每聽朝不悅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
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也簡子
長子曰伯魯幼曰無恤書訓戒之辭於二簡
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
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無恤誦其辭甚習

求其藺出諸懷中而奏之於是立無恤爲後
藺子使尹鐸爲晉陽詰曰以爲藺繇以爲保
障乎藺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藺子謂
無恤曰晉國有難必以晉陽爲歸藺子卒無
恤立是爲襄子知伯求地於韓魏皆與求於
趙不與率韓魏之甲以攻趙襄子出走晉陽
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沒者三板沉寃產龜民
無叛心襄子陰與韓魏約共敗知伯滅知氏
而分其地襄子漆知伯之頭以爲飲器知伯
之臣豫讓欲爲之報仇乃詐爲刑人挾匕首
入襄子宮中塗廁襄子如廁心動索之獲讓
問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知伯滅之子不
爲報讎反委質於知伯知伯死子獨何爲報
仇之深也曰范中行氏衆人遇我我故衆人
報之知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曰
義士也舍之謹避而已讓漆身爲厲賴吞炭

史略卷二

四

爲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曰以
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乃爲所欲爲顧
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讓曰不可既委質爲
臣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凡吾所爲者極難耳
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爲人臣懷
二心者也襄子出讓伏搞下襄子馬驚索之
得讓遂殺之襄子立伯魯之孫浹是爲獻子
獻子生烈侯籍以周威烈王命爲侯歷武公
敬侯成侯至肅侯秦人恐竭諸侯求割地有
洛陽人蘇秦游說秦惠王不用乃往說燕文
侯與趙從親燕資之以至趙說肅侯曰諸侯
之卒十倍於秦并力西向秦必破矣爲大王
計莫若六國從親以擯秦肅侯乃資之以約
諸侯蘇秦以鄙諺說諸侯曰寧爲雞口無爲
牛後於是六國從合蘇秦者師鬼谷先生初
出游困而歸妻不下機嫂不爲炊至是爲從

史略卷二

四

約長并相六國行過洛陽車騎輜重擬於王者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衆人乎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既定從約歸趙肅侯封爲武安君其後秦使犀首欺趙欲敗從約

史略卷三

平五

相如從及飲酒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相如請秦王擊缶爲秦聲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得以前血濺大王左右欲刃之相如叱之皆靡秦王爲一擊缶秦終不能有加於趙趙亦盛爲備秦不敢動趙王歸以相如爲上卿在廉頗右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素貧賤徒以口舌居我上吾羞爲之下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每朝常稱病不與爭列出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爲恥相如曰夫以秦之威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驚獨畏廉將軍哉顧念強秦不加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闘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負荊詣門謝罪遂爲刎頸之交惠文王子孝成王立秦伐韓韓上黨降於趙秦攻趙廉頗軍長平堅壁不

史略卷三

平五

出秦人行千金爲反間曰秦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括爲將耳王使括代頗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不知合變也王不聽括少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與父奢言不能難然不以爲然括母問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趙若將括括破趙軍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括至軍果爲秦將白起所射殺卒四十萬皆降坑

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中不決何也楚王怒叱曰胡不下吾與而君言汝何爲者毛遂按劍而前曰王所以叱遂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不得倚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以楚之強天下莫能當白起小豎子耳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趙之所羞合從爲楚非爲趙也王曰唯唯誠諾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遂曰取雞狗馬之血未捧銅盤跪進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左手持盤右手招十九人歃血於堂下曰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定從歸曰毛先生一至楚使趙重於九鼎大呂以遂爲上客楚將春申救趙會魏信陵君亦來救趙大破秦軍卽鄆下孝成王子悼襄王立思復用廉頗爲將時頗奔在魏使人視頗

頗之仇郭開與使者金令毀之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示以可用使者還曰廉將軍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王以爲老遂不召楚人迎頗於魏頗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尋奉趙得李牧爲將先居北邊破匈奴悼襄王子幽繆才王遷立秦王以遣兵攻趙牧爲大將敗之秦縱反間言牧將反遷誅之秦兵至虜遷趙之七大夫立

史略卷二

四

趙嘉爲王王于代秦進攻破嘉遂滅趙爲郡魏之先本與周同姓文王子畢公高之後也國絕有苗裔曰畢萬事晉邑于魏數世有絳絳後四世曰桓子者與韓趙共滅知氏而分之桓子之孫曰文侯斯者以周烈王命爲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爲師過段干木之間必式四方賢士多歸之文侯之子擊過子方于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爲禮擊怒曰富貴者驕人

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失其家夫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貧賤哉擊謝之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常教寡人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相非魏成則翟璜二子何如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違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

史略卷三

四九

之矣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成所舉也乃相成有衛人吳起者初仕魯魯欲使起擊齊而起娶齊女疑之起殺妻以求破齊師或曰起殘忍薄行人也起恐得罪歸魏文侯以爲將拔秦五城起與士卒同苦樂卒有病疽起吮之卒母聞而哭之往年吳公吮其父不旋踵死敵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文侯卒太子擊立是爲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

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起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禹滅之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湯放之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恒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武王殺之若不修德舟中人皆敵國也武侯曰善武侯卒子惠王釐立東敗於齊將軍龐涓與太子申皆死南敗於楚西喪地於秦乃卑辭厚幣以招賢者孟子至而不用子襄王立孟子去之齊魏人有張儀者與蘇秦同師嘗游楚為楚相所辱妻愼有語儀曰視吾舌尚在否蘇秦約從時激儀使入秦儀曰蘇君之時儀何敢言蘇秦去趙而從解儀專為橫連六國以事秦惠王時儀嘗以秦兵伐魏得一邑復以與魏而欺魏割地以謝秦歸為秦相已而出為魏相實為秦地襄王時復歸相秦已復出相魏以辛魏安

釐王立封公子無忌為信陵君無忌愛人下士食客三千人秦攻趙魏王使晉鄙救之秦昭王欲移兵先擊救者王恐止晉鄙兵壁于鄴又使新垣衍說趙共尊秦為帝魯仲連往見衍曰彼秦者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即肆然帝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者衍再拜曰先生天下士也吾不敢復言帝秦矣趙平原君夫人無忌姊也趙急使者冠蓋相望責救於無忌無忌請於王及使賓客游說萬端王不聽客侯嬴教無忌禱於王幸姬竊得晉鄙兵符且薦力士朱亥與俱謂晉鄙合符而疑則擊殺而奪其軍一如嬴言得兵以進大破秦兵解邯鄲圍而無忌不敢歸魏秦伐魏魏患之使人請無忌不肯歸客毛公薛公見曰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克大梁夷先王宗廟公子何面目立於天下乎無忌趣駕還諸

侯聞無忌爲魏將皆遣救率五國兵敗秦兵於河外追至函谷關而還無忌卒十八年而魏王假立後又二年秦王政遣兵伐魏殺王假而滅魏爲郡

韓之先本與周同姓武王子韓侯之後也國絕其後裔事晉爲韓氏韓武子之三世曰厥厥五世至康子與趙魏共滅知氏又二世曰景侯度以周威烈王命爲諸侯韓相俠累與

史略卷二

五十三

濮陽嚴仲子有惡仲子聞軹人聶政之勇以黃金百鎰爲政母壽欲因以報仇政曰老母在政身未可以許人也母卒仲子乃使政圖之俠累方坐府兵衛甚嚴政直入刺之因自皮面抉眼韓人暴其尸於市購問莫能識姊嬰往哭之曰是深井里聶政也以妾在故重自刑以絕蹤妾奈何畏沒身之誅終沒賢弟之名遂死政尸旁景侯四世至哀侯徙都鄭

哀侯二世至昭侯鄭人申不害以黃老刑名之學爲昭侯相國治兵強昭侯有弊袴命藏之不以賜左右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昭侯曰明主愛一嚔一笑嚔有爲嚔笑有爲笑今袴豈特嚔笑哉吾必待有功者昭侯卒子宣惠王立三世至桓惠王韓上黨守降趙致趙受秦兵而有長平之敗又一世至王安秦王政遣將虜要遂滅韓爲郡

史略卷二

五十三

楚之先出自顓頊顓頊之子爲高辛火正命曰祝融弟吳回復居其職吳回二世有季連者得羊姓季連之後有鬻熊事周文王成王封其子熊繹於丹陽至夷王時楚子熊渠者僭爲王十一世至春秋有曰武王益强大至文王始都郢成王與齊桓公盟召陵尋與宋襄公爭霸後與晉文公戰城濮歷穆王至莊王即位三年不出令日夜爲樂令國中敢諫

者死伍舉曰有鳥在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也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蘇從亦入諫王乃左執從右手抽刀以斷鐘鼓之懸明日聽政伍舉蘇從國人
大悅又得孫叔敖為相遂霸諸侯歷共王康王靈王平王昭王惠王簡王聲王悼王
肅王宣王懷王秦惠王欲伐齊患楚與從親乃使張儀說楚王曰王閉關而絕齊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懷王信之使勇士北辱齊王齊王大怒而與秦合楚使受地於秦儀曰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懷王大怒伐秦大敗秦昭王與懷王盟于黃棘既而遺書懷王願與君王會武關屈平不可子蘭勸王行秦人執之以歸楚人立其子頃襄王懷王卒於秦楚人怜之如悲親戚初屈平為楚懷王所任以謏見疏作離騷以自怨至頃襄王時又以

史略卷三

辛酉

諸遷江南遂投汨羅以死秦拔郢楚徙於陳頃襄王卒考烈王立又徙於壽春春申君黃歇行相事當是時齊有孟嘗君魏有信陵君趙有春申君皆好客春申君食客三千餘人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欲夸楚為玳瑁簪刀劍室飾以珠玉春申君上客皆躡珠履以見之趙使大慙趙人荀卿至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李園以妹獻春申君有娠而後納之考烈王是生幽王園使盜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專楚幽王卒弟哀王為楚人所弑而立其庶兄負芻秦王政遣將破楚虜負芻滅楚為郡
燕昭王召公奭之所封也三十餘世至文公嘗納蘇秦之說約六國為從文公卒易王噲立十年以國讓其相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大亂齊伐燕取之噲子

史略卷三

壬午

之而殺噲燕人立太子平為君是為昭王
死問生卑辭厚幣以招賢者問郭隗曰齊因
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不足以報
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
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古之君有以千
金使消人求千里馬者買死馬骨五百金而
返君怒消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
至矣不暮年千里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

史略卷二

五十六

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
王為隗改築宮師事之於是士爭趨燕樂毅
自魏往以為亞卿任國政已而使毅伐齊入
臨淄齊王出走殺乘勝六月之間下齊七十
餘城惟莒即墨不下昭王卒惠王立惠王為
太子己不快於毅田單乃縱反間曰毅與新
王有隙不敢歸以伐齊為名齊人隹恐他將
來即墨殘矣惠王果疑毅乃使騎劫代將而

召毅毅奔趙田單遂得破燕而復齊城惠王
後有武成王孝王至王喜甚太子丹質於秦
秦王政不禮焉怒而亡歸怨秦欲報之秦將
軍樊於期得罪亡之燕丹受而舍之丹聞
衛人荊軻賢卑辭厚禮請之秦養無不至欲
遣軻軻請得樊將軍首及燕督亢地圖以獻
秦丹不忍殺於期軻自以意諷之曰願得將
軍之首以獻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

史略卷三

五十七

袖右手揜其目則將軍之仇報而燕之
耻雪矣於期慨然遂自刎丹奔往伏哭乃以
函盛其首又嘗求天下之利匕首以藥淬
之之以試人血如縷立死乃裝遣軻行至易
水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
還于時白虹貫日燕人畏之軻至咸陽秦王
大喜見之軻奉圖進圖窮而匕首見把王袖
揜之未及身王驚起絕袖軻逐之環柱走秦

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兵左右以手搏之且曰王負劔遂拔劔斷其左股軻引匕首擣王不中遂體解以徇秦王大怒益發兵伐燕喜斬丹以獻後三年秦兵虜喜遂滅燕為郡

秦之先本顓頊之裔曰大業者生栢翳舜賜姓嬴氏其後有蜚廉蜚廉子女防女防之後有非子好馬為周孝王主馬於汧渭之間

史記卷二

秦本紀

馬大蕃息分土為附庸邑之秦閱二世至秦仲始大厯莊公至襄公大戎殺幽王襄公救周有功封為諸侯賜以岐西地厯文公寧公出子武公德公宣成公至繆公有百里奚者故虞大夫也為繆公夫人媵亡秦走宛楚人執之繆公聞其賢以五羖之皮贖得之授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奚進其友蹇叔以為上大夫繆公送晉惠公歸晉已而倍秦合戰

于韓繆公為晉軍所圍岐下有嘗食公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晉解圍遂脫繆公以反先是繆公亡善馬野人共得之吏逐得欲法之公曰食善馬不飲酒傷人皆賜酒而赦之至是聞擊晉皆願從推鋒爭死以報德繆公後又送晉文公歸國立而霸諸侯晉文公卒秦遣孟明襲鄭因破滑晉襄公敗之嬴繆公不替孟明修國政後伐晉得志遂霸西城厯康

史記卷二

秦本紀

公共桓公景公哀公惠公悼公厲共公躁公懷公靈公簡公惠公出子獻公至孝公河山以東強國六小國十餘以夷狄遇秦擯不與諸侯之會盟孝公下令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其尊官與之分土衛公孫鞅入秦因嬖人景監以見說以帝道王道三變為霸道而後及強國之術公大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鞅曰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

卒定令令民為什伍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
腰斬告姦者與斬敵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
罰有軍功者各以率律受爵為私闖者各以
輕重被刑大小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
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斂令
既具未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
有能徙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
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
乃下令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君嗣不可施刑刑其傳公子虔黥其師公孫
賈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道不拾遺山無盜
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
治初言令不便者來言令便鞅曰皆亂法之
民也盡遷之邊民莫敢議令民父子兄弟同
室內息者為禁廢井田開阡陌更為賦稅法
秦人富強封鞅商於十五邑號曰商君孝公

史略卷二

六十

下

死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告鞅欲反鞅出亡
欲止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
之鞅歎曰為法自弊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不
受內之秦秦人車裂以徇鞅用法酷步過六
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嘗臨渭論囚渭
水盡赤惠文王薨子武王立武王使甘茂伐
韓茂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今倍數險行千
里攻之難魯人有與魯參同姓名者殺人人
告其母毋織自若及三人告之母投杼下機
踰牆而走臣賢不及魯參王之信臣又不如
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
魏文侯令樂羊伐中山三年而後拔之反而
論功文侯示之諺書一篋再拜曰非臣之功
君之力也今臣霸旅之臣也擣里子公孫奭
挾韓而議王必聽之王曰寡人弗聽乃盟于
息壤茂伐宜陽五月而不拔二人果爭之武

史略卷二

六十

下

王召茂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王乃悉起兵
佐茂遂拔之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
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脈死第
昭襄王稷立有魏人范雎者嘗從須賈使齊
齊王聞其辨口乃賜之金及牛酒賈疑雎以
國陰事告齊歸告魏相魏齊怒笞擊雎
折脅拉齒雎佯死卷以簣置廁中使醉客更
溺奴弔之以懲後雎告守者得出更姓名曰
范雎

史略卷二

六十二

秦

秦

行入謝罪雎坐責讓之曰爾所以得不死者
以綈袍戀戀尚有故人之意爾乃大供具請
諸侯賓客置豆其前而馬食之使歸告魏
王曰速斬魏齊頭來不然且屠大梁賈歸告
魏齊魏齊出走而死雎既得志于秦一飯之
德必償雎眦之怨必報王既用雎策歲加兵
三晉斬首數萬周赧王恐與諸侯約從欲伐
秦秦攻周赧王入秦頓首請罪盡獻其邑三
十六周亡秦將武安君白起與范雎有隙廢
為士伍賜劍死于杜郵王臨朝而歎曰內無
良將外多強敵雎懼蔡澤曰四時之序成功
者去雎稱病澤代之昭襄王薨子孝文王柱
立薨子莊襄王楚立薨嗣為王者政也遂并
六國是為秦始皇帝

史略卷二

六十三

秦

秦

黃帝以來天下列百里之國萬區蓋自
中國以達于四裔中國之制可考於王

制者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古之建侯
各君其國各子其民而宗主於天子歷
夏殷至周強併弱大吞小春秋十二國
外存者無幾戰國存者六七至是遂併
於秦

秦

秦始皇帝名政始生于邯鄲昭襄王時孝文
王柱為太子有庶子楚為質于趙陽翟大賈

史略卷二

辛四

克

呂不韋適趙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適秦因
太子妃華陽夫人之姊以說妃立楚為適嗣
不韋因納邯鄲美姬有娠而獻于楚生政實
呂氏孝文王立三日而薨楚立是為莊襄王
四年薨政生十三歲矣遂立為王母為太后
不韋在莊襄王時已為秦相國至是封文信
侯太后復與不韋通王既長不韋事覺自殺
太后廢處別宮茅焦諫母子乃復如初○秦

三二九

史略卷二

六十五

任

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為其主存
諒耳請一切逐之於是大索逐客客卿李斯
上書曰昔穆公取由余於戎得百里奚於宛
迎蹇叔於宋來丕豹公孫枝於晉并國二十
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諸侯親服至今
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散六國從使之事秦
昭王得范雎強公室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
客何負於秦哉泰山不辭土壤故大海不
擇細流故深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
以業諸侯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乃
聽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令斯楚人掌學於荀
卿秦卒用其謀并天下有韓非者善刑名為
韓使秦因上書王悅之斯疾而問之遂下吏
斯遺之藥令自殺○十七年內史勝滅韓十
九年王剪滅趙二十三年王賁滅魏二十四
年王剪滅楚二十五年王賁滅燕二十六年

王其滅齊秦王初并天下自以德兼三皇功
過五帝史號曰皇帝命為制令為詔自稱曰
朕制曰死以行為謚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
其無謂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
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收
天下兵聚咸陽銷以為鐘鐻巨金人十二重
各千石○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
丞相王綰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鎮

史略卷二

六十六

之請立諸子始皇一其議廷尉斯曰周武王
所封子弟同姓甚衆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
讎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
功臣以公賦稅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
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
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
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置立尉
監○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亦山

立石頌功業上泰山立石封祠祀既下風雨
暴至休樹下封其松為五大夫禪于梁父遂
東遊海上方士齊人徐市等上書請與童男
童女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仙人及
不死藥如其言遣市等行始皇浮江至湘山
大風幾不能渡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堯
女舜妻始皇大怒伐其樹赭者其山○韓人
張良以五世相韓韓亡欲為報仇始皇東游

史略卷三

六十七

至博浪沙中良令力士操鐵椎擊始皇誤中
副車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三十
一年更臘為嘉平○三十二年始皇巡北邊方
士盧生入海還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
皇乃遣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
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威振匈奴○
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
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

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開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率群下以造謗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三十五年侯生盧生相與譏議

史略卷三

六十九

始皇因亡去始皇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純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失王宮庭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

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旁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關為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欲更擇令名天下謂之阿房宮○始皇為人性剛戾自用天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

史略卷二

六十九

秦有出使者還遇人持璧授之曰為吾遺高池池君明年祖龍死○三十七年始皇出遊丞相斯少子胡亥宦者趙高從始皇崩於沙丘平臺秘不發喪詐為受詔立胡亥賜扶蘇死載始皇輜溫輶涼車中以一石鮑魚亂其臭至咸陽始發喪胡亥即位是為二世皇帝二世皇帝名胡亥元年東行郡縣謂趙高曰吾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樂以終吾年

高曰陛下嚴法刻刑盡除故臣更置所親信則高枕肆志矣二世然之更為法律務益刻深公子大臣慘六死○陽城人陳勝字涉少與人傭耕輟耕之隴上悵然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勝大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至是與具廣起兵于蘄其時發閭左戍漁陽秦以閭左廣為屯長會大雨道不通乃召徒屬

史略卷二

七

曰公等失期法當斬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衆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稱大楚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大梁張耳陳餘詣軍門上謁勝大喜自立為王號張楚諸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涉○謁者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使者至上問之曰群盜鼠竊狗偷不足憂也上悅○陳勝以所善陳人武臣為將

軍耳餘為校尉使徇趙地至趙武臣自立為趙王○沛人劉邦起於媿老爭殺今迎立為沛公沛邑掾主吏蕭何曹參為收沛子弟得三千人○項梁者楚將項燕之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吳中籍字羽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梁乃教籍兵法會稽守殷通欲起兵應陳涉使梁為將

史略卷二

七

使籍斬通珮其印綬遂舉吳中兵得八千人籍為裨將時年二十四○齊人田儼自立為齊王○趙王武臣使將韓廣略燕地廣自立為燕王○楚將周市定魏地迎魏公子咎立為魏王○二年吳廣為其下所殺○陳勝為其御莊賈所殺以降秦○秦將章邯擊魏齊楚救之齊王儋魏王咎與周市皆敗死○趙王武臣為其將李良所殺張耳陳餘立趙歇

為王○居鄴人范增年七十好奇計
梁曰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
今君起江東楚蠡起之將爭附君者以君世
世楚將必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求得
楚懷王孫心立為楚懷王以從民望○趙高
與丞相李斯有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
前使人告丞相斯可奏事斯上謁二世怒曰
吾嘗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

史略卷二

七十三

高曰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與盜通且丞
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然之下斯吏具五
刑腰斬咸陽市斯出獄顧謂中子曰吾欲與
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
乎遂父子相哭而吏三族○中丞相趙高欲
專秦權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駭持鹿獻於二
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指鹿為馬問
左右或默或言高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群

臣皆畏高莫敢言其過○項梁與秦將軍邯
戰敗死宋義先言其必敗梁果敗秦攻趙楚
懷王以義為上將項羽為次將救趙義驕羽
斬之領其兵大破秦兵鉅鹿下虜王離等降
秦將軍邯董翳司馬欣羽為諸侯上將軍○
先是趙高數言關東道無能為及秦兵數敗
高恐二世怒遂使嫪毐樂弒二世於望夷宮
立公子嬰為秦王二世之兄子也嬰既立族

史略卷二

七十三

殺趙高○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
者王之當時秦兵強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
羽怨秦殺項梁奮願與沛公先入關懷王諸
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慄悍猾賊獨沛公寬大
長者可遣乃遣沛公○高陽人酈力食異其
基謂沛公麾下騎士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
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遊騎士曰沛公不好
儒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搜搜溺

切其中未可以儒生說也。食其令騎士第八
言之曰：人皆謂食其狂，生自謂我非狂。生
沛公至高陽傳舍，召生入沛公方踞床使兩
女子洗足，而見生，生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
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鱗
切起，攝衣延生上坐，謝之。生為沛公說下陳
留後常為說客。○張良從沛公西，沛公大
破秦軍入關，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

史略卷二

七十四

項以組出降軹，止道旁。秦自始皇二十六年
併天下二世三世而亡，稱帝止十有五年。

歷代十八史略卷之二終

歷代十八史略卷第三

西漢

漢太祖高皇帝堯之後，姓劉氏，名邦，字季沛。
豐邑中陽里人也。母媼息大澤之陂，夢與神
遇，時大雷雨晦冥，父大公往見，交龍其上，已
而產高祖。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
二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有大度，不事家
人生業，及壯為泗上亭長，嘗縣役咸陽，縱觀
秦皇帝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單父人呂
公好相人，見高祖壯貌，曰：「臣相人多矣，無如
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妾。卒與
劉季即呂后也。秦始皇嘗曰：「東南有天子氣，
於是東游以厭當之。」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
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恠問之，呂后曰：「
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喜，
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為亭長時以竹皮

為冠及貴常有謂劉氏冠也出歷軍
徒驢山徒多道亡自度此至盡亡之劉豐
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
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季被酒夜
徑澤中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之後人來至
蛇所有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今者帝
子斬之因忽不見後人告高祖高祖心獨喜
目負諸從者曰益畏之陳涉起高祖亦起矣
史略卷三
於沛以應諸侯旗幟皆赤楚懷王遣沛公破
秦入關降秦王子嬰既定秦還軍霸上悉召
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
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
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
悉除去秦苛法秦民太喜項羽率諸侯兵欲
西入關或說沛公守關中羽至門閉大怒攻
破之進至戲期旦擊沛公羽兵四十萬號百

萬在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羽曰
沛公居山東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
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
皆為龍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羽季
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至沛公軍告良呼與
俱去良曰臣送沛公有急亡不義入具告因要
伯入見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
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
史略卷三
軍所以守關者備他盜也願伯具言臣之不
敢倍德伯許諾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伯
去具以告羽且曰人有大功擊之不義不如
因善遇之沛公旦從百餘騎見羽鴻門謝曰
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
南不自意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
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羽曰此沛
公左司馬曹無傷之言羽留沛公與飲范增

數目羽舉所佩玉玦者三羽不應增出使項
莊入前為壽請以劍舞因擊沛公項伯亦拔
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張良出
告樊噲以事急噲擁盾直入噴目視羽頭髮
上指目皆盡裂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
卮酒賜之彘肩則生彘肩噲立飲拔劍切肉
啗之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
安足辭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苦而功高如

史略卷二

四

此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
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切為將軍不取也
羽曰坐噲從良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噲
出間行趨霸上留良謝羽曰沛公不勝杯勺
不能辭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將軍足
下玉斗一雙再拜奉亞父足下羽曰沛公安
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
軍矣亞父拔劍撞玉斗而破之曰唉豎子不

足謀棄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沛公至軍立
誅曹無傷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降王
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絕掘始皇冢收寶
貨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韓生說羽關中阻
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霸羽見秦殘
破且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
耳韓生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
烹韓生羽使人致命懷王王曰如約羽怒曰

史略卷二

五

將

懷王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得專主約乃
陽尊為義帝徙江南都郴分天下王諸將羽
自立為西楚霸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立沛
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
將三人以距塞漢路漢王怒欲攻羽蕭何諫
曰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
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乃就國以何為
丞相○漢元年五星聚東井○初淮陰韓信

家貧釣城下有漂母見信飢飯信信曰吾必
厚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
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
因衆辱之曰若雖長大好帶劍中情怯耳能
死刺我不能出我袴下信熟視之俛出袴下
蒲伏一市人皆笑信怯項梁渡淮信從之又
數以策干項羽不用亡歸漢爲治粟都尉數
與蕭何語何奇之王至南鄭將士皆歌謳思

史略卷三

六

歸多道亡信度何已數言王不用即亡去何
自追之人曰丞相何亡王怒如失左右手何
來謁王罵曰若亡何也何曰追韓信王曰諸
將亡以寸數公無所追信詐也何曰諸將
易得耳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
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王曰
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
東能用信信即留不然信終亡耳王曰吾爲

公以爲將何曰不留也王曰以爲大將何曰
幸甚王素慢無禮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所
以去乃設場具禮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爲得
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王遂用信計
部署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引兵
從故道出襲雍王章邯邯敗死塞王司馬欣
翟王董翳皆降○漢二年項籍弑義帝於江
中○初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

史略卷三

七

爲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
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初事魏
王咎不用去事項羽得罪亡因魏無知求見
漢王拜爲都尉參乘典護軍周勃言於王曰
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臣聞平居家
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又不容亡歸漢今
大王令護軍受諸將金願王察之王讓魏無
知曰臣所言者能也大王所問者行也今有

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成敗之數大王何暇用之乎王拜平誡軍中尉盡誡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無道放弑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太王宜率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今項羽放弑之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之士南河東河內南浮江漢而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弑義帝者○漢王率五諸侯兵五十六萬伐楚入彭城收其寶貨美人置酒高會項羽方擊齊聞之自以精兵三萬還擊漢大破漢軍於睢水上死者二十萬人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晝晦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密其從大

公呂后間行遇楚軍為楚所獲常置軍中為質漢王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悉詣滎陽漢軍復大振○蕭何守關中立宗廟社稷縣邑事便宜施行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未嘗乏絕○魏王豹叛漢王遣韓信擊之豹以相直為大將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信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虜豹信既定魏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王遣張耳與俱○三年信耳以兵擊趙聚兵井陘口趙王歇及成安君陳餘禦之李左車謂餘曰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得奇兵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餘儒者自稱義兵不用奇計信間知之大喜

乃敢下未至井陘口晝夜半傳發輕騎二千
人人持赤幟從間道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
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
乃使萬人先背水陣平旦建大將旗鼓鼓行
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戰良久信耳佯棄鼓
旗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水上軍皆殊死
戰趙軍已失信等歸壁見赤幟大驚遂亂遁
走漢軍夾擊大破之斬陳餘禽趙歇諸將賀

史略卷三

十一

因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
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
之亡地而後存乎諸將皆服信募得李左車
解縛師事之用其策遣辯士奉書於燕燕從
風而靡隨何說九江王黥布畔楚歸漢既至
漢王方踞床洗足召布入見布悔怒欲自殺
及出就舍帳御食飲從官皆如漢王居又大
喜過望○酈食其說漢王立六國後王曰起

刻印張良來謁王方食具告良良曰請借前
箸爲大王籌之遂發八難其一曰天下游士
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遊者徒欲望尺寸之
地今復立六國後游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
與取天下乎且楚惟爲彊六國復撓而從之
大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謀大事去矣漢王
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
○楚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

史略卷三

十一

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輩數
人耳行間以疑其心破楚必矣王與平黃金
四萬斤不問其出入平多縱反間羽大疑亞
父請骸骨歸疽發背死○楚圍漢王益急紀
信曰事急矣請詐楚乃乘漢王車出東門曰
食盡漢王出降楚人皆之城東觀漢王乃得
出西門去項羽燒殺紀信○漢王軍成臯羽
圍之王逃去北渡河晨入趙壁棄韓信軍令

信收趙兵擊齊酈食其說王收滎陽據敖倉
粟塞成臯之險王從之○酈食其爲漢王說
齊王下之蒯徹說韓信曰將軍擊齊而漢獨
發間使下之寧有詔止將軍乎酈生伏軾掉
三寸舌下七十餘城將軍爲將數歲反不如
一豎儒之功乎○四年信襲破齊齊王烹食
其而走○漢與楚皆軍廣武羽爲高祖置太
公其上告漢王曰不急下吾烹太公王曰吾
與若俱北面事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即若翁
必欲急而翁幸分我一杯羹羽願與王挑戰
王曰吾寧關智不關力因數羽十罪羽大怒
伏弩射王傷胷楚使龍且救齊龍且曰韓信
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樵
下無兼人之勇進與信夾濰水而陣信夜使
人囊沙壅水上流旦渡擊且佯敗還走且追
之信使決水且軍大半不得渡急擊殺且信

卷六

東略卷三

十二

信

使人言漢王請爲假王以鎮齊漢王大怒罵
之張良陳平躡足附耳語王悟復罵曰大丈夫
定諸侯即爲眞王耳何以假爲遣印立信
爲齊王○項羽聞龍且死大懼使武涉說信
欲與連和三今天下信曰漢王授我上將軍
印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我倍之不
祥雖死不易蒯徹亦說信信不聽○漢立黥
布爲淮南王○項王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
擊之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鴻溝以西爲漢
以東爲楚歸大公子后解而歸東漢王亦欲
西歸張良陳平曰漢有天下大半楚兵飢疲
今釋不擊此養虎自遺患也王從之○五年
王追羽至固陵韓信彭越期不至張良勸王
以楚地梁地許兩人王從之皆引兵來黥布
亦會羽至垓下兵少食盡信等乘之羽敗入
壁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大驚

信

東略卷三

十三

信

曰漢皆已得楚乎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命虞美人起舞悲歌慷慨泣數行下其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驢不逝驢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驢者羽平日所乘駿馬也左右皆泣莫敢仰視羽乃夜從八百餘騎潰圍南出渡淮迷失道陷大澤中漢追及之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羽謂其騎曰吾起兵八歲七十餘戰未嘗敗比今卒因此此

史略卷三

十四

天亡我非戰之罪今日固決死願為諸軍決戰必潰圍斬將令諸君知之皆如其言於是欲東渡烏江亭長艤船待曰江東雖小亦足以王願急渡羽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復見獨不愧於心乎乃刎而死楚地悉定獨魯不下璞欲屠之至城下猶聞弦誦之聲為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持羽頭

示之乃降王還馳入齊王信壁棄其軍立信為楚王彭越為梁王漢王即皇帝位○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徹侯諸將皆言吾所以得天下者何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而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上曰公知其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

史略卷三

十五

王

外吾不如子房項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禽也群臣悅服○故齊田橫與其徒五百餘人入海島上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誅橫與二客乘傳至洛陽尸鄉自剄以王禮葬之二客自剄

從之五百人在島中者聞之皆自裁○初季布為項羽將數窘帝羽滅帝購求布敢匿者罪三族布乃髡鉗為奴自賣於魯朱家朱家心知其布也之洛見滕公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耳以布之賢漢求之急不北走胡南走越耳此忌壯士資敵國也滕公言於上乃赦布召拜郎中○丁公為項羽將嘗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貴豈相危哉丁公乃還至是謁見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為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效丁公也○齊人婁敬說上曰洛陽天下之中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陛下秦秦之故此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左殽函右隴蜀阻三面而守敬說是也上即日西都關中○留侯張

史略卷三

六

溫

良謝病辟穀曰家世相韓韓滅為韓報讎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願棄人間事從赤松遊耳良少時於下邳圯上遇老人墮履圯下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欲歐之憫其老乃下取履老人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後五日與我期於此良如期往老人已先在怒曰與長者期後何也復約五日及在老人又先在怒復約五日良半夜往老人至乃喜授以一編書曰讀此可為帝者師異日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旦視之乃太公兵法良異之晝夜習讀既佐上定天下封功臣使良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與陛下遇於留此天以臣授陛下封留足矣後經穀城果得黃石焉奉祠之○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諸將曰發兵院孺子耳上問平詭之曰古有巡守會諸侯陛下第

史略卷三

十七

出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因禽之一力士之事耳上從之告諸侯會陳吾將遊雲夢至陳信上謁命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校免死並拘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臣固當烹遂械繫以歸赦為淮陰侯上嘗從容問信諸將能將兵多少上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辦上笑曰多多益辦

史略卷三

一八

何以爲我禽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所以爲陛下禽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剖符封功臣鄭侯蕭何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逐殺獸者狗也發縱指示者人也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功人也群臣皆莫敢言

上已封大功臣餘爭功不決上從複道上望見諸將往往坐沙中相與語上問張良良曰陛下以此屬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親愛所誅皆平生仇怨此屬畏不能盡封又恐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柰何良曰陛下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曰急先封齒於是封齒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皆喜曰雍齒且侯

史略卷三

史略卷三

十九

吾屬無患矣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賜丞相何劒履上殿入朝不趨○尊太公為太上皇帝懲秦苛法為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劒擊柱叔孫通說上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願徵魯諸生共起朝儀上從之魯有兩生不肯行曰禮樂積德而後可興也通與所徵及上左右與弟子百餘人為綿繅野外習之○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臣皆朝

質謁者治禮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莫不振恐肅敬禮畢置法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罷酒無敢諠譁失禮者上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爲太常○匈奴寇邊帝自將擊之聞冒頓單于居代谷悉兵三十萬北逐之至平城冒頓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用陳平秘計使閼氏遺閼氏冒頓乃解圍去平從帝征伐凡六出奇計輒益封邑○九年遣劉敬使匈奴和親取家人子名公主妻單于十年代相國陳豨反帝自將擊之淮陰侯韓信舍人弟上變告信陰與豨謀呂后與蕭何謀詎稱豨已敗死給信入質使武士縛信斬之信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謀乃爲兒女子所誅遂夷信三族○十一年帝破豨還詔捕蒯徹至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高材疾足者先得之

史略卷三

廿一

當時臣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天下欲爲陛下所爲者甚衆力不能耳又可盡烹邪帝赦之○梁王彭越大僕告其將扈輒勸越反上使人掩越囚之反形已具赦處蜀呂后曰此自遺患遂誅之夷三族○遣陸賈立南海尉佗爲南粵王佗稱臣奉漢約賈歸報拜大中大夫賈時前說詩書帝罵之曰乃公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賈曰陛下以馬上得之寧可

史略卷三

三十一

徐

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守四方今沛
中子弟習歌之以沛為湯沐邑初戚姬有寵
生趙王如意呂后見疏太子仁弱上以如意
類已欲廢太子而立之群臣爭之皆不能得
呂后使人彊要張良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
爭也顧上所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綺里
季夏黃公角里先生以上慢侮士故逃匿山
中義不為漢臣上高此四人今令太子為書

史略卷三

二十二

卑詞安車固請其來至以為客時從入朝令
上見之則一助也呂后使人奉太子書招之
四人至帝擊布還愈欲易太子後置酒太子
侍良所招四人者從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
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
大驚曰吾非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
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
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

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
護四人出上召戚夫人指示之曰我欲易之
彼四人者輔之羽翼已成難讎矣○蕭何以
長安地陝上林中多空地棄請令民得入田
上大怒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而赦之○上
擊布中流失疾甚呂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
國死誰可代之曰曹參其次曰王陵然少戇
陳平可以助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

史略卷三

北三

步

厚少文可令為太尉安劉氏者必勃也復問
其次上曰此後亦非吾所知也○上崩葬長
陵為漢王者四年為帝者八年凡十二年太
子立是為孝惠皇帝
孝惠皇帝名盈母呂太后即位之元年呂后
鳩殺趙王如意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燬耳飲
瘡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召帝觀之帝驚大
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二年蕭何卒齊相曹

參令舍人趣為裝吾且入相使者果召參代何為相國一遵何約束百姓歌之曰蕭何為相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五年曹參卒○六年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張良卒○周勃為大尉○帝在位七年崩無子呂太后取他人子以為太子至是即位太后臨朝稱制元年太后議立諸呂為王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

史略卷三

北四

悉捕諸呂無少長皆斬之○諸大臣迎呂代王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即位誅子弘等赦天下是為太宗孝文皇帝
孝文皇帝名恒母薄氏夢龍據曾遂生帝帝立尊為皇太后元年陳平為左丞相周勃為右丞相○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來獻○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君所主者何事平謝曰陛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

史略卷三

北五

姓使卿大夫各得其職焉帝稱善勃大慙謝病免○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召爲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年二十餘一歲中起遷爲太中大夫○陳平卒○二年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三年張釋之爲廷尉上行中渭橋有一人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蹕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

史略卷三

廿五

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措手足乎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玉環得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盜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廷尉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曰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乎帝許之○六年淮南厲王長謀反廢徙死民有歌之者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

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後封其四子爲侯○匈奴冒頓死○先是上議以賈誼位公卿大臣多短之上以爲長沙王太傅徙梁王太傅上疏曰方今事執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十年帝舅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誅使公卿群臣往哭之昭自殺○十二年賜民今年田租半○十三年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少女緹縈上

史略卷三

廿七

書曰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上憐其意詔除肉刑○是歲除田之租稅○十六年方士新垣平爲上大夫○後元年平以詐伏誅○六年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屯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自馳入大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

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亞夫乃傳言開門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上乃按轡徐行至營成禮而去群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向者霸上棘門軍兒戲耳○七年帝崩在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中人十家之產也何以臺爲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

史略卷三

廿六

地示朴爲天下先吳王不朝賜以几杖張武受賂金錢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以德化民當時公卿大夫風流篤厚恥言人過上下成俗是以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後世莫能及葬霸陵太子即位是爲孝景皇帝
孝景皇帝名啓即位之元年丞相申屠嘉奏功莫大於高皇帝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德莫盛於孝文皇帝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制曰可

○帝爲太子時鼂錯爲家令得幸太子家號爲智囊帝即位錯爲內史數請間言事輒聽寵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初孝文時吳王濞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殺之濞稱疾不朝錯數言吳過可削文帝不忍及帝即位錯曰吳王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鼂錯又言楚趙有罪削一郡膠西有姦削六縣及削吳會稽豫章書至吳王遂反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皆先有吳約至是同反齊王先諾後悔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及七國反拜亞夫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鼂錯素與袁盎不善盎言獨有斬錯復諸侯故地兵可無血刃而罷錯於是遂斬東市父母

史略卷三

九

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周亞夫大破吳楚諸反皆平亞夫後為相封條侯以諫忤上意罷上曰此鞅鞅非少主臣卒為人誣告下獄歐血死○自漢興掃除繁苛與民休息孝文加以恭儉至帝遵業五六十載之間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國家無事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貲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不

史略卷三

卅

外紅腐不可勝食為史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有倉氏庫氏人人自愛而重犯法然罔疏民富或至驕溢兼并之徒武斷鄉曲宗室有土公卿以下奢侈無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帝崩在位一十七年有中元後元大子立是為孝武皇帝

孝武皇帝名徹即位之元年始改元曰建元年有號始此○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親策問之廣川董仲舒對曰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曰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一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是以陰陽調風雨時群生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陛下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

史略卷三

卅一

夏

民而好士然而教化不立萬民不正譬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又曰養士莫大乎大學大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大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又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宜使列侯郡守各擇

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又曰春秋大一
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令師異道
人異論虛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
術者皆絕其道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而
民知所從矣上善其對以爲江都相○上使
使者奉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魯申公既至
問治亂之事公年八十餘對曰爲治不至多
言願力行何如耳○三年閩越擊東甌遣使
發兵救之徙其衆江淮間○帝始爲微行起
上林苑○五年置五經博士○六年閩越擊
南越遣王恢等擊之○元光元年初令郡國
舉孝廉各一人○二年方士李少君見上善
爲巧發音中言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爲
黃金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上
信之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
之屬海上燕齊迂恠之士多更來言神事矣

史略卷三

廿二

○上用大將王恢議遣恢等將兵匿馬邑旁
谷中陰使聶壹誘匈奴入塞而擊之單于覺
而去自是絕和親攻當路塞唐蒙上書請通
南夷拜蒙中郎將將兵千人入夜郎夜郎侯
聽約以爲犍爲郡又拜司馬相如爲中郎將
通西夷叩筵冉駹置郡縣西至沫若水南至
牂柯爲徼○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
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苗川公孫弘對
策曰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
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
地之和應矣策奏擢爲第一待詔金馬門齊
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弘及目事之
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
六年初等商車○匈奴寇上谷遣將軍衛青
等擊郅之○元朔元年主父偃上書諫伐匈
奴嚴安亦上書及徐樂亦上書云陛下何威

史略卷三

廿三

而不戍何征而不服書表上召見曰公等皆
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郎中是秋匈奴入
寇二年又入寇遣衛青等擊之遂取河南地
置朔方郡○五年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
上方興功業弘於是開東閣以延賢人○匈
奴寇朔方遣衛青率六將軍擊之還以青為
大將軍○匈奴入代○六年春遣衛青等六
將軍擊匈奴夏再遣○元狩元年遣博望侯

史略卷三

廿四

張騫使西域通滇國○二年以霍去病為驃
騎將軍擊敗匈奴過焉支至祁連山而還○
匈奴渾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其衆○三年
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四年遣衛青霍去病
擊匈奴去病封狼居胥山而還○元鼎二年
方士文成將軍李少翁以詐誅○西域始通
置酒泉武威郡○五年遣將軍路博德等擊
南越○方士五利將軍蘇大以詐誅○六年

討西羌平之○南越平置九郡○元封元年
帝出長城登單于臺遣使告單于曰南越王
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能戰天子自將
待邊○帝如緱氏登中嶽遂東巡海上求神
仙封泰山禪肅然復東北至碣石而還○滇
王降置益州郡○三年擊樓蘭虜其王擊
車師破之○朝鮮降置樂浪臨屯玄菟真番
郡○匈奴寇邊遣兵屯朔方○五年南巡江

史略卷三

五

漢至泰山增封○六年擊昆明○大初元年
帝如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作大初曆
以正月為歲首○遣李廣利伐大宛不克○
遣趙破奴擊匈奴敗沒○三年匈奴大入破
塞外城障○大發兵從李廣利伐宛宛降得
善馬數十匹○四年匈奴單于使使來獻○
天漢元年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單于欲降
之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武齧雪與旃毛

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徙武北海上無人與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二年秋李廣利擊匈奴別將李陵敗降虜○上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東方盜賊滋起遣使者衣繡衣持斧督捕得斬二千石以下四年李廣利擊匈奴不利大始三年帝東巡琅邪浮海而還○四年東巡祀明堂修封禪○征和二年巫蠱事作帝如甘泉以江充為使者治巫

史略卷三

廿六

獄掘太子宮云得木人尤多太子據懼使客倖為使者收捕充斬之白母衛皇后發中廐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上從甘泉來詔發三輔兵丞相劉屈氂將之太子亦矯制發兵逢丞相軍兵合戰五日死者數萬皇后自殺太子亡至湖自經死後有高廟寢郎田千秋上言有白頭翁教臣云子弄父兵罪當笞上悟曰此高廟神靈告我也知

太子無罪作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三年匈奴寇五原酒泉遣李廣利擊之廣利降匈奴○四年罷方士候神人者○以田千秋為相封富民侯罷議輪臺屯田下詔深陳既往之悔○後元二年上幸五柞宮病篤以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太子在上在位五十四年改元者十有一曰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漢大始征和後元上雄材大略承文景豐富之後窮極武事嘗謂高帝遺平城之憂思如濟公復九世之讎數伐匈奴盡漢兵勢匈奴遠遁幕南無王庭斥地立郡縣置受降城通西域通西南夷東擊朝鮮南伐粵軍旅歲起內事土木築上林苑屬南山建柏梁臺作承露盤高二丈大七圍上有仙人掌以方士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作蜚廉桂館通天臺作首山

史略卷三

廿七

宮作建章宮千門萬戶東鳳閣西虎圈北太液池中有漸臺蓬萊方丈瀛洲壺梁南玉堂璧門立神明臺作明光宮皆極侈靡數巡幸崇祠祀修封禪國用不給賣武功爵級造鹿皮幣白金桑弘羊孔僅之徒作均輸平準法興利以佐費置鹽官筭舟車造緡錢天下蕭然末年盜起微輪臺一詔漢幾不免爲秦所用丞相唯田蚡稍專上嘗謂蚡曰卿除吏尽

史略卷三

世八

未吾亦欲除吏後皆充位而已公孫弘後國家多事丞相連以誅死公孫賀拜相至涕泣不肯拜亦卒以罪死酷吏張湯趙禹杜周義縱王溫舒之徒皆嘗峻用刑法然湯等有罪亦不貸也其間卜式兒寬之屬亦以長者見用汲黯獨以嚴見憚數切諫不得留內爲東海守好清淨卧閣內不出而郡中大治入爲九卿上方招文學嘗曰吾欲云云黯曰陛下

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罷朝曰甚矣黯之讎也他日又曰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淮南王安謀反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如丞相弘等說之如發蒙耳黯嘗拜淮陽守曰臣病不能任郡事願爲郎中出入禁闥補過拾遺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徒得君重卧而治之至淮陽十歲竟卒黯甚

史略卷三

三九

齊

爲上所重大將軍衛青雖貴上或踞廁見之如黯不冠不見也上招選天下材智士俊異者寵用之廷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臯終軍等在左右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臯不根持論好恢諧上以俳優畜之朔嘗語上前侏儒以爲上欲殺之侏儒泣請命上問朔朔曰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伏日賜肉晏朔先斫肉持歸上召問令自責朔

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斫肉何壯也斫之不多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然朔亦時直諫有所補益自李少君以來求神仙不已文成誅而五利至蒯以文成為言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及五利又誅公孫卿等尤見聽信末年帝乃悟曰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漢興雖自惠帝已除挾書之禁文帝已廣遊學之路然儒

三百七十五

史略卷三

四十

學終未盡盛至帝世董仲舒公孫弘皆以春秋進兒寬亦以經術飾吏事後又有孔安國等出表章六經實自帝始數獲祥瑞白麟朱鴈芝房寶鼎皆為樂章薦之郊廟文章亦至帝世始盛人以爲有三代之風焉帝壽七十而崩葬茂陵太子立是為孝昭皇帝孝昭皇帝名弗陵母鉞夫人趙氏姬十四月而生武帝命其門曰堯母門年七歲體壯

大多知武帝欲立之察羣臣唯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謹責鉞夫人賜死曰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驕淫自恣也明年武帝崩遂即位燕王旦以長不得立謀反赦弗治黨與伏誅○始元六年蘇武還自匈奴武初徙北海上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卧起持漢節李陵謂武曰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陵與衛律降

五百六

史略卷三

四一

匈奴皆富貴律亦屢勸武降終不肯漢使者至匈奴匈奴詭言武已死漢使知之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帛書云武在大澤中匈奴不能隱乃遣武還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彊壯出及還須髮盡白拜為典屬國○左將軍上官桀子安為霍光壻生女立為皇后桀與安自以后之祖父乃不若光以外祖專制朝事桀與光爭權時鄂國蓋長公主為所愛

丁外人求封侯不許怨光燕王旦自以弟兄
常怨望御史大夫桑弘羊爲子弟求官不得
亦怨望於是皆與旦通謀詐令人爲旦上書
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擅調益莫府
校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光出沐日奏之
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
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
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曰以燕王告其罪不
敢入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
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
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
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
非不須校尉是時元鳳元年帝年十四尚書
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
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有譖光者
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

史略卷三

四

上

敢有毀者坐之自是無復敢言桀等謀蓋長
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而立旦
安又謀誘旦至誅之廢帝而立桀會有知其
謀者以聞捕桀安弘羊等并宗族盡誅之蓋
主與旦皆自殺○四年傅介子使西域誘樓
蘭王刺殺之馳傳詣闕以其爲匈奴反間也
○元平元年帝年二十一而崩在位十四年
政元者三曰始元元鳳元平霍光爲政與民
休息天下無事昌邑王賀哀王髡之子武帝
孫也光迎賀入即位尊皇后爲皇太后賀淫
戲無度光奏廢之迎立武帝曾孫是爲中宗
孝宣皇帝
孝宣皇帝初名病已後改名詢武帝之曾孫
也初戾太子據納史良娣生史皇孫進進生
病已數月遭巫蠱事皆繫獄望氣者言長安
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令盡殺獄中人丙

史略卷三

四

上

吉時治獄拒不納曰他人無辜尚不可況皇
曾孫乎使者還報武帝曰天也及長高材好
學亦喜游俠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昭帝
元鳳中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僵樹復
起蘇令其妻曰公孫病已玄及賀廢病已年十
八矣光等奏病已躬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
孝昭後迎入即位既立六年霍光卒始親政
○地節三年路溫舒上書言秦有十失其一
尚存治獄之吏是也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
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悲痛之辭願省法制
寬刑罰則太平可興上爲置廷尉平獄刑號
爲平矣○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急治有異績
賜爵關內侯○魏相爲丞相丙吉爲御史大夫
○四年霍氏謀反伏誅夷其族告者皆封列
侯初霍氏奢縱茂陵徐福上疏言宜以時抑
制無使至亡書三上不聽至是人爲徐生上

史略卷三

四

土

書曰客有過主人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謂
主人更爲曲突速徙其薪主人不應俄失火
鄉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殺牛置酒謝其鄉人
人謂主人曰卿使聽客之言不賞牛酒終無
火患今論功而賞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
額爲上客邪上乃賜福帛以爲卽帝初立謁
高廟霍光驂乘上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
張安世代光驂乘上從容肆體甚安適焉故
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北海太守朱邑
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渤海太守龔遂入
爲水衡都尉先是渤海歲饑盜起選遂爲太
守召見問何以治盜遂對曰海濱遐遠不沾
聖化其民飢寒而吏不恤使天下赤子盜弄
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
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遂曰治亂民如治
亂繩不可急也願無拘臣○文法得便宜從

史略卷三

四

吉

事上許焉乘傳至渤海界郡發兵迎遂皆遣
還移書罷捕諸持田器者為良民持兵者乃
為盜遂單車至府盜聞即時解散民有持刀
劔者使賣劔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
犢勞來巡行郡中皆有蓄積獄訟止息至是
召入○元康元年殺京兆尹趙廣漢初廣漢
為潁川太守潁川俗豪傑相朋黨廣漢為鉅
項項簡同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訐結姦黨散落

史略卷三

四六

盜賊不得發由是入為京兆尹尤善為鈞距
以得事情閭里銖兩之姦皆知發姦擿伏如
神京兆政清長老傳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
及至是人上書言廣漢以私怨論殺人下廷
尉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竟坐要斬廣漢
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
以尹翁歸為右扶風翁歸初為東海太守過
辭廷尉于定國定國欲托已子語終日竟不

敢見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
以治郡高第遂入治常為三輔最○三年太
子太傅疏廣與兄子太子少傅疏受上疏乞
骸骨許之加賜黃金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帳
東門外送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
士夫既歸日賣金共具請族人故舊賓客相
娛樂不為子孫立產業曰賢而多財則損其
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眾之怨也

史略卷三

四七

吾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司隸校尉蓋寬饒
奏封事上以為怨謗下吏寬饒自剄○二年
上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復擾
西域魏相諫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
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
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
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
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

之驕兵兵驕者滅匈奴未有犯於邊境今欲
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年
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二百二十二人此
非小變左右不憂乃欲發兵報織芥之怨於
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
而在蕭牆之內上從相言○三年先零與諸
羌畔上使問後將軍趙充國誰可將者充國
年七十餘對曰無踰老臣復問將軍度羌虜
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兵難遙度願至金城
圍上方略乃詣金城上屯田奏願罷騎兵留
步兵萬餘分屯要害處條不出兵留田便宜
十二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初是其計者什
三中什五最後什八魏相任其計可必用上
從之○三年丞相魏相薨故事上書者皆為
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
不善屏去不奏自霍光薨後相即白去副封

史略卷三

四八

以防壅蔽及為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
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
鼂錯董仲舒等所言請施行之敕掾史按事
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
有逆賊風雨災異郡不上相輒奏言之與御
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至是吉代
為丞相吉尚寬大好權議嘗出逢群聞死傷
不問逢牛喘使問逐牛行幾里矣或譏吉失
問吉曰民間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細事非
所當問也方春未可熱恐牛暑故喘此時氣
失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人以為知大體○
玉鳳元年殺上左馮翊韓延壽延壽為吏好古
教化由潁川太守入為馮翊民有昆弟相訟
延壽閉閣思過訟者各悔不復爭郡中翕然
相教厲恩信周通莫復有辭訟民吏推其至
誠不忍欺絀王是坐事棄市百姓莫不流涕

史略卷三

四九

丙吉亮黃霸為丞相霸嘗為潁川太守吏民
稱神明不可欺力教化後誅罰長吏許丞老
病罷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
能拜起重聽何傷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
及茲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
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
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
吏民心治為天下第一至是代吉霸材長於

史略卷三

五十

治民及為相功名損於治郡時○四年大司
農耿壽昌白令邊郡皆築倉穀賤增價而糴
以利農穀貴減價而糴以利民名曰常平倉
○殺前光祿勳楊惲惲廉潔無私人上書
告惲為妖惡言免為庶人惲家居治產自娛
其友孫會宗戒之惲報曰過大行虧當為農
夫以沒世田家作若歲時伏臘烹羊烹羔斗
酒自勞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為鳥其詩

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箕
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淫荒無度不知其
不可也人上書告惲驕奢不悔下廷尉按得
所與會宗書帝見而惡之以大逆無道要斬
○甘露元年公卿奏京兆尹張敞惲之黨友
不宜處位上惜敞材寢其奏敞使掾絮居女
有所案驗舜私歸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
事敞聞舜語即收繫獄竟致其死後為舜家

史略卷三

五十一

所告敞上書從闕下亡命歲餘京師枹鼓數
警上思敞能復召用之○黃霸卒于定國為
丞相定國父子公初為獄吏東海有孝婦寡
居不嫁以養其姑姑以年老妨婦嫁自經死
姑女告婦迫死其母婦不能辯自誣伏于公
爭之不能得孝婦死東海枯旱三年後太守
來公言其故太守祭孝婦冢遂雨于公治獄
有陰德令高大門閭容駟馬車曰吾後世

有興者子定國以地節元年爲廷尉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子定國爲廷尉民自以爲不冤至是由御史大夫代霸○匈奴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上書願款塞稱藩臣甘露三年來朝詔以客禮待之位諸侯王上○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

三十九

史略卷三

五十二

之本數變易則民不安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公卿缺則選諸表以次用之漢世良吏於是爲盛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吏稱其職民安其業遭值匈奴衰亂推亡固存威信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裔可謂中興侔德商宗周宣矣太子即位是爲孝元皇帝

三十九

史略卷三

五十二

齊

孝元皇帝名奭初爲太子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嘗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宣帝少依太子母家許氏許后以霍氏毒死故弗忍廢太子至是即位初元

元年立皇后王氏。二年下蕭望之同堪及
宗正劉更生獄更生皆免為庶人時史高
黨以外屬領尚書事望之堪副之二人帝師
傳數言治亂陳正事選更生給事中與侍中
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史高充佐
而已由是與望之有隙中書令弘恭僕射石
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及帝即位多疾以顯
中人無外黨遂委以政事事無大小因顯白

三十三
史略卷三
五十四

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巧慧習事能
深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與
高表裏望之等患外戚許史放縱又疾恭顯
擅權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
明公正處之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
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上
不能從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明黨相稱舉數
語訴大臣毀離相威欲以專擅權勢為不忠

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
省召致廷尉為送獄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
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令出視事
恭顯使高說上竟罷免後上復徵堪更生為
中郎且欲以望之為相恭顯許之皆側目知
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不悔過服罪
深懷怨望自以託師傅終不坐非頗屈望之
於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

三十八
史略卷三
五十五

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
所坐語言薄過必無所憂令謁者召望之因
急發執金吾軍騎圍其第望之飲鴆自殺
○弘恭死石顯為中書令○五年匈奴郅支
單于殺漢使者西走康居○永光元年匈奴
呼韓邪單于北歸庭○建昭二年殺魏都太
守京房房學易於焦延壽延壽嘗曰得我道
以亡身者京生也為郎屢言災異有驗嘗宴

見言事指石顯顯奏出之尋徵下獄似棄市顯
威權日盛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
結爲黨友諸附倚者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
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綬若若邪○三年
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
襲擊郅支單于於康居斬之四年春傳首至
京縣豪街十日○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來
朝願墾漢以後宮王嬙字昭君賜之○帝崩
在位十六年改元者四初元永光建昭竟寧
帝雖喜儒術得韋玄成匡衡爲相無相業帝
徒優游不斷漢業衰焉太子即位是爲成帝
孝成皇帝名驁母王氏生帝於甲觀少好經
書其後幸酒樂燕樂元帝時爲太子幾廢賴
史丹伏青蒲涕泣諫止至是即位尊王氏爲
皇太后以元舅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
書事○建始元年石顯以罪免歸道死○封

史略卷三

五六

舅王崇爲安成侯賜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
侯黃霸四塞○河平二年悉封諸舅爲列侯
○陽朔三年王鳳卒王音爲太司馬王譚領
城門兵○鴻嘉四年王譚卒王商領城門兵
○永始元年封太后弟之子莽爲新都侯○
立皇后趙氏名飛燕女合德爲婕妤二年王
音卒王商爲太司馬○故南昌尉梅福
上書曰方今君命犯而上威奪外戚之
權日以益盛陛下不察其形願察其影建始
以來日食地震三倍春秋水災無與此數陰
威陽微金鉞爲飛此何景也書上不報四年
王商卒王根爲太司馬安昌侯張禹以帝師
傳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
異王氏專政所致上至禹第辟左右親以示禹
禹自見年老子孫弱恐爲王氏所怨謂上
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爲諸侯相殺夷狄侵中

史略卷三

五七

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子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始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信愛禹由是不疑王氏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廷辱師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

史略卷三

五

龍逢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爭之上意乃解及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綏和元年王根病免王莽為大司馬○二年帝崩在位二十六年改元者七曰建始河平陽朔鴻嘉永始元延綏和帝有威儀臨朝若神然荒于酒色政在外家張禹薛宣翟方進為相漢業愈衰焉太子即位是為孝哀皇帝○

孝哀皇帝名欣定陶恭王康之子元帝之孫也祖母傅氏母丁氏成帝無子故立為太子至是即位丁傳用事罷大司馬莽就第○建平元年用夏賀良言漢歷中衰當更受天命宜急改元易號乃改元大初更號陳聖劉太平皇帝尋罷改元更號事誅夏賀良等○帝幸董賢元壽元年以賢為大司馬二年帝崩賢自殺帝在位七年改元者二曰建平元壽

史略卷三

五

太皇太后以王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迎中山王即位是為孝平皇帝孝平皇帝名箕子後更名衍中山孝王興之子元帝孫也哀帝崩立為嗣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已以聽元始元年莽為安漢公○四年聘莽女為皇后加安漢公莽號宰衡位諸侯王上○五年太師孔光卒成哀以來光等為三公養成漢禍諂佞成風

上書頌莽者至四十八萬人加燐錫○臘日莽上椒酒於帝置毒帝崩在位六年改元者一曰元始太皇太后詔徵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嬰莽居攝踐阼贊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

孺子嬰為嗣之初是為王莽居攝元年劉宗起兵討莽不克死○二年東郡太守翟義故丞相方進子也起兵討莽不克死○初始元

史略卷三

六十一

年莽即真天子位國號新更號漢太皇太后曰新室文母太皇太后

王莽者王曼之子也孝元皇后兄弟八人獨曼早死不侯莽幼孤群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興馬聲色佚游相馬莽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外與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封新都侯爵位○節操愈謙虛譽隆洽傾其諸父遂得漢政帝崩迎

立平帝五年而弑帝攝位三年竟篡位國號新○始建國元年廢孺子嬰為定安公○二年漢太皇太后王氏崩○天鳳四年荊州盜起新市人王匡為之師馬武王常成丹往從之藏於綠林山中○五年莽大夫楊雄死雄字子雲成帝之世以奏賦為郎給事黃門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嘗作太玄法言平章稱莽功德比伊周後又作

史略卷三

六十一

劇秦美新之文以頌莽劉棻嘗從雄學奇字棻坐事誅躡連及雄時雄校書天祿閣上使者來欲收之雄從閣上自投下莽詔勿問至是死○琅邪樊崇東海刁子都等兵起地皇三年崇兵自號赤眉○綠林兵分為下江新市兵○荊州平林兵起○漢宗室劉縯及弟秀起兵舂陵新市平林兵皆附之明年諸將共立劉玄為皇帝玄舂節侯買之後與縯秀

同高祖時在平林軍中號更始將軍諸將貪其懦弱立之南面立朝羣臣以手刮席羞愧流汗不能言大赦改元更始都于宛○更始元年劉秀大敗莽兵於昆陽○成紀隗囂兵起○公孫述起兵成都○更始遣將破武關析人鄧曄起兵迎入長安衆兵誅莽傳首詣更始莽未篡時更定官名及十二州界罷置改易天下多事更造錯刀契刀大錢等貨既

東略卷三

三

篡位以劉字卯金刀也禁剛卯金刀之利不得行罷錯刀契刀五銖錢等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買賣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分餘田予九族鄉里故無田者受田立五均司市錢府官令民各以所業爲貢更作寶貨有金銀龜貝錢布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百姓潰亂寶貨不行乃行小錢大錢數更變不信盜鑄及私挾五銖錢者抵罪於是農商失業食

貨俱廢民至涕泣市道後又改貨布貨泉每一易錢民又大陷犯鑄錢法檻車鎖頸傳詣長安者以十萬數死什六七改易制度政令煩多四方喟然謳吟思漢久矣歲旱蝗人相食遠近兵起莽以五石銅鑄威斗如北斗狀欲以厭勝衆兵出入使人負之以行至漢兵入宮猶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斬首於漸臺軍人分其身節解

史略卷三

六四

竊之自篡至亡改元者三曰始建國天鳳地皇凡十五年莽傳首至宛更始自宛遷都洛陽父老見司隸校尉官屬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更始二年遷都長安○三年赤眉攻長安明年赤眉入更始出奔己而降赤眉爲所殺自立至亡凡三年前數月大司馬秀已即位於河北是爲世祖光武皇帝

史畧三卷終

歷代十八史畧卷第四

東漢

世祖光武皇帝名秀字文叔長沙定王發之後也景帝生發發生春陵節侯買侯再三世徙封以南陽白水鄉爲春陵宗族往家焉買少子外生回回生南頓令欽欽生秀於南頓有嘉禾一莖九穗之瑞故名先是有望氣者望春陵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王莽改貨

史略卷四

行

曰貨泉人以其字爲白水眞父秀竟徙白水起隆準日角受尚書通大義嘗過蔡少公少公學圖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國師公劉秀乎時劉歆改名秀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宛人李通迎秀起兵秀兄縯字伯升慷慨有大節常憤憤欲復社稷平居不事家人生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至是分遣親客發諸縣兵縯自發春

陵子弟皆恐懼亡匿曰伯升殺我及見秀絳衣大冠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乃自安部署賓客招說諸帥新市平林下江兵皆來會兵多無所統一欲立劉氏從人望下江將王常欲立縯新市平林將帥憚其威明遂立更始以縯爲大司徒秀爲將軍秀徇昆陽定陵鄧皆下之莽遣王邑王尋大發兵平山東以長人巨無霸爲壘尉驅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兵勢號百餘萬旌旗千里不絕諸將見兵盛皆走入昆陽欲散去秀至鄧定陵悉發諸營兵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尋邑遣兵數千合戰秀奔之斬首數十級諸將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連勝遂前無不一當百秀與敢死者三千人衝其中堅尋邑陣亂漢兵乘銳崩之遂殺尋昆陽城中守者亦鼓譟出中外合

史略卷四

二

勢呼聲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踐伏尸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虎豹皆股戰溺死渚川者萬數關中聞之震恐海內豪傑響應皆殺莽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旬月徧天下續兄弟威名日盛更始殺續秀不敢服喪飲食言笑惟枕席有涕泣處更始慙拜秀大將軍封武信侯未幾以秀行大司馬事遣徇河北所過除莽苛政南陽鄧禹杖

史略卷四

三

策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更始常才帝王大業非所任明公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令禹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邯鄲卜者王郎詐稱成帝子子輿入邯鄲稱帝徇下幽冀州郡響應秀北徇薊計上谷太守

耿況子弇馳至盧奴上謁秀曰是我比道主人也薊城反應王郎秀趣出城晨夜南馳至蕪蕪亭馮異上豆粥至饒陽乏食至下曲陽聞王郎兵在後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漸無舡不可濟秀使王霸視之霸恐驚衆還即詭曰水堅可渡遂前至河水亦合乃度未畢數騎而水解至南宮遇大風雨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竈燎衣異復進

史略卷四

四

麥飯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人指曰努力信都爲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秀即馳赴之時郡縣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光和戎太守邳彤不肯光出聞秀至大喜彤亦來會發旁縣得精兵移檄討王郎郡縣還復響應秀引兵拔廣阿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其一子前言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

猶赤子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在大小也耿弇以上谷漁陽兵行定郡縣會秀於廣阿進拔邯鄲斬王郎得吏民與郎交書數千章秀會諸將燒之曰今反側子自安秀部分吏卒皆言願屬大樹將軍謂馮異也為人謙退不伐諸將每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有此號更始遣使立秀為蕭王令罷兵耿弇說王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王擊銅馬諸賊悉

史略卷四

五

破降之諸將未信降者降者亦不自安王敕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諸部降者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悉以分配諸將南徇河內赤眉西攻長安王遣將軍鄧禹等兵入關禹薦寇恂文武備具有牧民御衆之才使守河內王自引兵徇燕趙擊尤來大槍等諸賊盡破之王還至中山諸將上尊號不許至南平棘固請又不許耿純

曰士大夫捐親戚弃土壤從大王茫矢尸之間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留時逆衆恐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大衆一散難可復合馮異亦言宜從衆議會儒生強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闕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群臣因復請乃即皇帝位于鄴南改元建武○赤眉樊崇等立宗室劉盆子為帝年十五時在軍

史略卷四

六

中主牧羊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衆拜恐畏欲帝賊入長安更始走帝下詔封為淮陽王○死人卓茂嘗為密令教化大行道不拾遺上即位先訪求茂以為大傳封褒德侯○車駕入洛陽遂都之關中未定鄧禹引衆而西號百萬所至停車駐節勞來百姓垂髻戴白蒲車下名震關西至栒邑久不進兵赤眉大掠而出禹乃入長安赤眉復入禹戰不利走

徵還京師遣馮異入關禹慚無功要異共攻
赤眉大戰於回溪敗績收散卒堅壁已而大
破赤眉於崤底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溪
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赤
眉餘衆東向宜陽上勒軍待之樊崇以劉盆
子及丞相徐宣等肉袒降上陣軍馬令盆子
君臣觀之謂曰得無悔降乎宣叩頭曰去虎
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恨上曰卿所謂鐵中

史略卷四

七

用

錚錚庸中佼佼者也各賜田宅○睢陽人斬
劉永降劉永在更始時立爲梁王更始亡永
稱帝至是敗○漁陽太守彭寵奴斬寵以降
初上討王郎寵發突騎轉糧不絕自負其功
意望甚高不能滿幽州牧朱浮與書曰遼東
有豕生子白頭將獻之道遇群豕皆白以子
之功論於朝廷遼東豕也上徵寵寵自疑遂
反至是敗○劉永所立齊王張步降上初以

步爲東萊太守已而受永命王齊將軍耿弇
屢戰大破之拔祝阿濟南臨菑車駕至臨菑
勞軍謂弇曰將軍前在南陽建大策嘗以爲
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步敗齊地悉平
○將軍吳漢等擊斬劉永所立西漢王董憲
及叛將龐萌等江淮山東悉平時惟隗囂公
孫述未平上積苦兵間謂諸將曰且當置此
兩子於度外耳○馮異自長安入朝上謂公

史略卷四

八

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荆棘定關
中詔勞異曰禽卒蕪羹亭豆粥滹沱河麥飯
厚意久不報○建武八年上自將征隗囂
川盜起上還謂執金吾寇恂曰潁川迫近京
師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可也恂勸上
親征賊悉降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借
寇君一年乃留恂鎮撫大軍不戰而還○建
武九年隗囂死囂自更始初年起兵至建武

初據天水自稱西州上將軍後嘗遣馬援往成都觀公孫述援與述舊謂當握手歡如平生時述已稱帝四年矣援既至盛陳陛衛以延援援謂其屬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迎國士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雒陽初到良久即引入上自殿廡下岸幘迎笑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曰當今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援歸囂問東方事援曰上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關公見

誠無所隱伏關達多大節略與高祖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法度又不喜飲酒囂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囂遣子入侍未幾反復嘗問班彪以戰國從橫之事彪作王命論諷之囂不聽馬援詣行在上復使游說仍自賜書書囂竟臣於公孫述述立囂為朔寧王上征囂馬援在上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軍所從徑道上曰虜在吾目中矣遂進軍囂奔西城病餓志憤而卒子純降隴右悉平○十二年公孫述亡述茂陵人自更始時據蜀稱帝國號成上既平隴右曰人苦不自足既得隴復望蜀遣大司馬吳漢等將兵會征南大將軍岑彭伐蜀彭在荊門裝戰船漢欲罷之彭不可上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

門之事一惟征南公爲重而已彭戰船並進所向無前使盜刺殺彭其漢繼進至成都擊殺述蜀地悉平○涼州牧竇融率河西武威張掖酒泉敦煌金城五郡太守入朝融自建武初據河西後遣使奉書上以爲牧賜璽書曰議者必有任竇教尉佗制七郡之計書至河西皆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上征隗囂融率五郡兵與大軍會蜀平奉詔歸朝

史略卷四

十一

拜冀州牧○十八年代王盧芳死於匈奴芳安定人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自建武初據安定匈奴迎之立爲漢帝數爲邊郡寇患後來降王于代復反奔匈奴以病死二十二年匈奴求和親上遣使許之自呼韓邪單于死于成帝時其後累世皆仕漢平帝時王莽誅條於匈奴謂中國無一名諷單于改名莽纂漢易漢所賜單于璽曰章單于怨恨數寇邊

建武以來匈奴助盧芳寇漢後又數與烏桓鮮卑連兵入寇至是始請和○西域請都護不許遂附於匈奴先是莎車王賢鄯善王安皆遣使奉獻賢使再至上賜賢都護印綬遣郡守上言不可假以大權詔收還更賜大將軍印賢恨猶詐稱大都護諸國悉服屬賢驕橫欲兼并西域諸國懼凡十八國遣子入侍願得漢都護上厚賜遣還其侍子至是復請

史略卷四

十二

上復卻之○二十四年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爲南單于款漢塞內附於是分爲南北匈奴○二十五年朔方人鮮卑烏桓並入朝○二十六年立南單于庭置使匈奴中郎將以領之徙南單于居西河美稷○二十七年北匈奴亦遣使求和親明年又請許之○中元二年上崩上起兵時年二十八即位年三十一第五倫每讀詔書歎曰此聖主也一見

決矣乎書賜方國一札十行細書成文明慎政體總覽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嘗幸南陽置酒會宗室諸母相與語曰文叔平日與人不少曲惟直柔耳乃能如此上聞之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上在兵間久厭武事蜀平後非警急未嘗言軍旅北匈奴衰困臧宮馬武上書請攻滅之鳴劍抵掌馳志於伊吾之北矣上報書告以黃石公包桑記

史略卷四

十三

曰柔能勝剛弱能勝強自是諸將莫敢言兵閉玉門關謝絕西域保全功臣不復任以真事皆以列侯就第以吏事責三公亦不以功臣任吏事諸將皆以功名自終祭遵先死上念之不已來歙岑彭死鋒鏑卹之甚厚吳漢賈復終於帝世漢在軍或戰不利意氣自若上歎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出師朝受詔夕就道及卒上臨問所欲言漢曰

臣愚願陛下慎無赦而已復自起兵時爲督上曰賈督有折衝千里之威嘗戰被傷上驚曰吾嘗戒其輕敵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子邪我女嫁之生女邪我子娶之其撫群臣每如此惟馬援死之日恩意頗不終焉援嘗曰丈夫當以馬革裹屍安能死兒女手交趾反援以伏波將軍討平之武陵蠻反援又請行帝愍其老援披甲上馬據鞍顧盼以示可用上笑曰矍鑠哉是翁乃遣之先是上壻梁松嘗候援拜牀下援自以父友不答松不平援在交趾嘗遣書戒其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如聞父母名耳可聞口不可言好議論人長短是非政法不願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謙約節儉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

史略卷四

十四

汝曹效之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季良者杜保保仇人上書告保以援書為證保坐免官松坐與保游幾得罪愈恨援至是援軍至壺頭不利卒軍中松構陷之收新息侯印綬援則在交趾常饒慧以輕身勝瘴氣軍還載之一車後有追譖之者以為明珠文犀上

卷四

十五

益怒得朱勃上書訟其冤乃稍解上於賊罪無所貸大司徒歐陽歆嘗犯賊歆所授尚書弟子千餘人守闕求哀竟不免死於獄所用群臣如宋弘等皆重厚正直上姊湖陽公主嘗寡居意在弘弘入見主坐屏後上曰諺言富易交貴易妻人情乎弘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上顧主曰事不諧矣主有蒼頭殺人匿主家吏不能得雒陽令董宣

候主出行奴驂乘叱下車格殺之主入訴上大怒召宣欲捶殺之宣曰縱奴殺人何以治天下臣不須箠請自殺即以頭叩楹流血被面上令小黄門持之使叩頭謝主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上勅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當時州牧郡守縣令皆良吏郭伋守潁川近帝城上勞之曰河潤九里京師蒙福杜詩守南陽郡人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詔敕賜

卷四

十六

饒陽守召張堪守漁陽人為之語曰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堪為政樂不可支劉昆為令江陵有火叩頭向之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虓北渡河上問行何德政而至是昆曰偶然耳上曰長者之言也命書之策尤重高節徵虞士周黨至不屈伏而不謁或奏詆之上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賜帛罷之處士嚴光與上嘗同游藥物色得之齊國披羊裘

釣澤中微至亦不屈上與光同卧以足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上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共卧耳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隱富春山中終漢世多清節士自此始方天下未平上已有志文治首起大學稽式古典修明禮樂晚歲起明堂靈臺辟雍繁然文物可述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乘閒諫曰陛下

史略卷四

十一

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道上曰我白樂此不為疲也在位三十三年身致太平改元者二曰建武中元壽六十二太子立是為顯宗明皇帝

顯宗明皇帝初名陽母陰氏光武微時嘗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後竟得之生陽幼穎悟光武詔州郡檢覈墾田戶口諸郡各遣人奏事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

史略卷四

十一

穎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光武詰吏由祇言於街上得之光武怒陽年十二在幄後曰吏受郡勅欲以墾田相方耳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下可為準以詰吏首服光武大奇之郭皇后廢陰貴人立為后陽為皇太子改名莊至是即位永平二年臨辟雍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三老東面五更南面上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禮畢引榮及弟子升堂諸儒執經問難冠帶搢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億萬計○三年圖畫中興功臣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應二十八宿鄧禹為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脩蓋延邳彤鮪期劉植耿純臧官馬武劉隆惟馬援以皇后之父不與焉○十一年

東平王蒼來朝蒼自上即位初為驃騎將軍五年而歸國至是入朝上問勳家何以為樂蒼曰為善最樂○十七年復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初耿秉請伐匈奴謂宜如武帝通西域斷匈奴右臂上從之以秉與竇固為都尉屯涼州固使假司馬班超使西域超至鄯善其王禮之甚備匈奴使來頓踈懈超會吏士三十六人曰不入虎兇不得虎子奔虜營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鄯善一國震怖超告以威德使勿復與虜通超復使于竇其王亦斬虜使以降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復通至是竇固等擊車師而還以陳睦為都護及以耿恭為戊校尉關寵為己校尉分屯西域○十八年北匈奴攻戊校尉耿恭初上即位之明年南單于比死弟莫立上遣使授璽綬北匈奴寇邊南單于擊卻之漢與北匈奴

史略卷四

十九

交使南單于然欲畔密使人與交通漢置度遼將軍於五原以防之已而漢伐北匈奴北匈奴亦寇邊至是攻恭於金蒲城恭以毒藥傳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中者有異虜視創皆沸大驚恭乘暴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曰漢兵神真可畏也乃解去○上崩在位十八年改元者一曰永平壽四十八上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是提曳嘗怒郎樂崧以杖撞之崧走入床下上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乃赦之上遵奉建武制度無更變后妃家不得封侯預政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上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不許當時吏得其人民樂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焉太子立是為肅宗孝章皇帝○

史略卷四

二十

孝章皇帝名炁母賈氏馬皇后養之立為太子至是即位○西域攻沒都護北匈奴圍已校尉又圍耿恭詔遣兵罷都護及戊己校尉官惟班超上疏請兵欲遂平西域上知功可成從之○北匈奴五十八部來降時北匈奴衰耗黨眾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攻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鮮卑擊斬北單于故部眾有來降者○上

史略卷四

十一

瑞

崩在位十二年改元者三曰建初元和章和壽三十一上繼明帝察察之後知人厭苛切事從寬厚文之以禮樂嘗議貢舉法章彰議曰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上然之廬江毛義以行義稱張奉侯之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捧檄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往日之喜為親屈也上下詔褒寵

之州郡得人如廉范在蜀郡弛禁以便民民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當時皆以平徭簡賦忠恕長者為政終上之世民賴其慶太子立是為孝和皇帝

孝和皇帝名肇母梁氏竇皇后之子年十歲即位竇后臨朝竇憲以外戚侍中用事有罪求出擊北匈奴以自贖后從之大破匈奴登

言六二

史略卷四

十一

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入為大將軍四年父子兄弟並為卿校充滿朝廷有逆謀上知之逐與宦者鄭眾定議勒兵收憲印綬迫令自殺以眾為大長秋常與議政宦官用權自此始○先是漢兵擊北單于走死乃立其弟後叛追斬滅之鮮卑徙據北匈奴地自此漸盛○徵班超還京師卒超超自書生投筆有封侯萬里外之志有謂曰生燕領虎頭飛

而食肉萬里侯相也自假司馬入西域章帝時爲西域將兵長史至上以超爲西域都護騎都尉平定諸國在西域三十年以功封定遠侯至是以年老乞歸願生入玉門關上許之任尚代爲都護請教超曰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宜蕩佚簡易尚私謂人曰我以班君常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後果失邊和如超言○上在位十六年崩改元者二曰永元

光緒卷四

七

元興太子立是爲孝殤皇帝

孝殤皇帝名隆生百餘日即位改元延平在位八閱月而崩時皇太后鄧氏臨朝與鄧騭定策立嗣是爲孝安皇帝

孝安皇帝名祐清河王慶之子章帝孫也未冠迎即位鄧后仍臨朝鄧騭爲大將軍時邊郡多事鄧騭欲棄涼州并力北邊郎中虞詡以爲不可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夫

多出涼州衆皆從詡議騭惡詡欲陷之會朝歌賊攻殺長吏州郡不能禁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曰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及到官募壯士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收得百餘人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伏兵殺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綵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輒禽之賊駭散縣境皆平太后知詡有將帥之略以爲武都太守

宋書卷四

七

叛羗數千遮詡詡停不進宣言請兵須到乃發羗聞之分鈔傍縣詡因其散日夜進道令軍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或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不同也旣到郡兵三千而羗萬餘攻圍赤

亭數十日詔命強弩勿發潛發小弩羗謂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於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羗大驚詔因出城奮擊明日悉陳其兵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羗不知其數相恐動詔潛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羗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賊由是敗散○太后崩鄧騭罷自殺○汝南太守王龔好卜養士以孝閭爲功曹引進黃憲陳蕃等憲父爲牛醫憲年十四潁川荀淑過於逆旅竦然異之曰子吾之師表也見閭曰子國有顏子閭曰見吾叔度邪戴良卜高每見憲歸惘然若自失其母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陳蕃等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矣太原郭泰過閭不宿從憲累日曰奉高之器譬之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干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清

東略卷四

十五

元

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人勸其仕暫到京即還年四十八而終○大尉楊震自殺震關西人時人稱之曰關西孔子楊伯起教授生徒堂下得三鱣都講以爲三公之象取以進曰先生自此升矣後嘗爲郡守屬邑今有懷金遺之者曰莫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今慚而退及爲三公時宦者及上乳母王聖用事皆有請託震不從又數以近習爲言共構之策收印綬遂死葬之日名士皆來會有大鳥高丈餘至墓前俯仰流涕而去○上少號聰明旣即位多失德在位十九年崩改元者五曰永初元初永寧建光延光太子先爲近習所譖坐廢爲濟陰王閭皇后臨朝與閭顯迎章帝孫北鄉侯懿嗣位宦者孫程等誅顯遷閭后迎立濟陰王是爲孝順皇帝

三言

東略卷四

廿六

孝順皇帝名保爲孫程等所立宦官以功封侯者十九人○尚書令左雄奏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戡奏乃得應選其有茂材異等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雄公直精明能審覈真偽決志行之有舉少年至者雄詰之曰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頃之中外坐謬舉黜免者十餘人惟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以皇后父梁商爲大將軍商死以其子冀爲大將軍不疑爲河南尹使者八人分行州郡張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劾奏冀不疑無君之心十五事上知綱言直而不能用冀欲中傷之廣陵賊張嬰亂楊徐間十餘年乃以綱爲廣陵太守綱單車徑詣嬰壘門請與相見譬曉之嬰等萬餘人降綱入壘宴散

史略卷四

七

遺任所之南州晏然在郡卒嬰等爲之制服行喪時二千石長吏有能政者冀州刺史蘇章有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爲設酒甚歡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日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姦賊之罪上在位二十年崩改元者五曰永建陽嘉永和漢安建康太子立是爲孝冲皇帝

史略卷四

十八

史

孝桓皇帝名志章帝曾孫也年十五即位梁冀以定策功益封又封其子弟皆侯李固杜喬欲立清河王蒜至是蒜貶爲侯自殺固喬下獄死○前朗陵侯相潁川荀淑卒淑少博學有高行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相朗陵治稱神有子八人時人稱爲八龍其六曰爽字慈明人言荀氏八龍慈明無雙縣令命其里曰高陽里爽嘗謁李膺因爲之御旣還喜曰

史略卷四

北九

索

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同郡陳寔與淑齊名嘗詣淑長子紀字元方御車次子諶字季方駿乘孫羣字長文尚幼抱車中至淑家八龍更迭侍左右淑孫或字文若尚幼抱置膝上太史奏德星見五百里內有賢人聚寔嘗爲太丘長修德清淨吏民追思之紀諶之子問其父優劣於其祖寔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詔舉獨行之士涿郡崔寔至公車不對

漢

史略卷五

上

索

策退而著政論略曰聖人能與世推移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干羽之舞可以解平城之圍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犇皇路險傾方將甘勒韃鞬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昔文帝雖除肉刑當斬右趾者棄市笞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仲長統見其書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朱穆爲冀州刺史令長望風解印去者數十人及到奏劾貪汙有官者歸葬父用玉匣穆案驗剖其棺出之上聞大怒徵穆詣廷尉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上書訟穆謂中官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銜天憲穆獨亢然不顧竭心懷憂

爲上深計臣願代穆罪上赦之陶又上疏乞以穆及李膺輔王室書奏不省○梁冀凶恣日積以外戚用事者二十年威行内外天子拱手而已上與宦者单超等謀勒兵收冀印綬冀自殺梁氏無少長皆弃市超等五人皆使自冀誅天下想望異政黃瓊首爲大尉○陳蕃薦處士徐穉姜肱等穉字孺子豫章人陳蕃爲守時特設一榻以待穉去則縣之穉不應諸公之辟然聞其死輒負笈赴弔嘗獲炙一鷄以酒漬綿暴乾裹之到冢隧外以水漬綿白茅藉飯以鷄置前祭畢留謁不見穉主而行肱彭城人與二弟仲海季江俱孝友常共被嘗遇盜兄弟爭死盜兩釋之穉肱被徵皆不至黃瓊卒四方名士會葬者七千入穉至進爵哀哭置生芻墓前而去諸名士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使陳留茅容追之

問國事不荅太原郭泰曰孺子不荅國事是其愚不可及也○泰初遊洛陽李膺與爲友膺嘗歸鄉里送車數千兩膺惟與泰同舟而濟衆賓望之者如神仙焉容年四十餘耕於野遇雨避樹下衆皆箕踞容獨危坐愈恭泰見而異之遂勸令學鉅鹿孟敏荷甕墮地不顧而去泰見問之曰甕已破矣視之何益泰亦勸令學自餘因泰獎進成名者甚衆泰舉有道不就曰吾夜觀乾象畫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陳留仇香名覽年四十爲蒲亭長民有陳元母告元不孝香親到其家爲陳人倫感悟卒爲孝子考城令王奐署香爲主簿謂曰陳元不罰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邪香曰以爲鷹鷂不若鸞鳳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非大賢之路乃資香入太學常自守泰就房見之起拜床下曰君泰之師也

不應徵辟而卒。○自黃瓊以來三公如楊秉、劉寵皆人。○寵嘗守會稽郡，大治被徵，有五
六老叟自山谷間出人賣百錢，送之曰：「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後入爲司空，秉立朝正直，爲河南尹時，嘗以忤宦官得罪，後爲大尉，以卒。陳蕃繼秉爲大尉，數言李膺以

史略卷四

世三

爲司隸校尉，宦官畏之，皆鞠躬屏氣，不敢出時朝廷綱紀頽弛，膺獨特風裁，在以聲名自尚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云。○以劉寬爲尚書，今寬嘗歷典三郡，多仁恕，吏民有過以蒲鞭罰之。○初上爲侯時，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爲尚書，時同郡房植有名鄉人，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三家賓客互相譏揣，成隙，由是有甘陵南北

部黨人之議，始此。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爲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晊質爲功曹，皆褒善糾違，滂尤剛勁，疾惡如讎。二郡謠曰：「汝南太守范滂，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大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賈彪爲之冠。」與陳蕃、李膺更相推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於是中外承風，競以威否相尚，會成瑨與大

史略卷四

世四

原守劉瓊，只於赦後，案殺宦官，黨徵下獄，將弃市。山陽守翟超以張儉爲督郵，破宦官踰制，冢宅東海相黃浮亦收宦官家屬犯法者殺之，宦官訴冤，皆得罪，蕃屢爭之，上不聽。宦官教人上書告李膺、養太學遊士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上震怒，下郡國逮捕黨人，案經三府，蕃卻不肯署。上愈怒，下膺等北寺獄，辭連杜密、陳寔、范滂等二百餘人，使者追捕四出，蕃又

極諫上策免之朝廷震栗莫敢復為黨之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難不解乃入洛陽說皇后父竇武上疏解之膺等獄辭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乃懼白上赦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上在位二十一年改元者六曰建和和平元嘉永興延熹永康崩竇皇后迎立解瀆亭侯是為孝靈皇帝孝靈皇帝名宏章帝玄孫也年十二即位竇

史略卷四

十五

州奉

太后臨朝竇武為大將軍陳蕃為太傅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等皆列于朝天下想望太平蕃武共議以宦官操弄國柄濁亂海內奏誅曹節王甫等謀泄宦者夜召所親歃血共盟請帝御前殿作詔板拜王甫黃門令使其黨持節收武等誣以大逆先執陳蕃殺之武自殺梟首都亭遷太后於南宮李膺初雖廢錮士大夫皆高其道而汙穢朝廷更相標榜

為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欲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言人英也郭泰范滂尹勲巴肅宗慈夏馥祭衍羊陟為八顧言能以德行引人也張儉翟超岑旺范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為八及言能導人追宗也度尚張邈冀王孝劉儒胡毋班秦周番嚮王章為八厨言能以利救人也及陳蕃竇武用事復舉拔膺

史略卷四

十六

等陳蕃死膺等復廢錮節調有司奏諸鉤黨膺詣詔獄考死滂就捕母與訣曰汝今得與李杜杜特齊名死亦何憾滂跪受教拜拜而辭顧其子曰使汝為惡惡不可為使汝為善我不為惡聞者為之流涕黨人死者百人之死徙廢錮者又六七百人郭泰私痛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泰雖好臧否而不為危言嚴

論故處濁世而禍不及焉。○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蔡邕爲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立大學門外。○上好文學引諸生能文賦者並待制鴻都門下置立大學諸生皆斗筭新交小人君子耻之。○開西邸賣官各有賈價崔烈以五百萬得司徒問其子以外議何如子曰人嫌其銅臭耳。○鉅鹿張角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符水瘡病遺弟子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置三十六方大方萬餘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一時俱起皆著黃巾所在燔劫旬月之間天下響應遣皇甫嵩等討黃巾嵩與沛國曹操合軍破賊操父嵩爲宦者曹騰養子或云夏侯氏子也操少機警有權數任挾放蕩不治行業汝南許劭與從兄靖有高名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題品故汝南俗有月旦評操往問邵曰

我何如人邵不荅却之乃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操喜而去至是以討賊起。○皇甫嵩討張角角死嵩與其弟戰破斬之。○上崩在位二十二年改元者四曰建寧熹平光和和中平子辯立何太后臨朝后兄大將軍何進錄尚書事奉詔勸進誅宦官太后未肯紹等畫策召四方猛將引兵向京以脅太后遂召將軍董卓之兵卓未至遷爲宦官所殺紹勒兵捕諸宦官無少長皆殺之凡二千餘人有無賴而誤死者卓至問亂由辯年十四語不可了陳留王答無遺卓欲廢立紹不可卓怒紹出奔卓遂廢辯陳留王立是爲孝獻皇帝。○孝獻皇帝名協九歲爲董卓所立關東州郡起兵討卓推奉紹爲盟主卓燒洛陽宮廟遷都長安長沙太守富春孫堅起兵討卓至南

陽衆數萬與素術合兵術與紹同祖皆故太尉素安之玄孫也素氏四世五公富貴異於他公族紹壯健有威容愛士士輻湊術亦俠氣至是皆起堅擊敗卓兵術遣堅圍荊州爲劉表將黃祖步兵所射死○司徒王允等密誅卓中郎將呂布督力過人卓信愛之嘗小失卓意卓手戟擲布避得免允結布爲內應卓入朝伏勇士於北掖門刺之卓墮車大呼呂布布曰有詔討賊臣應聲持矛刺卓趣斬之先是卓築塢于郿積穀爲三十年儲金銀錦綺奇玩積如丘山自云事成據天下不成守此以老至是暴屍於市卓素肥吏爲大炷置臍中然之光達曙者數日卓黨舉兵犯關殺王允呂布走○涿郡劉備字玄德其先出於景帝中山靖王勝之後也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河東閼羽涿郡張飛與

備相善備起二人從之○孫堅之子策與弟權留富春遷于舒堅死策年十七往見素術得其父餘兵策十餘歲時已交結知名舒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至是從策起策東渡江轉關所向無敵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所至一無所犯民乃大悅○初曹操自討卓時戰于滎陽還屯河內尋領東郡太守治東武陽已而入兖州據之自領刺史遣使上書以爲兖州牧上還洛陽操入朝遷上於許○操擊殺呂布初布自關中出奔素術又歸素紹已而又去爲操所走歸劉備尋又襲備據下邳備走歸操操遣備屯沛布使陳登見操求爲徐州牧不得登還謂布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噬人公曰不然譬如養鷹飢則附人飽則颺去布復攻備備走復歸操操擊布至

下邳布屨戰皆敗困迫降縛之曰縛虎不
得不急卒縊殺之備從操還許表術初據南
陽已而據壽春以讖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
名字應之備辭遂稱帝帝淫侈甚既而資實空
虛不能自立欲奔袁紹操遣劉備邀之術走
還還歟死○孫策既定江東欲襲許未發故
自殺吳郡守許貢之奴因其出獵伏而射之
創甚呼弟權代領其衆曰舉江東之衆決機

史略卷四

四十一

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任賢使
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卒年二十
六○袁紹據冀州簡精兵十萬騎一萬欲攻
許沮授諫曰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舉兵
南向於義則違竊為公懼之紹不聽操與紹
相拒於官渡襲破紹輜重紹軍大潰慚憤歐
血死○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密詔與劉備誅
曹操一日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唯使

君與操耳備方食失匕筋值雷震詭曰聖人
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備既被遣邀索
術因之徐州起兵討操操擊之備先奔冀州
領兵至汝南自汝南奔荊州歸劉表嘗於表
坐起至廁還慨然流涕表恠問之備曰常時
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
月如流老將至矣功業不建是以悲耳瑯琊
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備

史略卷四

四十二

訪士於司馬徽徽曰識時者務在俊傑此間
自有伏龍鳳雛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亦
謂備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備三往乃得見亮
問策亮曰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令諸侯此
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國險而民附
可與為援而不可圖荊州用武之國益州險
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若跨有荆益保其嚴
阻天下有變荊州之軍向宛洛益州之衆出

秦川孰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乎備曰善與亮情好日密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士元名統龐德公從子也德公素有重名亮每至其家獨拜床下○曹操擊劉表表卒子琮舉荊州降操劉備奔江陵操追之備走夏口操進軍江陵遂東下亮謂備曰請求救於孫將軍亮見權說之權大悅操遺權書曰今治水軍八十萬衆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

史略卷四

四十五

奇

群下莫不失色張昭請迎之魯肅以為不可勸權召周瑜瑜至曰請得數萬精兵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更敢言迎操者與此案同遂以瑜督三萬人與備并力逆操進遇於赤壁瑜部將黃蓋曰操軍方進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最帷幔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

詐為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艘最着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皆指言蓋降去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煙焰漲天人馬溺燒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奮鼓大進北軍大壞操走還後屢加兵於權不得志操歎息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向者劉景升兒子豚犬耳孫權字仲謀劉備徇荊州江南諸郡周瑜上疏於權曰備有梟雄

史略卷四

四十六

之姿而有閔羽張飛熊虎之將聚此三人在疆場亦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宜從備置吳權不從瑜方議圖北方會病卒魯肅代領其兵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權從之權將呂蒙初不學每勸蒙讀書魯肅後與蒙論議大驚曰卿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當刮目相待○劉備初用龐統為耒陽令不治魯肅遺備書曰士元非百里才使為治

中別駕乃得展其驥足耳備用之勸取益州
備留關羽守荊州引兵泝流自巴入蜀襲劉
璋入成都備既得益州孫權使人從備求荊
州備不肯還遂爭之已而分荊州備自蜀取
漢中自立爲漢中王漢中將關羽自江陵出
攻樊城取襄陽自許以南往往遙應羽威震
華夏曹操至議徙許都以避其鋒司馬懿曰
備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

史略卷四

中五

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操從之時
魯肅已死呂蒙代之亦勸權圖羽操師救樊
權將陸遜又襲羽後羽狼狽走還權軍獲羽
斬之遂定荊州○初曹操自兖州牧入爲丞相
領冀州牧封魏公作銅雀臺於鄴已而進爵
爲王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以子丕爲王大
子操卒丕立自爲丞相冀州牧魏群臣言魏
當代漢丕遂追帝禪位以帝爲山陽公帝在

位改元者三曰初平興平建安元年至二十
五年則皆曹操爲政時也共三十二年禪位
又十四年而卒漢自高祖元年爲王五年爲
帝至是九二十四世四百二十六年

歷代十八史略卷第四

歷代十八史略卷第五

三國魏蜀吳

自此以後天下非一統者本可各
自一國編集首尾又恐初學讀者
迷其時代之先後今但以一國源
流相接者爲提頭而附同時之國
於其間非有高下褒貶之意

魏文皇帝姓曹氏名丕沛國譙人也父操爲

史略卷五

曹

魏王丕嗣位首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
九品中正區別人物第其高下丕受漢禪即
皇帝位追尊操爲太祖武皇帝改元黃初
蜀漢中王劉備即皇帝位於蜀改元章武○
蜀漢帝取關羽之次自將伐孫權權求和不
許權遣使於魏魏封權爲吳王魏帝問吳使
趙咨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任賢使能
志存經略雖有餘閑博覽書史不效書生尋

史略卷五

曹

章摘句魏帝曰吳難魏乎咨曰帶甲百萬江
漢爲池何難之有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
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
不可勝數蜀漢帝自巫峽至夷陵立數十屯
與吳軍相拒累月吳將陸遜連破其四十餘
營漢帝夜遁○魏帝責吳侍子不至怒伐之
吳王改元黃武臨江拒守○蜀漢帝殂謚爲
昭烈皇帝太子禪即位丞相諸葛亮受遺詔
輔政昭烈臨終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
安國家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可
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
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亮乃約官職修法制下
教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
難相違覆廣關損矣亮乃遣鄧芝使吳修好
芝見吳王曰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
吳爲唇齒進可兼并天下退可鼎足而立吳

遂絕魏專與漢和○魏帝以舟師擊吳吳列艦于江江水盛長魏帝臨沮歎曰我雖有武夫千群無所施也於是還師○南夷畔蜀漢丞相亮往平之有孟獲者素為夷漢所服亮生致獲使觀營陣縱使更戰七縱七禽猶遣獲獲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魏帝又以舟師臨吳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魏帝殂在位七年改元

史略卷五

者一曰黃初太子立是為明皇帝
魏明皇帝名叡瑜苗母被誅文帝嘗與叡出獵見子母鹿既射其母使叡射其子叡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殺其子文帝惻然及是為嗣即位○處士管寧字幼安自東漢末避地遼東三十七年魏徵之乃得海西歸拜官不受○蜀漢丞相亮率諸軍北伐魏臨發上疏曰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危急存亡

之秋也宜開張聖聽不宜塞忠諫之路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平明之治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許先

史略卷五

帝以驅馳先帝知臣謹慎臨崩寄以大事受命以來夙夜憂懼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獎率三軍北定中原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遂屯漢中率大軍攻祁山戎陣嚴整號令明肅始魏以昭烈既殂數歲寂然無聞略無所備猝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安定等郡皆

應亮關中響震魏帝如長安遣張郃拒之亮使馬謖督諸軍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郃大破之亮乃還漢中已而復言於漢帝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觀也引兵出散關圍陳倉不克○吳王孫權即皇帝位於武昌追尊父堅爲武烈皇帝兄策爲長沙桓王已而遷都建業○蜀漢丞相亮又伐魏圍祁

史略卷五

五

山魏遣司馬懿督諸軍拒亮懿不肯戰賈詡等曰公畏蜀如虎柰天下笑何懿乃使張郃向亮亮逆戰魏兵大敗亮以糧盡退軍郃追之與亮戰中伏弩而死亮還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治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衆十萬又由斜谷口伐魏進軍渭南魏大將軍司馬懿引兵拒守亮以前者數出皆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耕者雜於渭

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亮數挑戰懿戰懿不出乃遺以巾幘婦人之服亮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煩簡而不及戎事使者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食少事煩其能久乎亮病篤有大星赤而芒墜亮營中未幾亮卒長史楊儀整軍還百姓奔告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懿不敢逼

史略卷五

五

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亮嘗推演兵法作八陣圖至是懿案行其營壘歎曰天下奇材也亮為政無私馬謖素為亮所知及敗軍流涕斬之而卹其後李平廖立皆為亮所廢及聞亮之喪皆歎息流涕平至發病死史稱亮開誠心布公道刑政雖峻而無怨者真識治之良材而謂其材長於治國將略非附長則非

也初亮嘗表於蜀漢帝曰臣成都有桑八百
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不別治生
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
財以負陛下至是卒如其言謚忠武○魏帝
性好土功先是既治許昌宮後又作洛陽宮
徙長安鐘虡巨橐託駝銅人承露盤於洛陽
盤折聲聞數十里銅人重不可致乃大發銅
鑄銅人二列坐於司馬門外號曰翁仲起土

史略卷五

七

山於芳林園植雜木善草捕禽獸致其中諫
者皆不納魏帝有疾召司馬懿入朝以曹爽
爲大將軍帝殂在位十四年改元者三曰大
和青龍景初太子立是爲廢帝邵陵厲公○
魏廢帝邵陵厲公名芳八歲即位司馬懿曹
爽受遺詔輔政懿爲大傅○蜀漢自丞相亮
既亡蔣琬爲政楊敏毀琬曰作事憤憤姑對
不及前人或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

無可推琬卒費禕暉董允爲政公亮盡忠允
卒姜維與費禕並爲政○魏曹爽驕奢無度
司馬懿誅之懿爲魏丞相加九錫不受爽之
黨夏侯霸奔蜀姜維問之曰懿得政復有征
伐志否霸曰彼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
季者雖少若管朝政吳蜀之憂也名士○魏
司馬懿卒以其子師爲撫軍大將軍錄尚書
事○吳帝殂謚曰太皇帝太子亮立○蜀費

史略卷五

八

禕汎愛不疑降人刺殺之姜維用事數出兵
攻魏○魏李豐數爲魏帝所召司馬師知其
議已殺之魏帝不平左右勸誅師帝不敢發
師廢帝在位十六年改元者二曰正始嘉平
師迎立高貴鄉公是爲廢帝高貴鄉公
魏廢帝高貴鄉公名髦文帝之孫明帝之姪
年十四即位○楊州都督母丘儉刺史文欽
起兵討司馬師師擊敗之師卒弟昭爲大將

重錄尚書事已而爲大都督假黃鉞楊州都督諸葛誕起兵討昭昭攻殺之昭爲相國封晉公加九錫不受○吳帝亮親政數出中書視大帝時曰事嘗食生梅素蜜蜜中有鼠矢召藏吏問曰黃門從爾求蜜邪吏曰句求不敢與黃門不服令破鼠矢矢中燥因大笑曰若失先在蜜中中外俱濕今外濕內燥必黃門所爲也詰之果服左右驚慄太將軍孫綝

史略卷五

九

以其多所難問稱疾不朝以兵圍宮廢帝爲會稽王迎立琅邪王休休立以綝爲丞相綝又無禮於新君遂被誅○魏帝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譟出欲誅昭昭之黨賈充入與帝戰成濟抽戈刺帝殞于車下追廢爲庶人在位七年改元者二曰正元甘露昭迎立常道鄉公是爲元皇帝

魏元皇帝初名璜燕王宇之子操之孫也年十五即位改名奐○蜀姜維屢伐魏司馬昭患之遣鄧艾鍾會將兵伐蜀會從斜谷駱谷子午谷趨漢中艾自狄道趨甘松沓中以綴姜維維聞會已入漢中引兵從沓中還艾追躡之大戰維敗走還守劍閣以拒會艾進至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艾以糧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

史略卷五

十

攀水緣崖魚貫而進至江油以書誘蜀將諸葛瞻瞻斬其使列陳綿竹以待艾大破之斬瞻艾至成都蜀漢帝出降魏封爲安樂公自先主昭烈帝蜀至後主禪凡四十二年漢亡○蜀司馬懿曰景皇帝兄子烏程侯皓立主昭率子炎嗣魏帝在位六年改元者二曰景元咸熙遂禪于炎封爲陳留王後卒晉人

謚之曰元魏自文帝至是九五世四十六年而亡

西晉

西晉世祖武皇帝姓司馬名炎河內人昭之子懿之孫也昭為晉王議立世子議者以炎髮立委地手垂過膝非人臣之相遂立已而嗣為上即帝位追尊懿為宣皇帝師為景皇帝昭為文皇帝大封宗室晉有滅吳之志以

史略卷五

十一

羊祜都督荊州事具以陸抗都督諸軍祜與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祜與之成藥抗即服之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祜務修德政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掩襲抗亦告其邊戍各保分境而已母求細利時吳帝皓不修德政而欲兼并使術士筮取天下對曰壽十歲青蓋當入洛陽蓋謂銜璧之事而皓不悟用諸將謀數侵盜晉

邊抗諫不聽抗卒祜請伐吳議者多不同祜歎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七八惟杜預張華贊其計祜病求入朝面陳晉帝欲使祜卧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臣行但平吳之後當勞聖慮耳祜卒以杜預為鎮南大將軍督荊州軍事具帝皓淫虐日甚預表請速征之表至張華適與帝基即推基歛手贊其決帝許之山濤告之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

史略卷五

十二

為外懼豈非算乎時濤為吏部尚書濤昔在魏晉之間與嵇康阮籍籍兄子咸向秀王戎劉伶相友號竹林七賢時崇尚老莊虛無之學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士大夫皆慕效之謂之放達惟濤仍留意世事至是典選甄拔人物各為題目而奏之時以稱之為山公啓事○晉大舉伐吳杜預出江陵王濬下巴蜀吳人於江殲要害處並以鐵鎖橫江

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逆拒舟艦
濬作大筏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錐輒著筏
而去又作大炬灌以麻油遇鎖燒之演史融液
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遂先克上流諸郡預遣
人率奇兵夜渡吳將懼曰此來諸軍乃飛渡
江也預分兵與濬合攻武昌降之預謂兵威
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無復著
手處也遂指授群帥方略徑造建業濬戎卒
八萬方舟百里舉帆直指建業鼓譟入石頭
城吳帝皓面縛輿櫬降封歸命侯遂符庚子
青蓋入洛之讖自太帝至是四世稱帝有兄
十二年亡遯孫策定江東以來通八十餘年
晉伐魏十有六年至太康元年而滅吳又十
年帝崩帝初即位嘗焚雉頭裘於殿極殿前
以示儉既而後縱後宮數千常乘羊車宮人
插竹葉于門灑鹽以待之羊車所至即留酣

史略卷五

十三

屠

安與群臣語未嘗有經國遠謀自吳既平謂
天下無事盡去州郡武備山濤獨憂之漢魏
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塞內諸郡郭欽嘗
上疏謂宜及平吳之威漸徙內郡雜胡於邊
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帝不
聽卒為天下患帝在位改元者三曰泰始咸
寧大康太子立是為孝惠皇帝
孝惠皇帝名東性不慧為太子時納妃賈氏
充之女多權詐衛瑾嘗侍武帝陽醉跪于前
以手撫床曰此座可惜武帝悟密封尚書疑
事令太子決之賈氏大懼召外人具草直對
令太子自寫武帝悅得不廢至是即位賈氏
為皇后預政皇太后楊氏乃帝母楊后之從
妹父駿為太傅賈后殺駿而廢太后殺太宰
汝南王亮殺太保衛瑾殺楚王瑋以眾望用
張華裴頠王戎管輅要華盡忠帝室有雉凶

史略卷五

姑

險猶知敬重與顧同心輔政數年之間雖暗主在上而朝野安靜戎與時浮沈無所匡救性復貪吝由園遍天下執牙籌晝夜會計家有好李恐人得其種常鑽其核凡所賞拔專事虛名阮咸之子瞻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異同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遂辟之時號三語掾是時王衍樂廣皆善清談衍神清明秀少時山濤見之曰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衍弟澄及阮咸咸從子脩胡毋輔之謝鯤畢卓等皆以任放爲達醉裸不以爲非比舍郎釀熟卓夜至甕間盜飲爲守者所縛旦視之畢吏部也樂廣聞而咲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初魏時何晏等立論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衍等愛重之裴頠著崇有論不能救。太子適非賈后所生后

廢殺之征西大將軍趙王倫矯詔勒兵入宮廢后殺之殺張華裴頠倫爲相國淮南王允率兵討倫不克死倫殺衛尉石崇崇有愛妾綠珠倫嬖人孫秀求之不與秀誣崇奉允爲亂收之崇曰奴輩利吾財耳遂被殺倫自加九錫逼帝禪位黨與皆爲卿相奴卒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語曰貂不足狗尾續齊王冏鎮許昌成都王穎鎮鄴河間王顥鎮關中各舉兵討倫倫伏誅冏輔政驕奢擅權顥使長沙王乂殺之穎亦恃功驕奢已而與顥舉兵反乂奉帝及穎戰穎將陸機戰敗被收歎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與弟雲皆爲穎所殺機雲皆陸抗子也穎進兵入京師爲丞相已而還鄴顥表穎爲皇太弟東海王越奉帝命征穎穎遣兵拒戰於湯陰乘輿敗績侍中嵇紹以身衛帝被殺血濺帝衣穎迎帝入

鄴左右欲浣帝衣帝曰穢侍中血勿浣也穎
奉帝還洛顯將張方在洛遷帝於長安顯廢
大弟穎更立豫章王熾爲大弟東海王越發
兵西入長安奉還洛帝以越輔政成都王穎
先據洛陽已而奔長安又自武關奔新野遂
北濟河收故將士爲頓丘太守所執時范陽
王虓據鄴送穎於虓未幾被殺○帝食麵中
毒而崩或曰東海王越鳩之也帝昏愚天下

史略卷五

大饑帝曰何不食肉麋華林園聞蛙鳴帝曰
彼鳴者爲官乎爲私乎左右戲之曰在官地
者爲官在私地者爲私方賈氏專政時人知
將亂索靖指洛陽宮門銅駝嘆曰會見汝在
荆棘中耳趙王倫亂後諸王迭相殘滅天下
大亂劉淵興于左國城淵故南匈奴之後匈
奴由漢魏以來臣中國其先世自以漢甥冒
漢姓父豹爲左部帥生淵幼而雋異傳習經

史嘗曰吾耻隨陸無武遇高帝而不能建封
侯之業終灌無文遇文帝而不能與庠序之
教豈不惜哉於是兼學武事姿貌冠偉初爲
侍子在洛豹死武帝以淵代爲五部帥旣而
爲北部都尉五部豪傑多歸之及帝世以爲
五部大都督成都王穎表爲左賢王嘗使將
兵在鄴淵子聰亦驍勇絕人博涉經史善屬
文彎弓三百斤淵從祖宣曰漢亡以來我單

史略卷五

于徒有虛號無復尺土自餘王侯降同編戶
今吾衆雖衰猶二萬柰何斂手受役奄過百
年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左賢王英武
超世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也乃相與謀推
之淵說穎請歸帥五部來助旣至左國城宣
等推爲大單于二旬間衆五萬都離石胡晉
歸之者愈衆乃建國號曰漢稱漢王淵有族
子曜生而眉白目有赤光幼聰慧有膽量亦

好讀書屬文射能洞鐵七寸至是為淵將○
巴西氏李特初以流民入蜀旬月眾二萬據
廣漢進破成都為刺史羅尚所敗斬其首第
流代領其族勢復盛流死弟雄代攻走羅尚
入成都至是自稱成都王鮮卑慕容廆自武
帝時已為寇既而降以為鮮卑都督廆生皝
自遼東徙居徙河又徙大棘城及帝世慕容
部愈盛○鮮卑索頭拓跋氏先是有質子在

史略卷五

十九

晉武帝遣歸既而拓跋力微又遣其子入貢
力微死子悉祿官立及帝世索頭分國為三
部一居去谷之北祿官自統之一居代郡參
合陂之北使兄子猗也中之一居定襄之盛
樂故城使猗也倚廬統之晉人附者稍眾猗
也渡漠北巡西略諸國降附者三十餘國拓
跋氏之盛始於此夷狄亂華之禍皆萌蘖於
漢魏晉間至帝之世乘中國大亂始四起帝

在位十七年改元者五曰元康永康大安永
興光熙大弟立是為孝懷皇帝

孝懷皇帝名熾當惠帝之十五年武帝子二
十五人兄弟相屠之餘存者三人而已熾其
一也素好學故立為大弟至是即位○成都
王李雄稱帝國號成○漢主劉淵稱帝徙都
平陽遣其子聰及石勒等攻晉內郡以至洛
陽勒武鄉羯人也先是嘗至洛陽倚上東門

史略卷五

二十

長嘯王衍識其有異後為寇已而從漢○漢
主淵卒子和立聰弒而代之○大傅東海王
越遣兵入宿衛仍遣使以羽檄徵天下兵入
援越自帥兵討石勒卒于軍勒追敗越軍執
大尉王衍等衍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勒
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可存乎
或曰彼皆晉之王公終不為吾用勒曰雖然
要不可加以鋒刃夜使人排牆殺之○漢主

聰遣呼延晏將兵攻洛陽劉曜王彌石勒皆會遂陷洛陽執帝送平陽尋被殺帝在位五年改元者一曰永嘉秦王立於長安是為孝愍皇帝

孝愍皇帝名業吳王晏之子武帝孫也封秦王洛陽既陷荀藩奉王趨許昌時年十二已而索綝迎入雍州刺史賈疋等奉為皇太子建行臺盜殺疋麴允領雍州懷帝凶問至王

史略卷五

北

即位於長安○石勒遣石虎攻鄴陷而擄之漢虜寇長安麴允索綝屢敗之未幾漢兵連陷諸郡逼長安先陷外城麴允索綝退守小城內外斷絕城中饑甚帝出降漢將劉曜送平陽聰享群臣命帝著青衣行酒洗爵又使執蓋後遇害帝在位四年改元者一曰建興西晉自武帝至是五十二年琅邪王立於建業是為中宗元皇帝

東晉

中宗元皇帝名睿琅邪王宙之孫也宣帝懿生宙宙生觀或曰睿母實與琅邪小吏牛金通而生非也嗣觀為王於惠懷為再從兄弟懷帝時睿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建業睿以王導為謀主每事咨焉睿名論素輕吳人初不附導勸用諸名勝顧榮賀循紀瞻等為掾屬撫綏新舊江東歸心焉後又

史略卷五

北

得庾亮下壺等百餘人謂之百六掾桓彝避亂過江見睿微弱憂之既而見導退謂周顗曰江左有管夷吾吾無憂矣諸名士遊宴新亭顗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因相視流涕道曰當戮力王室共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邪愍帝以睿為左丞相范陽祖逖少有大志嘗與劉琨同寢中夜聞鷄聲蹴琨起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

是南渡請兵於睿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爲豫州刺史與兵千人不給鎧凱伏逃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後濟者有如此江愍帝又以睿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長安陷睿出師露次移檄北征實不行群臣勸即晉王位明年遂即皇帝位○大尉劉琨死初琨與祖逖齊名琨謂人曰常恐祖生先吾著鞭懷恐時爲并州刺史琨出軍長

史略卷五

廿四

年

拜爲將軍不受在懷帝世自稱略陽公至是降于趙主曜○晉豫州刺史祖逖卒初逖取譙城進屯雍丘後趙鎮戍歸逖者甚衆逖與將士同甘苦勸課農桑撫納新附帝以戴淵爲將軍來督諸軍事逖以已剪荆棘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又聞王敦與朝廷構隙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卒豫州士女若喪父母○鮮卑慕容廆

史略卷五

廿四

廿四

子六脩使六脩拜其弟不從而去大怒討之
兵敗而遇弒猗也之子普根討滅六脩而自
立尋卒國人立猗廬弟之子鬱律至是猗也
之妻殺鬱律而立其子賀儻鬱律子什翼犍
在襁褓母匿之袴下得不殺○晉荊州刺史
王敦反初帝之始鎮江東也敦與從弟導同
心翼戴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群從
子弟布列顯要時人語曰王與馬共天下敦

史略卷五

十九行

先領楊州刺史都督征討諸軍進爲鎮東大
將軍都督江楊荆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
刺史尋領荊州恃功驕恣帝畏惡之乃引劉
隗刁協爲腹心稍抑損王氏權導亦漸見疎
外敦叅軍錢鳳等凶狡知敦有異志陰爲畫
策至是敦遂舉兵武昌以誅劉隗刁協爲名
隗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導率宗族每旦
詣臺待罪周顗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

累卿顗不顧入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
絀其言顗醉而出導又呼顗不與言顧左右
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帝後
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導不知恨之帝召見
導導稽首曰亂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
近出臣族帝蹠而執其手曰茂弘方寄卿以
百里之命以爲前鋒大都督敦至石頭城據
之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協隗等分道出

史略卷五

廿六

戰大敗而還帝令百官詣石頭城見敦敦殺
周顗導不救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顗表執之
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
之間負此良交敦不朝而去還武昌帝憂憤
成疾而崩在位五年改元者三曰建武大興
永昌太子立是爲肅宗明皇帝
肅宗明皇帝名紹幼而聰慧嘗有使者從長
安來元帝問紹曰長安與日近紹曰長安近

但聞人從長安來不聞人從日邊來元帝奇其志一日與群臣語及之復以問紹紹曰日近元帝愕然曰何異間者之言邪紹曰舉頭見日不見長安元帝益奇之及長仁孝喜文辭善武藝好賢禮士受規諫與庾亮溫嶠等為布衣之交敦在石頭以其有勇略欲誣以不孝而廢之賴嶠等衆論沮其謀至是即位敦謀篡位移屯姑熟自領揚州○以王導

史略卷五

其

為司徒加大都督諸軍討敦敦復反發兵而病使郭璞卜筮之璞曰明公起事禍必不久敦大怒曰卿壽幾何璞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斬之帝自出覘敦軍敦晝夢日環其營驚悟曰黃鬚鮮卑兒來邪帝母鮮卑出也亟遣人追之不及帝即諸軍出屯南皇堂夜募壯士渡水掩敦兄王含軍大破之敦聞含敗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因作勢起欲自

行困乏復卧尋卒敦黨悉平發敦屍斬之有司奏罪王氏兄弟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將十世宥之悉無所問○以陶侃都督荆湘等州諸軍事侃少孤貧孝廉范逵過之侃母湛氏截髮賣為酒食逵薦侃遂知名初為荆湘都督劉弘所用討義陽叛蠻張昌又討破江夏太守為荊州刺史王敦疾之右遷廣州

史略卷五

其

刺史侃在州朝運百甓音力切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故習勞耳至是復鎮荊州士女相慶侃性聰敏恭勤嘗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衆人當惜分陰取諸參佐酒器蒲博具悉投於江曰樗樗蒲者牧猪奴戲耳嘗造船籍竹頭木屑而掌之後正會雪霽地濕以木屑布地及後有征蜀之師得侃竹頭作釘裝船其綜理微密類此○帝

崩在位三年改元者一曰大寧太子立是為顯宗成皇帝

顯宗成皇帝名衍母庾氏五歲即位司徒導與帝舅中書令庾亮輔政太后臨朝○歷陽內史蘇峻反峻前守臨淮於王敦再犯關時入衛有功威望漸著及在歷陽卒銳器精志輕朝廷招納亡命庾亮修石頭城以備之建請徵峻為大司農峻舉兵陷姑孰尚書令卞

史略卷五

十一

壺督軍與峻力戰死二子隨之亦赴敵死母撫其屍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何恨庾亮出奔峻兵犯關陶侃溫嶠入討峻斬之○後趙主石勒大破趙兵獲趙主劉曜曜與勒連攻戰互勝負曜攻後趙金墪城勒自將救之戰于洛陽趙兵大潰曜醉墮馬為勒獲歸殺之前趙亡晉驃騎將軍溫嶠卒嶠初為劉琨所遣使江東母不欲嶠從而去既至不復

晉書

史略卷五

三十一

得歸北終身以為恨嶠盡心晉室敦峻之平皆嶠力○後趙石勒稱天王尋稱帝嘗太饗群臣問曰朕可方古何主或曰過於漢高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大過若遇高帝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耳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勒雖不學好使人讀書而聽之時以其意論得失聞者悅服嘗聽讀漢書至鄒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張良諫乃曰賴有此耳後遣使修好于晉晉焚其幣勒卒子弘立○晉大尉陶侃卒侃都督八州威名赫然或謂侃嘗夢生八翼上天門至八重折左翼而下力能跋扈每思折翼之夢輒自制左軍四十一年明毅善斷人不能欺自南陵至

白帝數千里路不拾遺○後趙石虎弑其主弘而自立為趙天王殺勒種無遺○成改國號曰漢李雄以兄子班為太子雄卒班立雄子越弑班而立其弟期期忌雄弟漢王壽威名使出屯于外壽還襲弑期而自立○代王什翼犍立先是代王賀犍卒弟紇那嗣紇那出奔鬱律于翳槐立紇那復還翳槐奔趙趙納翳槐于代翳槐臨卒命諸大人立弟什翼犍自倚盧死國多內難部落離散什翼犍雄勇有智略能修祖業始制百官號令明白政事清簡百姓安之於是東自濊貊西及破落那南距陰山北盡沙漠率皆歸服有眾數十萬人拓跋氏自是愈大○晉丞相王導卒初帝即位冲弟每見導必拜既冠猶然委政於導導以門地辟王述為掾述未知名人謂之癡既見問江東米價述張目不答導曰王掾

三七

史略卷五

北一

方

不癡導乃發言一坐莫不贊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導性寬厚所委任諸將多不奉法大臣患之庾亮欲起兵廢導或勸導密備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元規若來吾便角巾歸第復何懼哉亮雖居外鎮而選執朝權擢上流擁強兵趨勢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嘗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汙人導簡素寡欲善因事就功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輔相三世倉無儲穀衣不重帛○晉司空庾亮卒初蘇峻之亂亮激之也峻平亮泥首謝罪求外鎮自效後都督江荆等州諸軍事辟庾浩參軍浩與褚裒皆識度清遠善談老易擅名江東而浩尤為風流所宗亮欲開復中原上疏請率大眾移鎮石城遣諸軍羅布江河為伐趙之規蔡謨曰不能以大江禦蘇峻安能以沔

三七

史略卷五

北二

水禦石虎乃詔亮不聽移鎮至是卒于武昌
○晉封慕容皝為燕王自皝父為遼東公立
皝為世子雄毅多權略喜經術庾卒皝立其
下勸稱王皝使請于晉遂封之帝在位十八
年頗有勤儉之德改元者二咸和咸康崩二
子丕奕在襁褓帝母弟琅邪王立是為康皇
帝

康皇帝名岳成帝臨崩以岳為似遂即位○

東略卷五

都督荆江等州軍事庾翼為人慷慨喜功名
不尚浮華殷浩才名冠世翼弗之重曰此輩
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徐議其任耳時人
擬浩管葛伺其出處以下興亡曰深源不出
當如蒼生何翼請浩為司馬不應翼以王夷
甫嘲之琅邪內史桓溫豪爽有風采翼嘗薦
之曰英雄之才宜委以方召之任至是翼以
滅胡貳蜀為已任欲悉眾北伐移鎮襄陽詔

翼都督征討諸軍翼以溫為前鋒督○漢主
李壽卒子勢立○帝在位三年崩改元者一
曰建元太子立是為孝宗穆皇帝

孝宗穆皇帝名聃三歲即位會稽王昱輔政
○庾亮卒以桓溫都督荆梁等州軍事翼初
表其子領荊州何充曰荆楚國之西門豈可
以白面少年當之桓溫英略過人西任無出
溫者丹陽尹劉惔談知溫有不臣之志謂昱

東略卷五

曰溫不可使居形勝地昱不聽竟以溫代翼
漢主李勢驕淫不恤國事桓溫帥師伐漢拜
表即行進至成都勢降送建康漢亡○燕主
慕容皝卒子儁立○趙天王石虎稱帝尋卒
子世立其兄遵弑之而自立趙亂晉征討都
督褚裒表請伐趙朝野以為中原指期可復
裒謨獨以為莫若度德量力經營分表恐憂
及朝廷裒遣將果敗沒○趙蒲洪遣使降晉

洪事趙累世至是石閔言於趙主遵曰蒲洪人傑也今鎮關中恐秦雍非國家有遵罷洪都督洪怒歸枋方頭遂通于晉○涼州張華自稱涼王初惠帝之世張軌為涼州刺史威著西土懷帝陷沒軌遣兵助愍帝於長安帝以軌為涼州牧西平公軌卒子寔立寔為妖賊所殺弟茂立趙主劉曜擊茂降趙茂卒寔之子駿立茂臨終語駿必奉晉不可失

史略卷五

北

駿雖復臣於後趙石勒耻之成帝時假道於蜀以通晉駿卒子重華立晉遣使仍拜西平公重華自為王○後趙石鑒弑其主遵而自立石閔又幽鑒殺之而自立改國號曰魏殺虎三十八孫盡滅石氏閔姓冉為石氏所養至是復其姓後為燕所破執而殺之○蒲洪自稱三秦王改姓符洪先擒趙將麻秋不殺而用其言因宴為秋所鳩子健斬秋代領洪

三

史略卷五

十

用

衆健入長安自稱秦天王已而稱帝○燕王儁稱帝○趙姚襄歸晉而復叛襄父弋仲南安赤亭羌酋也懷帝末戎夏疆負隨之者數萬自稱扶風公其後復於前趙劉曜又事後趙石勒石虎虎甚重之以為冠軍大將軍虎死趙亂至冉閔滅趙弋仲遣使降晉弋仲卒襄率其衆來晉詔襄屯譙城後屯歷陽揚豫等州都督殷浩在壽春惡襄強盛遣將襲之為襄所斬先是朝廷聞中原大亂後謀進取浩受任連年北伐無功至是率諸軍再舉襄伏甲邀之浩至山桑襄縱擊浩大敗走○涼張重華卒子曜靈立其下廢之而立張祚○晉桓溫因殷浩之敗請廢浩兒為庶人朝廷初以浩抗溫浩廢自此内外大權一歸溫矣浩雖愁怨不形辭色嘗書空作咄咄怪事字久之郝超勸溫廢浩令僕以書告之浩欣然

答書慮有誤開閉十數竟達空函溫大怒遂
絕卒於謫所○桓溫帥師伐秦大敗秦兵于
藍田轉戰至霸上秦主苻健閉長安小城自
守三輔皆來降溫撫諭居民使安堵民爭持
牛酒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
不圖今日復覩官軍北海王猛字景略儻
有大志隱居華陰聞溫入關被褐謁之捫虱
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猛曰吾

史略卷五

少

奉命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
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
不度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默然
無以應溫與秦兵戰于白鹿原不利秦人清
野溫軍乏食欲與苻健還猛不就○秦主苻
卒子生立○涼張祚淫虐被弑重華之子玄
覲立○姚襄降于燕北據許昌又攻洛陽桓
溫督諸軍討襄進至河上與寮屬登平乘樓

北望中原歎曰使神州陸沉百年王莫有諸
人不得不任其責至伊水襄戰連敗而走溫
屯金墉謁諸陵置鎮戍而還襄將西圖關中
秦遣兵拒擊斬襄襄弟萇以衆降秦○秦苻
堅弑其君生自立爲秦天王有薦王猛於堅
者一見如舊自謂如玄德之於孔明一歲中
五遷官舉異才修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秦民
大悅○燕主慕容儁卒子暉立晉桓溫以謝

史略卷五

九

安爲征西司馬安少有重名前後徵辟皆不
就士大夫相謂曰安石不出如蒼生何年四
十餘乃出○帝在位十七年崩改元者二曰
永和升平無嗣成帝子琅邪王立是爲哀皇
帝

哀皇帝名丕即位二年而寢疾又一年而崩
改元者二曰隆和興寧弟琅邪王立是爲廢
帝海西公

廢帝海西公名奕成帝之弟子也既即位以
會稽王昱為丞相○桓溫自哀帝時為大司
馬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加楊州牧移
鎮姑孰以郝超為參軍王珣為主簿人語曰
鬚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燕人
攻陷洛陽戍將死之溫帥師伐燕戰于枋頭
大敗而還○燕慕容垂既擊破晉軍威名日
盛燕主忌之垂奔秦○秦王猛督諸軍伐燕
遂圍鄴秦王符堅入鄴執燕主慕容暉以歸
○晉桓溫陰蓄不臣之志嘗撫枕歎曰男子
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欲先立功還
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郝超勸溫行
伊霍之事以立大威權溫遂入朝白太后廢
帝在位六年改元者一曰大和會稽王立是
為簡文皇帝
簡文皇帝名昱元帝子也清虛寡欲尤善玄

言桓溫迎即位九閱月而不豫急召桓溫入
輔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溫望帝臨終禪
位否即居攝不副所望時謝安王坦之在朝
溫疑坦之安沮其事心甚銜之帝在位改元
者一曰咸安太子立是為烈宗孝武皇帝○
烈宗孝武皇帝名昌明年十歲即位○桓溫
來朝詔謝安王坦之迎于新亭都下洵洵云
欲誅王謝因移晉祚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
溫既至百官拜于道側溫大陳兵衛延見朝
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謂
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
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命撤之
與安笑語移日郝超卧帳中聽其言風動帳
開安笑曰郝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溫有疾還
姑孰疾篤諷求九錫安坦之故緩其事尋卒
○秦丞相王猛卒秦王堅哭之曰天不欲使

吾平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猛臨終謂堅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慕容氏也而羞也排氏我之仇敵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安社稷○涼降于秦先是張玄靚之叔父天錫弒玄靚而自立天錫荒于酒色政亂秦伐之兵至姑臧天錫面縛出送長安○代王拓跋什翼犍世子寔早卒繼嗣未定庶長子遂殺其諸弟併殺什翼犍會秦兵擊伐部衆逃潰國中史略卷五大亂秦王苻堅分代爲二部自河以東屬代南部大人劉庫仁自河以西屬匈奴劉衛辰使統其衆代世子寔之子珪尚舅母賀氏以珪走依賀訥已而依庫仁庫仁奉珪恩勤不以廢興易意晉以秦人強盛爲憂詔求良將可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玄應詔郗超歎之曰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玄才不負所

舉吾嘗見其使才雖履履間未嘗不得其任玄鎮廣陵得劉牢之等爲參軍戰無不捷號北府兵敵人畏之○秦遣兵分道寇晉陷諸郡執襄陽刺史朱序以歸已而議大舉或謂晉有長江之險堅曰以吾之衆投鞭於江可斷其流時中外皆諫惟慕容垂姚萇欲乘其釁勸之南伐堅遂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晉以謝石爲征討大都督謝玄爲前鋒都督督衆八萬拒之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趨洛澗直渡水擊秦前鋒梁成斬之石等水陸繼進堅登壽陽城望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草木皆以爲晉兵憮然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陳玄使人謂曰移陣小却使我兵得渡以決勝負可乎堅欲聽晉兵半渡蹙之麾兵使却秦兵退不可復止朱序在陣後呼曰秦兵敗矣遂潰玄等乘勝追擊秦

兵大敗走者關中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至堅
復領還長安○慕容垂叛秦起於河內自稱
燕王○姚萇叛秦起於北地自稱秦王是爲
後秦○慕容冲叛秦起兵平陽稱帝是爲西
燕而燕攻長安秦王苻堅出奔後秦王萇執
而弑之○晉太保謝安卒安文雅過王導有
德量方秦寇至朝野震動安夷然圍碁賭墅
捷書至安方與客碁覽畢實坐側無喜色萇

史略卷五

慕容問之徐曰小兒輩已遂破賊客去安入
戶喜甚不覺屐齒折其矯情鎮物如此○秦
王苻堅之子丕稱帝于晉陽○拓跋珪復立
爲代王先是劉庫仁爲其下所殺弟頭眷代
領其衆庫仁之子顯殺頭眷而自立又欲假
珪珪奔賀蘭部依其舅諸部大人推珪爲主
遂即王位徙居盛樂後改稱魏○燕王垂稱
帝于中山○西燕人弑其主冲立段隨又殺

隨立慕容忠又殺忠立慕容永永擊秦主苻
丕丕敗南走爲晉將軍邀擊殺之慕容永稱
帝於長子秦疏族苻登稱帝於南安○後秦
姚萇先是已入長安稱帝苻登引兵數與後
秦戰互有勝負○後秦主姚萇卒子興立擊
登殺之○燕主垂擊西燕拔長子殺西燕主
永○燕卒垂卒子寶立○自苻堅之敗中原
大亂其大者慕容氏姚氏迭舉大號其乘時

史略卷五

而起如秦故臣呂光據源州稱涼天王鮮卑
乞伏國仁據隴右稱西秦王國仁卒弟乾歸
繼之後又有鮮卑秃髮烏孤起河西號南涼
○晉自敗秦以後江左無事會稽王導子爲
政帝嗜酒流連而已長星見帝舉酒向之曰
長星勸汝一杯酒世豈有萬年天子邪張貴
人年三十寵冠後宮醉中戲之曰汝以年亦
當廢矣貴人使婢蒙其面弑之在位二十

五年改元若二曰寧康大元太子立是為安
皇帝

安皇帝名德宗幼不慧口不能言寒暑飢飽
不辨飲食寢興皆非已出既即位會稽王以
大傅輔政○魏王拓跋珪連歲攻燕進圍中
山燕王慕容寶出奔後為其下所弑○燕慕
容祥稱帝慕容麟襲殺祥而自立魏王珪破
麟走之麟奔慕容德為德所殺德往據廣固

史略卷五

後稱帝是為南燕○燕慕容盛稱帝於龍城
是為北燕○魏王珪稱帝都平城○涼段業
稱涼王據張掖是為北涼○晉會稽王導子
專以政事委世子元顯晉政亂東土騷然於
賊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島出作亂劉裕因
討恩有功而起○北梁沮渠蒙遜弑段業而
自立蒙遜匈奴之種也後遷姑臧○涼王呂
光卒子紹立庶兄纂弑而代之呂超又弑纂

史略卷五

而立其兄隆隆後降秦而涼亡○隴西李嵩
據敦煌是為西涼後徙酒泉○柔然起於漠
北奪高車之地而居之吞併諸部士馬繁盛
雄於北方其地西至焉耆東接朝鮮南臨大
漠旁小國皆羈屬與魏為敵○晉盜孫恩數
為劉裕等所敗赴海死其黨盧循徐道覆復
起○晉桓玄反初玄嗣父溫為南郡公其
才地以雄豪自處嘗守義興歎曰父為九州
伯兒為五湖長棄官歸國後為江州刺史尋
都督荆江等八州軍事據江陵至是舉兵入
建康元顯又殺導子玄為相國封楚王加
九錫已而迫帝禪位劉裕起兵於京口討玄
與玄兵戰大敗之玄出走斬首於江陵帝復
位劉裕鎮京口○奉赫連勃勃叛秦據朔方
自稱大夏天王勃勃故匈奴劉衛辰之子也
○晉伐南燕先是南燕主慕容德卒兄子超

立侵略晉邊劉裕抗表伐之○北燕爲其臣馮跋所滅先是北燕主盛爲其下所弑叔父熙立跋得罪於熙弑之而立熙之養子高雲未幾又弑雲而自立○魏王殺人之夫而納其妻與之生子紹亮狼無賴弑珪齊王嗣殺紹而立珪謚道武皇帝廟號烈祖○晉劉裕拔廣固執慕容超送建康斬之南燕亡○盧循乘劉裕北伐出自番禺直下襲建康劉裕被徵急還諸軍力戰循乃退裕追破之循走交州爲刺史所敗斬首送建康○西秦乞伏乾歸爲其下所弑子熾盤立○西秦襲滅南涼先是南涼王禿髮烏孤卒弟利鹿孤立卒弟傉檀立至是爲乞伏熾盤所襲以傉檀歸殺之南涼亡○後秦主姚興卒子泓立晉大尉劉裕伐之發彭城由洛陽道武關潼關入長安泓敗出降送建康斬之後秦亡○夏主

勃勃聞裕伐秦曰裕必取關中然不能久留若以子弟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至是三秦父老聞裕將還詣門流涕曰殘民不霑主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人人相賀公捨此欲何之乎裕還彭城勃勃陷長安稱帝歸統萬○晉以裕爲相國宋公加九錫裕以識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乃使人縊晉帝弑之帝在位二十三年改元者二曰隆安義熙義熙元年至十四年則劉裕爲政之日也弟琅邪王立是爲恭皇帝恭皇帝名德文即位之明年劉裕進爵爲宋王自彭城移鎮壽陽又明年裕還建康帝在位改元者一曰元熙禪位于裕已而彼弑東晉自元皇帝至是凡十一世一百五年西晉東晉通一百五十六年而亡歷代十八史略卷第五

歷代十八史略卷第六

南北朝

南朝自晉以傳之宋宋傳之齊齊傳梁梁傳陳北朝自諸國併於魏魏後分為西魏東魏東魏傳北齊西魏傳後周後周併北齊而傳之隋隋滅陳然多南北混為一今以南為提頭而附北於其間

宋

宋高祖武皇帝姓劉氏名裕彭城人也相傳為漢楚元王交之後裕生而母死父僞居京口將棄之從母救而乳之及長勇健有大志僅識字小字寄奴嘗行遇大蛇擊傷之後至其所見有群兒搏藥裕問何為答曰吾玉為劉寄奴所傷裕曰何不殺之兒曰寄奴王者不死裕叱之即散不見初參劉牢之軍事嘗

道規賊遇賊數千人裕奮長刀獨驅之衆軍因乘勢進擊大破之裕由是知名其後為將相二十餘年誅桓玄平孫恩盧循滅南燕後秦卒受晉禪○西涼李暠卒謚曰武昭王子歆立數年至是為北涼沮渠蒙遜誘與戰殺之西涼亡○宋帝在位二年改元者一曰永初殂太子立是為廢帝營陽王○廢帝營陽王名義符年十七即位居喪無禮遊戲無度○魏帝嗣祖謚明元皇帝廟號太宗子肅立○宋帝在位二年改元者一曰景平徐羨之傳亮謝晦廢而弒之宜都王立是為太祖文皇帝○文皇帝名義隆素有令望少帝廢迎入即位○夏王勃勃祖子昌立晉徵士陶潛卒潛字淵明尋陽人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嘗為彭澤令八十日郡督郵至吏白應東帶見之潛歎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

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著五柳先生傳徵不就自以先世為晉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至是終世號靖節先生○魏恭與夏戰至是執其主昌以歸○夏赫連定稱帝於平涼西秦主乞伏熾盟卒子暮末立○燕王馮跋狙弟弘立○夏主定擊西秦以暮末歸殺之西秦亡定又擊北涼欲奪其地吐谷渾襲其軍執定送魏夏亡吐谷渾者慕容氏之別種也○北涼沮渠蒙遜卒子牧捷立○宋謝靈運以罪誅靈運好為山澤之遊從者數百人伐木開徑百姓驚擾或表其有異志為臨川內史有司糾之彼收靈運與兵逃逸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曾連耻追討擒之徙廣州已而棄市○魏伐燕馮弘奔高麗而被殺燕亡○魏伐涼姑臧潰牧捷降後被殺北涼亡魏殺其司徒崔浩浩自明元

時已為謀臣輒有功信道士寇謙之勸魏帝崇奉立天師道場而最惡佛法誅沙門毀佛像佛書帝命浩修國史書魏先世事皆詳實刊石立之衢路北人忿恚譖浩暴揚國惡魏帝大怒遂按誅之夷其族○宋魏連年互相侵伐王玄謨勸宋大舉沈慶之諫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欲伐國奈何與白面書生謀之宋竟遣玄謨出師取碣磧進圍滑臺先是魏帝聞宋取河南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今天時向熱姑飲戍北歸候河水合以鐵騎蹂之至冬魏帝自持渡河眾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天地玄謨懼去魏人追擊玄謨敗走魏帝引兵南下直至瓜步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民皆荷檐而立宋帝登石頭城北望歎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道濟立功前朝老於用兵先是以讒被收目光如

炬脫憤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既誅魏人聞之喜曰吳子輩不足復憚至是長驅無能禦者宋人或欲斬玄謨沈慶之止之曰佛狸威震天下倥傯百萬豈玄謨所能當殺戰將以自弱非計也魏師還殺掠不可勝計丁壯者斬截嬰兒質梨上盤舞所過赤地春燕歸巢於林木自宋帝即位二十八年間號為小康至是兵革之後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

史略卷六

五

○魏中常侍宗愛諸東宮官屬多坐誅死太子晃以憂卒魏帝追悼不已愛懼弒帝後謚曰大武皇帝廟號世祖晃之子濬立計愛誅之○宋太子劭至盪囑詛事覺宋帝擬廢之劭弒帝而自立帝在位三十年改元者一曰元嘉武陵王舉兵誅劭王立是為世祖孝武皇帝

孝武皇帝名駿即位十二年殂改元者二曰

孝建曰大明太子立是為廢帝

廢帝名子業即位居喪傲惰無戚容孝武疎忌骨肉多誅殺至是尤甚○魏帝濬殂謚曰文成皇帝廟號高宗初大武經營四方國頗虛耗文成嗣以鎮靜懷集中外人心復安子弘立○宋帝畏忌諸父湘東王等幽於殿內捶曳無復人理恣為不道中外騷然宋人弒之在位二年改元者一曰景和湘東王立是

史略卷六

六

為太宗明皇帝明皇帝名彧即位八年殂改元者一曰泰始自帝之初蕭道成將兵征討有功尋鎮淮陰收養豪俊賓客始盛已而為南兗州刺史至是褚淵為右衛將軍與顧命大臣共掌機事太子立是為後廢帝後廢帝名昱明帝無子昱實嬖人李道兒之子也明帝子之殺諸王十五六人惟恐昱之不立十歲即位桂陽王休範舉兵反攻建康

蕭道成擊斬之道成爲中領軍。先是魏獻文帝弘傳位於太子宏，自稱太上皇帝，以宏幼仍總萬機。太上聽膺夙成，剛毅有斷，而好黃老浮屠之學，改常有遺世之意。其母馬太后有所幸李奕，爲太上所誅。馬太后怒，遂弑之而稱制。宋帝驕恣嗜殺，中外憂惶。蕭道成與袁粲褚淵謀廢立，粲不可。淵贊之，遂弑帝。帝在位六年，改元者一曰元徽，安成王立是

史略卷六

七

爲順皇帝

順皇帝名準，桂陽王休範子也。明帝子之至是即位，宋袁粲謀誅蕭道成，褚淵以其謀告道成。粲父子俱被殺於石頭城，百姓哀之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沈攸之亦舉兵江陵討道成，軍潰走而縊死。道成爲相國、齊公，加九錫，已而進爵爲王。宋帝在位二年，改元者一曰昇明，憚于齊泣而彈指

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家。」齊弑之而滅其族。自宋高祖至順皇帝八世，九六十年而國始亡。

齊

齊太祖高皇帝，姓蕭氏，名道成，蘭陵人也。相傳爲漢相國何之後，沉深有大量，博學能文，肩有赤誌如日月狀。宋時在軍中，久民間或言其有異相，宋疑之而不能殺也。竟代宋性

史略卷六

八

清險，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常使黃金同土價。」在位四年，殂，改元者一曰建元。太子立是爲世祖，武皇帝。

武皇帝名曠，即位十二年，殂，改元者一曰永明。太子長懋已卒，太孫立，是爲廢帝。鬱林王廢帝，鬱林王名昭業，即位一年，改元曰隆昌。西昌侯鸞弑之，新安王立，是爲廢帝。海陵王廢帝，海陵王名昭文，爲鸞所立，改元曰興鸞。

自為宣城王帝即位未四月廢而弒之宣城王自立是為高宗明皇帝

明皇帝名鸞高帝之兄子也高帝愛之過於己子而武帝之太子長懋最惡之及得志殺高武帝子孫無遺類即位五年殂改元者一曰建武太子立是為廢帝東昏侯

廢帝東昏侯名寶卷自在東宮不好學嗜戲無度既即位不接朝士惟寵信嬖倖屢誅大臣

三

宋書

九

卷

臣○魏帝宏祖在位二十七年仁孝恭儉制禮作樂蔚然有太平之風禁胡服胡語改姓元氏遷都洛陽為魏盛德之主謚曰孝文皇帝廟號高祖太子恪立○齊主昏淫狂恣所幸潘妃以金為蓮花帖地上使步之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左右川事賊臣日甚太尉陳顯達先舉兵罷建康敗死將軍崔慧景受命出討叛州還兵逼建康時南豫州刺史蕭懿將

兵在近齊帝急召入援慧景敗死以懿為尚書懿弟南雍州刺史衍使人勸懿行伊霍故事不爾亟還歷陽懿不能用竟賜死衍起兵襄陽引而東圍建康齊人弒帝而迎衍帝在位二年改元者一曰永元時南康王先已自立是為和皇帝

和皇帝名寶融東昏侯寶融起兵於江陵已而稱帝改元曰中興未及東歸齊太后稱制

三

宋書

十

以蕭衍為相國封梁公加九錫尋進爵為王齊帝至姑熟詔禪于梁即位僅一年被弒齊自高帝至是七世凡二十四年而亡

梁

梁高祖武皇帝姓蕭氏名衍齊之疎族也母張氏見蕭繡生花旁人皆不見吞之已而生衍英達有文學少時初衍鎮襄陽知齊將亂乃密修武備聚勇以萬數伐村沉檀溪積

茅如周阜兄懿死衍建牙集衆出檀溪竹木
裝艦葦之以茅事皆立辦兵起一年餘遂入
建康受禪即帝位○魏帝恪殂謚曰宣武皇
帝廟號世宗子詡立甫六歲母胡氏稱制及
魏帝既長好遊騁不親視朝而胡后亦淫亂
魏政始亂將軍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排抑
武人喧謗盈路榜大巷冠期會集屠其家彝
父子不以為意至是羽林虎賁近千人相帥
至尚書省詆罵以瓦石擊省門上下懾懼不
敢禁討遂至彝第焚其舍曳彝父子歐擊投
火中仲瑀重傷走免彝死遠近震駭胡后收
其凶強八人斬之餘不復治大赦以安之懷
朔鎮函使高歡至洛陽見張彝之死還家傾
貲以結客或問其故歡曰宿衛相率焚大臣
之第朝廷懼而不問為政如此事可知矣財
物豈可常守邪歡自先世坐法徙北邊遂習

史略卷六

十一

士良

鮮卑之俗沉深有大志與侯景等相友善以
任俠雄鄉里○魏胡太后臨朝以來嬖倖用
事政事縱弛盜賊蠭起封疆日蹙魏帝詡浸
長太后自知所為不謹務為壅蔽母子嫌隙
日深時六州大都督秀容酋長尔朱荣兵強
高歡見荣即勸舉兵清帝側會魏帝殂胡太
后鴆之也後謚曰孝明皇帝尔朱荣舉兵立
孝文之姪長樂王子攸沉胡后于河封荣太
原王還晉陽北海王顥奔梁梁立之遣將送
入洛陽子攸出奔尔朱荣渡河来救顥走死
子攸歸加荣天柱大将军荣畜不臣之志魏
帝陰謀誅荣荣入手刺之尔朱世隆與尔朱
兆立宗室長廣王曄入洛陽子攸遇弒後謚
曰孝莊皇帝世隆文以曄疎遠廢之立孝文
之姪廣陵王恭高歡起兵誅尔朱氏入洛陽
褒恭而立孝文之姪孫平陽王脩脩弒恭後

史略卷六

十二

謚曰節閔皇帝高歡爲大丞相建府於晉陽居之魏帝畏歡謀伐晉陽歡擁兵來魏帝奔長安依閔西大都督宇文泰以泰爲大丞相歡追魏帝不及遂立清河王世子善見於洛陽遷于鄴魏自道武至是一百四十九年而分爲東魏西魏○先是熒惑入南斗梁帝曰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下殿襪之及聞脩出奔慙曰虜亦應天象邪脩至長安踰半年又與泰有隙泰鳩之後謚曰孝武皇帝孝武既遇弒泰立南陽王寶炬歡與泰連年相攻戰互有勝負歡卒遺言囑其子澄曰侯景有飛揚跋扈之志非汝所能御堪敵景者惟慕容紹宗景果叛以河南降西魏未幾復附于梁梁封景爲河南王景使至梁梁群臣皆不欲納梁帝亦自謂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恐納景因以生事惟朱异力勸納之東

魏遣慕容紹宗擊景景敗南走襲梁壽春據之請命梁就以爲南豫州牧既而東魏求成於梁意欲得景景恨梁通東魏遂反於壽陽引兵南渡圍建康梁帝自即位以來江左久無事惟崇佛法屢捨身佛寺上下化之及景逼臺城援兵至者爲景所敗梁帝遣人與景盟以爲大丞相臺城受圍五月而陷景入見引就三公位梁帝神色不變謂景曰卿在軍中久母乃爲勞景不敢仰視流汗不能對景退謂人曰吾常跨鞍對陣矢石交下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憎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復見此人梁帝爲景所制飲膳亦被裁損憂憤成疾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殂在位四十八年改元者六曰天監普通大通中大通大同大清壽八十六先是太子統仁明孝儉好學有文在東宮三十年而終梁

舍嫡孫而立別子至是即位是為太宗簡文皇帝

簡文皇帝名綱在東宮十八年而後遇侯景之亂既立受制於景而已湘東王繹鎮江陵自稱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承制岳陽王譽昭明太子統之第三子也鎮襄陽與繹相攻譽遣使降于西魏以求援○東魏大將軍渤海王澄先是為其下所殺弟洋為丞相封

史略卷六

十五

齊王逼東魏帝禪位彘之謚曰孝靜皇帝東魏建國一十七年而亡○西魏立梁蕭譽為梁王西魏帝寶炬殂謚曰文皇帝太子欽立○侯景自立為漢王廢梁帝弒之尸位不及三年改元者一曰太寶景立豫章王棟已而篡位○先是始興太守陳霸先起兵討景湘東王遣王僧辯討景景篡數月而為僧辯霸先所敗亡走吳越入海為其下所斬遂尸

建康傳首江陵截其手足送於北齊湘東王立是為元皇帝

元皇帝名繹一目眇性殘忍即位于江陵自侯景之亂州郡大半入西魏蜀亦為魏有梁自巴陵以下至建康以長江為限○突厥攻柔然北齊擊突厥遷柔然是時柔然衰突厥始強大○西魏宇文泰廢其主欽而立其弟廓欽遇弒○西魏遣柱國于謹伐梁入江陵

史略卷六

十六

梁帝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乃出降或問何意焚書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尋被殺在位三年改元者一曰承聖○西魏取襄陽徙梁王譽于江陵使稱帝屯兵守之是為後梁臣于西魏王僧辯陳霸先奉晉安王稱制于建康貞陽侯淵明先是為北齊所獲至是以兵納之王僧辯奉歸建康稱帝陳霸先殺僧辯廢淵明立晉安王

是為敬皇帝

敬皇帝名方智元帝子也年十三即位陳霸先為丞相○西魏太師大冢宰安定公宇文泰卒世子覺嗣年十五宇文護輔之未幾以覺為周公○西魏帝廓禪于周廓遇弒後謚曰恭皇帝西魏建國四世二十六年而亡覺稱周天王性剛果惡護之專護弒之後謚曰孝閔皇帝立泰之長子毓○梁丞相陳霸先為相國封陳公加九錫尋進爵為王梁帝改元者二曰紹泰曰太平尸位未三年而禪于陳尋遇弒梁自高祖武帝至是四世凡五十七年而亡

陳

陳高祖武皇帝姓陳名霸先吳興人也梁武帝大同中為廣州參軍廣有亂討平之以功為將軍尋為交州司馬西江都護高要太守

督七郡諸軍屢平寇亂侯景陷臺城霸先時守始興結郡中豪傑起兵討景先取江州為川刺史引兵會諸軍卒以平景遂為將相於梁以至受禪即位三年殂改元者一曰永定子二人昌碩皆以江陵陷時沒入長安臨川王立是為世祖文皇帝

文皇帝名蒨武帝之兄子也在武帝平梁亂時已有功至是即位○周王毓稱帝○北齊

卷六

十八

帝洋盡滅元氏之族洋殂謚曰文宣皇帝○周宇文護憚周帝明敏有識量進毒弒之謚曰明皇帝毓弟邕立○北齊文宣帝之母弟常山王演廢其主殷而自立尋弒殷演立一年而殂謚曰孝昭皇帝母弟長廣王湛文廢演子百年而自立後殺百年○後梁帝營殂太子歸立○北齊帝湛傳位於太子緯自稱太上皇帝○陳帝起自難難知民疾苦性明

察儉勤在位八年殂改元者二曰天嘉曰太康大子立是為廢帝海陵王

廢帝海陵王名伯宗在位三年改元者一曰

光大為安成王頊所廢○北齊上皇湛殂謚

曰武成皇帝○陳安成王自立是為高宗宣

皇帝

宣皇帝名頊初陷入長安文帝時周人送頊

還陳至是即位周帝豈誅宇文護始親政○

三百五十五

史略卷六

九

齊

北齊後主緯多嬖寵政亂周伐齊入鄴執緯

歸殺之夷其族北齊建國五世三十年而亡

周帝豈深沉有遠識政事嚴明稱為賢主滅

齊一年而殂壽三十六謚曰武皇帝太子瑱

立○皇后楊氏后父隋公楊堅用事為上柱

國大司馬瑱自為太子時好昵近小人立未

一年傳位於子闡自稱天元皇帝驕侈彌甚

又一年而殂謚曰宣皇帝楊堅自為大丞相

進相國隋王加九錫未幾周王闡禪位於隋

尋被弑隋帝盡滅宇文氏之族周自稱帝至

是五世二十五年而亡○陳帝在位十四年

改元者一曰大建殂大子立是為後主長城

煬公

後主長城煬公名叔寶自為太子與詹事江

撻為長夜之飲即位未幾起臨春結綺望仙

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皆以沉香為之

三百五十六

史略卷六

二十

金玉珠翠為之飾珠簾寶帳服玩瑰麗近古

未有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雜植花卉帝

自居臨春閣貴妃張麗華居結綺龔孔二貴

嬪居望仙複道往來江撻為宰相不親政事

日與孔範等文士侍宴後庭謂之狎客使諸

貴嬪與客唱和其曲有玉樹後庭花等君臣

酣歌自夕達旦官官近習內外連結宗戚縱

橫貨賂公行孔範與貴嬪結為兄弟範自謂

文武才能舉朝莫及將帥微有過失即奪兵權由是文武解體以至覆滅○後梁主巋殂太子琮立隋帝廢而滅之自營稱帝於江陵臣於西魏周隋所統數郡而已凡三十三年而亡○隋以晉王廣為元帥帥師伐陳揚素韓擒虎賀若弼分道而出高穎為元帥長史問薛道衡江東可克乎對曰克之郭璞言江東分王三百年與中國合此數將周陳帝聞

史略卷六

廿一

有隋兵謂近臣曰王氣在此彼何為者孔範曰長江天塹豈能飛渡臣每患官卑虜若渡江定作太尉公矣陳帝以為然奏伎縱酒賦詩不輟賀若弼自廣陵濟江韓擒虎自橫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擒虎遂自新林進直入朱雀門陳帝自投景陽井中軍人窺井將下石乃叫以繩引之與張麗華孔貴嬪同束而上俘以歸後主在位七年改元者二曰至德

曰禎明陳自高祖武帝至是五世凡三十三年而亡

隋

隋高祖父文帝姓楊氏名堅弘農人也相傳為東漢太尉震之後父忠仕魏及周以功封隋公堅襲爵堅生而有異宅旁有尼寺一尼抱歸自鞠之一日尼出付其母自抱角出鱗起母大驚墜之地尼心動亟還見之曰驚我

史略卷六

廿一

行

兒致今晚得天下及長相表奇異周人嘗告武帝普六茹堅有反相所翻胡姓堅聞之深自悔匿女為周宣帝后周靜帝立堅以太后父秉政遂移周祚即位九年平陳天下為一開皇二十年廢太子勇為庶人初帝使勇參決政事時有損益勇性寬厚率意無矯飾帝性節儉勇服甲侈恩寵始哀勇多內寵妃無寵死而多庶子獨孤皇后深惡之晉王廣彌

自矯飾爲奪嫡計后贊帝廢勇而立廣爲大
子○龍門王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不能用
罷歸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
○仁壽四年帝不豫召太子入居殿中太子
預擬帝不諱後事爲書問僕射楊素得報宮
人誤送帝所帝覽之大恚帝所寵陳夫人出
更衣爲太子所逼拒之得免帝怪其神色有
異問故夫人泣然曰太子無禮帝恚抵床曰
畜生何足付太事獨孤誤我將召故太子勇
廣聞之令右庶子張衡入侍疾因弒帝遣人
縊殺勇帝性嚴重勤於政事令行禁止雖畜
於財賞功不吝愛養百姓勸課農桑輕徭薄
賦自奉儉薄天下化之受禪初民戶不滿四
百萬末年踰八百萬然自以詐力得天下猜
忌苛察信受讒言功臣故舊無終始保全者
在位二十四年改元者二曰開皇仁壽太子

史略卷六

廿三

立是爲煬皇帝

煬皇帝名廣開皇末立爲太子是日天下地
震即位首營洛陽顯仁宮發江嶺奇材異石
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苑囿又
開通濟渠自長安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引
河入汴引汴入泗以達于淮又發民開刊溝
入江旁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置離
宮四十餘所遣人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
萬艘以備遊幸之用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爲
海周十餘里爲蓬萊方丈瀛洲諸山高百餘
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海北有渠紫紆注海
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窮極華嚴宮樹凋
落剪綵爲花葉綴之沼內亦剪綵爲荷菱菱
英色渝則易新者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
遊西苑作清夜遊曲馬上奏之○後又開永
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又營汾陽

史略卷六

廿四

行

宮又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里○置
洛口倉於鞏東南原上城周二十餘里穿三
千窖置田洛倉於洛陽北城周十里穿三百
窖窖皆容八千石帝或如洛陽或如江都或
北巡至榆林金河或如五原巡長城或巡河
右營造巡遊無虛歲徵天下鷹師至者萬餘
人徵天下散樂諸蕃來朝陳百戲於端門執
絲竹者萬八千人終月而罷費臣萬歲以爲常
○徵高麗王入朝不至大業七年帝自將擊
高麗徵天下兵會涿郡救河南淮南江南造
戎車伍萬乘供載衣甲等發河南河北民夫
供軍須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
諸倉米舳舻千里往還常數十萬人晝夜不
絕死者相枕天下騷動百姓窮困始相聚爲
盜○漳南竇建德兵起○帝所徵四方兵皆
集涿郡一百一十三萬餽運者倍之首尾亘

千餘里帝至遼東攻城不克諸軍大敗而還
明年再徵兵自將擊之○楚公楊玄感見朝
政日紊潛謀作亂至是督運黎陽遂反帝引
軍還遣將擊之玄感自洛陽引兵趨潼關兵
敗走死帝又如涿郡伐高麗高麗遣使請降
帝還長安已而如洛陽如汾陽如江都巡遊
仍無虛歲○蒲山公李密兵起密少有十畧
志氣雄遠輕財好士嘗乘黃牛以漢書掛牛
角讀之楚公楊素遇而奇之由是與素子玄
感游初從玄感起兵玄感敗密變姓名亡匿
時人皆云楊氏將滅李氏將興又有民謠歌
曰桃李子皇后走楊州宛轉花園裏勿浪語
誰道許謂桃李子者逃亡李氏子也莫浪語
誰道許者密也密遂與群盜翟讓等起攻滎
陽下之建牙統所部西行說下諸城大獲鄴
陽賊帥林士弘稱楚帝據江南○杜伏威據

歷陽○竇建德稱長樂王○馬邑校尉劉武周朔方即將梁師都各據郡起兵○李密據興洛倉畧取河南諸郡稱魏公○突厥立劉武周爲定楊可汗取樓煩定襄鴈門諸郡○梁師都取雕陰弘化延安等郡自稱梁帝○金城校尉薛舉起兵隴西自稱西秦霸王○武威司馬李軌起兵河西自稱涼王○薛舉自稱秦帝徙據天水○蕭銑起兵巴陵自稱

唐公李淵起兵大原克諸郡入長安

時隋大業十二年帝在江都淵遥尊爲太上

皇而立代王是爲恭皇帝

恭皇帝名侑煬帝之孫也年十三爲李淵所立改大業十三年爲義寧淵爲大丞相封唐王煬帝在江都淫虐日甚酒色不離口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從駕多閹中人思歸遂謀叛以許公宇文文化及爲主夜引兵入宮縊殺

煬帝宗室無少長皆死惟存秦王浩煬帝立之而自爲大丞相擁衆而西○梁蕭銑稱帝於江陵○隋帝侑即位半年禪于唐隋自高至是三世凡三十七年而亡

古今歷代十八史略卷第六

古今歷代十八史略卷之七

前進士曾先之編

唐

唐高祖神堯皇帝姓李氏名淵隴西成紀人也西涼武昭王暉之後祖虎仕西魏有功封隴西公父昶於周世封唐公淵襲爵隋煬帝以淵為弘化留守御衆寬簡人多附之煬帝以淵相表奇異名應圖識忌之淵懼縱酒納

史略卷七

賂以自晦天下盜起以淵為山西河東撫慰大使承制黜陟討捕羣盜多捷突厥寇邊詔淵擊之淵次子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與晉陽官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静相結世民曰今主上南巡羣盜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收拾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兵數萬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

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而淵不知也會淵兵拒突厥不利恐獲罪甚憂之世民乘間說淵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為福淵大驚曰汝安得為此言吾今執汝告縣官世民徐曰世民觀天時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執告不敢辭死淵曰吾豈忍告汝慎勿出口明日復說曰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識故李金才無故族滅大人設能盡

史略卷七

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唯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策願勿疑淵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身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以晉陽官人侍淵淵從寂飲酒酣寂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為寂以官人侍公恐事覺併誅耳會煬帝以淵不能禦寇遣使者執詣江都世民與寂等復說曰事已迫矣宜早定計且晉陽士馬

精強宮監蓄積巨萬代王幼冲關中豪傑並起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物耳淵乃召募起兵遠近赴集仍遣使借兵於突厥世民引兵擊西河拔之斬郡丞高騰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鷹以欺人主吾興義兵正謂誅佞人耳先是嘗有二孔鴈至隋殿前進兵取霍邑克臨汾絳郡下韓城降馮翊淵留兵圍河東自引兵西遣世子建成守潼關世民

史略卷七

三

徇渭北關中羣盜悉降於淵合諸軍圍長安克之立恭帝淵爲大丞相唐王加九錫尋受禪立子建成爲皇太子世民爲秦王元吉爲齊王○隋東都留守越王侗煬帝之孫也亦爲衆所立稱帝於洛陽○秦主薛舉卒子仁果立○魏公李密與隋兵戰大敗降於唐○字文化及弑其所立主浩自稱許帝○涼王李軌稱帝○唐秦王世民破秦秦主薛仁果

降送長安斬於市○李密之將徐世勣據密舊境降唐賜姓李○竇建德取河北諸州自稱夏王○李密叛唐唐人殺而斬之○夏王竇建德破字文化及誅之○隋王侗立一年王世充廢之而自立爲鄭帝尋殺侗○唐遣將襲涼王李軌執歸殺之河西平○沈法興稱梁王於毗陵○李子通稱吳帝於江都○杜伏威降唐○唐秦王世民擊定楊將宗金

史略卷七

四

剛破之定揚可汗劉武周及金剛皆走死○唐秦王世民督諸軍伐鄭○吳主李子通襲梁梁王沈法興走死○夏王竇建德救鄭唐秦王世民大破擒之鄭主王世充降世民至長安被黃金甲二十五將從其後鐵騎萬匹甲士三萬獻俘太廟斬建德於市赦世充尋使人潛殺之竇建德故將劉黑闥始起兵於漳南○唐遣將李靖伐梁梁主蕭銑降送長

安斬之○杜伏威擊秦王李子通執送長安
伏誅○劉黑闥自稱漢東王○楚王林士弘
卒其衆遂散漢東將執黑闥降唐斬之○唐
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祐反於丹陽唐斬之
之○慶州都督楊文幹反遣秦王世民討平之
突厥入寇遣秦王世民禦之遇於幽州世民
帥騎馳詣虜陣告之曰我秦王也虜不敢戰
受盟而退○唐興七年僭偽皆亡天下既定

史略卷七

五

是歲初置州縣鄉學帝親詣國子學釋尊先
聖先師始定官制頒新律令定均田租庸調
法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十之六寡妻
妾減七皆以十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每丁
歲輸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布歲役
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
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傷
十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以上

課役俱免民貲業分九等百戶爲里五里爲
鄉四家爲鄰四鄰爲保在城邑者爲坊田野
者爲村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
無預士伍男女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
中二十爲丁六十爲老歲造計帳三歲造戶
籍○初唐之起晉陽皆世民之謀帝欲以世
民爲儲嗣世民固辭而止太子建成喜酒色
遊畋齊王元吉多過失而世民功名日盛建

史略卷七

六

成乃與元吉協謀傾世民曲意諂事諸妃嬪
世民獨不事之由是左右皆譽建成元吉而
短世民○武德九年六月太白經天見秦分
建成元吉欲殺世民秦府僚屬勸王行周公
之事力請乃決於是密奏兄弟專欲殺臣似
爲世充建德報讎明日帥兵伏玄武門建成
元吉入覺有變欲還世民追射建成殺之尉
遲敬德射殺元吉遂立世民爲太子軍國事

悉委太子處決然後聞奏初東宮官屬魏徵
屢勸建成除世民及是世民召徵責以離間
兄弟徵舉止自若對不屈世民禮之王珽亦
嘗為建成謀皆以為諫議大夫帝自稱為太
上皇帝詔傳位於太子是為太宗文武皇帝
太宗文武皇帝名世民幼日有書生見之曰
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
民書生去高祖使人追之不見乃探其語為

史略卷七

史略卷七

史略卷七

名年十八舉義兵李密降唐初見高祖色尚
傲及見秦王不敢仰視退而歎曰真英主也
高祖以秦王功高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
上以秦王為之開府置屬開館以延文學之
士杜如晦房元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
道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勗于志寧蘇世
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
宗為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王暇

日輒至館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使閭立本
圖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
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時府僚多補外如晦
亦出玄齡曰餘人不足惜如晦王佐材大王
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王即奏留之使參
謀帷幄剖決如流玄齡每入奏事高祖曰玄
齡為吾見謀事雖隔千里如對面蕭王功
蓋天下身幾危賴玄齡如晦決策至是即位

史略卷七

史略卷七

史略卷七

首放宮女三千餘人○突厥頡利突利二可
汗合十餘萬騎入寇進至渭水便橋之北上
自與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
水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
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懼請盟而退○置
弘文館聚四部書二十餘萬選天下文學之
士虞世南等以本官兼學士聽朝之隙引入
內殿講論前言往往行商榷政事或夜分乃罷

取三品以上子孫充弘文館學士○有上書請去佞臣者曰願陽怒以試之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人也上曰吾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或請重法禁盜上曰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自不爲盜安用重法耶自是數年之後路不拾遺商旅野宿焉上嘗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又嘗謂侍臣曰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而藏之有諸曰有之曰吏受賕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此胡之可笑耶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張蘊古獻大寶箴有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於內所居不

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漫漫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凝旒蔽目而視於無形雖黈纁塞耳而聽於無聲上嘉其言○分天下爲十道因山川形便曰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遣將討梁師都其下殺之以降其地爲夏州○大常祖孝孫奏唐雅樂○貞觀二年又出宮女三千餘人○故事軍國大事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著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上謂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卿曹勿雷同也時珪爲侍中房玄齡杜如晦爲僕射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蓋玄齡善謀如晦善斷二人同

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推房杜焉徵嘗告上曰願使臣爲良臣勿使爲忠臣上曰忠良異乎徵曰稷契臯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初突厥既強敕勒諸部分散有薛延陀回紇等十五部皆居磧北頡利政亂薛延陀回紇等叛之加以民大飢羊馬多死奉使者還及邊帥皆言突厥可取之狀詔以李

東略卷七

十二

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統諸軍討之靖襲破突厥於陰山頡利可汗遁走唐將擒之以獻時突利可汗先已入朝上處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利地爲四州分頡利地爲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右置雲中都督以統其衆以突利爲順州都督頡利爲右衛大將軍林邑遣使入貢○伊吾來降置伊西州○高昌王麴文泰入朝○先是四夷君長詣關

請帝爲天可汗上曰我爲太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稱萬歲自是後聖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貞觀四年蔡公如晦卒上語及必流涕○是歲大有年上之初即位也常與群臣語及教化曰大亂之後其難治乎魏徵對曰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詭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不能豈能之而不欲

東略卷七

十二

邪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湯武皆乘大亂之後身致太平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上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饑斗米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土勤而撫之未嘗嗟怨至是天下大稔米斗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十九人東至于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上曰魏徵勸我行仁義今既效矣惜不令封德

彞見之蓋德彞元年六月死矣○五年林邑
新羅入貢○党項內附開其地爲十六州○
七年春宴玄武門奏七德九功舞徵欲上偃
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俛首不視七德
舞者秦王破陣曲也見九功舞則諦觀之王
珪罷徵爲侍中○上親錄囚徒見應死者閔
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就死仍敕天下死囚
皆縱遣至期來詣京師至是皆如期自詣朝

彞
宋略卷七

十三

彞

堂上皆赦之凡三百九十人○上奉太上皇
置酒未央宮上皇命頡利可汗起舞馮智戴
詠詩笑曰胡越一家古未有也○八年吐蕃
遣使入貢○九年太上皇崩上皇即位九年
而禪位至是又九年○吐谷渾先是入寇涼
州以李靖帥諸軍討破之○十年吐谷渾遣
子入侍○治書侍御史權萬紀言宣饒銀大
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上曰卿未嘗進一賢

彞

宋略卷七

十四

才而專言銀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
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待我
邪黜之○定府兵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
而內二百六十一皆隸諸衛及東宮六率
上府兵凡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
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
十人爲火火有長每人兵甲糧裝各有數輸
之庫征行給之二十爲兵六十而免能騎射
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更命統軍別將爲折
衝果毅都尉每歲季各折衝都尉帥以教戰
當給馬者官與直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
近給番遠踈近數皆一月而更○十三年夏
旱詔五品以上言事魏徵言陛下比貞觀初
漸不克終者十條上深獎歎○十四年上詣
國子監親釋奠是時大徵天下名儒爲學官
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經已上

者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煩雜命孔穎達與諸儒定五經疏謂之正義○高昌王麴文泰先是多遣絕西域朝貢及拘留中國人以侯君

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勣秦叔寶等於凌煙閣○太子承乾不才魏王泰多能有寵潛有奪嫡之志侯君集負功怨望以承乾暗劣欲乘寡因勸之反事覺廢為庶人君集坐誅泰亦以險詐不立立晉王治為太子魏徵嘗薦君集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示起居郎褚遂良上愈不悅徵臨終上面指公主欲妻其子叔玉至是停其婚路所立碑○十八年上親征高麗先是高麗泉蓋蘇文弑其君新羅又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入貢之路乞兵救援上遂討之先如洛陽○十九年上發洛陽至定州進諸軍上渡遼水援遼東城降白巖城攻安市城大破其救兵於城下安市城險兵精堅守不下議者欲拔烏骨城渡鴨綠水直取平壤覆其本根則餘

可不戰而降或又謂親征異於諸將不可乘危上以遼左早寒草枯冰凍士馬難久留且糧將盡敕班師是行拔十城徙戶口七萬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然戰士死者幾三千人戰馬死什七八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使我不此行也命馳驛祠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二十年上如靈州遣李世勣擊薛延陀破降之招諭勅勒諸部回紇等十

史略卷七

十七

一姓各遣使歸命乞置官司詔曰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弘廟略已滅延陀鐵勒百餘萬戶請為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天下上為詩曰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刻石於靈州○二十二年司空梁公房玄齡卒上悲不自勝玄齡佐上定天下及終相位三十二年號為賢相然無迹可尋上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諄而房

杜讓其賢英衛英公李勣衛公李靖善將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歸人主為唐宗臣○二十三年上有疾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我今黜之我死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則當殺之耳乃左遷疊州都督受詔不至家而去○上崩在位二十四年改元者一曰貞觀○上雖以武功定禍亂終以文德綏海內常自以驕倖為懼嘗曰人主惟一

史略卷七

十八

用

心攻之者眾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各求自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嘗問侍臣創業守成孰難玄齡曰草昧之初群雄並起用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出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

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
然創業之難往矣守成之難方與諸公慎之
自知神采爲臣下所畏常溫顏接群臣導之
使諫賞諫者以來之惟末年東征之役褚遂
良嘗諫不聽太子立是爲高宗皇帝

高宗皇帝名治母長孫皇后承乾廢長孫無
忌力勸太宗立治在東宮七年太宗嘗作帝
範十二篇以賜曰脩身治國盡在其中一旦

史略卷七

十九

不諱更無言矣至是即位長孫無忌褚遂良
受先帝遺詔輔政以李勣爲左僕射尋爲司
空○永徽五年以太宗才人武氏爲昭儀○
六年上欲廢皇后王氏立武昭儀爲后許敬
宗李義甫贊之褚遂良不可以問李勣勣曰
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事遂決褚遂良
貶義府參知政事義府貌若溫恭與人嬉怡
而狡險忌克人謂笑中有刀柔而害物實之

人猶○武后以長孫無忌不助已深怨之顯
慶四年削無忌官黔州安置遂良先一年卒
至是無忌與初異議者柳奭韓瑗皆被殺○
顯慶元年上封泰山至亳州尊老君爲太上
玄元皇帝○以李勣爲遼東大總管伐高麗
○總章元年李勣拔平壤降其王高麗悉平
置安東都護府○上元元年帝稱壽聖皇帝○初
帝以賤妾子忠爲太子武后廢之立后之子

史略卷七

廿

四

弘弘仁孝中外屬心忤后意鵠之立其次曰
賢又以事廢之而立其次哲○上在位改元
者十三曰永徽顯慶龍朔麟德乾封總章咸
亨上元儀鳳永隆開耀永淳弘道凡三十四
年而政在中宮者三十年矣自褚遂良等死
後群臣無敢諫者李善感嘗因事一諫人以
爲鳳鳴朝陽上崩太子哲即位立韋妃爲后
改元曰嗣聖明年武后廢帝爲廬陵王而立

其弟旦旦擁虛器者七年改元曰垂拱曰永昌太后廢旦爲皇嗣而稱帝是爲則天武氏則天武氏故荊州都督武士驍之女也太原人年十四太宗聞其美召入後宮以貞觀十一年爲才人時天下歌曲名斌媚娘已成識貞觀末太白屢書見太史占云女主昌又傳秘記唐世世後女武王代有天下太宗惡之嘗與群臣宴令各言小名武衛將軍李

史略卷七

二十一 外裔

君美官稱封邑皆有武字而小名五娘太宗愕曰何物女子乃爾健邪或奏君美謀不軌遂誅之密問太史李淳風對曰臣仰觀天象俯察曆數以久已在陛下宮中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太宗崩才人年二十四矣爲尼高宗幸寺見之而泣時王皇后與蕭淑妃爭寵密令長髮勸高宗納之既入而後與淑妃皆失寵武氏年三

十二遂自昭儀冊爲后主蕭皆爲所殺贈父士護周國公尋加贈太原王高宗苦風眩不能視百司奏事或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人謂之二聖在高宗之世后自殺子弘廢子賢高宗既崩子哲即位廢爲廬陵王而立子旦后臨朝稱制立武氏七廟英公李敬業起兵討之檄曰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

史略卷七

二十一

在又曰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大后遣將擊殺之越王貞又舉兵匡復不克而死大后遂大殺唐宗室自名聖稱皇帝國號周以旦爲皇嗣改姓武時聖年六十七矣初寵僧懷義後寵張易之張昌宗兄弟居中用事易之五郎昌宗六郎佞者曰人言六郎似蓮花吾謂蓮花似六郎耳聖知人心不服且內行不正畏人議已盛開告密之門用

酷吏侯思止索元禮周興來俊臣吉頊等銀
鍊羅織率以反逆誣人誅殺不可勝紀用此
箝制天下然有權數善用人賢才亦樂為之
用徐有功仁恕執法盟每屈意從之將相多
得人魏元忠婁師德狄仁傑姚元崇皆名相
宋璟亦顯於朝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弟
除代州刺史師德謂兄弟榮寵過盛人所疾
也何以自免弟曰自今人雖唾某面拭之而
已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
怒汝也而拭之則逆其意而重其怒矣唾不
拭自乾當笑而食之耳師德每薦仁傑而仁
傑每毀師德盟語仁傑曰朕用卿師德所薦
也仁傑退而歎曰婁公盛德我為所容久矣
武承嗣三思營求為太子仁傑從容言於盟
曰太宗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
子孫太宗以二子托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

言

史略卷七

二十三

外

乃非天意乎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
千秋萬歲後配食大廟立姪則未聞姪為天
子而祔姑於廟者也盟稍悟已而又力勸之
遂自房州召廬陵王還都立為皇太子以子
旦為相主仁傑最見信重奸面折廷爭盟常
屈從稱為國老而不名仁傑卒盟泣數元行
冲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冲多規諫曰明公
之門珍珠多矣請備藥物之餘仁傑笑曰吾
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姚元崇等數十人
皆仁傑所薦或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
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盟嘗問人傑欲得
一佳士用之仁傑曰有張柬之者雖老宰相
也後竟用柬之為相盟寢疾甚柬之與崔玄
暉敬暉桓彥範袁恕已率羽林將軍李多祚
等舉兵討內亂迎太子於東宮斬關入斬易
之昌宗於廡下遷盟於上陽宮上尊號曰則

言

史略卷七

二十四

天大聖皇帝是冬殂年八十二易唐為周者十有六年改元者十曰天授如意長壽延載曰萬歲通天曰神功聖曆久視大足長安長安之五年子復位國號復為唐是為中宗皇帝

中宗皇帝初名顯改名哲高宗崩哲即位二月而被廢居均州者一年居房州者十二年還為太子者又八年而後反正韋氏復為皇

史略卷七

二十五

后上在房陵每欲自殺后每止之上與私誓異時幸復見天日惟所欲不禁至是每臨朝后必施帷幔坐殿上預聞朝政如武氏在高宗之世上女安樂公主適武三思之子三思以是得入宮禁過於韋后后與三思雙陸而上為點籌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張東之等皆受制五人皆賜王爵而罷政已而遠貶殺之安樂公主等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降墨敕

陳官糾封中書時謂之糾封官九數千人有上言皇后淫亂上面詰之其人抗言不撓中書令宗楚客矯制撲殺之上意怏怏后及其黨始懼馬秦客楊均皆幸於后恐事泄安樂公主亦欲后臨朝以已為皇太女乃相與謀於餅餠中進毒上復位改元者二曰神龍景龍四年而遇弒立溫主重茂后攝政相王子隆基起兵討亂斬后及安樂公主并其黨皆誅

史略卷七

二十六

之廢重茂奉相王立之是為睿宗皇帝睿宗皇帝名旦初高宗崩中宗廢武氏立旦為帝者七年矣而廢為周皇嗣者九年改封相王者十年至是復為帝立隆基為太子宋璟姚元之即元為政二人協心革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紀綱脩舉當時翕然貶祝欽明等欽明嘗為八風舞人曰五經掃地矣○帝妹太平公主於誅二張誅韋

氏時皆有力既屢立大功勢尊重上嘗與議政權傾人主其門如市憚太子英武欲易之賴章安石宋璟張說姚元之等感悟上意政事皆取太子處分上自復為帝改元者二曰景雲大極至是三年自稱太上皇傳位於太子是為玄宗明皇帝

玄宗明皇帝名隆基初為臨淄王韋氏之亂陰聚才勇之士密謀匡復太宗初選驍勇為

史略卷七

二十七

齊

百騎武后增為千騎隸左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置使領之隆基皆厚結其豪傑卒誅韋氏奉睿宗封為平王睿宗將建儲嫡長子成器以平王有功力讓之遂為太子尋受禪○開元元年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至是除三品將軍者浸多宦官增至三千人內侍之盛始此○姚崇為

紫微令○二年以太常不應併典俗樂置左右教坊謂之皇帝梨園弟子焚珠玉錦綉於殿前○作興慶宮置樓西曰花萼相輝南曰勤政務本宋王成器等宅環其側○三年盧懷慎為黃門監懷慎清謹儉素妻子不免飢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嘗謂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崇出須臾裁決盡顧謂齊澣曰我為相何如澣曰可謂救時之相懷慎

史略卷七

二十八

知才不及每事推崇時謂之伴食宰相○四年姚崇罷宋璟為黃門監璟為相務擇人百官各得其職好犯顏正諫上甚敬憚之璟與姚崇相繼為政崇善應璟善守文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莫得比二人每進見上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八年宋璟罷○九年宇文融言天下戶口

逃移巧僞甚衆請檢括同平章事源乾曜贊成之以融爲勸農使奏置勸農判官十人分行天下競爲刻急州縣承風勞擾百姓苦之同三品張說建議召募壯士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始此○十三年更命長從宿衛爲彍騎○二十一年韓休同平章事休爲人峭直上或宴遊小過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左右

史略卷七

二十九 旻

曰休爲相陛下殊瘦於舊上歎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休罷張九齡繼之○二十二年九齡爲中書令李林甫同二品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上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二十四年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執敗軍將安祿山送京師張九齡批曰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勇赦之九齡力爭曰祿山有反相不誅必爲

後患上曰卿勿以工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不誅祿山本營州雜胡也初名阿荖山母再適安氏故冒其姓部落破散逃來狡黠爲守珪所愛又有史宰干與祿山同里閑亦驍勇守珪遣入奏事上賜名思明○千秋節群臣皆獻寶鏡九齡述前世興廢爲千秋金鑑錄五卷上之九齡罷李林甫兼中書令上在位久漸肆奢欲林甫遂得專政○二十六年

史略卷七

三十

立忠王爲太子○二十九年以安祿山爲營州都督祿山傾正善事人上左右至平盧皆厚賂歸譽之上益以爲賢○天寶元年以祿山爲平盧節度使○二年祿山入朝○三年數年曰載以祿山兼范陽節度使○四載以楊太真爲貴妃故蜀州司戶玄琰女也爲上子壽王妃十年矣上見其美令自以其意乞爲女官且爲壽王別妾而後納之遂專寵○

六載以祿山兼御史大夫祿山請為楊貴妃
兕九載賜祿山爵東平郡王兼河北道採訪
處置使祿山入朝楊釗兄弟姊妹皆往戲水
迎之釗貴妃之從祖兄也得出入禁中先是
判度支屢奏帑藏充牣上帥群臣觀之由是
視金帛如糞土賞賜無限賜釗名國忠○十
載為安祿山起第窮極華麗上日遣諸楊與
之遊祿山體肥大上嘗指其腹曰此胡腹中
何所有對曰有赤心耳祿山入禁中先拜貴
妃上問其故曰胡人先母而後父祿山生日
賜予甚厚後三日召入貴妃以錦繡為大襪
襪使宮人以綵輿舁之上聞歡笑問故左右
以貴妃洗祿兕對上賜妃浴兕金銀錢盡歡
而罷自是出入宮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
于外上亦不疑又以祿山兼河東節度使李
林甫與祿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

史略卷七

三十一

集

服每見盛冬必汗謂林甫為十郎既歸范陽
其下自長安歸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
或但云語安大夫須好點檢即曰噫嘻我死
矣○十一載李林甫卒林甫媚事上左右迎
合以固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嘗語諸御史
曰不見立仗馬乎一鳴輒斥去妬賢嫉能排
抑勝己性陰險人以爲口有蜜腹有劒每夜
獨坐偃月堂有所深思明日必有誅殺屢起
大獄自太子以下皆畏之在相位十九年養
成天下之亂而上不悟然祿山畏林甫術數
故終其世未敢反是歲國忠為相言祿山必
反且曰試召必不來十三載祿山聞召即至
上由是不信國忠之言加祿山左僕射而歸
○十四載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上猶不疑
表請獻馬三千匹每匹二人執鞚二十二將部送
河南上始疑之遣使止其獻祿山踞床不拜

史略卷七

三十二

集

曰馬不獻亦可十月當詣京師使還亦無表
冬祿山遂反發所部兵及奚契丹凡十五萬
發范陽引而南步騎精銳煙塵千里時承平
久百姓不識兵華州縣皆望風瓦解進陷東
京○平原太守顏真卿起兵討賊上始聞河
北皆從賊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
及真卿奏至大喜曰朕不識真卿何狀乃能
如此○常山太守顏杲卿起兵討賊河北諸

史略卷七

三十三

東

郡皆應之○十五載安祿山僭號稱大燕皇
帝○賊將史思明陷常山執顏杲卿送洛陽
祿山數其反已杲卿曰我爲國討賊恨不斬
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
縛而劓之比死罵不絕口○真源令張巡帥
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於雍丘討賊○
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河北節度使李光弼與
賊將史思明戰大破之首復河北數郡副元

史略卷七

三十四

東

帥哥舒翰與賊戰大敗麾下翰降賊賊遂
關上出奔次于馬嵬將士飢疲皆憤殺
揚國忠等及逼上縊殺貴妃然後發父老遮
道請留上留太子慰撫之父老擁太子馬不
復得行使皇孫倣白上上曰天也使喻太子
曰汝勉之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
力且宣旨欲傳位太子至平涼朔方留後杜
鴻漸迎入靈武請遵馬嵬之命戕五上乃許
尊上爲上皇天帝上在位四十五年改元者
三曰先天開元天寶太子立是爲肅宗皇帝
○肅宗皇帝初名瑒改名亨自忠王爲太子
二十年而遇祿山之亂至是即位京兆李泌
自幼以才敏聞上在東宮嘗與泌爲布衣交
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事無大小與之謀上
皇至成都遣冊寶如靈武○遣使徵兵於回
紇○招討節度使房琯與賊戰于陳濤斜

用車戰大敗○至德二載安慶緒殺祿山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昏至是不復見物又病疽躁暴欲以嬖妾子代慶緒為嗣慶緒使人弑之而自立祿山僭號僅一年餘○上至鳳翔回紇遣子葉護將精兵四千人至天下兵馬都元帥廣平王俶副元帥郭子儀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發鳳翔至長安擊賊賊大潰大軍入西京俶留鎮撫三日引軍東出

唐

史略卷七

三十五 安

困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被執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被殺○上皇發蜀郡還西京○乾元元年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二年史思明引兵救慶緒九節度之兵潰于鄴思明殺慶緒還范陽僭號○李光弼代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光弼號令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旗幟精明皆變與史思明戰屢敗之○上元元年大僕卿李輔國遷上皇於西內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即居之多御樓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上皇常於樓下賜以酒食又嘗召將軍郭英乂等上樓賜宴輔國言上皇居興慶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上數啓上遷之不許乘上不豫率衆劫遷上皇日以不懌因不如董辟穀

唐

史略卷七

三十六

浸以成疾○二年史朝義殺史思明思明愛
少子而惡朝義因其敗軍欲斬之朝義使人
射弑思明而自立○李光弼為太尉統八道
行營鎮臨淮○寶應元年郭子儀知諸道節
度行營兼興平定國等軍副元帥復入朔方
○上皇崩於西內傳位後七年也壽七十八
○上寢疾聞上皇登遐轉劇遂崩在位七年
改元者四曰至德乾元上元寶應初張皇后

史略卷七

三十七

又

與李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晚更有隙上疾
篤后召太子謂曰輔國久典禁兵陰謀作亂
不可不誅太子恐震驚上體不可輔國聞其
謀上崩殺后而後引太子立之是為代宗皇
帝

代宗皇帝初名倓封廣平王為元帥定兩京
封楚王改成王已而為太子改名豫至是即
位殺李輔國以雍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率

諸將及回紇援兵討史朝義大敗之賊將斬
朝義以降以賊將張忠志鎮成德軍賜姓名
李寶臣薛嵩鎮恒衛邢洺貝磁等州田承嗣
鎮魏博德滄瀛等州李懷仙鎮盧龍朝廷厭
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諸鎮自為黨援
河朔敢抗朝命始此○廣德元年吐蕃入寇
上出奔陝州吐蕃入長安關內副元帥郭子
儀擊之吐蕃遁去○二年流官者程元振元

史略卷七

三十八

振初附李輔國輔國死元振專權自恣尤甚
忌諸將有大功者皆欲害之吐蕃入元振掩
蔽不以特奏致上狼狽中外切齒至是流秦
州○臨淮王李光弼卒上之幸陝光弼不至
上撫之加厚素與子儀齊名及在徐州擁兵
不朝麾下諸大將不復尊畏光弼愧恨成疾
而死○永泰元年平盧將李懷玉逐節度使
而自知留後詔因而授之賜名正己○叛將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入寇召郭子儀屯涇陽懷恩道死二虜爭長不睦子儀遣人說回紇欲共擊吐蕃先是懷恩欺回紇謂子儀已死使至回紇不信曰郭公在可得見乎使還報子儀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藥葛羅執弓矢立陣前子儀免胄釋甲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執手與之語取酒相與誓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諸軍與回紇共追大破之○幽州將朱希彩殺李懷仙詔因以希彩領鎮○五年誅官者魚朝恩朝恩在肅宗時嘗爲觀軍容使軍容之名始此九節度相州之敗其時也至廣德初爲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專總禁兵勢傾朝野大曆初判國子監升坐講鼎覆餗以譏宰相王璠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朝政有不預者

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耶上聞之不憚載乘間奏其專恣不軌遂誅之○七年盧龍將殺朱希彩而以朱泚領鎮詔因授之九年朱泚以弟滔領鎮而入朝○十二年有告元載圖不軌者按問賜死籍其家胡椒至八百斛他物稱是○以楊綰常衣同平章事綰素清儉制下郭子儀方宴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綰相三月而卒上痛悼之曰天乎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也十四年田承嗣卒姪悅代之○淮西將李希烈逐節度使詔因以鎮授希烈○上在位七八年改元者三曰廣德永泰大曆崩太子立是爲德宗皇帝○德宗皇帝名适自雍王爲太子至是即位○常表以欺罔貶崔祐甫同平章事祐甫欲收時望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上曰人謗卿

所用多步親故何也對曰臣爲陛下擇人不收不慎非親非故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
淄青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繒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賜之正己
慚服天下以爲太平庶幾可望○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祐甫薦楊炎自司馬除爲同
平章事既一而祐甫病不視事○建中元年始作兩稅法唐初賦歛之法有田則有租有身
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至
德兵起所在賦歛迫趣取辦無復常准下戶
不勝困弊盡皆逃徙至是楊炎建議先計州
縣每歲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
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籍人無丁中以貧
富爲差爲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居
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
崔祐甫卒○殺忠州刺史劉晏晏善治財計

史略卷七

四十一

任

自肅宗代宗以來領戶部度支鑄錢鹽鐵轉運等事以同平章事充使通漕運榷鹽利制百貨之低昂軍國之用賴以充足然久典利權衆頗疾之又與楊炎不相悅竟貶忠州人希炎旨告黑怨望上遣人縊之○二年成德李寶臣卒子惟岳自領軍務後王武俊斬而代之○楊炎盧杞同平章事炎未幾罷杞藍面鬼色有二辯上悅之○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忠武王郭子儀卒子儀以身爲天下安危者三十二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嘗遣使至魏博田承嗣西望拜之曰茲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爲公拜校中書令九二十四考家三千人八子七壻皆顯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辨頷之而已年八十三而終○平盧李正己卒子納自領鎮朱滔田悅王武俊李納先後皆反三年四人皆自

史略卷七

四十二

稱王○李希烈反○兩河用兵府庫不支數月先括富商錢增諸道稅四年行稅間架除陌錢等法○李希烈寇襄城詔發涇原等道兵救之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過京師犒師唯糲食菜餼衆怒作亂入城上出奔亂兵奉大尉朱泚爲主司農卿段秀實謀誅泚不克泚召衆議稱帝秀實唾其面大罵以笏擊泚額血濺地泚殺之泚遂僭號大秦皇帝先是

史略卷七

四十一

無不感激揮涕王武俊田悅李納上表謝罪○李希烈僭號大楚皇帝○置瓊林大盈庫於行宮陸贄諫去其榜○李懷光反上奔梁州○魏博田緒殺田悅自領軍府○李晟克復長安朱泚走其將斬之以降晟露布至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鍾簴不移廟貌如故上覽之泣曰天生李晟以爲社稷非爲朕也○車駕還長安○顏真卿爲李希烈所殺先是真卿爲盧杞所陷遣奉使希烈所人言失一元老爲國家羞至賊中留之將二歲不屈竟爲賊所縊○貞元元年盧杞量移將再入而卒幽州朱滔死○馬燧及諸軍平河中李懷光縊死○二年淮西將陳仙奇殺李希烈以降吳少誠殺仙奇朝廷因以少誠領鎮○三年張巡賞同平章事先是吐蕃尚結贊據鹽夏州李晟嘗破其一堡渾瑊馬燧

史略卷七

四十四

各舉兵臨之懼而請和卑辭厚禮求於馬燧燧信而請於朝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延賞與晟有隙數言和便遣渾瑊與吐蕃盟於平涼吐蕃却盟瑊走免吐蕃畏晟燧瑊曰去此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晟因燧以求盟欲執瑊以賣燧使併得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瑊而止○李泌同平章事上與泌從容論即位以來宰相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

覺泌曰此乃所以為姦邪也倘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泌有謀略而好談神仙詭誕故為世所輕為相未三歲而卒○八年陸贄同平章事○九年大尉中書令西平忠武王李晟卒○十年陸贄罷十一年貶贄忠州別駕贄自奉天以來宣力最多隨事論諫剴切百奏帝追仇盡言又被譖故貶初夏縣陽城以貶士徵為諫議大夫皆想望風采在職七年而

不諫韓愈作爭臣論論之至是判度支裴延齡請贄城率諸諫官守關論延齡姦佞贄無罪時朝夕且相延齡城曰朕以延齡為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遂沮城左遷國子司業後又貶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自書其考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十四年淮西吳少誠叛○二十一年上崩在位二十七年改元者三曰建中興元貞元初政清明者二歲而盧杞用矣叛亂相繼末

年姑息也太子立是為順宗皇帝順宗皇帝名誦方為太子時有善書者王伾善棋者王叔文俱出入嬖倖因言其可相某可將幸異日周之密結學士韋執誼及朝士有名而求連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為死交日與遊處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倪者德宗崩太子即位先是有風疾失音五閱月矣伾叔文等

史 19-537

用事○追陸贄陽城赴京未至卒上在位改元曰永貞僅八月自稱太上皇傳位太子是為憲宗章武皇帝

憲宗皇帝名純年二十八為太子監國尋即位貶王伾王叔文伾病死叔文賜死其黨皆逐貶○元和元年西川節度副使劉闢反同平章事杜黃裳薦高崇文討之○夏州留後楊惠琳拒朝命詔討之為兵馬使所斬○高

宗文克成都擒劉闢送京師斬之○二年鎮

四十七

海節度使李錡反詔討之兵馬使執錡送京師斬之○三年沙陀朱邪盡忠與其子執宜來降沙陀勳遣諸胡吐蕃每戰以為前鋒後疑其貳於回鶻欲遷之河外懼而歸唐置之靈州用以征討皆捷○自杜黃裳以後相繼為相者武三衡李吉甫裴垪李藩李絳皆賢相垪嘗為用疏人才三十餘數日用盡

翦然稱為得人垪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藩嘗為給事中制敕有不可者即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則狀也何名批敕垪薦之為相知無不言絳鍾章吉甫善逢迎絳每與爭論於上前上多直絳時在朝如崔羣白居易等皆讜直元和之世朝廷清明以此七年魏謩兵馬使田興請吏奉貢詔以為節度使遣裴度宣慰賜錢百五十萬緡犒其軍六

史略卷七

四十八

州百姓皆給復一年軍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充郭諸鎮使者見之相顧失色數曰倔強者果何益乎賜與名弘正○初彰義節度使吳少誠死弟少陽自領軍府少陽陰養聚亡命少陽死子元濟自領軍府縱兵侵掠及東畿詔發十六道兵討之平盧節度使李師道請赦元濟不許裴度宣慰淮西行營還言淮西可快取上悉以兵事委同平章事武元衡師

道素養刺客姦人客請密往刺元衡則他相必爭勸天子罷兵矣元衡入朝賊暗射殺之又擊度傷首上怒討賊愈急以度同平章事上曰吾倚度一人足破賊命度兼彰義節度使充淮西宣慰招討使督諸軍進討唐鄧節度使李愬先擒賊將丁士良吳秀琳李祐釋而用之用祐計雪夜七十里引兵入蔡州城擊鵝鴨池混軍聲鷄鳴入據元濟之外宅元濟登牙城拒戰已而就擒檻送京師斬之自叛及誅凡用兵二歲時元和十二年也淮西既平上浸驕侈先是二歲已用李逢吉同平章事至十三年又用度支使皇甫鎛監鐵使程异進羨餘有寵並同平章事朝野駭愕元和之政非矣○十四年迎鳳翔法門寺塔佛指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不及侍郎韓愈上表極諫

三十九

史略卷七

四十九

五

乞以投之水火上大怒貶潮州刺史○平虜將執斬李師道○裴度罷○十五年上半年上暴崩上服金丹多躁左右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宦者陳弘志弑逆其黨諱之但言藥發在位十六年改元者一曰元和太子立是為穆宗皇帝

穆宗皇帝名恒即位改元曰長慶四年崩太子立是為敬宗皇帝

五十一

史略卷七

五十一

敬宗皇帝名湛即位荒淫嬖倖用事○李德裕獻丹宸六箴一曰宵衣二曰正服三曰罷獻四曰納誨五曰辨邪六曰防微○上遊戲無度性復褊急宦官動遭捶撻皆怨夜獵還宮酒酣為宦者劉克明所弑在位三年改元者一曰寶曆江王立是為文宗皇帝文宗皇帝名誦穆宗子也為宦者王守澄所立後改名昂太和二年親策制舉人時宦官

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權出人主之右無
人敢言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之皆官皆
歎服而不敢收中第者裴休李卻杜牧崔慎
由等二十二人皆除官物論囂然稱屈卻曰
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顏厚上疏乞回所
授官於蕡不報○太和五年上與同平章事
宋申錫謀誅宦官不克甲錫貶死○九年上
與李訓鄭注等謀誅宦官不克注本宦者王

史略卷七

五十一

三十三仁

守澄所引訓本名仲言又爲注所引得見守
澄守澄薦於上個儻尚氣有文辭口辯多權
數上悅之訓注揣知上意數以微言動上上
意其可謀大事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
爲己任訓既與注勢位俱盛頗忌注託
外協勢出注鎮鳳翔進擢官者仇士良
王守澄之權訓同平章事請除守澄遣
鴆殺之注始與訓謀至鎮遣壯士數百

守澄葬仍請令內臣盡送然後殺之無
訓心以爲如此則功專歸注乃謀先發
奏金吾廳事後石榴有甘露宰相帥百
賀後勸上往觀上令宰相先往視訓陽

真上顧仇士良帥諸宦官往視士良等既至
見風吹幕起執兵者無數驚走告變訓呼金
吾衛士等上殿僅擊死傷宦者十餘人知事
不濟而走士良等命神策兵殺金吾吏卒執

史略卷七

五十一

三十三仁

宰相王涯賈餗舒無與等誣以謀反腰斬之
訓之謀惟元與知之他相實不知也自是天
下事比決於此司宰相行文書而已李訓爲
人所殺傳首鄭注亦爲鳳翔監軍宦者所殺
開成二年司徒中書令晉公裴度卒度自憲
宗時罷相後無意世事治園池有綠野堂子
午橋等別墅之勝與詩人觴詠自娛穆宗敬
宗時皆嘗入輔政至上之世亦嘗平章事

國重事與時浮沉而已然四朝將相威望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安否以身繫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五年上崩上即位之初勵精求治去奢從儉中外翕然謂太平可冀然制於宦寺竟不能有為嘗問宰相何時太平牛僧孺答以太平無象末年嘗問近臣朕何如周赧漢獻對者憮然上曰赧獻受制強臣今朕受制家奴殆不如也在

史略卷七

五十三

川

位十五年改元者二曰大和開成弟頴王立
武宗皇帝名瀍穆宗子也文宗嘗立敬宗子

成美為太子臨崩欲以成美監國宦者以為立不由已廢之而立瀍為大弟遂殺成美而即位後改名炎以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在穆宗初為學士以李宗閔者嘗對制策譏切其父吉甫恨之構與宗閔自是各分朋黨更

相排軋者垂四十年在文宗時德裕為侍郎裴度薦其可為相宗閔有宦官之助遂相惡德裕逼已而出之且引牛僧孺並相相與排擠德裕之黨尋以德裕鎮西川德裕作壽遠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者訪以險易遠近皆若身歷練士卒葺保障以備邊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維州本漢地入兵之路吐蕃得之號為

史略卷七

五十四

無憂城德裕極以得此州為便牛僧孺以為不可納以城併叛將歸吐蕃誅之境上極慘酷牛李之怨自是愈深僧孺尋罷德裕入相宗閔亦罷宗閔再相德裕又罷二黨互相擠授文宗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德裕連被貶黜及上立召德裕相之德裕言於上曰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在人主辨之上嘉納德裕追論維州事

但謀加褒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姪稹
自領軍府德裕謂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
同河朔習亂已久累朝置之度外澤潞近在
心腹若又因而授之威令不復行於諸鎮笑
上問何以制之曰稹所恃者三鎮但得鎮魏
不與之同損無能為也遣重臣諭鎮魏討之
詔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為子孫之
謀欲存輔車之勢鎮魏悚息聽命二鎮兵與
三

史略卷七

五十五

以降澤潞平加德裕大尉衛國公貶牛僧孺
為眉州長吏流李宗閔於封州○削宦者仇
上良官爵籍沒其家先是士良致仕其黨送
歸上良教之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
誤之使無暇及他事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
生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
毀天下佛寺僧尼勒歸俗○會昌六年上崩
在位七年改元者一曰會昌光王立是為宣
宗皇帝

史略卷七

五十六

宣宗皇帝名怡憲宗子也幼號不慧太和後
益自韜匿文宗好誘其言以為笑武宗豪邁
尤不禮之名為光叔武宗疾篤子幼宦官定
策禁中詔立怡為皇太叔更名忱權勾當軍
國事裁次咸當理人始知其有隱德焉尋即
位○李德裕罷僧孺宗閔等比遷德裕三貶
至崖州司戶以死○令狐綯同平章事先是

綢爲學士上嘗以太宗所撰金鏡授綢使讀之又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嘗與學士畢誠論邊事誠具陳方略上悅曰不意頗牧在吾禁中即用爲邊帥果稱其任上聰察彊記嘗密令學士韋澳纂次州縣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爲一書號曰處分語刺史有入謝而出者曰上處分本州事驚人建州刺史入辭上問建州去京師幾何曰八千里

史略卷七

五十七

上曰卿到彼爲朕皆知之勿謂遠此階前則萬里也令狐綢奏擬李遠杭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碁安能理人綢曰詩人托此高興未必實然嘗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面察綢嘗徙故人爲鄰州便道之官上問之曰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綢汗透重裘上臨朝對群臣未嘗有隋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威

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開語一刻許徐復整容曰卿輩善爲之常恐卿輩負朕不得再相見綢嘗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沾衣也嘗召學士韋澳屏左右問之曰近日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又嘗與綢謀盡誅宦官恐濫及無辜綢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缺勿補自然

史略卷七

五十八

消耗至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大中十三年上崩在位十四年改元者一長子立是爲懿宗皇帝懿宗皇帝初名溫封鄆王以無寵不得爲太子宣帝崩宦者立之更名漙○浙東賊裘甫起聲振中原觀察使王式討斬之○九年徐州賊龐勛起先是南詔稱大理皇帝舉兵入寇陷播邕交趾敕徐泗兵戍桂州過期不代

遂作亂勦爲糧料判官成卒推以爲主擁兵北還所過剽掠至徐州因殺節度使陷諸郡招討使康承訓擊之以沙陀朱邪赤心爲前鋒勦死賜赤心姓名李國昌爲大同軍節度使尋又爲振武節度使○咸通十四年上崩在位十五年改元者一子普王立是爲僖宗皇帝

僖宗皇帝名儼懿宗少子也年十二爲宦官

史略卷七

五十九

外蕃

所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歛愈急水旱不以實聞百姓流殍無所控訴所在相聚爲盜濮州人王仙芝起曹州冤句人黃巢應之巢善騎射喜任俠嘗舉進士不第與仙芝共販私鹽至是聚衆攻剽州縣窮民歸之數月數萬仙芝攻陷汝鄭唐鄧冠鄂州陷安州寇荆南與招討曾元裕戰於中州而大敗又大敗於黃梅斬之黃巢陷鄆沂濮掠宋

汴南渡陷洪慶吉饒信冠宣州入浙東爲鎮海節度使高駢所破遂趨廣南陷廣州出潭州北渡向襄陽敗於荊門復引而南陷宣州自采石渡江已而渡淮陷申州入潁宋徐充之境陷東都引而西入潼關入長安上出奔蜀巢僭號大齊皇帝諸道發兵赴援先是沙陀李國昌之子克用爲兵馬使戍蔚州大同軍諸將諄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

史略卷七

六十

於四方此乃英雄功名富貴之秋李振武名聞天下其子勇冠諸軍若輔以舉事代北不足平也遣人潛詣蔚州說克用克用趨雲州取之河東昭義討之而大敗克用寇忻代逼晉陽已而大爲盧龍兵所破蔚朔兵亦討敗其父國昌父子亡走達旦朝廷赦其罪召其兵計賊克用將沙陀來賊憚之曰鴉軍至矣連破賊復長安巢焚宮室而遁至蔡州節度

秦宗權降之巢趨汴州克用等追擊大破之未幾賊黨斬巢以降○克用之至汴州也朱全忠襲之全忠者巢將朱溫也先為巢所遣攻陷同華尋以華州降賜名全忠為宣武節度使館克用甚恭克用乘酒頗侵之全忠不平發兵圍驛攻之克用醉左右以水沃其面告之克用乃張目援弓起而走會大雷雨晦冥扶醉乘電光絕城出汴人扼橋從者力戰

史略卷七

六十一

得度而免克用還晉陽治甲兵表乞討全忠詔和辭之不聽○上發成都還農安○秦宗權僭號○上之奔蜀也宦者田令孜實挾之自以為功權自已出河中王重榮前作亂自立令孜遣朱玫等攻之重榮求救於克用克用方怨朝廷不罪全忠乃上言玫等與全忠相表裏欲共滅臣引兵赴河中京師震恐令孜劫上奔鳳翔朱玫追逼不及立肅宗玄孫

襄王溫為帝政將王行瑜斬玫溫奔河中王重榮斬首送行在上還長安上在位十五年改元者五曰乾符廣明中和光啓文德日與宦官相處而已天下大亂盜賊蜂起豪傑因起其間互相吞噬朝廷不能制上崩壽王立是為昭宗皇帝

史略卷七

六十二

昭宗皇帝名傑僖宗之弟也僖宗大漸宦者立之為太弟遂即位後更名曄帝明粹有英氣喜文學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懷復前烈之志踐阼之始中外忻忻焉然而內制於宦寺外有強鎮初志竟不遂○越州董昌僭號昌先據杭州錢鏐為兵馬使朝廷命昌帥浙東鏐領杭州至是昌稱帝於越詔鏐討之○鳳翔李茂貞華州韓建邠州王行瑜三鎮舉兵犯闕殺宰相謀廢立聞李克用來討乃去克用攻邠州斬行瑜將移兵岐華貴

近恐沙陀大盛止之克用自隴西郡王進爵
晉王引兵還晉陽○錢鏐克越州董昌伏誅
○初李克用屯渭北李茂貞韓建憚之事朝
廷甚恭克用去二鎮復驕慢茂貞舉兵犯關
上出奔華州克用遣援又聞朱全忠營洛陽
迎駕茂貞與建皆懼奉上書遂長安先是嘗令
諸王將兵巡警又欲使出四方撫慰藩鎮南
北司用事者恐其不利於己交諫以為不可

史略卷七

六十一

上不得已罷之上在華時三官劉季述圍殺
諸王十一人至是季述幽上於少陽院而立
太子裕同平章事崔胤說神策將討誅季述
上復位宦官謀去胤時朱全忠有挾天子令
諸侯之意胤以書召之全忠心舉兵來宦者韓
全誨等劫上如鳳翔全忠因之李茂貞遂殺
全誨等奉上還長安全忠以兵驅宦官盡殺
之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誅之存黃衣幼弱

三十人脩洒掃宦官自文宗以後廢置在其
掌握至有定策國老門生太子之號及是大
被誅殺全忠由東平王進爵梁王還汴○全
忠威震天下有篡奪之志胤懼為之備全忠
表請除胤密使其黨殺之遂請上遷都東京
促百官東行驅徙士民上謂侍臣曰鄙語云
紇于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
泊不知竟落何所泣下霑巾上至洛陽李茂

史略卷七

六十四

貞等移檄以興復為辭全忠將西討以上有
英氣恐生變遣人入洛弑之○上自即位非
不夢想賢豪卒不用人嘗有朝士鄭縈好恢
諧多為歇後詩嘲時事上立忌其有所蘊手注
班簿以為相堂吏走告不任已而賀客至縈
搔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何事可知矣○上
在位十七年改元者七曰祐紀大順景福乾
寧光化天復天祐子立是為哀皇帝

哀皇帝初名祚昭宗有廢太子裕已壯全忠
惡之祚以幼得立更名祝全忠殺裕等九人
皆昭宗子全忠為相國加九錫帝在位仍稱
天祐不四年禪于梁尋被弑唐自高祖至
是二十世凡二百九十年

歷代十八史略卷之七

史略卷之七

六十五

歷代十八史略卷之八

五代 梁

梁太祖皇帝初名溫姓朱氏碭山人朱五經
之子也少無賴從黃巢為盜降唐賜名全忠
初鎮汴攻併徐州兗州鄆州攻河北河東諸
郡屢與李克用交兵尋取河中晉絳用兵華
岐東降青州南取荆襄橫行諸鎮間劫遷唐
都於洛遂受禪更名晃封其兄金昱為王嘗
罵之曰朱三汝作天子邪汝從黃巢作賊天
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何負於汝奈何滅唐
家三百年社稷自為帝王行當族滅矣是時
李克用王晉李茂貞王岐楊行密為吳王王
淮南行密已卒子渥代之王建王蜀錢鏐王
兩浙王潮據閩已卒弟審知代之馬殷據湘
南劉隱據廣皆自唐末以來割據諸州梁帝
以馬殷為楚王蜀王王建稱帝

晉王李克用卒初克用有養子曰存孝最驍勇有功養子存信疾而譖之存孝懼禍而叛克用討獲囚歸惜其才意臨刑必有為之請者諸將疾其能竟無一人言遂死又有薛阿檀亦勇密與存孝通恐事泄自殺自是克用兵勢浸弱唐末數為汴人所攻失數州汴兵直抵晉陽城下克用登城備禦不遑寢食後汴兵再圍晉陽以疾還克用欲走會汴兵去而止克用不能與汴人爭者累年悒悒以至於死子存勗立時梁兵侵晉圍潞州晉李嗣昭閉城固守踰年梁築夾寨守之存勗與諸將謀曰朱溫所憚者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為童子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趨之出其不意破賊必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帥兵發晉陽伏三垂岡下旦乘大霧直抵夾寨旗聲鼓譟而入梁兵大潰遂解潞圍○淮南

將張顥徐溫弒楊溫復殺顥將吏推立楊隆演徐溫自領昇州而以養子徐知誥往治之○梁以王審知為閩王梁以劉守光為燕王守光者盧龍節度使仁恭之子也先是囚其久而自領軍府○梁夏州亂殺節度李彝昌以其族父仁福代之夏州李氏本姓拓跋上世自唐賜姓鎮久矣○廣州劉隱卒弟嚴代之○劉守光稱燕帝○鎮州王鎔定州王

為東都開封府洛陽為西都遷都洛陽者凡四年友珪自立尋伏誅均王立均王名友貞初為東都指揮使友珪篡弒起兵誅之而即位於汴更名頊○晉王入幽州執燕劉仁恭及守光歸斬之○梁賜荆南節度使高季昌爵為王○契丹阿保機稱帝古東胡種也其國先在橫山南本鮮卑舊地元魏時自號契丹初大賀氏有八子號八部大人推一人為主三歲一代唐開元中有郡固者統眾詔許獲王至是諸部以耶律幹里少子阿保機為主并奚渤海諸國始建元不復受代國人謂之天皇王○廣州劉巖稱越王已而稱帝改國號曰漢後又更名龔○吳徐溫徙治昇州以徐知誥入輔吳政○蜀主王建殂子宗衡立○吳王楊隆演卒弟溥立梁以錢鏐為吳越國王○晉與梁連歲交兵梁魏州降于晉

晉王入魏拔德州澶州梁劉鄩襲晉陽不克而還攻鎮定營晉師敗之鄩攻魏州晉王又敗之梁又遣兵襲晉陽晉人擊卻之晉克衛磁洛相邢滄貝州掠濮鄆梁人決河以限晉晉王攻拔其四寨已而大舉伐梁戰于胡柳晉周德威敗死晉王收兵復戰大破梁軍晉築德勝南北兩城梁攻之不克梁招討王瓚為晉所敗梁河中降晉鎮州將弒趙王王鎔晉王討平之先是吳蜀屢書勸晉王稱帝晉王自謂先王有遺言當務復唐社稷既而得傳國寶於魏州將佐皆賀勸進不已遂即帝位於魏國號唐遣李嗣源襲取梁鄆州梁以王彥章為招討唐帝戒德勝守者曰王鐵槍勇決謹之彥章果拔南城進拔諸寨至楊劉力攻不克而退梁遣彥章攻鄆唐帝救之梁敗彥章死唐以嗣源為前鋒五日入大梁梁

主猶慮諸兄弟乘危謀亂盡殺之尋命其下殺已在位十一年改元者二曰貞明龍德梁自太祖稱帝至是二世一十七年而亡

唐

唐莊宗皇帝名存勗沙陀人也本姓朱邪先世立功賜姓李父克用有勇略一目微眇號獨眼龍為唐平黃巢立大功王于晉與朱氏為仇暮年頗為所憂憂形於色存勗幼進言

史略卷八

六

曰朱氏窮凶極暴人怨神怒極將斃矣吾家世襲忠貞大人當遵養時晦以待其衰奈何輕為沮喪使群下失望乎克用說臨終立為嗣謂其下曰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年十七嗣晉王位即舉兵破梁解洛陽自是連勝梁祖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吾兒豚犬耳存勗東併幽州北卻契丹南與梁夾河百戰先是晉陽監軍故唐宦者張承業為晉王据

拾財賦召補兵馬攻戰連年接應不乏皆承業力承業意在復唐宗社聞王將稱帝力諫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為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悒悒成疾而卒王即位改晉為唐奉唐祀入汴滅梁都大梁已而遷雒陽侍中郭崇韜有謀略佐帝成帝業至是權兼內外謀猷規益竭忠無隱薦引人物他相受成而已○荆南高季興入朝季興者季昌

史略卷八

七

之改名也唐以為南平王○蜀主王衍盤遊淫適國亂起唐遣皇子繼岌與郭崇韜伐之遂滅蜀衍降唐亦其族繼岌信讒殺崇韜而還唐以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唐帝自克梁後浸驕首以伶人為刺史帝勿習音律或時自傳粉墨與優人共戲優名謂之李天下嘗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瞽其頰帝失色新磨徐曰理天下只一

人尚誰呼邪帝悅諸伶出入宮掖侮弄搢紳
群臣憤疾莫敢出氣亦有互相附託納言展
轉以干恩澤蠹政害人恣爲讒慝帝踈忌宿
將不恤軍士數出遊獵蹂躪田上下咨怨魏
博將戍瓦橋代歸復遣留屯貝州遂作亂奉
趙在禮入據鄴都唐遣將李嗣源討之至城
下軍士大譟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
天下今貝州戍卒思歸主上不赦從馬直數

史略卷八

入

卒喧競遽欲盡誅其族我輩初無叛心但畏
死今欲與城中合勢拔白刃擁嗣源入城中
不受外兵逆擊之皆潰嗣源詭辭得出將召
兵攻亂者安重誨曰公爲元帥不幸爲以人
所劫不若星行詣闕見天子庶可自明嗣源
乃南趨相州諸者奏嗣源已叛上章自理過
不得通始疑懼石敬瑭曰安有上將與叛卒
入城而他日得保無恙者乎大梁天下都會

願先後取之始可自全康義誠曰主上無道
軍民怨望公從衆則生守節必死嗣源乃以
敬瑭爲前鋒李從珂爲殿引兵入大梁唐帝
如關東聞嗣源已據大梁諸軍離叛神色沮
喪歎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從馬直郭從謙
帥兵攻帝於汜凡水帝中流矢而殂稱帝僅
三歲而遇弑改元者一曰同光伶人斂樂器
覆屍而焚之嗣源聞之痛哭乃入洛陽百官

史略卷八

九

上牋勸進不許又三三請嗣源監國乃許之繼
岌自蜀歸途聞內難至長安自殺監國立是爲
明宗皇帝本胡人貌倭詰烈也爲晉王克用
養子名嗣源莊宗滅梁嗣源功最高爲中書
令蕃漢馬步總管受命討鄴爲叛卒所擁自
鄴趨汴入洛遂即位更名亶○契丹阿保機
卒子德光立○閩王王審知卒子延翰立驕
淫殘暴其下弑之而立其弟延鈞後稱帝更

名璘吳王楊潯稱帝○南平王高季興卒子
從誨立○楚王馬殷卒子希聲立後希聲卒
希範立○吳越王錢鏐或卒子元瓘立○夏
州李仁福卒子彝超嗣○西川孟知祥併東
川唐以知祥為蜀王○唐秦王從榮驕狠自
知時論不與常懼不得為嗣帝寢疾遽率牙
兵千人至端門下將入禁衛討之從榮兵潰
走歸府皇城使斬之帝悲駭疾劇遂殂帝性
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
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眾所推
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在位八年改元者
二曰天成長興內無聲色外無遊畋不任宦
官廢內藏庫賞廉吏治蠹蠹雖不知書所行
暗合於道年穀屢豐兵革罕用校於五代粗
為小康子宋王立是為閔帝
閔帝名從厚明宗次子也即位有志為治然

不知其要寬柔少斷○蜀孟知祥稱帝○唐
路王反於鳳翔舉兵長驅至洛陽閔帝出奔
在位改元應順數月而已路王立
路王名從珂本姓王氏明宗之養子也少從
明宗征伐有功名得衆心用事者忌之從珂
鎮鳳翔閔帝命移鎮河東將佐以為離鎮必
無全理乃移檄鄰道起兵入清帝側從珂至
陝諸軍皆迎降至洛宰相馮道等百官班迎
遂即位遣人醵殺閔帝於衛州○蜀主孟知
祥殂子昶微立○夏州李彝超卒兄彝殷代
之○閩人弒其主璘而立其子繼鵬更名昶
唐帝初與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素不相悅唐
帝立敬瑭不得已入朝尋歸鎮陰為自全之
計唐帝移之遂返求援於契丹契丹敗唐兵
立敬瑭為晉帝引兵向洛陽唐帝自焚死在
位不三年改元者一曰清泰唐自在宗至是

四主凡一十四年

晉

晉高祖皇帝姓石氏名敬瑭沁陀人唐明宗之婿也初與從珂皆勇力善鬪事明宗皆有功內相忌從珂為帝敬瑭自河東來朝將佐皆勸留之時久病骨立唐帝不以為虞遂得歸鎮公主在洛陽辭歸唐帝醉曰何不且留遷歸欲與石郎反耶敬瑭聞之益懼尋命移鎮邠州敬瑭拒命唐帝發兵討之桑維翰為敬瑭草表稱臣於契丹事以父禮約事捷割地劉知遠以為大過厚賂金帛足致其兵不必計以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患敬瑭不聽表至契丹主大喜將騎五萬而來與瑭戰於晉陽大敗之契丹主立敬瑭為帝國號晉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與之契丹以晉帝南下又破唐兵至潞

三十五

史略卷八

十二

三十七

史略卷八

十三

州契丹北還晉帝引而南唐將校皆飛狀以迎唐帝死晉帝入都洛已而遷汴○吳徐知誥稱帝奉吳主溥為讓皇初徐溫命知誥治昇州致繁富城市府舍甚盛溫自徙居之知誥入廣陵輔吳政溫卒知誥以中書令鎮昇而留其子輔吳政廣金陵城吳加知誥大元帥封齊王備殊禮至是遂受吳禪知誥本徐州李氏子也自謂唐後國號唐尋復姓李更名昇并是為南唐○契丹改國號太遼○關王曦殺其主昶而自立○吳越王錢元瓘卒子弘佐嗣○南漢主劉龔又更名龔儼尋殂子玢立○晉帝在位不七歲殂改元者一曰天福齊王立是為出帝出帝名重貴高祖兄子也高祖臨終命幼子重睿拜宰相馮道欲其輔立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遂立重貴延廣用事○南

唐主李昇殂子璟立○閩王之弟王延政據建州稱殷帝○南漢主劉玢之弟弘熙弒玢而自立更名晟○閩朱文進弒其主王曦而自立殷主延政遣兵討之閩人殺文進傳首於殷殷改國號曰閩唐人攻拔建州延政出降閩亡唐攻福州不克後吳越遣兵取之○初晉高祖事契丹甚謹至少帝即位景延廣主議告哀不復稱臣契丹大怒延廣又囚其

史略卷八

十四

太

畏契丹主大舉入寇晉將杜威降契丹遣兵入汴執晉帝以歸其國在位五年改元者一曰開運晉自高祖至是再世一十一年而亡契丹主入大梁胡騎四出擄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鋒刃老弱委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帛殆盡契丹主謂判三司劉昫曰契丹兵應有優賜遂括都城士民錢帛遣使者數十人括於諸州皆泊以嚴誅人不聊生括至初無頒給皆欲軍歸中外怨憤皆思逐之所在盜起契丹主曰我不知中國難治如此居汴三月而還晉劉知遠先一月即位於晉陽

漢

漢高祖皇帝姓劉氏初名知遠沙陀人也事晉祖敬瑭於兵間功最多晉祖在河東唐潞王移之鎮鄆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

史略卷八

十五

太

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強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遂拒命唐遣將攻之不克晉祖舉兵滅唐入洛陽知遠時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分漢兵入營館勢丹兵於寺城中肅然後晉祖以知遠鎮河東晉祖殂遺命以知遠入輔政晉人匿之知遠由是怨朝廷契丹連入寇晉雖以知遠爲行營都統知遠不行契丹滅晉入大梁知

史略卷八

十六

遠稱帝於晉陽契丹去乃發大原入洛遂入汴國號漢後更名晉○契丹主耶律德光歸至殺胡林而死剖腹實鹽載去人謂之帝紀巴子元欲立○楚王馬希範卒希廣立○吳越王錢弘佐卒弘倬立其下廢之而立弘倬○漢帝殂在位一年改元乾祐子周王立是爲隱帝
隱帝名承祐年十八即位。先是漢祖以弟

崇尹大原爲留守河東節度使崇與郭威有隙至是威爲樞密使侍中執政崇爲自全之計選募勇士招納亡命繕甲兵實府庫罷上供財賦朝廷詔令多不稟承○荆南高從誨卒子寶融知軍府○河中李守貞反郭威督諸軍討克之守貞自殺○漢以郭威爲鄴都留守○楚王馬希廣之兄希範殺希廣而自立○漢主自即位以來同平章

史略卷八

十七

事揚郭總機政樞密使郭威主征伐侍衛指揮使史弘肇典宿衛三司使王章掌財賦郭頗公忠弘肇察京師道不拾遺章捃撫遺利供饋不乏國家相安弘肇嘗謂天下須用長槍大劔安用毛錐子章曰若無毛錐財賦何由取辦章輕文人嘗曰此輩授之握筭不知縱橫何益於用漢主左右嬖倖浸用事親戚干政郭等每職抑之漢

主益壯厥為大臣所制弘肇嘗議事於前曰
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漢主積不能平左右
因譖之乾祐三年殺郭弘肇章遣密詔欲殺
郭威於鄴將佐勸威入朝自訴威引大軍至漢
主遣兵拒之或降或不戰而還漢主為亂兵所
弑威白太后迎武寧節度賀正至聞契丹
入寇遣威將兵擊之威至澶州將士大譟
裂黃旗以被威休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

史略卷八

十八

七

擁威南行遂代漢漢二世四年而亡

周

周太祖皇帝姓郭氏名威太原人也唐莊
宗有宮人柴氏歸其家擇姻一日窺于門見
有疾走而過者柴氏大驚問何人告者曰從
馬軍使郭雀兒也有離青在項柴氏欲嫁之父母
不肯曰汝帝左右人歸當嫁節度使奈何
嫁此人柴氏堅不嫁他人竟歸威漢祖鎮

河東威為孔目官契丹在汴威勸漢祖舉兵
遂成帝業漢隱帝時威專主征伐隱帝欲娶
不克威擁兵入汴已而出禦契丹軍士擁還
汴時已迎賀於徐州乃以漢太后令廢賀為
湘陰公威為監國尋即位自謂周號叔之後
國號周賀崇子也崇初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
向及聞迎立賀則曰吾兒為帝吾復何求賀廢
死崇遜稱帝於晉陽所有并汾折代嵐憲隆蔚
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謂其臣曰顧我是何天子
是何節度使和是為比漢遣子承鈞伐周不克遣使
師於契丹策命比漢上更名曼○契丹述軌弑兀
欲而自立述律討殺述軌而代之○楚自廣
鄴以來相攻奪無寧歲其下又廢希範而立
希崇南唐遣邊鎬擊楚希崇降南唐遷馬氏
之族于金陵楚亡故楚將劉言自朗州攻潭邊
鎬走言取湖南請命于周周以言鎮朗王達鎮

史略卷八

十九

潭達龍殺言於朗以周行逢守朗達還潭後
又以行逢鎮潭達自居朗○周帝在位三年
殂改元者一曰廣順晉王立是為世宗皇帝
世宗皇帝名榮本姓柴氏周祖妻兄柴守禮
之子也周祖無子故養之周初領節鎮已而
尹開封封晉王周主臨終命晉王聽政尋即位
北漢主聞周主殂大喜請兵於契丹黜朔楊
衮將萬騎北漢主自將三萬人來周帝欲自

史略卷八

二十

將禦之群臣皆諫帝曰崇幸大喪輕朕年少
新立此必自来朕不可不往以吾兵力之強破
崇如山壓卵耳馮道力爭惟王浦勸行北漢
主軍于高平周鋒擊之北漢兵卻帝慮其遁
去趣諸軍將焚愛能何徽先遁右軍潰步軍
千餘解甲降帝觀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
戰宿衛將趙匡胤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
又謂禁兵將張永德曰賊氣驕可破也公引兵乘

高西出為左翼我為右翼以擊之國家安危
在此一舉永德從之各將二千人進戰匡胤
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
北漢兵大敗楊衮不敢救北漢主晝夜北走
僅得入晉陽周帝收焚愛能何徽及所部北
使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非不能戰正
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自是驕
將情弊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張永德

史略卷八

二十一

盛稱趙匡胤智勇擢殿前都虞候周帝謂侍
臣曰兵務精不務多農夫百未能養戰士一
奈何浚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乎乃命大
簡諸軍又詔諸道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
匡胤選其尤者為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
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強所向克捷○周
攻北漢汾遼憲嵐石沁忻州皆入于周周帝
攻晉陽不克引軍還○北漢王劉晏殂子鈞

立周伐蜀取秦成鳳州○周伐南唐唐遣
兵拒於壽州而敗周帝自將大敗唐兵正陽
唐將皇甫暉姚鳳保清流關帝命趙巨胤倍
道襲之擒暉鳳克滁州周師取楊泰必舒斬
州唐兵拒周師後取泰州改揚州周立帝命巨
胤屯六合唐兵來攻奮擊大破之將士有可
致力者巨胤陽為督戰以劍斫其皮於立明
遍閱其筮有劍迹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

三十五

史略卷八

廿一

兵莫敢不盡死周帝還大梁招兵圍壽州唐
兵復江北諸州周守將皆棄去并兵攻壽州
周帝復自將如壽唐人以城降周帝還大梁而
復自將攻濠泗皆降進攻楚州遣兵取楊泰
帝克楚州遂至揚州唐主遣使盡獻江北地
周帝乃還唐主更名景去帝號奉周正朔○
朗州王逵為潘叔嗣所殺將吏迎潭州周行
逢入朗行逢併潭朗有之○南漢主劉晟組

子鉞啟立○周帝自將伐契丹取瀛莫易州
離京四十二日而關南悉平議趨幽州會不豫
而止以瓦橋關為雄州益津關為霸州置戍
而還往還六十日○趙匡胤先是為殿前都
指揮使從攻淮南又從征契丹至是為殿前
都點檢周帝在位六年殂改元者一日昞德初
帝在藩韜晦及即位首破高平之寇人始服
其英武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

三十六

史略卷八

廿三

落左右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表又勤
於政事發奸摘伏聰察如神閒暇則召儒者
讀史商榷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常言
朕必不因喜賞人因怒刑人文武參用各盡
其能人畏其明民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
向無前登遐之日遠邇哀慕子梁王立是為
恭帝
恭帝名宗訓七歲即位○以趙匡胤為攝德

節度使明年春鎮定言契丹入寇遣匡胤將兵禦之至陳橋驛軍士擁還策立周帝在位半年遂禪于宋周自太祖至是三世實二姓十年而亡

歷代十八史略卷八

歷代十八史略卷第九

宋

宋太祖皇帝姓趙氏名匡胤其先潞人也相傳為漢京兆尹廣漢之後又弘毅為洛陽禁衛將校生匡胤於甲馬營赤光滿室營中異香一月人謂之香孩兒營少從辛文悅學文悅嘗夢邀駕乃匡胤也周世宗時掌軍政凡六年士卒服其恩威數從征戰立大功世宗一日於文書篋中得一本書曰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為點檢世宗乃遷之而易以匡胤世宗殂恭帝即位之明年命領宿衛禦契丹時主少國危中外始有推戴之議大軍既出軍校苗訓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相盪指曰此天命也夕次陳橋驛軍士聚議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環列待旦點檢醉卧不知也黎明軍士擐甲執兵直叩寢門曰諸將

無主願策太尉為天子點檢驚起披衣則相與扶出被以黃袍羅拜呼萬歲擁上馬南行拒之不可乃攬轡誓諸將整軍自仁和門入秋毫無所犯恭帝遂禪位以所領節鎮為宋州鄭德軍故國號曰宋即位之初欲陰察群情頗為微行或諫毋輕出上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不能害也微行愈數曰有天命

史略卷九

二

者任自為之不汝禁也中外警服 ○昭義節度使李筠故周宿將反於澤州上命石守信討之尋親征筠自焚死澤潞平 ○淮南節度使李重進周祖之甥也亦反上命石守信討之尋親征重進自焚死淮南平 ○荆南高保融卒弟保勗代之 ○南唐泉州留從效稱藩 ○建隆二年南唐主李景遷都于南昌以其子從嘉守建康景殂從嘉立更名煜 ○上

既誅筠重進召樞密直學士趙普問曰吾欲息天下兵為國家長久計其道何如普言唐季以來帝王數易由節鎮大重君弱臣強而已今莫若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又言殿前帥石守信等皆非統御才宜授他職上悟召守信等宴酣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至此然終夕未嘗安枕也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守信等頓首曰陛下

史略卷九

三

下何為出此言天命已定誰敢有異心上曰汝曹雖無異心如麾下之人欲富貴何一旦以黃袍加汝之身雖不欲為其可得乎皆頓首泣曰臣等愚不如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為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為子孫計多置歌童舞女日飲酒相歡

以終其天年我且與爾曹結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拜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罷○趙普薊人遇上於滁州用為節度掌書記上即位後專與謀議倚信之○女真貢馬○田鵬于闐來貢○建隆三年泉州留從效卒衙將陳洪進推張漢思領軍務○定難節度使周西平王李彝興貢馬即彝殷避太祖

宋宣祖○武平武安鎮帥周行逢卒子保權領軍府衛州太守張文表作亂起兵據潭州保權表請救于宋○荆南高保勗卒兄子繼冲代之○高麗來貢○乾德元年命慕容延釗等會周保權討張文表師出江陵高繼冲出降荆南平延釗至湖南文表先已敗死保權聞宋師下荆南懼而拒守師進討之獲保權湖南平○二年宰相范質王溥魏仁浦乞罷

質等周朝舊相也自唐以來宰相惟面奏大政事餘號令刑賞除拜但入熟狀質等自以前朝大臣稍有形跡每事具劄子進呈退批所得聖旨同列皆書字以志之奏御之多始此質等既罷以趙普同平章事○命王全斌伐蜀乾德三年蜀相李昊勸蜀王孟昶出降蜀亡前蜀王氏之亡也降表亦昊所草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初上命宰相擇前代所未有年號以改今元昊是得蜀鑑乃有乾德四年鑄字怪之召問學士實儀曰昔偽蜀王衍有此號上嘆曰宰相須用讀書人○五年五星聚奎先是周顯德中寧儀楊徽之盧多遜同為諫官儼善推步嘗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二十拾遺見之儼不預也至是果然○夏州李彝興卒子李光散領軍務○開寶元年北漢主劉鈞殂

子繼恩立郭無為弑之而立其同母弟繼元
皆異姓子也○雷德驥判大理寺官屬與堂
吏附會宰相擅增減刑名德驥憤惋直詣講
武殿奏之并言趙普強市人第宅聚斂財賄
上怒叱曰鼎鑪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
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二齒命曳出黜之○
二年命曹彬等伐北漢尋親征攻太原城久
不下頃兵甘草池中暑雨軍中疾疫詔班師

略卷九

六

○上自即位或微行幸功臣之家不可測趙
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夕大雪普意上不
復出矣久之聞叩門聲異甚亟出則上立雪
中普惶恐迎拜即普室設重榻地坐熾炭麝
肉普妻行酒上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
寒甚陛下何以出上曰吾睡不能着一榻之
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
邪南征北伐此其時也願聞成算所向上曰

吾欲取太原普默然良久曰非臣所知也太
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邊患我獨當之
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彼彈丸黑子之地
將何所逃上笑曰吾意正爾姑試卿耳於是
用師荆湖繼取西川普因北漢謀者語北漢
主鈞曰君家與周氏世仇宜不屈今我與爾
無所間何為因此一方之人鈞遣謀復命曰
河東土地兵甲不足當中國之什一區區守

略卷九

七

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上哀其言終鈞之
世不以大軍北伐及繼先立始用兵○是歲
契丹弑其主述律號穆宗迎立其伯父兀欲
之子明記更名賢三年命潘美伐南漢四年
克廣州劉鋹降南漢亡○六年交趾丁璉上
表求內附詔以為靜海節度使安南都護○
趙普罷相領河陽三城節度普沈毅果斷以
天下為己任嘗欲除某人為其官上不用明

日又奏之上怒裂其奏普徐拾以歸補綴以進上悟乃可之又有立功當遷官者上素嫌其人不與普力請上曰朕固不與奈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安得以私喜怒專之上不聽起普隨之上入宮普立宮中不去上卒可之普常設大甕於閣後表跡意不可者投其中焚之其多得謗以此雷德驥之子又許之上貽疑普先是雖置叅知政事以副普不宣

史略卷九

九

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至是始詔叅叅政升政事堂同議政更知印押班與普齊未幾普遂罷薛居正呂餘慶等其後繼為相○七年命曹彬伐江南初上屢遣使喻江南國主李煜入朝不至乃以彬及潘美等討之戒以切勿暴略生民務廣威懷使自歸順不須急擊取匣劔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美以下皆失色自主全斌平蜀多殺人

上每恨之彬性仁厚故事任馬先是江南提若水舉進士不第上書言事不報乃釣魚采石江上以繩度江廣狹詣闕陳策上用其言令荆南造大艦為浮梁以濟師至是用之不差尺寸○八年曹彬圍金陵急李煜遣徐鉉入貢求緩兵鉉言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其說累數百上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鉉還尋復至奏言江南無罪辭氣益厲

史略卷九

九

上怒按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汗睡乎鉉皇恐而退金陵受圍自春徂冬勢愈危感彬終欲降之累遣人告煜曰某日城必破宜早為之所一日彬忽稱疾諸將來問彬曰彬之疾非藥能愈諸公若共為信誓破城不妄殺一人則彬病愈矣諸將皆許諾焚香約誓翼日城陷煜出降南唐亡捷書至上泣曰宇縣分

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鋒鏑者可
哀也彬還舟中惟圖籍衣衾閣門通其榜子
曰奉勅江南幹事田其不伐如此○九年吳
越王錢俶來朝辭歸上賜以黃袱封緘甚固
曰途中宜密觀又啓之皆群臣乙留俶章疏
俶感懼○上如西京謁宣祖安陵○夏四月
郊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亂離不圖
今日復覩太平天子儀衛有泣下者○上欲

史略卷九

十

都洛陽群臣咸諫上曰吾且都長安晉王叩
頭曰在德不在險上曰吾將西遷者欲據山
河之勝而去冗兵晉王之言固善今姑從之
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乃還大梁○上崩
在位十七年改元者三曰建隆乾德開寶壽
五十二仁孝豁達有大度陳橋之變迫於眾
心泊入京師市不易肆嘗一日罷朝坐便殿
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上曰爾謂爲天子

史略卷九

七

容易邪適乘快指揮一事而誤故不樂耳嘗
夏近臣紫雲樓下因論及民事謂宰相曰愚
下之民雖不分菽麥藩侯不爲撫養務得苛
虐朕斷不容之開寶初修京城及大內營繕
畢上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
壅蔽因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又皆
見之矣平蜀後嘗擇其兵百餘爲衛班殿自
郊禮行賞以御馬直扈從特賜緋袍班擊登
聞鼓援例陳乞上怒曰朕之班殿即爲恩澤
豈有例邪斬其妄訴者四十餘人餘悉配隸
諸軍遂廢其直內臣有違事後虐者上問班
宗英武定天下享國不久何也班言其故
上撫髀歎曰二十年來河戰筆敢得天下不
能用軍法約束誠爲兒戲朕今撫養士卒不
吝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劓耳重代以來藩鎮
強盛上以漸削之罷諸節鎮專用儒臣分理

郡國以革節鎮之橫又置諸州通判以分刺
史之權自是諸侯勢輕禍難不作專務愛養
民力罷卻貢獻禁進羨餘常衣澣濯之衣寢
設青布緣葦簾晚節好讀書歎曰堯舜之
世四凶之罪止於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邪
削平諸國必招之不至而後用兵及其既降
皆不加戮禮而存之終其世嘗幸武成王廟
觀從祀有白起指曰起殺已降不武命去之

史略卷九

十一

周恭帝封鄭王後遷于房州上以辛文悅長
者俾為房州守恭帝先上二拜始卒上發哀
輟朝十日還葬如禮上初入京城時周韓通
死節追贈優厚王彥昇棄命專殺終身不授
節鉞受禪之際倉猝未有恭帝禪制學士陶
穀出諸懷中上薄之歲久任翰林頗怨望上
曰吾聞學士草制依樣畫葫蘆耳何勞之有
卒不登之政府内外官有時望者籍記姓名

以待不次選用稱職者多久任不遷定銓選
法嚴舉主連坐法嚴賊吏法有寘極刑者懲
五代藩鎮苛征重斂之弊寬商征寬鬻鹽酒
禁倉吏多入民租者或棄市五代多以武人
為牧守率意用刑上懲之故入者必抵罪定
大辟詳覆法定折杖法頒新刑統定差役法
作版籍戶帖戶鈔長吏有度民田不實者或
杖流之諸州旱蝗賑饑蠲租惟恐不及舉德

史略卷九

十一

行孝悌親策制科舉人放進士榜嚴覆試法
御殿親試進士試書判拔萃數幸國子監詔
天下求遺書初用和峴所定雅樂初行劉溫
叟所上開寶通禮二百卷命宰相執日記時政
送史館撰日曆制度典章彬彬有條理大弟
晉王立是為太宗皇帝太宗皇帝初名匡乂
太祖長弟也太祖入京城匡乂首請號令諸
將戢士卒仍自於馬前戒標掠太祖受禪乃

改名光義尹開封同平章事封晉王建隆二年昭憲杜太后臨崩謂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者乎太祖曰皆祖考與太后之餘慶大后笑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耳汝萬歲後當傳位晉王晉王傳秦王太祖次弟秦王以傳德昭太祖長子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太祖頓首受教太后呼趙普曰趙書記共記吾言不可違因命普於榻前為誓書普署

東略卷九

十四

紙尾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太祖友愛篤至晉王嘗寢疾灼艾太祖亦自灸以分其痛嘗曰晉王龍行虎步且生時有異他日必作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能及也太祖幸蜀有布衣張齊賢獻十策召問賜食且唱且對太祖善其策齊賢固稱餘策皆善太祖怒斥使出既還語晉王曰吾幸而都得一張齊賢吾不欲用之他日留與汝作宰相蓋傳位之定久矣

矣太祖不豫后遣王繼恩召皇子德芳繼恩徑召晉王王至宮中散遣左右所言皆不可得聞但遙見燭影下王有遜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曰好為之遂崩后見晉王愕然曰吾母子之命皆託官家王曰共保富貴無憂也王即位更名炁炁秦王廷美尹開封改封齊王德昭封武功郡王○遣使分行州縣廉察官吏第其優劣罷軟不勝任惰慢

東略卷九

十五

不親事免官○賊吏配者遇赦不叙○大理評事陳舜封奏事口捷舉止類倡優問誰氏子對以父為伶官上曰汝真雜類豈得任清望官改授殿直○陳洪進來朝獻漳泉二州○吳越王錢俶來朝遂獻其地○命潘美伐北漢尋親征圍太原劉繼元出降北漢亡○詔征契丹易州涿州來降上攻幽州諭旬不下遂班師郡王德昭從征幽州軍中嘗夜驚

不知上所在有謀立德昭者上聞不悅又歸
以此征不利不行平北漢之賞德昭言之上
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
刎後二年岐王德芳卒自太祖二子相繼死
齊王廷美不自安他日上嘗以傳國意訪諸
普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耶於是普
復入相廷美遂得罪降涪陵縣公普復使
知開封府李符告其怨望南遷房州尋殺之

宋略卷九

十七

普恐李符漏言因弭德超譖曹彬故以符薦
德超貶符春州卒○种放隱于終南山結草
為廬以講習為務後進多從之學上聞召之
辭以母老上高其節厚賜錢帛旌之○呂蒙
正為叅政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叅政耶蒙
正佯不聞同列欲詰其姓名蒙正止之曰若
一知名姓則終身不忘不如無知也○召華
山陳搏賜號希夷先生○開寶寺塔成前後

八年所費億萬田錫奏曰衆以為金碧煥
臣以為塗膏爨血上不怒○先是西夏李光
叡卒子繼筠嗣又卒弟繼捧嗣繼捧來朝獻
四州地其弟繼遷叛去數入寇邊○契丹主
明記殂號景宗子隆緒立年十二母蕭氏專
其國政○上命曹彬等分道伐契丹彬兵大
敗於岐溝關詔班師契丹自是連年入寇後
女真以契丹隔其朝貢之路請擊之不許女

宋略卷九

十七

真遂臣於契丹○上賜李繼捧姓名趙保忠
授節度使命管夏銀綏宥靜五州使圖繼遷
繼遷降賜姓名趙保吉保吉復寇邊命李繼
隆討之保忠言已與保吉解仇乞罷兵上怒
召繼隆先移兵討之繼隆入夏州檻送保忠
於闕下保吉尋亦請降而復叛命繼隆討之
蜀自既平之後府庫之物悉載歸內府士狹
民稠有司不無賦外之利王小波起為盜小

波死李順繼之攻陷成都僭號蜀王上命王繼恩討擒之蜀平○交趾丁璉卒大拔黎桓囚其宗族而專其國上初命討之無功已而桓奉貢竟以桓為交趾郡王○時霖潦過度上曰朕於刑獄盡心安得積陰之譴寇準越班對言某州局吏侵官錢者千於法為小過陛下殺之王淮叅政王沔之弟盜錢數百萬於法為大孰陛下以沔故務相容蔽如此而

史略卷九 十八

曰刑獄盡心如之何無積陰之譴上即日誅淮罷沔俄而雨止上崩在位二十二年改元者五曰太平興國曰雍熙端拱淳化至道壽五十九薛居正沈倫趙普宋琪李昉倣呂蒙正張齊賢呂端等相繼為相普凡再入再罷尋薨普初以吏道聞寡學術太祖嘗勸以讀書普遂手不釋卷每朝有大議輒闔戶自啓一篋取一書閱之及卒家人視其篋則論語

也嘗謂上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蒙正晚出嘗與普並相普甚推之蒙正嘗置冊子夾袋中疏四方人寸姓名以待選用初太祖嘗以張齊賢屬上至齊賢舉進士上欲置之上第而有司第其名在下乃詔一榜特與通判卒至大用呂端為相人謂呂相作事糊塗音莫上知之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自上即位

史略卷九 十九

以來以小人為相者盧多遜一人而已太子立是為真宗皇帝

真宗皇帝初名元侃封襄王有舉人楊礪嘗夢至一殿有坐殿上者語之曰我非汝主來和天尊汝主也指示令謁之礪後進士第一入為襄王府記室記謁如夢中所見太宗嘗遣相者詣襄王及門而返曰王門廝役皆將相也王可知矣立為太子至是即位更名恒

○咸平二年契丹入寇上親征至大名府而還○三年益州卒王均反僭號大蜀以雷有終知州討擒之益州平○范廷召擊契丹求援於高陽關都部署康保裔赴之廷召潛遁保裔為所圍力戰死之○李繼遷自先朝奪所賜姓名寇邊不已攻陷靈州西涼六合莫長潘羅支乞會王師討之繼遷攻陷西涼府潘羅支要而擊之繼遷中流矢死於靈州

東略卷九

二十

之境其子德明請降復賜姓趙後封為西平王○楊嗣楊延朗智勇善戰加團練使虜憚之目曰楊六郎○景德元年契丹主與其母蕭氏大舉入寇中外震駭叅政陳堯叟蜀人請幸蜀王欽若江南人請幸江南上以問宰相寇準準問誰畫此策上曰卿姑斷其可否勿問也準曰臣欲得獻策之臣斬以靈鼓然後北伐耳遂定親征之議上駐蹕韋城尋至

衛南契丹擁兵抵澶州圍合三面李繼隆等出禦之契丹撻覽中弩死大挫退却不敢動寇準力勸上渡河殿前帥高瓊亦力贊猶豫間瓊麾衛士進輦曰陛下若不過河百姓如喪考妣梁適呵之瓊怒曰君輩此時尚責人失禮何不賦一詩退虜耶遂擁上以渡既至澶州登北城張黃旗幟諸軍皆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氣奪先是王繼忠者陷虜嘗言和

東略卷九

二十一

好之利故雖大舉亦遣使以繼忠書來上命曹利用報之至是利用與契丹使者韓杞偕來請世宗所取關南故地上曰地必不可得寧與金帛以和準意亦不欲與且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歲後我復生心準蓋欲擊之使隻輪不返上曰數十年後當有能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遂再遣利用往利用請歲賂金帛之數

上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召語之曰雖有勅旨不得過三十萬如過此數勿來見準準斬汝矣利用卒以綰二十萬銀十萬定和議南朝為兄北朝為弟交誓約各解兵歸準初發京師命朝士出知諸州皆於殿廊受勅戒之曰百姓皆兵府庫皆財不責汝浪戰但失一城一壁當以軍法從事恐欽若沮親征之議以其有智且有福出欽若知天雄軍契

兒子二郎必做植三槐于庭曰吾後世必有為三公者至是旦果為相深沉有德望能斷大事上心深屬之趙德明嘗以民飢上表乞糧群臣皆請責之旦曰臣欲詔德明云塞上儲糧不可與已於京師積百萬可自遣衆來取德明再拜受詔曰朝廷有人上既入欽若之言數問欽若何以刷恥欽若知上厭用兵謬曰取幽薊乃可上令思其次乃請封禪以鎮服四海誇示夷狄又言封禪當得天瑞前代有以人力為之河圖洛書果有此邪聖人以神道設教耳於是自太中祥符以來數有天書降東封泰山西祀后土於汾陰又有趙氏祖九天司命天尊降天下立天慶觀置聖祖殿諱聖祖名玄朗京師作玉清昭應宮旦不能止其事○上在位二十六年自元年呂端罷後張齊賢李沆項呂蒙正向敏中畢士

安寇準王旦相繼為相惟旦居位十一年當
李沆為相時旦甫參政沆喜讀論語嘗曰為
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
尚不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沆日取
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謂細事不足煩上聽
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人間疾苦不然血氣
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
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及

史略卷九

尚

大中祥符封禪祠祀土木並興旦乃歎曰李
文靖真聖人也每有大禮旦輒以首相奉天
書以行常悒悒不樂欲去則上遇之厚及薨
于位遺令削髮披緇以歛議者謂旦得君而
不能以正自終或比之馮道云張詠嘗言吾
榜中得人最多謹重有德望無如李文靖深
沈才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廷爭素有
風采無如寇公當方面之寄則詠不敢辭當

旦之世王欽若已相欽若罷寇準再入相參
政丁謂事準甚謹嘗會食羹汙準鬚謂起拂
之準笑曰參政國大臣乃為官長拂鬚邪謂
甚愧恨準罷李迪丁謂為相準遠貶迪罷謂
獨相時上已有疾昏眩如準罷貶皆謂白中
宮行之上不知矣尋崩年五十五在位改元
者五曰咸平景德曰大中祥符曰天禧乾興
太子立是為仁宗皇帝

史略卷九

廿

仁宗皇帝名禎母李氏章獻明肅劉皇后之
子真宗得皇子已晚始生晝夜啼不止有道
人言能止兒啼召入則曰莫叫莫叫何似當
初莫笑啼即止蓋謂真宗嘗顙上帝祈嗣問
群仙誰當往者皆不應獨赤脚大仙一笑遂
命降為真宗子在宮中好赤脚其驗也自昇
王為太子年十三即位劉太后垂簾同聽政
十謂用事竄寇準為雷州司戶參政王曾密

奏謂包藏禍心真宗山陵擅移皇堂於絕地
遂罷謂貶至崖州司戶謂初命學士草準責
詞令用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為證事及謂寬
學士乃用其語人快之方逐準時京師語曰
欲得天下寧當拔眼中丁欲得天下好莫如
召寇老然準竟不及北還而卒王曾為相王
欽若再相欽若卒張知白相知白卒張士遜
相士遜罷呂夷簡相惟王曾自天聖初居相

史略卷九

十六

位至是七年而罷曾初舉進士青州發解禮
部廷試皆第一人曰狀元三場喫着不盡曾
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真宗末正色立朝
朝廷賴以為重作相日所進退士莫有知者
或問其故曾曰思欲歸已怨使誰當○交趾
黎桓景德中卒子龍廷殺其兄龍鉞而自立
來貢賜名至忠大中祥符間至忠卒子幼弟
爭立大校李公蘊逐殺之而自立至是公蘊

卒子德政立來告喪封交趾郡王○契丹主
隆緒殂號聖宗子宗真立○西夏趙德明卒
子元昊立○劉太后以上為已子而上母李
氏默默趣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亦畏后
不敢言疾華乃進位宸妃而薨宰相呂夷簡
奏太后宜備禮以葬曰他日莫道夷簡不曾
說來宸妃卒踰一年太后崩稱制十一年上
始親政先是呂夷簡張士遜並相夷簡罷李

史略卷九

十七

迪相而士遜為首相無所發明而罷夷簡權
相迪罷王曾復相而權在夷簡夷簡之初罷
也以郭皇后之言及復入而后有尚美人爭
寵之隙遂廢郭后夷簡有力焉臺諫孔道輔
范仲淹爭不得而出仲淹還朝為待制知開
封府言事愈急數譏時政夷簡訴其越職罷
知饒州館閣余靖尹洙爭之皆坐貶歐陽脩
責諫官高若訥不諫謂不知人間有羞耻事

若訥奏其書亦貶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四賢指仲淹洙靖脩不肖指若訥也王曾因對斥夷簡納賂示恩夷簡曾並罷王隨陳堯佐代之○以無所建明而罷張士遜章得象代之○趙元昊據有夏銀綬宥靈鹽會勝甘涼瓜沙肅州之地居興州阻賀蘭山為固僭號大夏皇帝入寇西邊騷然范雍經略西夏開元昊將攻延州懼甚閉門不救劉平戰中官黃德

史略卷九

廿八

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吳之不得大逞蓋籍琦仲淹之宣力居多契丹秉朝廷有西夏之援遣使求石晉所割周世宗所取關南地知制誥富弼接伴時夷簡任事人莫敢抗弼數侵之夷簡欲因事罪弼以弼報使弼至往反論難力拒其割地使還再遣而國書故為異同夷簡欲以陷弼弼疑而啓觀乃復回奏責夷簡易書而往增歲賂銀絹各十萬定和議而還呂夷簡求罷上遂欲更天下弊事增諫官貲命王素歐陽脩余靖蔡襄供諫院職以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召夏竦為樞密使諫官論罷竦以杜衍代之國子直講石介喜曰此盛德事也乃作慶曆聖德詩有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大奸指竦也仲淹琦適自陝西來道中得詩仲淹

史略卷九

九

撫股謂琦曰為此怪鬼輩壞事疎國與其黨造論目銜等為黨人歐陽脩乃作朋黨論上之路曰小人無朋惟君子有之小人同利之時暫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情疎反相賊害君子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進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仲淹遷叅政富弼為樞副上

史略卷九

三十

既擢仲淹等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札仲淹等皆惶恐退列奏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官長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減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上方信向悉用其說惟武備欲復府兵一說宰相以為不可時章得象晏殊並同平章事未幾仲淹宣撫陝西河東富弼宣撫河北

疎黨造謗故仲淹等不安於朝歐陽脩亦出使河北晏殊罷杜銜同平章事銜務裁僥倖每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十數輒納上前上嘗語諫官曰外人知銜封還內降邪朕在宮中每以銜不可告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會銜婿蘇舜欽監進奏院用鬻故紙公錢祠神會客御史中丞王拱辰素不便銜等所為因攻其事置獄得罪者數人拱辰喜曰吾一

史略卷九

廿

網打去盡矣銜相七十日而罷賈昌朝平章事兼樞密使韓琦罷樞副知楊州事章得象罷陳執中平章事昌朝罷夏竦代為樞密使○貝州卒王則反文彥博宣撫河北討平之彥博入為平章事○趙元昊慶曆初嘗因范仲淹請和反覆數歲竟納款復稱臣策命為夏國主名曩霄歲賜銀絹茶綵二十五萬五千遂不復寇邊卒子諒祚立○陳執中以無

所建明罷○夏竦罷宋庠代之尋同平章未
幾罷○張貴妃兄堯佐一日除四使監察御
史秉行唐介論之不聽遂劾奏文彥博向守
蜀以燈籠錦獻貴妃得執政故黨堯佐上怒
遠貶介彥博亦求罷龐籍平章事○廣涼州
懷智高寇廣州連歲陷諸州自邕至廣西皆
被其害命樞副狄青討平之還為樞密使○
龐籍罷○陳執中梁適平章事適罷劉沆代

史略卷九

廿二

之執中罷文彥博富弼並同平章事士大夫
相慶得人上曰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
上嘗問王素孰可為相素曰惟宦官富妾不
知姓名者可充其選上憮然曰如此則富弼
耳○契丹主宗真殂號興宗子弘基立○交
趾李德政卒子日遵立○劉沆罷文彥博罷
韓琦平章事富弼罷○王安石制誥安石
每遷官遜避不已至知制誥則不復辭官矣

安石嘗侍賞花釣魚宴誤食釣餌已悟而食
之既上以其不情而遂非惡之安石有重名
士爭向之惟蘇洵不見著辨姦論亦以為不
近人情必大奸慝○司馬光知諫院進三劄
一論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二論御臣曰
任官曰信賞曰必罰三論揀軍又進五規曰
保業曰惜時曰遠謀曰謹微曰務實○策制
科人得麟麟○曾公亮平章事○上在位四

史略卷九

三

十二年改元者九天聖明道則垂簾之政也
景祐以來改由己出寶元康寧間西鄙多事慶
曆更化君子滿朝至皇祐至和嘉祐天下承
平無事恭儉之德愛人恤物之心即位至升
遐終始如一日遺制下雖深山窮谷莫不奔
走悲號而不能止壽五十四皇子立是為
英宗皇帝
英宗皇帝初名宗實濮安懿王允讓之子太

宗之曾孫也仁宗立為皇子賜名曙仁宗崩固避數日而後即位以憂疑致疾慈聖光憲曹太后權同聽政上舉措或改常度遇宦官尤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為讒間兩宮遂成隙賴宰相韓琦參政歐陽脩等調護上既康復親政太后撤簾琦一日出空頭救脩已僉趙際未僉脩曰第書之韓公必有說琦坐政事堂召內侍任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責

三十九 史略卷九

三十五

新州安置蓋交關兩宮之人也議崇奉濮王典禮執政欲稱皇考又以太后詔令上稱親司馬光范鎮呂大防呂公著等交論以為不可鎮罷翰林誨純仁大防解言職公著罷侍講議竟不決契丹改號大遼○上崩在位四年改元者一曰治平年三十八皇太子立是為神宗皇帝神宗皇帝名頊母曰宣仁聖烈皇后高氏曹

太后之甥也幼與英宗同鞠后所後為英宗配生頊自頊王為太子尋即位自有濮議以來言者攻歐陽脩不已遂罷韓琦亦罷○王安石為翰林學士入對首以擇術為言言必稱堯舜富弼同平章事王安石參政安石既執政士大夫素重其名以為太平可立致呂誨時為御史中丞將對學士侍讀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

二百五十五 史略卷九

廿五

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柰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為此言邪安石執偏見喜人佞己天下必受其弊光退而思之不得其說摺紳間有傳其疏者往往疑其大過誨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疏其十事上兩降手詔諭誨誨論之不已遂罷誨安石建議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講行新法言周

置泉府之官變通天下之財後世惟桑弘羊
劉晏類合此意今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
安石多與呂惠卿謀人號安石為孔子惠卿
為顏子先是治平中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
上聞杜鵑聲愀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洛陽
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
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
得氣之先者也二年前上南士作相多引
南人專務更變天下自此多事矣至是雍言
果驗云安石欲行青苗法以為周官國服為
息法也蘇轍曰以錢貸民出納之際吏緣為
姦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
富民不免違限鞭箠必用州縣不勝煩矣參
政唐介爭論新法不勝疽發背卒時人有生
老病死苦之喻謂安石為生曾公亮為老公
亮富弼議論不合稱病參政趙抃無如安石

史略卷九

世

三

史略卷九

七

何惟 冊 苦苦而已安石折抃曰君輩坐不讀
書耳抃曰臯夔稷契何書可讀安石亦不能
對○遣使察農田水利○罷義倉○行均輸
法○臺諫劉琦錢顥以議新法貶○諫院范
純仁檢詳文字蘇轍以議新法罷○行青苗
法置常平官○富弼罷陳升之同平章事升
之初附安石既相頗為異同○行預買法令
諸路預給錢和買紬絹○趙抃罷抃曰所為
事夜必焚香告於天○親試舉人初用策葉
祖洽以附會新法擢為第一○右正言孫覺
御史裏行程顥以議新法罷○中丞呂公著
裏行張戢以議新法罷○李定為裏行知
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以繳定詞頭罷○
謝景溫為御史知雜○直史館蘇軾以嘗上
萬言書及擬對廷試策議新法忤安石為景
溫所劾去○鄧綰上書言陛下得伊呂之佐

百姓歌舞青苗免役等法又與安石書以頌
置中書檢正以綰為之鄉人皆笑罵綰曰笑
罵從他笑罵好官我須為之○曾公亮罷○
策制科人呂陶張繪孔文仲力詆新法皆報
罷○范鎮以數議新法及嘗薦蘇軾孔文仲
罷乞致仕○陳升之罷○韓絳王安石同平
章事○立保甲法○曾布為中書檢正○更
科舉法罷詩賦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
士○司馬光先自學士除樞副力辭不拜
言新法之害上喻安石曰聞三不足之說否
安石曰不聞上曰外人云朝廷以為天變不
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法不足守昨學士院
進館職策問專指此三事策問光所為也光
屢請外得求興移許州上言臣之不才最出
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
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

史略卷九

三十一

屢請判西京留司御史臺至是得請後四任
提舉嵩山崇福宮○歐陽脩先知青州以擅
止給散青苗錢徙知蔡州至是乞致仕○富
弼先知亳州坐格青苗法徙知汝州中丞楊
繪裏行劉摯以議新法罷○罷差役行募役
法○立大學三舍法○行市易法○行保馬
法○頒方田均稅法○置熙河路以王韶為
經略安撫等使先是韶上平戎策謂欲平西
夏當復河湟今古渭之西熙河蘭鄯皆漢隴
西等郡吐蕃唃廝囉一族國其間宜併有之
以絕夏人右臂安石以為奇謀始開熙河之
役韶克河洮岷疊宕蕆等州又據青唐咽
喉之地邊境益斥役兵死亡甚多○中書檢
正章惇察訪湖北始議經制南北江蠻辰州
南北江乃古錦州之地接施黔梓臧何哥命
章惇措置惇言招諭梅山蠻徭令作省戶皆

史略卷九

卅九

飲其寶殺戮浮屍蔽江○詩書周禮三
經義局安石提舉呂惠卿及歐石子雲等為
檢討○熙寧七年天久不雨河東北陝西流
民皆流入京城而京城外饑民尤多監安上
門鄭俠畫為圖上書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
勝捷之勢作圖來上無一人以天下憂苦妻
子不相保遷移困頓遑遑不給之狀為圖而
獻者安上門逐日所見百不及一亦可流涕

史略卷九

四

況千萬里外哉時以旱故求直言言者皆咎
新法上疑欲罷之安石不悅求去除知江寧
府安石薦韓絳代己為相呂惠卿為參政時
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惠卿建
議免役出錢不均出於簿書之不善行手實
法惠卿既得勢恐安石復入遂逆閉其途出
安石私書有勿令上知之語凡可以害安石
者無所不用其智又數與絳忤絳乘間白上

復相安石安石罷不一年再入聞命不辭自
金陵七日至闕下後數月終與惠卿相繼罷
○行戶馬法○判相州韓琦薨琦天資忠厚
能斷大事治平間為首相政事問集賢次相
韓與故問東廳參政趙文學問西廳參政歐陽
人事則自決之矣出判相州初言青苗不便
朝廷不從即命散給曰藩臣之體當如是在
鄉郡八年而終御製碑兩朝顧命定策元勳

史略卷九

四

之碑○命韓縝如河東割地先是遼使屢至
言河東沿邊增修戍壘起鋪舍侵入彼國蔚
應朔州界乞行毀撤別立界至蓋遼人見朝
廷招高麗建熙河西山植榆柳創保甲築河
北城池創都作院降弓刀新樣置河北三十
七將疑有復燕之意故以爭地界為名觀朝
廷所以應安石斷之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
東西失地七百里○安石再相二年屢謝病

子雲死求去尤力上益厭其所爲出判江寧府遂不復用自安石用事口談先王而專行管商之政知上有富彊之志思所以濟其欲謂立法當用小人而後以君子守之不悟其無是理也天下騷然而國未嘗富邊鄙生事徒多喪敗而國未嘗強西鄙自治平末种諤取綏州夏人即欲興兵報復夏主諒祚卒子秉常立大入寇安石雖用王韶取熙河之策

史略卷九

四十二

徒構怨西蕃致鬼章等屢爲寇患初不能以此制西夏所用沈起劉彝又生釁南方交趾李日尊卒子乾德立起彝相繼知桂州集上丁爲保甲於海濱集舟師教水戰禁止州縣與交人貿易交人大舉入寇圍邕州陷欽廉聲言中國作青苗助役法困民出兵相救安石怒遣趙鼎等討之官軍死者十之五禍訖安石之去而未已吳充王珪以安石爲相充

先在政府數言政事非便既代安石蔡確鄧綰甫等共攻之不能去○元豐元年知湖州蘇軾安置黃州先是中丞李定言軾自熙寧以來怨謗君父舒亶亦言軾議時事陛下發錢本以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明法以課試羣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謹益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事無不譏謗爲主乃追軾繫御史獄認定與張璪早推治王珪言軾有不臣意舉軾擄詩根到九泉無曲衷世間惟有螯龍知陛下飛龍在天而軾欲求之地下之螯龍非不臣而何上曰彼自詠檜何預朕事上本無意罪軾吳充王安禮皆勸上容之獄成而有是命弟轍亦坐救軾貶坐軾詩案黜罰者

史略卷九

四十三

張方平司馬光以下三十二人上實憐誠尋
移汝州且復用矣為蔡確張璪等所沮吳充
罷翰林而卒○元豐三年大正官名元豐五
年官制成改平章事為左右僕射以王珪蔡
確為之參知政事為門下中書侍郎章惇張
璪為之置尚書左右丞蒲宗孟王安禮為之
以三省統領百職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
施行珪為相人謂之三旨宰相凡事惟曰取

卷九

四四

聖旨得聖旨則曰領聖旨退書之則曰奉聖
旨而已上厭之確謂珪曰上久欲取靈武公
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如其言命內侍
李憲等分道伐夏國攻靈州不克士卒死及
凍餒者十五六憲上再舉之議徐禧又議築
永樂新城夏人大舉攻城陷禧等蕃漢官
及諸軍死者萬三千上聞奏慟哭富弼上遺
表忠諫杜絕諂諛日進興利之臣為國歛

怨又言西事大可憂望留聖念弼早有公輔
之望名聞夷狄遠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
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須不忘朝
廷至是薨○宰執同對上有無人才之歎蒲
宗孟曰人才半為司馬光邪說所壞上不語
視宗孟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邪宗
孟尋罷司馬光資治通鑑成上即位之初已
嘗御製序至元豐七年書始上初官制特行

卷九

四五

上欲取新舊人兩用之曰御史大夫非司馬
光不可蔡確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既而上
有疾又曰來春建儲當以司馬光呂公著為
師保公著夷簡子也上在位十八年改元者
二曰熙寧元豐厲精求治日昃不暇食平生
不御畋游不治宮室惟勤惟儉將以大有為
也夫何熙寧以來誤於安石元豐以後用事
者終始皆安石之黨竟為天下患憤此狄僭

強慨然有恢復幽燕之志欲先取靈夏滅西
元乃圖北伐及安南失律喟然歎赤子無罪
而死求樂之敗益知用兵之難始息念征伐
卒無一事如意崩年三十八皇太子立是為
哲宗皇帝

哲宗皇帝名煦初為延安郡王神宗大漸立
為太子先是蔡確遣舍人邢恕邀高公繪欲
使白太后言延安冲幼歧嘉皆賢王也公繪

史略卷九

四十六

懼曰公欲禍吾家亟去恕包藏禍心反謂太
后與王珪表裏欲捨延安而立子顥顥已及
童博蔡確得無變且播其說於士大夫間矣
神宗崩太子即位甫十歲太皇太后同聽政
○熙寧中太后已嘗流涕為神宗言安石變
法不便既垂簾知天下厭苦日久首罷京東
戶馬罷京東西路保馬罷京東西物貨場罷
諸州鎮寨市易抵當罷汴河堤岸司地課放

市易常平免役息錢罷在京免行錢罷提舉
保甲錢糧巡教等官罷方田等皆從中出大
臣不與王珪卒蔡確韓縝為左右僕射童博
知樞密院司馬光門下侍郎光居洛十五年
兒童走卒皆知司馬君實神宗升遐赴闕入
臨衛士望見以手加額曰司馬相公也爭擁
馬首呼曰公毋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
數千人聚觀之光懼歸洛已而召為執政○

史略卷九

四十七

河南程顥以是歲卒顥字伯淳弟頤字正叔
兄弟皆從濂溪周惇頤受學惇頤字茂叔博
學力行聞道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嚴
恕務盡理以名節自礪雅有高趣愬前草不
除曰與自家意思一般黃庭堅稱其人品甚
高習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有太極圖通書行
于世顥頤初從之皆令尋鱗玩所樂何事學
成各以斯文為己任顥嘗言一命以上苟存

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熙寧中以新法不合去國神宗嘗使推擇人才所薦數十人以表叔張載弟頤爲首其死也文彥博采衆論表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弟頤爲之序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子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

史略卷九

四

天理滅矣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辨異端息邪說使聖人之道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頤嘗語人欲知吾之道者觀此序可矣張載字子厚初無所不學後聞二程之言乃盡棄其學而講焉有東銘西銘正蒙理窟等書行于世人謂之橫渠先生共城邵雍字堯夫居河南與二程友雍之學玩心高明觀天地變化陰陽消

長以達萬物之變精於物數推無不中顯嘗在少司試院以其數推之出謂雍曰堯夫數只是加一倍法雍嘆其聰明雍欲以數學傳二程二程不受刑恕欲受雍不許曰徒長英雄雍上皇極經世書十二卷擊壤集歌傳于世人謂之康節先生富弼司馬光等皆深敬重之宋自歐陽脩以古文倡天下文章雖大變而端者義理之學至周程出然後大明雍博

史略卷九

四五

頤載皆歿於神宗之世至是顯又沒惟頤在學者宗之爲伊川先生○元祐元年蔡確罷確與章惇相怨相交結怨往來傳送語言自謂有定策功言官王覲極言惇確及韓縝張璪朋邪劉摯朱光庭蘇轍等累數十疏論劾確先黜以司馬光爲左僕射時王安石已病其弟以邸吏狀示之安石曰司馬十二作相矣悵然久之議者或謂三年無改父道新法

姑稍損其甚者足矣光慨然爭之曰先帝法
善者雖百世不可變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爲
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當如救焚拯溺猶恐
不及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
乃定或謂光曰章惇呂惠卿輩他日有以父
子之議聞於上則朋黨之禍作矣光起立拱
手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安石每聞朝
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爲意及聞罷助役復差

史略卷九

五十一

役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
不可罷安石與先帝議之二年乃行無不曲
盡○章惇韓縝罷○王安石卒安石在金陵
常獨語福建子恨惠卿也惠卿叛安石惟章
惇終始不叛安石又常曰新法之行始終以
爲可行者曾子宣也始終以爲不可行者司
馬君實也○呂公著右僕射文彥博平章軍
國二事程頤崇政殿說書蘇軾翰林學士竄

貶呂惠卿鄧綰等○司馬光爲相八閱月而
薨太皇太后哭之慟上亦感涕不已贈太師
溫國公謚文正光在位遼人夏人使來必問
光起居而遼人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
切毋生事開邊隙及卒京師民罷市畫其像
印鬻之畫工有致富者及葬四方來會者哭
之如哭其親戚光嘗語晁無咎曰吾無過人
但平生所爲未嘗不可對人言者耳劉安世

史略卷九

五十二

克

問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光曰其誠乎安
世問其所從入曰自不妄語入○蘇軾程頤
同在經筵軾喜諧謔而頤以禮法自持軾每
嘲侮之光之薨也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
弔頤不可曰子於是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
則不哭軾曰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頤
怒二人遂成隙門人朱光庭賈易爲言官力
攻軾傳堯俞王巖叟呂陶等相繼論列堯俞

徽宗右光庭陶右軾是時元豐大臣退於散地時術然入骨陰伺間隙諸賢不悟方自分黨相攻有洛黨川黨朔黨洛黨以頤為領袖光庭易為羽翼川黨以軾為領袖陶詩為羽翼朔黨以劉摯王巖叟劉安世為領袖而羽翼尤衆未幾頤罷不復召久之軾亦罷後再入三入皆不久而出○呂公著為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大防范純仁左右僕射純仁仲

章

史略卷九

五十二

淹子也公著尋薨○知濮陽軍吳處厚言蔡確謫安州日作夏中登車蓋亭詩譏訕臺諫論確不已安置新州呂大防范劉摯范純仁王存等以為不宜令過嶺置死地純仁曰此路荆棘八十年矣奈何開之吾曹政恐不免耳爭之不得臺諫交章攻純仁黨確純仁遂罷劉摯為右僕射大防范欲引用元豐黨人以平舊怨謂之調停蘇轍等力陳不可手罷蘇

頤為右僕射頤罷純仁又代之○元祐八年九月宣仁聖烈大皇太后崩臨崩對上謂大防范純仁等曰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呼左右問曾賜出社飯否因曰公等各去喫一匙社飯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后聽政九年天下稱為女中堯舜不秘外家以擁佑嗣君之故二子一女皆踈以至公御天下

章

史略卷九

五十三

宋

當世賢者畢集于朝君子之盛後世以慶曆元祐並稱焉承神宗厭兵之後與民休息西蕃鬼章為邊將擒獻釋不誅以招其部屬夏國自其主秉常卒乾順立政亂主幼屢寇邊失藩臣禮皆強臣為之以其君民非有罪不忍興師討伐詔諸路嚴兵自備而已○上始親政侍郎楊畏首叛呂大防范自謂迹雖元祐心在熙豐入對乞召章惇明年改元紹聖大

防罷惇為右僕射純仁罷惇之來也道遇陳
瓘惇素聞其名獨請共載訪以世務瓘曰請
以所乘舟為喻偏重其可行乎或左或右其
偏一也惇默然良久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
辨瓘曰相公誤矣此猶欲一舟勢而移左以
置右也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惇既至以漸盡
復熙豐之法治元祐人之罪無虛日司馬光
呂公著王巖叟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

言

史略卷九

五十四

宋

愈司馬康等已死者皆追貶奪贈呂大防劉
摯蘇轍梁燾道范純仁劉奉世韓維王覲韓
川孫升呂陶范純禮趙君錫馬默顧臨范純
粹孔武仲王欽臣呂希哲呂希純呂希績姚
勛吳安詩王份張耒晁補之黃庭堅賈
易程頤秦觀朱光庭孫覺趙尚李之純杜純
李周蘇軾范祖禹劉安世鄭俠等皆連貶竄
文彥博久致仕降為太子太保罷節鉞尋薨

皇后孟氏太皇太后所選惇也在中宮五年
而廢惇惇蔡卞請追廢太皇太后賴太后向
氏太妃朱氏泣諫上悟惇下堅請施行上怒
口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廷乎抵其奏於地
○立賢妃劉氏為后右正言鄒浩乞追傳冊
禮引選名族詔浩除名勒停羈管新州浩道
過其友田書臨別出涕書正色曰使君隱默
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

言

史略卷九

五十五

宋

外能人哉願無自沮士所當為者未止此
也○元符三年上崩在位十五年改元者三
壽二十五皇弟立是為徽宗皇帝
徽宗皇帝名佶諱神宗第三子也初封端王
哲宗崩欽聖憲肅皇太后向氏召宰執議立
嗣后欲立端王章惇曰端王浪子耳曾布身
長望見端王已在簾下叱曰章惇聽太后處
分王出簾惇皇恐失措王即位請太后權同

處分軍國事范純仁等二十餘人並收叙龔
大陳瓘鄒浩為臺諫○韓忠彥為右僕射忠
彥琦子也○文彥博司馬光等三十三人追
復官○太后垂簾半年而還政○章惇罷尋
竄韓忠彥曾布左右僕射○貶邢恕○貶蔡
京蔡卞卞安石壻也先是臺諫龔夫陳瓘任
伯雨等攻卞罷其執政京為翰林承旨瓘見
其視日不瞬謂此人必大貴然以其區區精
神敢抗大陽他自得志必為天下患瓘語人
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連疏攻之甚力
京罷尋又以御史陳次升等言與卞俱貶○
上意專欲紹述熙豐之政而曾布微有兩存
熙豐元祐之意故建中靖國初嘗略變章惇
蔡卞所為既而布迎上旨正人任伯雨江公
望陳瓘等不容於朝小人雖各有黨更迭出
入意向則同祖安石而已○遼主弘基殂號

真九

史略卷九

五十六

道宗孫延禧立號天祚○女真阿骨打立女
真本名朱里真肅慎之遺種而渤海之別族
也或曰本姓挾辰韓之後三國志所謂挾婁
元魏所謂勿吉唐所謂黑水靺鞨者其
地也有七十二部落本不相統自大中祥符
以後絕不與中國通有生女真者其類尤繁
其酋曰嚴版有孫曰楊割太師遂雄諸部或
曰楊割之先新羅人完顏氏女真妻之以女
寶子二人長曰胡來傳三人而至楊割阿遏
骨打其子也為人沉毅有大志○建中靖國
一年而改崇寧韓忠彥罷再追奪司馬光等
官籍元祐黨人○曾布罷蔡京為相蔡卞執
政再貶竄元祐人立數黨碑京自崇寧為僕
射歷大觀政和重和為太師嘗暫罷輒復入
雖罷之曰實執國命其間趙挺之張商英作
相嘗與京異然在位各不過數月或一年而

真九

史略卷九

五十七

罷如何執中鄭居中劉正夫余深雖在相位
或久或淺居中亦與京異嘗相排正夫亦小
異然於京之權寵無損也京子攸之婦出入
宮禁攸遂大用至父子權勢自相軋上寵攸
而疏京子弟親戚滿朝皆其父子之黨京倡
邪說以為當豐亨豫大之運專以奢侈勸上
窮極土木之功廣京城修大內盛築內苑鑄
九鼎鼎成以九州水土納鼎中及奉安北方

史略卷九

五十九

寶鼎忽水漏于外作大晟樂作玉清神霄宮
崇信道士林靈素策上為教主道君皇帝作
延福宮作保和殿作萬歲山以朱勔領花石
綱奇花異木怪石珍禽奇獸無遠不致民間
一花一木之妙輒令上供有一花費數千緡
一石費數萬緡者二十年間山林高深麋鹿
成群改名艮嶽又為村居野店酒肆青帘於
其間每歲冬至後即放燈縱令飲博謂之先

五十九

史略卷九

五十九

賞元宵○時星芒屢見地震河決怪異迭出
率以為常京等誣奏甘露降祥雲現飛鶴蔽
空竹生紫花芝產于艮嶽及諸州連理木雙
花芙蓉芍藥牡丹至指臘月雷三月雪皆稱
瑞表賀○內侍童貫梁師成用事師成專務
應奉以蠱上心勢焰熏灼竊威福於中童貫
專務開邊生事於外皆與蔡京父子相表裏
○女真阿骨打以重和元年戊戌稱帝初
主天祚刑賞僭濫荒於禽色歲索名鷹海東
青於女真女真與其鄰東北五國戰鬪乃能
獲此禽以獻不勝其擾阿骨打遂叛攻陷混
同江東之寧江州遼遣將討之而敗遼又起
中京上京長春西遼四路兵並進獨涑流河
一路深入大敗三路皆退女真悉虜遼東界
熟女真鐵騎益衆天祚親征復大敗奔還女
真乘勝并渤海遼陽五十四州又度遼西降

五州阿骨打遂建號改名曼國號大金明年
破遼上京○高麗來求醫上遣二醫往還奏
質非求醫乃彼知中國將與女真圍契丹謂
苟存契丹猶足為中國捍邊女真狼虎不可
交宜早為之備上聞之不樂○上嘗微行都
市酒肆妓館正字曹輔上言編管彬州○童
負自崇寧間與王韶之子領兵復湟州任責
措置邊事已而復鄯州廓州質遂建節為宣

史略卷九

六十一

撫既得志於西邊遂謂北邊亦可圖政和初
乃自請奉使覘遼國有燕人馬植者陳滅燕
之策質挾以歸更姓名趙良嗣復燕之議遂
起政和末有漢人泛海來具言女真攻遼事
重和春乃用蔡京童貫議遣馬政由海道至
阿骨打所居阿芝川涑流河與議共攻遼阿
骨打遂遣使來宣和初至京詔京貫諭以來
攻取燕之意差軍校呼慶遠其使由海道歸

國是歲王黼為相力助攻遼之策及呼慶復
與金使來時阿骨打在上京遂遣使約
金國取遼中京本朝取燕京歲幣如與遼之
數良嗣曰燕京一帶則併西京是也金主亦
許之以札付良嗣期以女真兵自正一地松林
趨古北南兵自白溝夾攻良嗣歸馬政復與
子擴持國書往訂彼此兵不得過關未幾金
使復來又以國書就付其使歸國時淮南京

史略卷九

六十一

西河北江南相繼盜起山東宋江方就招安
賊寇方臘連陷浙郡中都為震童每貝甫平方
臘而北事作矣金人悉師渡遼趨中京攻陷
之中京者故奚國也遂引兵至松其關以與
宋有各不過關之約止引兵由其西而過遼
主先已引避或言金前鋒將至遼主震驚亟
奔雲中入夾山時燕王淳守燕蕭幹立淳為
主宋童貫蔡攸帥師東路至白溝西路至范

村蕭幹迎戰甚力宋師敗退耶律亮宋師
再舉遼涿州將郭藥師領常勝軍來降宋兵
五十萬進駐盧溝河蕭幹拒之藥師間道襲
燕幹還救死閭藥師屢敗僅以身免遁還盧
溝之師遂潰貫收懼無功獲罪時金主在奉
聖州乃遣客禱金主圖之金主分三道進兵
遂入居庸關燕降於金金使來言燕京以金
兵攻下其地與宋租稅當以輸金宋使趙良
嗣往議之許歲幣如契丹舊數外更以百萬
代租稅而併求雲中之地金人僅以燕京涿
易檀順景蓟六州來歸貫收入燕燕之金帛
子女職官民戶金人席卷而東所得空城而
已貫收歸以王安中知燕山府詹唐郭藥師
同知○有星如月徐徐南行光照人物與月
無異○修神保觀其神都人素畏之傾城男
女負土以獻名曰獻土又有飾作鬼使而

史略卷九

六千

催納土者上亦微服觀之役盡日皆禁○京
師河東陝西地震宮中殿門搖動且有聲蘭
州草木沒入山下麥苗乃在山上○金國無
城郭宮室用契丹舊禮如結綵山作倡樂闐
雞擊鞠之戲與中國同但於衆樂後飾舞女
數人兩手持鏡類電母其國茫然皆芟舍以
居至是方營大屋數千間盡倣中國所爲○
兩京河朔路災異疊見都城有賣青菓男子
孕而誕子又有豐樂樓酒保宋氏其妻年四
十忽生髭髯長六七寸宛一男子詔度爲女
道士○河北山東盜起連歲凶荒民食榆皮
野菜不給至相食飢民並起爲盜有張仙者
衆十萬張迪衆五萬高托山衆三十萬自餘
二三萬者不可勝計○金主稱帝六年而殂
號太祖大聖武元皇帝弟吳乞買立改名晟
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之西乃

史略卷九

李唐

居庸關順州之北乃古北關景州之北乃松
亭關平州之東乃險關險關之東乃金人
來路凡此數關天限蕃漢得之則燕境可保
然關內之地平澤縣營三州自後唐為契丹
阿保機所陷以營澤隸平州路得燕而不得
平州則關內之地蕃漢雜處而燕為難保矣
遼張毅角守平州金已遣人招毅毅曰契丹
凡八路今特平州存耳敢有異志既而乃以

文略卷九

六

平州南附宋遼納之趙良嗣力爭以為必招
金兵金人謀知即襲平州陷之得宋詔札自
是歸曲累檄取毅不得已命王安中縊之而
函送其首未幾金太子幹離不字已由平州
路將入燕矣宋方且遣人密誘天祚來降以
童貫宣撫兩河燕山路將迎天祚金人方恨
天祚入陰夾山不可得至是領眾南出遂為
金人所敗就擒契丹自阿保機至天祚九世

而亡時宣和七年乙巳歲也是冬金幹離不
粘罕分道而南幹離不陷燕山郭藥師降之
金兵長驅而進郭藥師為前驅童貫自太原
逃歸粘罕圍太原太原帥張孝純歎曰平時
童大師作多少威重乃畏怯如此身為大臣
不能死難何面目見天下士孝純以異景守
關知朔寧府孫翊來救兵不滿二千與金人
戰于城下張孝純口賊已在近不敢開門觀

文略卷九

李五克

察可盡忠報國翊曰但恨兵少耳乃復引戰
金人大沮再益兵力不能敵翊死焉無一騎
肯降時王黼先一年已罷而白時中李邦彥
並相皆鄙夫也金兵來時中但建出奔之策
而已上內禪在位二十六年改元者六曰建
中靖國曰崇寧大觀政和重和宣和太子立
是為欽宗皇帝
欽宗皇帝名桓在東宮無失德於宗童貫輩

咸憚之欲動搖不可至是即位大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乞誅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李彥本劾賊以謝天下彥以根括民田破蕩百姓結怨於河北京東西三路者也劾以花石綱所在騷動結怨於東南者也靖康元年首竄黼劾彥尋皆殺之有狐升御榻而坐者詔毀狐王廟上皇奔應天府以李綱為行營使定城守策除元祐黨籍追贈范仲淹司馬

宋史

卷九

六十七

光等官白時中罷李邦彥張邦昌為相○春正月韓離不抵京師先是朝廷遣李鄴求和韓離不携鄴以攻京城不克乃遣王訥與鄴偕來邦彥等皆主和惟綱欲戰上是邦彥之計遣鄭望之出使未至而遇王訥與俱入見又遣李稅出使稅又與金使偕來金人需犒師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踐百萬匹割中山河間太原三鎮地二十餘

郡且欲宰相親王為質遣張邦昌副康王如其營金國太子與康王同射連發三矢皆中皆金人謂是將家子非親王遣歸更請肅王為質种師道等諸路勤王兵至師道奏京城周回八十里城高數十丈粟支數年宜於城內剗寨拒守俟困擊之綱亦奏金以孤軍深入如虎投檻不可與角一旦之力縱歸擊之必勝之計上然之而李邦彥吳敏等專主和

宋史

卷九

六十七

議議論不一致虜有待汝議論定時我已渡河之議未幾統制官姚平仲宵攻金營不克上大驚懼廢行營罷李綱以謝金人大學生陳東及都人數萬伏闕乞復用綱得旨復右丞充守禦使眾乃散金使復來乃以割三鎮詔書遣使持往時括在京金僅得二十餘萬兩銀四百餘萬兩藏蓄已空金人圍京城凡三十二日得割地詔不俟金幣數足而退○

种師道請臨河要擊之綱亦以爲彼兵六萬而我勤王之師二十餘萬縱其半渡而擊之必勝邦彥等不從惟詔三鎮仍堅守不割○京師受圍時梁師成已誅至是竄蔡京於儋州至潭而死年八十蔡攸竄萬安軍尋有詔即所在斬之童貫亦遠竄追斬於南雄○李邦彥罷張邦昌吳敏並相邦昌罷徐處仁相處仁敏罷唐恪相恪罷何栗果相上皇歸京

史略卷九

六十九

師數月金兵復至幹離不由東路陷真定長驅先抵京師粘罕由西路陷隆德太原府汾澤州平定軍平陽府河南府河陽府鄭州懷州抵京師張叔夜等統兵赴闕唐恪取南仲專主和議曰今百姓困匱養數十萬於城下何以給之乃止各道兵毋得動京師自十一月受圍凡四十日有卒郭京者言能用六甲法生擒粘罕幹離不盡令守禦人下城獨坐

城樓上以親兵數百自衛俄頃金人鼓譟而進京師衆曰須自下城作法因引餘兵南遁虜兵登城者纔四人衆皆披靡大潰上聞城陷慟哭曰朕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時師道前一月卒矣護駕人猶有萬餘馬亦數千張叔夜連戰四日斬其貴將一人欲護駕突圍而出上惑於和議不從士卒號哭而散虜使劉晏請上出城都民爭入嚮而食之何栗

史略卷九

六十九

欲率都民巷戰聞者爭奮金人由是斂兵不下惟以割地責金幣和議爲辭以誤戰守之計侍郎取南仲力主和議上以爲然遂墮其計二元帥請與上皇相見上曰上皇驚憂已病朕當自往遂如青城見之二宿而返明年春復請上出郊續逼出上皇張叔夜諫曰今上一出不歸陛下不可再往臣當率勵精兵護駕以出縱虜騎追至臣決死戰或可僥倖

若天不祚死於封疆不猶生陷於夷狄乎上
皇欲飲藥爲范瓊所奪逼上皇出宮皇后太
子親王帝姬皇族前後三千餘人悉赴軍前
城中子女金帛寶玩車服器用圖書百物括
索公私上下俱空然後宣金主詔書選立異
姓遂冊前太宰張邦昌爲楚帝以宋二帝北
歸金人在汴凡七閱月而去始至張叔夜營
力戰餘皆主和以至吳玠莫儔王時雍徐秉
哲范瓊等往來逼逐上皇以下出郊贊舉異
姓方上在青城逼易御服時惟李若水抱持
大呼奮罵金人刀裂其頤斷其舌而後梟之
相謂曰大遼破死義者十數今南朝惟李侍
卽一人然一時憤死者甚衆金人不知也吳
革結衆欲劫還二帝爲范瓊誘殺何果孫傳
張叔夜秦檜司馬朴皆爭論乞存立趙氏金
人驅之從上北行叔夜不食粟惟飲湯過界

史略卷九

七十

河死衆至燕亦不食死當京城危急時四方
勤王之師至者皆詔止不進恐妨和議訖金
人之退未嘗交兵上在位不二年國破改元
曰靖康弟康王立于南京是爲高宗皇帝

歷代十八史畧卷第九

八十三

七十一

五

歷代十八史畧卷第十

南宋

高宗皇帝名構徽宗第九子也母韋氏徽宗夢吳越武肅錢王八室已而生構封康王靖康初嘗出使幹離不軍是冬幹離不再來奉詔再出使耿南仲偕行至相州民遮道請無往至磁州守臣宗澤止之相州守以蠟書言金人方遣騎物色康王所在乃回相州與南

史略卷十

仲揭榜召兵勤王有詔以康王為大元帥汪伯彥宗澤為副領兵入衛王從伯彥議出北門渡河至大名聞京師陷澤請進兵向京城伯彥請王移兵東平措身安地南仲亦以為然遂東去知河間府黃潛善亦領兵至進屯濟州探報二帝北行張邦昌為金所立國號楚是日風霾日有薄暈百官慘怛邦昌亦有憂色惟王時雍范瑒等欣然若有所得邦昌在

史略卷十

宋

二

位三十三日御史馬仲貽書邦昌請速行改正易服歸省遂迎元祐孟太后聽政太后迎立康王詔詰中外有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遣使奉表及以孟后詔來邦昌繼至伏地慟哭請死使臣自河北竄來進道君手札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王慟哭拜受遂趨應天府即位改元建炎以主和誤國罷竄耿南仲召李綱為相以宗澤知開封為留守綱至邊防軍政略有緒而潛善伯彥復主和亟遣祈請使矣綱相數十日而罷潛善伯彥為相首誅上書人陳東歐陽澈決策辛東南無復經制兩河之意是冬車駕遂至揚州金人分三道南來二年春金人至汴為宗澤所敗澤招撫群盜募四方義言合百餘萬糧支半歲表疏連數十請上還汴潛善忌其成功從中沮之夢憤

疽發背而沒臨終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
河者三都人為之號慟聞者皆相弔出涕○
三年春金人將至揚州上得報亟出二相方
會食堂吏呼曰駕行矣乃戎服南走回望揚
州煙焰已漲天矣呂頤浩張浚追及上於瓜
洲得小舟以渡至鎮江遂如杭州罷潛善伯
彥以朱勝非為相御營將苗傅劉正彥作亂
請上禪位於皇子粦亦三歲孟太后聽政呂

史略卷十

三

頤浩張浚帥師勤王韓世忠為前軍張俊翼
之劉光世游擊為殿勝非說二兇亟反正尊
孟后為隆祐皇太后勝非罷頤浩為相二兇
走世忠追之皆伏誅上如建康以浚為川陝
宣撫處置使隆祐太后如南昌聞兀朮請在
粘罕將犯江浙故也杜充為右僕射守建康
上如杭州升杭為臨安府自臨安如浙東金
人分兩道一軍自蘄黃蘄黃江劉光世在江州以檣

興國軍始知為金人金人自大冶趨洪撫建
昌臨江吉州追隆祐太后不及遂陷袁潭荆
南澧州乃自石首北渡而去一軍自滁和向江
東馬家渡濟江陷建康杜充及守臣皆降於
兀朮通判楊邦人不從刺血書裾曰寧為趙
氏鬼不作他邦臣衆擁見兀朮誘諭累日韓
叱罵卒大罵見殺兀朮長驅陷杭州上去已
七日兀朮進陷越州張俊敗金人于明州○

史略卷十

四

四年春陷明州時上已次台州章安鎮金人
以船犯昌國縣欲追襲上舟提領海舟張公
祐引大船擊散之乃退回兵陷秀平江常州
至鎮江韓世忠邀之以海舟與戰數十合多
俘獲伏卒金山龍王廟幾獲兀朮相持於黃
天蕩兀朮求假道甚恭不許欲自建康先歸
不得去或教於冶城西南隅蘆場地鑿大渠
一夕成次早出舟趨建康世忠大驚尾擊之

一日值無風海舟不能動元术乃引其無出江
其去疾如飛以火箭射海舟世忠軍亂奔還
元术乃得北遁統制岳飛邀擊敗之於六合
初張浚西行上命浚三年而後用師及是捷
辣元术皆在淮東浚聞元术躊躇必再犯東
南議出師攻取以分其勢士大夫及諸將皆
以不可浚決策移檄粘罕問罪遺其所入長
安金人遂調元术自京西星馳赴陝西與妻

宋略卷十

五

步

至合浚合六路兵至富平妻室擁兵驟至鐵
騎直擊環慶路趙哲軍他路不援哲離所部
諸軍退金遂乘勝而前浚斬趙哲諸路兵皆
散去陝西大震浚駐軍興州遣劉子羽訪諸
將所在各引所部來會人心粗安吳玠走保
大散關東和尚原上自海道回駐越州呂頤
浩罷范宗尹為相秦檜南歸赴行在檜在北依
撻辣為所任用撻辣南侵檜參謀其軍嘗為

草檄下山東州郡挈全家泛小舟抵漣水軍
自言逃歸朝士多疑之檜言如欲天下無事
須是南自南北自北乞上致書撻辣以求好
其言皆撻辣意也○是歲劉豫稱帝豫景州
人於建炎戊辰以濟南守降金為之用得知
東平府兼節制河南粘罕白金主循邦昌故事
立豫國號大齊後遷都于汴粘罕既得關中
地悉割以與豫○紹興元年命張俊討江淮

宋略卷十

六

盜李成成據江淮六七州連兵數萬有席卷
東南之意尋陷江筠臨江俊擊其軍復二郡
成遁降齊○張浚盡失陝西之地惟餘階成
岷鳳洮五郡及鳳翔府之和尚原隴州之方
山原而已浚退保閬州統制曲端有威名浚
先用諸罷其兵柄安置萬州西人倚端為重
及貶軍情不悅至是又送恭州獄殺之上大
夫軍民皆悵恨西人益以是非浚金人分兩

道向蜀吳玠與弟璘大敗之玠和尚原又選將敗之玠箭筈括關兩道皆不能入○范宗尹罷秦檜昌言曰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遂為右相呂頤浩為左相○兀術會諸道及女真兵造浮梁於寶雞縣渡渭攻和尚原玠璘三日三十餘戰大破之兀術中流矢僅以身免始自河東歸燕山○紹興二年上自越州還臨安言者劾秦檜專主和議沮止恢復

史略卷十

七

遼圖檜罷朱勝非為右相紹興三年春金撒離曷自鳳翔長安聲言東去實由商出漢陰直趨金商吳玠急引兵扼之饒風嶺金人間道遶出其後玠遽還仙人關金人遂進陷興元知府劉子羽退保三泉縣潭毒山撒離曷食盡乃引還吳玠以無糧枚寨奔和尚原金人得之玠度其必深入乃嚴兵以待兀術果與撒離曷來犯仙人關玠璘與戰七日金

人不能支宵遁玠設伏扼其歸路又敗之是舉也金人決意入蜀卒不得志是歲浚又失兆岷關外惟存階成秦鳳浚召還尋與劉子羽皆貶竄浚是行本欲由關陝取中原乃盡喪關陝而歸賴得玠璘保蜀而已○齊遣李成攻陷鄧襄隨鄧唐州信陽軍等岳飛復隨郢成棄襄陽而遁○呂頤浩朱勝非相繼罷趙鼎為右相○齊以金兵分道南侵上詔親

史略卷十

八

征出如平江以張浚知樞密院先是浚極言北方既無西顧憂必併力窺東南上思其言遂召之浚至請遣岳飛渡江入淮西以牽制北兵之在淮東者從之上命浚視師江上將士見浚來勇氣皆倍時韓世忠駐楊州先已大敗金兵於大儀鎮擒其將鮮元成閔與戰于承州十三捷仇愈余孫暉敗之於壽春安豐王德敗之於滁州岳飛遣牛皋等攻之於

州捷疎元木知為世忠所扼江不可渡引
還齊劉麟劉倪葉繼重遁去○紹興五年上
自平江還臨安趙鼎張浚為左右相浚兼都
督諸路軍馬尋復命浚視師江上浚至鎮江召
韓世忠使舉兵移屯楚州浚至建康扼張浚
軍至太平州扼劉光世軍无不踊躍思奮以
岳飛為河北京西招討使先是建炎庚戌中
有武陵人鍾相起於鼎州僭號楚鼎澧荆潭

史略卷十

七

辰岳之境皆盜區相敗就擒其徒有楊么者
據洞庭遂為劇寇官軍陸襲之則入湖水攻
之則登岸曰有能害我除是飛來浚謂上流
不先去么為腹心害將無以立國請自行浚
至湖南會岳飛兵至急攻其水寨么窮蹙赴
水死遂平浚自湖南轉由兩淮會諸將議防
秋乃入見○金主成殂謚文烈初旻與晟約
兄終弟及而後復歸旻之子故晟捨己子宗

盤而立旻長孫曷囉馬為諸版字極烈儲副
位也曷囉馬名璽至攻遂即位宗盤與旻之
別才及粘罕皆爭立而不得粘罕時已失兵
柄與悟室並相粘罕絕食縱飲而死蒙國叛
金蒙在女真之北在唐為蒙兀部亦號蒙骨
斯○紹興六年張浚復出視師上自臨安如
平江齊人分道入寇初劉豫因粘罕得立知
奉粘罕而已茂視他帥及是請兵於金宗盤

史略卷十

十

沮之聰豫自行而遣元木提兵黎陽以觀釁
劉光世時駐廬州以為難守張浚駐泗州亦
請益兵衆情洶懼張浚以書戒浚及光世有
進擊無退保趙鼎等請上親書付浚欲退師
遠南保江浚力爭以為可保必勝一退則大
事去矣光世已舍廬州而退浚即星馳至采
石遣人喻其衆若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乃
肯光世復還廬州光世不得已乃駐兵遣王

德鄺瓊三敗齊兵於霍丘正陽及前羊市時
劉猷至淮東阻韓世忠兵不敢進乃從淮西
渡浚遣張俊統制官楊沂中至濠州與俊合
兵沂中敗猷前鋒猷引兵欲會劉麟于合肥
而後進沂中與遇於藕塘合戰猷大敗麟聞
猷敗風潰去光世乘勝追襲亦捷北方大
恐上曰克敵之功皆出右相趙鼎遂罷○上
皇以五年四月殂至七年春山開始至壽五
十四二帝自建炎初由燕山如中京古奚國
霅郡也在燕山北千里次年又自中京移
韓州在中京東北千五百里後二年又自韓
州移五國城在金國所都東北千里上皇終
焉○岳飛為湖北京西宣撫使時淮東宣撫
使韓世忠江東宣撫使張俊皆久已立功而
飛以列將拔起世忠俊不平飛屈已下之二
人皆不答及飛破楊公俊益忌之於是嫌隙

日深上自如平江如建康飛因急駕以行入
見疏論恢復秦檜時為樞密副使主和議忌
飛成功沮之飛以內艱去上力起之劉光世
以言者論其退師幾誤事罷兵柄張浚以王
德統其軍德與鄺瓊等莫不相下大諛詣督
府訴德浚乃召德還為督府都統制而以呂
祉為督府參謀領其軍祉簡倨不通將士之
情聞瓊等反側密乞罷之瓊叛執祉以所部
數萬降齊張浚遂以言罷浚之用德與祉岳
飛嘗言其不可浚不聽故敗趙鼎復相○金
人以劉豫不能立國廢之齊立八歲而亡○
紹興八年上自建康還臨安秦檜復相趙鼎
罷詔議講和自建炎以來無歲不遣使直願
去尊號奉其正朔比於藩臣金人不從使者
往多拘囚後數南侵不利知江南不可圖然
後遣檜為間至豫廢和議乃決金使張通右

來編修官胡銓上疏以為陛下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蔑狄祖宗之赤子盡為左社朝廷宰執皆為陪臣異時豺狼無厭安知不加以無禮如劉豫夫三尺童子無知指犬豕而使拜則怫然怒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無童稚之羞耶奉使王倫誘致北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欲臣妾我執政孫近附會秦檜臣義不與檜等共戴天乞斬倫檜近三

史略卷十

十三 克

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其使責無禮與問罪之師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蹈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上連貶竄○紹興九年金人先以陝西河南歸宋朝廷遣官謁陵寢交地界除汴京留○青澗城李世輔來歸世輔之先累世為蕃族都巡檢使父子雖嘗仕齊每相泣恨不得歸宋齊用世輔知同州嘗得間生擒撒離曷欲

歸朝生兵來追縱之而奔西夏其父母及三子一孫皆被戮至是乞兵在夏以復父讎既而陝西已還宋乃部夏兵來歸上慰勞加賜賚賜名顯忠○金國有謀反者事連宗盤等皆坐誅左副元帥撻辣實楊剌長子金主亶之大父行也自粘罕死宗戚大臣皆懼撻辣與恒室尋亦以謀叛先後誅金與宋和實撻辣主之撻辣既死在右副元帥兀朮為左

史略卷十

十四

相乃密奏於其主以宋未議歲貢正朔誓表冊命而撻辣擅許割地遂渝盟紹興十年金兵分四道南侵劉琦大破兀朮在順昌府檜急啓上召琦還岳飛敗之在郾城幾擒兀朮飛至朱仙鎮檜急啓上召飛還韓世忠敗金人於淮陽之淝口兀朮還汴簽兩河軍與蕃部以謀再舉○十一年兀朮陷廬州侵和州劉錡揚沂中敗之在橐皋檜又啓上亟班

師沂中自瓜洲渡返行在張俊自宣化歸建康劉琦自采石歸太平州罷宣撫司以其兵隸御前遇出師時臨時取旨以韓世忠張俊為樞密使岳飛副使飛世忠尋罷兀朮以書抵檜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乃可張俊又構成飛罪逮赴獄檜奏誅飛及張憲岳雲和議遂諧歸聿太后及徽宗梓宮在宋金人不惟盡悔所許陝西河南

東坡志林

十五

地仍割唐鄧等州入金盡淮中流為界西割商秦州之半棄和尚方山原時宣撫使吳玠卒四年矣胡世將代之力以和尚原等地為不可棄兀朮必欲得之遂以大散關為界時金國屢有內叛宗晟大臣相繼誅戮且北有蒙兀自號大蒙稱帝改元連歲用兵卒不能討而與之和南侵又不得逞而宋之猛將精兵方日盛恢復實不難沮於秦檜有志之

士扼腕歎息兀朮且死曰南朝軍勢強甚宜益加和好俟十數年南軍衰老然後圖之張浚趙鼎皆達竄鼎卒於海外當時異議之人貶竄殆盡無復敢言兵者○紹興十九年金主亶為其下所弑共立丞相岐王亮曼之孫也○紹興二十年金主亮以上京僻在一隅城燕京徙居之改燕京析津府為大興府為中都○以中京會寧府為北京汴京開封府為

東坡志林

十六

南京而舊鄆陽府為東京大同府為西京○設分蕃漢地為十四路置總管府○二十五年秦檜卒秉政十八年臨終猶起大獄欲殺異己者張浚李光胡寅等五十三人幸檜病已不能書得免○沈該萬俟卨侯其萬俟卨湯思退陳康伯朱倬相繼為相○三十一年欽宗凶問至以去年冬殂於五國城年六十一○金主亮修汴京蓋經營南侵幾年矣嘗因使來密藏畫工

圖繪臨安山水城市宮室以歸題詩其上有
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是秋徙居汴遂渝盟
舉兵其母諫殺之以威衆兵號百萬陷淮西
諸郡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遣王權迎敵權
逗留已而退還奔采石報至中外大震有浮
海避狄之議陳康伯不可命葉義問規師中
書舍人虞允文參謀軍事金人陷揚州趙瓜
洲劉錡遣將敗之於皂角林方詔令錡還軍
專防江上金主欲由采石渡朝廷以李顯
忠代權而未至金人舟來虞允文亟督水軍
海鰲船迎擊死鬪金人不能濟時亮聞有內
變又聞舟師由海道來者已為李寶所焚而
荆鄂諸軍方自上流而下忿甚乃回揚州召
諸將約三日必濟過期盡殺諸將遂弑亮方
亮之引而南也渤海一軍叛去已擁立完顏
褒又于遼陽聞亮死遂入燕京追謚宣為閔

宗廢亮為海陵王謚曰煬褒最之孫也後改
名雅先是數年張浚嘗言金必渝盟時相湯
思退等大駭以為狂至是浚起判建康上自
臨安如建康浚迎謁衛士見其復用以手加
額三十二年上還臨安金使來遣使報之復
尋和議○夏六月上內禪退居德壽宮在位
三十六年改元者二曰建炎紹興皇太子立是
為孝宗皇帝
孝宗皇帝初名伯琮宗室追封秀王謚安禧子
偁之子太祖七世孫也母張氏夢崔府君擁
一羊來曰以此為識高宗為康王出使至磁
州磁人夢崔府君出迎張氏以是歲丁未生
伯琮在秀州有嘉禾之瑞小名羊高宗喪太
子事命選太祖之後得伯琮鞠宮中賜名瑗
適與崔府君名同封普安郡王秦檜疾其
英明而不能害也竟立為皇子賜名瑋封楚

王紹興末賜名育立為皇太子尋詔即位尊
太上皇帝為光堯壽聖體殿吳氏為壽聖太
上皇后○以史浩為右相張浚樞密使督師
江淮遂北伐浩不與其議力丐罷李顯忠出
濠州趨靈壁敗金兵邵宏淵出泗州圍虹縣
降金將進克宿州金副元帥紇石烈志寧率
兵至顯忠與戰連日未決謀報金人大興河
南兵將至會宏淵與顯忠不相能而顯忠又
不搗士士憤怨遂潰而歸金人亦解去上銳
意恢復是役不利乃復議和陳康伯罷湯思
退張浚為左右相浚仍以都督視師數月而
罷未幾卒浚許國之心白首不渝終身不主
和議遺命付其二子以不能復中原雪國恥
不得封葬先人墓○湯思退密有召虜劫和
之迹言者論罷竄之道死康伯復相和議成
先是國書大宋去大字皇帝去皇字書用君

臣之禮有再拜等語金使至則起立問金主
起居降坐受書奉使者自同陪臣館伴之屬
皆拜其來使至是始稱上為宋皇帝止為叔
姪之國易歲貢為歲幣歲幣減十萬之數地
界如紹興之時而餘禮往往竟不能盡改上
終身憤之其後屢請還河南陵寢地改受書
禮金人卒不從蓋上雖有志復讎而無能輔
其志者自陳康伯卒後洪适葉顥魏杞蔣希
陳俊卿虞允文梁克家曾懷史浩趙雄王淮
周必大留正相繼為相惟俊卿允文並相時
常有經營比方之議而俊卿持重卒與允文
不合允文所為人亦議其虛誕竟不效如浩
尤不主用兵必大從容廟堂善類多所引進
朱熹以淳熙十五年被召必大作相時也初
程頤卒於徽宗之世其徒楊時在欽宗光堯
時皆被擢趙鼎雖不及識頤而主張其學惡

之者以楊時爲遠規鼎爲專規胡安國爲強
規其後又有尹焞見召入經筵焞蓋頗晚年
高第也士大夫名程氏之學曰道學時好所
尚或冒此名以進時好不同亦多以此名見
擠於世延平李侗通受學於楊時之門人羅
從彥而熹又受學於侗胡銓嘗薦熹於光堯
熹不至乾道以來屢召不起特旨改秩奉祠
召入館不就後爲南康守浙東荒除熹提舉
三
往救之過闕嘗一入奏事至是召對除兵部
郎與侍郎林栗不合即奉祠去數月復召熹
辭惟進封事言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
大本在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
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
六者是也熹之同志有廣漢張拭者魏忠
獻公浚之子其學得之胡宏宏安國子也拭
之言曰有所爲而爲之者利也無所爲而爲

之者義也學者誦爲名言稱拭爲南軒先生
有呂祖謙者公著之五世希哲之四世孫也
亦祖程氏之學學者稱爲東萊先生皆先是
數年卒矣惟熹學問老而彌篤學者共師宗
之稱爲晦庵先生四方仰其人如泰山北斗
南使至北金人必問朱先生安在同時有臨
川陸九淵世號象山先生者與熹爭論太極
圖說且謂學有悟入識熹從事訓解意見頗
立異云○上久有與子之意會光堯皇帝壽
八十一而崩乃詔內禪上奉德壽二十六年
孝養備至既升遐哀慕尤切以不得日奉几
筵欲退終喪制移居重華宮在位二十八年
金世宗雖以是歲殂其嗣允恭先卒孫璟立
雍賢明仁恕號爲北方小堯舜故金之大定
三十年興宋之隆興乾道淳熙相終始南北
皆得休息彼此無可乘之釁上之齎志不克

大有焉者以此太子立是為光宗皇帝

光宗皇帝名惇年四十四自東宮受禪尊太上皇帝為至尊壽皇聖帝周必大罷留正葛邲為左右相改元曰紹熙皇后李氏大將李道女也悍而妬欲亟立子嘉王為儲嗣因內宴請於壽皇未許后不遜壽皇有怒語后銜之乃造誣罔謂壽皇有廢立意致上驚恐得疑疾及聞後宮有暴死者上震懼疾愈甚不

史略卷十

世宗

帝

復過重華宮近兩載始一至壽皇彌不憚上亦不能視疾壽皇居重華踰五載壽六十八而崩上不能執喪一日忽仆於地中外疑懼

太皇太后立嘉王是為寧宗皇帝

寧宗皇帝名擴廡初封嘉王孝宗崩光宗疾病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密建翼戴之議知憲聖慈烈吳太皇太后高宗以宗社為憂將白事而難其人有知閣門事韓侂胄者琦之

曾孫而太皇女弟之子也乃因以入白太皇

垂簾引嘉王入即位代執孝宗之喪中外危疑者乃定光宗居壽康宮後六年而崩壽五十四上之為嘉王也黃裳為翊善講說開導光宗嘗宣諭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蹤古先哲王須尋天下第一人乃可問為誰以朱熹對彭龜年繼為宮僚因講每及熹說上傾心已久熹在光宗時守

史略卷十

世宗

帝

漳州後守漳州為湖南安撫至上登極首被召除待制兼侍講熹未至已聞近習用事御筆旨揮皆有漸深憂之留正罷汝愚為相韓侂胄自負有定策功希不次之賞汝愚不肯驟除遂怨汝愚為政方務引進等類裁抑僥倖小人滋不悅相與共排之朱熹既至上疏忤侂胄在朝甫四十六日而罷言者以為熹有宮祠之命遠近相弔天下大老去之誰不

欲去若正人盡去何以爲國汝愚袖還內批
且諫且拜不聽侂冑欲併逐汝愚而難其名
或教之曰彼宗姓誣以謀危杜稷則一網盡
矣侂冑然之汝愚在相位數月罷連貶竄服
藥以死侂冑用李沐何澹劉德秀胡紘沈繼
祖等爲鷹犬搏擊善類無遺○彭龜年劉光
祖章穎葉適徐誼沈有開吳獵黃由黃度鄧
駟陳傳良榘鑰鄭湜李祥楊簡呂祖儉曾三
聘游仲鴻項安世孫元德袁燠陳武汪達范
仲黼黃灝蔭體仁等貶逐不可勝紀置籍記
黨人姓名目曰僞學以朱熹爲首在籍者數
十人蔡元定坐熹累道州編管太學生楊宏
中等六人亦坐上書救黨人編管留正以嘗
引用黨人亦黜竄余端禮京鏗謝深甫相繼
爲相○朱熹以慶元庚申卒時僞學黨禁雖
嚴會葬者亦數千人呂祖泰上書論雪僞學

乞誅侂冑及其黨蘇師旦周筠罷逐陳自強
之徒召用周必大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
大駭杖一百不刺配欽州必大亦坐謫降意
沒踰年黨禁稍解諸人或復官自便然消沮
變化之餘風俗已大壞矣○謝深甫罷陳自
強爲相侂冑以太師平原郡王平章軍國事
權傾人主威制上下服御擬於乘輿土木侈
於禁苑說者至稱爲恩王聖相或作詩九章
每章用錫字侂冑亦不辭稔積罪惡至於生
事開邊而極先是有
大朝開基
太祖皇帝興於北方在金世宗時已強盛至
環立
大朝兵來輒長驅金始多事侂冑聞金有此
舉謂中原可圖有吳曦者前蜀帥吳玠之子
璘之孫也吳氏世職西陲威行四蜀留其子

孫於京蓋累朝遠慮曦有異志久欲歸蜀而不許侂冑遣歸數年蓋欲使由蜀出兵閉結丙寅諸路進師曦首以閬外四州獻金人求封爲蜀王尋即稱帝賴李好義楊巨源與安丙密謀曦僭號踰月而誅北伐諸軍所向無不潰敗而退金人大發兵連陷蜀漢荆襄兩淮諸郡東南大震亟遣使通謝於金而侂冑弄兵之意猶未已中外患之遂有誅允之議

史記卷十

二十一

皇后楊氏知書史通古今當時侍郎史彌遠建密策而旨從中出者皆屬實爲之一日侂冑入朝彌遠使殿帥夏震以兵邀之塗擁出玉津園椎殺之自強竄死蘇師旦處斬周筠決配亟使冑首謝金人和議後成錢象祖爲相史彌遠累遷與象祖並相象祖罷彌遠獨相○金章宗璟在位二十年而殂無子立世宗之別子允濟於璟爲叔在位五年無歲不

受兵幾不能支且失將士心爲大將所弑追廢爲東海郡侯立豐王珣首璟之兄也是歲癸酉

大朝兵至燕

太祖皇帝留大將圍其城自徇河東北山東諸郡金主珣乞和雖見許度不能自立於燕明年甲戌遷于汴後一年而燕京陷大兵自河東渡河而南距汴二十里而去金人自是

史記卷十

二十一

地勢愈蹙山東叛之東阻河西阻潼關而已欲窺宋川蜀淮漢以自廣遂敗盟來侵宋以黃榜募忠義人進討京東路忠義李全以歲戊寅率衆來歸全本漣水縣弓手在開禧乙丑間已嘗應募禁其縣矣自崇丁丑以後宋與金戰雖迭有勝敗然三邊無歲不被其擾上在位三十年改元者四謙恭仁儉終始如一然慶元嘉泰開禧凡十三年則侂冑之政

嘉定十七年則彌遠之政壽五十七而崩彌遠定策立嗣是為理宗皇帝

理宗皇帝初名與昔宗室追封榮王諡文恭希璵盧之子太祖十世孫也寧宗子多而不育鞠宗室子名詢立為太子薨初皇從弟沂靖惠王柄無子嘗以宗室子賜名貴不為之後及失太子詢遂立貴和為皇子賜名竑宏封濟國公竑薨而輕嘗疾史彌遠專權謂異

史記卷十

九

奇

日不可容彌遠聞而惡之故陰為之計與昔幼不好弄群兒聚嬉輒獨登高坐不與長上見者指以語群兒曰汝曹不效此人忙一大王相似群兒每羅拜其下遂有趙大工之號彌遠物色得之嘗取應得舉矣特旨補官竑既為寧宗子遂以與昔為沂王後賜名貴誠除邵州防禦使寧宗大漸乃白中宮以貴誠為皇子改名昀宣遺詔即位進竑陽郡

史記卷十

三十

攻潼關未能克歲戊子

太祖皇帝晏駕

嗣皇帝受遺命謂金人精兵在潼關南有山北有河不易攻莫若假道南宋出唐鄧之郊則平原曠野可以直擣汴京歲辛卯發騎六萬自西和州入興元由金房道襄陽至唐鄧與金人鏖焉戰於陽翟潼藍之戍亦潰西兵畢至合圍汴歲壬辰金主守緒突圍出

走歸德府歲癸巳歸德糧絕乃趨蔡州宋丞相史彌遠卒鄭清之為相史嵩之為京湖制帥在襄陽南北有夾攻蔡州之約嵩之遣孟珙以兵四萬人先至圍其東南

大朝兵圍其西北守緒以歲甲午窮蹙自焚死函其首送于宋金自完顏旻稱帝至是九世一百一十七年而亡先是有金國降人王

檄請於

史略卷十

世一

大朝來與宋通和議歲幣嵩之奏遣鄒伸之等往使自燕京至草地甚見接納

大朝已約使者齎國書再來定議許以河南地歸宋會淮帥趙葵乘金人之亡為恢復計杜果獨陳出師之害於故荆湖制帥趙方之子習於兵銳意攻取募山東忠義皆響應俾之未回而宋師出矣伸之等幾被羈留於燕詭辭得與俱歸途離汴不數日汴人以

城附宋宋師入汴即趨洛北兵戍洛者無幾姑避去宋師入洛不數日糧絕聞生兵且大

至潰而歸赴嵩之主和不肯運糧致誤事和

議既不復諧蜀以丙申歲破陷荆襄淮甸無

歲不受攻哨清之罷相喬行簡李宗勉等繼

為政無所決斷上思史嵩之之言自督府入

為相雖欲議和輒為衆論所沮嵩之丁父殯

忠憂聞訃數日乃行詔起復右相言者目為

史略卷十

世一

權姦力攻之遂不復相范鍾潯侶鄭清之謝

方叔吳潛董槐程元鳳丁大全等相繼為相

每歲以防秋為常事○杜果却安豐之兵復

破寨罕八十萬於廬州解儀真之圍以功權

刑部尚書進敷文閣學士○呂文德總統

兩淮出戰軍馬進淮西招撫使文德安豐人

魁梧勇悍微時鬻薪城中趙帥葵道傍見遺

履長尺有咫驚訝訪求得之留之麾下後以

邊功至顯宦○余晦宣撫四川以私恨誣奏利路安撫王惟忠潛通北境大理陳大方承旨燬成之惟忠將斬於市也不變謂大方曰吾死訴於天既斬血逆流而上未幾大方入朝恍惚與惟忠遇遂卒先是朝廷用彭大雅理蜀甚有威名重築重慶城余玠遷蜀郡平曠之地分治險要如合州治釣魚山之類在蜀二十年民藉以安至余晦貪繆罔功敗失要地以和州守劉雄飛為四川制置○胡穎每見淫祠即毀之人謂之胡打鬼經畧廣東廣有僧寺佛像中有巨蛇時出享人祭祀僧托之題疏得數千緡額至毀佛擊蛇其怪遂息歲已未

大朝大舉南伐

憲宗皇帝親帥大軍入蜀勢欲順流東下一軍自大理國幹腹南來歷邕桂之境以至潭

州一軍渡江圍鄂州○罷于大全以吳潛為左相即軍中拜賈似道為右相趙葵樞密策應使杜庶兩淮制置夏竦總領舟師呂文德等乘風戰勝潛以向士誥守潭適南來二哥元帥遇宋候騎而死潭圍先解高遠等守鄂似道駐漢陽為鄂援各州守王堅固守不下以抗大兵

憲宗皇帝晏駕於錫照城下報至鄂州似道乘機遣使約和陰許歲幣兵解而去○白氣如匹練亘天○景定庚申四月世祖皇帝自鄂州歸即大位五月十九日建元中統○賈似道忌口閭臣兵退行打筭費用法欲以此汙之向士誥趙葵史岩之杜庶等皆受監錢之苦○呂文德制置荊湖知鄂州大朝遣使却經來尋盟似道自以有再造功誇上下諱言前有和約留使者於真州不令

赴闕亦不遣還○瀘州守劉整版先是止惡
蹕之議者吳潛盡守城之力者向士璧奏
橋之功者曹世雄劉整既而似道妬功潛士
璧世雄皆貶死整已懼禍而蜀帥鄭興復以
遣吏至瀘打算軍前錢糧適北軍壓境
遂叛去○呂文德復瀘州○文德號黑灰團
整獻言於北曰南人惟恃黑灰團然可以利
誘乃遣使獻玉帶於文德求置權場於義城

史略卷十

世五

外文德許之使曰南人無信願築土城以護
貨物文德不許使者復至文德請于朝許之
開權場於樊城外築土墻於鹿門山外通互
市內築堡文德弟呂文煥知被款兩中制置
為吏所匿此人又於白鶴城築第二堡文煥
再申方達文德大驚曰誤朝廷者我也即請
自赴援軍病卒○甲子歲七月彗星長十數
丈芒角燭天自四更從東見日高方斂月餘

乃不見楊棟因指言蚩尤旗因論去國
○上崩在位四十有一年改元者八寶慶紹
定則彌遠十年之政端平初元善類滿朝有
其德秀魏了翁等為執政待後人以比慶曆
元祐自嘉熙以後至于淳祐則有嵩之數年
之政嵩之既去自淳祐至寶祐正人指邪為
邪邪人指正為邪互為消長而狼狽莫如開
慶丁大全之政京定改元大全與吳潛雖人

史略卷十

世六

品不同各以竄死似道獨相遂執國政末年
浸有君臣相猜之跡未及更變而崩壽六十
一○上臨御以來終始崇獎周程張氏及朱
張呂氏諸儒義理之學故廟號理宗太子立
是為度宗
度宗皇帝初名孟啟啓福王與芮之子理宗
之猶子也理宗子多而不育鞠孟啟於宮中
改名孜又改名祺祺立為皇子封忠王已而

建儲改名肇號歲甲子即位

山祖皇帝國號

大元紀年至元之初也賈似道專政進平章軍國重事魏國公立相以自副○臨安府士人葉李蕭至等上書詆似道專權害民誤國似道怒以他事罪竄遠州○呂文煥守襄陽北人自開互市以來築城置堡江心起萬人臺撒星橋以遏南兵之援乙丑丙寅時出師

史略卷十

廿七

哨掠襄陽城外兵威漸振○似道遣第西湖葛嶺自娛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他相書紙尾而已內外諸司彈劾薦辟舉削非關白不敢自擅○中書舍人王應麟以直言奏對去國○戊辰襄陽受圍文煥告急遣高逵范文虎赴援道不通二將亦不用命○三學士人上書乞調諸道兵併力救襄不報○弓量推排田畝○葉

夢鼎辭位不允徑去○江萬里馬廷鸞為相

○庚午江萬里請援兵救襄議不合罷去○

上一日問似道曰襄陽受圍三年奈何對曰

北兵已退陛下得何人之言上曰適有女嬪

言之詰問誣以他事賜死自是無敢以邊事

言者○似道權傾人主設者動以周公輔成

王擬之親王外戚宦官近習皆箝制不敢恣

當世望士亦引用登朝為儀羽而腹心不在

史略卷十

廿八

馬在外監司郡守亦參用廉介非其人而得進者各有蹊徑最以吝賞誅貨失將帥心劉整投北獻策取東南謂緩取則經營自蜀而下急則由襄淮直進時諸將北附知國虛實者相繼似道方以粉飾太平為事畧不為意○壬申葉夢鼎再相以與似道意不合去○襄陽陷先是理宗初年襄陽以制臣失撫御致王昫作亂而陷謝方叔作相喻李曾伯遣

將取之北方亦不苦爭及劉整策行重兵圍襄陽呂文煥守城六年捍禦備至而似道不肯調援雖糧食未乏衣裝薪芻無所取辦至撤廬舍爲薪緝關楮爲衣援兵不至遂以城降爲

大朝之用○賈似道累章出督而陰諷朝廷留之卒不行○癸酉歲平地產白毛如銀線菜臨安尤多○甲戌歲似道丁母憂隨起復○

史略卷十

三十九

陳宜中爲書樞密院○七月上崩在位十年
甲戌歲海壽三十五似道立皇子昱生甫數歲是爲少帝

少帝名昱皇后全氏出也太皇太后謝氏垂簾聽政改元德祐詔天下

大元伯顏丞相大會兵于襄樊九月以降人劉整領騎兵出淮泗呂文煥領舟師出襄陽爭先向導水陸並進攻沙洋新城都統制

邊居誼帥所部三千人力戰死之策應使夏貴力戰六兵出其不意兵敗沿西南岸縱火歸廬州宣撫使朱禔孫提重兵不戰歸江陵○鄂州降○天目山崩臨安之西山也乙亥

歲大兵渡江順流而下沿江諸將多呂氏部曲望風降附○江州降運使錢直自縊○

劉整自愧出淮無功憤死無爲軍城下○似道都督軍馬遷延不出聞兵已下建康始率

史略卷十

四十

諸軍發行在迂道而行數日始達蕪湖將趨安慶府牽制下流之師未至三日安慶帥范文虎乃呂氏婿已降將士無復固志似道許唱轉官資諸軍詭曰要官資做甚己未庚申官資何在似道不能答鳴鑼一聲退兵于珠金沙十三萬衆一時潰散似道奔入揚州○江西提刑文天祥募兵勤王天祥吉州廬陵人也丙辰魁進士第○殿帥韓震謀却遷都

陳宜中以計誅之○池州破通守趙鼎發將死與其妻訣妻曰卿能為忠臣妾顧不能為忠臣妾耶鼎發喜具衣冠與俱縊明日伯顏入城見而憐之具衣冠棺葬焉○建康破趙惟死之蔡子也○京師戒嚴朝臣接踵宵遁○王煥陳宜中等劾似道不忠不孝之罪宜中本受賈恩至是亟劾賈以自解○似道赴貶鄭虎臣以父仇監押至漳即厠上坑其脅殺之張世傑以兵入衛大兵在境陳宜中等惟攻擊賈黨畧無備禦之策司馬夢水監江陵沙市鎮力戰死溫公五世孫也○似道諸師入衛夏貴咎萬壽黃萬石等不至○六月庚申朔日蝕晦冥雞栖于埽咫尺不辨人物自巳至午明始復○留夢炎相○文天祥將民兵峒丁二萬餘人入衛與夢炎意不相樂以尚書除江浙制置守吳門○州郡連降大兵

距臨安百里獨松關告急時張世傑半軍萬諸路勤王兵四十餘萬天祥與世傑議兩淮堅守閩廣全城王師血戰萬一得捷猶可為也世傑大喜議出師宜中以王師務持重降詔沮之遣使乞和詔天祥等罷兵潭州陷時一軍自湖南圍潭州守臣李芾戰守屢捷經八九月城將陷閩門死之丙子正月秀王與擇奉皇兄廣王是是皇弟益王昀等航海○世傑去朝○大兵駐高亭山去都城三十里○宜中夜遁文天祥右丞相辭不拜○賈餘慶吳堅相○天祥出使軍前辭氣慷慨議論不屈伯顏留之○二十日大兵入臨安賈餘慶等奉三宮以降手詔諭諸路內附○二月伯顏遣宰執先赴大都天祥亦登舟北行至鎮江得間逸去○三月收都城軍器收傳國璽○二十日三宮北遷○呂室

馬宮人內侍大學等數千人皆在道中過真
州守苗再成奪駕幾遂不克○五月帝至
上都降封瀛國公時

大元至元十三年也○廣王益王由海道二
月至温州蘇劉義陸秀夫來會陳宜中張世
傑海舟亦至三月至福州宣謝太后手詔以
二王為天下兵馬都副元帥召諸路忠義五
月一日稱帝福州建元景炎益王進封衛王

史略卷十

四

陳宜中左丞相世傑少保○文天祥至除右
丞相以與宜中世傑異意不肯拜○九月天
祥開督南竄進至汀州○十一月大兵逼福
州宜中世傑奉景炎主益王楊淑妃等航海
由潮州至廣州趨富陽遷謝女峽○天祥趨
漳州謀入衛道阻不通往來江廣間戰有勝
負所克州縣尋為大兵收復○世傑回師由
潮圍泉州不克○廣州陷○陳宜中之占城

求子不後選○戊寅四月景炎主至碭川
廣王益王亦至○帝欲散尚書陸秀夫曰度宗一
子尚在古人國有一旅與者乃相與奉衛王
立之改元祥興號景炎廟端宗○陸秀夫為
相世傑太傅○六月遷于崖山○十月天祥
至潮平羣盜○十一月元帥張弘範大兵至
潮天祥兵潰被執○己卯正月大兵攻厓山
二月連戰皆敗世傑擁祥興主及楊太后等
脫去陸秀夫登御舟啓曰國事至此陛下當
為國死不可再辱抱祥興主驅妻子投水死
內翰劉昂孫等溺者萬數張世傑以小舟奉
楊太后奔四日將及岸遇大風世傑焚香仰
天呼曰我奉太后走者欲別求趙氏之孫
存趙祀若天不欲復存趙祀則風覆吾舟舟
遂覆南方始大定○天祥至大都不屈繫獄
厲操愈堅至壬午歲賜死宋之故臣亦有由

領海走安南者安南自其國王李乾德卒于
紹興子陽煥立陽煥卒子天祚立天祚卒于
淳熙子龍翰立龍翰卒于嘉定子吳昌立世
奉宋正朔當龍翰時有閩人陳京入其國得
政為國壻京子承再世執其國柄及吳昌時
承奪其國傳子威光理宗受其貢而封之威
光傳子日照宋亡乃改名日烜奉貢于元○
初邵雍與客語及國祚取晉出帝紀示之靖
康驗矣至德祐益驗陳搏亦嘗有一汴二杭
三閩四廣之說宋果至閩廣而盡自太祖建
隆至欽宗靖康一百六十七年自高宗建炎
至祥興又一百五十三年

史略卷一

歷代十八史畧卷第十

十八史畧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元曾先之撰先之字從野廬陵人自稱曰前進士
而江西通志選舉中不載其名蓋前明之制會試
中式稱進士鄉試中式者稱舉人皆得銓注授官
自唐宋至元則貢於鄉者皆稱進士試禮部中選
始謂之登第不中選者次舉仍由本貫取解南宋
之季始以三舉不中選者一體徑試於禮部謂之
免解進士先之所謂進士蓋鄉舉而試不入選者
故志乘無名也然李肇國史補稱唐時進士登第
者遇舊題名處增前字今先之自稱前進士則又
相沿失考矣其書抄節史文簡畧殊甚卷首冠以
歌括尤為舛陋蓋鄉塾課蒙之本視同時胡一桂
古今通畧遜之遠矣

讀史備忘八卷

〔明〕范理輯

山東省圖書館藏清雍正九年繼志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讀史備忘

八卷》提要

讀史備忘序

予貳貳德安一日守長范公以
讀史備忘八卷示予曰走也好
觀注事然史傳浩穰未免昔人
掩卷兀無之嘆又且身歷宦途
心分於職務寧能博記古人之
文乎故以條間於列傳中紛素
所喜觀者置諸座側或因言
因事連類及諸前人考輒一閱
其行事庶或可以想見其人焉
予曰公言掩卷兀無人之忘殆不
甚矣請使人得以備其忘可乎

公復曰士之於學期以閱觀而通
考此吾一人私見得無阻人之進
乎予曰諸家金史非學士大家尚
不能遍徧州下邑鄉閭里巷之
士誰得而觀之所得觀者蓋不過
少微節要爾少微編年之書

郭原序二

至國祚之始末至於其人之賢否
壽里出處蓋有不得而益備矣
得此以參考之於學書之助豈少
哉公曰諾於是令通守汝南張公
雄幕賓姑蘇張公益昇謀之授
郡庠吉水羅先生文書之以畀

諸工而錄之也既成因次其語於
首簡范公諱理字通濟台之聖族
其致身起科第窮見重於楊
文公公其於德安行事之實與
其所自立時人多能道之其
故不著

郭原序三

德安府同知萬安郭休識



讀史備忘序

史學之繁浩乎不可勝記少微先生節要所以述也大書以繫國家之政分注以備諸史之言包舉衆善囊括無遺文公先生綱目作焉節要固已家傳而人誦之矣綱目書法精嚴斷乎為世教設也若於

原序

自一

前人爵里出處始終覽而具存諸史列傳庸可忽乎理自受讀頗亦有年為郡以來奪於政務連篇累牘之功蓋有愧焉於是因其傳例參以綱目諸書別為將相名臣等目起自西漢迄於李唐錄其要畧分為八卷名之曰讀史備忘蓋所

以自便觀考庶幾隨謀宦途不煩

簡籍之繁觸目可以得夫時代之後先賢人君子出處之大槩國家興衰之由奸邪亂賊之迹亦畧舉之矣若夫博雅君子自當旁窺奧索以究竟夫史氏諸家之製其無取焉爾昔正統十二年龍集丁卯

原序

自二

春正月丙子天台范理書



讀史備忘目錄

西漢卷之一

謀臣

丞相

名將

名臣

任政

循吏

酷吏

儒林

隱逸

佞幸

外戚

僭竊

東漢卷之二

三公

名將

名臣

循吏

酷吏

儒林

文苑

獨行

逸民

烈女

方術

外戚

宦官

黨錮

僭竊

三國卷之三

蜀

丞相

名將

名臣

魏

任政

三公

名將

吳

名臣

方技

名將

謀臣

丞相

名臣

名臣

兩晉卷之四

三公

名將

名臣

孝友

忠義

良吏

儒林

文苑

外戚

隱逸

藝術

烈女

逆臣

僭竊

南朝卷之五

宋臣

齊臣

梁臣

陳臣

循吏

儒林

文學

孝義

隱逸

恩倖

北朝卷之六

魏臣

齊臣

周臣

文苑

孝行

節義

循吏

酷吏

隱逸

藝術

烈女

隋卷之七

宰相

名將

名臣

誠節

孝義

循吏

酷吏

儒林

文學

隱逸

僭竊

唐卷之八

宰相

名將

名臣

忠義

卓行

孝友

儒學

文藝

循吏

酷吏

隱逸

方技

外戚

宦官

烈女

姦臣

叛臣

逆臣

叛鎮

目錄終

讀史備忘卷之一

天台范理道濟編集

西漢劉姓帝堯之後火德都長安十二帝女主。合二百一十四年。

四年。

太祖高皇帝名邦。字沛豐人。后呂氏帝隆準龍顏。美鬚髯不脩。

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知人善任。使五載而成帝業。雖日

不服給規模弘遠矣。為漢王者四年。為帝者八年。凡二十二年。

壽五十三。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以祖父五世相韓。為秦瘡。求力士於

陽武。有女孫。五嫁夫。厥死。負曰。國有美如陳平。長貧者。平

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初。事項氏。為都尉。以輕無知。為都

漢六出奇計。請金行反。間一也。以惡單進楚使。二也。夜出

女子二千。人謂榮陽。三也。請封韓信。四也。偽遊雲

夢縛信。五也。厚遠。聞

何。沛人。初。從帝入秦。請將爭分金帛。何獨收秦律令圖書

食。後。以相國定律令。居必窮。曰。今後世。師吾。儉不賢母

封其孫。素為列侯。

信。淮陰人。初。項氏為即中。不用其策。亡歸漢。為治粟都

擊。沛。楚。以。戰。以。攻。必。封。王。從。封。楚。王。都。下。平

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有。告。欲。反。用。陳。平。計。解。六

後車。信曰。果若人言。校免死。走狗烹。上教為淮陰。彭越

侯。居常。歎。歎。羞。與。絳。灌。等。列。後。為。呂。后。殺。夷。三。族。彭。越

將軍。擊。楚。軍。後。攻。下。睢。陽。十。七。城。復。下。昌。邑。少。年。起。從。漢。為

引。兵。滅。秦。封。為。梁。王。以。徵。兵。稱。病。呂。后。疑。之。陶。六。人。舉

本。姓。英。氏。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其。以。罪。誅。先。屬。項

氏。勇。常。冠。軍。封。為。九。江。王。後。歸。漢。為。淮。南。王。以。韓。彭。被。殺

反。被。曹。參。沛。人。秦。時。為。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從。帝。至。漢

十。制。為。齊。相。勝。西。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周。勃。沛。人

民。自。定。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民。以。安。集。周。勃。沛。人

滅。秦。賜。列。侯。食。封。從。擊。韓。王。信。還。太。尉。擊。陳。勝。吳。為。參

人。太。強。數。辱。樊。噲。沛。人。以。屠。狗。為。事。陳。勝。起。蕭。何。曹。參

項。羽。鴻。門。項。柱。拔。劍。起。舞。會。迎。帝。立。為。沛。公。後。從。入。關。帝。見

髮。上。指。目。此。盡。裂。羽。曰。壯。士。賜。之。牛。酒。蕭。何。拔。劍。切

肉。安。酒。安。足。解。困。以。言。讓。羽。帝。得。勝。王。陵。沛。人。初。以

項。羽。忘。帝。陵。母。置。軍。中。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曰。語。陵。善。事。漢。王

母。以。老。妾。故。持。中。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曰。語。陵。善。事。漢。王

將。見。功。臣。位。次。下。餘

張蒼。陽武人。秦時為博士。主柱下方書。有罪亡歸帝。又坐罪

天下。圖書。王陵見其身長大肥白。故免。特蕭何為相。皆明

吏。蒼。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此。定。律。令。若。石。工。天。下。作

程。品。故。後。言。律。周昌。沛人。以卒史初從帝。為縣志。至御

歷。者。本。張。蒼。周昌。史大夫。帝欲廢太王。昌廷爭。其

問。其。說。昌。期。不。承。詔。上。笑。而。罷。昌。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其

不。可。昌。曰。臣。期。不。承。詔。上。笑。而。罷。昌。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其

陳留請建教倉又說下齊七十餘城
其著漢所以與趙國臣漢為太中大
下危注意將相和則權不為杜援計
用其計與太尉勃深妻敬齊人說帝
相結卒以誅呂氏三姓并各國
後田楚景昭屈三姓并各國
有利不為忠信無離上心
上以為忠信無離上心
河東守前此布弟心以黃布以諸
以不忠於
之建乃以計出審其後建自劉死
橫敗走烹其食其又說韓信倍漢之
通一說三雄以壯霸國驅韓田橫
十一篇號曰尚水言所論甘美而義
又口辨得免乃論序戰國時說士
東園公姓唐字綺里季名朱夏黃公
姓周名樹字元道河內軹人邑上
子呂后以子房計迎至長安及宴太
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
我今何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下
今太子仁孝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
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願公幸誦讀
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五星從
六年定元功十八人位次
蕭何平陽張敖宣平侯周勃絳樊噲
曹參平陽張敖宣平侯周勃絳樊噲
呂后女酈商曲陽侯奚涓魯夏侯嬰
公曉灌嬰穎陰侯傅寬陽陵新欽信武
王陵安國

陳武棘津王吸清河薛歐廟平周昌汾陰
遷建侯成
海內得離戰爭之苦帝恭已而天下晏然可謂寬仁之主
呂太后廢損至德悲夫
曹參為相國三年卒諡懿侯百姓歌曰蕭何立法較若
王陵右丞相太后欲王諸呂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
傳其相權陵謝病免
高皇后呂氏名雉單父人臨朝稱制八年薨劉氏殆盡幾危社
稷矣
左丞相孝文二年卒諡曰獻侯始平曰我多陰謀通
封禁吾世即廢不能復起以吾多陰謀也其後曾孫
以其體重能安劉氏至是后崩與陳平合謀劫殺呂氏
之以千金與陳平免相就國有告勃欲反下廷尉吏捕勃
以此時又今居一小縣願欲反勃赦之既復國曰吾嘗將
石萬兵安知獄吏之貴也卒獄武呂產相國特呂台為
侯子勝之尚文帝女生殺入國絕呂產呂王呂祿為趙
王呂通為燕王呂產為梁王呂祿為齊王呂通為齊王
中用事太后崩齊王呂祿兵討諸呂時鄒陽子寄與呂祿
善平勃使人劫呂祿呂祿呂氏無大小俱誅之
太孝文皇帝名恒母薄氏后高帝中子封代王周勃
等迎立莊位二十三年改元壽四十六史稱其恭儉專務
以德化民海內庶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戮致刑措至恭制

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用俊茂興太學脩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優其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武帝六男一昭帝五封王

嬰太后弟為丞相田蚡為太尉與嬰俱好儒雅推轂薦納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口時罷太尉官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

許昌丞相田蚡孝景王皇后母弟為丞相武

薛澤丞相公孫弘學春秋以賢良對策第一為博士數年至丞相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自奉儉約平津侯丞先是漢常以列侯為丞相惟弘以文儒致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

李蔡相有罪自殺

莊青翟相下獄自殺

趙周相下獄自殺

石慶太子孫為小吏至二千石十三人及慶死稍以罪去孝

公孫賀義渠人拜相日涕泣不肯受白從謹矣

劉屈氂上庶兄中山靖王之子為左丞相後以人告丞相夫人以丞相數有譴使巫祝詭事覺娶斬東市

田千秋其先齊後徙長安千秋為高寢郎賜金以衛太子罪上訟寬曰子弄父兵罪當答天子之過誤殺人之當何難哉臣常夢見一白頭翁教我公當遂為吾輔立拜問人所難言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立拜大鴻臚旬月為丞相封富

衛青字仲卿父勳季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匈奴通生青胃爵候姊子夫入宮為侍中凡七出擊匈奴斬捕虜萬餘級一與單于戰虜其右賢裨王等益封凡萬六千三百戶青性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於天下未有稱也卒諡曰烈封其支屬五人為侯至征和中衛太子霍去病八為侍中善射騎初從青為驃騎校尉凡六出奇功奴其四出斬首虜十一萬級渾邪王以眾降數萬開河西酒泉之地為大司馬驃騎將軍冠軍侯四益封凡萬七千七百戶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不學古兵法自謂頗方畧柯如然少而侍中貴不有士制若不

色又嘗面折公孫弘橫款歸智屬張湯刀筆吏不可以依
公卿二人心疾上亦不悅坐免官數年召為淮陽太守
後以請侯相秩居
淮陽十歲而卒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成都人安名大
名相如口吃初著子虛賦上讀而善之蜀人揚得意為
賦言於上召為郎以辭賦得幸史稱其多識博物文豐
寡蔚為辭宗
兒寬也時行賈作帶經而鋤休息輒讀
賦頌之
累遷為御史大夫為人溫良廉智善屬文政
尚寬平然以稱意任職無所匡諫官屬易之
張敖時為御史大夫為吏未嘗言按人專以
誠長者處官官屬亦不敢欺之子孫咸至大官
人以牧乎蕃忽輸財助遠進為中郎上令牧乎上林歲終
肥息上遇善之式曰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
毋令敗獄上奇其言使
治民後徵為御史大夫
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為梁
扞東界吳不能過顯名後為御史大夫與王恢於上前力
辨勿擊匈奴為便果如所言後將兵與匈奴戰不利監死
社周南陽杜併人初為義縱爪牙黨之張湯為吏至廷尉其
備忘
治做湯而善侯伺上所請者陷之欲釋者出之客謂之
三君以人主意指為鐵三尺法固如是乎周曰三
載前主所是著為後主所是疏為令何古之法乎位至
御史大夫唯少子為郡守家貲累巨萬
張湯杜陵人父為
治史酷暴獄少子延年得寬厚云
張湯長安丞出湯
為兒守舍鼠盜肉湯掘得鼠及餘肉初鼠訊鞠論報其獄
嗾堂下文辭如老獄吏父奇之遂使書慰後累至御史大夫
夫與趙禹定律令務為深刻史稱殘酷與杜周子孫俱貴
盛不列酷吏傳湯為入上變自殺湯母以湯被惡言死薄
葬之上聞曰非
鄭當時字鉞陳人好任俠推賢為大司
此母不生此子
鄭當時應廷尉劉賓客填門乃九卿兩入中府
賓客益落先是下却翟公為廷尉劉賓客填門乃九卿兩入中府
設爵羅後復為廷尉乃大署門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
貧一賤乃知交態一
賈利劫斬之後為
涓城令民為立祠
石故冒姓灌從嬰子
此知名模鄉里穎川
後固會席以言便正
周仁金陰重不泄常衣敝補衣弱袴

故為垢以是得幸入卧內至是
陵無罪下還府刑候懷休史記上
十二本紀十表八書長短縱橫樹
主父偃言入關上書為郎中歲中
遺累千金或說曰太橫偃曰我既
死則五鼎烹吾日某故倒行逆施
上以偃相至齊使人告王與姊奸
臨上召見曰公皆相史二人與下
徐樂終無嚴助會稽吳人父忌時
急上以助議遣持節發兵會稽而
交王王反連助上待上大悅以助
諫張湯執爭助竟棄市朱買臣給
妻蓋之求去買臣笑曰我五十當
不後數年詣長安上書以嚴助為
道史記
反覆拜買臣會稽太守兵擊之入
湯陰事湯自殺終軍字子雲濟南
上亦誅買臣至長安上書言事奔
奇王請舉國內屬越相呂嘉不欲
越王請舉國內屬越相呂嘉不欲
故世稱終童○時公孫弘以義理
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
壽王字仲舒受春秋經五經後坐
字受情平原厥次人上書為待
以上書門得愛幸言多規諫
相也時評司馬相如文少而遲
善也之夏侯始昌魯人通五經上
太子傳卒劉德祖休侯富楚元王
黃老術上嘗稱為千里駒大將軍
軍先欲娶以女德不取娶子向

曰燕趙固多奇士與語說之後治
不能自明故充斬之太子遂敗死
楊王孫學黃老之術厚自奉養生
乃尺既死從足引脫其囊以易吾
乃尺既死從足引脫其囊以易吾
孔安國孔氏有古文尚書安
章丘江公至王式新挑人申公
取丘江公至王式新挑人申公
昌通詩趙子河內人子事申公弟
為博士授初高堂生授禮於徐生
孟卿東海人初高堂生授禮於徐
琅玕江公受穀梁春秋及
趙禹中大夫為義縱河東人初為
賈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
人以為河南太守始至捕郡豪猾
上請論報血流十餘里郡中無大
湯湯稱之殺伐不避貴勢楊僕盜
咸宣揚吏治盡效之民盜犯法獄
李延年昌邑王延年為協律都尉
太初元年始以正月為歲首從公
○前此以丞相當國
孝昭皇帝名弗陵母鉤弋夫人趙
歲即位改元三始元六元鳳共十
維之年辨霍光之忠何天資之明
霍光字子孟去病之弟也父仲孫
霍光家與侍者衛少兒通生去病

中泰山有大石自立昌邑有枯社木卧復生又上林苑中有柳斷枯卧亦自立生有垂食葉文曰公孫病已立孟男其應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上書宜求賢人
韓福 涿郡人。以有行義徵至
中宗孝宣皇帝名病已改名詢武帝衛太子孫后許氏為霍光
立霍氏女 立王氏帝年十八霍光迎立改元七本始四地節四元康
四神霄四鳳四 共二十五年壽四十二史籍不倍賞必罰
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事咸精其能更稱民安置千稱
蔣功光宗祖業善後裔可謂中興倬德南宗周宣然以刑法
繩下德教不純漢家之元氣索矣宣帝五男一紹帝四封王
韋賢 字長孺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傳王孫戊荒謬作詩風諫去位徙家於鄒五世至賢以篤學號聖卿為人
儒至是為云相年七十 魏相字叔翁濟陰定陶人
致仕丞相致仕自賢始 魏相易為卿李忠堪賢對策
高第為漢陵令桑弘羊客詐稱御史相疑其奸收捕棄市
茂陵大治遷河南太守禁止奸刑人有告其賊殺不辜民
老弱萬餘人上書請贖其罪為相嚴發明習故事從奏貢
詔罷頗董仲舒所言請施行之安所定明幸詔宣帝
吉同心輔政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治律令為舊史
為中興賢相 丙吉廷尉右監武帝末詔治巫蠱時宣
帝生數月逮繫吉釋女從保養望氣者言獄中有天子氣
詔一切殺之吉閉門拒使者不納帝亦病故天下郡國
繫者頗大體卒後定於子顯嗣生昌傳世至王莽時
看從知大體卒後定於子顯嗣生昌傳世至王莽時
黃霸 字次公淮陽陽夏人時吏治以嚴酷為能而霸獨
長於治民及為相五年純綱紀號令風采不及兩無
功名損於治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父子公為世吏
郡卒詔定侯 于定國始徵嫁之不從姑曰奈何何以我
婦少寡亡姑女告婦殺母吏捕孝婦驗治幸婦誣服于公
爭之不得殺之即旱三年于公白孝婦冤後太守殺牛自
祭婦冤表其墓天立大雨歲旱定國累遷為廷尉朝延稱

曰前有張釋之天下無冤民後有子定國氏自以不究孫
丞相封西平侯以災異免始子公曰我治獄多陰德子孫
必興至孫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始為騎士以善騎射補羽林士
百餘人濟南人將軍擊匈奴至是為後將軍充國乃與壯士
先雲諸將上便宜十二事請罷兵屯田後致仕張南軒以
其為漢將之最

鄭吉字季公南陽人初以良家子為郎
西北道都護都護之名自吉始封為安遠侯功破車師以
西域而立幕府治烏壘城諸國莫不臣服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人初以良家子為郎
成於郎吉而馮奉世字子明上黨人初以良家子為郎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人初以良家子為郎

韓延壽字稚伯南陽人始為騎士以善騎射補羽林士
要新有姓色思歌之以為漢與治京兆者其能及焉
庭下責之親相上書自陳蕭望之幼其推尊大臣坐

陳萬年字幼公汝南人始為騎士以善騎射補羽林士
益延壽之風類也陳萬年字幼公汝南人始為騎士以善騎射補羽林士

尹翁歸字子京東海人始為騎士以善騎射補羽林士
夫大尹翁歸字子京東海人始為騎士以善騎射補羽林士
能自守卒後三子俱為郎守

長運太僕丞昌邑朝以切諫頭名以正忤大將軍光出
外久之累至京兆尹其治嚴明自輔政頗備表賢類
伏禁奸不如此能自奏上

蓋寬饒字次公魯人始為騎士以善騎射補羽林士
言事下吏引佩刀自刎北闕下衆皆憐之諫大夫鄭昌曰
至司隸校尉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然深刻喜陷人以

楊惲字子幼大子司馬
山有忠臣好和為之不起不聽
任為郎後免官坐驕奢先以聞封平通侯

耿壽昌字季公南陽人初以良家子為郎
中郎將後免官坐驕奢先以聞封平通侯
耿壽昌字季公南陽人初以良家子為郎

王吉字子真陽翟人始為騎士以善騎射補羽林士
守治有異迹子孫
王吉字子真陽翟人始為騎士以善騎射補羽林士

夏侯勝字長公汝南人始為騎士以善騎射補羽林士
故俗傳王陽
夏侯勝字長公汝南人始為騎士以善騎射補羽林士

鄭弘字季公南陽人始為騎士以善騎射補羽林士
用弘弘字季公南陽人始為騎士以善騎射補羽林士
欲宣風化開導有俊才請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

祖下邳人。與顏安樂顏安樂薛人字孟秋
 圖畫功臣十一人於麒麟閣三年
 其一大司馬大將軍傅陸侯霍氏不名以其次張安世衛將軍
 丙吉丞相傳杜延年御史大夫趙充國後將軍魏相丞相高
 蕭望之太傅蔣武典屬劉德宗正梁丘賀
 孝元皇帝名實宣帝太子后王氏帝在位改元四初元五永光
 共十六年壽四十三史稱盛制文義優游不斷漢業衰焉
 元帝三男一紹帝二封王
 史高魯國人父恭有女弟孝武時為衛太子良嬖生幸宣公
 孝宣幼時依史氏及恭死高以父任累官為大司馬車
 騎將軍輔政五年卒子卬為侍中成帝為太子持丹
 稱許字長倩蘭陵人以外屬貴幸
 蕭望之累至御史大夫時政多所持論至是為衛
 將軍天資足刻為恭顯召下獄嘆曰吾嘗備位將相老
 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遂飲鴆自殺帝衣之三子皆
 至大周堪齊人為光祿大夫三人共
 官受選詔輔政同領尚書事
 于定國丞相罷章玄成字允翁賢少子始以明經為諫大
 當嗣病篤門下士與宗家趙矯賢令以玄成繼玄成陽病
 任後上知其謀召玄成嗣爵後為丞相七年守正持重
 不及父而文采過之嘗諫曰遺匡衡字稚圭東海承
 子黃金蕭蕭不如教子一經匡衡父世農子衡好學
 善說詩時稱匡衡詩解人願以史高薦為郎中累遷繼玄
 成為相二人儒者無相黨後坐子昌辭殺人免官子咸以
 明經歷位九卿家
 世多為博士者
 貢禹字少翁琅琊人舉賢良為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為府官
 所責免冠謝禹曰冠一免安可復冠遂去官後與王吉

帝在位改元七。建始四河平四陽朔四昭帝共四共二十六年。壽四十五。史稱湛於酒色委政外家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帝無子。

王鳳元舅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專政王音鳳死為大司馬王商字子威初代王鳳為大司馬王根商死為大司馬已上四人相繼專權驕恣惟王音正諫有忠直節王譚平陽侯王立紅陽侯王逢時高平侯丞即壽吾人徙杜陵與成都侯王商曲陽侯王根俱帝舅五人一日同封天為大霧以示變

霍方進幼隨之繼嗣上蔡人年十三選錢就學京師母憐其父好星曆為相九年賜死以應天變子秉義為東郡太守起兵討莽不克方進及先相冢墓皆焚燒椎擣夷滅三族及種嗣皆同坑死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以其儒為相貪污奢淫上待以師傅之禮至拜牀下後以群臣言讀史錯忘

王氏事辟左右示為禹曰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有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上由是不疑王氏薛宣字贛君東海郡人歷長安令臨淮守左屬議其墳何武諱大君公蜀郡郫縣人以賢良對策徵為常見思及為御史大夫大司馬空煩破功名累比薛宣材不及而經術正直退之後王莽陰誅不附已者武自殺○時罷驃騎將軍官以御史大夫為大司空增俸如丞相以備三公

甘延壽字君况北地人為西域都護騎都尉以功封義成侯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張勃薦湯侍選父死不奔喪坐下獄復以為高西域副校尉定謀與廷壽驍制發烏孫等兵破郅支城斬其單于首以昭示威德封侯開辛慶忌字子貞父武賢為破羌將軍顯名西域其威信年

王章京兆尹言曰食之樂欲在王鳳尊權下獄死士民寃之自是人無敢言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王

王尊字子真... 馮野王... 金敬... 段會宗... 朱雲... 王尊字子真，京兆杜陵人也。少為縣吏，有能。及至是，上書請召見。尊曰：「臣聞古之君子，上問下對，下問上對。臣聞之，故敢言。」

孝哀皇帝名欣... 主威以則武... 孔光... 平當... 何進... 李尋... 馮參... 孝哀皇帝名欣，定陶恭王康之子。元帝之孫，祖母傅氏。母丁氏。主威以則武，宣而剛，懷而不明，尊寵嬖倖，其能濟乎？

遣使降帝以為涼州牧。○五郡
者武威張掖酒泉燉煌金城。
豪傑立之。自稱西平王。使使與匈奴結和親。匈奴立以為
漢帝後為焉異擊破降其地。芳降立以為代王。後奔匈奴
病死。
彭寵 宛人。亡命漁陽。自稱燕王。後為匈奴
降黃北地上郡安定朔方雲中皆平。

地皇三年。宗室劉續及弟秀起兵春陵。新市平林皆附之。伯父

南陽人弟秀即光武也。時宗室劉玄在平林。兵中諸將共
立之。改元更始。先是王莽隸陽長岑彭以宛城降漢。玄入
都之。及莽被誅。遷都長安。三年為赤眉兵逼。單騎走光武。
入定長安。封為淮陽王。玄為赤眉所執。續為大司徒。為玄所
殺。○王匡本新市將。為玄上公。遣攻洛陽。隸莽守將王匡
哀章。○申屠建為玄大將軍。攻武關。析人鄧暉起兵開關。
近建入長安。孝平皇后自
焚死。眾共誅莽。傳首諸宛。

自高祖五年己亥為帝。至嬰初。始元年戊辰。天下一統。凡二
百一十年。

續史補遺 卷一 廿六 續志堂

自新莽始建國元年己巳。至更始二年甲申。天下紛紜。凡二
十六年。

道濟編集

東漢都洛陽十二帝合一百九十六年起乙酉終庚子

世祖光武皇帝名秀字文叔長沙定王餐之後景帝六世孫也

后郭氏廢立陰氏名麗皇太子疆廢立陰氏子陽帝在位三

十三年改元二建武三十壽六十二史稱帝雖以征伐齊大

業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體總攬權綱

時度力舉無過事故能恢復前烈身致太平

鄧禹字仲華年二十四從帝首建大策延攬英雄務悅民心

人謂所至迎降者日以千數停車休舍名震關西入長安

備忘卷二高廟廟行國陵置吏守焉後為赤眉所敗徵還為將軍

省安殺一人有子十三人使各守一藝脩整園門教養子

孫皆有法度卒諡元侯子孫為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

牧郡守四十八人其待中將大夫郎諸者不可勝數

吳漢字子顏以取馬自業為人質厚忠實帝將突騎為馬銜數先登

陷陳伐公孫述戰成八戰八克斬述首送洛陽或戰不

利人懼失常漢意氣自若在朝謹實形於體貌為大司馬

賈復字君文少好學從帝破五校於真定擊更始郎王降尹

希令遠征故少方面之勛功不自伐史稱其不為相也

馮異字公孫初為主簿從征有功不伐常獨屏樹下軍中

民以心悅服稱為成陽王史稱自中為征西大將軍

帝於安意北征轉運給足軍糧屬士馬防他兵勿令北

內盜起民頌借冠君一年陳嘉將高峻提馬通河

耿弇

之峻今軍師望南文出調愉斬之人周殺其使而降其

耿弇字伯昭父况守上谷郡年二十一闕王郎起兵即定

有未嘗挫折比之韓信耿氏自後大將軍二人將軍九人

將及刺史二千石數十人列侯十九人中郎

棘陽長以宛降更始入都之從帝為征南大將軍擊破

亡惡欲從會日為蜀刺殺祭遵字弟孫為人所

家無私財比平漁陽拒敵先登城上深取墨

陽所至不知有兵取士皆用儒術先登城上深取墨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其先趙奢馬服君之後三兄皆為

事初以口無狀少遊隗公孫述之聞後為伏波將軍征交

息後征武陵卒于軍中帝怒收其印綬同郡朱勃上書

備忘卷二其寬初勃年十二能誦詩書援見畏之其兄况勃上書

王梁字子威時議選大司空而赤伏符曰王梁主衛作武

伏湛字叔治汝南平輿人授數百人更始立以為平輿太守時天下

分傳濟人平輿一境湛所全也至是徵為大司徒

宋弘字公冶長安人為大司空以清行致稱封宜平侯帝姊湖

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結之卓茂字子康父祖

習詩禮稱為通儒性寬容待人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

訪儒雅徵為大侯霸字君房河內密人王莽初為淮平

之令皆所建李通字子真汝南平輿人父守性嚴居官如家初事

也為大司徒

漢興李氏為輔後以說帝定謀舉兵遂與帝女弟帝征討
四友常令通守京師以功封扶陽侯直言無隱帝不從
韓歆南陽人從征有功封扶陽侯直言無隱帝不從
自歆大司空歆自以非舊臣計氣甚切免職上愈厚之
歸降民無不歡歆死於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相與並時
歆為汝南太守在郡教授數百人九載歆為大司
徒坐汝南太守罪死歆中諸生守闕求哀者千餘人
戴涉歆死後下蔡茂中蔡茂不仕帝徵茂為大司
政績為大司徒清朱浮蔡茂不仕帝徵茂為大司
長吏徵茂見斥罷上疏論請後為大司
人博洽多聞時稱通儒初容河內陳留之賢至見林
物故歆弟歆弟歆弟歆弟歆弟歆弟歆弟歆弟歆弟
目去至是為大司空稱為任職王況字文伯京兆
傳史無張純京兆杜陵人安世玄孫也明習故事時知
之述務於無為選辟趙憲南陽宛人更始即位擢為
末二十更始笑曰爾果能負重致遠乎意至降之更
始歆曰卿名大時時加三公召拜平原太守入境報
去大名政司馬曰太尉馮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
皆為二千石時縣萬石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
侯封事重功輕重國土遠近豐饒皆勤勤勤勤勤勤
為司徒馮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
曰健令也盜幸乘降帝垂有盜探為聚等所除縣界
罪赦之以為耳目時每有盜探為聚等所除縣界
為司李許司徒無網目此後三公
震字常卿野人吏二千石常與帝俱之宛縣人
光武曰何知非卿言對曰卿為天子或曰是國師
常山太守給帝委輸不絕帝即位為汝南太守

頃汝士來歆字君叔新野人父聖帝祖母姑生幼有
入劉世稱來君叔天下士後攻蜀郭賀人為尚書
為公孫述所害殺之天下士後攻蜀郭賀人為尚書
見其容服步趨使氏自伏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
太守後為步趨使氏自伏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
以來東西京相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尊帝
宣帝秉性節制約法不阿扶風平陵人食祿好禮
如雲陽張湛為扶風平陵人食祿好禮
不亦可乎為左馮翊胡救曰馬生且復諫矣
乘白馬帝見湛輒問曰馬生且復諫矣
丹此總出見湛輒問曰馬生且復諫矣
王良侯侯其家良安布裙曳屣從田中歸曰欲見夫人妻
曰妾是也飯下馮衍杜陵人初有奇才博通經書
降帝承前之為其背約責名後為曲申屠剛茂陵人
陽令承前之為其背約責名後為曲申屠剛茂陵人
里後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
蜀未平不宜遠豫不聽帝欲為尚書令帝欲為尚書
與輪而止後父喪喪失火初為孔光茂陵人
有孝子古初父喪喪失火初為孔光茂陵人
奮力以清操遷武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
知太守稱清平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
以議決之為清平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
無法出為大安著新書二十九卷杜杜杜杜杜杜
定又修治廣清土以誅墨立威善於計張堪南陽太
聖重後治廣清土以誅墨立威善於計張堪南陽太
民以較富歌曰桑無附枝秀兩岐張堪為政樂不可
陰興後弟其先管仲之後世本仲祀宣帝時有隕子
陰興後弟其先管仲之後世本仲祀宣帝時有隕子

樊曄 新野人為天水太守人有犯其禁者率
劉昆 陳留東昏人梁孝王之後也以易教授恒五百餘人為
皆負于渡 注丹 南陽有陽人世傳易作易通 楊政 子
河而去 行客兆人從范升受易時 戴憑 汝南平江人習易年十
人語曰說經經經揚子行 孫期 濟陰武城人習京氏易家貧母老
不窮數侍中 歐陽 欽 前見
牟長 睦濟人後萬人注書時號常千條句
衛宏 東海人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中
公羊嚴氏春秋生 孫堪 字子穉河南緱氏人以明經與
徒千人時稱大儒 周澤 字穉都北海安丘人
鍾興 汝陽人以授經皇太子宗室諸侯封侯自以無功不受
史補 帝曰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臣師丁恭於
是復封恭
而與固競
杜篤 京兆杜陵人以罪收京師會吳漢亡詔諸儒誅
之篤於獄中為詩卒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 夏示
亦善文早卒鄉人號曰文德先生
譙玄 巴郡閬中人公孫述徵不起使以毒藥脅之玄曰唐堯
大聖許由耻仕周武至德伯夷守節保志全高死亦何
恨遂受 李業 廣漢梓潼人公孫述徵不起使以毒藥脅
毒死 陸績 楚王英謀反事連績收洛陽獄母
問何以知之績曰母切肉未嘗不方斷慈以寸為度是以
之知
野王二老 無姓 向長 字子平河內朝歌人以男女嫁娶已
意遊于 逢萌 字子慶北海都昌人初給事縣為亭長其
名山 日安能為人役哉去之長安時王莽說其

周黨字伯况太原廣武人徵不肯仕。王霸字偉仲太原廣武人連徵不至。帝即

訪得三聘乃至。帝幸其館迎入。論道甚急。帝笑曰。朕與汝

入。嚴子陵共卧耳。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通五經。善談

論。諷大。夫不屈。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通五經。善談

閔仲叔。太原人。世稱節士。周黨見其食無兼遺之生。持仲叔

霸。不見用。遂歸。荀恁。太原人。修清節。貧賤。後應司徒侯

與荀恁俱無列傳。荀恁。太原人。修清節。貧賤。後應司徒侯

入荀氏。閔帝徵不至。後東平王為驃騎將軍。應辟明帝。問

之對曰。光帝秉德以惠下。臣可得。不來驃騎。執法以檢下

臣不敢不至。月餘。歸卒。

鮑宣妻。桓氏。字少卿。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妻

美。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

娶妻當得陰麗華。後始元年。納后。時年十九。後生五子。皆

好經書。有智思。美鬚鬢。腰帶十圍。拜驃騎將軍。位三公。上

蒼以天下化平。宜修禮樂。乃議定南北郊。車服制度。帝一

日問王鳳家何最樂。王言為善最樂。上大其言。遂使印十

九枚。諸王子少入函谷。受侯印。不乘使。輒不出。此關更始徵

詩。請為功曹。丹薦人自代。詩美之。以丹

事。編署黃堂。以為後法。至是。為司徒。奉

六寸。勝帶十圍。初。為洛陽令。除氏客。為奸盜。收之。陸氏訴

帝。趙東。延前執。不許。客大呼。稱枉。帝知。延不

私。誅之。後。為司徒。為陸氏中傷。延自殺。不

范滂。字孟博。南陽人。少為清節。滂有清

行。初。守滎陽。以智安邊。匈奴不敢入。至是。為司徒。有宅

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曰。君有子。可餘。僕

臣。以為世業。利。何以示後世。伏恭。琅邪東武人。湛子。子

章。帝又以為三老。年。融。北海安丘人。少以尚書授。使。至

章。帝又以為三老。年。融。北海安丘人。少以尚書授。使。至

章。帝又以為三老。年。融。北海安丘人。少以尚書授。使。至

章。帝又以為三老。年。融。北海安丘人。少以尚書授。使。至

章。帝又以為三老。年。融。北海安丘人。少以尚書授。使。至

章。帝又以為三老。年。融。北海安丘人。少以尚書授。使。至

章。帝又以為三老。年。融。北海安丘人。少以尚書授。使。至

于海

張 與 耶陵人習梁丘易弟子自遠
非經者且為梁丘家宗
以為鍾期伯牙之相得也
薛漢 淮陽人世習韓詩善
董鈞 制多鈞恭議見用時稱通儒
李育 扶風人少習公羊
春秋為班固所重

包咸 會稽曲阿人習魯詩論語授
皇太子遷大鴻臚甚見尊禮

彭修 曰父辱子死卿不顧死邪盜相謂曰童子義士也釋之
而 **李善** 南陽人同縣李元蒼頭也元舉家病疫死唯孤
續逃養之甚謹年十歲與隣修理舊業時 **王忱** 廣漢人
及問姓名而命結忱賣一斤管荃餘置棺下而去一日得
一馳馬并大風飄一綉被到洛馬達他家主人問之忱具
言其由并所藏書生容狀主人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佐
讀史備忘

范式 字巨卿山陽金鄉人與汝南
京師不知所在天以
此馬顯公大德也
日過拜尊親至期劭設饌候之母曰十
里何期之審劭曰巨卿信士至日果至
王喬 河東人為葉令每月朔望常詣朝奉令太史伺望之言
其至輒有雙鳧自東南飛來舉羣雁之但得一焉乃尚
本所賜官屬履也後天下玉棺堂前吏人推排不動喬曰
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歸寢其冲葦城東民乃為立廟
焉祀

姜詩妻 廣漢人龐盛之女姑好飲江水妻常六七里泝流而
之舍側思泉湧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姑
時亂賊戒勿驚大孝遺以米肉受而埋之至是詩舉孝廉
上曰大孝一聽平之
諸舉者一聽平之

永平三年思中興功臣圖其像雲臺

鄧禹 高密侯南陽新野人
吳漢 廣平侯南陽宛人
賈復 膠東侯南陽冠軍人

有象人爲蘭臺令拜郎中
 高鳳南陽葉人好學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天
 梁鴻平陵人家貧牧豕曾誤遺火延及宅宅悉以不償之鄉
 之曰欲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娶之隱居不仕後居吳依
 之卒塋於吳
 要離家旁
 建初四年冬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
 孝和皇帝名肇章帝第四子母梁氏竇太后子之十歲即位竇
 太后臨朝后陰氏廢立鄧氏竇氏萬子訓女六歲能史帝在位改
 元二永元十六共十七年壽二十七之史稱宦官外戚遂爲消
 長漢家之禍自此始矣
 讀史備忘
 袁安 任瑰 永元之帝帝幼貴成將有呂霍之變二公正
 鄧彪 彪爲太傅錄尚書事百官總已以時時竇氏專恣
 字孝公潁川定陵人初受桓禁尚書及與諸儒論五經同
 異於白虎觀論難最明時人稱曰殿中無雙丁孝公至是
 爲司 尹睦 太尉錄尚書 劉方 司徒策免白 張酺 汝
 人初授帝經出爲東郡太守吏王青者祖父翁與翟義攻
 王莽死節父睦爲都尉功曹青爲小史俱與都尉行縣道
 遇賊睦以身衛都尉被殺青亦被矢貫咽 張酺 酺之子
 酺子甫孫吉自安世 呂盖 史無傳 韓稜 稜陽人宣
 傳國八世共二百年 呂盖 史無傳 韓稜 稜陽人宣
 書令與僕射郭壽尚書醜寵俱以才稱上賜劍者稜劍名
 曰禁龍淵壽劍曰野漢文麗劍曰齊南惟成論者以稜淵
 深有謀劍明達是爲司空 崔瑗 司空史 張敏 鄭人
 舉孝廉四遷爲尚書再遷潁川 張禹 趙國襄國人初爲
 太官拜司空在位奉法而已 張禹 下邳相聞運廢曰

作神雀頌拜為郎所苦經附及論粗有餘萬言學者宗之
 汝郁陳國五人歲母病不能食郁抱持哭泣亦不食母憐之
 桓郁為父榮任為郎郁經授二童恩寵甚篤至魯孫典代
 司馬均字少賓東萊人安貧好學鄉人有爭曲直輒言
 周盤汝南安成人家貧好禮請儒生之養母不
 戚能屬文及長博觀載籍以父彪所著前史未詳乃起萬
 祖至哀平王莽為紀表志傳凡百篇為西漢書積思二十
 年乃成有良史之才後從賈李法南鄭人皆通羣書為
 憲為中護軍惡賊固死獄中光祿大夫以直言免
 杜門不出八年徵為諫
 鄭衆字季產南陽學人策數班賞母諱多受少上由是賢
 亦始蔡倫府丞頭為紙時稱蔡侯紙後以罪徙戍
 義利備忘
 王渙廣漢人為洛陽令以下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完職久論
 為中民為立祠後任峻捕許荆太守為設條教民化不
 之威猛於渙而文理不及
 禮答在太守欲上書請罪均等感悟在職十二年民為立
 行答在太守欲上書請罪均等感悟在職十二年民為立
 廟祠
 仇覽一名香陳留考城人為蒲亭長教民化不
 時元母告其不孝覽執論之元王渙政尚嚴猛聞之
 母何在在我廡化我鳴集喻所生時王渙政尚嚴猛聞之
 曰得無少鷹鵠之志邪覽曰正謂鷹鵠不如鷹鵠卒景行
 棘非鸞鳳所棲百里非大賢之路以一月奉為資勉卒景行
 童恢琅邪人為不共令勸德有方牢獄一月奉為資勉卒景行
 法殺二萬餘人又民嘗為虎害捕獲二虎慨問而出呪司王
 虎垂頭殺之一虎鳴吼釋之附人為之歌頌
 周紆下邳徐人為行唐長到官殺無伏吏數十人吏人大震
 乃出紆為渤海太守每歲到郡輒隱不出先遣使屬盡決刑罪
 教書

李尤字伯仁廣漢人以貢選薦召詣東
李邵漢中郎人通五經善河圖洛書為縣幕門候火府市
因仲觀問曰二君知朝廷遣二使星向益州分野
曹世叔妻班昭之女名昭字惠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
間也問何以知之昭指星云二使星向益州分野

曹世叔妻班昭之女名昭字惠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
間也問何以知之昭指星云二使星向益州分野

孝殤皇帝名隆和帝少子生百餘日即位鄧太后臨朝在位八
閏月而崩壽二歲改元延平

張禹大傳舍宮中五日一臨府
徐防太尉參錄尚書事至

樊準安之後字幼陵時風交贊準上疏宜厲儒風太后
張顯漢陽太守時公卿各舉德士大儒務取高行以勸後進

孝安皇帝名祐清河王慶之子章帝孫永冠迎即位鄧太后臨
朝五年帝母耿姬死後閭氏收元五

十九年少號聰明親政之後內寵日盛崩年三十二
迎北鄉

周章南陽人舉孝廉為司空即太后立安帝章以衆
袁敞太尉安子為司空燕勳不阿權貴失卿自後章即張

袁敞俊有私書與子恐家封上之敞坐免自殺敞子湯復

周章南陽人舉孝廉為司空即太后立安帝章以衆
袁敞太尉安子為司空燕勳不阿權貴失卿自後章即張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明經博學
時語曰關西楊伯起年五十舉茂才遷東萊太守道

陳忠字子伯弘南陽人明經博學
時語曰關西楊伯起年五十舉茂才遷東萊太守道

王堂字敬伯廣漢人明經博學
時語曰關西楊伯起年五十舉茂才遷東萊太守道

班勇起少子字宜僚幼
時語曰關西楊伯起年五十舉茂才遷東萊太守道

班超字仲興扶風人明經博學
時語曰關西楊伯起年五十舉茂才遷東萊太守道

班固字仲興扶風人明經博學
時語曰關西楊伯起年五十舉茂才遷東萊太守道

班固字仲興扶風人明經博學
時語曰關西楊伯起年五十舉茂才遷東萊太守道

班固字仲興扶風人明經博學
時語曰關西楊伯起年五十舉茂才遷東萊太守道

班固字仲興扶風人明經博學
時語曰關西楊伯起年五十舉茂才遷東萊太守道

班固字仲興扶風人明經博學
時語曰關西楊伯起年五十舉茂才遷東萊太守道

拜議郎後稍病歸教授門生上名錄者三千餘人年八十二卒鄉人謚曰文父門人為立廟

超霸之子也門徒常百人所居成市華陰山南

有公超市不仕然性道術能作五里霧子陵

輔北海人為涿令太守以術能文武才委任郡縣

縣在事七年道不拾遺後以軍功為中郎將時華陰六

撫又討平之以功當封周舉字宣光汝陽人姿貌短陋

面胡廣奏然之卒于家

第曰五經縱橫周宣

光官至尚書于

為度遠將軍以與梁

百級威名大振時為將作大匠言太學

顧帝復與廣之學者為立碑銘云

名舉孝廉為金城太守甚為美人所敬服人為尚書僕射

光于大將軍梁商者請年十五美記于商原光罪由此顯

崔瑗字季玉瑗子傳父業明天官歷數舉茂才為汲令與馬

味居常蔬菜羹而

已當世清之子是

王符字仲德安定臨邛人好學與馬

讀史備志

符獨耿介不同於俗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

幾當時得失不欲彰顯其名故號曰潜夫論

陽西鄉人通貫六藝善屬文尤精天文曆算為太史令作

渾天儀著靈憲渾天說人服其妙遷侍中官至太僕

玄賦以寄情出為河間相嚴

馬融字季長成茂陵人受學

通儒從游者千著述甚高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服

後論嘗坐高堂施絳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

傳為從事中郎作奏略李固死吳祐而教其罪士論附之

第五訪京兆人倫族少孤貧備耕以養兄嫂學文仕

報帝聖

孟嘗字伯周上黨人少修德行任為郡功曹辨

書為之

之浦有珠母海中有一三池出大蚌而珠復還三郡稱異

貪珠漸洗去民不願生去期月去珠復還三郡稱異

黃昌字聖真餘姚人本出寒微居近學宮遂就經學又曉習

百餘訟莫不得所密捕盜賊使諸縣強暴之人

姓名居處掩討無有遺脫而惡大奸皆奔走他境

任安字定祖廣漢綿竹人傳易又從楊厚學園說究其術

除皆宋登字叔陽長安人父曰居今行古任定相後辟

不就太守市不貳價道不拾

川太守市不貳價道不拾

清病卒汝陰人肥杜祀之

楊倫字仲理陳留京山人少

見延壽所

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善文為校書郎多所著述于延壽

作逐壽所

陳重字公祿章宜春

雷義字仲公豫章人少與陳

雷與陳

郎顗字稚元北海安丘人父宗善星算望雲三侯顗少傳父

目書法真扶風人示于自遠至者數百人帝備禮四徵

之

刑石頌之號

孫程字子曉得為後賢封爵著于今

蔡英南陽魯陽人習京氏易善術數災異嘗有暴風西起英

果發帝備禮破之至京應對無奇策

故者失望為五言中即將數月告歸

曹娥會稽上虞人父盱詠詠為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

有七日遂投江死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

楚江南道傍為立碑焉今名為曹娥江

孝冲皇帝名炳二歲即位三閏月崩改元永嘉壽三歲

臨朝梁冀秉政

幸質皇帝名續海母王子車帝曾孫年八歲迎立

會目梁冀此賊應將軍也遂為冀冀尋爵中侯以元年初

壽九歲梁太后臨朝

朱穆 知非奸邪。今日有死而已。楚詞屈馳奏詔報太子乃得去。至是為司徒推薦名臣為任職相。

張陵 生十餘人。宦者趙忠堇父惜用穆案之帝怒收下獄太學。穆卒。門人共謀忠志先生。

劉寬 廣同叱令出勅虎黃奔其劍効。字文鏡弘農華陰人。性寬簡不校。為吏部以歲俸贖罪百僚肅然。

陳寔 有過用蒲鞭示辱而已。字仲弓潁川許人為太丘。寔為縣時所短嘗有盜入其室止於梁寔見呼子弟正色訓之曰人不可不勉為惡之人習以性成梁上君子是也。盜驚投地踣罪寔脫其反著遺絹二疋自此邑境無盜。平諱文紀先。孔褒請受罪喪曰本來求我此弟之過更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應奉字世叔汝南人曾祖潁河南黃舉其妻一門爭死。應奉尹子皆有才學奉少聰明讀書五行並下舉茂才為武陵太守後以在生。德人為白。前定起以疾自退。若感縣三叶篇于助。志書馬令以露布上書討直復。劉瑜字季節廣成人實武諱。劉三公府帝怒下獄死。劉瑜官官瑜預謀殺殺時為

蔣攸 明於政體作政論仲長統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座側後為五原太守有政績世劉氏傳覽書傳蓋有助焉。

周處 字伯元河南人為尚書。周處字巨勝父舉故之為都令佐資武諱宦宦放發。荀淑字季和穎陰人父楊交報之杜門自絕自縊會祖父揚。荀淑字季和穎陰人父楊至縊孫悔六世一身皆知名云。

荀爽 初為河東侯相時稱神君葉官歸卒有子八人儉姐晴意汪爽貞身並有時名人稱為八龍顧陸陰范康改其里為高陽旦靖有至行不。宇屠皓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九歲仕顯旦立行先。皓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九歲

吳石 南十餘年家貧備為漆工隱居博賈五經時游士范滂等獨笑曰昔戰國之時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而滂先驅卒有抗敵義高之渴今之謂矣乃絕廷自同。人居二年致致志不起終以自全。吳石字季英陳留長垣人父恢為南海太

徐穉字孺子豫章人家貧躬耕求其力不食所居服其德大
徵不起姜肱字伯淮彭城人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
弟更相欲死袁閭汝南人安之玄孫也苦袁著京兆
居教李曇上以安華玄繼微之不至時號五靈去綱目
授魏桓安陽人敬拔微卿人勸之行桓曰仕以行志今
之悉摧橐其可去乎皆答曰不可桓曰使桓生
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不出史無傳

孝靈皇帝名光章帝玄孫先為解渚亭侯母董氏后宋氏廢立
何氏帝年十二迎立竇太后臨朝或元四建寧四年熹平六
二十二年壽三十四崩子辨立年十四何太后臨朝宦官蹇
碩欲廢立何進召董卓將兵討之後進被殺卓遂廢辨為弘
誦史備忘卷三共終志堂

農王改立陳留王協并弑何太后史稱宦官之禍垂流縉紳
忠臣義士駢首就戮不免召外兵以除內難於是虓場雖除
而虎狼入室矣

竇武融之曾孫字滂平少以經行著稱女為桓帝后嘗上書
宦官事泄自殺梟首洛陽初母產武并產一蛇送林中後
母卒有大蛇至堊所以頭擊板若有哀泣有頃而去人以
為何進字遂高南陽宛人異母女弟為帝后進為大將
洋軍與袁紹謀誅宦官召董卓以兵內向事泄先
為宦官張讓等斬之時弟苗與主簿陳琳諫不聽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年十五嘗閉家一室而庭宇蕪穢
父友語曰不畏強禦陳仲舉廉時為宦官矯詔殺胡廣時為
年八十周沛三公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極優多辟天
下名士然依阿取媚於時又與中常侍丁黨婚姻天下以

同居三世不分財少博學師胡廣好碑章數術天文妙操
 音律正定五經書碑刻立太學以皂囊上封事宦官怨之
 亡走吳賢聞猶高遷亭見髮取為琴有美音後為董卓召
 卓誅王允放罷下獄死得紳莫
 不流涕兖州陳留皆畫像頌焉
 京師畏憚為之語曰行行且止
 避驃馬御史後官至中郎將
 輒泣耳母順即生畏雷亡後每有雷震頃頃家泣曰順指此
 為冀州刺史賈父來曉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欺後
 有冀州刺史賈父來曉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欺後
 援引飲以錢康上疏引魯宣公哀公增賦事讓內倖以康
 詔求術懷橘
 墮地者也
 繫布索於馬尾至戰陣風鼓灰賊不得視
 以火燒布馬驚突賊陣因以兵擊破之
 楊璇會稽烏傷人舉孝廉為零陵太守賊
 衆攻即邑城以囊袋盛石灰於車上
 卷二
 桓榮之後彬少與蔡邕齊名初為郎遂以發榮蔡邕以其
 過人者有四風智早成以疑也學優文麗至通也止不前
 球絕高也辟陞從容潔
 操也乃共樹陞頌焉
 曰老母病須養乞少置衣糧妻于物不敢留賊漸
 奔出容追以物與之不及由是知名為東海相
 字季平外黃人為侍中從帝游上林帝問曰朕何主對曰
 陛下漢中主帝曰何以知之延曰陳蕃任事則化中常侍
 黃門預政則亂是以知之也
 曰昔太雲廷折欄檻今陛下下可與為善任事則化中常侍
 大尉翼子字叔茂以清實稱陳蕃薦至南陽太守前後二
 千石以單帝卿貴戚多不稱暢奮屬糾發其奸豪右大震
 又常布衣皮褐車馬贏敗以矯其奢靡
 之賦時太學中諸曰天下俊秀王叔茂
 今時為太常以李
 儼郭汜之亂戰死
 藥巴章太守有政績後上書極言陳
 實之克帝怒
 收下獄自殺
 蓋歟字元固熾煌人舉孝廉為京兆尹
 我劉君何時復
 乘安此下民
 蓋歟字元固熾煌人舉孝廉為京兆尹
 時董卓擅權公卿莫不甲下歟獨

曹節為中常侍與黃門令
呂疆字漢盛河南成皋人為人清忠奉公為中常侍以剛封侯辭不受數上書言宦官之害
張諒趙忠及夏惲郭不聽自漢以來宦官之最賢者也
中常侍侯貴寵父兄子弟養子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為害黃巾亂作即中張鈞上書言宜斬中常侍懸頭南郊以謝百姓又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寇消不曉帝常云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自是肆志
何休字劭公任城樊人少為縣吏為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覽六經世儒無及者坐黨廢錮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窮門下七十餘年乃成
服虔字子慎河南滎陽人作春秋少師羊叔善歷箕駁何休所駁漢事六十餘
張升字彥直陳留尉氏人少好學博覽多所著述後以黨去官被殺
趙壹字元叔漢陽西鄉人為郎中校為納黨所擯作解嘲又作高彪吳郡無錫人為郎中校刺世疾邪賦以舒怨憤
黃令帝勅同僚相送於上東門畫像東觀以勸學者
趙苞武城人為遼西太守迎母及妻子道為鮮卑寇累載不得顧當萬死母曰人各有命何得顧我以虧忠義賊破害其母妻也墓誌曰食祿避難非忠也殺母全義非孝也遂歃血而死
華佗沛國譙人通數經曉養生性之術年百歲有壯容時以為仙
費長房汝南人為市狹懸一壺於肆頭市罷跳入壺長房睹之異焉因往再拜翁與俱入壺見玉堂嚴麗香酒左右飲畢而出遂求其術
劉淑字仲承河間人明五經生徒數百人嘗對策第一拜議郎又陳時政得失多所補益○淑與竇武陳蕃時解三君言一時
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胡廣辟拜青州刺史之所宗也
授常山大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霸為度邈將軍然早畏服還選掠男女名振遠夷後為司隸校尉獨持威裁自高士破容接者名為登龍
杜密字周伯潁川陽城人少厲俗志為門後以張儉事起詔下獄考死
劉才字伯祖中山安國人李膺名行相次時稱李杜

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於林宗見奇之宿其家
 旦月殺雞為饌供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賢之
 敏之曰龍已破視之何益林宗勸令學後知名
 人少為縣門卒林宗勸遊學為諸生備後能講解
 每在下坐由是學中動坐為後徵不起徵徵
 賈淑林宗知人世冠冕淑性險害林宗母喪淑來弔時孫盛
 之淑聞之改史叔虞陳留人少有威名林宗見曰牆高
 敗黃允濟陰人少知名林宗見曰才雖佳人守道不驚
 其名妻妾侯氏婦請姑曰乞一會親屬告別於是大會賓客
 三有餘人婦中坐操挾數允匿惡十五事登車而去允以
 此廢王柔字叔優弟漢字季道兄弟總角候林宗訪才
 於時通後符融陳留浚儀人少為郡官失職去遊
 果如其言太學師李膺談辭如雲膺每捧手嘆息
 時漢中書文經梁國黃子艾以才智炫耀上京洛中士大
 夫好事者坐門問疾三公辟隨其域否以為子奇駐察
 讀史備忘
 其非貞白廣府然之有是名論
 潮衰駢益以知名不度微辟
 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
 許人物曹操徵時卑詞求為己目劭不對操脅之乃曰君
 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操大悅劭與從兄靖論人月更
 品題故汝南鄭太字公業開封人少有才畧何進徵用
 俗有與汝南鄭荀攸共謀
 去後與何顯荀攸共謀
 殺董卓洩走歸袁術矣
 凡黨人之議初相帝為孟吾侯受學於周福及即位擢福
 為尚書時周印尹房持有名當朝鄉人語曰天下規矩房
 伯武周師獲印周仲連成家賓客滿揣成隙分黨後李膺
 為武南尹案殺張成成子第家脩告膺養太學遊士郭訓
 朝廷疑亂風俗上怒收膺等有餘人死獄
 中廢禁者六七百人海內塗炭二十餘年
 中平元年黃巾賊起
 鉅鹿張角以妖術作亂黃巾為號
 中平六年何進召董卓將兵入京師
 董卓太后子之初為陳留王董卓

其餘黨擢高嬰為
牙門史逸其傳
紹字本初太尉安之後既果世台司賓客所瞻折仰下之
惜其初不能赴其庭初平元關東起兵討卓推紹為盟主
用田豐之謀以致于敗而顏良文醜亦皆名將見紹紹為
人寬雅有局度喜怒不形而矜慎自高短於從善故至於
敗沮授為操得不屈被殺田豐為紹殺之紹亦發憤歎血
死二子譚尚自相攻伐俱為操敗滅之凡十八年操至鄴
臨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入寶物○自是代
下紛紛不可勝紀
今紀其尤者如左
袁術字公路漢者當塗高又以袁氏出陳為
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聞孫堅得傳國璽拘堅妻而奪
之稱帝壽春以金尚為太尉不受術殺之徵士張範仲
相陳珪俱不至後敗走詔劉備避之歐血死
公孫瓚字伯
珪遼西人初詔與劉虞討烏桓受虞節制互相非毀朝廷
依違而解虞為瓚斬以功為大司馬後為袁紹等兵圍悉
縊其姊妹妻于然後舉火自焚死○先是有童謠曰燕南
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瓠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謂易
當之遂徙鎮易為重墜高樓居之休
劉表字景升潯陽
兵力耕以待天下之事凡九年亡
劉表字景升潯陽
甚盛表用南郡名士蒯良蒯越計平之為荊州刺史攻下長
沙零陵桂陽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不修職貢情愾乘
輿建安十三年卒子琮嗣曹操來征琮以王粲議舉州降
凡十九
劉焉字君郎漢魯恭孫之裔視時政衰董扶謂
焉應屯郾反與焉通孫權取荊州治成都疽發背卒子璋嗣
降先主遷于公安後孫權取荊州治成都疽發背卒子璋嗣
公孫度字高句麗西擊烏桓分置郡守自立為遼東侯建安九
年卒子康嗣康卒弟恭嗣康子淵既長逼奪恭位魏明帝
景初元年自稱燕王改國紹漢二子親司馬懿徵之凡四
世初四
孫堅字文臺富春人為吳郡司馬會稽賊許生
卓擊劉表為表軍射殺之初堅勸張溫斬董卓不聽後卓
專權堅歎其計不見用吳國建追諡為武烈皇帝子策字
伯符年十七往見袁術奇之術表為懷義校尉得父餘兵
與周瑜渡江定江東時曹表相持策欲乘虛襲許為故所

山人以王初為將持重嚴整得賊財無所私入然以
 法御下不甚得士衆心以功選左將軍後於樊城降則
 羽孫權擒羽禁復在 張郃字儁乂河間人初從袁紹
 吳後還漸患病卒 李典字建公
 變軍營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自諸葛皆 徐晃明河
 障之後與亮軍交戰飛矢中膝卒益壯侯 徐晃明河
 東人性儉約為裨將軍嘗遠斥堠先為不可勝然後
 追奔爭利士不暇食當時名將以破蜀將軍好學問
 征伐咸行焉 李典字建公
 軍鋒還為後拒 李典字建公
 及軍中稱 李通字子夏
 為長者 李通字子夏
 以功領泰山太守有威惠選徐州刺史侯 呂震字子恪
 祥為別駕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賢 龐德字令
 安人為別駕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賢 龐德字令
 屈於營管乘白馬羽軍稱為白馬將軍 關羽字雲長
 人為京州別駕馬超國州遺溫夜從水中潛出告急於
 夏侯淵超得之欲令報無救溫計過人之至城下大呼曰
 大軍三日至此 典章陳留人營力過人每
 超怒殺之 典章陳留人營力過人每
 讀史備忘 卷二
 八尺餘腰大十圍勇力如虎而瘠人號虎瘦歸太
 祖曰此吾樊會也即日拜都尉宿衛不離左右 王
 梁字仲宣高平人梁父祖皆為漢三公時梁以才學
 貴重朝廷聞梁在門倒屣迎之梁至容狀短少一座
 盡驚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後避亂依劉表
 勸其子降魏拜梁侍中博物多識時舊儀廢弛典造制
 度梁恒典之性強記善算作算策帝與陳思王曹植並好
 著述從征吳道病卒時魏文皇帝與陳思王曹植並好
 文梁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彰陳留阮
 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得遠東平劉楨字公幹皆以文
 學顯名稱建安七才子自卽郭淳繁欽路粹丁 衛覲
 冀楊修荀綽等亦著文名而在七人之側 衛覲
 安邑人為侍中與王梁並典制度又為親官儀好古文
 鳥篆隸草無所不善建安末沛陽王象與覲以文章顯
 右自西漢高帝元年乙未至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庚子凡二
 十四世四百二十六年為昭烈皇帝章武元年蜀魏吳分治
 是為三國

讀史備忘卷之三

天合范理道濟 編集

蜀劉姓都成都二主合四十三年起辛丑

昭烈皇帝名備字玄德涿郡人漢景帝孫中山靖王劉勝之後

垂手下膝顧自見耳后吳氏先妻權帝少與公孫瓚同師廬

植瓚使與其將田楷徇青州與關張共討黃巾賊有功為平

原相豫州牧得荊州自蜀取漢中為漢中王二年蜀中傳言

帝已遇害於是發喪制服即位於武擔之南改元章在位三

年壽六十二

後皇帝名禪字公嗣年十七即位后張氏飛帝改元四建興十

委任賢相抗衡中國及姜黃用事而面縛為虜且矣時帝于

地王以帝降魏哭於昭烈

諸葛亮字孔明琅琊人漢諸葛豐之後家于琅邪耕好為梁

庶言於先主三顧草廬而起以興復漢室為己責三出師

伐魏制木牛流馬運糧不繼退軍後分兵屯為久駐之

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安堵軍無私焉推演兵法作八陣

圖咸得其要年五十四卒于軍百姓哀哭戎衣野祭史稱

其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下疑任法嚴而國人悅

公誠之心形於文墨亦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

世蓋三代之下王佐之才一人而已謚忠武侯詔立廟於

涪陽子

關羽字雲長河東人初與張飛從先主羽守下邳為曹公擒

時表曹拒於白馬羽斬素將顏良於寨前之中以報曹

公仍賜帝為蓋冠將軍比取樊城威震華夏為孫權呂蒙

張飛字翼德涿郡人為左將軍入蜀時獲璋將嚴顏怒令左

猛亞於關羽皆稱萬人敵有國士之風然關張趙雲諸將

等雖持其首奔馬超字孟起扶風人父騰與韓遂起事

吳追諡桓侯馬超西州後起來降諸葛以為關張之

徒拜左將軍傳無軍黃忠字漢升南陽人入蜀時常先

功與關張共為牙爪趙雲字龍真定人曹公追帝於陽雲身

為後將軍魏延字文長義陽人戰功為鎮遠將軍守漢

將軍對大亮亮出師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

之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恨已才用

帝用其計殺劉璋守關名將楊懷高沛遂取成都後

正字孝直扶風人初在蜀與張松善與松共說劉璋迎帝

統都畿內為謀主然與諸葛尚不同以公義相取而每

奇其智術史稱其見成敗有奇畫謀之魏臣處統帥或之

郭之傳寵邪許靖字文休汝南人少與從弟葛亮或人

進成都欲喻城降帝薄之正靖曰天下有幾處不從

無其實者靖是也以為司徒時年七十清談不倦

竺字子仲東海人家貧巨億為徐州牧陶謙別駕從事

人奴客二千金銀貨幣以簡雍字憲和涿郡人為諸客

助軍資入蜀拜安漢將軍簡雍往來使令為昭德將軍

與許糜皆將琰字公琰湘鄉人初從帝入蜀為廣都長

為賓客琰留府東常足食足衣相供給亮卒為尚書令

賜琰國事方整有武重無給新服後加大司馬與東曹掾

而戲談論不答或曰戲慢上甚乎琰曰人心不同各如其

曰雖生於東而沒于西
 董和南郡人字幼率初為劉璋
 答問如響溫大敬服
 推為循吏嘗與諸葛欽交每言則盡外故破滅
 劉巴字
 內幹陵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餘石之財
 初家陵人代法正為尚書令躬履清
 馬良字季常襄陽
 儉不治產業當時策命皆良所作
 兄弟五人有才名鄉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弟潏
 才器過人諸葛薦統眾與親戰敗下獄死亮為流涕
 又字季陽南陽人為蜀郡漢中太守儉約謹靜為政備而
 不煩號清能然持法深刻為尚書令名聲播於治郡
 彭泰
 字永年廣漢人為治中從事貞才自矜左遷江陵太守
 美曰老革荒悖可復道邪超表其怨碑
 杜微字仲微涪人帝入
 坐誅老革皮色枯痺之形罵昭烈也
 出輿而致之求隲拜
 周羣字季都南陽人父衡與張裕皆將星
 諫大夫不奪其志
 廖立字公淵武安人為長水
 許慈字仁篤南陽人與胡潜
 山為民聞諸葛死垂泣
 李嚴字公綽南陽人改名平以
 歎曰吾終為左社矣
 李嚴字公綽南陽人改名平以
 讀史備忘
 從坐廢梓潼為民
 劉琰字碩威魯國人以宗姓
 聞諸葛死發病卒
 字威公襄陽人亮每出軍儀規畫部分籌度糧
 較軍戎節度取辦於儀為中軍帥慈望自殺
 遷枝江人先守葭萌城不下張魯後為梓
 潼太守兄子弋為中庶子有規魯之義
 王連字文儀
 劉璋時為梓潼令守
 節不下先主義之
 向朗字巨達宜城人為巴
 字君嗣成都人為益州太守為雍閣縛送吳數年遣還蜀
 權問曰蜀卓氏寡女亡奔相如貴士風俗迥爾前尚領五十
 於賈臣之妻權曰君還何以報我對曰竊得先尚領五十
 八已前父母之年也自此以後大王之賜也權悅奇悔不
 能勝愚節就船倍道兼行權追之不及至蜀以領留府長
 史常曰諸葛公貴不遺遠討不伯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
 不可以貪忘其身也
 杜瓊字伯微成都人博學善文
 愚所以貪忘其身也
 杜瓊字伯微成都人博學善文
 主諱備其訓具也復主諱櫻其訓授
 楊洪字季休武陽
 功曹嚴未至犍為而洪已為蜀郡太守洪門下書佐何祗
 洪尚在蜀郡而祗已為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謝亮

顯諱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以作家譬之叔執綏
 魏曾姓都鄴五主合四十六年起庚子終庚酉
 文帝名丕譙郡人廢漢帝受禪追尊父操為武皇帝改元黃初七年
 壽曰文帝下筆成文博聞強記而少公平曠大之度
 明帝名叡字元冲文帝子改元太和六青龍四景初三共十三年壽三十
 六
 勳侯厲公名芳明帝太子八歲即位司馬懿專政改元正始九嘉平五
 共十四年壽二十二為司馬師廢
 高貴鄉公名髦明帝弟之子年十四即位司馬師專政改元正元
 共六年為司馬昭廢
 常道鄉公名璜改名奐武帝子燕王宇之子改元景元四咸熙二共六
 年為司馬炎廢為陳留王禪位于晉魏亡
 司馬懿字仲達河內溫縣人少聰明多大畧初辟為文學掾
 持重不戰而斃有奇策為軍司馬文帝時錄尚書事與諸葛亮相拒
 卒年七十三從晉建國追尊為宣皇帝初魏武察懿有雄
 豪志聞有使顧相召使前行反顧正面向後而身不轉史
 稱其用兵如神謀無再計○懿弟宇性忠慎自懿執政常
 自退損後武帝廢立未嘗預謀卒年九十三遺令曰有
 負士不伊不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始終如一衣以時服
 飲以素棺諡曰獻○孚長兄朝字伯達宣帝子仲達字宇
 叔達字懿字季達惲字顯達進字惠達通字淮達敏字幼
 達俱知名
 司馬師懿長子也字子元沉毅多大畧少與
 為將軍大將軍輔政時上欲用夏侯玄師即殺玄等夷其
 族遂廢帝迎立高貴鄉公專權卒年四十八後晉追尊為

亡虜為上將周武拔漁父為太師布衣願養可登王公何
 必守文試而後用臻答曰古人遺智慈而任度並須考績
 而加黜陟今者同牧野於成康猶斷蛇於文景
 使天下馳騁而起矣後遷司徒遂爵長垣縣侯
 王昶字
 舒太原人為兗州刺史司馬徙舉其子德薰備還司安名
 其兄子曰黜曰沉子曰潭曰深為書戒之有云物速成則
 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莫夕而零落松栢之茂隆冬不
 衰又曰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亂之機也諺曰救寒莫如
 自修斯言信矣
 劉劭字孔才邯鄲人黃初中為尚書郎受詔集五經羣書以
 類相從作皇覽出為郡守徵拜騎都尉與庾綏荀詵定
 說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畧論復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及
 記畧一篇著樂論十四事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
 餘篇
 傅嘏字蘭石泥陽人傅介子之後也弱冠知名正始
 篇初曹爽秉政何晏為吏部散騎謂嘏弟懿曰何平
 叔外靜而內鋸巧伎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于兄弟
 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遂與嘏不平兎散官曹爽誅為
 尚書史稱其識量名
 桓階長書令史稱其識暗成敗才
 輩為當時高流云
 周當
 徐宣字寶堅廣陵人少與陳矯齊名而私好不協
 世為左和洽儉治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
 僕射也儉素過中以康身則可以此格物所
 失或免帝納之後官為太常以清貧守約預
 內人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伯先在否汝何不拜林伯
 雅當下客賂于字父何拜之有時伯先在後為太守刺史所
 在著績明帝時司馬宣王以林卿邑耆德見為之拜或曰
 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欲敦長幼之拜或曰
 時之法貴非吾所畏拜非吾所制也言有漸退
 生論者以林卿操清峻欲致之司輔而林稱疾
 錯穎川人為侍郎太祖遣使鎮守長安選不當乃曰釋
 賦職而不乘馬皇皇而更索遂以襲為留府長史駐關中
 之祖欲伐許攸諫曰千金之弩不為驥服發機萬石
 之鎗不以蓬撞發竟今許攸何足勞神武裝遂止
 潛字文行河東人太祖問劉備才畧足如何潛曰使居
 至尚書令史稱其家教格然上下相
 辛毗字佐治潁川
 奉夷有如石奮自詭與少能及者

文帝欲徙冀州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飢群臣諫不納
起入內視而引帝謂帝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耶後諸
葛亮出渭南毗為大將楊阜字義山天水人官至少府
將軍師節制司馬懿軍每朝廷會議侃然以天下
為己任數諫諍不聽帝位史稱其高平高堂隆字平
陽人高堂生之後也為侍中領太史令史稱其學滿龍
業修明志存匡君因變陳成發於懸誠忠其哉
字伯寧昌邑人以軍功拜伏波將軍吳兵未嘗摧挫
景初二年遷太尉不治產業家無餘財賜田十頃較五百
斛錢二十萬以明田豫字國讓汝南人功加振威將
明諫胡問或名相率未歸請老不聽曰吾年過七十而猶
居位譬鍾鳴漏盡而夜行不悟是罪人也乃拜大中大夫
食卿郭淮字伯濟太原人初與夏侯淵拒蜀准為司馬
祿辛郭淮字伯濟太原人初與夏侯淵拒蜀准為司馬
西將軍都督胡質字文德壽春人少與蔣濟知名江淮
雍涼軍事胡質字文德壽春人少與蔣濟知名江淮
歷三州守所在有名王基字伯與曲城人為安豐太守
行堅王陵字彥雲太原人為將軍假都督揚州後即拜
白諸葛誕字公休琅琊人為御史中丞始與夏侯
藥死司馬師擅廢立等友善玄等死王陵毋丘儉亦以起
兵討司馬師擅廢立等友善玄等死王陵毋丘儉亦以起
蜀取之還太尉功鍾會字士秀太傅少子伐蜀有
為鍾會等議構斬之鍾會功為司徒封縣侯遂反被誅
初與王弼並知名弼好論儒道辭才王經尚書以司馬
遠辨注易老子為尚書年二十餘卒王經尚書以司馬
范粲字幼安北海人少與華歆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
管寧字幼安北海人少與華歆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
共鋤菜地遇金寧揮鋤不顧歆捉而擲之漢魏之際居遠
東三十七年寧微不起人皆化服年八十四卒天下知與
和愚非因事導人於善人皆化服年八十四卒天下知與
不知聞之莫不嘆嘆日書其卒于魏子邈後為博士
寧初與郭原華歆友善時稱三人
為一龍寧龍頭原龍腹歆龍尾

社稷河南人善鍾朱建平相術善周宣時人有三妻
復同者宜曰初應得美食次當墮車折足後當火起皆驗
要無異夢同而占不同何也宣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
且得食祭此為車折足後為火起故當折足與失火矣
管輅字平原人善占筮風角星歷無不精微
吳孫姓始都武昌徙建康四主合五十九年終庚子
大帝名權字仲謀吳郡富春人孫武之後據江南封吳王至蜀
主即位曹魏代漢權亦稱帝追尊父堅為武烈皇帝兄策為
長沙桓王改元黃武七年黃龍三嘉禾六赤共三十一年
會稽王名亮大帝子即位改元建興二五鳳二共六年為孫綽廢
景帝名休大帝子孫綽立之改元永安六年
歸命侯名皓大帝之孫先封烏程侯即位改元元興一建興三
鳳凰三天紀四共十七年降晉吳亡通孫策定江東以來
天璽一天紀四共十七年降晉吳亡通孫策定江東以來
周瑜字公瑾廬江人從家於舒與孫策同年友善推大宅以
走劉繇時年二十四吳中呼為周郎策拔皖城得橋公二
女皆國色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復進潯陽破劉繇討江
吳還定豫章章陵策卒太妃令權以兄奉之後以三萬眾
從都將黃蓋計破曹操八萬眾于赤壁為偏將軍卒年
三十六權嘗言公瑾雄烈膽氣萬人遂破五德開拓荆州
逸馬塞橋為萬人公瑾之英少精音其有闕誤必知而顧之
時諺曰曲有誤周郎顧子龍魯肅字子敬臨淮人周瑜
封都鄉侯以罪徙居陸口有兩園各二千斛肅將數百人
故過瑜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園各二千斛肅將數百人
于孤一見便及帝王大喜也後五德東下子敬勸孫
呼公瑾以眾擊之長孤張昭字子布彭城人少好學善書博
不足損其二長孤張昭字子布彭城人少好學善書博
常以方鄧禹也

如以省之傳文武之事一以委昭復佐權為軍師受遺輔
佐忠靈方直以嚴見擢以高見外既不厭宰相又不登師
傅養老聞若著書史以權之不見及策也為輔吳將軍年八
十一卒遺令幅巾素冠欽以時服諡文侯子承以才學八
名能甄別人物卒謚定侯昭張紘字山綱廣陵人初孫
弟子奮亦為將軍有戰功張紘字山綱廣陵人初孫
搃破牛絲輜帷內附乃以紘為會稽都尉結至吳太夫人
以權年少委紘與張昭共輔之為長史待之亞于張昭紘
思惟補察知無不為又多著述時陳琳在北得結賔以示
人曰此吾鄉張子綱所作後結見琳武庫賦與書美之琳
答曰今景興在此足下與于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弟而去。憐瑩俱為晉兵所殺。吳亡。觀願不出。晉武與有舊。知其人在。瑯琊王妃家。因就見焉。觀謙于勸帝。逼見之。觀流涕曰。臣不能漆身皮面。復見聖顏。誠為慚恨。以爲侍中國。歸歸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乞綱目書之。以爲

丁奉字承淵廬江人主休時為大將軍已上至程普皆江表虎臣孫氏之厚

待也

諸葛瑾

字子瑜琅琊人嘗使蜀與弟亮但公朝相見退無私

陸抗

字幼節父遜卒權以揚笠所白遜二十事問抗抗無所

更結葦城室恪入儼然若新格故屯頗壞自與晉羊枯

對境抗遺姑酒恪入儼然若新格故屯頗壞自與晉羊枯

為荆州牧卒史稱其直亮善

幹威有父風子吳景玄機雲

董卓黃中有功佐孫策就表街勸策平江東與張昭奉孫

權為吳王治進見權親迎就表街勸策平江東與張昭奉孫

符軍領太守事後

以老思卿土歸卒

然氣侯分明內行修潔終日凜凜如在戰場自創業功臣

權意所鍾呂蒙凌統最重然其次矣魯代呂蒙守荆州子

續亦為

朱桓

字休復吳郡人以功封嘉興侯為人輕財

將軍

讀史備志

養史士瞻護六親及卒吏士男女無

不統慕子吳代領兵後為孫綽害

以功拜揚州牧好威儀居服歸於時後肅然勤事未法

故權悅其忠而不怪其後常以此吳漢子據為中郎將後

自殺已上四人與呂據

為第一平喜曰孫皓無道吳士沉默其體滑而勿用

一也避尊居卑示以代耕者第二也侃然體國執政不懼

者第三也則酌時宜時微益者第四也溫恭修慎不為

四五之

諸葛恪

字元遜長子也少有才為威北將

同手

峻殺夷

三淡

能悅又性不叶俗多見謗毀或有酒失坐徙丹陽涇縣又

徙交州雖康深放而誦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初推為吳王

傳世史稱古之狂直權不能容非曠宇也○初推為吳王

設宴自起行酒誦陽醉坐失儀權怒欲殺之劉基起諫權

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于翻何有基

曰大王躬行仁義何論於彼乃得免

陸績

字公紀吳

母術術所懷橘術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曰欲歸遺

於術術之孫策在吳張昭張紇素相為上賓共論四海未

泰當用武治績年少大聲曰管夷吾相桓公不用兵車論

者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惟尚武昭昭等異焉績博學至星

曆算數皆究為晉林太守雖

有軍事不廢著述多傳于世

張溫

史 19-660

讀史備忘卷之四

天台范理道濟 編集

西晉司馬姓金德都洛陽四主合五十二年起乙酉終丙子

世祖武帝名炎字安世昭之子懿之孫也昭為晉王議立世子

以炎髮立委地手垂過膝非人臣之相遂立昭卒炎廢魏帝

受禪改元三泰始十咸寧五太康十共二十五年壽五十五后楊氏

司馬孚字太鄭冲字太王祥字太陳壽字太司馬望字太

何曾字太荀顗字太石苞字太時謂之八相辰雲八公同

太康元年吳平罷州郡兵時交州刺史陶璜僕射山濤俱言

郡不能制遂大亂

惠帝武帝次子名衷字正度后賈氏充改元七永熙一永寧一

共十七年壽四十八為東海王越鴆殺是時賈

后預政趙王倫等骨肉相殘而亂作矣

初楊駿為太傅錄朝政百官總已以聽賈后殺之微汝南王

亮為太宰與衛璠錄尚書事賈后殺之賈璠張華裴

頤為侍中並管機要趙王倫殺賈后裴頠自為相國裴位倫

亦進爵時諺曰貂不足狗尾續齊王冏等又討

倫復帝位為大司馬輔政又為長沙王又殺

自晉武帝太康元年庚子平吳至惠帝太安二年癸亥天下

一統凡二十四年漢劉淵成李雄二國僭號時童謠云

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而琅邪登大位焉

懷帝名熾武帝第二十五子兄弟相殘存者三人帝后果氏改

元永嘉六年為劉聰廢為會稽郡公命青衣行酒被害壽三十
永嘉元年秋以琅琊王睿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
建業

愍帝名業武帝孫吳王晏之子洛陽既陷時年十二索綯迎立
即位長安改元建武四年降劉聰命青衣行酒洗爵訖蓋被害

王祥字太鄭冲字太王祥字太陳壽字太司馬望字太

何曾字太荀顗字太石苞字太時謂之八相辰雲八公同

太康元年吳平罷州郡兵時交州刺史陶璜僕射山濤俱言

郡不能制遂大亂

惠帝武帝次子名衷字正度后賈氏充改元七永熙一永寧一

共十七年壽四十八為東海王越鴆殺是時賈

后預政趙王倫等骨肉相殘而亂作矣

初楊駿為太傅錄朝政百官總已以聽賈后殺之微汝南王

亮為太宰與衛璠錄尚書事賈后殺之賈璠張華裴

頤為侍中並管機要趙王倫殺賈后裴頠自為相國裴位倫

亦進爵時諺曰貂不足狗尾續齊王冏等又討

倫復帝位為大司馬輔政又為長沙王又殺

自晉武帝太康元年庚子平吳至惠帝太安二年癸亥天下

一統凡二十四年漢劉淵成李雄二國僭號時童謠云

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而琅邪登大位焉

懷帝名熾武帝第二十五子兄弟相殘存者三人帝后果氏改

封公用荀勗計以女結婚太子為司空專權勗曰公行
王倫為趙魏舒字陽元起宅相者謂當出貴甥舒曰
為外氏成此宅相後為司徒有威重德望祿賜散之無
財後遜位時論以晉康以來三公皆善終未有也卒
年八十二楊駿字文長弘農人武帝后父為車騎將軍太康
十二年下時人有三楊之號後為太尉輔政賈王戎字濬冲
後欲預政彈駿令孟觀賈之皆夷三族王戎幼而神
錢不知紀極又儉自奉天下人謂之青白之疾女適裴
顯貸數萬久而未還女歸寧劉寔字子真平原人少貧
成色不悅女還還直然後飲劉寔字子真平原人少貧
清身潔已行無瑕玷弟智為潁川太守有兄恩王衍字
南戎之從弟也神情明秀玄言談老莊後為司徒無經
國之念思自全之計以弟澄為荊州族弟敦為青州而已
留中以為三窟後石勒陷京師執之不忍索綝字少時
加誅排填墳殺之澄字平子後為敦殺索綝字少時
以衛將軍領太尉任政後劉曜攻長安綝先使子說曜曰
若許將軍騎驢同萬戶郡公請以城降曜先殺其子及
同帝降漢主聰以其不忠命斬于市史無傳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以清德聞
之曰此今之顏子也為都督荊州軍事出鎮南夏以詭計
令吳孫守堅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帝伐吳卒年五十
入葬陽人於其常遊岷山建碑立廟祀焉其杜預字
武庫京兆杜陵人祖幾父恕預尚文帝妹婿多通時號杜
諸軍事請伐吳時衆軍會議未決預曰今兵威已振譬如
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遂指授功吳
方器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用兵制勝諸將莫不心服
之後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自號為左傳癖嘗對客讀
嘔吐人寵之見一大蛇垂頭而出王渾字玄冲父叔
卒年六十三子錫為太子中舍人王渾字玄冲父叔
將軍伐吳所向克捷至建業也江北而王渚已敗王
頊奉養不受即制罪狀時人譏之復居台輔聲望日茂

齊有連才風安南公主為侍中然王濬字士治琅邪人
尚豪修善解為性杜預謂有馬射王濬字士治琅邪人
說乃變節曰吾欲使客長城陷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之
太過濬曰吾欲使客長城陷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之
大船連船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及為六伐火炬燒吳
鐵鎖融液以清舟師後建業受孫皓降不受王渾即戰
爭功帝前不勝忿憤或徑出不祥帝亦客之為周浚字
撫軍大將軍年八十時論平吳之功為最周浚字
林汝南人隨王渾伐吳以功封侯鎮陵賈逵故老搜求
俊父威惠並行吳人悅服逵侍中武帝嘗問其宗譜曰臣
叔父子恢稱重臣宗臣從父子說稱清臣宗臣並召
用之三子類萬謨○當官至御史中丞為王敦殺孟觀
時泰雍氏羌齊萬年反張華薦觀沉毅有文武才劉弘字
討之觀身當矢石大戰十數大破獲之史無傳劉弘字
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天下大亂弘督江漢
行南服勢有興廢守相丁寧密書成曰得劉公
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及辛士女壘痛若喪所親
字公曾漢司空與曾孫也初仕魏晉武時為中書監久
管機密有才思深得人主微旨不犯顏忤諍故終全
其寵及遷尚書令或賀之勸曰吾我鳳凰池諸君何賀
然惠帝之立實賈后之進皆其計也時論以此譏之二子道
字道玄閬中道明時語山濤字巨源河內人為吏部尚
書事後拜司徒固乞骸骨使者乃加章綬曰垂拱之
人豈可污官裴楷字叔則秀之從弟也少與王戎齊名
帝嘗卜世數多少既而得一不悅楷曰天得一以清地得
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乃大悅後為中書令加侍中
以宰侯王得民之論豐博稱之為言談之林數周弼曰顧若
乃著崇有論以為楷其弊博通多鄭泰字林叔榮陽人父
聞燕明習後為趙王倫殺一暗之際也為僕射以王衍之徒清談
識鑒明收見之曰趙公業為不亡矣泰始有高名為司空不
受公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劉殷字仲雄東萊掖人
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也固諱劉殷字仲雄東萊掖人
司諫校尉京師肅然人方之諸葛亮武帝嘗問曰朕方
何帝也對曰桓靈帝曰其已甚乎對曰桓靈實官錢入官

王戎為竹林之遊時鬻竹
林七賢康為司馬昭贊
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為巢
許猶介之志未遠堯心豈足多慕帝甚悅
國人容貌甚陋而好酒
肆情作酒德頌以自見
太守蒞
政清肅
胡母輔之
謝鯤
羊曼
兄孫也任友
畢卓
史胡叔省酒任放
光逸
羊曼
飲為態惟太守卒
阮孚散髮裸體閉室酣飲遠不得入便於戶外脫木
露頂于筠簾中窺之大叫趣入飲時人謂之入達
庾敳
字子嵩潁川人為軍諮祭酒有重名為縉紳所推
字子好左好老莊清談者譏之與王衍同為石勒殺
歷河濟水注而不竭東海王越任為主簿
學為世儒完歷河南尹以實充奸佞與任愷共舉充西鎮
開中又以面折賈充免官復為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
讀史備忘
皇南謚
字士安幼名靜安定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
父徙居新安不好學所後叔母任氏曰孝經云三
之養猶為不孝汝今年二十何曾鈍之甚也修身篤學汝
自得之於我何有對之流涕謚始力學博綜典籍百家之
言自號玄晏先生屢
舉不就多所著述
擊虞
字仲治京兆人少事皇甫謐
世亂素貧遂以餓卒時東平太叔廣極機清辨
廣談虞不能對虞策廣不能答更相嗤笑云
從元城人漢疎廣之後以避難去疎之足姓焉博學多聞
與兄穆俱知名皆嘗為邑人請兩而應時歌曰東先生通
神明謂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
何以前之報東長生以張華舉官至尚書郎
東人才調秀出嘗注公羊春秋
舉為尚書殿中郎未至而卒
郤詵
字廣基單父人博
以對策上舉遷雍州刺史武帝嘗問曰卿自以為何如對
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
玉帝為
阮种
字德猷陳留人少有一珠操何曾舉對策為
之笑
華譚
字今思廣陵人博洽有口辨為鄉里所重以對策上
舉官至廬江內史政嚴而與世多忤轉秘書監卒

素甫

字公甫淮南人幼學為松然令石坊間曰顧名修其

之音哀以思為足強邪一朝夕失職積憂成疾陰積成而也

甚悅故陸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長吳少相父抗才秀逸

辭藻宏麗太康末與弟雲入洛張華曰伐吳之役利賴二

俊顧榮以國多難勸其選吳機其才望不從成部王顯

假機後將軍河南北大都督將二十萬人與長沙王戰於

鹿苑機軍敗顧榮以有異志收之機歎曰華亭鶴唳可復

聞乎遂被殺時年四十三是日昏霧晝合陸雲字士龍

大風拔木平地尺雪人以爲陸氏之克陸雲六歲能

爲文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

常與荀爽會於張華座華曰今日勿可常談雲抗手曰雲

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日下荀鳴鶴雲又曰既聞青瑣白雉何

微微弩強是以發曜為清河內史大將軍右司馬與兄機

弟脫為平東祭酒同被殺雲從父兄甚有文名子詩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人也幼有盛才文章宏富而美容觀與

潘岳友善行止同車接荀爽師謂之連璧位至散騎

常侍潘岳字安仁榮陽人少以才類見稱鄉里已為奇童

侍等諸事賈謐侯其出望塵而拜與孫秀有隙遂與石

崇為亂謀之夫三族從子尼字正叔父嵩平反內史以學

行張載字孟陽安平人弟岱字景陽俱有俊才文章齊

稱二張守道不競卒于家第九子季陽才藻不逮江統字

元陳留人靜默有遠志時氏是魏人中國乃作徒戎論

上不能用末十年而五胡亂華時人多所凌傲年四十餘

馬孫楚字子荆太原人少與孫秀等相善後年四十餘

羅憲

字令則襄陽人十三馬隆字季興東平人初涼州

能爲文爲武陵太守

為虜所沒河西絕陸諸平之以功封侯周康字子隱

授東莞校尉積十餘年成信加於龍右陽人少肆情為

之三人少肆情為鄉曲所患與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

射劫不去後威威人齊萬年或使擊之康知兵少必敗

請曰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黎霍其梁黍期之克令終

遂戰死康三子圻靖札至都督靖兄子懋清流亭侯懋

弟筵吳興內史筵弟贊武康縣侯贊弟緒都鄉侯紀子

烏程公札一門解系字少連濟南人與二弟緒育並以

弟結官至御史中丞亦被殺後為趙王倫并妻孥而禍

起張欲認活之女曰家既若此我活何為亦坐死廷議

舊制女不從張輔字世偉南陽人張衡之後索靖字

安城煌人為尚書郎善草書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

駝白會見汝在荆林中後河間王舉兵與賊戰死少子

衛玠字叔寶風神秀異見者以為玉人驍騎將軍王澄

玠有弟名每聞玠言笑見者以為玉人驍騎將軍王澄

玠有父樂廣有重名人以爲公冰清玉潔王國為太子

沈馬卒年二十七山簡字季倫性溫雅有父風承

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常遊飲醉名池曰高陽時童

歌曰山公出何所佳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無所知

兒時能騎馬創著白接籬舉鞭問焉何如并州

李密字令伯犍為人一名虔事祖母以孝聞至德華問安

公得諸葛而抗魏任黃皓而喪國成敗一也又問者無已

何碑曰昔年與卓相與言故得簡大孔明與言者無已

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

王褒

字偉元城陽人父儀為晉文司馬被殺褒痛父死建

相悲號不去為賊害許孜字季慈東陽人二親俱歿

五里時有鹿犯松栽攻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

為猛獸所殺置於所犯松栽下孜作哀鳴于墓側伯也

人號其居為孝順里庾亮字叔褒明穆皇后伯也少

服婦人至察衣於路論者以為謬妄

曹撫字穎達，燕國人，為臨瀛令，辨

潘京字世長，武陵人，弱冠辟主簿，善談論，有機辨。

范平字子安，錢塘人，太康中，徵不起，平謚文貞先生，孫蔚

文立字廣休，已郡人，蜀時遊太學，師事譙周，門人以立為顏

徐邈，東莞人，少與鄉人咸書齊名，下帷讀書，不游城邑，詔安

賢，魏守遠郡，邈為自安之計，官至中書侍郎。

成公綏，東郡人，少有俊才，詞賦甚雋，張

左思字太冲，臨瀛

公族，有左右公文，歎服以為絕倫。口訥而辭藻，其先齊之

都賦，有一年乃成，為三都賦，思歎服，口訥而辭藻，其先齊之

之紙。趙至，母代郡人，寓洛陽，維氏令初到，官至年十三，與

貴。後能如此，否至感母言，力學欲以立名，崇

褚陶字季雅

備忘。吳平補尚書郎，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

方先鳳鳴朝陽，南東南之賢已盡，不意復見，消生機曰：公

但末賄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王沉字彥伯，高平人，

延門之德，不孤。川岳之寶，不遁矣。張翰字季鷹，吳郡人，有清

素，時論以朝時遂不復仕。張翰字季鷹，吳郡人，有清

釋時論以朝時遂不復仕。張翰字季鷹，吳郡人，有清

時人號為江東步兵，初與賀循不相識，偶遇，言合不合，不告

家人，同舟入洛，見世變，因秋風起，思吳中尊鱸，遂歸。

羊琇字稚舒，景獻皇后從父弟，損益預記以備訪問，若立累

遷散騎常侍，與機密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畢賀，皆連榻

而坐，琇與裴楷後至，曰：「元凱乃復以連榻坐客，邪？」遂不坐

而去，然時識其豪俊。

孫登字公和，汲郡人，無家，寓于郡北山，為土窟居之，好讀書，

謂曰：「先生竟無言乎？」乃曰：「子謀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

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于用才。

故用光在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識貞，所以全其年。才

才多識寡，難免於世，藉不能，用果遺非，伶仍作詩曰：「昔者」

御下今懷孫登 董京 不知何郡人初至洛陽板髮而行 莫知所終 夏統 字仲卿會稽人幼孤貧以孝聞母病 下並至浮橋時在縣署不顧費充就而問會稽王公以 風俗統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 謂曰若不游洛安見是人 范喬 字伯孫陳留外黃人 撫喬首曰恨不見汝成人以所用規與之五歲祖母告喬 喬執規涕泣九歲力學李經書論衡才學優于劉向 喬 悔幸道累舉不就 董養 字仲道汝南人永嘉中洛陽城 魏阮孚曰可深藏矣乃與 魯褒 字元道南陽人元康之 妻于荷擔入蜀莫知所終 魯褒 字元道南陽人元康之 國其積如山其流如川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賤 得之則富貴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煩開難之 口錢多者處處見我者居後京邑衣冠疲勞講肄厭 此觀之謂為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 請志 卷四 凡今之人唯錢而已 陳訓 歷陽人少好學 戴洋 吳興長城人為人短陋無 四月庚辰有大風起自東南折木洋曰十月必有賊到 城東後十月三日石勒騎果到後亮鎮武昌問洋曰武 昌有山無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昔 吳用壬寅來立宮城至己酉還珠陵陶公亦涉八年土地 人心可致也 淳于智 字叔平濟北人能易筮善厭勝之術 不可致也 淳于智 字叔平濟北人能易筮善厭勝之術 曰君安宅失宜舍東北有大桑樹君入市門數十步有一 人持荆馬鞭買此樹三年當得財環如其言後沒井得 錢數十萬病者亦愈 鮑觀 字太玄東海人明太初河洛 十餘萬病者亦愈 吳猛 豫章人少孝行夏日常手不 以自膏百餘歲卒 吳猛 豫章人少孝行夏日常手不 義授以神方還豫章江波甚急猛不假 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觀者異之 辛氏 字慈英魏侍中毗之女也聰明有才鑒初魏文 帝得立為太子抱毗項曰辛君知我喜否毗臨以告

憲英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代君不可以不戒主國不 可以不慎臣職而喜觀其不昌乎後子琇為會稽軍 會至蜀及琇孝於親出則致仰於國不遺父母憂患之 曰以不備臣職而喜觀其不昌乎後子琇為會稽軍 杜有道妻 嚴氏字憲京兆人年十八嫁居子植女韓並孤 與書戒之曰謹云忍辱至三公卿今 王渾妻 鍾氏字琇 可謂學矣能忍之公是卿坐果然 渾妻 鍾氏字琇 之會孫數歲能文博覽記籍生濟及湛湛妻郝氏有德行 瑛雖貴門與郝相重時人稱鍾夫人之德郝夫人之法 愍懷太子妃 王氏衍女也字惠風太子瑛廢居子金璫衍諸 洛陽以惠風賜其將焉屬惠風被制曰吾太 尉女皇太子妃義不為逆胡所辱遂被害 東晉都建康十一主合一百四年 起丁丑 中宗元皇帝名廢宣帝曾孫琅邪恭王之子愍帝遇害群臣勸 立改元三 建武一太興四 壽四十六帝恭儉有餘而明斷不 足故大業未復而崩 卷四 明帝名紹元帝長子母荀氏后庾氏在位三年改元太壽二十 七 成帝名衍明帝長子五歲即位庾太后臨朝后杜氏 預孫 改元 二 咸和九咸康 二子丕奕在樞保壽二十二 八共十七年 時司徒王導中書令庾 亮尚書令十壹輔政 康帝名岳字世同成帝同母弟后褚氏即位三年改元壽二 十二 時庾冰何充輔 政參錄尚書典 穆帝名昞字彭祖康帝子二歲立褚太后臨朝改元二 永和十 五共十 壽十九后何氏 女無嗣時會稽王昱為輔重 七年 女無嗣時會稽王昱為輔重 大

宋帝名丕成帝長子為琅玕王即位改元二隆和一興寧二

十五后王氏

時桓溫為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帝奕成帝幼子即位六年后庾氏女也改元太為桓溫廢為東

海王壽二十五

簡文帝名昱元帝少子為會稽王溫迎立九閱月而崩改元安

壽五十三

孝武帝名曜字昌明簡帝第三子十歲即位褚太后臨朝后王

氏改元二

李康三太元二十

後為張貴人以被蒙其面而弑

之壽三十五

時謝安錄尚書事安卒琅玕王道子入用

帝名德宗武帝太子昏愚口不能言寒暑飢飽不辨飲食

與皆非已出后王氏改元三

隆安五元興三義熙以後十四共二十二年

義熙以後

十四年則劉裕為政之日也後為裕使人以散衣縊殺壽二

十七

元興二年桓玄稱帝遷安帝於潯陽次年劉毅等謀立反正

恭帝名德文安帝弟即位后褚氏劉裕進爵為宋王廢帝為零

陵王在位一年半改元元為裕弑帝壽三十九

三

導字茂弘大夫覽之孫也少有風鑒識量清遠帝初為安

用中州避亂人士桓彝等與國事荆揚晏安及帝登尊號帝導升御床共坐導固辭曰若木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乃止進位司空時謂江左管夷吾然終無復中原之心君子之論不能惟也四子悅為中書侍郎治子均為桓溫攝溫軍務悉委焉曰王操當作黑頭公官至散騎常侍弟均弟服為中書令初導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曰

吉無不利淮水絕劉琨字越石中山觀昌人少與祖約

王琨後如璞言劉琨字越石中山觀昌人少與祖約

為東海王越長史時稱越府有三才潘滔大才劉琨長尤

清才陶侃字士行本鄱陽人徙家潯陽少為縣吏舉孝

教善斷人不能欺自南陵至于白帝數千里中道不拾遺

少以儒雅著名位至司空侍中子愔愔字超字嘉賓愔

一日中盡散親故泰桓溫軍中王均為溫主簿府中語

帳開安笑曰卿生可謂入幕之賓矣後為中書侍郎安

欲去安曰不能為性命忍職頃邪庾亮字元規美姿

寬和得衆亮任法裁物以此失人又微蘇峻為大司農

送反幾危社稷成帝時為司空出鎮武昌陸玩字士瑤

時王郗庾三良卒後玩為侍中司空嘆曰我為三公是

尚蔡謨字道明陳留人世為著姓父克為吏部郎為選

辭二年不拜卒于家謝安字安石尚從弟也少有重

何復為桓溫司馬溫嘗謂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

保建昌公病篤曰令司馬著明進轉中書監錄尚書事進太

六里起一卒難文靖時人比王導而文雅過之張南軒評

其傑出東晉人物子混劉裕初劉牢之引為參軍後討

宗起南嶽盧循所向無前惟浩以為裕之平禍亂司馬

之卒恐根本無托時朝長安為夏

此曰帝座上應星宿敢動者斬帝踐位為尚
書方使射膽才燕文武朝廷稱其忠亮雅正
稽山陰人父邵為吳中書令孫皓殺之備為當世儒宗
太常朝廷疑滯皆咨之後為太子太僕固讓不許疾漸篤
車駕親幸執手流涕太
子親臨皆拜時以為榮
戴淵字若思廣陵人少過庭機
之若思登舟指麾同旅皆得其宜機見如非常人在船遙
曰卿才能如此乃作却邪遂感悟流涕機薦之官至驛騎
將軍王敦至石頭城帝令見敦敦謂曰吾此舉人以為如
何若思曰見形者謂之逆隨識者謂之忠敦稱其能言殺之
周顗字伯仁安東將軍掾之逆隨識者謂之忠敦稱其能言殺之
顗素傳顗每見顗輒面熱雖冬月有而不休
鄉輩數百人集亦不以為怪及王敦舉兵伐殺
之濟陰人父林字玄仁兄弟六人並登宰府時稱十氏六
龍玄仁無雙為尚書令以匡正為己任後率軍與蘇峻力
戰死時年四十八二書子於忠孝之父沒赴賊同死時
稱曰父死于君子死于父忠孝之道萃于一門
字嗣祖安陽人續初附石勒以其子又為督護既而歸晉
勒殺又續為晉平原太守遷冀州刺史去
續有志烈博覽
趙史補注
為石勒所執殺之
溫嶠字太貞有識量能屬文
事又為王敦左司馬發敦逆謀討之後為江州刺史都督
平南將軍鎮武昌甚有惠政時蘇峻反夏陶侃同赴國難
侃驛為盟主而襄分規畧一出於嶠遂忠武江州士庶聞
嶠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始安公卒諡忠武
之皆相
楊方字公回少好學為司徒王導參軍求補遠
顧而泣
郡欲用居著述為高梁太守著五經鈎沉
更撰吳
薛兼字令長丹陽人少與顧賀紀瞻閔鴻齊各
越春秋
子子傳自祖綜至兼三
劉隗字大達彭城人少有文領
世傳宋宮談者美之
隗為丞相司直王敦作亂隗
攻之不援入宮告亂帝遣弟與之別隗至淮陰為劉曜襲
奔于石勒隗伯父訥有人倫蓋職為司隸校尉子嶠字王
喬位至司徒
刁協字玄亮渤海人為左僕射時朝廷草
長史有美譽
刁協字玄亮渤海人為左僕射時朝廷草
緯舊事凡所制度皆結末後王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博
敦備逆遂為人所殺送首于敦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博
言論詞賦為中興之冠有郭公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
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

審之甥也。壽疾其阿說。國劉琰字真長，沛國人。祖父宏

寶譜出，帝為豫章太守。黃字冲熙，並有名。中朝時語曰：洛中雖有官，三顧少清

遠好莊老。為丹陽尹。字孫綽，諱曰居官無官之事。瑛少清

無事者之心。張憑字康伯，潁川人。少清和

時以為名。問阿翁詎宜以子戲父邪？韓伯字康伯，潁川人。少清和

後舉孝廉官至御史中丞。是出群之器。顧川度餘稱曰：思理倫和我戰，幹康伯志

力強正吾眼。王允之字深歆，父舒，太度相。導之以從弟也。允之總角從伯敦、飲

辭醉先卧。京以其謀大吐衣面，並活。恩照視之見咤不復疑之。允之還

於卧床。王彪之字叔武，導從子也。年二十弱髡結白，時人謂之王白

馬。虞嘯父官至光祿大夫。王導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

望丁渾有公望而無公尤燕之者。何充字次道，廬江濡人。王導與

讀史備忘

庾冰參錄尚書。事冰謀立廢帝，充職不合。帝立二公侍坐。

帝曰：朕嗣洪業，二君之力，充答司陛下龍飛臣冰之力若

如臣議不啻升平之世。帝憐之，時謝情及弟曇天師道

充與弟準崇信佛氏。謝葛云：二鄉誼道二何始便充卒贈

司諸葛恢琅琊人。少知名。時恢與蔡謨、顏川等圖匡

萬清侯位。殷浩字深源，陳郡長平人。父洪喬為豫章太

至待中。融與浩口談則辭屈，著篇則勝。浩擅匠名累聘，微辟時

人比之管葛。傲做北伐敗績，揚州刺史簡文在藩引為

贊以抗拒溫。假如我落口錢與我同族久亭作我也至是

溫語人曰：吾少與浩共騎竹馬我孔愉字敬廣，山陰人

棄去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也。孔愉字敬廣，山陰人

孝聞與同郡。張茂字偉康，居山陰。人送資數百萬，恐為

會稽內史。在郡三年，棄官居山陰。人送資數百萬，恐為

所欺。孔坦字祖平，輪從子也。為侍中孔奕之族父。為全

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鯉之子也。八歲神悟，風成鯉普勢之

送客或曰：此兒一座之類回也。尚應聲答曰：坐無足

良史才官
至給事中
于寶
字今升新蔡人博覽以才器為習鑿齒
老作郎嘗著搜神記三十卷
字彥威襄陽人博洽以文章稱為桓溫主簿時有蔡門釋
道安俊辯有才與鑿齒相見曰彌天釋道安曾答曰四
海習鑿齒時以為佳對
顧和
字君孝少有清操位至高書令
袁山松
少有志氣初平墨善筑繼桓伊能挽歌及山松歌行路聽者流涕時人謂之三絕後為吳郡太守孫恩亂被殺
江適
字戴之陳留圉人參源將軍事取數百難以長繩連之繫火于足群雖散集敵營火發軍亂因擊取勝從子績為御史中丞奏勅
車胤
字武子南平人好學不常得油夏月無所屈撓胤以蠅囊盛螢火以照書讀焉初為桓溫主簿至吏部尚書以元顯用事驕恣自其父道子欲禁抑之元顯知之以胤問其父子胤自殺
王雅
字逢左海鄉人遇過其才
王恭
字抗直美姿儀人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都督青兗等州軍事好佛道後與殷仲堪舉兵反被誅臨刑猶誦佛經
殷仲堪
字季野汝水人通仲堪自稱徐伯玄云感君之惠仲堪固問為忘夕有人通仲堪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間門前滿起墳墓
顏含
字弘都瑯琊人少有操行以孝聞累遷侍中吳郡太守時論者以王導帝師伯祖恩降禮太常馮懷以問含含歎曰汝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
何琦
字萬倫我有邪德乎致仕二十卒年九十
沈勁
洛陽守將觀其志度終不為人用遂殺之贈東陽太守
吉挹
太守城為秦昭不食死素王堅嘆曰周孟咸不屈於前乃遠矣已丁僕吉祖冲門口而死何晉多忠臣也孟咸母

及年七歲母遂與俱出家從師日誦千偈義亦自通西域諸國咸服神術後待堅開之欲迎之乃遣呂光伐龜茲光見其年少以凡人戲之強妻

陶侃母

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也侃少為潯陽縣吏嘗監魚梁以蠅蚋遺母母封鮒以書責侃曰官物遺我乃以蠅蚋

虞潭母

成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舍生取義勿以孫吾老為累後拜武昌侯太夫人

周顗母

李氏字結秀汝南人少時在室顗父後因求為妾生顗及顗後並列顯位李常曰伯仁志大

王凝之妻

謝氏字道韞齊之北海人也少時與一婢在室

章逞母

宋章逞母也逞少時其父章逞母也逞少時其父章逞母也

實滔妻

蘇氏始平人父名惠字若蘭治符堅時為秦州刺史被

王敦

字處仲晉之從父兄也敦少奇人之目尚武帝女時

桓溫

字元子晉之子也生末期溫見之曰此兒有奇骨

石稜嶺作胡毛蔡孫仲謀晉宣王之派亞也選尚成帝女克翼薦修漢平之為征西大將軍伐秦至霸上報盡還又

桓玄

父為九朝伯兄為五湖長官官降後平殷仲堪等為都督率兵入京師殺道子等加相國楚王進九錫遷安帝於

蘇峻

字子高長廣掖人年十八舉孝廉永嘉

孫恩

字靈秀琅邪人世家五斗米道恩叔父泰師事錢塘杜

劉淵

字元海學無文武姿貌魁奇初為左賢王其先南

趙石勒

大興二年徙號改太和辛子

李特

字季子蜀犍為人父特字季子蜀犍為人父特字季子

成李特

字季子蜀犍為人父特字季子蜀犍為人父特字季子

李特

字季子蜀犍為人父特字季子蜀犍為人父特字季子

李特

字季子蜀犍為人父特字季子蜀犍為人父特字季子

李特

字季子蜀犍為人父特字季子蜀犍為人父特字季子

讀史備忘卷之五

天台范理道濟編集

南朝

宋姓劉都建康八主共六十年。起庚申終己未

武帝名裕字德興小字寄奴彭城人楚元王交二十一世孫隨

晉東遷生於晉陵丹徒之京口里與何無忌劉毅定計誅桓

玄為將相二十餘年廢晉帝即位三年改元永壽六十七

少帝名義符武帝太子年十七即位改元景平二年居喪無禮遊

戲無度徐羨之傅亮謝晦廢為營陽王而弑之壽十九

文帝名義隆武帝第三子即位改元元嘉三十年後為太子幼

弑壽四十七宋政治獨元嘉二十八年號為小康。

自晉惠帝永興元年甲子至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己卯五朝

紛爭凡一百三十七年。

孝武帝名駿文帝第三子初為武陵王與沈慶之舉兵討劭即

位改元二年孝建三共十一年壽二十五

前廢帝名子業孝武帝子年十六即位改元景和十一月為下弑

明帝名彧文帝第十一子廢帝為左右壽寂之弑推立改元泰

七共八年時晉安王子助反伏誅帝盡殺兄之子陸王

等十三人孝武二十八子於此盡矣壽三十四

後廢帝名昱初明帝無子以宮人賜嬖人李道兒生昱改元

四年為蕭道成陰結左右楊玉夫等弑之

帝名暕明帝第三子年十歲立蕭道成為司空錄尚書事改

元明三年為蕭道成廢為汝陰王徙之丹陽而弑之宋亡

姓蕭都建康七主合二十三年。起己未終辛巳

高帝名道成字紹伯蘭陵人居晉陵武進縣宋昇明三年自為

相國進爵齊王遂受宋禪改元建武壽五十四史稱清儉深沉

有大量博學能文。

武帝名贍高帝太子時褚淵王儉輔政永明十一年壽五十四

林王名昭業文惠長子為太孫改元昌蕭鸞弑之

海陵王名昭文文惠太子第二子改元元徽元年為蕭鸞弑

明帝名鸞高帝第三子也改元建武共五年壽四十

東昏侯名寶卷明帝子改元永泰三年蕭衍兵至王珍國張稷等

斬首送衍壽十九

和帝名寶融明帝子蕭衍迎立改元中二年為蕭衍廢為巴陵

王尋從沈約言弑之

梁姓蕭都建康四主合五十五年。起壬午終丙子

武帝名衍字叔達與齊同宗為相國進爵梁王遂受齊禪改元

七天監六普通七大通二中大通三共四十八年壽八十六史

稱其博學能文僻好佛法後為侯景所逼餓死。自宋

文帝元嘉十五年庚寅至梁中大通六年甲寅南北二朝並

立凡九十九年。

簡文帝名綱武帝子改元大寶二年為侯景廢弒之殺太子大器

而立豫章王棟景又廢棟自稱漢帝

元帝名繹武帝子與王僧辨陳霸先誅侯景即位于江陵改元

承三年魏遣子謹執歸殺之立昭明太子之子譽是為

都江陵改元大凡七年傳子歸改元保凡二十四年傳

子琮改元運三年降隋

敬帝名方智元帝子陳霸先迎立改元紹泰一其二年為陳霸

先廢為江陰王弒之梁亡

陳姓陳都建康王主合三十三年起丁丑終己酉

武帝名霸先字興國吳興人受梁禪改元大史稱其為政務崇

寬簡自奉惟瓦器後官無金翠之飾不設女樂在位三年壽

五十七

文帝名義武帝兄昭烈王長子改元天嘉六其七年壽四十五

廢帝名伯宗文帝子改元大二年為安成王廢

宣帝名項即位改元大建在位十四年壽五十二

後主長成公名叔寶宣帝長子改元至德四共六年為隋兵所

逼身投于井以繩引之乃與張麗華孔貴嬪同束而上隋將

韓擒虎執之以歸陳亡

自梁中大通六年甲寅至隋文帝開皇八年戊申各國紛爭

凡五十五年隋混一

劉穆之字道和東莞人世居京口初為帝府主簿帝征伐穆

至日中穆之得百兩金與石得八十兩而穆之應對無廢內

總朝政外供軍旅內外諮議決斷如流目覽詞訟手答箋

書耳行聽受中司並應酬不相參涉悉皆曉舉為太尉司馬

丹陽尹卒贈侍中司徒後以佐命元勳追封南昌郡公謚

宣徐羨之穆之弟即位為司空錄尚書事受遺輔政後

以專權廢傳亮字季友鹽州人父瑗為安成太守與鄉

名位遠逾于兄然保家終在大者迪後終五兵尚書亮善

文緯累遷中書令帝有受禪意而難于發言亮持請至都

封建成縣公典詔命後以擅權廢立被誅檀道濟高

人世居京口從帝平京城累遷太尉參軍帝北伐又為前

鋒侯進洛陽中原感悅長安平以佐命封永修縣公使西

伐上問策于道濟答曰昔臣與謝晦同從北征入關十餘

晦有其九才器明練始難與敵然或事恐非所長公未諱

而禽賊軍果潰後北累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至歷城糧

盡乃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故魏軍不敢復追

全軍而及雄名大振進位司空鎮壽陽至文帝時召為

召入朝其妻向氏曰高世之勳道家所忌今無事相召為

其至代及被放道濟氣盛目光如炬脫懷投地曰乃壞汝

萬里長城魏人聞之遂有飲馬長江之志○其腹心薛

高進之時王鎮惡北海人祖猛仕符堅任燕將相鎮惡

人比之關張氏敗寄食通池人李方家後隨叔父曜歸晉諸子兵書

二十日後大軍方至及北伐行龍驤將軍領前鋒破武牢

北門外去家萬里而勅乘衣糧並已運流宜死戰乃身先

士卒即陷長安城撫慰初附於霸上奉迎帝至及還留鎮

惡以征虜將軍領安西司馬與義真鎮長安後與沈田子

爭功被殺田子朱齡石字伯兒沛人有武幹又練吏職

亦以專殺斬焉朱齡石累遷益州刺史為元帥伐蜀

平封豎城侯徵為雍州刺史督關中諸軍事鎮長安賊陷

毛修之

字敬文，陽武人。王鎮惡死，代為安西司馬。官初北人，言修之勸魏侯遷，朱修之鎮滑臺，固守為

後得還，其相申理上意乃釋。魏將執魏帝嘉之，以為雲之鎮將妻以宗。室女，泛海至東萊，孝武初，累遷刺史，加都督。

帝曰：「開元謨言，使人有封居，意及大舉北侵，以為守備。將軍固滑臺二百餘日，魏主引兵南下，直至瓜步，邑里無

條，元嘉之政遂衰，玄謨為之也。」復為刺史，加都督。卒年八

十二。時蕭道成為宋明所疑，勸魏遣書結玄，正拜為前

將軍，叔安字。劉敬宣，南陽人，彭城人，襲父安之任，封武

子仁，清河人。俱有圖，宋武意，彭城人，襲父安之任，封武

敬宣，發其謀，帝曰：「阿壽故為不負我。」劉粹，字道沖，沛郡

伯龍，少貧，及歷位尚書左丞，雍州刺史，加都督。宗人劉

貪窮，固有命乃復為免，所笑遂止。胡藩，字道序，豫章

固，以平司馬休之克慕容超，廣蕭思話，南蘭陵人，孝

固，功封山陽縣男，卒謚壯侯。蕭思話，南蘭陵人，孝

介子，引為金部侍郎，以善書為時所重，介族兄琛與梁武

有舊，梁建國為御史中丞，預御筵，伏上以棄技，琛以

栗擲上，正中面，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

笑呼為。咸嘉，字德仁，東莞人，宋武敬皇后兄也。晉

宗老，以為徐克，刺史加都督，魏太常弟，燕王質字，合文

文帝，力守肝胎，魏攻三句不克，還時燕王固守。謝

字宣明，陳郡陽夏人，晉太常弟，燕王固守。謝

眉目分明，髮如墨，學博瞻人，以方楊德祖，微將不及時

從叔謝混，混華為江左第一。俱在武帝前，帝目之曰：「一

之混，謝之王。」謝裕，字季仁，賜父作，喜讀詩，族弟靈運

弘，以諒三絕。謝裕，字季仁，賜父作，喜讀詩，族弟靈運

居宇，淨羅弟，純子，脫。謝方明，字文暉，清江人，自

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作也。」又好獎善，白

有重名，雅嚴節，朝拜而已。時劉穆之權重，當時朝野輻

其不至者，雅嚴節，朝拜而已。時劉穆之權重，當時朝野輻

造穆之，大悅，曰：「武帝曰：『謝方明可謂名卿。』」思連年十

歲，能屬文，族兄靈運嘗于永嘉西堂，思詩不就，忽夢惠連

即得地，塘生春草，以謝靈運，祖玄，晉車騎將軍，父瑛，位

為有，何助非吾語也。謝靈運，祖玄，晉車騎將軍，父瑛，位

瑛兒，何助非吾語也。謝靈運，祖玄，晉車騎將軍，父瑛，位

江左第一，縱橫俊爽，過于延之。深密則不如也。性豪俠，車

服鮮麗，製封康樂公，出為永嘉太守，不得志，意欲遊山

餘，稱疾，歸會稽，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放蕩，為娛尋山

陟嶺，幽峻，莫不備嘗，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

後齒。又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子鳳鳳子起宗

有鳳，毛靈運復出，後為義興太守，坐免，詣東府門，自通，

高帝謂坐客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起宗子幾卿

時號神童，年十二，補國子生，王僧虔曰：「謝起宗為不死矣。」

軍師長史，北侵，特行與僕射徐勉別，勉云：「淮肥之役，前謝

以著奇功，幾卿應聲曰：『已見今徐勝于前徐。』後謝何必德

于前謝，勉默然，史稱謝氏自晉雅道相傳，景恒景仁，必德

素傳為景恒，景先以節義深譽，方明行已之度，玄，謝靈

備志。謝弘微，名密，晉西中郎，曾孫

檀，一弘微，年十歲，繼從叔峻，峻父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

唯與族子靈運，瞻瞻以文義賞會，居在烏衣巷，時謂為

衣之遊，瞻等才富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嘗為微子

曰：「阿達剛，瞻負氣，阿容博而無檢，瞻仗才而持操，不為

自智而納善，不周至于微子，吾無間然。」莊子：「莊子希逸

七歲，能作文，宋文帝曰：『藍田生玉，豈虛也哉。』孝建元年，為主

將軍，嘗作鸚鵡賦，時袁淑文冠當時，見莊賦曰：「江東無我

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聽其賦，曰：「壯字

敬冲，十歲，能文，莊曰：『真吾家千金。』任為袁粲長史，莊注

起宗，人方之，李膺，宋明帝嘗勅壯與謝起宗，從鳳莊門入

以比王陽，王華，相導，侍中及齊受禪，以病去位，不起。

孫融，字元長，幼學，齊武時，從叔裕領選，融人望

融為曲水詩序，當時稱之。後魏使宋弁求觀之，曰：「昔觀

融封，碑以知漢武之德，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王之盛。」

感信甚著後以制督諸軍北伐無功免官○到溉字茂灌與兄沼弟洽俱知名時任助為御史中丞彭城劉孝綽劉苞劉瑯吳郡陸倕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顥及湛治車軌口至號曰蘭臺聚既官至吏部尚書祖彥之初以擔簦自給世以

垣崇祖字敬祖畧陽垣發之弟子也時魏侯奇其自擬韓白

張興世字文德竟陵人為龍騎將軍破劉為不虛也

袁湛字士深陽夏人與弟約並為從門前忽起洲漸大

袁湛外祖謝安所知安以兄子玄女而典世位方伯

妻湛仕晉至太尉兼司空尚書豹子淑○淑子陽源仕宋文為太子率左衛太子劾召為逆不從被殺孝武贈侍中太尉謚曰忠惠兄洵○諡洵子字國章仕南齊帝為吏部尚書出為雍州刺史以平被廢欲奉晉安王即大初為薛伯珍斬流尸

袁粲字景倩以幼孤稱晉安王即大初為薛于江從弟粲

尚書僕射中書令領丹陽尹愛好虛遠無經世才不肯當事及齊高華命耻事二姓國臣復赴石頭城夜為戴僧靜暗往奮前欲斬子最叫抱父棄乞先死梁球筆作啓云臣義奉大宋策名兩罕今使歸魂墳塋永絕山丘僧靜乃臣備志

袁昂字千里額之子也額敗藏于沙門沙門將以出新

吳興太守梁武兵起獨拒境建康城平舉哀勸眾召至梁武帝曰朕遺射鈎卿無自用外尋遷侍中吏部尚書謂曰齊明帝用朕為黑頭尚書我外用卿為白頭尚書良以多愧對曰臣生四十七年四十以前臣之自有七年之後陛下所養七蒙尚書未為晚達帝曰士固不妄有名至尚書令在朝蹇誘入其門者號登龍門子居正居正子桓桓弟憲○憲字德章仕陳遷右僕射參掌選事先是兄桓

孔靖字季為僕射至是憲為僕射臺省目過靖宅靖晝卧有神人謂稽山陰人宋武仕晉東征孫恩遇靖宅靖晝卧有神人謂曰起天子在門靖遽出見帝延入結交曰卿後當大貴願以身為託及帝即位靖累遷侍中左光祿大夫子靈運為著作郎孫瑒之仕齊至臨海太守在任清約靖子臻臻子幼孫幼孫子真○真字休文仕陳為晉陵太守子清

孔琳之字彥琳山陰人仕晉為太尉桓玄西閭祭酒持論正據不苟附玄弟璠之璠之子慈懸子觀○觀字思遠少骨鯁仕至黃門侍郎徙江夏內史性嗜酒而明曉政事醒輒判決無滯府箱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也

仕至 殷景仁 陳郡人文帝時與王華王曇首劉湛並為
侍中引之今入便堂人乃局勢冠冕一時與劉湛相構
去來日中十數及收湛復起領楊州刺史事月餘卒或云
見劉湛 褚彥回 襄陽人父湛之為丹陽尹洞
時以方何平叔蔡帝山陰公主請為侍讀十日備見過
迫以死自誓名重于時時任選以其非有奇才不能貞固
後果事齊進司徒侍中時語曰可憐石頭城守為表祭死
不作彥回生○貴字蔚先甚愧父湛附齊位至侍中左右
尚書○彥字彥宣彥回從父弟也召為國子博士不拜以
兄身仕二代拜司徒僕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
門戶不幸乃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 蔡廓 宇
死不當是一名士邪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 蔡廓 宇
度濟陽考城人晉司徒微之曾孫也以剛直補御史出為
豫章太守以吏部尚書徵廓因北地傅隆問亮選事若悉
以見付不給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徐美之美之曰黃散
徐下悉以委蔡自北地以上固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為
徐詞尚書少子與宗 蔡興宗 幼為父廓所重謂有己
備志 卷五 九 志 宗 為 名 為 子
累遷吏部侍郎轉尚書時孝武好知僚群臣惟與宗方
嚴不敢侵謁王脫之曰昔蔡謫章在相府武帝宴私之日
未嘗相召今尚書可謂能負荷矣明帝崩受顧命由僕射
為征西開府儀同三司都督荊州刺史○會孫振仕陳為
吏部侍郎 何尚之 字子瞻廬江人累遷吏部侍郎告休定
有祖風 何尚之 字子瞻廬江人累遷吏部侍郎告休定
吏部侍郎 何尚之 字子瞻廬江人累遷吏部侍郎告休定
部郎耳 何尚之 字子瞻廬江人累遷吏部侍郎告休定
朝遠長權柄親故一無所薦既以此致怨亦以此見稱
中書令 何尚之 字子瞻廬江人累遷吏部侍郎告休定
簡穆子 何尚之 字子瞻廬江人累遷吏部侍郎告休定
士宋徽為太子洗馬齊 何尚之 字子瞻廬江人累遷吏部侍郎告休定
弟亂○亂字子瞻廬江人累遷吏部侍郎告休定
書令 何尚之 字子瞻廬江人累遷吏部侍郎告休定
點為大山 何尚之 字子瞻廬江人累遷吏部侍郎告休定
特進光祿大夫固 何尚之 字子瞻廬江人累遷吏部侍郎告休定
之弟子仕至吏部尚書 何尚之 字子瞻廬江人累遷吏部侍郎告休定
問為誰後答曰子瞻 何尚之 字子瞻廬江人累遷吏部侍郎告休定
宇國禮仕梁累遷吏部 何尚之 字子瞻廬江人累遷吏部侍郎告休定
然通苞苴 何尚之 字子瞻廬江人累遷吏部侍郎告休定
鎮為時所鄙 何尚之 字子瞻廬江人累遷吏部侍郎告休定
張裕 字茂度吳郡人有吏能為會稽太
守子頃位太子中書舍人四歲號

永辨必俱知名時謂張氏五龍鏡少與顏延之鄰居顏談
美飲酒宣呼不絕而鏡靜然無言聲後鏡與客談延之從
人焉自此不復酣呼○永字景雲仕至刺史加都督○永
字景山仕為三王府諮議或曰王主王幼執政多門而每
端平待納以禮檢者何及焉○緒字思曼為兄子也仕至
中書令子充能清言世謂狂充○永子環仕至光祿大夫
子率十二能屬文常日限為詩一或數日不作則追補
之有虞納見而誡之率更為詩一或數日不作則追補
不善率曰此吾作也納然環子環弒齊東昏侯仕梁 張
為中書令梁武帝嘗持其鬚曰張公可畏人後被殺 張
字茂宗裕之弟初為武帝府參軍至刺史都督長子數累
為中書郎數小名權父即小名榮文帝戲之曰權何如榮
答曰榮是百榮之宗權何如榮父即小名榮文帝戲之曰
晉琅邪王國郎中令從王至洛還宋武帝封榮酒一罍付
使加醢毒受命權道自飲卒暢為安北長史子融弱冠有
名道士陸修靜以白鷺羽塵尾遺之曰此既異物以奉異
人道後作海賦示願顯之類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
道遠耳融即足之曰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
備志 卷五 十 志 宗 為 名 為 子
暑流又善玄義齊高帝愛之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
二帝嘗出太極殿融入弼時方至帝問何遲答曰自地升
天理不得速時親主至准而退帝曰何忽來忽去融抗聲
曰以無道而來聞有道士中度支尚書從太常末武甚愛之
范泰 字伯倫順陽人歷侍中度支尚書復領國子祭酒好為文
竟有集行世 范曄 字蔚宗為秘書丞左遷宣城太守不
父嘗子輩 范曄 字蔚宗為秘書丞左遷宣城太守不
至于屈仲崇厚之際未嘗不致意焉時魯國孔融博學有
筆橫才志又善天文因曄甥謝綜結于曄曄以言動曄欲
謀立義康 徐廣 字季野人東莞人宋世好學至廣尤精為
事覺被誅 徐廣 字季野人東莞人宋世好學至廣尤精為
高平郡太守亦作晉中興書以不何法盛曰卿名位貴
達不復侯此延我寒士無閑于時如表宗于寶之徒類
有者述疏 徐廣 字季野人東莞人宋世好學至廣尤精為
法盛窮書紹興無本立于是遂行何為 鄭鮮之 陽關封人
累遷御史中丞性剛直時宋武不經涉學及為宰相頗慕
風流談論人皆依違不敢難唯鮮之難必切至未嘗寬假
府人謂 裴松之 字世期河東人累遷中書侍郎知陳書
為格後 裴松之 字世期河東人累遷中書侍郎知陳書

祖觀之嘗為吏部于庭植嘉樹
曰吾為惡之植耳至是果驗
年十二時王獻之為吳興太守
得畫礙獄之人縣見之書裙數幅而去欣嘗本工因此即
美弟傲被知武帝曰書微一疋美器世論猶在兄後則
拔欣累遷兩為新安太守有郡
仕官至二千石斯可
羊玄保
南城人任武帝歷丹陽尹
庶素寡欲至吳郡大守
矣轉官遂辟不拜

沈演之
字臺真吳興人歷位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兄子
坦之仕齊為郎官郎坦之子顯好著述獨率一室人
罕見其面從叔勃貢顯每還賓客填咽顯不至其門勃笑
曰吾乃今知責不如賤也顯兄昂一名顯為始安令俱著有
江湛
字微深元嘉末徵為侍中遷吏部尚書家貧餽餉一無
所受遇許元稱疾經日未成然後起牛餽御人求草履
良久乃可與飲在還頗有刻覈之議而公平無私遷都督
數子恇恇于穀表梁曰風流不墜或在江無私遷都督
尚書子循循于鉅
江兼之
字玄叔歷陽考城人為山陰
紆子總見陳臣下
令御繁以簡名與顯觀之相
踵遷臨海太守人或勸其營田答曰食祿之家豈
可與農人競利在郡作書素一牧去官留以付庫
沈慶

續史備志
卷五
士

之字弘先吳興武康人兄歛之為征虜參軍度之性爽
省兄與從子竟陵太守伯符識到彥之及檀道南北於
道濟薦之文帝孝武時屢破蠻有功王玄謨伐魏之泉
之力譏以為非計卒如所言累官鎮北大將軍太尉為廢
帝疑忌遣其從子攸之齎藥賜死攸文叔位侍中亦飲藥
死文叔子昭明位秘書郎亦繼文叔止死謂弟文季曰我
祿死爾能報後文季竟族攸之以復怨武帝嘗曰南士無
僕射多歷年所父季對曰南風不戢非復一日當時累功
對累遷侍中左
沈攸之
字仲達廣之從父兄子也累功
僕射後亦被害
為撫之為德西將軍州刺史如都督
高雍州刺史張敬兒所據無所歸與于文和俱自經死
為雍州刺史張敬兒所據無所歸與于文和俱自經死
宗慤
字元幹南陽人幼時叔父少文問其志答曰願乘長風
振翼萬里浪少文曰汝若不富貴必破我父之志
至討之竟陵王誕反誰其眾平宗慤助我父之志
振翼萬里浪少文曰汝若不富貴必破我父之志
至討之竟陵王誕反誰其眾平宗慤助我父之志
景
字孝仁河東解人孝武時為尚書令自將神武朝理務
被殺子姪死者數十人唯少子承宗嗣宗在孕獲全後追
贈太尉謚忠烈元景弟子世隆仕至尚書左僕射世隆次

以軍功封彭城縣子煥陽太守隸齊高帝遷征南大將軍
江州刺史復以太尉判鄱陽郡公為三公事而典連率人
以為格外三公後以東晉
疑忌舉兵襲建康敗死
州刺史東晉即征誅戮將相遂
不自失以兵向京師敗走被斬
處世富貴不可希取三將五校何難之有隨父在縣宋元
嘉中縣為魏趙安人率部曲南歸累官至尚書左僕射
桓康北蘭陵人隨高帝為軍容初武帝起義為郡所繫眾皆
散康裝擔一頭貯糴後一頭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
良自負置山中與其名捕小兒戲其形寺中病瘵有馬形帖
人自南人畏以其名怖小兒戲其形寺中病瘵有馬形帖
者亦壁無不立
愈為驍騎將軍
周盤龍北蘭陵人與子奉叔攷魏軍於
征虜將軍還為光祿大夫
帝時從亮之曰卿著貂
輝何如盤整盤龍曰此貂蟬帝悅
字弄璋廣陵人初為高帝參軍時武帝在東宮以年長與
帝同創大業事皆專決多違制度又偏任張景真伯玉密
咨之帝大怒徵王敬
則太子幾廢後被誅
崔祖思字敬元清河東武城人紹
侍中瑛七世孫齊高祖政
史備忘
宋初議封為梁公祖思曰識云金刀利刃齊刈之今宜稱
齊從之遷齊國內史帝嘗置酒羹膾至祖思曰此未故為
南北所推侍中沈文季曰羹膾吳食非祖思所解祖思曰
忽驚膾鯉似非勾吳之詩文季曰千里尊羹豈閑膾鯉帝
悅曰羹羹故應還沈時飲加帝九錫祖思以君子愛
人以德不宜如此帝曰祖思遠同荀令豈孤所望也
夏悰字景懷會稽人祖肅父晉尚書初齊武從
官尚貧悰數分遺資之後累至同郡尚書
陸澄字彥
郡人少博覽行坐服食手不釋卷領國子博士時王儉自
以讀書過澄集學士向暹等盛自商畧澄待語畢然後談
所遺書皆儉未竟乃嘆方虞服也祖項學然讀易三年不
解文義悰未竟乃嘆方虞服也祖項學然讀易三年不
曉字叔明吳郡人晉太尉玩之玄孫自現至慧曉祖萬載
世為侍中皆有名行慧曉伯父仲元又為侍中世方之
金瑛字子儉任儼並
陸厥字韓卿慧曉兄子聞之字好
有美名時類三陸
陸杲字明霞吳郡人
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
識茅顒與約等文時呼為永明體
類易張融時稱曰無對口下筆易
與魏景位御史中丞張不畏強禦
庾杲之字景行新野
人末司空劉

子字敬光從宋武克京城平建鄴取長安以殺王鎮惡為
義貞長史王修收殺林子字敬士從宋武征伐為建武將
軍少子璞字道貞為淮南太守子約年十三而遭家難流
寓孤貧篤志好學仕齊為五兵尚書國子祭酒梁武勅業
既就與范曄明過入策書至二萬卷時謝玄暉著詩任
腰有紫花約無有之然不能過也然味千請利顯累清談後
夢齊和帝劍斷其舌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
由已出及待宴會豫州獻粟徑寸半帝與約各啖粟事所
憶少帝三事約曰謂人曰此公讓前不讓臣蓋帝知之又
積前失大怒約懼逃卒凡撰譜
范雲字房龍舞陰人姓
史有餘卷宋書齊紀及四聲譜
人疑其宿構仕齊為竟陵王子良府主簿普與梁武同宿
顧謁之舍其妻方產有兒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素起曰
王當仰鼻相以見歸自是推事胡贊大業累遷吏部尚書
封齊城縣侯忽中疾召醫徐文伯視之曰緩之一月乃愈
欲速即時愈恐二年不赦雲曰朝聞夕死况二年乎文伯
乃下火而床為重衣以覆之有汗諫于此即起二年果卒
○時太原孫伯驥晉秘書監盛之玄孫曾祖放晉長沙太
守父康起都郎貧常映雪讀書伯驥知天文說雲勸帝華
讀史備位
命位終
參軍
王茂字茂先太原人仕齊為襄陽太守梁武以
王佐許之後建康城平功第一為侍中領
軍將軍
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仕齊為竟陵太守梁
贈太尉
王英攻鍾離景宗破其
軍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夏侯詳字以蕭穎郡人帝起兵
郡太守事多咨決于夏累遷吳興太守徙州刺史加都督
性儉率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並無被服每有客
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為夏侯妓衣弟襲字季龍復為豫州
刺史民歌曰我之有州賴得夏侯前兄後弟市政優優
吉士瞻字梁容馮胡道旬人歷梁泰二州刺史在官清約家
覺喜曰鹿者祿也吾當居十
一諫平後果歷十一郡而卒
蔡道恭字懷儉南陽人為
圓悉力拒守卒
鄧元起字仲居南郡人仕齊為武寧
趙城贈鎮西將軍
使以功遷任虜將軍後為蕭藻所殺○時涪令李膺有辨才
靈今事堯舜之
君時嘉其對
馮道根字巨基廣平人少孤貧能法
母以孝聞累功遷右衛將軍

指示沈約曰其口不論動靜曰陛下之
大樹將軍也歷州郡時服其清約
其先出自康居初漢遣子左衛率
齊野陽重諸曰病山為上格浮山
淮鉅野澤帝乃使絢都督淮上護
歷陽人累遷北徐州刺史鎮鍾離
口而還以功進號軍師將軍都督
知書所識不過十萬攻城圍之獲
策字真簡范陽方城人與呂僧珍
騎常侍封洮陽縣侯交友故
舊隨才薦拔洮陽縣侯交友故
子猶事并日而雙城所衣大布餘
管求不獲一旦雙城所衣大布餘
叔字仲明榮陽人梁武為雍州初
不繼卿任其責紹叔運無
閉之役進為衛尉卿卒
史補志
以心背出入卧內常先登推障為
切僧珍忽一夜頭痛壯熱及明而
異馬初宋季雅罷南郡市宅僧珍
百萬怪其貴季雅曰百萬買宅千
雅往賀季雅曰為壯武將軍衡州
公在州大范鎮子良盛招文學之
有政績
後仕梁為晉安太守遷尚書左丞
徙廣
定終不肯食并寢未成亦不先食
交與暖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
莫及史評其推賢勸職謂為魁梧
肅深身不跨鞍板與指麾如教隨
職功遷廣陵太守求還境自效以
威重將吏仰之及卒淮泥問其不
大開土室與章獻二門子弟各著
昌義之
康絢字長明華
呂僧珍
世居廣陵從武帝
鄭經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齊高輔政參其軍事累遷秘書
是景陽曰前以文章著至為宣城太守歸夜夢一得數尺
與之此人大志曰即得相國今可見還淹探五色筆以
有筆在卿處多年不見還淹探五色筆以
授之爾後為詩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父通齊中散大夫通妻河東裴氏嘗奏五色筆旗蓋四角
懸鈴自天而墜一鈴落入懷中因有娠生五色旗蓋四角
仕齊位列校為梁武府參軍源代文詰多訪所具歷黃門
子者不舉其延譽者升擢時其任其資費濟者千餘人時
友數千萬言行于時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並無術
文其家聲流離不能自振交舊莫有收恤者南齊王蕭世
然於之乃著廣絕王僧孺東海人觀王蕭世孫幼
胎物州郡市賣利數倍歷以為常僧孺曰昔人為蜀郡長
史終身無蜀物吾家子孫者不在越裝並無所忌也
史補志
為詩四韻蕭文瑛以為非難乃與丘令楷江洪等共打銅
鉢立韻響成而詩成皆可觀彭城劉孝孫博學而仕不遂
歎曰古人開一說而致卿相立談間而辟白璧書籍安耳
范山字隱居濟陽人外祖顯相立談間而辟白璧書籍安耳
事梁武徵遷傅昭字茂遠靈州人晉傅咸七世孫也仕
河部高書
今尤善人物世稱不棄博極古
孫歷秘書監晉安此是長史南蘭陵太守甚得人譽王中
高州刺史一稱晉安此是長史南蘭陵太守甚得人譽王中
安州刺史一稱晉安此是長史南蘭陵太守甚得人譽王中
岸取石十餘斤以資之徐勉字修仁東海人少為宗
填委坐客充席應時服其無私既開天廣善祥奇異文
制九品為上八班自是冒進者以財貨取通守道者以
貧寒見役矣勉博通多識自王儉以後莫有逮者加中書

<p>聖子四中書都察院五散騎侍郎 為銀青光祿大夫進兩朱氏之難歸 敗景將任威人軍舍約送江陵景遂 字子堅武威人善五言詩為當時所 參軍書與賓友宴見行賜者因同酒 曰吾儕然日酣酒而執爵者不知其 侯景之亂鑿當為賊執或放之獲免 王琳字子珩會稽人本兵家以軍功 封建寧侯景遣將 史宗景之勳與杜龔俱為第一後陳 武帝以侍中司空徵琳不就陳受譚 侯景敗入齊後為陳 將吳明徹執殺之 十三篇文在東宮引千室賦 堂聽講論難為儒者所備 姚察字伯藹吳興人父僧坦梁大 學士</p>	<p>僧明字弘照廣陵人從陳武征伐有 功及平侯景之亂與 侯景督周文育為前鋒所向赴捷累 遷南兖州刺史進爵為 陵太守 周文育字景德陽羨人少孤貧本 居新安賣 數里周奮養為己子改姓各從武帝 與杜僧明寇南徐獲 歐陽頔破蔡路養為己子改姓各從 武帝與杜僧明寇南徐獲 驍將鮑瑛取蕭勃累功遷南豫州刺 史 壽昌縣公後為豫章內史能書翰段 帝時為南兖州刺史郭侯侯隨王僧 祥討景恒有功於 督文帝即位進太尉與侯安都拒王 琳大敗琳入齊頔 城卒贈 侯安都字師成始興曲江人侯景 之亂從武帝 寇以功為南徐州刺史及佐立文宣 帝 空進爵清遠郡公後以驕奢不奉法 死 沙人初從蕭勃在廣州兵為周文育 破禽頔送于武帝 之援安南將軍衡州刺史封始興縣 侯平廣州合門直學 威鎮南土 淳于量字世明世居建鄴仕梁為 桂州刺史 卒贈司空 比僕也量贊成其喪又遺子率所 領從軍淮南杜定改封始安郡公 之亂率鄉人入援為流矢所中眇其 一目文帝為吳興太守 定因厚相結從征以功除刺史封侯 拒王琳策勳第七及 歐陽範據領南反禽送都 平之進司空卒贈大將軍</p>	<p>吳明徹字通昭素郡人陳末 書史天文祿虎通</p>	<p>胡僧祐字顯果 陽人仕梁 陰鏗</p>
--	---	--------------------------------	-------------------------------

成林復為薛姚令以法繩之使吏著芒屨粗布侍立終日是有妨於即加笞撻孫諫
字長踵東莞人為零陵太守是郡多猛獸至地海及
去官之夜數復為害徵為光祿大夫凡歷二縣五郡
自居床施蓬蔭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從子廩字思約為
吳興太守以善政稱梁武帝嘗曰東莞二孫諫廩而已
何遠字義方東海人梁武帝時為武昌太守絕交游饋遺無所
以細事受罰遂為所訟除名復為武康令有政績
軍公嚴清剋劫周捨贓罪遠近側足
郭祖深襄陽人上封事為南津校尉攻雲開將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人善老易教授自業生徒數十百人子
史子挺幼敏恃有盛名為南臺書侍御史何佟之儉雅相推重為總明館學
士仕齊為國子助教侍皇太子諡時國家吉凶禮皆取決焉嚴植之字孝源建年神
玄言梁求通儒修五禮植之字山禮為五經博士崔靈恩清河東人備習五經
為太常博士鄭灼字茂昭東陽人簡文在東宮引灼為西省
博士德基世博禮學少游學都下積年不歸本資器之嘗於白
馬寺前逢一婦人脫白綾巾以贈之曰君方為重器不父
貧寒故以相遺問姓各不答而去張幾字直宜武城人陳宣帝時為東宮
新成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于堪提此者獨張幾耳後
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于西南松樹下後主勅取松枝
手以屬幾曰可代塵尾顧群臣曰此即張幾
丘雲翔字時鍾瑯評曰范雲宛轉清便如流風回雪丘遲點
綴映媚似落花依草丘仲孚字公信靈靴從孫也仕為
山陰令甚有聲稱民諺曰二傅沈劉不如一丘謂前令傅
明皆不知起孚也檀超字悅祖高平人少好文學仕至
自北齊郡起自誇每作詩得稱意語輒擲地曰曹子建何足
數哉趙閱笑曰昔劉季緒才不逮于作者而好詆訶
人文章季緒填填何足道哉至于遲遠何為者乎

山車沙門釋慧遠與劉遺民陶淵明等為潯陽三隱

1. The first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title page. It contains the title of the document, the author's name, and the date of the document. The title is "The First Part of the Document". The author's name is "John Doe". The date is "1/1/2023".

讀史備忘卷之六

天台范理通濟編集

北朝

魏拓跋姓水德都平城十二主合一百四十九年而分為東西

私起丙戌
委終甲寅

道武帝名珪祖什翼犍晉成帝咸康四年即代王位世子寔早

卒庶長子寔君弒翼犍秦符堅破之珪尚幼母賀氏以依賀

訥太元十一年珪復立為代王改國魏紀元登國十
皇始三天興元

年稱帝追謚祖犍為昭成帝父寔為獻明帝六年改元天賜
五年

共在位二十四年為子紹祚

明元帝名嗣道武太子改元三永興五
二泰常八共十五年任用賢

臣開拓境土

太武帝名壽明元太子改元五始光四
太延五
太平真君十二共二十

八年為中常侍宗愛弒

文成帝名濬太武太子晃之長子立追尊父晃為景穆皇帝改

元四興安二
太安五
和平六共十四年初太武經營四方國頗虛耗

帝靜以鎮之民心復安

獻文帝名弘文成太子年十二即位太后馮氏稱制改元天安
四

共五年傳位太子宏

孝文帝名宏年五歲立改元三延興五
太和二十三共二十九年變

左社之俗修文明之教改姓元氏政事禮樂蔚然可觀

宣武帝名恪孝文太子立改元四景明四
正始四
永平四
延昌四共十六年而

俸臣外戚用事矣

孝明帝名詡宣武子改元四熙平二
正光五
孝昌四共十三年為胡太

后祚

孝莊帝名子攸獻文之孫爾朱榮舉兵沉胡太后及幼主釗于

河立帝以榮女為后改元永安
三年帝殺榮其黨爾朱世隆弒

帝

長廣三名曜魏之宗室在位一年改元建明
二年為爾朱世隆廢

節閔帝名恭廣陵王羽之子為爾朱世隆立改元普泰
二年刺史

高歡盡滅強臣爾朱氏廢帝立宗室元朗本年改元中興元

年復為歡廢立修

孝武帝名修改元永三年
三年高歡迫帝出居長安別立主為東魏

宇文泰為帝立宗室寶炬為西魏於此分為二魏

西魏都長安三主合二十三年而為後周起乙卯
終丁丑

文帝名寶炬孝文帝孫宇文泰立之改元大統
元年在位十七年政出

於泰

廢帝名欽文帝太子不立年號三年宇文泰廢之

恭帝名廓文帝第四子不立年號三年宇文覺篡位廢為宋公

西魏亡

東魏都鄴一主十七年而為北齊

起甲寅

孝靜帝名善見清河王寶子高歡立之

改元四

天平四元象一典和四武定八

共十七年為高洋廢

北齊姓高都鄴六主合二十八年為後周滅

起庚午

宣帝名洋東魏大將軍歡次子廢主篡位尋并其三子殺之後

又殺其宗室二十五家盡滅其族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

人悉棄尸漳水追尊父歡為高祖武帝兄澄為世宗文襄

帝改元

保天在位十年嗜酒成疾殂

廢帝名殷文宣子改元

明乾為長山王演廢弒之

昭帝名演宣帝之弟自立改元

建踰年殂

武成帝名湛宣帝之弟改元

太寧一河清二共四年傳位於太子緯

後主名緯武成太子改元

天統五武平六隆化一

元承光遂為高阿那肱引周將尉遲勤擒齊亡

共十二年禪位幼主改

後周宇文姓木德都長安五主合二十五年而為隋

起丁丑

廢帝名覺泰第三子逐西魏主恭帝篡位不改元追尊父泰為

文帝遂為宇文護弒

明帝名毓文帝長子宇文護立之不改年號二年稱

武成二年共

四年宇文護憚之使中大夫李安實毒於饌餽而弒之

武帝名邕明帝之弟改元三

保定五天和六共十七年能誅宇文

護起兵滅齊境土魏室全盛之時不能及也

共十七年能誅宇文

宣帝名寶武帝太子改元

政踰年傳位太子自稱天元皇帝立

四后其一楊氏堅之女也

靜帝名蘭宣帝太子改元

象共三年以幼冲嗣位政出外家遂

為所廢弒之

衛操字德元代人少通侯有才畧初為晉衛瑾

劉廙仁字

吳斤代人世典馬牧撫有識度統禁兵明元時與長孫嵩

等八人坐止車左驤理為公太武世以功進

爵宜城王

仍為司空

叔孫建代人少以智勇稱明元時以為正

南大將軍初封丹陽王加征

武幼弱保攝居多歷行臺尚書甚見器重

崔宏字玄伯

備定

武陽人魏司空林六世孫少有俊才號冀州神童初為

要時初建國魏制官爵擬朝儀叶音樂定律令山科禁

宏總裁以為永式及置八部大人以擬八座宏通署三十

爵為公卒贈司空諡文貞子浩

崔浩字伯深少好學

百家之言明元初拜博士祭酒賜爵武城子後帝親書浩

鐵研白管善計畫請于天文言無不驗自此張良諸史以

古過之故能贊佐魏業開國定基動無過舉後為司徒以

總理史務敘成國書三十卷著作令史闕遺等索諸事浩

乃請立石銘載國書以彰直筆北人咸怨構之帝怒誅浩

清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

之姻親盡夷其族其

張袞字洪龍上谷人道武為代王

秘書郎後年下盡死

諱見任後年下盡死

卿善誘無不士論高之弟向字洪讓說道武宜收中士

庶之望以建大業拜中書侍郎權傾朝野出為六宰

清白仁恕政為當時第一明元微為大中大太子代長

年俱歷太

守著附

長孫嵩

代人道武以為南部大人累著軍功

賜爵都公明元即位與美自等

守著附

長孫嵩

代人道武以為南部大人累著軍功

賜爵都公明元即位與美自等

守著附

長孫嵩

理萬幾世號八公太武時進爵北平王加長孫道生
子忠厚庶議常掌機密從太武征遼東及宋北侵誘其
將檀道濟還其前後追至歷城而還除司空加侍中進封
上黨王卒贈太尉諡曰靖時稱智如崔浩庶如道生及年
老頗或其妻孟氏以此見讒與從父嵩俱為三公當世榮
之曾孫冀歸六歲襲爵孝文以其幼承家業賜名幼字承
業遷鎮南大將軍都督淮南諸軍事卒諡文宣子紹遠
累遷錄尚書事贈柱
國大將軍卒諡曰獻
于栗磾代人少習武藝才力過人
曰黑稍公麾下以栗磾好持黑稍故云明元因授黑稍
將軍累遷外都大官平刑折獄甚有聲稱卒贈太尉
于謹字思敬小名巨引深沉有識量累經史尤好孫子兵
書少或勸之仕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吾豈好孫子兵
待時來太宰元天穆見之歎曰王佐才也累以軍功授北
齊州刺史進爵藍田縣公復討平梁元帝子江陵立蕭寶
貴奴婢一千口并賜樂部拜大司空周武帝幸太學為
三老子孫繁衍皆顯達當時莫比子寔嗣寔弟翼
崔暹字叔祖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五世孫少好學有才初仕
慕容暉為黃門侍郎琰道武禮遇甚厚後以失旨賜
死五世孫俊歷黃門侍郎封武城縣公有文譽傳風貌一
門婚嫁皆衣冠美族吉山儀範為當時所服俊子瞻為御
史以詞彩著名俊弟仲文為銀青光祿大夫與兄同日受拜時云兩鳳連飛
姓田泰始皇滅齊田氏稱王家子因為氏居海岱祖猛仕
符堅丞相惠歸道武曰此王猛孫也厚禮之太武時猛上
谷太守風化大行卒謚康子巖會孫斯字元景為金紫光
祿大夫斯母清河崔氏學識有風訓生九子皆風流儒雅
世號王氏九龍斯弟曜昭昭最
知名諸官至大鴻臚儀同三司封懿字虞德勃海衛
都坐大官進爵為侯兄孚為慕容超太尉懿有才器屬
文與孚雖器行有長短而各名位累贈子玄之玄之能于
太保叔念誼叔執仕至廷尉少卿古弼代人太武時
遷尚書令佐政以頭尖帝常命之曰華頭時人呼為華公
功名等子張黎而庶不及後以議不合自坐免時人竟之
劉藻長樂信都人太武時遷尚書令伊馘代人少勇健
擅牛却行太武時為司空清約薛彪子開府徐州刺史

多惠政民便之子城孝明時為洛陽令部內肅然時以
久旱錄民便之子城孝明時為洛陽令部內肅然時以
尉元字彥仁代人為鎮西大將軍賜爵淮陽王位司徒
孝文行拜老禮元為三老大鴻臚卿游明根為五更宋
弁字義和河內人與李彪相好位至吏部尚書時論
弁弟翻為河南尹翻弟鐵子世良為清平太守政稱神
明弟世軌為廷尉少卿時大理正蘇珍之以平幹知各寺
之視表見裏宋世軌珍
許彥字道讓高陽人好易太武
公預謀議五世孫博字季良為陽平太守政為當時
第一遷殿中尚書博美鬚下垂至帶省中號長鬚公
歷字叔和勃海人曾相叶東晉尚書令父暢右衛將軍
歷明元時位至青州刺史東齊侯子遵亦為洛州刺史
仁中山人善占相術為定州大中正道武問何者可以益
人神智俊位至安
東將軍壽春侯賈華字彥倫姑臧人六世祖數觀州
神智俊位至安
東將軍壽春侯賈華字彥倫姑臧人六世祖數觀州
後莫之與京道武時為尚書左丞參預國政
國上公人徙焉為魏郡太守姚弋仲秦雍人推讚為主
魏流人多奔歸之累為刺史進爵河南公加安南將軍孫
萬壽為梁陸侯爵以功為冀州刺史以戰功為鎮將侯襲
州刺史
見而悅之曰吾嘗歎其父智過其能是復喻于父矣賜爵
聊城侯出為相州刺史有善政位至太保六子秀凱知各
凱位黃門侍郎子曜與弟恭之並有時譽孫惠齡曰不意
中書侍郎在坐子又復有才時為語曰五經十世孫印仕為
源賀西平人私署河西王元龜傳權之子傳權為伏乞職盤
氏以功進號西平將軍出為刺史因事分姓今可為源
王德秀晉宣帝太常璽為侍中卒贈司徒西
司馬楚之
之待謙甚厚遂以狀告委身事之後贈魏太武後汝南大
將軍封狼邪王後為朔州刺史在邊二十餘年以清徐著

崔鑒字神具博陵人以中書侍郎為東徐州刺史有政績代
皮以示母朝貴過郡問其政民曰府君恩化古者所無
曰崔府君能臨政退田易布成德人無爭訟曰既稱恩
化何同復感答曰長吏揮其威屬人庶蒙
其恩惠故燕言者位至銀青光祿大夫
兼為武邑太守政事之餘專以勸學卒贈判史子楷為左
郎將推桂豪強時語曰莫聽郡付崔楷後判史子楷為左
李元忠趙郡人少屬志操性工彈孝莊時為南趙郡太守好
大將軍儀同三司初元忠義執柩入其父墓占曰大吉可
謂光照先人至是果驗從會孫崇性倨傲為參軍自署
生光人論李順字德正鉅鹿公璽之從父弟遷四部尚
以自况李順書太武時參議朝政崔浩惡之薦使尚
凡十二回涼主沮渠蒙遜有符言恐順
泄之以金帛納順懷中為浩毀被殺
弟也父會為趙郡太守賊彈之不入境嘗於常山界得一
瓦鹿賊兄謂趙郡地貴之還故康郡謠曰乍作趙郡鹿猶
勝常山粟孝伯為秦州刺史明達
政事參預謀卒贈征南大將軍
李謐字永和趙郡人
論語詩書曆數之學時號神童初事孔璠後璠就謐請業
門生為語曰青成藍勝於藍師何常在明經累徵不起卒
年三十二詔謐里曰孝義
表其門曰文德里曰孝義
李義深趙郡高邑人有才
曰劍戟森森李義深弟幼應仕至非省諸官尚書符末三
品以上悉加儀同而幼應以不事權要獨不霑此例諸人
曰我不作儀同更覺
游雅字伯度廣平人太武徵為秘書
為榮辛贈吏部尚書
重雅文學而雅輕己才允竟棄不為自矜深遠察人物高允
遭亂為文奴主使收羊以盡眾情入書字路邊露地根幼
後任至大鴻臚卿致
高閭字闕士漁陽人初多驕崔浩
仕孝文時為五更
改而字焉高允以周文章當
遠舉以自代獻文時參論政事永明初為中書令詔令碑
銘贊頌皆其文也為人世為十卷其文亦高允之流時謂二高
胡叟字倫詩安文臨涿人父世為十卷其文亦高允之流時謂二高
明叟字倫詩安文臨涿人父世為十卷其文亦高允之流時謂二高
受業者五百餘人涼武昭王徵為儒林祭酒
宋綽字
榮徵埋人五歲喪母事伯母以孝聞博學仕齊武昭王
位通顯學尤不倦及沮渠蒙遜平酒泉泉曰孫不喜走李氏

欣得錄以為尚書吏部郎中要以益
衡會孫遊道仕齊文義為尚書左丞
集字書號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體依許氏說文為本
上蒙 王慧龍 太原人晉尚書僕射倫之孫宋武微時倫
下隸 王慧龍 太原人晉尚書僕射倫之孫宋武微時倫
陽太守大著聲望龍後奇兵大破之授龍驤將軍侯爵拜王
之檀道濟侵涼元石軍屢有軍功遷中書侍郎孫述祖
恭殿中尚書元石軍屢有軍功遷中書侍郎孫述祖
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厥教猶尚同初述祖幼時在
鄉里騎出行忽有騎者數百皆下馬曰公在此行則而拜
述祖問從人皆不見心 薛辯 字允白汾陰人父強字
異之未幾被徵至顯位 薛辯 字允白汾陰人父強字
溫曰江東無此也秦國多奇士如生輩尚有幾人吾欲
與之俱南猛曰可與撥亂濟時者薛威明其人也強聞之
來謁與猛皆署軍謀祭酒溫有薛威明其人也強聞之
止俄而溫敗仕姚興為左少尚書姚氏衰歸隱立功河
陰備志 卷六
際位平西將軍東雍州刺史孫湖為河東太守八 薛澄
子景猷汾陰人東晉齊州刺史子孝通至中書侍郎不
時人未之奇也與族人孝通弟長安仕為中書侍郎加安
東將軍 吳康生 河南人本姓武勇其先居代世為鄉
軍 楊大眼 武都氏難當之孫少壯勇健走如飛
直閣將軍 楊大眼 武都氏難當之孫少壯勇健走如飛
大眼至無不即止 崔延伯 井州刺史與康生為鎮南將軍
將之 裴駿 字神駒河東人有三河鎮神 裴俠 字嵩和河東
龍言後見群鳥蔽天從西來舉手指之而告後官至河北
郡守雅食穀菜蔬而已吏民懷之郡舊有漁獵夫丁後
庸不取人歌曰肥鮮不食丁 韓麒麟 昌黎人清濟州刺史
律令至中書侍郎 李彪 字道固南國人性剛直為孝文
宗官至中書侍郎 楊侃 字士業弘農人父楷一門貴滿州
漢之有叔時 楊侃 字士業弘農人父楷一門貴滿州

四何憂晚歲值無才具耳後繁爵為華陰伯前數
孫遊道見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一門四世同
地群兒咸爭之值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一門四世同
我及兄孫女數人齊神武微用至東魏為吏部尚書入齊
以本官任然取士多以言貌封王與選二十餘年賞權人倫
取其大者而聽記強識半而不忘為時驚服史稱楊補門
法親以來一門而巳 王肅 字恭懿琅邪人初仕齊為
齊武所補國大將軍魏孝文帝遷都督揚州刺史在邊虞約好
尋家無餘財然性傲輕挑以功 劉芳 字伯友彭城人漢
與崔光宋弁那庭俱以中書侍郎授太子經才思深敏精
博初王肅來奔那庭與芳論舊曰此非劉石經也昔漢世造
三字石經于太學芳與那庭論舊曰此非劉石經也昔漢世造
疑者往詢故時人號為石經出為刺史朝廷吉山大事皆
備忘 卷六
就為馬轉太常 常爽 字仕明河內溫人仕武成為宣威
知為時儒宗 常爽 字仕明河內溫人仕武成為宣威
溫水之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爽立訓甚有勸罰之科弟
子之事若嚴君焉高允曰文蔚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疎
一也 郭祚 師曾從幸東宮明帝幼弱祚持一黃紬出奉
之時左右趙桃少師子景尚位中書侍郎 張彝 字慶
挑子僕射黃紬少師子景尚位中書侍郎 張彝 字慶
河人宣武初為侍中秦州刺史子仲瑀上封事言選捨朝
抑武人使初為侍中秦州刺史子仲瑀上封事言選捨朝
延不能究殊時 邢巒 字洪賓河間人魏太常後也
論知國紅陸矣 邢巒 字洪賓河間人魏太常後也
弟 子 邵 字子才小字吉十歲能文讀書五行俱下
與酒子昇齊名時稱溫那子昇死又與魏朝廷不使出
宗字繼長頓丘人孝文時以守淮南及魏朝廷不使出
今任力負布帛即以此賜之 陳留章武王融以所負多
卿宗多傷時語曰陳留章武王融以所負多

明主崇從弟平官至司徒行相州事有政績子諸有紀采仕至大司農為人短小六指因舉而舉順因跋而緩步明
稱善用三人 崔光 清河人本名孝伯字長仁孝文遇多
日之文宗也與崔國書通黃門侍郎弟浩如黃河東注固今
兵部郎中幼有著述志操劉元海石勒等十六國春秋為
百篇然 崔亮 字敬清清河人魏侍中琰之後為吏部郎
入選官員數少應選者多亮奏為格制不問賢愚專以序
解日月為斷外甥劉景安書現之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
今反為序年格以限之天下士雖復修厲名行哉吏評觀
之失人自亮始也從父弟光 傳 永 字修期清河人王肅
詔博學強辯仕為東道軍司 張普憲 字洪顯常山人博洽前
長史累有軍功肅遇之 袁翻 字景翔陳郡人
軍表記多出其手轉諫議大夫澄 開 為任城王澄錄事參
史事仕至都官尚書弟曜子幸修自郎官至太常少卿
未嘗通饋遺耶即曰幸修昔為清郎今復作清卿矣
賈思伯 字仕休益都人為衛尉 祖瑩 字元珍范陽人志與
京師楚表與祖洛中翻 爾朱榮 字天寶北秀容人
潮祖與表還尚書郎中 明帝崩太后立幼弟為世業莊帝入朝殺王公百官二
詔方三百里封之長為世業莊帝入朝殺王公百官二
明帝崩太后立幼弟為世業莊帝入朝殺王公百官二
柱國大將軍復以平葛榮等功為天柱大將軍還制朝政
帝因其入朝拔千牛刀手斬之年三十八天柱與榮子善
提督就殺 賀拔允 神武尖山人與高歡相結中興初轉
執事稱快 高恭之 字道穆自云遼東人為破史有能名兄
為左府 高恭之 字道穆自云遼東人為破史有能名兄
大都督 高恭之 字道穆自云遼東人為破史有能名兄
慕容紹宗 太原王恪之後容貌恢毅深沉有膽畧爾朱榮即
暴風斬紹宗死 獨孤永業 母世基本姓劉中山人從
臺尚書周人憚 鮮于世榮 漁陽人父功封義陽郡王領
之後降周被殺 鮮于世榮 軍大將軍周武帝兵入鄴諸

將皆降世榮 傅伏 太安人以為功為東雍州刺史周克井
不屈見殺 召伏仰天大哭然後降○時齊肅有儀同叱于苟生自縊
死厥聞一破曰欲開氣自絕恐天下不知大齊永安使于
突厥聞一破曰欲開氣自絕恐天下不知大齊永安使于
臣唯乞一死以顯示遠近又有營州刺史高寶寧不屈
孫騰 咸陽人為侍中燕僕射神武四貴待之納賄不知屈
與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號四貴待之納賄不知屈
高隆之 字延興洛陽人從神武起兵累官至尚書令遷太保
人并發隆之塚出 司馬子如 洛陽人從神武起兵累官至尚書令遷太保
昆斯並授之章水 斛律金 字阿六敦朔州刺史善部人善騎
然性滑稽任情 斛律金 字阿六敦朔州刺史善部人善騎
知軍度遠近以軍功為大司馬封郡王進太師子光大將
軍次子羨及孫武都並開府儀同鎮方岳其餘子孫皆封
侯一門三公主 斛律光 字明月樓餘少言工騎射嘗封
太子妃三公主 斛律光 字明月樓餘少言工騎射嘗封
正中其下乃賜也時驍落鵠都督位太子太保司
司徒至大將軍驍落鵠都督位太子太保司
司徒至大將軍驍落鵠都督位太子太保司
作謠言令問謀 卷六 斛律光 字明月樓餘少言工騎射嘗封
曰高山不推自前樹不扶自豎又為祖珽所怨譚椿子
後主誅光謀不軌因賜以馬令求謝令左右劉桃枝等以
弓弦貫其頸連拉殺之年五十八先有良將之風周武帝
謂其死賊境內後入鄴 孫肇 樂安人為神武相 陳元
追贈上柱國崇國公 孫肇 樂安人為神武相 陳元
康 字長猷廣宗人為大丞相功曹內掌 杜弼 字輔玄中
為侍御史臺中彈奏皆見信 王紘 太安人為文宣所知
任寄注老子道德經二卷 王紘 太安人為文宣所知
唐 字道和晉陽人仕文宣累拜錄尚書事嘗與兵 元文
選 字德遠洛陽人仕武成至尚書左僕射封郡公每用宣
教誨令聲聞高朗士文選請用貴游子 趙彥深 名隱累官至
弟厚加慰諭士人為縣自此始 趙彥深 名隱累官至
相善始終唯深一人然以子叔堅為中書侍郎時馮子
琰我恩也而叔 郎基 字世業新市人為趙雲所害
機身才氣劣 郎基 字世業新市人為趙雲所害

不須作況重于此乎然魏收字伯起鉅鹿人少不持細
以任真遇甚不至顯達魏收行以文詞累遷至中書
令撰魏史裴之魏長賢收之族叔也文詞武才從世祖
守建忠將軍以特權幸為上党屯留
令辭疾去職周武破齊累辟不起
孤信雲中人為魏右十一州大都督秦州刺史周文以其
貴同謀自盡于家長女為周明敬后王羅文為勤王之
第四女元貞妃第七女隋文獻后王羅文為勤王之
舉以功拜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進王恩政太原人
扶風郡公當官清約然以辭碎見訖魏來攻破其大將慕
名之後也侯景叛思政入守穎川東魏來攻破其大將慕
容紹宗劉豐生及慕容永珍以軍功至大將軍入齊為
都官尚尉遲迴迴代人魏之別號尉遲迴因氏為周文命
政疑其異圖徵入朝會葬以章孝寬王軌太原人漢司
代為總管迴遂舉兵不行軍敗自殺王軌太原人漢司
世為州郡冠族周武時以軍功進大將軍陳特吳明徹
入寇呂梁堰清水以灌城軌潛于清水入淮口多豎大木
以鐵鎖貫車輪橫截水以斷其船路方欲密決其堰以絕
之明徹知之乃破堰棄乘決水退船入淮比至清口並得
于車輪不得過軌率兵圍之明徹軍敗被執進位柱國後
與賀若弼言皇太子不克負荷勸陳之及宣帝即位使
杜震信就徐州殺之○時南陽人樂運為京兆郡丞亦以
直言稱不被任用乃錄夏殷以來諫爭事凡六百三十
九條合四十一卷蘇綽字令綽武功人少博學尤善算
名曰諫苑奏上之蘇綽字令綽武功人少博學尤善算
出咨問綽因綽綽有王佐才召綽至夜問以政道則不能對
之綽陳帝王之道蕭述申韓之要周文為起整衣危坐不
覺膝之前席即拜大行臺左丞泰典機密綽始制文案程
式未出聖人及計帳戶籍之法立制度修禮儀又為大誥
奏行之以變文體浮華以天下為己任傳求賢俊其弘政
道而周文亦推心委任而無間焉年四十九子世襲開
章孝寬名叔裕杜陵人時蕭寶夤作亂開章孝寬弱冠詣開
守政府俱美刑部郎中為連璧還南兖州刺史東魏將牛道
恒弟誘誘人孝寬遣諜訪獲道恒手迹今善學書者傳為
道恒書與孝寬論歸款意又為落燒燒連若火下書者今
謀人送魏陣段琛營以間道恒因出兵禽之及守玉壁與

齊神武拒守力困神武退發書而相進驍騎大將軍建忠
郡公武又與于謹平江陵及遣謀臣而相進驍騎大將軍建忠
破尉遲迥于平江陵及遣謀臣而相進驍騎大將軍建忠
遠前復十見微辟皆不起周明敬后魏道遠公柳蚪盤河
東人雅好屬文為周文丞相府記室至中書侍蔡祐字
即修起居注弟慶博諸書史官至尚書左丞
先其先陳留人從周文征伐為公耿豪鉅鹿人本名令貴
功歷刺史除大都督進爵為公耿豪鉅鹿人本名令貴
中驍騎大將軍高琳字季珉其先高麗人從魏孝武西
却陳將吳明徹進位柱國又李遷哲字孝彥安康人
時周文今與賀若弼經略平蕩寇亂攻下巴漢信州以功
為侍中驍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除直州刺史即本州也
性豪俊安祿百數男女六十九人子唐瑾比海人周文
孫泰後安祿百數男女六十九人子唐瑾比海人周文
永書曰開公二子曰陵曰瑾陵縱橫多武畧瑾容畧文
雅可進入朝孤欲委以文武之任瑾後官至吏部尚書
爵為公長孫儉字名慶明五世祖為錄事參軍時志初
附使為都督東南行臺衡州刺史下撫懷仁恕故人安
其業為精清德懷樹碑頌之周文以其志安貧素改名以
彰雅操後梁元帝嗣位江陵內懷異計儉請命于子翼
謹子字文若美風儀有識度孝開陵後復拜柱國史翼兄
寔先位此州亦有異政時比之大小焉君馬累遷拜大司
徒後降隋韓雄字洛陽人其先居漢北世為部落大人父綽
拜太守賀若敦為齊陽人其先居漢北世為部落大人父綽
為公賀若敦為齊陽人其先居漢北世為部落大人父綽
史敦安陵三石箭不虛發累以戰功為都尉由微至世僕
督封安陵伯後坐免怨望被殺子弼由微至世僕
四方書檄皆敦辭也累加侍中驍騎大將軍府務殷
明吳郡人會稽戴從宋武平開中沒于魏連氏父忍性孝
母吳人好食魚比時少魚政常求之若難後宅側忽有泉
出魚有魚以供膳時以孝感因稱焉楊樹字顯達高
孝魚東通隨周文以戰功至大司寇楊樹字顯達高
以功進大都督晉韓褒字弘業穎陽人避亂夏州周文
建二州諸軍事

柳遐字子昇河東解縣人宋太尉元景從弟世父度遠位
將府時坐席還以賜汝汝之官位當復及吾迎後果位侍
郡守皆有政績遐時以文辭伯劉執思其後言詩者多出
劉獻之歸則以及劉敬和張思伯劉執思其後言詩者多出
齊名時 張吾貴字子中山人年十八舉為太學博士乃
經傳之由本注者之意參引援 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
為三十卷教授門徒每貼 李業典字子判華陰人
角天文占候無不諳練尤長算歷又為戊子元曆上之
崇祖傳父業初姚文安難服慶左傳解十七條名曰
氏名曰釋服 李鉉字子判華陰人年十八舉為太學博士乃
十餘卷又正經注 馮偉字子判華陰人年十八舉為太學博士乃
香衣耕食草食 邢峙字子判華陰人年十八舉為太學博士乃
風者 劉畫字子判華陰人年十八舉為太學博士乃
合已是大愚文又愚千六合四體又甚于文復示邢子才
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癩伏而無賦媚仕不遇乃作高
才自見傳 張景仁字子判華陰人年十八舉為太學博士乃
安生字植之長樂人博通五經然專以三禮教授弟子自
煒劉 遠至者千餘人其擅名者有馬崇伯賈士榮孔龍
溫子昇字鵬舉自云太原人晉大將軍嶠之後家濟陰時王
勸我子昇足以較 李廣字宏基范陽人博涉有文才為
勸我子昇足以較 李廣字宏基范陽人博涉有文才為

王褒字子雲蜀犍為人父鳳字子鸞蜀犍為人父鳳字子鸞
右僕射 庾信字子山南陽人祖易父有吾並南史有傳
父子出入禁闥文並綺縠世號徐庾信時與王褒相
持餘無及者信常有卿相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表其意
王崇字子山南陽人祖易父有吾並南史有傳
項無損人稱至行所感及服除仍居舊側堂 張元字子山
前年十六其祖喪明元恒晝夜憂泣見藥師經有盲者
得視之言遂請七日僧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願初自
明後居喪過禮三日祖目果
于什門代元明時為諸君使論馮跋不拜跋令人拔其
項什門代元明時為諸君使論馮跋不拜跋令人拔其
拘留歷二十四年後馮弘稱臣乃 汲固字子山南陽人
坐事被殺生子憲始滿月固曰程嬰呼固夫婦為人也遂抱
惡逃遁遇赦始歸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為人也遂抱
嘉其 朱長生字子提並代人俱使高車王阿伏至羅責其
則活不降殺汝長生等厲聲責之留三歲放還等
文褒字子山南陽人祖易父有吾並南史有傳
字文德平原人歷陽平汲郡二 杜纂字子山南陽人
儉約尤愛貧老問人疾苦有對之泣 張華原字子山
有恩紀遷蓋州刺史清河人乞留詔許之 張華原字子山
郡人為兗州刺史清河人乞留詔許之 張華原字子山
重囚數十復給假五日連還因不忍違皆依期至境先有
猛獸為暴華原至忽有六賊食之或以 孟業字子山南陽人
為化府所執奉官州人為州人乞留詔許之 孟業字子山南陽人
郡太守以寬惠著其年夏五宮張疑固出使得蒙一榮
五德餘有三德四德共一榮者至秋東郡縣人送嘉木一
為九德時以 蘇瓊字子山南陽人乞留詔許之 蘇瓊字子山南陽人
為九德時以 蘇瓊字子山南陽人乞留詔許之 蘇瓊字子山南陽人

讀史備忘卷之七

天台范理道濟編集

隋楊姓火德都龍首山三主合三十九年而為唐起辛丑

文帝名堅弘農人相傳為東漢太尉震之後父忠仕魏及周以

功封隋公堅襲爵女為周宣帝后堅以太后父秉政受禪盡

滅宇文氏之族改元開皇二十共二十四年為煬帝弒壽六

十四往儉約初民戶不滿四百萬末年踰八百九十萬

煬帝名廣文帝第二子后蕭氏改元大業在位十三年為宇文化

及弒於江都壽三十九

恭帝名侑隋亂唐公李淵立帝改元義寧次年淵逼禪位王世充

率越王侗即位改元義寧次年世充弒之隋亡

自隋文帝開皇九年己酉至煬帝大業十二年丙子天下一

統凡二十八年

高祖字昭玄自云渤海人父宣歸周獨孤信引用之賜姓

燕字紹言上嘗問取陳之策頗曰江北地廣田收差晚江南

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期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

屯兵禦守足以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解甲若此再三

後更集兵彼必不備猶陳之隙我乃濟師又江南舍多竹

茅積非土窖密遣因風縱火燒之不計數年財力俱盡上

行其策及陳平以功授上柱國建齊國公為將相二十

年朝野推服無異議治致昇平頗之力也後以太子勇失

愛上欲廢立頗執爭為獨孤后街塔之煬帝立坐諱諱胡

政被殺諸子徙遷天下蘇威字無畏京兆人父綽魏度

之開禪代之事適歸高祖請追之帝曰此不欲預焉事且

子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執乎威至是成職後從經

典與高祖同心協贊或刑大小無不籌之又舊改舊法為

世亂與時消息令格多其折衷煬帝立加上大將軍遣達

以鍾律自命著樂志十五篇以見志李德林字公輔博

墳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舉秀才仕齊為中書侍

郎修國史周武帝克齊召見授內史語詳臣云我唯聞李德

林名及見與齊朝作書記我謂其是天上人豈言

今日得其驅使至帝受遺輔幼計畧皆德林指授軍書明

微朝夕填塞一日之中勳逾百數或機速發口授數人

文意百端不加治點竟成大功登祚之日授內史令時帝

欲盡滅宇文氏德林固爭以為不可帝怒曰君讀書人不

足平章此事自是品位不加唯依例授上儀同道爵為

百子趙瑗字賢通天水人仕周為上柱國相州刺史

視事未幾以竹青趙芬字士茂天水人仕周為上柱國相州刺史

出為陝州刺史趙芬有智辨習舊事開皇初拜尚書

左僕射兼內史令未幾以老病出為蒲州刺史乞骸骨歸

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少與牛弘同學善屬文工草隸美

富貴素應聲曰但恐留貴未遍臣臣無心圖富貴為車騎

大將軍從平齊帝受禪加上柱國及平陳封越國公代蘇

威為尚書右僕射突厥犯塞素以總管討之素多權畧應

變無友有犯軍百餘人少不下數十流血盈前言笑自若

及對陳先令一二百赴敵如不勝陷陣悉斬之又令二三

百人復進如向法故戰無不勝稱名將故破突厥噴南

無復虜庭又以計易太子立煬帝朝貴多為陰謀然性貪

之楊虎曰生為上柱國死作閭閻王斯亦足矣遂卒先
是江東謠曰黃班青駒馬發自壽陽吳時冬氣未去日
春風始發皆不知所謂青駒馬也名相賀若弼字伯玉
平陳乘青駒馬往還時侯與歌相應。賀若弼字伯玉
仕周為總管勇猛便弓馬博涉經史文上有介口南之
心高顯薦之拜為吳州總管取陳十策請諸江防人
至悉集士馬既知防人散後以為常不復設備及大軍
渡江陳人弗覺也進屯壽陽之白土崗與陳將力戰破之
遂從北掖門入而韓擒虎破陳主矣以功加上柱國進
爵宋公自以功名出朝臣之右不得宰相不平形于言色
後與高顯等私議朝政得失坐誅。○場帝在東宮開羽
將領下所擇。史萬歲京兆杜陵人少善騎射馳捷若飛
獨意自許也。史萬歲京兆杜陵人少善騎射馳捷若飛
臣子襲封平尉遲迎以功拜上柱國從平齊戰後以忠
突厥與平陳之功加上開府江南亂復以行軍總管從
索封平之後上從仁壽宮初還廢皇太子第太子黨與上
問萬歲所在萬歲在朝堂揚素曰萬歲謂東宮矣以教
不克憤萬歲為將不治營伍令士卒各隨所安無警夜之
侍上上以為信然令召萬歲上怒令左右操殺之天下莫
不驚萬歲亦不敢犯。○陣對敵應變無方。○
李穆字顯慶自云龐西成紀人漢都尉尉陵之後從周太祖
太祖而晉之賊見其輕侮謂非貴人遂緩之得免累功至
上柱國轉并州總管高祖作相穆表勸進至拜太子孫
在權樞悉拜爵其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當時無不
于崇尚幼拜爵之日獨泣下父賢怪而問之對曰無動于
國為幼少封侯當報主恩不得死。梁睿字侍德安定烏
功為大將軍高祖總百揆代王謙為益州總管無反不得
進令睿討之南進上柱國時薛道衡從軍在
蜀說睿曰天下之望已歸于隋睿令勒進及帝受禪甚
禮遇之睿自以周舊臣謝周太師義為子仲文並佐果
于義睿平蜀拜上柱國兄翼為太尉弟智兄子仲文並佐果
國大將軍已上十餘人。豆盧勣字定東昌黎人本姓慕容
子宣敏為奉車都尉。

魏北人謂瑞義為豆盧因氏父年柱國太僕勣初生周
太祖親至其家稱慶以新破齊師命字曰定東至是為
州總管。宇文忻字仲樂本朔方人從周武帝以平齊功封
管。○宇文忻字仲樂本朔方人從周武帝以平齊功封
忻所建在下輒相謂曰此必侯公法也。坐怨望謀殺伏誅
長孫平字康均洛陽人父儉周柱國帝為丞相時時選
果不從平應壯士執送京師徵平拜度支尚書平性代之鄉
多罹水旱泰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為差
儲之問義民多賴焉。○蘇孝慈扶風人帝受禪遷爵安平
名曰義民多賴焉。○蘇孝慈扶風人帝受禪遷爵安平
轉大將軍。李雄字北行臺兵部尚書當官正真儼然有
可犯之色。○時有劉仁恩不知何許人初為毛州刺史
績為天下第一。○擢刑部尚書蘇均馮世基並明悟有幹
相繼為兵部尚書代仁恩。○蘇均馮世基並明悟有幹
部尚書四人俱顯名當世。○史莫能詳。○韋世康京兆杜陵
周十微不居世康初為絳州刺史轉吏部尚書選用平
稱周十微不居世康初為絳州刺史轉吏部尚書選用平
備為庶平上疏乞骸骨上曰屈公財治一隅拜荊州總管
時天下唯置四大總管并揚益三州並親王臨統荊州
委世康時論榮焉世康為政簡靜民以無訟十七年卒
柳機字匡時河東人徵為納言出拜華州刺史初機在周
素職曰二柳俱推孤獨。○牛弘字里仁安定人好學博
皇仕為秘書監上疏以經籍自秦火以後治亂相尋遺
五厄不全請開獻書之路後議置明堂授大將軍吏部尚
書還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政停緩所進交稱
職。○時都高孝基鑒嘗機機清慎絕倫然與後有餘遂如輕
薄時都高孝基鑒嘗機機清慎絕倫然與後有餘遂如輕
于江都都弘弘崇儒學世而弘弘之選舉於斯為盛後幸卒
時下不能言退還拜謝云生忘之上曰傳語小婢非
宰臣任也。○隋世弘弘崇儒學世而弘弘之選舉於斯為盛後幸卒
文慶字神慶洛陽人與帝潛龍時有舊至是。元華矩字
人上重其門弟娶其女為皇太子妃拜。長孫殷字景
孝矩為壽州總管弟義為安州總管。長孫殷字景
書記善彈工射趨捷過人仕周嘗使突厥攝圖後攝圖
侯上用嚴計反問奉詔使還稱貢授儀同三司封衛東

寬于梁郡破檀讓于蓼
段文振北海人高祖時為丞相
遼河南悉平拜柱國
為兵部尚書時突厥移民居千營內委以公主文振上書
以其終為國患勸以時遣令出塞明設烽候緣邊嚴防務
令岩重此萬
世之長策也
王韶字子相自云太原人仕周以軍功至
僕射王
元巖字君山洛陽人周宣時樂運以切諫其勢
甚憚之
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遂諫矣至是拜兵部
尚書連爵昌平郡公性嚴重明達世務每奏議侃然正色
延諍無
折迴避
劉行本沛人性剛直諫達太子左庶子卒及太
子廢上曰嗟乎若使劉
行本在勇當不及于此
梁毗字景和安定人累為轉書侍
州刺史右州十一年徵為大理卿時楊素貴寵百僚震懼
毗上封事上大怒觀詰之毗因性言其擅權自此素寵漸
衰
柳彧字幼文河東解人為治書侍御史正色立朝甚
于也無容容而已時承喪亂之後風俗頹壞或多坊壟正
時楊素以小謹初已送南臺素恃貴生威俗或外來見謂曰
請為
奏勅治公之罪素遽下殘據案而坐立素于庭
辨詰事狀素銜之後坐事為素執爭除名遷徙
人累連大理少知進位開府時河東薛胃為大理卿無所
平恕但胷骨相不當
裴肅字神封河東人仕周為御正
貴耳卒年六十三
裴肅下大夫屬聞帝為丞相嘆曰
武帝以雄才主六合墳土未乾而一朝還葬豈天道歟上
聞之甚不悅遂廢于家後以上書徵入朝授黃衣永平即
立甚得民夷心歲餘卒吏
據思之立廟于瘠丘之甫
麥鐵杖始興人驍勇有膂力
馬為盜沒為官火劫盜且還及時仍執傘如此者十餘
淪城而入行光火劫盜且還及時仍執傘如此者十餘
茂物主識之州以收奏帝惜其勇釋之陳亡後江東反楊
素封平馳驛歸京鐵杖步臣之每夜則同宿素奏授義同
三司才不識書故還卿後徵為車騎將軍從征遼東戰沒
子孟才為武書郎江都之難慨然謂武牙郎錢儼曰
吾等世侍國恩今賊臣弑逆無節可紀何而目視息世
間哉儼避學字文化及事與與沈光俱為化及所殺
沈光字總持吳興人少驍捷善戲馬初建禪定寺立精竿高
十餘丈適遇繩絕非人力所及光見以口啣素拍竿而

人何也度威封曰臣非不識但慮不當不
建數馬足蓋慎之至也後以切諫見疏
清河人仕為齊州治中齊武帝七年徵為監察
御史遷長葛令百姓號為慈父以政為時第一超授都州
司馬徵為司隸刺史時政亂士多變鄭彥謨直道孤立頗
為執政所嫉出為涇陽令卒初平陳之後天下一統論者
咸云將致大平彥謨私謂所親曰主上性忌刻惟行苛酷
之政求施寬大之體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初謂不然及大
業果虞世基傳徐陵書之曰今之潘陸也因以弟女妻
焉陳滅歸隋為通直郎煬帝累遷內史侍郎即參掌朝政時
天下大亂知帝不可諫又以高穎等相繼誅戮懼禍及己
唯諾取容新羅多沒及告賊者不以實聞及太僕楊義臣
捕盜河北降賊數十萬狀聞帝嘆曰義臣降賊何多也世
基對曰虜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擁兵久外此最非宜帝
遂遣放其兵又趙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聞行秦稱王家
有衆百萬世基見帝召憂進曰趙王少壯輩誰之因使
經賊中被殺此後外人杜口其敢以賊聞而致喪國復為
宇文化及所殺○初與弟世南同受學于顧野王世
基詞章清勁過之而騁博不及也時以父晉二陸
諸史備志

八

韞河東開善人有父幹仕陳為直閣將軍以父在北陰奉
表于上請為內應及陳平上超授儀同高穎不悟肯諫
曰裴韞無功龍喻倫輩臣未見其可上又加韞上儀同頃
頃諫上曰可加開府穎乃不敢言累遷至御史大夫參掌
機密善伺主意惟所輕重機辨與謂曰若感河時不能致
諫○楊玄感之反上令推其辨法理言玄感一呼而從者
十萬蓋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聚為盜耳韞由是峻法治
之獲者數萬人皆籍沒其家帝大稱善後司馬德賡將為
亂難作裴矩字弘大河南人高祖為定州總管召為記
書多至張掖交市令矩護視矩乃誘諸胡胡言其國俗
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篇奏之矩又遣使誘高昌王等
皆以厚利導使西蕃胡二十七國來朝諷帝令都下大臣
徵四方奇技異藝以十萬數又勒百官及民士女列坐棚
間而睨觀焉皆被服鮮麗隔月乃罷
楊玄感司徒素
是煬帝廿位遠夫羅槃中國公致于累世尊顯有盛名于
以父軍功位至柱國襲楚國公自以累世尊顯有盛名于
天下在朝文武多其父將吏復見朝綱紊紊煬帝猜忌
不自安遂謀廢帝立秦王浩與弟玄縱萬頃並從幸遼東
乃遣家奴偽為使者從東方夾謬稱未護兒失軍期反玄

房彥謙字孝

皇南

感之黎陽縣開城大索男夫以討獲兒為名歷兵後賊為
宇文述軍追急謂弟積善曰事敗矣我不受人辱汝可
自刺不死被執殺之

從被囚而楊素將兵至諒山拒戰主簿王世充拒命不
協謀開城拒諒諒擊破之並遇害朝廷嘉之諡曰忠貞
公諡之反也州縣無不響應獨不從

州司馬陶模襲時令敬到並抗不從
更明根之玄孫為尚書度支郎使于黎陽督運糧食感
以兵脅之元曰尊為尚書度支郎使于黎陽督運糧食感

交映當謂竭誠上答豈意墳土未乾親國反噬深為
明公不取候有死而已遂被害贈銀青光祿大夫
慈明字無休信都人江都郡丞事安集邊洛為李密執

將率眾問罪于江都郡丞事安集邊洛為李密執
而己不義之言非所敢對復潛奉表江都郡丞事安集
光祿大夫張須陁弘農人為督部通守領河南道十二

破之轉榮陽通守李密率兵通之戰敗
陰人為鄭令以拒賊功累遷清河通守後為竇建德執
用之罵曰老賊何敢擬議國士恨吾力不能擒汝建德不

劉子翊彭城人為治書侍御史從幸江都天下大亂帝猶不
所廣及楊帝被堯君素親即人初為鷹擊郎屈突通拒唐
後子翊遇害堯君素親即人初為鷹擊郎屈突通拒唐

東通守唐兵攻之不下及通敗至城下呼說以降意君素
申大義以責時圍急路絕君素乃為木鸞置表于頭具論
事勢浮之黃河流下河陽守者得之達于東都時士多歸

唐事不歸金奏待以不死其勢又至城下招之君素曰天
下義不得死若若室傾敗吾當倒頭以付諸君後為
左右所害太宗知其忠贈蒲州刺史時京兆張季珣為唐

擊即將其府據箕山為固季珣文不克後城陷為張季珣
左所害太宗知其忠贈蒲州刺史時京兆張季珣為唐
擊即將其府據箕山為固季珣文不克後城陷為張季珣

陸彥師字雲房魏郡人父卒與兄仲當襲父始平侯以
最幼表宜封焉彥師固辭而
止時類友諱孝義總率一門 郭雋同族大系同祖為

劉士雋

劉士雋彭城人性孝母喪居墓側負土
其間大亦悲其有鵲巢于墓樹劉卿
哀感四旁理雪竟枉父母喪疾轉終日不食十旬不辭衣

及沒水漿不入口五日送葬母仲冬猶
每巡四方理雪竟枉父母喪疾轉終日不食十旬不辭衣
十里後甘露降于庭樹鵲巢其墓納言 華秋波卻人幼

孝淡齋隱居所居村名孝敬里為和順
自北更馴左右即縣上其事表其門閭後盜起咸相戒曰
勿犯孝子鄉人類

趙龍陽人為齊州別駕有餘名其東鄰有桑樹落其家
車發龍陽人為齊州別駕有餘名其東鄰有桑樹落其家
趙龍陽人為齊州別駕有餘名其東鄰有桑樹落其家

之物不願受人汝等宜以為
成賜物三百段良馬一疋轉刺史上曰恭懿所授授州司
馬賜物三百段良馬一疋轉刺史上曰恭懿所授授州司

不賞上天宗廟其當責我
可使持節海州諸軍事
上幸洛陽景茂謂見時年七十而遇文王臣瑜七十而逢

以實對復再拜曰呂望八十而遇文王臣瑜七十而逢
下上悅賜物三百段良馬一疋轉刺史上曰恭懿所授授州司
同三公伊州刺史時稱良牧 辛公義 州俗畏病一人有

疾即全家避之由是病者多死公義患之凡有疾病皆以
疾即全家避之由是病者多死公義患之凡有疾病皆以
疾即全家避之由是病者多死公義患之凡有疾病皆以

親戚論遠之病家子孫多 柳俊字道約河東解人為唐
親戚論遠之病家子孫多 柳俊字道約河東解人為唐
親戚論遠之病家子孫多 柳俊字道約河東解人為唐

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為魏帝賜像等以儉對次以承郡至
穎川郡丞敬肅帝賜像等以儉對次以承郡至
穎川郡丞敬肅帝賜像等以儉對次以承郡至

朝集使至郡 敬肅 帝為天下群官之狀稱肅曰心如
朝集使至郡 敬肅 帝為天下群官之狀稱肅曰心如
朝集使至郡 敬肅 帝為天下群官之狀稱肅曰心如

背應時濟國部中大駭吏人憚氣及令巡察河北求沙門
長老共為僧會者數百人以為聚結惑眾肅斬之後被斬
斃人而其肉而
次斯頌成蓋
元善 雒陽人祖八貌侍中善好學通涉五經尤明左氏傳
拜內史侍郎上每稱之曰人倫儀表也遷國子祭酒
辛彥之 狄道人初與牛弘同志好學為太常少卿上常令彥
之與沈重論議重不能抗曰辛君所謂金城湯池無
可攻之上大
佐除刺史
何妥 字栢鳳西城人父細胡通商入蜀遂
傳才楊何妥青揚蕭齊安官至國子祭酒
儒真定人幼有志行博士與鄭暉修正樂章
蕭齊開律官為大學博士與鄭暉修正樂章
元信都人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舉秀才與王劭同修國史
蕭齊律曆五門下省以備顧問論者以數百年以來律學
通儒無能出其右者然奮于財不
行束脩者求常有所敬時論少之
視日不眩器記默識莫與為儔與劉焯並稱為二劉
諸儒同修國史天文律曆燕于內史省考定群言時牛弘
贊史備忘
奏購求天下遺書校送偽造書百餘卷題為連山易魯史
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人有訟之坐除名歸家教授時
侯遠東炫以為取賞而去人有訟之坐除名歸家教授時
論以鳳鳴當時莫不稱後方驗焉
王通 家河汾人陰字伯
士待詔鳳鳴門出為縣令遂不仕通仁壽三年詣關縣太
平十二策不報而歸教授弟子自遠而至千餘人杜淹李
靖房玄齡杜如晦溫大雅陳叔達皆其徒也然續六經陷
于僭竊之罪與門人問答作中說以鞭論籍先儒謂其中
多名言卒門人私謚
曰文中子史逸其傳
劉臻 沛國相人官至左僕射精
于兩漢書時人稱為漢聖
業每以諷諫為
虞綽字士裕會稽餘姚人博學有
雅為州刺史
徵字伯彥吳郡人善屬文
杜正玄字慎徽世以文學相
能持論為陳客館令
求弱冠並以文章才辨籍甚三河之關一時
詣闕請者臻之正玄為豫章王記室卒官
李士儼 字士儼趙郡人家富于財躬履節儉每以賑施為務
州里有兄弟分財不均相訟者士儼出財補其少資

兄弟相推讓舉不仕及榮會葬者萬餘
人鄉人李景伯等徐其行狀相與碑
字上玄博陵人初為里佐屢遷居
史山東學士宗之既還鄉不應辟命
崔李郭子嘯字祖濤七歲能屬文容
少周弘正精于射策高第詔與諸儒
裴養性所食唯松水而已太傅徐陵
去辭

李密

字元遜父蒲山公李寬密生額銳角
行次即夜宿穿牆而過父初與楊玄
數月亡去歸賊帥程謹推高謀主建
世克城其府柳柳變曰明公東都斷
戰而思結百姓之功也連降唐歸其
就我台司及至拜光祿卿封那國公
師新之年三十七史詳其雄舉非項
比禮賢得士乃西橫之徒賢陳涉遠
志

城人射獵老髮初為江東通守屢帥
十二人為鄭王發位改開明四年為
救為庶人以其族徙蜀竇建德貝州
將行獨為修德殺河自長樂王更國
即大業七年太宗改號新長安市凡
黑闥自稱漢東王改號薛舉蘭州金
天造都洛州後被斬薛舉蘭州金城
代立後降太宗斬之父子共五年滅
稱王改號安樂二年亡蕭金為梁宣
三年鄭文秀等推重景珍為主景珍
梁蕭氏中興象也迎統赴巴陵自稱
為李靖等破之斬都帝立秦王治而
衛將軍江都武德二年唐兵擊走守
改天壽武德二年唐兵擊走守隋城
新之凡二年亡時陽林士弘稱帝據
太平武德五年唐兵擊走守隋城
解帝改號明政為杜伏威送長安誅
之凡七年○

師出壯伏威據廣陽入朝于唐封吳王
之以唐○定陽劉武周北附突厥位
年為唐○城父人朱榮為縣佐吏大
楚帝改昌達二年降唐復叛斬之○
漁陽稱燕王改昌達二年降唐復叛
吳郡太守開陽帝遇款據丹陽等十
王于毗陵改延光為吳子通兵襲赴
江死

隋書卷之七終

讀史備忘卷之八

天台范理道濟 編集

唐李姓土德都長安二十帝女主一合二百九十年

高祖神堯皇帝名淵字叔德隴西成紀人西京武昭王高之後

祖虎仕西魏有功為柱國父昞於周世封唐公帝襲爵為太

原留守起兵立隋恭帝而廢之即位改元武在位九年壽七

十后實氏

裴寂字公恐事世祖起兵至是為右僕射知政事後仕妖

言免官削封劉文靜字肇仁世居京兆大業末為晉陽

裴寂又晉裴寂使說高祖起兵及請與突厥連和致兵集眾

又憂有軍功及高祖即位為納才德及功之褒寂而

裴寂其下意不平有妻失寶威

裴寂其兄上變被殺寶威

裴寂其兄上變被殺寶威

裴寂其兄上變被殺寶威

裴寂其兄上變被殺寶威

裴寂其兄上變被殺寶威

裴寂其兄上變被殺寶威

裴寂其兄上變被殺寶威

裴寂其兄上變被殺寶威

裴寂其兄上變被殺寶威

裴寂其兄上變被殺寶威

裴寂其兄上變被殺寶威

裴寂其兄上變被殺寶威

太宗文武皇帝名世民高祖第二子后長孫氏帝年十八舉義

兵取天下即位改元貞觀在位二十三年壽五十二先儒論太

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其材畧優於漢高而規模不及也恭

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矣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隋將韓擒虎之甥也與語輒嘆曰

從平王世充以功授開府將軍破蕭銑于江陵得郡九十六

破之斥地自陰山北至于大漠官至尚書右僕射向以

不勝言以沉厚稱年七十九卒諡景武史稱文武兼資出

將入相第客師累功至丹陽郡李勣字懋功曹州人本

公衆不為己功錄其功勳李勣字懋功曹州人本

也按總管賜姓從伐東都平建德世充其用兵料敵應

裴寂其兄上變被殺寶威

裴寂其兄上變被殺寶威

裴寂其兄上變被殺寶威

裴寂其兄上變被殺寶威

裴寂其兄上變被殺寶威

裴寂其兄上變被殺寶威

裴寂其兄上變被殺寶威

裴寂其兄上變被殺寶威

裴寂其兄上變被殺寶威

裴寂其兄上變被殺寶威

裴寂其兄上變被殺寶威

裴寂其兄上變被殺寶威

裴寂其兄上變被殺寶威

社 為太子太傅同中書門下三品高宗朝與諸侯共謀殺之
字叔珍世居郢都初為太子舍人後為名諫大夫遷侍中
能面折廷諍貞觀十三年卒年六十九贈太師諡曰忠
不作家廟當時以儉不中禮少之
少英爽喜書以風流自命初為府參軍從征伐常乘惟
慢至是不肯咸得其機射仍領軍與玄齡共督朝政引士
者下不肖咸得其機射仍領軍與玄齡共督朝政引士
史列玄微善謀如賄夢斷為庶賢相弟魏徵四年卒諡曰成
尚書 魏徵 太子洗馬至是守秘書監參預朝政初為
心者貞觀十七年卒諡曰貞觀二弟魏徵四年卒諡曰成
知莫不恨惜以為三代遺直貞觀二弟魏徵四年卒諡曰成
叔玉叔琬叔琮叔瑜叔綽叔綽叔綽叔綽叔綽叔綽叔綽
人為中書令擊而陳政事尚書右僕射叔綽叔綽叔綽叔綽
不通每進見必陳政事尚書右僕射叔綽叔綽叔綽叔綽
字玄龍相州安陽人為大理少卿性堅正幹局明敏能紀
類正參法意由是授少卿性堅正幹局明敏能紀
以家學為貴 李靖 中書門下三品高宗朝與諸侯共謀殺之
此 侯君集 後太子承乾以通事處知君集志望私開自
安計答曰此手當為殿下用之 楊師道 道州刺史為門下
制四夷而求盡臣此 楊師道 道州刺史為門下
君集欲反果如其言 劉洎 字思道荆州江陵人為門下
想其風或庶幾 劉洎 字思道荆州江陵人為門下
正諫論其詞曰秦政強然可人政事為自矜誇死教育
衆望千慮詞才辨之累政強然可人政事為自矜誇死教育
文 字景仁鄧州人為中書侍郎專典機要年 李世
勳 以太子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同 馬周 字賓王博
少孤貧賈誼也同中書門下三品同 馬周 字賓王博
使入閣主中郎將常何家時詔求直言周為何陳諫二十

餘事帝因召見與語大悅拜周監御史明習憲
言事證錄十八年拜中書令二十二年卒諡曰忠
遂良 字登善杭州人亮子博涉文史工隸楷帝嘗笑曰
政受顧命輔高宗與長孫無忌共論重之 崔仁師 定州
濟南人後為中書侍郎諫事帝嘗笑曰 崔仁師 定州
封爵無一不奇之 崔仁師 定州
突通 昌黎人仕隋為左武衛將軍後為唐武衛將軍
食三斗慈不逢屈突通後守河東每自摩其項曰當為朝
廷受一刀以勵戰士既而京師陷帝勞曰何相見晚邪
拜通不飲盡節至此非敢負國既見帝勞曰何相見晚邪
部尚書 任瓌 字偉慶州合水人父七賢陳將忠之勇
之 丘行恭 五和仕隋為刺史從帝征討天水即公
大雅 字彥弘與弟彥博大雅累進貴門侍郎彥博為中書侍郎
帝嘗曰我起晉 溫大有 字彥博大雅累進貴門侍郎彥博為中書侍郎
陽為卿一門耳 溫大有 字彥博大雅累進貴門侍郎彥博為中書侍郎
最王儉京兆萬年人仕隋為清陽太守治為天下 李襲
志 附為桂州都督守桂二十八年政尚清簡南龍便之
李襲 襲州刺史為桂州都督守桂二十八年政尚清簡南龍便之
姜 襲 襲州刺史為桂州都督守桂二十八年政尚清簡南龍便之
大驚從帝為尚書左丞以清察稱時 盧祖尚 尚州人初亂
以其短而偶朝曲如鈞劍封侯 盧祖尚 尚州人初亂
州召授刺史尚為安南道行軍 李君羨 洛州人為中郎
總管突厥入寇尚為安南道行軍 李君羨 洛州人為中郎
陷陣負創未幾云臣三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
君羨小名五娘而臣稱封邑皆有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

薛收字伯襄蒲州人為秦王府主簿卒後帝即薛元敬
部侍郎遷之子與收在族兄德音齊名時稱河東三鳳
為長雅德音為鸞元敬年少為鸞雅時為王時元敬為
記室掌文 章挺察御史挺不其禮及周為中書令帝欲
用挺周以挺非宰相 李綱觀州人少尚風範始名琰
子洗馬高祖時為禮部尚書燕太子庶子立碑孫安靜
子少師皆以匡正不阿著稱幸燕太子庶子立碑孫安靜
李大有京兆涇陽人以功至右衛將軍燕太子庶子立碑孫安靜
賜奴婢 鄭善果鄭州人仕隋為太子庶子立碑孫安靜
權萬紀官考萬紀勅其不平帝以其不阿貴近貴禮之
立德制家冕六服奉廟皆有典則至是為大區遠海尚衣
李百藥字重規定州人隋內史令德林子也幼多病祖母以
于 令狐德棻高州人為起居舍人高祖嘗問男女冠履
時臣強江左本小而蒙大對武典隨 李延壽國史父大
變此近驗也後與岑文本修周史 蘇世長京兆
師多識前世事作南史未成而卒 蘇世長京兆
人初為王世充太子少保後帝為諫議大夫從僕大獲帝
矜說世長以正諫帝笑曰狂狂帝曰為臣計則狂為
臣下計則忠矣後為 張玄素蒲州人仕隋為景城縣戶
邑人千餘號泣曰此清吏殺之 孫伏伽仕隋為令史
是無天也釋之官至左庶子 楊弘禮蒲州人仕隋為
事唐皆敢言正諫伏伽為治書侍御 楊弘禮蒲州人仕
從至大理卿時稱其有為比顧弘武少修謹為西臺侍郎
高宗嘗謂曰爾在戎司按官多非其才何邪答曰臣妻剛
悍此其屬不敢違以調 盧承慶幽州人仕隋為兵部尚書
帝用后言帝笑不罪

坐曹舟溺者考中一以示其人無溫也更曰非力所
及考中亦不喜承慶嘉之曰龍騰不驚考中上 劉
德威徐州人為鄉州刺史政績廉平百姓立石頌德入為
祖母元所養元病必親煮藥嘗而進元曰兒孝通孝義
繼母尤謹再從皆同居舍二百口內外無間言時號孝義
家 傅奕相州人初為太史丞上疏諫浮圖帝問卿自稱
至入中國而無補百姓也奕曰佛西胡胡人耳欺誅夷狄以自神
害國家而無補百姓也奕曰佛西胡胡人耳欺誅夷狄以自神
人時和孝孫增損樂律召才與宿儒論之帝病陰陽家所傳
書多謬偽世益拘限命才與宿儒論之帝病陰陽家所傳
常 祖孝孫音多胡夷少卿以為古樂之音多吳楚周齊之
調三十一曲 皇甫德參為中書舍人上言修洛陽宮勞人
十二和奏之 皇甫德參為中書舍人上言修洛陽宮勞人
所化上怒曰彼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官人皆
無髮乃可其意邪欲罪之以魏徵諫拜監察御史 郭孝
益字明遠高州人本北燕馮弘裔孫隋亡奔魏表 郭孝
後以其地降封魏國公 此下五人俱遷將
恪計州人從征建德以功遷 張儉字師約京兆人仕
督從征遼東拜軍總管領諸將皆立戰時號三戰張家
為太僕卿弟延師為大將軍門皆立戰時號三戰張家
烈字定方冀州人驍悍有氣決數先登 薛仁貴少貧力
田欲改葬其先妻柳氏曰今天子自征遼東盡圖功名還葬
未晚遂應募王師攻安市城高麗率兵二十萬拒戰仁貴
奔騰望見着白衣持戟腰帶兩弓大呼而馳所向披靡戰
奔騰望見着白衣持戟腰帶兩弓大呼而馳所向披靡戰
即得時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累勲至大總管
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累勲至大總管
子諤官羽 林將軍
吳侯端壽州人選術數帝徵時與友密語曰王床搖帝座不
安晉得歲貢人持與安天下者其在公乎後帝使傳
徵州縣及衣問道奔歸體癯人不堪視拜秘書監卒 劉感
步州人以驍騎將軍成汪州為薛仁果圍魏令約城降感
給諸至城下大呼曰賊大敗亡在旦夕我救兵且至仁果

常達 陝州人從征節舉連破其子仁果

李玄通 藍田人為定州總管為黑闥破欲用以為將不居因

李知本 趙州人志寬相戒曰無犯義門在依者五百餘家

志寬 蒲州人為里正恩詔縣稱母病求急回令問狀答曰

劉君良 潞州人西世同居大業末妻欲其分異乃易

少玄 博州人父隋末死亂兵遺腹生少玄甫七歲聞父所

任敬臣 棣州人五歲喪母哀毀

程素 師不州人母病十旬

王績 字無功梓州人兄通隋末大儒績大業中舉孝悌

章仁壽 京兆萬年人高祖詔檢校南寧州都督寄治越雋開

張允濟 青州北海人從隋為武陽令元武民以牛依婦家

李素立 部內附即其地立廟海都護府

大鼎 字重臣蒲州汾陰人高祖時為滄州刺史開無隸

徐曠 字文遠博通五經明左氏春秋

顏師古 字籀琅邪人隋時為安

孔穎達 字仲達兗州人八歲就學累拜祭

歐陽詢 字信本潭州人初做

張嗣宗 蘇州吳人遷張士衡為崇賢館學士子太監為太常博士

蕭德言 字春休為弘文學士

袁朗其先雍州長安人累封汝南縣男轉給事中其遠祖濟
察皆死宋難昂著節齊郡王氏重為公卿中外不為伍
父弟上問梁陳名臣子弟奉文曰陳亡百司奔散袁
朝服立後主傍白及不避也王世充塞門臣表勸進
子承家稱疾不肯署今其少子承序風操
清亮不愧先烈召拜晉王友兼侍讀卒
人與從兄德基師周洪正以文辭稱時語曰學行可師賀
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兄弟八人時比漢荀氏太守王伯
仁改更為謝偃衛州人本姓直勒氏祖孝政仕齊改姓
高陽云謝偃衛州人本姓直勒氏祖孝政仕齊改姓
詩謝崔信明青州益都人為泰川令時鄭世翼過信明
明欣然多出眾篇世翼覽未終曰劉延祐徐州彭城人
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去
侍御史能直諫不阿張昌齡冀州南宮人時翠微宮成
文選成
李淳風岐州人通群書明步天曆算占候吉凶若神然書
史令許嗣宗仕陳為新蔡王參軍凡療視疾必愈或勸
意所解也袁天綱益州成都人善相術帝召見曰古有
臣固勝之武后幼時姆抱以見天綱視其步與目驚曰
龍瞳鳳頸極貴驗也若為女當作天子其術精類此
房玄齡妻唐氏玄齡微時病且死護曰吾病華君年少不可
終身鄭義宗妻唐氏范陽人族也涉書史後盜賊其家
問何不顧答曰人所以異禽獸者以有仁義義賊去人
難尚相赴救况姑可委棄邪若百有一危豈宜獨生
圖功臣二十四人於凌烟閣
長孫無忌趙郡李孝恭元王杜如晦萊成魏徵鄭文
房玄齡梁國高士廉中國尉遲敬德鄂國李靖衛國

蕭瑀宋國段志玄張國公齊劉弘基公雍州屈突
通蔣忠殷開山鄭公柴紹襄公晉長孫順德
公無忌張亮州榮陽人侯君集陳國張公謹鄭國
族孫程知節唐國公濟虞世南魏公劉政會
水人唐儉州晉陽人李勣英國秦叔寶齊國公
公人城十八學士時人謂之登瀛州武德四年帝為天策上將軍作
學士分三番通宿閣下每日給珍膳訪以政事關立本
國康浩亮作贊題名字爵里藏之書府以章禮賢之重
杜如晦房玄齡于志寧蘇世長薛收收卒以劉
褚亮字希姚思廉萬年陸德明孔穎達李玄道
李守素唐世南字伯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
薛元敬蓋文達蘇勗
高宗皇帝名治太宗第九子后王氏廢立武氏帝即位改元十
四永徽六年慶五龍朔三麟德三乾封二總章三咸亨四上
元二儀鳳三調露一永隆一開耀一永淳一弘道一共三
年壽王十六史稱溺愛任席不戒履霜之漸使太后斷喪
喪唐室屠害宗室流毒縉紳述其本原有自來矣帝八子二
子志寧字仲諱京兆人薛仁果平鐵諸亮張行成字
少師事劉焯高季輔名馬德州人為吏部侍郎善鑒鑑
為左僕射中書柳奭中書崔敦禮字安上咸陽
韓瑗字百玉京兆人父仲良武德初與定律令終制部尚書
瑗博學曉吏事為侍中以極諫武后事貶振州長孫

無忌柳與 來濟揚州人為中書令坐指還良事時台則
死今當以身塞責遂不介胃而馳賊沒馬濟父護兒云
將而濟以學行稱知政事虞世南子相無才術為將作少
匠許敬宗曰護兒有種相世 杜正倫初隋世重舉秀才
南兒作匠父武豈有種相也 杜正倫初隋世重舉秀才
天下不十人而正倫一門三秀才高第時榮之與城南諸
杜昭穆遠求同譜不許許之世傳其所居地號杜園有壯
氣故世衣冠正倫建言鑿杜園通水以 辛茂將侍
利人既繁川流如血自是南杜不 許
國師為西臺尚書省為左相○時以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
僕射為西臺尚書省為左相○時以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
匡政射為西臺尚書省為左相○時以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
下獄死 劉祥道 史舍人典機密與蕭瑀等定律為內
史部侍郎祥道少 寶德玄相 樂彥璋 孫處約
襲爵時為右相 劉仁軌 字正側汴州人為左僕射
同三品 陸敦信相 劉仁軌 字正側汴州人為左僕射
備忘 事宰相然仕由州縣 楊弘輔 同三品時 戴志德 子
善政聲譽得下惟心 尚書右 李安期 國政同三品自德林至安期三世掌制
僕射 張文瓘 字稚圭貝州人至是為宰相改大理卿執法平恕
與波上詔侍臣賦詩召立本傳狀呼畫師歸戒子曰吾
左相人有左相宜威沙 李敬玄 聖州人為吏部尚書性
未嘗忘姓氏有來請者口諭以書判參外及 郝處俊 州
駿家本末無少誤天下伏其明焉中書令 郝處俊 州
人以進士累遷中書令帝多疾欲傳位武后唐俊力諫止
之孫象賢為通事舍人后街之以事誅貶刑極乃死
自後刑人必先 來恒 同三 薛元超 相道衡父收元
中書令後以政出武 高智周 常州晉陵人第進士累遷
后因陽噴乞骸骨宅 高智周 常州晉陵人第進士累遷

張大安 同三 崔知溫 中書 王德真 同三 郭待 同平
岑長倩 相被殺 郭正一 詔勅多出其手後為周典所誣
之 魏玄同 章事 劉景先 同平 裴炎 字子隆絳州
弟有奇節時拜侍中中宗欲以中書省為裴炎為侍中裴炎
執不從帝怒曰我意欲國與玄貞豈不可何惜侍中裴炎
因與武后謀廢帝更立豫王后已持政裴炎起后議裴炎出游龍
門以兵執之會大雨后不出徐秋裴炎兵起后議裴炎出游龍
今若復子明辟賊不討而解裴炎曰此必有異圖裴炎乃捕
炎斬于都亭驛籍其家無擔石之產初裴炎行儉破突
厥功斬降虜五十餘人
裴行儉 字守約絳州聞喜人初舉明經蘇方定為大將軍謂
與馬載同典選明于知人時裴行儉為故事又以軍功拜禮部尚
書等法又定州縣升降資擬為故事又曰裴行儉良非精筆佳
墨未嘗報書不擇筆墨而研旋者子與世南耳又通陰陽
讀史備忘 屠術每戰 預勝日
將儼 常州人為蒲州刺史發 蕭鈞 瑤從子為諫議大
義琰 祖魏州人為侍中每論事鯁切不回以疾致仕公卿悉
此知各太宗朝補參軍至是為侍御史 韓思彥 字英遠
以勅李義府好邪貶某州司戶卒 唐臨 字德本京兆人累官
陽人舉下華成帝章志烈秋霜 唐臨 字德本京兆人累官
科為監察御史以忠直累然 唐臨 字德本京兆人累官
占對無不盡善帝嘗之餘司斷者輒紛訴不已獨臨所訊夫
一官上問故答曰唐卿斷不冤所以絕意遷御史大夫
後為潮州刺史卒兄子裴守貞 裴守貞 字子餘絳州人舉進
吏部侍郎臨孫紹為太常博士 裴守貞 字子餘絳州人舉進
遷成州刺史政不務威嚴史民兩懷子餘中明經時同
舍李朝隱程行誼以文法稱子餘為懷州刺史優游時同
業胡有變者 韋弘機 京兆萬年人為懷州刺史以清人
芳胡有變者 韋弘機 京兆萬年人為懷州刺史以清人

生勃故左遷交趾令勅往省漢海溺水瘁
元萬頃後魏京兆

周改元十二光宅一、垂拱四、永昌一、天授二、長壽二、天祐一、萬歲一、天祐一、神功一、聖曆二、久視一、大曆一

一長安四共二十一年壽八十二

章弘敏同三品。光宅元年。改尚書省為文昌臺。侯射為左。鳳閣侍中。為納言。中書令。為劉禪之。字希美。常州人。父。內史。御史。臺分。左右。肅政。臺。劉禪之。字希美。常州人。父。峭直。有行。唐徵之。律以。母老。時表。其里。為孝。慈。禪之。有文。律上。元中。為。洪文。館學士。至。同三品。後。賜。武。承嗣。同三品。遷。左。相。也。齊味。道。為。內史。時。房。先。敏。坐。累。手。足。劉。律。之。曰。乃。上。從。有。司。奏。後。開。曰。君。元。首。臣。股。肱。以。李景。諡。同。平。崔。晉。同。平。章。方。質。同。平。裴。居。道。同。平。魏。玄。章。思。諡。同。平。崔。晉。同。平。章。方。質。同。平。裴。居。道。同。平。魏。玄。同。平。章。方。質。同。平。裴。居。道。同。平。魏。玄。為。同。和。初。定。州。人。為。鸞。臺。侍。郎。同。三。品。後。致。仕。李。長。倩。從。子。為。右。相。以。許。諸。武。為。蘇。良。嗣。子。朝。懷。義。僊。良。嗣。怒。命。來。俊。臣。誣。斬。于。市。為。左。相。遇。薛。懷。義。結。志。重。讀。史。備。忘。左。右。批。其。頰。曳。去。后。閣。之。成。曰。第。出。北。門。韋。待。價。相。彼。南。衙。宰。相。行。母。犯。之。而。當。世。恨。其。少。學。范。履。冰。同。平。章。事。除。名。流。竄。州。王。立。本。同。平。章。事。歐。陽。通。被。殺。言。張。光。輔。事。後。自。經。死。狄。仁。傑。字。懷。英。并。州。人。法。曹。親。乃。去。同。府。參。軍。鄭。宗。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以。其。請。長。吏。蘭。仁。基。請。代。行。蘭。義。之。每。曰。狄。公。之。賢。北。斗。以。仁。傑。伯。季。扎。伍。員。四。祠。而。已。同。平。章。事。力。諫。后。反。廢。陵。李。昭。王。為。太。子。居。母。喪。有。白。鸞。馴。擾。之。祥。封。梁。國。公。李。昭。德。父。乾。祐。貞。觀。初。為。殿。中。侍。史。母。卒。廬。墓。側。負。土。成。墳。時。未。及。臣。侯。恩。止。舞。法。昭。德。勸。奏。拜。周。閑。持。節。即。同。平。章。事。稍。推。州。然。昭。德。亦。枯。權。來。俊。臣。誣。以。逆。謀。與。俊。臣。同。口。其。德。而。快。俊。臣。妻。師。德。字。宗。仁。并。州。人。初。以。進。士。為。江。總。而。快。俊。臣。妻。師。德。字。宗。仁。并。州。人。初。以。進。士。為。江。

十年。方。酷。吏。殘。鸞。人。多。不。免。獨。能。以。功。名。杜。景。儉。冀。州。明。經。為。益。州。錄。事。參。軍。時。房。嗣。業。從。益。州。司。馬。詔。未。下。即。欲。管。州。立。威。錄。事。參。軍。此。舉。去。既。乃。除。荆。州。人。歌。曰。錄。事。意。與。天。通。州。司。馬。折。威。風。由。是。知。名。乃。除。荆。州。人。歌。曰。錄。事。意。與。趙。州。人。九。歲。能。屬。辭。與。李。喬。文。擅。名。當。時。號。蘇。李。後。以。檢。校。侍。郎。平。章。事。在。位。依。阿。取。容。時。稱。模。稜。以。附。張。易。之。貶。眉。州。刺。史。姚。元。崇。字。元。之。陝。州。硤。石。人。少。尚。氣。御。舉。下。筆。史。決。若。流。后。賢。之。拜。侍。郎。同。平。章。事。改。春。魏。元。忠。宋。州。人。為。尚。書。時。突。厥。敗。列。元。崇。反。后。命。以。字。行。魏。元。忠。宋。州。人。用。兵。之。疏。以。忤。張。易。之。貶。江。州。同。平。章。事。改。春。魏。元。忠。宋。州。人。忠。得。書。大。慙。不。為。宗。楚。客。等。請。即。同。平。章。事。時。道。辛。章。安。石。武。三。思。寵。橫。安。石。至。宗。楚。客。等。請。即。同。平。章。事。時。道。辛。章。安。石。元。方。字。希。仲。蘇。州。人。舉。八。科。皆。中。累。轉。天。官。侍。郎。或。言。其。讀。史。備。忘。平。章。事。以。忤。旨。除。太。子。右。庶。子。卒。素。清。慎。再。敘。政。務。進。退。群。臣。后。必。先。訪。問。外。秘。莫。知。臨。終。取。妻。嫡。女。之。曰。吾。陰。德。在。人。後。當。有。與。者。子。皆。美。李。迥。秀。大。亮。之。孫。字。茂。唐。才。而。象。先。景。倩。景。倩。知。名。李。迥。秀。大。亮。之。孫。字。茂。唐。休。璟。名。璟。京。兆。人。始。平。人。為。都。督。吐。蕃。入。寇。六。戰。皆。克。積。屍。者。知。兵。自。錫。石。喻。四。鎮。而。還。為。右。僕。射。宋。國。公。休。璟。以。偏。夷。阻。障。塞。皆。能。言。故。行。所。料。敵。未。嘗。敗。宋。國。公。休。璟。以。偏。州。人。以。孝。義。世。被。旌。顯。一。門。六。闕。相。繼。時。羅。織。李。懷。遠。獄。典。獄。則。進。諫。以。推。其。鑄。進。平。章。事。元。仁。軌。李。懷。遠。同。平。章。事。崔。玄。暉。字。玄。暉。博。陵。人。舉。明。經。為。天。官。侍。郎。然。陵。王。昭。白。州。司。馬。流。古。州。道。玄。暉。母。盧。氏。有。賢。史。封。博。母。亡。哀。毀。年。露。禭。庭。樹。三。世。不。異。居。家。人。怡。怡。如。也。楊。再。思。鄭。州。人。為。宰。相。十。餘。年。諂。諛。無。厭。時。章。承。張。東。之。字。孟。嘉。州。人。以。賢。良。召。時。年。七。十。餘。矣。對。策。者。千。餘。章。東。之。謀。誅。二。張。復。帝。位。加。中。書。令。封。漢。陽。王。羅。政。事。出。為。襄。州。刺。史。賊。瀘。州。要。領。卒。年。八。十。二。謚。文。貞。○。初。十。

宗及正職告武氏廟天久陰以御史崔暉奏
東光人以功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加中書令封南陽王
貶為刺史流瑛州愍已素服黃金周利用過使飲野葛汁
盡數升不死不勝毒憤指敬暉中臺右丞以誅二張功
地瓜甲殆盡仍播殺之
馬流子璠平陽王出為刺史與司
陰調為司刑少卿張柬之引與定策誅二張迎中宗反正
為洛州刺史復與州司馬復遣大理正周利明誅之
于竹園之上內至骨然後杖殺睿宗追復官爵諡忠烈
服其威愛不敢盜邊後或言務挺與裴炎潛結即
軍中斬之突厥聞之相慶為立祠每出師必禱焉
李安靜字伯玉梓州人父元敬世高
殺自縊五世同居陳子昂貨歲飢出粟萬石賑鄉里
安靜又以義烈稱
昂少尚氣決復上書后奇之召見子昂親索野少威儀而
占對慷慨擢麟臺正字子昂上周受命項以媚悅后言不
見用除餘風子昂始變雅正為感遇詩世以為法
承徐庾明經補蒲州司法參軍民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
有功必斥之訖代不辱一人累遷司刑丞時后畏唐大臣
謀已周興等揣旨構陷人於死有功持平守正以執據
冤罔凡三坐大辟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后以此重之
全活甚衆詔更為之少衰然疾之如仇讐
州全節人本劉氏十世祖以忠自比伍員改姓員半
義方以其遺秀曰五百歲一賢者出是子當之因改名半
于凡舉八科皆中後累官為學士出使新羅
州刺史所至化行有清白吏民哭野中
人太后末年累上言極諫還厚慰之
轉廣州都督為周興陷死元常門有禮法雖小功
喪不御私室中宗旌其家大署曰忠臣之門凡名族皆願
通婚從弟元淑歷三縣令與又僕日一食馬日一秣所至
不挾髮元淑廉謹以爲
馮元常相州人

元常剛直張知審字匪躬幽州人兄弟五人知元知曉
不及也
州刺史所王求禮許州人為左拾遺多所建明時三月
賀求禮辯論不從即屬言為災崔融字安成齊州人擢
后為羅朝然以剛正官終參軍
舍人為文華殿學士勅委之
者朝廷大筆多手勅委之徐彥伯名洪兗州人以對
司戶郎中善判司李豆工書
而彥伯屬詞時稱河東三絕王紘字方慶蒲州人參軍時
第一轉侍郎同平章事時子為眉州司士參軍后問卿在
相位何子之遠對曰應陵是陛下子今尚在遠以悟后紘
祖義之章承慶字延休父思謙承慶以進士累官天官
十世從
陸餘慶字方從父舉制策為鳳閣舍人終太子詹事王及
善洛州人后以紘升擢才不逮而風流敏過之
拜內吉頊字伯卿洛州人性剛直克后倚為腹心進天
史及善陳治亂后悅曰樂毅未也輔政本也公不可行留
魏州人生數歲未言相者曰語遲者神定必為重器後為
魏州長史與張柬之相代同泛江語及太后革命事元球
慨然有志束之為相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遂同謀易
之等反正為衛卿見三思浸用請祝髮為僧敬暉等笑之
後暉等死獨元球全郭翰為御史秋仁傑有異政翰
于朝韋維字文紀祖叔讓為吏部郎中善裁對員外宋
之問善詩時鄭惟忠者何州人以制舉召見廷中后問舉
稱外郎二妙鄭惟忠者何州人以制舉召見廷中后問舉
曰外郎君之美內正君之
京兆人舉明經經義入冠飲力不能制即自
京兆人舉明經經義入冠飲力不能制即自
請刺心在太常工籍詹宗為皇嗣人誣有異謀金藏大呼
后開與致禁中命醫之聞夕而蘇后腹視出被地壯而什
自明不如爾之忠也詔罷獄後母喪廬側冬李有花大鹿
表共聞

徐元慶下邳人父爽為縣尉趙師錫所殺元慶變姓名為騶

沈伯儀湖州吳興人歷祭路敬淳井州人少好學居喪倚

王紹宗字永烈系本琅琊徙江都少尹知章少者學忽憂

杜審言字必簡襄州人擢進士侍才傲世嘗曰吾文當得屈

李勣字懷素齊州人擢進士侍才傲世嘗曰吾文當得屈

駱賓王義興人七歲能賦詩歷武功主簿數言事

宋之問字延清汾州人后游洛

劉允濟河南華山人工文

武三思元慶子也累進夏官春官尚書監修國史善迎諸主

索元禮胡人也時徐徽業兵興后欲去異己者以元禮為推

索元禮胡人也時徐徽業兵興后欲去異己者以元禮為推

關手足號昭取一因率聯數百後受賊

周興萬年人累進秋官侍郎屢決制獄

侯思止雍州人為高元禮奴以告人謀反拜游擊將軍元禮

郭弘霸舒州人召見自陳往討徐敬業臣誓

高啟妻秦氏為趙州刺史城為默毀攻陷啟仰藥不死至

天授元年改國號周時于牛衛將軍安平王武攸緒棄官

中宗名哲高宗第七子母則天后韋氏張柬之等遷太后於上

陽官奉帝即位復國號改元景龍共六年為韋后弒壽五十

五史稱荒淫不悅親遭母后之難而躬自蹈之

武三思武攸暨使祝欽明欽明燕侍諸帝與群臣宴

武攸暨使祝欽明欽明燕侍諸帝與群臣宴

欽明自言能入鳳舞... 唐休璟... 魏元忠... 宗楚客... 張仁愿... 韋嗣立... 鄭情... 蘇環... 裴談... 張錫... 張嘉福... 李多祚... 王駿... 韋虛心... 宋務光...

武平一... 周皇嗣者九年... 宗名旦... 王同皎... 王忠愍... 鍾紹京... 李日知... 姚元之... 蕭至忠... 趙彥昭... 崔湜... 崔日用...

誅韋氏功為黃門 劉幽求 冀州人舉制科授朝邑尉諫
侍郎參知機務 起兵討韋氏幽求佐之以宗為諸葛王明 郭元振 名震魏
十六與薛稷同為太學生家送資銀四十萬會五練服者
未言五世未莖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亦不贊名
氏稷等驚駭舉進士轉涼州都督開置屯田軍糧支數十
年牛羊被野今行禁止道不拾遺河西諸郡置生祠楊碑
頌德至是同中書門下三品俄流新州卒 張說 字道
陽其功顯節完一跌未復世恨其早沒云 張說 字道
陽人武后朝賢良對策第一說曰古未有姓若夷狄然姓
氏但起于炎帝黃帝 寶懷貞 為侍中左相德玄子性諂
耳至是進同平章事 魏知古 深州人舉進士拜黃門侍郎
誤為之禮後附太 陸象先 元方子初名景初帝曰子能紹先
者其親公乎 陸象先 魏知古 深州人舉進士拜黃門侍郎
以保護功封充國公卒諡文正 薛登 常州人太后時為
璵字茂貞思彦子舉文藝優長 薛登 常州人太后時為
至是為御史大夫以諫言著稱 辛替否 字協時京
人祖叔諱貞觀中與弟叔謹兄季武 辛替否 字協時京
俱為郎中同省時號三列宿子見京 辛替否 字協時京
糾封官千餘人替否上疏 李又 字尚真趙州人為吏部
時嘉切直官至侍御史 李又 字尚真趙州人為吏部
謂不行時諱曰李下無驥後改黃門侍郎與宋璟同典選請
日朕非斯李又不可過耳 辛判部尚書又事兄尚一尚正
甚謹俱以文章名同為 楊嶠 北平人舉八科皆中調將
一集號李氏花萼集 楊嶠 北平人舉八科皆中調將
清白聞者曰吾備位方 劉子玄 名知幾修國史與鄭元
伯而心亦苦時一尉耳 劉子玄 名知幾修國史與鄭元
常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邪 答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
罕兼之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標全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
巧匠無機柄斧斤弗能成室善惡必書使驕君賊
臣知懼此為無可加時以為篤論安州別駕卒
宋思禮 字過庭事繼母以孝聞補蕭縣主簿會大旱井池涸
母病思泉木思禮懼且禱忽有泉出諸庭味甘案日

不之汲縣人異之 馬承禎 字子微洛州人舉正傳碑毅導引術游各山
又擅以至於無夫心目所見知每損之尚不能已况攻異
端而增智慮上曰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于淡
合氣于道與物自然無私焉 則天下治上曰廣成之言也
元澹 字行冲博學尤通訓詁嘗謂狄仁傑曰下之事上譬猶
防疾疫門下充吉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仁
史無編年撰魏典二十 趙冬曦 定州人歷左拾遺
葛官至洪文館學士 欽說 通曆術博物為右補闕初梁太常任昉大同四年七
說行三十里而悟其 說行三十里而悟其
玄宗明皇帝名隆基睿宗第二子后王氏帝在位改元三 光天
元二十九 改年曰載共四十四年壽七十八史稱開元之初
厲精圖治幾致太平天寶以後奸臣執權艷妃扇亂至於身
竄國失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矣 帝三十子
姚崇 以避帝號又更今名時帝請武新豐崇詣先設十事以
權諸尤長吏道處決無淹思三為宰相常兼兵部故也成
斥侯士馬儲械無不諳記每見便殿上為之興去輒臨軒
以送他相莫如也 宋璟 邢州南和人耿介有大節舉
元九年卒諡文獻 宋璟 邢州南和人耿介有大節舉
下無敢犯者為廣州刺史人立遺愛碑頌之以姚崇為正
刑部尚書同平章事璟為相務在擇人隨才授任犯禁為
相繼為相史稱姚善應變成務宋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
不同然同歸于治故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崇子
彝昇顯受昭遺孺子渾恕尚亦皆坐食二公之風氣焉
張說 以客贊諫太平公主等逆中書令封燕國公姚崇既相
出說為相州刺史開元九年崇卒復相朝廷大述作典

章文物說力居多然倡封建議以俟上心募勇填以分兵
死賊 盧懷慎滑州人舉進士進同平章事自以才不及
然清慎不營產服所不得賜輒散于親故屬疾宋崇寧
之見缺黃單席門不施簿會風動至舉自時日設食
燕豆兩罷菓 源乾曜相州大第進士為侍御史帝以其
數杯而已 以提重清敏得各為相十年未嘗 張嘉貞蒲州人以五
廷議可否唯唯故少咎悔 帝嘉貞命草詔皆意所未及他
日武后以為能循舊言皆嘉貞所為后召見內殿以蕭自
陳嘉貞奏對侃侃因請曰臣草茅之人未睹朝儀今天威
咫尺若隔雲霧恐君臣之道未盡后曰蕭何任金吾將軍
每朝賜導盈閣巷時至是還中書令弟嘉祐任金吾將軍
史 蘇頌字子瞻廬山人進士第累遷中書侍郎知開封府
在帝前數奏源所未及或少屈源相環致政多所裁決
申源所執故帝未嘗不從二人相得甚懽曰吾與蘇父
備忘 子同相蘇射虎原自是謂若歐可替否事至即斷蓋公
不私今丞相為過之卒端文憲文章稱望與張說等號
時稱然許 李元紘字次綱滑州人同平章事務峻涯檢
大子養 宋進之吳然對見之 何以為國相 杜暹濮州人五世同昆
家無留儲雖李文子 蕭嵩休有直至校曲真帝前萬
術故議論時失淺 蕭嵩休有直至校曲真帝前萬
然無以勤為自持 宇文融京兆萬年人時天下戶版利
侍御子尚為工部 宇文融京兆萬年人時天下戶版利
廷以爲田勸農使分遣官括天下籍賦區戶農田住因用
帝此累進同平章事 性辭急警敏應對如響錢數百萬
心凡百計悉有司失 勸其罷職幸初融廣置使額以俟上
裴光庭才學後士務趨 尚書同平章事初用人不限資考惟
無實不肖資結銓 口此庭手率博士孫以其人失

勸懲之道請諫克 韓休京兆人舉賢良為左補闕開元
平上特賜諡忠惠 為恬和易制及共事守正不阿上或宴遊不干榮利
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罷 慶上曰吾雖瘦天下必肥又數與高論于上前而折
帝乃今與休俱罷 京師漕運不足韓休奏請開河漕運 裴耀卿字煥之數為相
納東租然後官職分入河洛度宜徐運抵京上以爲轉運
使置河渠津三門倉引天下租由盟津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
通諸系薦其可備顧問開元二十年居母喪起復同平章
事進中書令為相三年 李林甫入相罷政事遂貶州長
史封始與張伯相三年 宋璟尚法張嘉貞尚文獻說尚文李元結
杜暹尚倫韓休張九齡尚直各其所長也 牛仙客人初
以縣小吏將用為尚書張九齡持不可李林甫稱其才故
以工部尚書同三品 李適之恒山王孫也始名昌茂牛仙客為左相與林甫不
李適之 他日為帝言之帝喜問林甫林甫答曰臣知之久矣華山隱
下本令王氣之舍不可穿治帝由是適之坐與林甫自
陳希烈 素字會微同平章事肅宗立以見素嘗附國忠禮遇極
火位鼎之昏中乃其時也明年正月 崔圓貝州人歷京
甲寅歲山死平及祿山死日皆驗 崔圓 房瑄
出次扶風圍陳入蜀之議即日拜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封守東都王師罷相州國委東都走制即同平
字次律河南人歷史沉隱陸渾山十年作封禪書說張
說為肅宗氏上既幸易瑄上謂拜吏部尚書同平章事
奉詔監武肅宗以瑄有重名領意任之時賀蘭進明言其
性疎闊武肅宗無當非宰相瑄自請平賊賊于陳漢復軍
四萬衆遂出 崔渙 崔渙字道祥同平章事子綏
為州刺史辛 崔渙 崔渙字道祥同平章事子綏

為中書舍人帝監國時所下制命多晉及賈會所為
 尹思貞京兆人武后時為司刑少卿時卿侯知一威厲更為
 清最李傑本名務光相州人為河南尹時暴婦有告其
 婦出與一道士語頃持至傑令捕道士按問乃與婦私
 不得逞殺道士納于棺宋璟為御史大夫尚衣奉御長
 孫昕素惡傑遇于道歐辱之傑訴曰賊發
 膚痛在恩辱衣冠冠趾在國帝詔斬昕朝堂
 較為太常卿監修國史晦為御史中丞改吏部侍郎
 華舊示簡廷議恐必貶既而賊賂路塞流品有叙
 師度魏州人初為令有清白稱後為司農卿嘗鑿渠通漕
 忠知仰天師度知相地朝所皆也
 許景先張說曰許舍人之文雖乏峻
 峯激波然鋒皆豐美得中和之氣後帝自擇制
 史景先以吏部侍郎治魏州詔祖道寵與以行
 貝州人舉明經遷豫州刺史善察細事不厭其苛卒溫州
 別駕博學能議論初行修整居室服用粗苟世謂近名
 讀史備忘卷八
 倪若水字子泉恒州人舉進士為汴州刺史風化興行時官
 州若水錢于郊顧左右曰班公是行若
 登仙吾恨不得為騎僕後為戶部侍郎
 典選六年拔東遠士多齊澣字洗心定州人少閑敏及
 至臺閭當時推知人
 宋為相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漸練習時務號解
 事舍人姚宋每咨焉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
 令狐恒德宗五世孫撰立王珣撰制武三思事泄亡命自
 肅後決策佐帝誅太平公主進戶部
 尚書後判澤州持功貪恣飲藥死
 功進輔國大將軍檢校內外閑廐知監牧使初
 監馬二十四萬後乃至四十三萬以罪貶襄州
 人純諱無二言事親篤孝推進士為御史中
 丞權明自持不立為吏部侍郎銓綴六年以平允聞吏選
 龔權明經睿宗立為吏部侍郎銓綴六年以平允聞吏選
 自裴行儉馬載及從恩與李朝隱為有各號號前有裴馬
 後有李朝隱字光國京兆人初為吏部員外郎轉羅糾
 盧李封官千四百員悉誅賄湧後代崔隱為御史

史大夫天下以其有素望每大夫缺輒朝隱得之
反居職不爭引大體惟先細務名棄出判廣州卒
字仲山與蕭蕭善欲引當同丘盛推休行能及休秉政
薦為御史大夫丘納于言所白奏帝多不喜而所守清約
不通饋遺既老藥餌不自給帝
以有古人節給全祿以旌潔吏
嚴挺之名後華州人舉
薦為書左丞知吏部選戶部侍郎蕭吳林甫所引嘗與
挺之言稱蕭嘗伏獵為伏獵挺之白九齡省中有伏獵侍
郎乎乃出吳刺史林甫恨之帝每問林甫挺之安在林甫
以其有疾辭挺之重交游故入女數十人當時重之
嚴武字季鷹父挺之厚其妾英武八歲母語之故武奮然以
武而薄妻者父奇之帝入蜀以為諫議大夫在蜀峻指亞
飲間里為空然勇不致近境房瑄以故相為延內刺史僭
不為禮最厚杜南然欲殺南然武為二人危之也
裴淮父琰為同州司戶參
軍決斷果敏人稱為霹靂手漢舉明經選監察御史為吏
部侍郎拜御史大夫長于敷奏晚御稍高俊安為奢侈事
議者
裴寬見人後園有所產蔬訪諸吏寬曰義不苞苴
讀史備忘
汗家適有人餉鹿致而去不敢自欺鹿之號異之欲妻以
女時寬衣碧璫而長族人笑呼為碧鵲雀號曰不以貌求
人幸妻寬官至禮部尚書卒寬兄弟八人皆擢
明經任臺刺史天寶間稱舊德以寬為首子謂
洛州永平人擢明經累遷營州都督楊瑒華州人累官
開屯田八十餘所卒贈工部尚書
崔僊甫貝州人為御史大夫帝欲以為
門轉大理卿卒
不詣帝乃不用史稱嚴挺之拒宰相不肯
見林甫隱甫違詔不屈仙客信剛者乎
蕭嵩領國史奏遺使取書得六十餘篇
進士為直學士初吳兢等撰武德以來史皆不能成述曰
成之典掌圖書餘四十年任史官三十年書二萬卷
手校定安史亂身污偽官被流死奉氏之頭者孝友詞學
則承慶嗣立遺音樂有萬石達禮儀制叔高史才則述弟
冬曉兄弟亦各有名張說曰韋述兄弟人之祥杞也
韋堅字子全京兆人歷縣令有幹名見宇文融以聚斂進乃
運江淮租賦所在置吏督察以佐國用嚴終增巨萬撰

為水陸運使後為
李林甫奏貶之
楊慎矜府卿凡物經楊卿者無不精
麗稱其職慎矜代父任知太府史敬忠使其身挂柁槓煩
坐林中厭之林甫以飛謀言其
交妻人規復隋室上怒賜死
王鉷中書舍人璿側出
李林甫以其陰刻使驚擊狼噬多為推陷又厚誅飲迎上
意旨嚴進錢鉅億萬以為獻租外物供天子私第聲焰薰
灼上寵任亞于林甫而楊國忠不如也後與弟錡錡不軌
事覺賜死籍其第數日不能徧至以寶劍為并幹引泉激
其後如此
李愬
與廣德修備退賊西鋒城陷英愬俱為祿山殺
奕黃門監愬愬子也疏眉目豐下與兄與名相上下而剛
之祿山陷東都奔先遣妻孥懷印間道走
京師自朝服坐堂被執見殺不絕口
顏泉卿字真卿
卿同五世祖以儒世家父元孫為刺史果卿以安祿山表
為常山太守祿山反令與假子李欽湊以兵屯土門果卿
備志
陽不事事適真卿遺勇奮然約起兵即斬欽湊傳首京師
城陷不屈祿山曰吾懼汝為太守何所負而反果卿罵曰
汝營州牧羊羯奴天子何負汝而反我世唐臣豈從汝邪
乃縛天柱橋柱仰解以內散之誓不絕賊鈞斷其舌曰復
能罵否含胡
張巡鄆州南陽人擢進士調真源令士多
能罵否含胡
日南金口明府手巡下車誅之餘黨改行謀郡太守楊萬
石除祿山通巡迎賊巡逐起兵以雍丘令令孤潮附賊屠
其妻子祿城上潮怒以眾薄城巡屢破之使失援後衆將
保寧陵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城闕等合謀以睢陽江淮
障也若賊將尹子琦等拒守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卒十
餘萬未嘗敗賊盡初殺馬食既盡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
口人知將死而莫有叛者城破遠民止四百既不支巡西
向拜曰孤城備竭竭能全臣臣生不能殺陛下死為鬼以厲
賊賊遂陷何遠是答曰吾欲氣吞逆賊子琦問曰督戰大呼斬皆裂面而
齒皆碎者何遠是答曰吾欲氣吞逆賊子琦問曰督戰大呼斬皆裂面而
害巡年四十九身長七尺讀書不過三後終身不忘為文
章不立墓三三而教至十日而廣平王收東京蓋天以

完節界巡等。不待
許遠 右相敬宗曾孫與同年生而
州大都督遠州大都督敬宗曾孫與同年生而
三司並罷其子孫皆立廟賜諡時政宗
微賤為人操舟後從巡募萬死一生者數日無敢應賊有少
內乃發無來者乃奔雲也延對立下齊雲善騎射見賊百步
子承嗣為涪州刺史雷錫春為巡檢將令孤潮圍羅兵
不動潮疑刻木人謀知乃大驚通巡檢曰向見雷將軍知
君之令嚴矣萬春將兵方畧不及齊雲而強毅用命延任
鈞與

元德秀 字紫芝河南人少孤事母以孝稱擢進士為魯山令
然以琴自娛善文辭作墓誌賦以自況房琯分見嘆曰見
所不耻者識元紫芝之心部肅源明曰吾不幸生喪俗
也卒謚曰文行先生權泉 泰州署陽人擢進士署祿山
祿山歸其母泉潛候門南奔渡江而祿山反國祿山
微時曰吾身亂世後持是受名邪子德典至宰相
讀史備忘

濟人 孟成定州人少好學隱居青岩山微時不起後祿山
論入朝求濟于帝濟不得已至深山下拜釣隱居府中謀
蔡希德封刀召之曰不起謝其頭末濟色不動侯知
鄭潜曜 母代國長公主疾疾刺血為書請諸神以身
道程俱羅 靈州靈武人唐親長公主歷光祿卿以身
二孝贊以 墓哭泣無節知道七年俱羅三年不止李華作
表其行

盧鴻 字潛然嵩山三召至東都見上拜諫議大夫固辭還
山廣學處聚徒至五百人及卒上賜錢萬所居室自號
字鴻 字貞節華陰人居嵩山道使召見勅待詔翰
如老子五千文餘徒喪紙削耳問治鍾法對曰不于道者無
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留求遠道歸為立館
知章 字季真越州人初擢進士累遷禮部侍郎兼集賢院
知學士源乾曜曰質公而命之禁足為隱然美賢張
諫曰侍郎未冠之選然要為具員更學士假外正之道經
澤之文然後處之此其為間也如章說即從故自號四明

馬懷素 字績白潤州丹徒人貧無資賣書然
起尤通氏族曆數書舍人燕昭文館學士
謂龜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為秘書學士
州監官人為修文館學士卒詔曰
無遺朕師宜加優禮贈禮部尚書
復外郎 康子元 越州人治易老
王仲丘 為大唐山開元

李邕 字泰和揚州江都人父善傳古不能屬詩人號書龍
為御史中丞姚崇嫉其陵蹙出刺陳州生免復為北海
太守又為李林甫所忌因傳以罪詔杖殺之以文名天下
時稱李北海然豪放不能治細行所在賄謝暇遊自肆終
以敗 呂向 字子回工草隸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紫髮然
云 侍御以文選注為繁與呂同濟劉良 李白 皇帝九世孫
張說李周翰更為訪解號為五臣注 李白 皇帝九世孫
讀史備忘

張旭 字伯高吳郡人嗜酒每大醉呼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
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世呼張顛初為常熟尉有老人
陳諫求刊白觀公草奇妙欲以家藏因出其父書旭曰奇
筆也因盡得其法旭自言始見公主給夫爭道又聞鼓吹
而得筆法意觀顏真卿得其傳云 裴旻 善與張旭為
神其後惟張旭觀顏真卿得其傳云 裴旻 善與張旭為
刀立馬上矢皆迎刀而斷後守北平多虎旻善射一日射
虎三十有一有父老曰此壯也稍比真虎出將軍過之且具
旻怒馬趨之虎據地大吼旻馬 王維 字摩詰九歲知書
旻易方次皆自是不復射 王維 字摩詰九歲知書
進士累遷尚書左丞工草隸善書畫至山水平 鄭廣川

張旭 字伯高吳郡人嗜酒每大醉呼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
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世呼張顛初為常熟尉有老人
陳諫求刊白觀公草奇妙欲以家藏因出其父書旭曰奇
筆也因盡得其法旭自言始見公主給夫爭道又聞鼓吹
而得筆法意觀顏真卿得其傳云 裴旻 善與張旭為
神其後惟張旭觀顏真卿得其傳云 裴旻 善與張旭為
刀立馬上矢皆迎刀而斷後守北平多虎旻善射一日射
虎三十有一有父老曰此壯也稍比真虎出將軍過之且具
旻怒馬趨之虎據地大吼旻馬 王維 字摩詰九歲知書
旻易方次皆自是不復射 王維 字摩詰九歲知書
進士累遷尚書左丞工草隸善書畫至山水平 鄭廣川

人為廣文館博士度不知廣文館司所在許宰相宰相曰
上曾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今後世言廣文自君始不
亦美乎度書圖山水好書無紙意院院皆焚其屋遂往
日取筆諫書始備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
鄭度二絕遠
蕭穎士字茂挺四歲屬文經書一覽即誦
嘗起漢元年誌隋義寧依編年為傳百篇卒門人謚曰文
元先生與李華時號蕭李游龍門諸吟嘯碑頌士即誦李
華再聞座下三乃能記時
孟浩然襄陽人隱鹿門山年
謂三人才高下此其分也
其入內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於下維以實對上曰朕聞
其人而未見也詔出問其詩浩然自誦所為至不才明主
棄之句上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奈何誚之
因放還家後王維過即盡其像于刺史亭因名之
田仁會長安人擢制舉為平州刺史歲旱自暴以祈而大雨
至穀登人歌曰父母有我若田使君提精神上大雨
聞中田致雨山出雲倉廩實門夜開道無寇
在平不患貧遷勝州都督城門夜開道無寇
中明經歷肥鄉令及去人立石著功後為趙州長史道出
肥鄉民爭攜迎中有小兒景駿曰兒昔方生而吾已去何
史備忘
故來答曰者老言學廣館舍橋碑皆公所治意公為古
人今幸親見所以來留終日遷房州刺史亦有治績
楊國忠太真妃從祖兄張易之之甥也初名釗因于蜀大蒙
寵國夫人後蜀節度使表為推官使部春貢長安召見計
算鉤畫分錄不誤上曰度支郎才也改名楊國忠見計
年領十五餘使林甫死拜右相領選頭賄公竭無所忌
決樞務百僚莫敢可否祿山反以誅國忠為名陳玄禮召
諸將殺之爭欲
其肉梟首以徇
高力士馮魯孫也初李千里上二閣兒曰金剛曰力士坐
出中人高延福養之其姓謹家善傳詔令知內侍
省事先省後進小事專決徵侍者願一見如天宗在
東宮兄事之他王公主呼為翁里諸家尊曰翁後為李
輔國誅流巫州教還見帝遺詔北向哭
歐血卒然善端時勢故生平無大過
王旭侍中珪孫也為左臺御史制機率有名曰驗勅
勅里間至相詔曰吉溫嘗曰若遇知已南山白額虎不
若遺教值三豹
吉溫足縛林甫欲除不附已者引與

薛希典惟微認微號
羅紉吉綱後與被殺
李林甫初與裴耀卿張九齡三相就位二人皆折趙而林甫
在中軒驚無少遜喜津津出百字觀者竊言一鵬扶
二兔少頃詔出裴張以左右丞相罷于是林甫與中書令
帝用其言一日殺三子天下克之自是主德衰矣林甫有
堂如偃月號月堂每欲排大臣即居之思以中傷若喜而
出即其家碎矣帝又用其言用蕭安祿山哥舒翰等專
為大將林甫利其虜無入相之資天子安其策平蕩覆天
下後楊國忠及其未登諷祿山暴其短奪爵斂棺以小棺
葬之籍
安祿山營州柳城胡也本姓康母為胡居突厥生而光野
之呼曰公不欲城而蕃邪守珪釋之授為偏將因養為子
後為范陽節度使請為楊貴妃養兒時林甫貴盛無敵鈞櫓
惟祿山入謂林甫與語其意迎制其城祿山大駭以
為神每見祿盛寒必流汗晚益肥腹緩及膝舊雨有若挽
幸者乃能行作胡旋舞帝前乃疾如風帝為起第京師罷
之天寶十四年反稱雄武皇帝國號燕建國聖武為帳下
讀史備忘
李輔兒刺腹腸潰死子慶緒改國號
和天和為史思明斬父子共三年成
開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為文宣王南向坐被王者服賜第
子皆為公侯伯先是太宗貞觀二十一年詔左丘明
子皆為公侯伯公羊高等二十一人配享孔子廟庭
肅宗初名璣改名亨玄宗太子玄宗幸蜀帝即位於靈武尊父
為太上皇改元四上元二乾元一其六年壽五十二后張氏
史稱以元子收兵靈武反而東不失舊物可謂賢矣然不
思經遠之謀專為姑息之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其他可知
帝十
李泌字長源京兆人七歲知為文玄宗召見適與張說觀奕
生靜若棋死泣即答曰方若棋局圖若棋子動若棋
若得意說因賀得奇童及長博學游嵩華慕神仙術上在

靈武泌至謁見授官固辭入議國事出陪與策指曰
黃者聖人者白者山人上開之衣以紫袍以給群疑又
豈可無名稱以為侍謀軍國行軍長史時事無大小一
治第之及收復京師固請賜衡山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為
宅

裴冕字章甫河東人以前歷官侍御史從上靈武勸正
苗

晉卿字元輔潞州人擢進士為魏都太守人為營生祠立
為父碑文鵬舉碑上賦過松檟獨無傷

章素為宦官毀羅相史以其起布衣二期至相位性廉
士議論有體

惟為舊德

以左道進

西舉進士官

學皆當出第

讀史備忘

又為龍章鳳姿士不見用廣頭鼠目子乃求官邪載街之
否探畏留給曰彼

李挺安肯求邪

李挺安肯求邪

過之當時使使權宜知大體不及現而後律傳經

奇字焉珪京

王隨事擬辦

章事

使代宗立進

之探微端端

政事堂與妻

乳五百兩胡

平章

李光弼

授戶部尚書

太尉中書令司空進封臨淮郡王賜鐵券名藏太廟
凌烟閣而魚朝恩程元振城之元弼恐會吐蕃入寇詔
以少覆衆治師齊整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將不
仰視與郭子儀齊名世稱

柏良器字公亮父友王與見之曰爾頡頏以功封安遠郡王

烏承玘字德潤與族兄承魚皆為平盧先鋒魏元凱門二

郭子儀字子儀華州人長七尺二寸以武舉異等補左衛長史

平章事仍終節度使與李光弼破史思明封昌化郡王子重胤

同紀功加司從封代國公進中書令經畧北討為魚朝恩

等諸構微還無少怨望史思明再陷河洛西戎逼京師

復授使仍留京師

仙芝破吐蕃進金吾大將軍鎮朔方威必為先鋒初與高

果遇慈嶺有大石塞隘以足抵之抵穹擊時以為至誠所

感遂平長安進收東都封魏國公相持長刀大呼所向無

忠殺前後賞賜皆

上于官以助軍云

柳芳字仲敷蒲州人擢進士直史館與韋述綴緝吳兢所次

後事乘取不倫然不立

裴駁為諸儒訕子

詩即工每一篇已

好事者輒傳布

間以蘇源明薦擢金吾參軍固辭侍親

轉監察御史與兄演溶弟清俱為才吏有名流歷四縣

郭子儀軍出與縣勸麾下曰供億得就解足矣每撓洗清

也官至

大理卿

初為開府小兒事高力士肅宗立委之以政與張后相表裏專權貴幸不敢斥官呼五郎李揆當國以父

崔祐甫字貽孫河之子也世以禮法為聞家

本主以逃以中書舍人攝省事朱泚軍中猶鼠同乳表其
瑞祐市獨曰不可吊敵上異其言先是元載用事非官不與
官載殊常家惡其傲凡奏請一切不行賢愚同嗾及祐甫
為相未踰年除官八百人上曰人言多公細故
對曰非臣親舊悉其才上以為然卒誅文正
郭子儀時回紇吐蕃化奉天武功天子幸陝拜子儀為內
元帥鎮咸陽子儀收復咸陽關吐蕃夜潰帝還賜
鐵券圖凌煙閣使國懷恩誘吐蕃回紇兵三十萬大掠子
儀屯涇陽軍饒饒人而虜騎圍數重子儀以數十騎免
與結恩信引去追賊之虜室再造子儀之力也德宗嗣位
詔攝家宰賜號尚父建中二年卒年八十五諡曰忠武
即日就道無繼介顯望故諸將不行以身為天下安危者
二十年八子七塔皆貴顯諸孫數十不能盡識問安頤者
而已史稱光弼畏備不終而子儀完名高節獨著
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上不疑後窮人歎而諸者
不貶其將位為名臣甚衆子孫皆功名顯蓋德後云
馬璘岐州人少孤流落年二十讀馬援傳慨然曰使吾祖
馬璘業墜于地乎從李光弼攻洛陽史朝義衆十萬七北印
請史備志
李抱玉本名安重璋軍功以破吐蕃功進右僕射扶風
擊衆捷如馬將軍至是以破吐蕃功進右僕射扶風
尚書左僕射 **李抱真**抱玉從父弟字太玄僕國懷恩反
同平章事 **李抱真**抱玉從父弟字太玄僕國懷恩反
答曰朔方人德子儀今懷恩欺以子儀為朝恩所殺今起
而用是伐其謀兵可不戰而解也既而果然憲宗朝為檢
校左僕射
于休烈京兆人時甄別名品元載稱其清諫進工部尚
書年老驚意經籍二子益肅相繼為翰林學士
李栖筠字貞一趙人
理判官出為常州刺史民為立石頌德時元載恣橫上不
能見帝依違 **獨孤及**字至之河南洛陽人為兒時數
不衡愛讀春秋 **穆寧**懷州人世以儒聞寧
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父老 **穆寧**懷州人世以儒聞寧
之後以道舉高第累官刺史

刺史王貽昭拜太子諭德嘗曰時不我容我不時復又可
進乎以秘書監卒居家嚴密不與諸子一通先定
韓休文訓子錄至嚴世 **蕭定**與常川蕭復秦州刺史結為
言家法者尚韓休二門 **蕭定**與常川蕭復秦州刺史結為
第一朱此反號姓名為張 **黎幹**成州人為京兆
千賊擢太子太師卒年七十七 **黎幹**成州人為京兆
挾左道希主恩上 **令狐彰**京兆人初從安山署左
甚感之後賜死 **令狐彰**京兆人初從安山署左
以為即度使疾甚勸子建 **蕭**字中明世居河南
軍府兵仗財物最厚建 **蕭**字中明世居河南
歷國子祭酒為 **徐浩**字季海杭州人舉明經累官至吏
工部尚書卒 **徐浩**字季海杭州人舉明經累官至吏
現扶石鴻驤奔泉 **楊憑**字履受饒州人與弟疑凌皆有
之官至太常少卿 **楊憑**字履受饒州人與弟疑凌皆有
建康
張助字叔佐趙州人後徙開德該經術天寶末調臨海尉善
請史備志
盧綸字允言河中人上召見綸中凡所作使廣和與吉中孚
齊名號大曆十才子錢起吳興人與郎
程元振京兆三原人少直內侍省代宗時遷驍騎大將軍
李光弼方帥由是擢解廣德初吐蕃內侵召天下兵無至
者太常博士柳伋上疏請斬元振首級告天下乃下詔引
臣屏壁近任將相而兵不至請赤 **魚朝恩**涇州人初知
節度國賊相州以朝恩為觀軍容使引輕浮後生康門下
請經作文謂才無文武朝政裁決或不預朝恩怒曰天下有
不由我乎帝聞不喜責其異圖周
固懷恩懷恩復部人世家世襲都督識成情祿山反從郭子儀討
嚴遂不用令以覆王師後討史朝義以功進中書令為監

軍驍先其揚其反狀上書陳請許入朝虎下固止之會
倫將斬其子場首以獻懷恩以告母母涕泣遂之曰吾為
國殺此賊懷恩走靈武誘吐蕃入寇帝親征懷恩病死始
懷恩立功門內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及拒命士不弛甲三
年及死帝側然曰懷恩
李忠臣力屈降史思明冒國歸
賜名累封西平郡王朱泚反次
奉天以忠臣居守為泚敗見斬

德宗名適代宗太子即位改元三建中四興元共二十五年壽

六十四史稱其猜忌刻薄以強明自任耻見屈於正論甘受

欺於奸諛厚於奉天播遷山南尚賴陸贄李晟故能還奉社

稷帝十

楊炎字公南鳳翔人父文藻雖窮父喪廬墓號慕不絕聲有紫
芝白雀之祥詔表其閭炎三世以孝行聞門樹六闕古
所未有召為中書舍人與常袞同知制誥袞長于除書炎
善德意開元後制誥者稱常楊以附元載貶道州司馬崔

蕭復字履初葛州人父為吏部尚書同平章劉從一同事
事臨事嚴方數帝意發居陵州卒

姜公輔字南人舉進士以諫議大夫同平章事帝從昭唐安
遷劉滋章事崔造字玄宰深州人與韓會唐東夷張正

上以其敗言能立事齊映章事張延賞嘉貞子更四鎮
故不次進同平章事齊映章事張延賞嘉貞子更四鎮

奪取故表曉宿曉羅延實進士拜監御史朱泚亂不稱
望所渾字夷曉一字惟深擢進士拜監御史朱泚亂不稱

蕭復字履初葛州人父為吏部尚書同平章劉從一同事
事臨事嚴方數帝意發居陵州卒

姜公輔字南人舉進士以諫議大夫同平章事帝從昭唐安
遷劉滋章事崔造字玄宰深州人與韓會唐東夷張正

上以其敗言能立事齊映章事張延賞嘉貞子更四鎮
故不次進同平章事齊映章事張延賞嘉貞子更四鎮

奪取故表曉宿曉羅延實進士拜監御史朱泚亂不稱
望所渾字夷曉一字惟深擢進士拜監御史朱泚亂不稱

蕭復字履初葛州人父為吏部尚書同平章劉從一同事
事臨事嚴方數帝意發居陵州卒

姜公輔字南人舉進士以諫議大夫同平章事帝從昭唐安
遷劉滋章事崔造字玄宰深州人與韓會唐東夷張正

上以其敗言能立事齊映章事張延賞嘉貞子更四鎮
故不次進同平章事齊映章事張延賞嘉貞子更四鎮

奪取故表曉宿曉羅延實進士拜監御史朱泚亂不稱
望所渾字夷曉一字惟深擢進士拜監御史朱泚亂不稱

蕭復字履初葛州人父為吏部尚書同平章劉從一同事
事臨事嚴方數帝意發居陵州卒

姜公輔字南人舉進士以諫議大夫同平章事帝從昭唐安
遷劉滋章事崔造字玄宰深州人與韓會唐東夷張正

上以其敗言能立事齊映章事張延賞嘉貞子更四鎮
故不次進同平章事齊映章事張延賞嘉貞子更四鎮

散騎常侍至同平章事宰相張延賞佑權守正遺所親
謂曰公舊德第無妄不食肉代宗召見延賞食肉為李
卒為李泌初泌無妻不食肉代宗召見延賞食肉為李
病勞後檢校使團練使杭州刺史奉天之難召赴行在
曰建中之亂力命當然泌曰君相造命不當言命言命不
復賞善罰惡矣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果卒必有謀累而
大臣有惡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果卒必有謀累而
好言神仙說

趙贊字叔平京兆人舉明經累官至同平章事諡忠貞

招時中誣四世孫學律令以孫補官至同平章事諡忠貞

招時中誣四世孫學律令以孫補官至同平章事諡忠貞

招時中誣四世孫學律令以孫補官至同平章事諡忠貞

招時中誣四世孫學律令以孫補官至同平章事諡忠貞

招時中誣四世孫學律令以孫補官至同平章事諡忠貞

招時中誣四世孫學律令以孫補官至同平章事諡忠貞

招時中誣四世孫學律令以孫補官至同平章事諡忠貞

招時中誣四世孫學律令以孫補官至同平章事諡忠貞

招時中誣四世孫學律令以孫補官至同平章事諡忠貞

招時中誣四世孫學律令以孫補官至同平章事諡忠貞

招時中誣四世孫學律令以孫補官至同平章事諡忠貞

招時中誣四世孫學律令以孫補官至同平章事諡忠貞

招時中誣四世孫學律令以孫補官至同平章事諡忠貞

招時中誣四世孫學律令以孫補官至同平章事諡忠貞

招時中誣四世孫學律令以孫補官至同平章事諡忠貞

招時中誣四世孫學律令以孫補官至同平章事諡忠貞

招時中誣四世孫學律令以孫補官至同平章事諡忠貞

招時中誣四世孫學律令以孫補官至同平章事諡忠貞

招時中誣四世孫學律令以孫補官至同平章事諡忠貞

之姓而瑜瑜伯野皆備然鄭瑜瑜字伯元鄭州人以河
南尹時比張延用彼相者矣鄭瑜瑜字伯元鄭州人以河
王叔文時比張延用彼相者矣鄭瑜瑜字伯元鄭州人以河
李晟字長武京兆人初從李元平破吐蕃朱泚陷京師上出
言者晟連兵為寇最特孤軍橫當其鋒家為賊貨左右有
張延賞謀逆太尉中書令晟居人迎帝還拜司徒為宰相
下明賞義進子十五人其間有憲憲有大臣與性疾惡相
家嚴而有機有子十五人其間有憲憲有大臣與性疾惡相
字洵美汝州人初破田悅以功進平章事北平郡王天
李懷光反河中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城身至城下賊將
名入其城與大賊呼吾等更王人矣率眾濟河而賊將
奪其兵拜司徒兼侍中奉朝請而巳卒諡莊武與李晟同
倖安肅初朱泚亂奉天急賊力戰破之此由是敗走
備忘 渾瑊瑊初與朱泚亂奉天急賊力戰破之此由是敗走
懷光兵果功進中書令晟年王時生蕃尚結贊善計以求
將惟李晟馬遠與賊三人子離間李晟因馬延以求和
欲執以責遠使與賊三人子離間李晟因馬延以求和
安息人警其如謀上出奉天賊將何望以功名終李元諒
道元諒拔其城封武康郡王與李晟收京師加尚書左僕
射潭城與吐蕃盟平涼元諒度其詐諱環環為千歲禪
建詔與李觀以精兵援之城得免韓建建為千歲禪
將索天之難首以兵三千來赴李懷光誘與為變白發其
與後持臣自謂忠義對曰臣安知忠義但彼以臣乘其
州遂毀論功與城等第一懷光亦以勢感縋死杜希
全京兆人以禪將練子儀奉 邢若牙 肅州人以戰功歷
兵倍道赴奉天難軍 邢若牙 肅州人以戰功歷
中便道而歸其屍大畏道其名以怖啼兒又以合符
必刻刻于國曰得生此者以金此賞之朝廷失名將
州刺史

顏真卿字清臣師古五世從孫傳學工篆隸開元中舉進士
為御史中丞監察御史使河隴五原久旱真卿辦賑而人
父兄果卿卿獨出為平原太守度祿山必反增募壯丁為
主數遣使以驛馬九書書陳事及郡北復陷赴鳳翔進
大夫代宗立改尚書右丞封魯郡公行元載及楊炎及盧
杞復欲害卿卿之真卿比曰吾年八十官太師有死而已
希烈欲害卿卿之真卿比曰吾年八十官太師有死而已
賊不萌于心天下稱之曰魯公 段秀實字成公本姑臧人
公又善正草書世實傳之 段秀實字成公本姑臧人
陽人六歲母喪不食至七日時號孝童後舉明經為
使使至檢校禮部尚書朱泚反迎秀實至喜曰公來吾
成矣秀實勸不從乃陽與會泚迎秀實至喜曰公來吾
馳奉天秀實乃倒用司農印追其兵還泚召計以借位秀
實奉天秀實乃倒用司農印追其兵還泚召計以借位秀
贈太尉諡忠烈其子伯倫官至太僕卿 顧少連字
仲蘇州吳人擢上第為封主簿官至太僕卿 顧少連字
命塞陷塞務文獻神虎不為害歷吏部侍郎裴延齡方機
無敢忘 郭昕字儀母弟之子為四鎮留後至建中初與
實入朝詔嘉之拜令忠北庭大都護更召名元中賜姓李
郭昕字儀母弟之子為四鎮留後至建中初與
拜安西 韓滉字太冲父休以蔭補參軍拜鎮海軍
大都護 韓滉字太冲父休以蔭補參軍拜鎮海軍
晚德蓋然後易以貢獻加同平章事 崔縱字子為藍田
頌德蓋然後易以貢獻加同平章事 崔縱字子為藍田
尹至太常卿 素高字公顯其忠憲特贈禮部尚書
裴諤字子明擢明經官至兵部侍郎河南 李勉字玄
惠王元五世孫為河南南平郡侯使未嘗敢當正處 李勉字玄
所著厚厚珍投江中時人謂可繼後召歸至石門盡其家
立石頌德至是加同平章事帝問曰卿所繼後召歸至石門盡其家
不知謂何勉曰天下皆知而陛下不知此其所以為好也
也時 柳冕字子厚為史官後出為揚州刺史 沈既濟
蘇州吳人經學該明以揚炎薦 薛珣字溫如河中人以
為左拾遺史館修撰子傳師

害巢父贈
左僕射
崔衍深州人父倫肅宗時以右庶子使山南
指畫上前人服其詳
裴延齡河中河東人廩杞引用累
行擢明經至觀察使
賦正額用度未盡者為羨餘以奉已功用作錢幣平糶
物運取其直隨貯羨錢因以罔上為戶部侍郎舊人側目
及卒相賀惟
帝悼不已
所倚信赫然
韋綬京兆人少為道士更為浮屠而復
寢時大寒以妃蜀錦袍覆而去其
王錡太原人初為裨
待遇如此弟鱣亦為士林器重
劉昌字公明汴州開
左僕射節度使南河東以裏冠所
戰功累官
李景畧幽州良鄉人以蔭補累拜豐州刺史
辛贈工
杜亞字次當同光通景畧威令肅然聲雄北疆
部尚書
皆悅賴然承陳少游哀聚無所
播筆為鼓波戲後廢竭府庫財
讀史備忘
蔡廷玉幽州昌平人與朱泚同盟閉少相狎近泚為
幽州節度使驕悍不法廷玉不從自投于河
河南伊闕人為兵部侍郎上狩奉天則疾私第朱泚召之
固稱篤聞車駕如梁州自投于床搏膺呼天而卒諡正惠
張仵女出拜賈直為衆士一日費士皆哭請死職會悅敗還
泗州刺史
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舉進士去隱中條山與弟增域常
易衣出不娶達近慕其行有爭者詣城決之咸飢屢迹
不過鄰里肩榆為薪諸論不輟有奴都兒化之亦方介自
約或哀其設興之食不納城以李比薦為東家大夫居位
八年人莫窺其際韓愈作諱臣論訖之會裴延齡誣陸贄
抗疏論列申直贊等坐是下遷國子司業出為道州刺史
州產休儒賤貢諸朝城素曰州民晝短若以頁不
知何者可供自是罷州人以楊名于後卒于州
會城罷止初朱泚之亂蕃正色叱諸生欲從者故六節士
無受汚居太學二十年有
死喪無歸者皆身為治喪

陸羽字鴻漸復州人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諸水濱高之既

以爲姓也而字之隱若溪時

韋彤字太常博士京兆人治禮

爲太常博士京兆人治禮

爲太常博士京兆人治禮

于公異字伯冲終太子侍讀門人以其能文

爲太常博士京兆人治禮

于侃妻楊氏侃爲項城令李希烈兵來襲侃欲逃去妻曰

爲太常博士京兆人治禮

文場霍仙鳴始諱東官魚朝恩死官人不復與兵文場從

爲太常博士京兆人治禮

盧杞字子良有口才諂佞見寵藍龍情不耻惡衣菲食至

爲太常博士京兆人治禮

李懷光渤海靺鞨人本姓茹父以功賜姓爲朔方節度使

爲太常博士京兆人治禮

示泚幽州人與弟滔並爲李懷仙部將轉幽州節度使入朝

爲太常博士京兆人治禮

建中元年楊炎建議立兩稅法變租庸調制

爲太常博士京兆人治禮

爲太常博士京兆人治禮

順宗名誦德宗太子即位僅八閱月改元貞元

帝二十女

韋執誼京兆族爲翰林學士便敏側媚幸于德宗與延齡

爲太常博士京兆人治禮

爲太常博士京兆人治禮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弟進士王叔

爲太常博士京兆人治禮

劉禹錫字夢得

爲太常博士京兆人治禮

李巽趙州贊皇人以明經累官尚書

爲太常博士京兆人治禮

韋夏卿京兆人

爲太常博士京兆人治禮

薛戎河中寶鼎人累官

爲太常博士京兆人治禮

憲宗名純順宗太子即位改元元和十五年

爲太常博士京兆人治禮

史稱剛明果斷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群議卒收成功唐

爲太常博士京兆人治禮

其業惜哉帝二十子終身不立后

杜黃裳字遵素京兆萬年人第進士累官同平章事劉闢反
蜀平又勸帝整法度崇文羅中人監軍指授機宜無不切中
兩河以機柄還宰相赫然號中興史稱其有王佐大畧然
除吏不甚列流品通鎮無不素滋即吏使劉闢反不得
深白名輔政未久不究其才
進為鄭餘慶公論浩然歸重少砥礪行已完潔子淵
刺史
本名涵為右補闕敢言上曰涵卿今子而朕直臣也可更相賀
卿舍人順宗病不得語王叔文等憐帝欲危之召綱草立
太子詔綱不請報書立嫡以長跪白之綱之乃定至是為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居位武元衡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蜀新定為劍南西川節度三年召還秉政進士累進
委之王承宗疏請赦吳元清使人白事書元衡叱去承
宗然使人賊殺之從父弟儀衡為中書舍人以元衡從何
處來避禁于此李吉甫相倚上平章事謀平劉闢破中書
一處皆失色
裴均字弘中絳州人擢進士為翰林學士李吉甫始執政訪
裴均才于均均三十許人吉甫薦用時翕然稱得人及為相
器局峻整持法度所薦進士皆為輔相故士大夫不以均
年少柄用為嫌元和之治百廢修舉後為李吉甫奏罷為
太常卿李藩字叔翰趙州人裴均薦為李吉甫奏罷為
客卿李藩字叔翰趙州人裴均薦為李吉甫奏罷為
事卒藩才不及章貢之裴均薦為李吉甫奏罷為
均然人物清整是其流亞云權德輿與字載之生三歲賦
詩德宗召為左補闕至是為權德輿與字載之生三歲賦
詩德宗召為左補闕至是為權德輿與字載之生三歲賦
以胡虜大指有補于世李絳字深之系本贊皇東進士
正諫有經國體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立召為太常卿
一時賢不肖太分憂為邊邪所中文章宗立召為太常卿
南蠻寇蜀詔裴均往赴平道盡去兵還監軍使楊叔元
素疾裴均迎裴均曰持收募直士皆怒乃謀而入殺之
裴均列傳寬張弘靖節度使不能因俗制變故後亂家
冊贈司徒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擢進士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
討蔡元和中立河東聞喜人擢進士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
死遇害諡忠武公程昇皇制勝蔡平除身自督戰羅中官統監使
將得專制公程昇皇制勝蔡平除身自督戰羅中官統監使
勳進爵國公程昇皇制勝蔡平除身自督戰羅中官統監使
出使河東李達吉字性險諱應平出度西舉明經累拜平
請罷兵上知之出王涯字數為官所殺百姓怨其權榮或
為制南帥度使崔群字數為官所殺百姓怨其權榮或
瓦石以擊之崔群字數為官所殺百姓怨其權榮或
林甫則治亂已分矣上時上欽用皇甫鍾故以是嗣後為
史人李廓字建侯北海太守也從孫第進士至淮南
夫安李廓字建侯北海太守也從孫第進士至淮南
治與承確厚善教稱焉之召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廓不
喜由宦官進曰吾老矣外鎮固絕以太子少傅致事卒
裴度當國夷簡自以才不逮度求外為節度○唐宗室為
相者九人獨裴度自以才不逮度求外為節度○唐宗室為
至雖市道程昇字師舉京兆人第明經累拜鹽鐵轉運
同平章事卒官第無留貲世重其廉今狐楚字叔牙
與楚皆為詞章第進士累知制誥同平章事史稱其廉今
貴之其眼中大衣高冠雍容廟堂道古今成務可也以大節
而玉表映
李愬字元直善射騎以陰補時討吳元濟代裴為唐
卿即度使曰賊方安素公之實吾不欲使震而備我乃

躬擐甲前鋒。余其子克讓從子克儉分軍為左右翼。
大敗之。有詔還朝。奉兩川符節。管轄蜀道。京師。
弘正
字安道。初四承嗣。據魏傳。至曰。權委政家奴。藉
以獻上。詔為節度使。穆宗朝。徙成德軍。而魏遂亂。家屬將吏皆遇害。**韓弘**
清河人。少舉明
學。時射為宣武節度使。時汴軍驕。帥輕不可制。弘察其素
恣橫者三百人。一日數其罪而斬之。淮蔡平。拜中書令。卒。
弟克復。**盧坦**
御史中丞出。即度使卒。遷
為節度。**孟容**
字景夫。鄆州東平人。策賢良。累官至吏部侍郎。
陽所至會賓客。留連倡樂。招金錢多。補吏弊望大喪。
呂元膺
字公範。北長安人。擢進士。裁宜。人服其有體。
孟容高爭。范北後凡十八年。門下無議可否者。至孟容數
論駁。四方想見其風。至是以京兆尹
遷吏部侍郎。方劾有禮學清議上之。**唐次**
綏商孫。字文
開。刺史。積十年不遷。采古志臣賢士罷毀。**李遜**
字友
被放身死。而君不悟者。為辨謗累三篇上之。

史記
卷八
給事中。轉節度使。所至有績可紀。郭建。字杓真。馬翰林學
士。初客居荊州。苦貧。兄造營丐使成就之。故避建皆舉進
士。通類。以**柳公綽**
字子寬。京兆華原人。性嚴厚。起居皆
清儉稱。直言極諫。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郿縣。吏賈
納賄舞文。二人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奸吏壞法。法亡誅奸
文者。居喪毀墓三年不潔沐。嘗曰。吾泣
官未嘗以私喜。怒如于子孫。其昌乎。**楊於陵**
漢太尉
年十八。擢進士。時韓滉剛嚴。許可苛之。謂妻柳曰。吾求
佳婿。無如於陵。因以妻之。滉居宰相。相率於陵。乃仕。歷亦
有常德。節操堅明。始終不失其正。時人尊仰之。**馬總**
字
元為。安西都護。應介不撓。徐夷安之。建二銅柱于
漢故廣饒。著唐德以明伏波之裔。為節度使。卒。
崇敬。字常冲。之策賢良。**盧景亮**
字長晦。范陽人。舉進士
至敬騎守府。多謙言。累拜中書舍人。善屬文。
乃與軒頂至唐。治道之要者。書上下篇。號三足記。又述
答問言大較陳而成。利害切指當世。猜伏其達古今云。
高承簡
榮文子。以功為澶州刺史。治
鄭城有治績。民為立石紀功。**石洪**
字濬川。有至行
舉明經為參軍。

不能止之

梁悅 父為蔡果所殺悅殺 李興 有至行神宗元 林攢 泉

人為楊唐討罪流循州 及母亡水漿不入口五日 羅墓

有白鳥居其膝時觀察使李若初遣使按貢而羅瞻攢哭

曰露竭我飛庶而露復降鳥亦回

朝詔作二闕墓前特號闕下林家

韋丹 京兆萬年人擢明經為容州刺史有仁化徙江南西道

觀察使計口受應安除于官始教民南及聚村于湯度

其費為估不取釐利百餘為屋者受村于于官徐取其償

災封江凡為陂塘五百九十八所漢曰萬二千貢宣宗朝

命刻功千碑丹于省懿宗朝為

永州刺史有政績附見于傳

林蘊 字俊義泉州莆田人西川節度使韋皋時為推官劉闢

磨其頰以順服之蘊叱曰死即死我項豈頭賊所割

之名重京師蘊辨給嘗有姓崔者矜氏族蘊折之曰崔子

欲齊君林放問權之本優劣

何如邪其人俯首不辭對

請史備志

歐陽詹 泉州晉江人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

宿廣永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詞人第進士

自詹 李賀 字長吉系出鄭王後七歲能辭章韓退之皇

過二人大驚為人嫌棄過其家使賦詩援筆輒就自目曰高軒

弱馬從小奚奴背青錦囊過所得書投囊中暮母母探囊

見者多怒曰是兒要嘔出心

乃已為勸律郎卒年二十七

桑道茂 齊人善太一遁甲法建中初言不出三年有厄奉天

有王氣宜高亟禦以居米泚反帝類以濟是時滿鎮

穆地道茂自年號元和中

盜剪賊矣至憲宗乃驗

吐突承瓚 閩人為招討宣慰使無才畧論年累嘗備一室

藏所賜詔勅地生毛二尺惡之穆宗銜而殺之

李錡 溫川王孝同五世孫為鎮海軍節度使召為尚

書左僕射遷延不行四中使謀據江左被腰斬

穆宗名恒憲宗第三子為宦官王守澄等立之改元長

壽三十史稱蒙已成之業而不能保由是再失河朔迄于唐

亡不能復取

帝五

蕭儉

尚書左丞蕭儉字思謙為門下侍郎同平章宗與段文昌議儉武

名不虛傳

名不虛傳字思謙為門下侍郎同平章宗與段文昌議儉武

與鄭軍同

與鄭軍同為捕賊南西川節度使同平章宗與段文昌議儉武

亂先籍

亂先籍字思謙為門下侍郎同平章宗與段文昌議儉武

得官如

得官如字思謙為門下侍郎同平章宗與段文昌議儉武

元頊

元頊字思謙為門下侍郎同平章宗與段文昌議儉武

宗清

宗清字思謙為門下侍郎同平章宗與段文昌議儉武

字微

字微字思謙為門下侍郎同平章宗與段文昌議儉武

立名

立名字思謙為門下侍郎同平章宗與段文昌議儉武

東朝

東朝字思謙為門下侍郎同平章宗與段文昌議儉武

方往

方往字思謙為門下侍郎同平章宗與段文昌議儉武

備志

備志字思謙為門下侍郎同平章宗與段文昌議儉武

將到

將到字思謙為門下侍郎同平章宗與段文昌議儉武

無檢

無檢字思謙為門下侍郎同平章宗與段文昌議儉武

李逢吉

李逢吉字思謙為門下侍郎同平章宗與段文昌議儉武

代為

代為字思謙為門下侍郎同平章宗與段文昌議儉武

張權

張權字思謙為門下侍郎同平章宗與段文昌議儉武

六子

六子字思謙為門下侍郎同平章宗與段文昌議儉武

為請

為請字思謙為門下侍郎同平章宗與段文昌議儉武

章公

章公字思謙為門下侍郎同平章宗與段文昌議儉武

仲舒

仲舒字思謙為門下侍郎同平章宗與段文昌議儉武

新進

新進字思謙為門下侍郎同平章宗與段文昌議儉武

吉詭

吉詭字思謙為門下侍郎同平章宗與段文昌議儉武

李弘景

李弘景字思謙為門下侍郎同平章宗與段文昌議儉武

李甘

李甘字思謙為門下侍郎同平章宗與段文昌議儉武

李甘

李甘字思謙為門下侍郎同平章宗與段文昌議儉武

李甘

李甘字思謙為門下侍郎同平章宗與段文昌議儉武

李甘

李甘字思謙為門下侍郎同平章宗與段文昌議儉武

李甘

李甘字思謙為門下侍郎同平章宗與段文昌議儉武

李甘

李甘字思謙為門下侍郎同平章宗與段文昌議儉武

李甘

李甘字思謙為門下侍郎同平章宗與段文昌議儉武

李甘

李甘字思謙為門下侍郎同平章宗與段文昌議儉武

李甘

李甘字思謙為門下侍郎同平章宗與段文昌議儉武

李甘

李甘字思謙為門下侍郎同平章宗與段文昌議儉武

李甘

李甘字思謙為門下侍郎同平章宗與段文昌議儉武

李甘

李甘字思謙為門下侍郎同平章宗與段文昌議儉武

李甘

李甘字思謙為門下侍郎同平章宗與段文昌議儉武

李甘

李甘字思謙為門下侍郎同平章宗與段文昌議儉武

李甘

李甘字思謙為門下侍郎同平章宗與段文昌議儉武

李甘

李甘字思謙為門下侍郎同平章宗與段文昌議儉武

李甘

李甘字思謙為門下侍郎同平章宗與段文昌議儉武

李甘

李甘字思謙為門下侍郎同平章宗與段文昌議儉武

李甘

李甘字思謙為門下侍郎同平章宗與段文昌議儉武

李甘

李甘字思謙為門下侍郎同平章宗與段文昌議儉武

李甘

李甘字思謙為門下侍郎同平章宗與段文昌議儉武

李甘

李甘字思謙為門下侍郎同平章宗與段文昌議儉武

李甘

李甘字思謙為門下侍郎同平章宗與段文昌議儉武

士至同 **寶易直** 同平 **裴度** 度久居外時議者交口請
平章事 **裴度** 相度遂以本官兼平章事
權倖側目以李逢吉陰賊善謀能構禍帝召拜逢吉為兵
部尚書果為所間度羅為左僕射尋出為節度使文宗朝
進中書令卒年七十六諡文忠配享忠烈廟度退然饒
中人而神觀遇疾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度年
幾狀貌用捨以一身繫國重
輕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
溫造 大雅五世孫為侍御史劾金吾大將軍李祐違詔進
馬祐曰吾夜入禁州擒吳元濟不當心動今日猶落子
溫御史大夫 **韋顥** 字周仁章諱弟益之子通陰陽象緯
至御史大夫 **韋顥** 知山川風俗論典據為吏部侍郎
所著易有易經解然節儉 **劉西** 為右拾遺時上視朝常
自居天下推其尚云 **劉西** 為右拾遺時上視朝常
臣以諫為官使陛下負天下議請首以謝遂領印龍
血被面上下揚袂使去又曰不聽臣言請死于此詔慰乃出
轉京兆尹先是諸惡少賈名比輩請衣冠相楚一切窮
治宿奸歛迹軍士或乘醉凌突諸少年從旁諒曰痴男子
不記頭上尹邪其賊為若無顧諸 **高元裕** 字景圭渤海
內實恃權以干進出為觀察使卒 **高元裕** 人舉進士為
讀史備忘 **高元裕** 人舉進士為
左補闕時官駐放均元裕諫曰今西地勢乃重南衙樞密
之權過宰相人為危之進御史中丞有風采上難其代元
裕言兄少逸才可任
因以命之世榮其選
馬存亮 河中人為左神策中尉推委權勢點淮南軍卒存亮
西門李元嚴遵 **劉克明** 等飲謝帝更衣燭忽滅為克明等
美三人而已 **劉克明** 等飲謝帝更衣燭忽滅為克明等
之克明接井死
文宗名涵穆宗第二子為宦官王守澄等立改元 大和九共十
四年壽三十三史稱優游不絕受制家奴雖有好賢之心文
雅之美不足稱也 **子** 帝二
韋處厚 字德載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為左補闕李絳勸帝開
其靖密歷侍講學士同平章事安狀如焉 **王播** 為監鐵
居亦備易至廷爭巖然不可回奪矣 **王播** 使入朝

十萬計遠得同平章事 **路隋** 字南式父泌字安期通五
執隋日夜號泣坐必西向舉明經後會吐蕃款附隋上
疏修好莫得父還而必以西至歷學士為同平章事
李宗閔 字損之鄭王元懿四世孫擢進士為中書舍人進同
平章事初為裴度引援後度薦德裕可相宗閔達與
為怨韓愈愈與僧孺權震天下而宗閔崇私 **牛僧孺** 同
為幸一日延英召見上曰公等有意于太平乎僧孺曰太
平亦無象今四夷不內擾百姓安生業私室無強家亦足
為治矣而更求太平非臣所及退曰上 **宋申錫** 字慶臣
貴成如此豈可久居此乎乃出為節度 **李德裕** 字文饒吉甫子
等進同平章事為官官王守澄 **李德裕** 字文饒吉甫子
以陰補始李逢吉進州司馬辛 **李德裕** 字文饒吉甫子
李之憾結出德裕為浙西觀察使至是召拜兵部侍郎裴
度薦材堪宰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助先乘政改為節度使
而宗閔引僧孺協力罷度二怨相清 **賈餗** 字仲章
平章事後以李訓進出為節度使 **賈餗** 字仲章
讀史備忘 **賈餗** 字仲章
身犯顏排姦倖以及謀與 **李固言** 字仲卿擢進士累遷
王涯實不知謀人寬之 **李固言** 字仲卿擢進士累遷
事每接賓客言頗憂吃至 **舒元興** 字仲卿擢進士累遷
讀論人主前乃更詳辯 **舒元興** 字仲卿擢進士累遷
日與訓比敗天下事二人為之也 **李訓** 字仲卿擢進士累遷
故相相族孫進士第從父達吉以訓除陰善謀厚昵之
始宋申錫謀誅守澄不克死官尹益橫鄭注知上憤馳建
密計引用訓上使成服與注出入禁中號王山人因改名
以禮部侍郎同平章事與舒元興鄭注謀誅宦官不克俱
為仇士良殺訓脫從吏錄衫衣之而出 **鄭覃** 字璠瑜官
為仇士良殺訓脫從吏錄衫衣之而出 **鄭覃** 字璠瑜官
翰林侍讀學士宰相李訓等被殺以覃與李石同平章事
以經籍刊謬與周鼎球等正其文刻于石如漢故事
李石 字中玉襄邑人走馬入金光明門道路安言兵且曰京師
議走塵起百官或戰而騎臺省稍遁去鄭覃將出石曰不
可益治文書如平日金吾大將軍陳君實率家立壁門
內使趨閣門君實不從日入乃止 **陳夷行** 字周道世居
當是時非石鎮靜君實有謀幾亂 **陳夷行** 字周道世居

不幸死天下必曰陛下陰殺讒言乞回臣所授以檢黃真臣逃苟且之態朝有公正之路不納黃後監軍王守澄與諫議大夫鄭注語機辨橫生鈎得其意遂薦為御史大夫李訓附之以進二人遂獲震天下日議論上前相倡和謀剪中官自謂功在唇刻上惑之使後殺家滅像等死崔瑛史治以書判拔萃為南衙度使弟與為河東節度使許康佐舉進士宏詞初家貧母老求為知院官人訖之後母強不取對後問李訓對曰今官人也君不近刑人孔子書以為戒帝自是內謀剪除而康佐因得疾

吳武陵 信州人舉進士為太學博士出為韶州刺史初柳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無當研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聖人在上安有舉世怒人臣邪未及用而宗元卒

仇士良 字匡美涇州人任內外五坊使嘗殺二王一妃四宰相食酷二十餘年以老還第中人舉送曰能聽老夫讀史備忘

語乎衆唯唯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開喉必觀書見儒臣納諫則智深慮遠矣莫若殖貨財盛鷹馬以迷獵聲色盡其心使悅不知息則必斥經術閣外事萬機在我恩澤權力焉能衆再拜士良死發其家藏私數千詔削官費籍其家

王守澄 與內常侍陳弘志結惡宗于中和殿穆宗立知樞密事至帝立有助力拜大將軍後賜死

太和九年 李訓鄭注謀誅宦官不克為仇士良等殺宰相百官吏卒二千餘人宦官益橫

武宗名瀼 穆宗第五子初為穎王文宗欲立太子成美宦官仇士良等以功不在己矯詔立改元昌會六年壽三十三史稱其英敏特達委任能臣克上黨如拾芥取太原如反掌功業不究惜哉帝五子

崔瑛 同平章事李德裕上立召為同平章事既入謝即戒上辨章事

完之辨引劉向之言權權為上陳之以平澤路劉稹功進太尉經國公宣宗立貶為潮州司馬後為崖州司戶參軍卒年六十三性孤峭明辨有風采善為文雖至大位猶不去書讀論衡古案可嘉云

陳夷行 相進尚書左僕射乃奏僕射始親事後罷為郎度使李紳字公垂為人短小精悍見用屢為怨仇所排却卒能自伸其才以名位終

李讓 進士屢為怨仇所排却卒能自伸其才以名位終

夷行 崔鉉 同平章事 杜宗 同平章事 李紳 同平章事 崔鉉 同平章事 杜宗 同平章事 李紳 同平章事

王起 字子伯仕至州刺史泊子仁表家表有文嘗以門閭文章自高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

封敎 字碩大翼州人第進士為翰林院學士上嘗使作詔慰邊將傷夷者曰傷居爾體痛在朕躬賜以官錦又李德裕以平劉夷功進太尉敎草其制曰謀皆予同言不他感德裕善能明

薛元賞 字里系歷寧武節度使轉京兆尹都市多使少年黨死三十餘輩陳于市餘黨歛迹

宣宗名忱 為皇太叔憲宗第十三子武帝崩諸宦官立改元中十三年餌藥疽發背崩史謂其精於聽斷以察為明外則藩方數逐其帥守而不能治內則宦官握兵柄制國命自如繼以懿僖不君人思太中之政謂之小太宗

白敏中 字用晦居易從弟武宗間居易名欲用之而李德裕侍郎同平章事盧商同平章事崔元式同平章事章琮同平章事周墀同平章事

馬植 字行之第進士崔鉉字進士歷學士拜平章事

項士進尚書左僕射所善卿魯揚紹段續薛縉
開之題崔龜從章事魏扶章事令狐陶真舉進士
于英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上以樂與金魏奉世孫
文宗華炬親視院政同平章事補政至十年卒裴休
職有胡風烈卒以剛正為令孤陶所忌議罷之裴休
宇公美孟州濟源人好學終年不出有饋鹿者休曰
疏食猶不足今一突肉後何以繼舉進士累拜平章事
鄭朗同平章崔慎由字敬止崔從子由進士進工部尚書弟
蕭鄴同平章劉瑑字子安進士宰相仁範五世孫為翰林學士
百六十五事類而折之參計輕重號太夏侯攸同平章
中刑律統類法家推之參計輕重號太夏侯攸同平章
蔣伸字子太直第進士累進同平章事仲祖父三世
柳仲弼字公綽子字論紫母韓即華女也仲弼幼嗜學母嘗和
嚴明轉河南尹以寬惠或言不類京兆時答曰筆教之下
先彈壓郡邑之治本惠養焉可類京兆時答曰筆教之下
九鎮五為京兆治本惠養焉可類京兆時答曰筆教之下
河南政績風矩器同杜牧字牧之京兆弘農人進士遷殿中
告長慶以來朝廷措置之術復失山東鉅封劇鎮所以不
天下輕重以不朝廷措置之術復失山東鉅封劇鎮所以不
作原十六衛兵非脆也較非彈也而賊必敗此是曰下
其道也作戰論往來兩河盜賊益熾作守論官至中書舍人
牧于詩情致素邁人號小杜以別杜陵甫第舉進士大興
牧相上下重鈞字子下和舉進士累官嶺南節度使卒數千
致仕溫庭鈞字山居尉遲氏京兆人舉進士累官嶺南節度使卒數千
萬敬儒廣州人三世同居親睦甚篤血為屠屠者斷手二
何易于為益昌令刺史崔朴嘗乘春與賓汎舟出益昌索民
勞朴驅夫民有死者不能具蓋者以休勒吏為誨召高年
坐以資政有同象時指枉直還之獄三年無四或以卒貸

新民時續給往來傳符
外一無所遺故無異稱
事唯三摺舍微書而已令堂伏帖黃次事此揚復恭奉
相權之失也蓋疾時中官神機云後德青城山八十餘年
復恭恭若定冊立昭宗命李茂貞討斬之茂貞上復恭與共
負心門生何門生謂天子也其不臣如此
驕奢淫樂李氏之亡于茲決矣帝八
驛審權如海六世孫元類弟元緯子也進同平章事與
敏中拜司徒平章事加中書令自漢度以畢誠字存之
然務讀書母性其疾容火使察不肯息舉進士入為翰林
學士宣宗時覺項梁河為防邊事而城條破老壯在帝
讀史備忘
說曰執謂頗效在吾紫署印杜棕夏侯攸同平章楊收
字叔文世居馮翊少孤母長孫親授經十三通大義吳人
號神童里人多造門觀其賦詩至壓敗其篇牧朝曰爾非
遠角者矣用觸吾痛累曹確字剛中河南人兵部侍郎
即度平始與畢誠同相蕭真復孫湛子路嚴字魯州人
俱有雅望世稱曹畢畢通賄遺奢靡不法與事係衡勢
動天下時目其黨為牛頭阿旁言如鬼陰惡可畏也
高瓊同平章徐商同平章于棕同平章劉瞻同平章韋保衡
同平章王鐸同平章劉鄩同平章趙隱字大隱京兆人擢
劉允章字溫中為禮部請諸生及進士第並揭先鄭燕字
既老號所居為隱居部侍郎舉引寒俊士類之多
辛黨太原尹雲京孫也博學善擊劍時屬勸反政杜橋于酒
州黨李舟趙泗口賈賊欄以入昭舊曰園急飛鳥下敢

舍人者三人。故號鳳閣王氏。自是鼓太中時登進士者十

駢文孫也家世禁衛幼頗修飾與諸需

結其心而愈不通

10-10-1964-6

讀史備忘八卷

浙江范懋柱家
天一閣藏本

明范理撰理字道濟天台人宣德庚戌進士官至
南京吏部右侍郎其書自西漢迄唐代先列諸帝
於前而以諸臣事實摘敘於後大畧皆因正史而
參以綱目其所分謀臣丞相名將名臣等目割裂
煩碎殊無體要如季布入名臣而曹參入名將之
類義例尤不可解

天潢玉牒一卷

不著撰者

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吳郡袁氏嘉趣堂刻

金聲玉振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天潢玉牒

一卷》提要

天潢玉牒

金聲玉振集

皇覽

太祖高皇帝先世江東句容朱家巷人

熙祖生於宋季 太后王氏二子長壽春王次

仁祖裕皇波淮因家泗州 太后陳氏四子長

南昌王次盱眙王次臨淮王 仁祖年五十遷

鍾離之東鄉天曆元年戊辰龍飛濠梁九月十

八日

太祖高皇帝降誕先是 陳太后在麥場見西

北有一道士脩髯簪冠紅服象簡來坐場中以

簡撥白丸置手中 太后問曰此何物也道人

不來清平

一十

曰太丹你若將時與你一九不意吞之忽然

不知何往及誕白氣自東南貫室異香經宿不

散後不能食 淳皇求醫歸有一僧奇偉坐于

門側曰翁何往 淳皇曰新生一子不食僧曰

何妨至夜子時自能食 淳皇謝許為徒入家

取茶不知何往至夜半信然後十年遷鍾離之

西鄉時至正丁丑俄有一老翁造門曰你家有

一龍時

太祖正在側又還太平鄉縣庄村復有一翁指

淳皇曰好一箇八十公公到了歸仁德追封

號年符其數南昌王與其子山陽王相繼歿時家貧甚謀葬無所同里劉繼祖慨然憫其孤苦與地以葬 淳皇先夢於彼築室今葬長子淳皇嘗言我家出一好人知他小兒能成否至四年甲申

太祖年十有七 皇考六十有四 皇妣五十有九俱即辭世時遭疾疫人事艱辛同葬于此今之 皇陵是也

太祖自念嬰孩時多疾捨入僧寺及長 淳皇將許之 太后不許因循未入釋氏疫癘既侵

入不濟平康

二

遂請于仲兄師事沙門高彬於里之於皇覺寺隣人汪文助爲之禮九月乙巳也在寺居室夜有紅光近視弗見衆咸異之是年旱蝗十一月丁酉寺主僧以歲歉不足給衆食但各還其家居寺甫兩月未諳釋典乃勉而食遊南歷金斗西抵光息北至隸州崎嶇二載仍還於皇覺寺久之見有紅衣道士在寺西北言這寺中有好人至正乙酉也歲丙戌還舊里脩葺 淳皇太后墳墓經理穴壙潛居草野四載往來濠城有一奇士指

太祖言此非凡人因避而弗敢入城至正

辛卯穎毫斬黃有警皆繫紅爲號壬辰春陷濠梁時元將至略民爲俘隣境騷動

太祖爲訛言所逼懼禍將及出爲元兵恐紅軍至欲入紅軍畏元兵至兩難莫敢前於是

太祖禱於伽藍神兩不許一笈卓然而立後至閏三月挺身抵濠城爲門者所執將欲害之人以告滁陽王郭子興親馳活之撫之麾下間召以語異之取爲親兵遂以女 孝慈皇后妻焉未幾紅軍首帥彭趙以兵來駐濠王遂爲所制

入不濟平康

三

執王於獄

太祖自軍歸曰再生父母有難可不赴乎遂入王家明日彭師聞遣人釋之癸巳春城圍解太祖還故里收殘民數百獻於上官授爲鎮撫是後彭趙多凌辱人遂棄數百人內率精銳者二十四人南遊定遠甲午夏雜處兵間染疾未瘥王聞義兵欲歸將說之

太祖扶疾往奉說降之得其精兵三千六月取橫澗山得軍二萬又襲元將營既遁得其民兵男女七萬又逐元兵駐師滁州仲姊駙馬引兄

來從仲嫂亦至孟嫂携幼眷屬復完及彭趙東屯泗州挾王以往時

太祖方駐滁州遣人賂彭趙得縱歸明年乙未太祖轉戰和陽會王卒遂併其兵納其次室之女六月渡采石遂下太平宿于倉宇之下從兵不樂寧和河王開倉視之見其有積謂

太祖曰事可基矣衆各乏糧欲劫

太祖傍有覺者以爲不可爾居富室未嘗邀請今既乏糧當可求食其所屬要糧

太祖謂曰你將名數來聽我調發皆與你糧一

木末漢王康

四

時人馬雲集有頡頏者部下收戮之衆頗定太祖於是自溧陽破也先於方山陸寨至正丙申蠻子海牙復以兵屯采石北南不通令開平王急攻破之悉俘其衆遂克建康守南臺大夫佛受爲亂兵所殺命爲棺衾以葬表其忠致仕元臣徐元之年八十餘目不能自聞

太祖出入言語甚奇之陳以濟世之略每聽用焉發號施令禁毋剽掠衆咸欣悅遂定都焉有勝兵十萬尋尅鎮江廣德秋攻常州擒張士誠梟將士誠恐怖致具儀物

太祖命中山王過之丁酉春取常州宜興長興

寧國六月取江陰州攻常熟擒張士誠弟士德

以歸取安吉縣徽州秋取池州揚州戊戌春取

婺源州夏取嚴州秋取蘭溪州冬取婺州歲已

亥取諸暨州秋攻衢州元守將宋伯顔不花降

又取處州元守將石抹宜孫戰敗尅之庚子攻

安慶拔趙普勝水寨敗陳友諒兵於池州九華

山是年夏陳友諒復引兵侵太平寇龍灣

太祖預遣馮勝等合擊大破之斬溺數萬俘獲

七千友諒僅以身免遂取信州辛丑秋九江陳

木末漢王康

五

氏僞都破之友諒退保武昌又安慶饒州建昌皆下池州土人羅友賢拋神山寨將與張士誠連合數州震動命開平王討平之王寅修安慶城

太祖聞元將察罕帖木兒爲田豐所害嘆曰天

下無人矣江西龍興路陳氏守將胡美歸附表

州歐祥降封袁國公副將黃彬爲叅政吉安龍

泉縣彭時中降削平新淦州鄧明永新州周安

山寨命都督文正守禦江西癸卯友諒復陷南

昌

太祖往援撫定其民將歸有顛者隨來曰告太平或醉或蒸或不與飲大飽復納一日又曰爾打破一隻桶爾做一箇桶此異言是秋歲

太祖親帥舟師千艘甲士十萬由九江往征友諒顛者隨之越撻之陽召問曰此行可乎應曰可更謂曰蓋以難平以手拂曰上而無他的又謂你可惜行乎曰可有風諸軍捧舟泊岸顛無正語至湖口意在棄溺水中又復生來謁鞠躬舒頸曰你殺之謂曰且未殺縱爾去逐行莫知所之時與陳兵大戰彭蠡以夜繼日縱火筏焚

天潢玉牒

六

舟風急火烈湖水盡赤其梟將張定遠走友諒中流矢斃士卒皆降甲辰春

太祖親克武昌陳理降夏四月即吳王位秋七月取廬州守將左君弼叛去九月中興守將姜珏降平辰州周文貴潭州王忠信平江州王世明歸峽衡州皆下歲乙巳寶慶守將唐道隆遁陳氏守將熊天瑞以贛韶南雄降四月取安陸襄陽十月克泰州張士誠所據者丙午春取高郵執守將俞忠梅思祖以淮安泗州降陸聚以徐邳州降宿亳安豐皆下張士誠聚兵於舊館

連營拒守大軍破之得降卒六萬冬克湖州十二月杭州紹興皆下遂進圍平江改丁未年爲吳元年五月取松江平杭州李勝擒萍鄉州山寨易華秋九月克平江執張士誠籍其兵二十五萬南通州無錫皆下乘勢克台溫方國瑛赴海方國珍以慶元降繼而國瑛等收詣京師就令廢永忠朱亮祖等南征閩廣中山王等北伐是秋取沂州王信遁取嶧州益都老保降取鄒陽濟寧萊州濟南東平南征師入杉關取邵武東歐王由海道入福州是歲不記月日

天潢玉牒

七

太祖夢在微時暇遊居舍南見西北天上群鳥如燕雀之狀大小數不可量蔽天而下又若鳥狀其中突出一仙鶴翔東南予回首顧之鶴失所在有青旛數行浮空而行旛過少頃西北天下有一朱臺四面有稜角周有關檻色皆以朱黃繩四扯之上立二人如金剛口若宣揚之態忽臺南向見幞頭抹額者數人列坐中立三尊若道家三清之狀美貌修髯人世罕見回顧於我仍往西北向夢在微中歸造嫂曰適天神過此我必得罪出門乃摸其景不在微時問天神

何在傍曰朝天宮去矣急趨之行未久途又逢數紫衣羽士以絳衣來授我揭裏視之但見五綵問此何物道士曰有文理真人服予服忽然冠履俱備傍一道士授我一劍靶上如牙齒之狀特教我行未數十步東南逢皂衣禿袖者露首及兩肱二服首頂一竈兩耳怒目而往西北予在東南行見一小川川南北有房東西十餘間東宮末青而立彼忽然夢覺此

上帝明命之驗也明年吳二年戊申正月四日乙亥告祭天地即皇帝位于南郊國號大明改

宋書

卷

元洪武追尊 四祖廟立 皇后馬氏暨 皇

太子先是祝天曰如臣可爲民主伏望皇祇來臨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如臣不可至日當降烈風異景使臣知之舊臘以來雪雨連晝市垆陰晦及告祭行事天氣澄霽風色和暢香霧上凝下鶴獨露中星此天開景運之禎也是歲爲洪武元年春三月諸將尅延平執陳定以歸建寧汀泉興化漳潮皆下閩地悉平尅東昌取汴梁元守將李景昌遁走裕州郭雲降遂取河南嵩汝陝州皆下進尅潼關是月 上幸汴梁謀取

元都四月取永惠英德廣州道全郴桂林梧州得貴象鬱林諸郡皆降七月海南海北咸歸附八月元都不戰而尅元主北奔師次太原時元將擴廓帖木兒兵尚盛中山王等夜劫其營擴廓中傷宵遁平陽澤潞遼沁吉陽汾降蒲解州皆降二年己酉春諸將兵次大同元將竹真棄城走河東平西入秦張良弼遁李思齊迎降奉天鳳翔鞏昌臨洮皆下五月元將也速兵侵北通州命開平三拒之遂擣永平略惠州獲元將江文清軍馬以千數至大寧也速遁去進破開

宋書

卷

平元君深遁沙漠追至北河俘宗王三人及平章定住等得軍萬人車萬輛馬三千牛五萬是歲高麗來朝三年庚戌春命岐陽王等北征應昌府獲元君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寶玉群臣請行獻俘禮不許封爲崇禮侯待之甚厚元宗室來降者皆授以官時元將擴廓帖木兒領兵尚衆自河右衝突來攻蘭州城指揮韓溫固守不下至定西駐焉命中山王等擊破之餘衆悉降擴廓帖木兒單騎走西出四年辛亥春命將臣湯和傅友德等伐蜀僞夏嗣主明升降封爲

歸義侯四川平五年壬子春命中山王等分兵
征進和林獲其大官貴戚無虛歲六月癸丑七
年甲寅諭曹國公李文忠西平侯沐英經理洮
岷等處西番八年乙卯九年丙辰十年丁巳吐
番川藏掠烏思藏使者 命寧河王往討其罪
覆其部落走之追至崑崙山斬獲以萬級十一
年戊午四月永嘉侯差人來奏安東沭陽縣鬼
火昏暮繁多皇上製文諭之後遂熄冬征北邊
將獻所獲元臣賜元相驢兒書命西平侯等征
進洮州三副使瘞噤子軍行祭告西嶽安南國

未清主孽
十

來貢十二年己未十三年庚申南番十三國歸
附占城使至十四年辛酉遣安 侯唐勝宗平
處州山寇江夏侯周德興平廣州谿蠻十五年
壬戌遣將傅友德藍玉沐英等征雲南諸路克
之郡縣其地仍用土官爲守長以西平侯王英
等守是年八月丙戌 皇后馬氏崩九月庚午
定乃命葬孝陵之左先是病篤召秦晉王今上
涓周楚入視疾經漸日久却藥不飲臨崩 東
宮進啓後事 后曰賞當功罰當罪任賢能無
妄殺人子孫必太吾家父馬公宿州閔子鄉新

豐里人母鄭氏皆早卒滁陽王郭子興養爲已
女及笄嬪于

太祖高皇帝 后親子二人 今上及周王也
女二人寧國公主適汝南侯梅毅安慶公主適
侯都督子倫 后性恭儉脫 帝於韓氏
之危備懇忍飢以好生惡殺爲戒渡江以來躬
拜將師親慰其勞正位中宮大抑親族府庫節
用服澣濯衣勸帝罷四方之貢四方荒旱以賑
恤爲本懲元之亡以崇禮侯爲子孫之戒中饋
之禮既周奉先之祭無缺接下有恩均及諸子

未清主孽
十一

宮人有犯不屈於講論后妃之得失及得疾勸
帝以任賢使能納忠去佞勉子孫以勤學此其
大略也十六年癸亥十七年甲子十八年乙丑
十九年丙寅二十年丁卯命楚王征三毛洞克
其巢穴又命將臣馮勝等征略遼東金山渠首
納合樞降附封海西侯又命將臣藍玉等總兵
十餘萬追胡蘆度大嶺之北取其傳國寶璽后
妃王子名王將軍三千餘人士卒男女八萬餘
口橐駝馬騾牛羊無數元主單騎深遁朔方空
矣二十一年戊辰二十二年己巳來降達軍粉

紅等作亂自常德直至延安野豬峽方獲藏之
二十三年庚午命 今上將兵征遼北元將乃
兒不花尅之二十四年辛未二十五年壬申命
涼國公藍玉征雲南建昌月魯帖木兒平之是
年徽州兩當縣妖人作亂遣長興侯耿炳文往
討至二十七年始尅之四月二十五日 皇太
子薨謚曰懿文九月立 皇太孫冬 上患熱
病危甚餓赤脚僧詣闕下言天眼尊者及周顒
仙遣進藥至上初不欲見之病進藥來未辨其
真偽合見之出與之見進藥等一曰溫涼藥二
部 未嘗主藥 辛 袁氏
片一曰溫涼石一塊其用之方金盆內盛背上
磨之以服上從而服之初服在未時間至點燈
時偏體搐掣藥之効也是夜病愈精神日強其
藥香味若菖蒲丹砂鮮紅色沉墜內命肅王
於奉天門設座聽朝政二十六年癸酉二十七
年甲戌二十八年乙亥命都督楊文廣征西蠻
寇 命秦王將兵征吐蕃回還以疾薨謚曰懿
二十九年丙子肅王奏遣甘肅都指揮陳璘等
征沙州昔耳丁達寇平之三十年丁丑二月命
肅王監軍北伐不果行命楚王湘王率都督楊

文廣等征五開洞平之是年上親製文告天其
略曰賜良弼於後嗣爰黜黎於兩間三十一年
戊寅三月晉王薨謚曰恭召肅王慶王歸朝閏
五月十日 上崩于西宮壽七十有一是月十
六日葬 孝陵淑妃李氏殉葬謚曰 高皇帝
廟號
太祖皇子二十四人第四子 今上第五子周
王 高后所生也長懿文太子第二子秦愍王
第三子晉恭王諸母所生也第六子楚王第七
子齊王第八子除名潭王第九子魯荒王第十
子蜀王第十二子代王第十八子谷王第二十
二子唐王第二十三子鄧王第二十四子伊王
皇妃所生也第十一子湘獻王第十三子肅王
第十九子韓王第二十子瀋王皇貴嬪所生也
第十四子遼王第十五子慶王第十七子岷王
皇貴人所生也第十六子寧王第二十一子安
王皇美人所生也 皇兄南昌王長子山陽王
溥皇庶次子曰文正文正之子曰除名靖江王
守謙守謙嫡次子贊儀封靖江王餘子皆封鎮
國將軍 帝性神武明達膺智有大度始渡江

時首見羣雄多淫泆肆傲自誇爲驕 帝獨克
已下人旁求賢士尊以賓禮聽受其言晝夜
倦書宋真德秀所著大學衍義于殿廡出入覽
觀內政嚴明宮閫遵職不預外事宦寺給使無
所專領勤于聽斷四鼓而興未明而朝日昃始
罷稍間輒與諸儒講論經史晡時復聽政至昏
乃還宮隆寒甚暑未嘗少變體或不豫亦強出
視朝凡有陳論者無間卑賤皆引見四夷有小
警則終夕不寐深思弭患之宜節於自奉食不
用樂罷四方異味之貢非宴羣臣不特設盛饌

宋徽宗

四

功業益崇愈尚儉朴謹於禮度對羣臣必正衣
冠漢吳之滅躬拜大將以謝其勞訓諭群下儆
引古道出言成文動協典詰自爲詔勅頃刻即
成思如宿構辭義森蔚非致思者所及用兵料
敵機變如神成算所授無不克捷諸將奉命咸
功不各官罰府庫所儲於宣力者厚賜不少顧
惜敬天地嚴於禋祀先期齋戒出宿外殿動必
由禮至期行祀秉圭促武燮燮兢畏若神降臨
如在始時分祭南北郊 帝謂父天母地豈宜
異位乃采古明堂遺制爲崇宇並列合祀大宗

百神各築壇左右以從享高明閭壯古其與諸
華嶽鎮海濱封號以正幽明之辨廟祀古帝王
有功德者于京師復以時祭其陵墓褒前代死
節之臣或官其子孫之有勲勞者郡縣皆設壇
以祀餒鬼或遭災變省躬自咎輒肆赦宥誠心
愛民尤矜貧弱語及稼穡艱苦每爲涕泣於大
姓兼并貪吏漁取深惡嫉之犯者必置諸法崇
尚教化郡府州縣皆有學斥租米數百萬以養
新士作太學數十間孔子廟木主爲位不以像
設乘輿臨視行釋奠禮學徒之盛至五千人海

宋徽宗

五

外遠國暨雲南酋長皆遣子受業四方每歲行
鄉飲酒禮立旌善申明二亭以紀淑慝示懲勸
命佛老之徒皆拜君親作書誥民導以遷善諄
諄數十萬言所爲文章數百千篇皆可傳誦法
今紀綱禮樂制度事物範防靡不修具煥然可
述天下久安在位三十一年訓戒子孫者祖訓
昭鑑具有成書春秋已高彌勤爲治飭馬政備
邊防較兵籍孜孜不息至於疾大漸梓宮遺詔
皆預營度山陵之制務存節儉器用陶瓦服無
金玉嗚呼可謂神聖之極矣 天潢玉牒

天潢玉牒一卷

戶部尚書王際華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載明太祖歷代世系及其自微時以至卽位後事畧以編年爲次凡皇后太子諸王諡號封爵皆詳列之書中稱成祖爲今上則永樂時編也其紀懿文太子爲諸妃所生而高皇后所生者祇成祖及周王二人與史不合蓋當時諛妄之詞不足據爲實錄者矣

案此書述明代世系於例當入譜牒然譜牒傳本寥寥不能自爲門目故附著別史類中蓋其文與本紀世表相出入也